

目錄

第二冊簡介	5
老子弟子與老子	6
文子	17
《文子》公案與考證	28
徵引《文子》實例	37
文人對諸子的改造	236
《文子》、《淮南子》與諸子對勘數則	307
以《淮南子》校《文子》	322
《淮南子》中不同來源的相同敘事邏輯	328
《淮南子》從對話中抽出文字的部份	364
《淮南子》在原始文獻之後增加註釋	371
《淮南子》對原始文獻的誇飾與增飾	388
《淮南子》改造用詞遠離原始創作語境證據表	390
譬喻演變脈絡與版本文字差異等證據	423
被誇大的異文	425
《老子》、《文子》「老子曰」譬喻素材比較	441
關於《文子》中「老子曰」合理性的幾項證據	448
關於對話人物的改動	477
《文子》中的重複運用	536
《文子》保留了老聃重複使用語句的早期版本	550
《文子》中具有時間線索的相關論述	574
竹簡《文子》引文	605
《文子》引文	614
小結	649
楊朱	653
子貢之世父	654

梁王.....	665
田氏之相齊.....	678
引文.....	697
關尹子.....	717
引文.....	725
亢倉子.....	765
庚桑楚引文.....	787
亢倉子引文.....	791
柏矩.....	819
小結.....	821
孔子與老子.....	849
老子對孔子的建議.....	855
引文.....	874
小結.....	965
孔子弟子與老子.....	967
子路.....	968
子貢.....	978
顏回.....	987
引文.....	995
子游.....	1005
有若.....	1009
宓子賤.....	1011
子夏.....	1016
曾子.....	1027
季康子.....	1036
孟武伯.....	1036
子思.....	1037
引文.....	1049

小結.....	1071
版權頁.....	1082

表格目錄

表格 1 漢朝以後文人徵引《文子》時機表	39
表格 2 《文子》徵引表	113
表格 3 歷代徵引《文子》書籍數量與篇數統計	232
表格 4 後世文獻對《文子》原型語句的典範置入修飾表	294
表格 5 《淮南子》對《文子》的實例註釋	378
表格 6 《淮南子》改造《文子》用詞對照表	391
表格 7 老子與文子譬喻素材對照表	442
表格 8 老聃語彙對照表	545
表格 9 老子與文子談及的歷史人物統計表	598
表格 10 《文子》「老子曰」與《老子》重複運用對照表	615
表格 11 關於楊朱事蹟的歧異解法	692
表格 12 老子弟子《老子》與《文子》中「老子曰」徵引表	821
表格 13 老子弟子徵引老子統計表	844
表格 14 孔子弟子與孔子後裔徵引老聃表	1072

第二冊簡介

〈老子弟子與老子〉為《道德經論正》上編第二冊。這一冊的內容是探討老子以及其眾多弟子與老子思想的交集，以及眾多弟子引用老子言論的例子。這些弟子計有：文子、亢倉子、關尹子、楊朱、柏矩、孔子、南榮趯，旁及孔子弟子如子路、顏回、子貢以及後裔子思等人受到老子影響的引文證據。這一冊除了舉證《文子》、《亢倉子》、《關尹子》的成書時間證據，也考證了楊朱的生存時間。本冊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徹底了結了《文子》公案，證明了其中「老子曰」的真實性。也解決了楊朱的生存年代的問題，證明楊朱為春秋末年人。關於《文子》公案的解決，不僅詳細指出了《文子》與《淮南子》的差異，更指出了《老子》與《文子》的共同點！本書第七冊〈考證概論〉提出的所有可以用來證明一本書成書時間的線索，幾乎都能在《文子》中找到相關的案例！

這一冊最大的影響還有一點，那就是整理出孔子徵引老子言論達五十幾次的證據，以及眾多儒家弟子徵引老子的盛況。以客觀證據證明了老子當年訓誡孔子的合理性。這些成果無疑都會深刻的改寫中國學術史、哲學史與思想史！

老子弟子與老子

文子是老子的弟子之一。根據〈漢書·藝文志〉記載，老子有三位弟子，文子與蜎子，一位追隨者兼弟子關尹子；根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孔子家語·觀周〉記載，孔子也算是老子的弟子了，只是學習時間不長，學習的方向主要鎖定在「禮」尤其是「喪禮」上。

〈漢書·藝文志〉：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述老子學。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

《劉向說《老子》》四篇。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

《關尹子》九篇。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

〈莊子·庚桑楚〉：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

南榮趺蹠然正坐曰：「若趺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矣。」南榮趺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趺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趺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蠶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有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文子·精誠〉：

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昔南榮嚳恥聖道而獨亡於己，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閔脩達，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世，智略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此謂名可強立也。

〈新書·勸學〉：

昔者南榮跖醜聖道之忘乎己，故步陟山川，塗冒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噩若慈父，鴈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后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大牢焉。是達若天地，行生後世。今夫子之達，佚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避榮跖，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從〈漢書·藝文志〉的記載可知，《老子》流傳到東漢班固時已有《《老子》

鄰氏經傳》、《《老子》傳氏經說》、《《老子》徐氏經說》、《劉向說《老子》》共五十一篇的注解、解說類書籍產生並流傳了。《《老子》鄰氏經傳》、《《老子》徐氏經說》、《劉向說《老子》》相對於《《老子》傳氏經說》的三十七篇，明顯短小，從篇幅推論可能是類似《韓非子》〈解老〉、〈喻老〉類的規模，為非全書注解、說解的形式。

根據〈漢書·藝文志〉則老子的弟子可以確定有文子、蜎淵，根據〈文子·精誠〉、〈莊子·庚桑楚〉、〈新書·勸學〉則老子還有弟子為亢倉子（庚桑楚）、南榮疇。根據〈孔子家語·觀周〉孔子前往周朝向老聃學習，因此名義上也是老子弟子，只是為期可能不長。根據〈列子·黃帝〉：「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則楊朱也當視為老聃的弟子，只是可能是像孔子一樣，並不是長期跟在身旁的弟子。至於關尹子關令尹喜最後追隨老子而去，也算是老子弟子。根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載：「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則尹喜的狀況與文子、孔子等人的狀況又有所差異，因為尹喜可能是在看過《老子》之後，才寫出《關尹子》的。

目前可見文獻，除《文子》、《關尹子》、《亢倉子》流傳外，《蜎子》以及楊朱的著作已經佚失了。

關於蜎淵的資料可見：

〈淮南子·原道〉：

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高誘註：詹何、娟嬛，古善釣人名。〕射鳥者扞鳥號之弓，彎棋衛之箭，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

〈昭明文選·枚乘·七發〉：

「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李善註：「《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何：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也。詹子，古得道者也。』《淮南子》曰：『雖有鉤鉞芳餌，加以詹何、蜎嬛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高誘曰：『**蜎嬛**，白公時人。』《宋玉集》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七略》曰：『**蜎子**，名淵，楚人也。』然三文雖殊，其一人也。」

〈呂氏春秋·重言〉：

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高誘註：詹何，體道人也。田子方學於子貢，尚賢仁而貴禮義，魏文

侯友之。老耽學於無為而貴道德，周史伯陽也，三川竭，知周將亡，孔子師之也。」

〈韓非子·解老〉：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眾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淮南子·道應〉：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

「蠃、淵」，音近而誤。蠃淵、詹何被〈淮南子·原道〉當成擁有高超狩獵技巧的智者，而東郭牙、詹何、田子方、老聃被〈呂氏春秋·重言〉當成懂預測、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的聖人。其中田子方為子貢的弟子，曾經成功預測田子顏將以平陵城做為反叛的根據地（〈說苑·權謀〉），而子貢也善於預測，曾經準確的預測了很多當時的事情。詹何從〈淮南子·道應〉中的記載可知為楚莊王時人，晚於齊桓公時的東郭牙，而可能與老聃的生存年代有交集，楚莊王在位時間為前613年至前591年，因此可以確認詹何的年代早於老聃。詹何的事蹟被韓非子拿來作為「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的例子，正與老聃主張相反。至於老聃的預測事蹟今日已經不傳了。

此外，李善註引《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何」有誤，實則〈莊子·讓王〉：「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呂氏春秋·審為〉：「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淮南子·道應〉：「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皆作「詹子」而非「詹何」，「詹何」是特稱，雖然可以擁有「詹子」的泛稱，但能叫「詹子」的卻不只有「詹何」！且中山公子牟乃魏文侯之子，距離楚莊王時代已經有近兩百年，試問這個詹子如何可能是詹何？因此可知並非李善看見有一個版本是「詹何」，而是李善自己錯誤的類推。即使李善所見為「詹何」也只能說是某一個版本的校對者的手誤！因為實際上確實不存在這種可能性！

若以歷史實例來看，吳國季札、孫武、晉國叔向、史墨、齊國晏子、魯國孔子、子貢等人都是善於預測的智者。結合老聃在當時屢次被孔子引用為知識來源之一的情況來看，老聃的盛名或也與其預測有關，今日已經不可考了！田子方之於子貢、子貢之於孔子，就像蠃淵之於老聃，甚至孔子之於老聃一樣。

至於亢倉子，也即庚桑楚。與田子方各是《莊子》外篇、雜篇的篇名之一，而列禦寇也是雜篇篇名之一。《列子》一書也談老子、楊朱。這些跡象無疑顯示

出這是因為這些人的性質、思想相近的結果。若以師承而論，亢倉子（庚桑楚）為老聃弟子，關尹子為老聃弟子，而列禦寇為關尹子弟子，田子方則是子貢弟子。

關於《亢倉子》一書的考證可參考拙作《〈亢倉子〉公案徹底終結》，書中已經從各種證據證明《亢倉子》就是一本貨真價實的春秋末年書籍。《亢倉子》一書為亢倉子所著，亢倉子為老子弟子之一。

今本《亢倉子》中並沒有引用《老子》的文句，即便一些明顯與《老子》思想相近的文字也難以找到。但卻有引用《文子》中「老子曰」的文句。同時它也在年代上提供了一些補強文子的線索，書中所提到的歷史人物可考的主要有幾個：楚靈王（荊君熊圉，熊圍，楚靈王）、平王、秦景主（秦景公）、燕莊侯（燕莊公）、孔子、閔子騫，平王其前也沒有冠上「楚」的字樣，與《文子》之例同。燕莊公前690年至前658年在位，秦景公前576年至前537年在位，楚靈王前540年至前529年在位，孔子生於前551年，閔子騫生於前536年。亢倉子的交談對象主要是楚靈王、秦景公，符合其身為老子弟子身分的時代。同時，亢倉子與秦景公、楚靈王的對談，文子與楚平王、孔子與眾多君主的交談、子貢與趙簡子的對談，都可以確認與君主交談的人並非一定是其臣屬。〈亢倉子·訓道〉：「閔子騫問仲尼」，根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則閔子騫生於前536年，即便閔子騫成年後的年紀都與老子所在的年代相合。同時，亢倉子主要活動於楚國、秦國兩地，這也符合老子國籍與日後西遊的記載。而閔子騫的年代與秦景公、楚靈王的年代正相近，這種細節不容易偽造！

而關於老子弟子彼此之間確實是存在許多交集的部分。譬如文子服務於楚國、蜎淵是楚國人、亢倉子是陳國人，因此亢倉子也與老聃一樣都可以被說成是楚國人（見〈老子身世之謎〉），而孔子是特地從魯國前往周朝向老聃學禮的弟子，南榮趯經時在魯國的亢倉子介紹而往南去陳國見老聃拜師，關尹子則是老子出關時關口的關令。因此，老子的弟子除自己來的孔子、南榮趯與遇到的關尹子之外，都具備了屬於同一個地域的特徵，也就是說都接近於老聃自己的故鄉。這是空間上的交集。

時間上的交集，個人也發現了一點特殊的線索。請見以下資料：

〈關尹子·五鑑〉：

關尹子曰：夜之所夢，或長于夜。心無時生于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魏、之晉、之楚，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文子·精誠〉：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微，哭者哀之效也，愔於中，發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墨子·節葬下〉：

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然此

聖王之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蛭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窆而後哭，滿塋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通之不塋，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法。

〈爾雅·釋地〉：

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鈞，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鉅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極為空桐，東至日所出為大平，西至日所入為大蒙，大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

墨子活躍於春秋末年，而稱「九夷、八狄」這些日後需要字書加以解釋的概念，並且能指出其背後的歷史故事。而文子的時間與墨子也有很多的重疊。

關尹子提到「之宋、之魏、之晉、之楚」、文子提到「故秦、楚、燕、魏之歌」，而亢倉子所提到的王者主要是「秦、楚、燕」，文子與亢倉子的交集是「秦、楚、燕」，關尹子與文子的交集是「楚、魏」。其中容易讓人誤解的一點是「魏」，這也是一般的學者把這兩本書當成偽書的證據之一。但是由關尹子將「魏、晉」區分開來看，可以以此推論文子的「魏」也是同樣的例子。那麼「魏」何時能被提出呢？

〈淮南子·覽冥〉：

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撓之，日為之反三舍。〔註〕

〔註〕高誘註：「魯陽，楚之縣公也。楚平王之孫，司馬期之子，所謂魯陽文子。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故曰魯陽公，今南陽魯陽是也。」

〈史記·六國年表〉：

（秦厲共公）十。庶長將兵拔魏城。彗星見。

司馬子期與子西死於前479年，與孔子死年一致。而魯陽公已經可以與「韓」構難了。秦厲共公十年當前467年，更指明秦國庶長率領軍隊拔了魏的城池。這一則載於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當初於秦國歷史記錄，更是可靠。這從另一個側面證明，韓、趙、魏被獨立稱呼遠比今人「想像」的還要早。

〈後漢書·西羌傳〉：

至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共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踰汧、隴。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至貞王二十五年，秦伐義渠，虜其王。後十四年，義渠侵秦至渭

陰。

〈新序·雜事四〉：

昔者，趙之中牟叛，趙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也，君曷為去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尚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而後攻。」中牟聞其義，乃請降。《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襄子遂滅知氏，并代為天下強，本由伐中牟也。

〈史記·匈奴列傳〉：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

〈列女傳·節義·代趙夫人〉：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簡子既葬，襄子未除服，地登夏屋，誘代王，使廚人持斗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一斗擊殺代王及從者。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王，今十有餘年矣。代無大故，而主君殘之。今代已亡，吾將奚歸？且吾聞之，婦人之義無二夫。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於靡笄之地。代人皆懷之。君子謂趙夫人善處夫婦之間。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

頌曰：惟趙襄子，代夫人弟，襲滅代王，迎取其姊，姊引義理，稱引節禮，不歸不怨，遂留野死。

〈風俗通義·皇霸·六國〉：

三國攻晉陽，歲餘，乃以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談乃夜出見韓、魏，韓、魏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山。遂祀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

〈左傳·哀公二十年〉：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

〈左傳·昭公九年〉：

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

根據〈後漢書·西羌傳〉，周貞王八年當前461年。根據〈列女傳·節義·代趙夫人〉，則「趙亦滅代戎」發生於趙簡子死後一年。根據〈左傳·哀公二十年〉趙襄子所說「先主」，則趙簡子最晚死於魯哀公二十年當前475年。根據「簡子既葬，襄子未除服」則趙滅代當發生於前475年後三年內。根據〈新序·雜事四

〉：「趙之中牟叛，趙襄子率師伐之……襄子遂滅知氏，并代為天下強，本由伐中牟也。」也說是「趙之中牟」而不說是「晉之中牟」。不管是哪一則記載也都稱「趙」「滅、併」「代」，而非「晉」「滅、併」「代」。是「趙」或「趙國」存在於春秋末年已經是事實。《關尹子》、《文子》所說「魏」也正揭露了這個顯為人知的事實。遑論〈後漢書·西羌傳〉稱：「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共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已經有趙、韓、魏三家稱謂。《關尹子》、《文子》稱「魏」，最低限度也不過就是指魏氏之領地而已。沒有獲得周天子承認或者實際上尚未滅晉，那都只是形式上的工作而已。其實質上，早已存在。周天子封三家為諸侯，早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但此後還有晉烈公、晉孝公、晉靜公！還遲到前349年才被廢或死。那麼晉與三家甚至四家（含智氏）、六家（含中行、范氏）同時存在，也就是非常合理的事情了！

〈子華子·孔子贈〉：

北宮子遂強以見趙簡子，簡子聞子華子至，再拜而迎曰：「不穀得奉社稷之靈，以撫有四封之內，先君有禮，所以貺賓客而交際之，紀廬人實典治之。吾子辱而在於敝邑有日矣！以歲之不易，而隸人有朝夕之虞，願致戎邑方三四十里若五六十里，以為芻秣之共，吾子其曲意以臨之？」……

子華子違趙，趙簡子不悅，燭過典廣門之左，簡子召而語之以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置也，且無以為國矣。」

〈子華子·神氣〉：

子華子自齊而歸，召子元而訓之曰：「來爾會，爾小人其謹志之。昔吾之宗君為周日正，周公作成，周定鼎於郊廓，修和周郊，於是吾之宗君薦其所以為祥者，其族有三，曰並里之璞也，曰太山之器車也，曰唐叔異畝之禾也。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吾之宗君請以為獻。王命分寶玉於魯公。時庸展親，歸禾於周公，作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以吾之宗君始有蒲堂，以朝作程典令。其顯庸書在故府。逮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董，六師為王虎臣，是曰司馬。司馬之後凡九世，而其子孫或播居於汾河之間，十有一世而固，並於溫。先大夫宣王之棄世也，背違其群，而吾之宗君厥有大造於趙，宗如瓜苗之有衍，我是以庇其榮而食其實。及吾之身，雖不釋於簡主，而趙則直吾姓之所宗氏也。今主君之為人，強毅而法，能忍詬而無慙，挺挺而不回，且受人之規言，其將光啟於趙氏之業，而大其前人。吾且老矣，而不得以相其成。來爾會，爾小人其謹志之，其勿有二心，以事主君。惟是窵窳之事，吾之所以後其先人者，弗儉弗侈，允厘其中。其弗以世俗之垢昏而以浼我之所修，乃若爾會之所以自勸者，則惟無宗君之忝，其於我亦預有無窮之聞。來爾會，爾小子其謹志之。」

〈孔子家語·辯政〉：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聖人轉禍為福，此謂是與。」

趙簡子死於前475年，而趙簡子已經自稱「不穀得奉社稷之靈」，趙簡子的臣子燭過已經稱「且無以為國矣」，程本已經稱「及吾之身，雖不釋於簡主，而趙則直吾姓之所宗氏也。」這些都是「趙國」已經被當時人如程本所承認的客觀證據！

至於孔子所說「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中行文子與趙簡子都是晉國的六將軍之一。而孔子稱他「亡其國」，明顯是把中行氏所統轄的地方也當成一個國家來看待了。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孔子所稱的「中行文子」與程本所稱的「中行文子」可能都是指同樣的中行氏中行穆子以前的某一位中行氏宗主，但若以「亡其國」來看，則孔子所指可以確定是「中行寅」，而這個「中行文子」的諡號則明顯是後人所改，孔子原始應該直稱「中行寅」才合理！

〈戰國策·秦策一·張儀說秦王〉：

（張儀說秦王：）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眾，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眾，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

〈戰國策·秦策四·秦昭王謂左右〉：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若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期推琴對曰：「三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版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其中張儀說秦王時已經承認「智伯帥三國之眾」，而智伯自己更說「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這些都是證明智伯被滅以前，韓、趙、魏、智都已經可以稱為一個國家的客觀證據。與孔子稱中行文子「亡其國」的說法完全相合。

而智氏未見獨立稱謂，可能表示智氏控制著晉國，更可能的是智氏非以「智」為國號。以當時的形勢衡量也確實如此。晉國執政之位從前501年開始由智氏的荀躒（智文子）掌控，接著轉給趙氏的趙簡子，前475年又回到智氏的智瑤（智襄子）手中。因此，韓、趙、魏成為獨立稱謂，其時間點「最晚」可以定於前492年四將軍（智、韓、趙、魏）共滅范、中行二氏之後。

在時間點上的線索，其最能證明整個關於老聃與老聃弟子的真實性的，又莫過於這些人的時間交集。在本書的考證以前，老聃是孔子老師、孔子是春秋末年人、文子與楚平王有對談記錄，因此文子也是春秋末年人，關尹子也是春秋末年人，亢倉子有一則記載與孔子相牽涉因此也可證是春秋末年人。如此，老聃、孔子、文子、關尹子、亢倉子，全都是春秋末年人。這自然本身就是一個極為強有力的證據，可是疑古派對此一如此明顯的證據，視若無睹！

〈繫年·第二十章〉：

晉幽公立四年，趙狗率師與越【112】公朱句伐齊。

〈繫年·第二十一章〉：

楚簡大王立七年，宋悼公朝于楚，告以宋司城〔立皮〕之約（弱？）公室。王命莫敖陽為率【114】師以定公室，城黃池，城雍丘。晉魏斯、趙浣、韓啓章率師圍黃池，〔邲童〕迴而歸之【115】於楚。二年，王命莫敖陽為率師侵晉，挖（奪）宜陽，圍赤岸，以復黃池之師。魏斯、趙浣、韓啓【116】章率師救赤岸，楚人舍圍而還，與晉師戰於長城。楚師無功，多棄旃幕，宵遁。楚以【117】與晉固為怨。【118】

〈繫年·第二十二章〉：

楚聲桓王即位，元年，晉公止會諸侯於任，宋悼公將會晉公，卒于鼫。韓虔、趙籍、魏【119】擊率師與越公翳伐齊，齊與越成。……晉魏文侯斯從晉師，晉師大敗【121】齊師，齊師北，晉師逐之，入至汧水。

〈韓非子·說林上〉：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古本竹書紀年·晉紀·晉烈公三年〉：

楚人伐我南鄙，至於上洛。

〈繫年·第二十章〉稱「晉幽公立四年，趙狗率師與越公朱句伐齊。」晉幽

公四年當前430年，這一則的區分度還不夠明顯。〈繫年·第二十一章〉稱「晉魏斯、趙浣、韓啓章率師圍黃池」，事情發生於楚簡王七年，當前425年。即使是晉國的軍隊，也已經以「韓、趙、魏」區分之，也符合前一則「智伯帥三國之眾」的說法。〈繫年·第二十二章〉稱「韓虔、趙籍、魏擊率師與越公翳伐齊，齊與越成。……晉魏文侯斯從晉師，晉師大敗齊師」，楚聲王元年當前407年，三國軍隊雖仍合稱晉國軍隊（晉師），卻也明顯作了區分！〈韓非子·說林上〉：「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魏國滅中山在前407年，攻打中山耗時三年，則前410年已經攻打中山，而魏文侯需要向趙肅侯「借道」，如果不是各自的領土還需要「借道」嗎？〈古本竹書紀年·晉紀〉稱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晉烈公三年當楚簡王十九年，當前413年。而三家分晉，獲得周天子承認是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當前403年。以上事件都在三家獲得承認之前！晉頃公十二年，當前514年，趙簡子領導其他五將軍瓜分了晉國公室祁氏、羊舌氏的領土，至此晉國公室的勢力都被消滅了，領土也被瓜分了，晉國本身已經是一個虛的概念，由六將軍的國土所形成！在這個時候，六將軍的領土已經可以被稱為X國了。因此可知，文子、關尹子稱呼「魏國」是合理的，因為就目前可知的史料而言，這些人都活過了前514年。

〈孔叢子·論勢〉：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衛敵侔肩國**，而釐侯執圭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

〈孔叢子·執節〉：

新垣固謂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衛**，未聞異政而即自退。其有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

〈文子·微明〉：

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邪軒，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

〈禮記·樂記〉：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荀子·樂論〉：

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冑，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

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邪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荊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

〈高士傳·林類〉：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竝歌竝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

關於〈關尹子·五鑑〉：「關尹子曰：夜之所夢，或長于夜。心無時生于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魏、之晉、之楚，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文子·精誠〉：「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的另一個更合理的解釋是，兩「魏」字都是「衛」字之誤。〈孔叢子·論勢〉：「韓與衛敵侔肩國」、〈孔叢子·執節〉：「今子相衛」兩「衛」字都是「魏」字之誤，〈高士傳·林類〉：「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竝歌竝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魏人」乃「衛人」之誤，且林類正與孔子同時。「魏、衛」音近而誤。且以〈文子·精誠〉而論，古代講到樂曲、歌曲，罕有不提到「鄭、衛」的，如〈文子·微明〉中老子的另一則譬喻「**鄭、衛、胡、楚之音**」，舉「**鄭、衛、胡、楚**」四地，如果「胡楚」為「激楚」之誤，則是三地「**鄭、衛、楚**」。子夏「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舉「鄭、宋、衛、齊」四國，仍包含衛國。戰國末期荀子「**鄭衛之音**」以至於西漢初期司馬相如「**荊、吳、鄭、衛之聲**」舉四地之音，都包含了衛國。因此，〈文子·精誠〉講歌聲，「魏」當是「衛」之誤。而〈關尹子·五鑑〉：「**之宋、之魏、之晉、之楚**」牽涉到空間舉例，以春秋時期的地理位置而論，「晉、楚」分處「北、南（上、下）」、「衛、宋」也分處「北、南（上、下）」但兩國都在晉國之東方，在春秋末年時，「晉、衛、宋、楚」國土相連如圓圈：晉連衛、衛連宋、宋連楚、楚連晉，如此可以象徵四方。更晚期之後秦國往東掠取晉國土地，則晉國需要經過周才能與楚相連。〈莊子·盜跖〉假借孔子說：「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其中東西正用「宋、衛、晉、楚」代表。且如果講「魏」又講「晉」，彼時晉國仍包含魏國的概念，則是重出了！因此可知，關尹子的「魏」也是「衛」之誤，並且只符合春秋末年的國土形勢。即使如此，這也並不妨礙之前關於「韓、趙、魏」稱國的推論！而更合理！

〈抱朴子·釋滯〉：

抱朴子曰：「道書之出於黃老者，蓋少許耳，率多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見而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積。古人質朴，又多無才，其所論物理，既不周悉，其所證按，又不著明，皆闕所要而難解，解之又不深遠，不足以演暢微言，開示憤悱，勸進有志，教戒始學，令知玄妙之塗徑，禍福之源流也。徒誦之萬遍，殊無可得也。雖欲博涉，然宜詳擇其善者，而後留意，至於不要之道書，不足尋繹也。末學者或不別作者之淺深，其於名為道家之言，便寫取累箱盈筐，盡心思索其中。是探燕巢而求鳳卵，搜井底而捕鱉魚，雖加至勤，非其所有也，不得必可施用，無故消棄日月，空有疲困之勞，了無錙銖之益也。進失當世之務，退無長生之效，則莫不指點之曰，彼修道如此之勤，而不得度世，是天下果無不死之法也；而不知彼之求仙，猶臨河羨魚，而無網罟，非河中之無魚也。又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泛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要道，直為徒勞耳，又況不及者乎？至於『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其屬文筆，雖祖述黃老，憲章玄虛，但演其大旨，永無至言。或復齊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為徭役，以殂歿為休息，其去神仙，已千億裏矣，豈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猶有可採，以供給碎用，充禦卒乏，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無行之弊子，得以老莊為窟藪，不亦惜乎？」

根據葛洪所見，則葛洪仍能看到「老子、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著作。證明這些著作並沒有在此期間失傳。

以下便就老聃可考的眾多弟子的言論記載或書籍進行引文比對與做相關討論！

文子

關於文子是老子弟子有三個證據，但對於文子不是老子弟子疑古派沒有提出任何證據。這三個證據分別來自三個方面：

文子：《文子》書中存在許多文子問、老子答的師徒問答記錄。即便今日出土的定州漢簡《文子》可以糾正其中幾個問題其實應該是平王問、文子答，但無法以此以偏概全完全否定所有問答配對的正確性。且《文子》通篇都記載「老子曰」，這跟《論語》記載「子曰」、《墨子》記載「子墨子曰」並無不同。更與《關尹子》每段、章都以「關尹子曰」作區分的方式相同。文子身為老子弟子正符合能編纂「老子口述」的一種可能性與身分。

古寫本《文選集注》卷七十三「不為福始，不為禍先」註：「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丘濮上人也。稱曰計然！而遊於越。范蠡師事之。臣曰：劉向《別錄》云：文子，老子弟子，魯哀、定時人。姓辛，名計然，著《文子》書。」

班固：〈漢書·藝文志〉：「《文子》九篇。」註曰：「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王充：〈論衡·自然〉：「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

也。』以孔子為君，顏淵為臣，尚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為君，文子為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

劉向、班固、王充都是直接明白的說文子是老子的弟子，劉向甚至直接指出文子就是魯定公、魯哀公時人。而魯定公在位時間（前509年至前495年）僅稍晚於楚平王在位時間（前528年至前516年）。很難想像疑古派可以不用任何證據就把這種記載的真實性予以取消而能得到學界的認同！

文子是老子的弟子，這件事對於這個時代，以及他的老師是曾經教導孔子的老子而言，是一個頗為正常的事情。但對於文子究竟是誰與《文子》的實際成書時間，至少從唐朝的柳宗元開始便產生了很多猜測。班固稱《文子》中提到的平王為周平王，而今本以及出土竹簡其實都只著錄「平王」而不稱「周平王」。那麼班固是親眼見到一個記載著「周平王」的版本，還是他其實只是就「平王」兩個字做一個最合理的推論？因為，古籍稱周王，確實很少在諡號上面加一個「周」的。但究竟班固所見如何，已經不得而知。

目前所見各種版本都只是稱為「平王」，但這個「平王」並無法因此判定為「周平王」。因為周平王的（前770年至前720年在位）年代，確實與老子相隔太遠，如果是做周平王，那麼班固的說法自然是合理的。問題在於今本所見與竹簡本所見都只是做平王，因此即便不能確定班固所見為何，也可以不論了。因為不管是早於班固的竹簡《文子》或晚於班固的今本《文子》，兩種版本都仍然只是寫作「平王」。因此即便班固所見的版本確實作「周平王」，那也只是其中一個版本而已，而諡號訛誤是古籍在流傳過程中非常常見的錯誤！因此從實物證據推論，則班固不是見到了一個「周平王」的版本，而只是根據自己對於「平王」應該就是指「周平王」的認知所下的判斷！遑論早於班固的劉向已經明確指出文子是老子弟子，且是「魯定公、魯哀公」時人了！而與此時間交集的「平王」只能是楚平王！

為什麼會有「周平王」的選項？即使班固所見確實是周平王，也是合理的！因為老子曾經被指稱為就是用地震預測周朝將要滅亡的「伯陽父」，其指稱者想要藉此牽合兩人為一人，以延長老子的年壽，並藉此神化老子！

〈史記·周本紀〉：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

周幽王的兒子正是周平王！因此，假造老子生年者，一方面既然假造了老子

為伯陽父，加上文子所對談的對象又叫做「平王」，而周平王正是周幽王的兒子！於是，即使有一個版本的《文子》其中的「平王」被改為「周平王」，也不是為奇！可以直接判定為假，並加以修正！

那麼「平王」本身，還可以是指哪一位呢？楚平王（前528年至前516年在位）在位時間是最合乎並且是唯一合乎文子是老子弟子身分的時間，而其「平王」的稱號更是完全吻合，另一位則是晉平公（前557年至前532年），但當時晉國國王並未稱王。因此，顯然文子所交談的王若為真，只能是楚平王。若以楚平王的事蹟而論，根據上博簡〈平王問鄭壽〉與《文子》中平王與文子的對談記錄，可見兩個平王是有共同點的！遑論就時間而論，只有楚平王才合乎所有條件！而《文子》之所以不需要註明究竟是哪一個平王，也是一個常識問題。既然文子是老聃弟子，那麼平王就只能是楚平王。這根本是不需要詳細說明並能為當時人所輕易認知的事情！與此類似的，周朝與楚國都有「靈王」，〈國語·周語下〉、〈國語·楚語上〉也都分別只記作「靈王」，但讀者皆知〈國語·周語下〉的靈王是指「周靈王」、〈國語·楚語上〉的靈王是指「楚靈王」。以此而論，《文子》中的平王指誰在古代僅是一個常識問題！而今日卻反倒爭論不休，簡直可笑！

除了文子交談的對象「平王」的問題之外，文子本身究竟是誰，也是一個未解之謎。主要的說法，有文種、計然。關於計然，可以排除，理由是〈吳越春秋·勾踐十一年〉：「越王曰：『何子之年少，於物之長也？』計研曰：『有美之士，不拘長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觀天文，集察緯宿，曆象四時。以下者上，虛設八倉，從陰收著，望陽出糶，筴其極計，三年五倍，越國熾富。勾踐歎曰：『吾之霸矣。善！計研之謀也。』」勾踐十一年為前486年，而此時計研（計然）還被稱為年少。由於老子比孔子年長許多，而孔子死於前479年，且由於此前叔向早已引用了《老子》，那麼根據《史記》記載，老子早已不知所蹤了。因此計然成為老子弟子的可能性太低，幾乎是不可能的。按照〈史記·貨殖列傳〉記載：「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集解註：「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筭」。』」駢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則就地域而論，計然是晉國人，有機會跟晉平公對談，但其見越王勾踐時年紀尚輕，因此以時間而論，則可以推算出他既不可能跟晉平公對談，也不可能跟楚平王對談。如果劉向《別錄》云：「文子，老子弟子，魯哀、定時人。姓辛，名計然，著《文子》書。」只止於「魯哀、定時人。」則「姓辛，名計然，著《文子》書。」不是劉向所說。如果是劉向所說，那麼文子要能見楚平王就不可能在越王勾踐時還被稱為年少，也就是說如果這一句是劉向所說且無誤，那麼〈吳越春秋·勾踐十一年〉當有誤。或者「計研」本非「文子計然」，是後人弄混了！「研、然」音近，且又都與楚吳越地區的人物有關，弄混是可能的。此外，春秋戰國尤其春秋流行單名而非雙名，盡乎所有知名人物都是單名。「姓辛，名計然」這種雙名更可能是後世所為。且「辛、文」形近，說文子姓辛，恐是「姓文」之誤，於是以訛傳訛，乃以為「文子」是其字，否則哪有「姓辛」卻

叫「文子」的理由。而「姓辛」這種說法更近於漢人的說法，以春秋末年而論，當說「文氏」而非「姓文」。

若以春秋戰國諸子稱謂的規則，以及諸子書名的取名規則來看，則老子、孫子、孔子、晏子、墨子、列子、莊子、孟子、荀子這樣的尊稱本身就是書名，而文子卻是用字來當書名，且全書沒有透漏半點關於他是計然、曾幫越王勾踐打敗吳國，以及討論商業買賣規則的事蹟與思想，而反而只是著重在他是老子弟子一事身上。顯然不盡合理。

〈意林·文子十二卷〉：

周平王時人，師老君。

〈意林·范子十二卷〉：

計然者，蔡丘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為人有內無外，形狀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而知著。其行浩浩，其志汎汎，不肯自顯諸侯。陰所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為人鳥喙，不可同利也。」

.....

范子問：「何用九宮？」計然曰：「陰陽之道，非獨於一物也！」

〈通典·食貨十一·平準〉：

越王句踐用范蠡、計然。〔杜佑註：計然，蠡師文子。〕

唐朝《意林》所收《文子》仍稱「師老君」，而所收《范子》卻以「計然」為作者。如此，《文子》作者自非「計然」可知！且「名文子」這種說法幾乎可以判定為誤，因為所謂「文子」通常不是「尊稱」就是「諡號」！而不可能是名字。若是名字也該是「文」而非「文子」！根據〈世本·將軍文氏〉：「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禮記·檀弓〉《正義》）則「文氏」出自衛國，可以說與孫武之孫氏同源。

至於誰能跟楚平王對談？只有臣下嗎？其實不然，從古籍中春秋末年的相關記載，可知能跟一國之君對談的不一定都是臣下，譬如孔子有與齊景公、魯哀公、衛靈公等對談的紀錄，但孔子當時並未任官職。又如吳王闔閭見專諸、孫武時，兩人也都非吳國官員。而墨子也有與楚王對談的紀錄，但墨子也非宋國或楚國官員；商鞅有與秦孝公交談的紀錄，但商鞅當時尚非秦國官員；尉繚子有與魏惠王交談的紀錄，當時尉繚子也非魏國官員；孟子有與魏惠王、齊宣王對談的紀錄，同樣的他也非齊國或魏國官員。因此，是否只有身為楚平王臣下才能與楚平王對談？從春秋末年以至於戰國晚期等資料都告訴我們並不必然。因此，這件事本身無法當成定位文子是否為文種的證據。

文種死於前472年，在加入勾踐（前496年繼位）的陣營之前，為楚國宛令。根據〈史記·伍子胥列傳〉：「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索隱》註：「劉氏云『大夫姓，種名

』，非也。按：今吳南有文種墟，則種姓文，為大夫官也。」正義註「高誘云：『大夫種，姓文氏，字子禽，楚之郢人。』」及〈史記·越王句踐世家〉：「越王謂范蠡曰。」正義註引《會稽典錄》云：「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是楚宛三戶人，佯狂倜儻負俗。文種為宛令，遣吏謁奉。吏還曰：『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避之。後知種之必來謁，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之矣。」可知，文種若就姓氏與地域、年紀甚至身分地位，確實都是文子的可能人選。但依照〈漢書·藝文志〉記載：「《大夫種》二篇。」註曰：「與范蠡俱事句踐。」則文種本有著作稱為《大夫種》，且無稱其為老子弟子，更不提是否與平王有過問答的記載。因此，綜合以上所有證據，則顯然文種並非文子。文種為文子的猜測可以完全被排除！

那麼，文子究竟是誰？還有其他選項嗎？其實還有一位，即「文義」。

〈墨子·所染〉：

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越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

〈呂氏春秋·尊師〉：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贊，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高誘註：文，氏；之儀，名。〕，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

〈禮記·檀弓下〉：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

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

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

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新序·雜事第五〉：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跂，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

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者，未之有也。

「文義」又稱為「文之儀」，當即與吳王夫差對談的「行人（外交官）儀」。「義、儀」皆從「義」，可通假，如〈史記·魏世家〉：「六年，伐取宋儀臺。」〔集解徐廣曰：「一作『義臺』。」索隱按：年表作「義臺」，然義臺見莊子，司馬彪亦曰臺名，郭象云義臺，靈臺。〕關於此人，當前的古籍資料都無法交代他的出身。由引文可知，文義在《墨子》成書前已經有名聲在外！是一個可以在被春秋末年至戰國時代的諸子所推崇的重要「導師」之一，〈墨子·所染〉以「春秋五霸」的「霸者導師」立說，而〈呂氏春秋·尊師〉則更把五霸以前的王都列入比喻陣營，至於子夏則把「素王」孔子比之於歷代「真王」，而稱「仲尼學乎老聃」。綜合來看，要被當成王者、霸者的「導師」加以推崇並不容易，而「伍員、文義、范蠡、大夫種」這些霸者之師已經足以與「素王」孔子之師「老聃」相提並論了！這一點正完全符合《文子》成書之後便被不停轉引的背後心理機制！

文義之所以是一個可能的人選，主因在於他的年代正合文子身為老子弟子的時間，與楚平王有交集，且他的姓氏以及至少身為吳王闔閭的老師兩件事都符合「文子」這個稱號的成因，而其活動地域吳國也靠近楚國。因此不管是文義的活動時間、活動空間以及他的姓氏（符合「文子」稱號的一般構成方式）、身分（老聃的弟子除蜎淵未知，關尹為關令之外，楊朱曾經見梁王求職，文子可知為楚平王導師，亢倉子是秦景公之師，又是鄭國君主、楚靈王諮詢的對象，見過魯定公，同時楚靈王更要拜他為亞尹。孔子是魯定公、季氏領導人季康子、魯哀公、衛靈公、楚昭王諮詢的對象，也屬於王者導師之流。）都符合《文子》作者的特徵。同時在〈漢書·藝文志〉也並未發現有註明「文儀、文義」的著作，又根據〈漢書·藝文志〉，則輔佐吳王闔閭、越王勾踐的四位導師「伍員、文義、范蠡、大夫種（文種）」只有文義沒有著作流傳！這些都是不與《文子》的作者文子相矛盾的資料。同時，文義所在的吳國其吳王夫差被越王勾踐尊稱為「天王」（〈國語·吳語〉），「天王」的稱號又可見於定簡《文子》中文子口稱的對象。夫差甚至在晏子來訪時，自稱「天子」！

若以功績而論，夫差能被稱為天王，吳王闔閭更當之無愧，即便楚平王也有資格被稱為「天王」！前引〈說苑·貴德〉中卻至所說：「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楚王本已經稱王，而楚平王的前任楚靈王又滅蔡、滅陳，一般的「王」號恐怕難以滿足楚平王的虛榮心理！「稱帝」又嫌太早，把孔子用來區別於一般王的「天王」拿來使用（但這稱號不一定是孔子發明的），是合理之事！而這正是越王勾踐用來奉承夫差以降低其戒心的心理戰素材！至於吳王闔閭能被稱為天王的理由自然就更充裕了！因為整個春秋時代的五霸裡面，吳王闔閭的「武功」是最高的，闔閭不僅攻下了楚國首都，更差點滅楚！只是這一點，闔閭被稱為「天王」絕對合理！

司馬遷在介紹墨子時，並未幫他立傳，同時關於墨子其人的介紹也僅僅是簡

單的幾句，〈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註：「按：《別錄》云：『今按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即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在七十子之後也。」司馬貞以墨子書中有子夏弟子文子就推論說「墨子在七十子之後」，這是毫無邏輯可言的。此外，古代同名姓者很多，若是以「姓氏」+「子」的稱謂來估算，則重複者更多，譬如孫子在春秋戰國就至少有三位。子夏的弟子確實有一位可以叫做文子的，那就是魏文侯，〈史記·六國年表〉：「（魏文侯）十八。文侯受經子夏。」魏文侯十八年當407年前。魏文侯是魏桓子之子，繼位於前445年，並於前424年稱侯改元，最終於前403年被周威烈王封為諸侯，死於前396年。因此，魏文侯就這個意義上可以被稱為「魏文子」，如果墨子書中的子夏弟子就是魏文侯那麼相關人物的年代都可以更進一步精確化！這一點有待出土文獻證明！「魏文侯、魏文子」這樣的對照與轉換，自然還發生在韓趙魏三家中的其他兩家之中，譬如〈竹書紀年·威烈王〉：「十八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我師伐齊，入長垣。」、〈史記·六國年表〉：「（前408年）韓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鄭城京。」、「（前408年）趙烈侯籍元年。魏使太子伐中山。」、〈史記·鄭世家〉：「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而其時正是魏文侯在位期間。

《文子》一書既然記載了文子與楚平王的對談，則《文子》作者不是子夏的弟子文子，也可以確認。因為按照〈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則楚平王死時，子夏尚未出生。子夏生於前507年，則文子年長子夏數十歲是合理的。況且孔子與文子皆為老子弟子，則兩人年紀即便不相近，兩人的生存年代的交集也遠遠大於子夏與文子的交集。且子夏既非孔門中最傑出之弟子，而其學問境界等也遠遜於孔子，則果真文子要拜師，何不直接拜於孔子門下？且如果孔子與文子年紀相當，則子夏二十歲時，文子已經六十四歲了，以如此大的年紀去拜子夏為師，其不合理之處又可見了。因此，不管就年齡、身分地位等概率來推算，則古本《墨子》中之文子與《文子》之作者為同一人之可能性等於零。因此，以第一種狀況而論，文子若確實為老子之弟子，且文子果真能得知成名時的墨子，則司馬遷關於墨子與孔子「並時」的說法便應該不誤。以楊朱為例，楊朱得見老聃與墨子弟子禽子，這一點是與文子的情況相合的。除此外，《文子》中唯一一次提到墨子是在〈文子·自然〉：「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這一則根據劉安的《淮南子》引文可知，並非《文子》原文，而是劉安或劉安所引古籍作者對原文進行的典範添增之修飾創造。

因此，從名字、年齡、身分地位、活動地域、事蹟、〈漢書·藝文志〉或相關目錄是否記載有同作者的著作等因素加以綜合考察，則文儀是最接近文子的，其次是文種，其次是計然，最後則是古本《墨子》中之文子（今本《墨子》已無相關記載）。但事實上，如以上所言，除「文義」之外，都可排除了！因此，《文子》作者若非文義則當是他人！

從晉國叔向（晉國公室）、程本（趙氏宗族）、楊朱（或為叔向族人）都與老聃的事件有所牽連一事來判斷，稱《文子》的作者為晉國公子是合理的！叔向、

程本兩人除引《老子》之外更引《文子》，兩人對這兩本書的內容更是非常熟悉！而楊朱則為老聃弟子。且楊朱根據其遭遇老聃的路線也可以判定他就是晉國人，以「楊」這個姓氏而論，更可以確認他就是叔向的族人，應該是庶出的後裔。叔向本是「羊舌氏」一脈，因為封於「楊」，因此得以此為氏而稱為「楊氏」，叔向因此又稱為楊肸、楊譽。而「文義」的「義」是由「羊我」兩個字所組成的。唐朝釋法琳《辨正論》引道士陸修靜《答明帝所上目錄》稱：「《文子》十一卷，文陽所撰。」「義、陽」都有高大上的意味！而「朱、陽」兩字也在見名知字的春秋戰國取名用字的通例範疇之中！（補註：如果要學疑古派那群不讀書、看到影子就開槍的大學者、權威般瞎搞，〈昭明文選·辯命論（劉孝標）〉：「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李善註：《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麋，椎顙廣顏，色如漆赭，垂髮臨鼻，長肘而鑿，陳侯見而甚悅之。」高誘曰：「醜而有德也。」]）難道不能說所謂的「文陽」其實就是「陽文」！豈不好笑！）

以政治歷史來看，晉國為了對抗楚國而扶植了吳國。初期派到吳國教導吳國車戰技術的是從楚國逃奔到晉國的巫臣，後來由其子狐庸接任。因此從這個層面來看，《文子》的作者為晉國公子而前去楚國尋找出路，或去吳國教導吳國君主，都是符合當時的時代背景的。至於楊朱，在叔向的公室羽翼被翦除後，在晉國已經不可能有發展空間，這或許就是楊朱前去梁這等小國尋求發展的原因所在！

〈孟子·滕文公下〉：「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根據孟子的說法，則「楊氏、墨氏」都是「氏」。墨子今日尚存《墨子》一書，而楊朱的著作已經蕩然無存！且今日所見，老子弟子最著名的幾個，有些著作雖然沒有流傳下來，但還是被著錄在目錄之中，如關尹子、蜎淵甚至亢倉子都有著作或曾有著作流傳下來。何以獨獨戰國時代名氣最響亮的楊朱竟然沒有任何著作流傳？而其「言」便能「盈天下」？這不免讓人猜測所謂的「文陽」其實就是「文楊」也就是「楊朱」！但從梁王消遣楊朱，以及墨子對於文義的讚賞、禽子無法認同楊朱的主張這些事件看來，則就尊敬一事來判斷，楊朱並非文義，可以確認！但另一種可能則是《文子》中原收錄不少楊朱與老子的對話，一如收錄文子自己與老子的對話、收錄孔子與老子的對話一樣。只是今本的相關線索消失了！但以上「楊朱、文義」為同一人以及《文子》可能收錄了楊朱與老子的對話這兩件事都只是「沒有根據的推測」，純粹聊備一談。

文子為文陽是南北朝陸修靜《答明帝所上目錄》所明載的事實，此書成於宋明帝劉彧泰始三年（467年）之後數年間。當時關於文子身分的許多文獻仍然尚未消失。目前所不能確認的是文子是否就是文義、文之儀。就東周時代見名知字的通例而論，則「義、儀」當非本字。而有可能是「義、曦、熾」，熾是火、曦是日光、義是氣。由此可見，有日光之義的「曦」與「陽」是最適配的名、字組合。因此，「文義」如果就是文子，則原始形式當是「文義（通曦）」或「文曦」。「文」是氏、「陽」是名、「曦」是字。如果結合「計然」的說法來看，「計、儀」也

是相關之物，則兩者仍有可勾連的地方。

1973年河北省定縣八角廊四十號漢墓出土竹簡本《文子》（簡稱定簡《文子》），是近百年挖出的最早的《文子》版本，但非全本，更只能在今本〈道德〉篇中找到完整的對應。根據竹簡〈道德〉篇對於內文中問答對象的正確對應，今人也能據此加以「有限度的」復原原本的《文子》。但根據出土竹簡《文子》的相關文字，則可以發現，其實今本《文子》與所謂竹簡《文子》最大的差異就在「部分問答對象」的改換一事上。撇除這點，根據本文所收錄的引文資料，可以確定關於今本《文子》的內文絕大多數都是可以信任的。

竹簡《文子》集中對應於今本〈文子·道德〉篇，其他語句無法在其他篇章找到完全吻合者。且由於整個竹簡與其他篇章能完整對應的文字接近於零，因此以重複使用的作者慣用例來看待這個例子是最合理的。〈道德〉只是單篇，全部竹簡文字不過三千餘字，而今本《文子》有三萬九千二百餘字。換句話說，所謂定州漢墓竹簡《文子》只是單篇，篇幅不及今本十分之一，不能也無法代表所謂《文子》全書。甚至由於無法找到完整的〈道德〉篇對應，因此竹簡《文子》更可能只是一個〈道德〉篇的節選本！其中竹簡〈道德〉篇與今本對應的部份都是此篇中「文子、平王」的問答，那些「老子」獨白的部份都無法找到對應的文字。而竹簡《文子》除了可以確定對應於〈道德〉的文字外，那些無法在今本找到對應的文字究竟是不是《文子》原有，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反！

但竹簡《文子》這些今本沒有的內容，其中有不少是文子與平王、天王對談的記錄。這些對談記錄絕大多數都能在〈道德〉篇找到對應的文字，那些沒法在今本《文子》找到對應的文字，根據其中的「文子、平王」以及所用詞彙與今本《文子》比對，依然可以在其他篇章找到相同或變異前的用法，或與《老子》相近的內容。因此可以確定，至少作者是文子無疑，至於是否是原本《文子》的內容，是無法確定的事情！若以古籍流傳的通例視之，那麼這些無法在今本找到對應的文字，可以視為是《文子》佚失的文字，甚至不視為《文子》的文字。而今日所發現的這些文字依然可能只是古本〈道德〉篇的文字。

因此可以合理推測，這些佚失的篇章的內容有可能正足以交代文子究竟是誰，或至少提供更多的線索以讓人明白其作者為誰！因此，綜合個人的分析，筆者傾向於認為《文子》的作者就是「文義」！「文義」又稱為「文陽」。如果《文子》是文子所作，那麼「文子」就不是他自己加上的，而是後人改換的。一如《孫子兵法》中的「孫子曰」一樣。這也是為什麼竹簡〈道德〉中「對話人物」的更動不能擴大類推的原因之一，因為這種改換在古籍的流傳過程中太普遍了！

由於今本《文子》中許多原本平王問、文子答的部份都被改成了文子問、老子答，因此，今本《文子》的〈道德〉篇並非《文子》原貌可以確定，也無法否認。但這「變動」或「改動」從歷代引文線索與竹簡、今本的差異、今本與《淮南子》的對映幾個方面評估下來，顯然不大。絕大多數的差異都只是一般的文本流傳所可能導致的訛誤罷了！而更重要的一點是定簡《文子》絕大多數只是〈道德〉篇的文字。而今本唯一有「平王」的兩處記錄正巧都出現在〈道德〉篇，換

句話說，其他篇章既然沒有「平王」的字樣，即使學者想要用類推法來類推，也無法以此「證明」這些本來就沒有「平王」的章節「被改動」了！因為「如果」原本沒有平王與文子的對談記錄，何來改動對話人物之說？而改動對話人物與改換內容是兩回事，不可混為一談，也無法以此類彼！

問答對象改變其實也只是局部的改變，因為今本「平王問、文子答」仍存一組（〈道德〉篇最後一段）、「孔子問、老子答」（〈文子·道原〉）也存在一組、「文子問、老子答」則共十四組（九組在〈道德〉篇，據竹簡可以校正為平王問、文子答，兩組在〈文子·微明〉篇，三組在〈文子·上仁〉篇。）。因此，如果「改動者」是為了要掩藏什麼，或者有其他目的，則顯然都不合理！如果以古籍的自然流傳過程來看，今本〈道德〉篇之所以被改動，有幾種可能：一是節選本〈道德〉篇取代了原始的〈道德〉篇，二是基於背誦用途而被修改過的〈道德〉篇取代了原始的〈道德〉篇，三是有意識的改動〈道德〉篇，目的在於提高〈道德〉篇的價值。這最後一點，從劉安《淮南子》幾乎不引用〈道德〉篇尤其其中「文子曰」的部份這件事也可以略知一二。《淮南子》全書以老子、道家思想為主，而〈道德〉篇卻是文子的思想，其地位不如其他篇章老子的思想，因此未能被大幅選用。

一種版本要能取代原始版本，可有幾種可能，一是原始版本的文字已經不可讀或原始版本已經佚失，於是從其他單行本（〈道德〉篇）取得相關文字補入。二是有意識的改動與取代，這種可能性要能成，「改動者」的勢力必然要非常龐大，最大的可能除了道教自身以外，只有唐朝李氏政權有這樣的能耐與動機！兩個勢力的結合更能達到徹底改換版本的功效。因為《文子》這本書就是在唐朝獲得了其他的殊榮，而被尊為《通玄真經》的。在這種情況下，對其中的部份問答進行改動就顯得合理，而之所以未能完全改動而尚留下一個「平王問、文子答」的對話記錄，可能只是為了保留這個線索以與班固的記載相合。而一個由朝廷頒佈的版本，加上這本書在唐朝開始因為大文學家如柳宗元、韓愈的質疑與貶損，政府的版本有很大的機會取代所有其他版本！因為這是政府與宗教聯合起來的做為，其成功的概率遠遠大於政府單獨從事！但另一種可能只是今本不過是當時流傳的眾多版本中的其中的一個版本。但因為版本過多，異文過多，而最終政府選擇了這一版。版本過多是合理的推論，因為《文子》從春秋末年誕生以來一直到魏晉南北朝的被徵引次數甚至超越《老子》而高居先秦諸子到魏晉南北朝時被徵引次數最多的榜首。

由於今本《文子》記載了很多出自《老子》的文字，其中許多文字並使用明引、匿名引用的方式加以引用，因此可以肯定全書成於《老子》之後。因此，如果《文子》的相關篇章在記載文子與楚平王的對談時，就引用了《老子》，那麼《老子》的成書時間只能在楚平王逝世以前，也就是前516年九月庚申日之前。見〈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九月庚申，楚子居卒。）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王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

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因此，文子究竟有沒有在楚平王面前引用《老子》便攸關《老子》一書的成書下限問題。楚平王的死期：前516年九月庚申，便也成了《老子》成書的下限線索之一。如果文子沒有在楚平王面前引用《老子》，卻在其他地方引用《老子》，則《老子》的成書下限便很難依靠《文子》來確定。因為只要文子活過《老子》成書之後，並無礙於他在書中引用與註解《老子》，寫下新的篇章。因此，文子究竟是否死於《老子》成書之前，或者《文子》其實並沒有引用《老子》而是老子重複使用，或者引用了其他古籍，這些都會影響到對《文子》以及《老子》的成書時間判定問題！

《文子》中除了以解經的方式大量引用了與《老子》重複的語句之外，更有歸納《老子》一書思想的一些片段。由於文子為老子弟子，因此他對於《老子》的理解，當是最接近原意的理解。但以今本《文子》而論，絕大多數內容都是「老子」的，而非「文子」的！如此一來，那些所謂文子理解老子或《老子》的內容，其實更可能是老子自我解釋、重複使用或者引用古籍、註解古籍的內容！

由於文子是老子弟子，因此關於老子的知識，他可能有兩個來源，一是直接從老子口中獲得，一是從《老子》中獲得。由於前者在諸如孔子與其弟子的相關文獻記錄中，非常常見，因此是一個極為正常與自然的事情。這一點也可以從〈先秦諸子與老子〉中《列子》、《莊子》裡老聃「自引《老子》（重複使用自己的詞彙、語句的簡短說法）」得證，或者精確的說其實不是「自引《老子》」，而只是老聃最終把這些常用的話寫進了《老子》一書中罷了。如此一來，文子在楚平王面前引用的就不是《老子》而是老聃平時的口授，而這些口授有許多最後被老聃寫進了《老子》一書中。因此，這將導致我們無法用一般的通例來看待文子引用《老子》的記錄，因為不管是明引還是暗引，文子身為老子弟子，自然的就有以上所述的兩種知識來源，而兩種知識來源的時間點是不一樣的。

〈論衡·自然〉：

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以孔子為君，顏淵為臣，尚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為君，文子為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

〈抱朴子·至理〉：

抱朴子曰：微妙難識，疑惑者衆。吾聰明豈能過人哉？適偶有所偏解，猶鶴知夜半，燕知戊巳，而未必達於他事也。亦有以校驗，知長生之可得，仙人之無種耳。夫道之妙者，不可盡書，而其近者，又不足說。昔庚桑肸，文子鰲顏，勤苦彌久，及受大訣，諒有以也。

〈抱朴子·仙藥〉：

昔仙人八公，各服一物，以得陸仙，各數百年，乃合神丹金液，而昇太清耳

。人若合八物，煉而服之，不得其力，是其藥力有轉相勝畏故也。韓終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袒不寒。又菖蒲生須得石上，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也。趙他子服桂二十年，足下生毛，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移門子服五味子十六年，色如玉女，入水不沾，入火不灼也。**楚文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手上車弩也。**林子明服術十一年，耳長五寸，身輕如飛，能超逾淵谷二丈許。杜子微服天門冬，禦八十妾，有子百三十人，日行三百里。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仙人玉女往從之，能隱能彰，不復食穀，灸癰皆滅，面體玉光。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開書所視不忘，坐在立亡。仙經曰：雖服草木之葉，已得數百歲，忽怠於神丹，終不能仙。以此論之，草木延年而已，非長生之藥可知也。未得作丹，且可服之，以自支持耳。

關於文子資料的最後一點補充。文子為老子弟子，班固、王充以及《文子》其實都已經提供了證據。至於唐朝釋法琳《辨正論》引道士陸修靜《答明帝所上目錄》稱：「《文子》十一卷，文陽所撰。」則提出了「文子」的真名為「文陽」的說法。可信度很高，因為「文陽」本就可稱為「文子」。至於葛洪所提「昔庚桑胥，文子鰲顏，勤苦彌久，及受大訣，諒有以也。」更描述了其身體狀況，〈文子·自然〉：「神農形悴，堯瘦癯，舜黧黑，禹胼胝。」則所謂「鰲顏」當即「鰲顏」，即面部曬黑之壯。「鰲、鰲」形音皆近而誤！而根據此中的描述卻頗似墨家的苦行，如果加上老子、文子在春秋末年已經發揮的龐大影響力，那麼甚至可以推論墨家的苦行做法「可能」多少受到了這些老聃弟子的啟發！至於葛洪所謂「楚文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手上車弩也。」其中楚文子是否就是文子，已經不得而知！但以葛洪全書的性質而論，其可能性很大，但是否真是文子其實對理解文子其人的幫助很低！附於此，僅供參考！

《文子》公案與考證

由於疑古派如附骨之蛆，無孔不入！幾乎任何先秦書籍都被當成偽書看待，即便最終出土了新的證據，疑古派也能繼續延續相關的疑古謬說，而採用往「上」退縮的招數，用「縮短」「成書下限」的方式繼續大放厥詞。以《老子》為例，考古人員都挖到了戰國中期的版本了，疑古派還不死心，繼續瞎掰胡扯！甚至有學者竟因此要求「下調」竹簡「出土時間」的荒謬情事發生！以《文子》為例，在竹簡《文子》出土前，主張《文子》抄襲《淮南子》的一堆學者，後來放棄了這種說法，但另一種說法隨之而生，也即《文子》抄襲了《呂氏春秋》。我們實在不知道究竟是要挖到哪一個年代的《文子》，疑古謬說才會自動消失！但我們可以知道的是，絕不可能挖出第一版的《文子》！

由於《文子》公案的荒謬性遠大於《老子》公案，牽涉其中的當代學者也普

遍缺乏邏輯、訓詁、校勘、版本學的知識，於是拿著竹簡與今本《文子》的幾個可笑而常見的文字差異，徹底忽略兩「書」篇幅差距之巨大、徹底忽略所謂竹簡《文子》只集中對應於〈道德〉篇一篇的事實，於是大作荒謬絕倫的文章。因此，即便本書採「退一萬步說」的做法，將竹簡與今本區別對待，卻也不得不對這個因為證偽者普遍缺乏邏輯、訓詁、校勘、版本學知識而作出的荒謬絕倫的文章與論點做幾點反駁，並補充一些「基本常識」。

以下筆者不再根據本書考證《老子》的方法考證《文子》，否則曠日廢時、浪費生命不說。若以此例考證本書所引眾多書籍，則恐怕沒有三四百萬字難以了結！因此，以下將主要針對疑古派的幾個論點與證據進行反駁！其他的，則將以「驗證法」對《文子》與主要的指涉對象《淮南子》進行驗證！

所謂的「驗證法」就是指在假設歷史的記載都是對的情況下，檢查一本古籍應該會留下的痕跡與會發生的事情，是否真的留下了什麼與發生了什麼！

那麼依據歷史記載，《文子》的作者文子是老子的弟子，而老子是春秋末年人。且老子距離春秋結束還有很長的時間，即便老子弟子孔子也未能跨過春秋下限的門檻。且文子有與楚平王會談的記錄。因此，這便成為筆者索引文的起始時間點。

依據歷史記載，那麼根據本書的終極考證已經可以確認，《老子》成書於前511年之後的幾年間。而根據一般的年壽做推斷，則孔子後於老子而死的機會最大，能以師尊的身分與楚平王對談的文子，他的死期也不可能離同門孔子太遠！且文子能見楚平王，而老子的另一個弟子亢倉子所見的諸侯更早於楚平王而為楚靈王與秦景公。因此即便考量到老子因為年壽長而可能導致所收的弟子年歲可以相差很遠，一如孔子的弟子們一般，但是因為文子見到楚平王的相關記載，因此推論文子與孔子的死期相近是很合理、高概率的事情！文子的事蹟主要與楚平王相關，而孔子的事蹟從魯昭公開始，因此兩人的時間重疊很多，幾乎難定先後與推估年齡。

我們首先必須思考一個歷來困惑學者的邏輯問題。試問：當甲書與乙書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或非常多）的文字重疊時，我們要如何知道究竟是誰抄了誰？

因為不管是甲抄乙，還是乙抄甲，我們都很難單純的用誰先、誰後來立論。譬如假設《文子》為春秋末年成書書籍，那麼《文子》影響所及，春秋末年以後以致於《淮南子》成書之前的書籍襲用其中的文句實屬正常，問題在於疑古派完全可以說，既然這些都成書於《淮南子》之前，那麼《淮南子》自然可以東抄西抄到自己的書中，而最後《文子》再來抄《淮南子》的。同樣的邏輯，既然疑古派主張今本《文子》抄《淮南子》的，自然可以推出今本《文子》成書於《淮南子》之後，那表示今本《文子》成書之前的文字，《文子》都可以再次抄襲。那麼這時候如何證明《文子》早於《淮南子》？其實，這無非是《老子》公案中一大堆不學無術的疑古者疑古謬論的延續！只是《文子》身為老子弟子，影響力不小，運氣卻顯然不好！

這樣的壞運氣表現在幾個事實上，一、班固對於《文子》這本書的記載，下

了一句註解：「《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漢書·藝文志〉），二、缺乏相關傳記記載，甚至連文子究竟是誰都聚訟紛紜！三、當前可見的先秦諸子，除《文子》自身的記載之外，幾乎找不到關於老子與文子對談的紀錄，與蜎子的遭遇相同。但楊朱、關尹與老子對談的例子卻還能在其他諸子書中找到！四、春秋戰國以至漢朝缺乏「明引」「《文子》」的例子（但有明引《文子》中老子的例子，只是一般學者意識不到這些例子的價值。）。五、考古實踐挖出的竹簡《文子》其時間點雖然落在《淮南子》成書的接近時間，但卻殘損不堪！實際上更只是對應了《文子》中的一個子篇〈道德〉篇。而這種殘損、斷簡殘「句」就被疑古者拿來大作文章，這些文章絕大多數都是把訓詁學、校勘學、版本學的基本知識完全拋諸腦後的荒謬論述！六、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相應的地方，「平王問、文子答」被改為「文子問、老子答」，顯然有「竄改」痕跡，至少「竄改」是其中的一種合理的解釋，既然今本確實有了這種近似竄改的痕跡，就很難讓人完全信任其他的文字是否也遭到竄改！且竹簡《文子》許多「平王問、文子答」的文字都無法在今本中找到！這些問題顯然都有待於解決！

以上都是既成的事實。那麼我們要怎麼證明《文子》不偽呢？要比照考證《老子》的做法來考證《文子》，其實也有所不能。如上所言，欠缺關於文子的傳記。因此就外在條件（作者的相關歷史記載）與內在條件（歷代版本的差異）而論，文子與《文子》的狀況都可用「極糟」來形容！但由於疑古派質疑《文子》的部分主要集中在《文子》與《淮南子》的關係上，因此，這反而成為解決這場荒謬公案的重要依據！

因此，綜合以上論述，我們可以找出一些證明《文子》是春秋時代的古籍的證據。

關於文子與《文子》，能被拿來當成線索的已知事實有幾個，若以內外條件來分，可做如下區分：

外證方面：

《文子》是老子弟子所寫，這是史有記載的事實；《呂氏春秋》與《淮南子》都是主事者出資、提供環境聚集了一大堆的學者通力完成的，成本高昂不說，其書籍的主要內容是根據相同的主題從其他子書東挑西揀而來，這更是明言的事實，而這些也都是史有記載的事實。見以下的引文：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

〈史記·呂不韋列傳〉：

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

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莫然後罷。

〈論衡·自紀〉：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好，言必辯以巧。言瞭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篇留於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論譬，說俗為戾，又不美好，於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無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澹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穢。《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書之美，文雖眾盛，猶多譴毀。」荅曰：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為文欲顯白其為，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辯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言姦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稻穀千鍾，糠皮太半；閎錢滿億，穿決出萬。大羹必有澹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冀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結合《呂氏春秋》與《淮南子》兩本書與先秦諸子的引文關係，可知兩本書在本質上都是以「抄、改、編」為主要創作方式的作品，同時是耗費極大的資源、集眾人之力合寫而成的大書。因此其中的原創性主要體現在「歸類、整合」這樣的操作上。往後與此類似的作品有兩本，一是《金樓子》，一是《劉子》。《金樓子》是梁元帝蕭繹編纂而成的，梁元帝本身的藏書就非常可觀，其可動用的資源也很可觀。因此，嚴格說來其成本並不比以上兩書低。《金樓子》主要的編纂手法在節錄、節選，或者對一些原型故事進行簡化後再收錄。若說以一個平民的身分而能完成類似的集大成的著作，那麼魏晉南北朝時有劉晔《劉子》，唐朝時有趙蕤《儒門經濟長短經》。《劉子》的作者劉晔沒有文信侯呂不韋、淮南王劉安、梁元帝蕭繹等人的資源，這種依靠個人的力量，用一致的詞彙、統一的風格編寫、由一人完成的一本書，正好可以當成一個對照組。因為按照疑古派的說法，那麼《文子》是由偽造者根據《淮南子》偽造出來的，是一個人做的。則論此書與其他書籍重疊的文字的廣度，只有以上幾本書可以比擬；論由一個人完成，則只有《劉子》可以比擬。而我們可以很容易看出兩本書的差別！《劉子》不僅也有統一的風格，整合了以前近乎所有的相關典範，在原型的基礎上進行累增、修

飾、擴充、改造。而其中正更有許多對《文子》的改造。這些比較與更細部的討論散見於本書各大章節，也就不在此舉出了。

內證方面：

出土竹簡《文子》，若以書籍流傳的通則與人性（能伴隨隨葬的物品必然非一般物品）其實已經足以證明《文子》是戰國以前的書籍！目前的問題在於疑古者企圖利用殘缺的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的「異文」，因欠缺校勘學、訓詁學、版本學知識，在無視於篇幅差距、簡文只集中對應於〈道德〉篇的事實，以及在無視於基本常識的前提下（如把「長」硬說成「修」，以規避避諱的說法。），進行疑古謬說的建構！也就是藉由把一本書（實為一篇當成一本書）當成兩本書來證明今本《文子》是偽書，而由於今人根本沒人可以看到竹簡《文子》的全本（因此就邏輯上這種說法已經無法成立。遑論簡文集中對應的只有〈道德〉篇，無對應的文字字數已經不多。），因此誰也無法用竹簡《文子》證明《文子》的早出。所以我們要解決的問題也就很明顯了！但從邏輯推論來說，疑古派這種把《文子》區分為兩本書而不是兩個版本的做法，完全違背了版本學的基本常識！遑論所謂竹簡《文子》嚴格說來只是竹簡〈文子·道德〉的一個版本！是一篇而非一書！

疑古派主張今本《文子》非古本《文子》的另一個理由是挖出的殘缺不全的〈文子·道德〉篇，沒有在《淮南子》中找到相關的引文，而《淮南子》引用了近乎80%左右的《文子》。但這種主張是欠缺古籍徵引文獻的相關統計知識甚至常識所導致的！如果今天挖出的是一個完整的〈文子·道德〉，且這個完整的〈道德〉篇確實沒有任何文字出現在《淮南子》中，那麼這樣的質疑恐怕還有一點點道理！但事實上，今日挖出的僅僅是斷簡殘篇。且〈文子·道德〉主要是文子而非老子的話，而《淮南子》是以老子與老子親著《老子》為核心的！即使「完全」不引此篇，也很合理！遑論此篇確實被《淮南子》引用了，以下僅舉一例：〈文子·道德〉：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處士脩其道，人民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無，河出圖，洛出書。及世之衰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蠕動不息，野無百蔬。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聖人和愉寧靜，生也，至德道行，命也，故生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

〈淮南子·俶真〉：

夫目察秋毫之末，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撓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邪！今夫樹木者，灌以瀦水，疇以肥壤。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蘗，又況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況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

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何則？世之主有欲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間。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為炮烙，鑄金柱，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當此之時，嶢山崩，三川涸，飛鳥斂翼，走獸擠腳。當此之時，豈獨無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鳥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況編戶齊民乎？由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於我，亦有系於世矣。

〈淮南子·俶真〉確實引用了〈文子·道德〉，只是仍然是引用其「老子曰」的部份，且這個部分並沒有被竹簡證明是出自「文子」的。

此外疑古者又說今本〈文子·道德〉篇：「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退者所以自後，儉者所以自小，損者所以自少。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似乎是對竹簡本：「0912 卑、退、斂、損，所以法天也。平王曰：」的註解！這是非常可笑的說法！因為究竟是誰能證明以及證明了竹簡全本〈文子·道德〉篇「沒有」「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這些話？以及何以「今本」不能是脫漏了「卑、退、斂、損，所以法天也。」這句話？疑古派最常拿來忽悠人的「可能性」，在此便消失了！只是這種「猜想」，一個近似的例子就可以顯出其荒謬性了：

〈文子·道德〉：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蒞天下，為之奈何？老子曰：執一無為，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執一者，見小也，小故能成其大也；無為者，守靜也，守靜能為天下正。**處大，滿而不溢，居高，貴而無驕，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其於此矣。

竹簡《文子》相關片段：

0564 〔口何？〕文子曰：「執一無為。」平王曰：〕

0870 地大器也。不可執，不可為。為者敗（敗），執者失

0908 也，見小故能成其大功，守靜口

0593 是以聖王執一者，見小也；无為者

0775 下正。」平王曰：「見小守靜奈何？」文子曰

從以上的資料與對應不難看出，竹簡本：「是以聖王執一者，見小也；无為者」，其中「見小也」後面直接接「無為」而沒有「小故能成其大也」一句，那麼我們是否也能因此推論說今本《文子》此段「小故能成其大也、守靜能為天下正」都類似後人對「見小、守靜」的註解？問題在於「0908 也，見小故能成其

大功，守靜」明顯有此句，且是以「見小」帶出「故能成其大功」，而「守靜」帶出另一句。由此顯見，其中一種可能是今本順序被調動了，而不是沒有相關的字句！另一種可能是今本託漏了平王與文子的這段談話，而這在古籍的流傳過程中是極為常見的客觀事實，尤其是先秦諸子書。以文子口語回答楚平王的情境而論，今本「執一者，見小也，小故能成其大也；無為者，守靜也，守靜能為天下正」顯得過於複雜、冗長，不如分開解釋來得容易理解與記憶，且更類似於口語臨時的反應。也即原始當作「執一者，見小也；無為者，守靜也。見小故能成其大功，守靜〔故〕能為天下正」。但另一種更大的可能卻是，今本脫漏了此段。

當然，以上只是一個例子！且即使沒有這樣的例子也無所謂！因為疑古派原始的論述本就是根據一個無法證明的「假設」出發！試問，一個無法證明的推論究竟能證明什麼？是誰曾經看過全本的古本〈道德〉篇？以致於可以確定古本沒有這一段文字？如果不能確定，這樣的基於假設的推論究竟意謂著什麼？

嚴格說來，因為竹簡「《文子》」的出土所重新點燃的「文子公案」只是一個缺乏常識與邏輯思辨能力、水準的笑話！試問：何以這些學者專家可以確認那些無法在今本《文子》中找到的字句是屬於《文子》的？而不是屬於《荀子》、《韓非子》、《孟子》、《莊子》、《呂氏春秋》等任一先秦古籍的？無非正是因為除了那些能在〈道德〉篇中找到完全或接近完全對應的文字，以及片段中含有「文子、平王」字樣的文字以外，其他文字可以在其他篇中找到「相近、相關」但不完全相等的文字！說穿了，這些文字之所以被當成《文子》的文字而不是其他古籍的文字，不過就是發現了單一作者「重複使用」的元素在其中。譬如簡片「1181 元也，百事之根」，其中「百事之根」能在〈文子·道原〉：「老子曰：萬物之摠，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中找到，但其上「元也」卻無可以對應的地方！而這一句話，〈淮南子·原道〉也引用了：「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同樣的，並沒有「元也」字樣存在！又如簡片「2243〔主〕國家〔安〕寧，其唯化也。刑罰不足」，可在〈文子·精誠〉：「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精至為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找到近似的文字以及近似的表述，同樣的同樣的話也能在〈淮南子·主術〉中找到：「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至精為神。」並顯見今本〈淮南子·主術〉脫略了「至精為神」以下的話，文氣硬生生被斬斷！

相似、相關的例子還有一些，這裡不再舉例。但從這些例子本身除了可以發現學者毫不用心於查找《文子》與《淮南子》的對應之外，更能發現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也即：如果不是因為這些字詞、表述能在今本《文子》中找到近似但不相等或局部相等的對應，試問如何能確認這是所謂《文子》的內容。而在這樣的前提下，不就是已經承認了今本《文子》的相關文字就是「《文子》」的嗎？因為如果不承認用來比對的今本《文子》中的文字就是《文子》的，試問如何證明那些相近的片段是屬於《文子》而不是其他古籍甚至是消失的古籍的！遑論這些不相等的文字，即使在《淮南子》中依然呈現出同樣的風貌！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疑古派依然可以繼續瞎掰、鬼扯，用所謂「古本《文子》」的概念大玩文字

遊戲，說今本《文子》是抄自《淮南子》的！如此水準，豈不荒謬可笑！

由於篇幅有限，且本書主旨在考證老聃與《老子》，因此這裡不打算對《文子》的文理進行全面的分析。但如果就內證來看，文子與《文子》都提供了幾點線索可以追蹤。

古籍流傳通則與一般現象：

古籍流傳的一般現象是通行本會是最遠離原始版本的版本，而善本（今日一般都是宋本，少部分則有唐朝的石經本可參考。）則一般是較好的版本。這是因為古籍在流傳過程中，每謄抄、翻刻、印製一遍，就幾乎沒有例外的會產生新的錯誤！採用唐本或宋本，是藉由這些版本將訛誤增生的規律凍結在唐朝與宋朝的做法。

一本書從出生以來，如果影響力夠，就可能被此後的書籍引用，或是明引、暗引或是匿名引用。那麼這些後出的書籍，如果不是比原典更受歡迎，而被傳抄的更廣泛，或者如果不是原典曾經長期不流通於市面，那麼後出書籍的引文將能保留更多的原始文字的線索，後出書籍所能保留的線索有賴於其產生的年代，其產生的年代相當於把引文的變異凍結在該朝代；或者至少就統計學而論，一本書發生訛誤的部份僅是該書極少的一部分，每一本書發生訛誤的部份也都不會相同。而後出書籍由於傳抄次數相對較少、流傳時間相對較短，因此更能減少訛誤量的增加。當然，歷代從事校對工作的都有其人，而不幸的是這些擅長校對工作的人往往會根據其他版本來修改此書在流傳過程中所產生的錯誤，或校對者自以為的錯誤。譬如在知道《淮南子》大規模引用《文子》的情況下，校對者在校對手頭上的《文子》時不僅會拿眾多版本的《文子》來校對，也會拿不同版本的《淮南子》來校對，如此一來，循環往復幾次（校對《淮南子》者也拿《文子》來校對，如王念孫。），最終就可能導致每一個版本的文字都趨於一致而被「同化」了。這種現象可以稱為「文本同化」，是所有古籍所普遍遭遇的事情。

因此，通則就是一本書越是冷門，它被傳抄的次數就越少，它離原始狀態就越接近，譬如《鶡冠子》。這個通則適用於所有書籍。換句話說，如果今日有某一本書引用《文子》，它越是冷門便越能保留《文子》的原始狀態，前提是它只是單純的引用。因此，除了早期的全本《文子》版本以外，我們還能參考的就是早期的引用《文子》的書籍的版本以及該書籍的善本。我們能用這個方法來從引用《文子》的書籍中找到有用的線索（更接近原始狀態的文字），我們當然也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從《文子》引用的書籍中來找到相同的有用線索。也就是《文子》之前的書籍而被《文子》引用的，《文子》中是否保留了該書更早期、更原始的狀態。

因此，《文子》既然是老聃的弟子文子所寫，史書與子書也明確記載文子與孔子同時，那麼我們就能從這樣的線索去尋找《文子》可能引用的書籍，以及與文子同一個時代的人的相關言論是否與《文子》所論有所交集。這裡主要針對《文子》與春秋末年人有相同論述而非引用關係的部分而論！從這個線索出發，我們已經可以確知，《文子》引用了《老子》並且對《老子》的幾個主張進行了歸

納濃縮，這表明《文子》整體成書於《老子》之後，那麼《老子》成書前後有哪些書可以當成尋找與比較的標的呢？《孫子兵法》、《老子》、《晏子春秋》、《管子》中非早期註解及註釋形式的部分篇章、《墨子》中墨子思想與言語記錄、《論語》與《孔子家語》中孔子與門弟子的思想與言語記錄，同期的書籍還有《鄧析子》、《子思子》、《孝經》等，那麼剩下的就是我們至今還能看到的散見於其他先秦兩漢古籍中的春秋末年人的相關言論的記載，尤其其中的孔子留下了非常多的或真或假的論述，而孔子與文子都是老聃弟子，因此這可謂不幸中的大幸。

由於文子是老聃的弟子，因此這個師徒、師承關係，還能額外提供我們其他有用的線索與方向。首先，比較幸運的是《文子》對《老子》進行了引用並且用早期的註釋形式對部分的《老子》進行註釋與詮釋。因此《文子》是否保留了《老子》的早期形式，可以是一個考察的重點。通常早期的形式意味著更接近原始狀態，而更接近原始狀態也通常就意味著文字的正确性（除非該文引自它書而為誤引）。但由於《文子》與《老子》的關係歷來是確定的，加上唐朝時已經非常重視《文子》，因此如果唐朝或歷代如魏晉南北朝的整理者（通常為傳抄刻印者）利用了當時的《老子》來校對《文子》中《老子》的引文，加上《文子》在自然流傳的過程中也可能在這些文字上發生與今本《老子》同樣的錯誤；如此一來，我們用今日的《文子》來檢索時，即使沒有找到也不能因此當成反證；但如果找到了，譬如《文子》中保留了更正確形式的《老子》，或者更接近於馬王堆、郭店竹簡版本的《老子》，那麼這就是一個很有力與客觀的證據。

由於文子是老聃的弟子，且能看到最原始的《老子》，加上文子又特別針對《老子》的局部文字進行註解，因此，《文子》中就算與《老子》相關的引文也都因為歷代的整理者的校對與干涉而發生了錯誤，我們還是能從其中與《老子》相關的論述中尤其是那些註解中「間接」找到文子可以看到原始版本《老子》的證據！

除此外的一般性證據，無非就是《文子》一書中所用具有時間線索的詞彙或修辭技巧，以及有時代特色的思想，是否也為當時人所用？若是，那麼這也將是一個有力的證據！

除此外，一如本書考證《老子》與《孫子兵法論正》考證《孫子兵法》的框架，我們還可以收集歷代徵引《文子》的古籍與人物，從這些古籍成書年代與徵引人物的生存年代，佐證或證明《文子》的成書年代。因為，兩本書的文字完全相同只有四種可能：甲書抄自乙書、乙書抄自甲書、甲書與乙書都抄自丙書、甲書與乙書文字重疊部分為基本語彙。當「明引」發生時，《文子》的原始性不容置疑，但即使只是「匿名引用」，也能把其他二種可能性予以排除，而只剩下兩種可能，也及甲書抄自《文子》或甲書與《文子》有共同來源。但什麼是共同來源？如果沒有證據指出有這麼一個共同來源存在過，那麼可能性便只剩下了一種，也就是：甲書抄自《文子》。

最後當然還是可以對歷代的疑古謬論或其主要證據進行一一反駁。而這一點在《文子》公案中已經顯得毫無必要了！

由於疑古派嚴重欠缺應有的常識與知識，因此為了在不針對個別疑古者論點進行反駁的情況下徹底解決文子公案。因此以下除了條列出春秋末年至魏晉南北朝的相關引文之外，也將對疑古派提出的一些疑難做出解答與教學。

徵引《文子》實例

徵引實例，收錄範圍為：從春秋末年《文子》成書後收到《金樓子》面世前後。

從這些徵引實例，我們能很清楚的得出幾個重要結論：

一、《文子》「確實」是春秋末年作品！

二、孔子個人徵引五十幾次，孔子以降至於韓非子，全部儒家徵引實例破百例。此足見《文子》一書對儒家思想影響之深遠與巨大！中國思想史、學術史、哲學史將因此全部面臨改寫的命運！

三、從春秋末年眾位智者的徵引實例不難發現，《文子》一書在當時已經具有了與《易》、《書》、《詩》近乎相等的地位了！除老聃弟子、孔子弟子與儒家的徵引者外，叔向、孫武、伍子胥、范蠡、文種、趙襄子等個個來頭都不小，都是上層菁英中的菁英，超越倫等的智者。而從漢朝的徵引實例不難發現，司馬遷、班固所記黃老思想盛行、王充拿「老子與文子」類比「孔子與顏回」。同時徵引者絕大多數都是在正式場合徵引，由此可見《文子》此書在當時的地位之高、受歡迎之程度、普及之狀態與影響之廣泛！

關於徵引《文子》的案例收集，始於南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引如下：

文子者，老子弟子也。序曰：「亦曰計然，姓辛，名研，字文子。」其書稱平王問道，老子與孔子同時。又云范蠡師之，去平王之時遠矣。序謂周平王時人，非也。

其言曰：「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荀子取之。

「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汲黯取之。

「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明德后取之。

「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魏相取之。

「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董仲舒取之。

「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班固、杜甫、韓愈取之。

「心欲小，誌欲大，智欲圓，行欲方」，孫思邈取之。

「德均則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陸抗取之。

「欲治之主不世出」，王吉取之。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解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枚

老子弟子與老子

乘取之。

「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為之不采；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鄭昌取之。

「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班固〈刑法志〉取之。

「人之將疾，必先厭魚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越絕》、《劉子》取之。

「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何休註《公羊》取之。

又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皆見此書。其見於《列》、《莊》、《淮南子》者，不可縷數。

《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汲長孺學黃、老言，故用《文子》之語。顏註云：「積薪之言，出《曾子》。」當考。

疑古者因為不多用點心收集徵引實例，而以為王應麟所收集的這十幾條已經足以涵蓋所有《文子》明引、匿名引用、暗引的所有實例。實則歷代徵引《孫子兵法》、《老子》、《文子》者都未能全面引出，尤其其中的一些較為「冷門」或「難以記憶」的句子更是長期被忽視！疑古者因此以為只要把王應麟所收集的這幾個例子全部用荒謬可笑的「鬼扯、瞎掰、胡謔」予以取消之後，藉由把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做一個切割，就能成就其疑古偉業！其實即便沒有今日的檢索系統，不用程式進行關鍵字查找與模糊比對，只要能耐心讀完先秦諸子也能找出數倍於王應麟的例子！試問，在數倍於此的徵引實例的面前，疑古者還能「扯、謔、掰」下去嗎？

《文子》一書在《文子》公案中所面對的兩個大問題就是，一《文子》中的「老子曰」究竟是後人所妄加，還是真的是「老子」的實際話語記錄！或者，有多少的文字是可以確定為老子、老聃或文子所說的？二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的差異真的有這麼大？

從以下的徵引實例以及對竹簡與今本《文子》的實際比對，我們可以清楚知道，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的差異只是被學界少數對訓詁學、校勘學、版本學欠缺研究與思考的學者在忽略所謂竹簡《文子》實際上只能稱為竹簡〈文子·道德〉篇的情況下，所無限誇大了！這也是導致疑古者在證偽《文子》時，多數選擇只談《淮南子》與竹簡、今本之間差異的問題，而沒有把整個視角放大到《文子》的實際成書年代，也即春秋末年以後的所有古籍的原因所在！因為如果把春秋末年至兩漢的所有徵引實例全部找出，或如本書般只是找出絕大部分，也能明白幾個簡單的事實，一是《文子》的影響力一直被低估了，二《文子》中的絕大多數「老子曰」確實並非「改造」，而是切合實際的分章與來源標示！三是兩漢以致於三國、魏晉，菁英份子對於《文子》的徵引，以及其徵引用途、徵引者的身分，都能讓我們清楚看到老子、文子的關係被王充拿來與孔子與顏回的關

係做類比的合理性，以及黃老思想大盛時，《文子》確實具有了非常崇高的地位。即使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這樣的風氣也未能完全終止；魏晉南北朝莊子學說的興盛，雖然終於讓《文子》開始走向衰敗，但當時仍然有眾多文人學者研讀此書！

僅就兩漢以後的主要徵引者的身分與引用時機，表列如下：

表格 1 漢朝以後文人徵引《文子》時機表

時間	徵引者	徵引載體	對象
漢景帝前元三年 (前154年)	枚乘	上書諫王	吳王劉濞(勸吳王不要謀反)
漢武帝初即位後 (前140年後)	董仲舒	上疏	漢武帝(對策)
漢武帝建元二年 (前139年)	漢武帝劉徹	詔書	天下百姓(夏四月己巳下詔)
前140年至前135 年	劉安	《淮南子》	漢武帝(劉安獻書漢武帝)
漢武帝建元六年 (前135年)	劉安	上書	漢武帝(劉安上書諫漢武帝伐閩越)
漢武帝元朔六年 (前123年)	伍被	口語對答	淮南王劉安(與劉安談論謀反之事)
漢武帝元狩元年 後(前122年)後	汲黯	口語對答	漢武帝
漢昭帝始元六年 (前81年)	桓寬	《鹽鐵論》	漢昭帝(政府官員會議集)
漢宣帝元康年間 (前65年至前61 年)	魏相	上書	漢宣帝(諫伐匈奴)
漢宣帝神爵二年 (前60年)	鄭昌	上書頌寬饒	漢宣帝(意圖幫寬饒解圍脫罪)
漢宣帝五鳳二年 (前56年)	漢宣帝	詔書	天下百姓(讚揚潁川太守黃霸的治績)
漢宣帝五鳳三年 (前55年)	張敞	奏書	丞相黃霸
漢宣帝死前(前 48年前)	王吉	上疏	漢宣帝(言得失)
漢元帝建昭元年 (前38年)	匡衡	上疏	漢元帝(回答漢元帝問日蝕地震所昭示的得失問題)
漢成帝建始四年	王鳳	口語對答	漢成帝(回答不給東平王諸子

時間	徵引者	徵引載體	對象
(前29年)			書及太史公書的理由)
漢成帝劉鷟元延元年(前12年)	谷永	上疏	漢成帝(漢成帝使衛尉淳于長接受谷永所想要說的建言)
漢哀帝建平四年(前3年)	揚雄	上書	漢哀帝(黃門郎揚雄上書諫單于上書願朝五年)
漢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	陳元	上疏	漢光武帝(駁斥范升《左氏傳》博士的理由)
漢光武帝建武三年(27年)	漢光武帝劉秀	回信	隗囂(手書回隗囂上狀)
漢光武帝死前(57年)	桓譚	上疏	漢光武帝(勸諫漢光武帝不要相信讖)
漢章帝建初二年(77年)	明德皇后	回覆漢章帝	漢章帝(勸諫漢章帝)
漢章帝建初年間(76年至84年)	陳寵	上疏	漢章帝(建議漢章帝改前世苛俗)
漢章帝建初四年(79年)	班固	《白虎通義》	漢章帝(政府官員會議集)
漢章帝元和二年(85年)	漢章帝劉炟	詔書	三公(告誡為官之道)
漢章帝章和二年(88年)	崔駰	獻書	竇太后之兄，車騎將軍竇憲(告誡掌權的竇憲不可過於驕傲而恣意妄為)
漢和帝永元四年(92年)前	班固	《漢書》	漢和帝
漢靈帝中平六年(189年)	董卓	上書	何太后(建議清除宦官)
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	劉廙	上疏	魏太祖曹操(謝不殺之恩)
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	彭綏	獄中上書	軍師將軍諸葛亮(自脫之詞)
魏文帝(220年至226年)	曹丕	詔書	成陽亭侯何夔傳(下詔給何夔)
魏明帝太和五年(231年)	曹植	〈求通親親表〉	魏明帝曹叡(意圖求用)
吳大帝黃龍元年(229年)	陸遜	上疏	吳大帝孫權(諫時事)
建衡二年(270年)	陸抗	上疏	東吳末代帝王孫皓

時間	徵引者	徵引載體	對象
)			
梁孝元帝死前 (555年前)	蕭繹	《金樓子》	梁孝元帝蕭繹 (編纂而成)

董仲舒引用《文子》具有巨大的意義，因為董仲舒正是向漢武帝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大臣，其云：「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漢書·武帝紀〉稱：「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但為了認真讀書而「三年不窺園」的董仲舒居然引了許多《文子》的語句文字，這不是更加證明了《文子》一書在漢初確實有龐大的影響力與地位嗎？而這樣的狀況也符合漢初時黃老之學大盛的記錄！

除了以上這張表之外，1973年發掘出的定簡《文子》也能證明此書在漢初的盛行，因為一本書越盛行、流傳越廣，它成為隨葬品或被收藏的機會便會大增。

《孫子兵法》、《文子》至今都只出土一次，其中《文子》不是全本，而《孫子兵法》也在〈形〉篇發生重複的失誤，而缺失了〈地形〉篇，因此也非全本！但兩書被徵引的次數都能證明兩書在當時具有極大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不正可以解釋何以劉安幾乎把整本《文子》收錄進《淮南子》嗎？

桓寬《鹽鐵論》是漢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時，在由漢昭帝召集天下賢良、文學之士所舉辦的鹽鐵會議中經過記錄眾人的討論而成的書。鹽鐵會議與會者多達數十多人，其後由桓寬加以記錄整理而成《鹽鐵論》。見〈漢書·食貨志下〉：「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

《鹽鐵論》成書時有六十篇之多，其中的文學、賢良在辯論中，十幾次引用了《文子》一書的內容。而且部分內容反映了未經《淮南子》「添加」歷史實例以前的《文子》原貌！之所以用「添加」兩個字，其實是一種針對疑古者謬論的說法。因為劉安的《淮南子》本身就是一部獨立的書籍，儘管多數照抄先秦諸子，但並非完全照抄，而仍然有些微的創造在其中。因此，《淮南子》在抄錄《文子》的時候，只是做為一種文學作品來加以利用！而非做版本的保存動作！但由於疑古者主張《文子》抄《淮南子》，並且主張《文子》刪除了《淮南子》中具有歷史人物的詞彙，因此這裡不得不用「添加」兩個字！但事實上，《淮南子》不過是修改了自己抄錄的《文子》部分，這與荀子修改、改良、改造那些被抄進《荀子》的片段的做法，論用意差異並不大，論技巧則荀子遠勝於劉安的眾多門客。

因此，僅是成書於《淮南子》之後的《鹽鐵論》引用的仍然是「今本」《文子》的內容而非《淮南子》中已經被劉安以及其門客所改動過的《文子》片段，就能證明，不但不是《文子》抄襲《淮南子》，反而證明了《淮南子》之所以大規模抄襲《文子》，正是因為此書在當時皇家的地位甚高。劉安、枚乘、董仲舒等人在面對諸侯王、皇帝的正規場合中引用《文子》，便是其中的客觀證據。這些都表明了漢初以來黃老之學確實在漢朝的政府佔據了核心的位置！

班固《白虎通義》是東漢章帝建初四年（79年）年召開的「白虎觀會議」的會議記錄。見〈後漢書·肅宗孝章帝紀〉：「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也。……四年春二月庚寅，太尉牟融薨。……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而其中仍有學者在討論中引用《文子》。

梁孝元帝蕭繹在位期間（552年至555年）廣收天下圖書，主編《金樓子》，從此書中不難看出蕭繹對《老子》與《文子》的熟悉程度！

綜合以上所論，不僅以上文人大臣皇親貴族在正式與嚴肅的場合引用《文子》助陣，兩漢眾多大文豪，如陸賈《新語》、賈誼《新書》、韓嬰《韓詩外傳》、董仲舒《春秋繁露》、司馬遷《史記》、劉向《列女傳》、揚雄《法言》、班固《漢書》、桓寬《鹽鐵論》、桓譚《新論》、王符《潛夫論》、王充《論衡》、仲長統《昌言》、應劭《風俗通義》、劉廙《政論》、杜恕《體論》、任奕《任子》、《呂氏春秋》高誘註、《典論》作者曹丕、才高八斗的曹植全都引用《文子》。若往前追溯，吳起、孫臏、商鞅、尉繚、慎子、荀子、韓非、呂不韋門客不是持續引用《文子》，就是更進一步對《文子》的多數內容進行改造後納入自己的著作之中（見〈老子與先秦諸子〉相關章節討論），試問：兩漢魏晉時代偽造之說如何成立？兩漢魏晉時代偽造之說是要多不讀書才能提出？

以下徵引實例從老聃自我重複使用開始，至於《孫子兵法》的相關引文，由於本書已經考證出《老子》成書於前510年以後，因此晚於《孫子兵法》，而《文子》中有引用《老子》者，證明《孫子兵法》的成書早於《文子》全書的成書！但從《文子》的部份篇章早於《孫子兵法》，又證明了孫子《孫子兵法》確實引用了老子的語句！

從老聃自我重複使用開始，以老聃弟子孔子、孔子知交程本的引用為最大宗。多數老聃弟子的話語都能在《文子》中找到對應的文字。春秋末年，《文子》成書之後，便被當時主要國家的主要知識分子所引用與改造著。而《老子》與《文子》的「同現概率」也高於《老子》與《孫子兵法》，這三本書都是同一時期的產物，而這種具有超高的「同現概率」的表現也合理的解釋了今本《文子》中「老子曰」存在的合理性！

而由以下的徵引年代考證，以及春秋末年的引用與改造盛況，可以證明《文子》的部份篇章早於《孫子兵法》、更早於《老子》成書前便已經在外流傳了！

關於各個作者、徵引者徵引時間的考證，凡是本書其他單元已經有考證者，

此處便不再討論。

〈文子·道德〉：

文子問德。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無憚，與天地合，此之謂德。何謂仁？曰：為上不矜其功，為下不羞其病，大不矜，小不偷，兼愛無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也。何謂義？曰：為上則輔弱，為下則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也。何謂禮？曰：為上則恭嚴，為下則卑敬，退讓守柔，為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此之謂禮也。故脩其德則下從令，脩其仁則下不爭，脩其義則下平正，脩其禮則下尊敬，四者既脩，**國家安寧**。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則下怨，無仁則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無道不亡者，未之有也。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處士脩其道，人民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無，河出圖，洛出書。及世之衰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蠕動不息，野無百蔬。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聖人和愉寧靜，生也，至德道行，命也，故生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

〈文子·精誠〉：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以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思也。……

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昔南榮趯恥聖道而獨亡於己，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閔脩達，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世，智略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此謂名可強立也。**故田者不強，困倉不滿**，官御不勵，誠心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王侯懈怠，汎世無名。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藏也，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

〈文子·微明〉：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則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發一號，散無競，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謂之道。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止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相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

老子弟子與老子

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

老子曰：以不義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為善，則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則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文子·下德〉：

老子曰：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照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嗔怒和於四時，覆露皆道，溥洽而無私，蜎飛蠕動，莫不依德而生，德流方外，名聲傳乎後世。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德與天地參，光明與日月並照，精神與鬼神齊靈，圓履方，枹表寢繩，內能理身，外得人心，發施號令，天下從風，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量，喜怒剛柔，不離其理，柔而不脆，剛而不折，寬而不肆，肅而不悖，優游委順，以養群類，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也。

〈莊子·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周），藏其血三年，化而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闖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剖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

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剗腸（剔）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淮南子·說山〉：

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

〈呂氏春秋·必己〉：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乎江，萇弘死、藏其血三年而為碧。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疑，曾子悲。

〈史記·龜策列傳〉：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闡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

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眾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恩恩疾疾，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鉏之耨之。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困倉不盈**』；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璫隻雉，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鑄石拌蚌，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鑄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

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諛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眾。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系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而目巧，教為象郎。將至於天，又有玉床。犀玉之器，象箸而羹。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脰。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涓湯。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馱時，舉事而喜高，貪很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

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

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服，民眾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桀紂為暴彊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紂為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氓〕。**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人縣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并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王〕。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

《史記》所載「宋元王」，歷來有二種說法，一是根據〈史記·六國年表〉：「（齊宣王十五年）宋君偃元年。……（齊湣王三十八年）齊滅宋。」齊宣王十五年當前328年，齊湣王三十八年當前286年。因此，宋元王二年當前327年。二是根據〈莊子·外物〉則「宋元王」實是「宋元君」之誤，這種「公、王、君」的訛誤之例，先秦古籍非常常見。根據〈莊子·外物〉則仲尼能對此事進行評論，並且稱其為「元君」，那麼「宋元王」只能是「宋元公」。宋元公二年當前530年。顯然，說「宋元王」是宋王偃是沒有根據的說法，只是一種著眼於「宋」稱「王」所導致的推論。但實際上，根據〈莊子·外物〉已知《史記》「宋元王」其實是「宋元君、宋元公」之誤。〈呂氏春秋·必已〉已引用〈莊子·外物〉開頭文字。此句孔子稱「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至劉安已改為「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其中「元君」被改為「元王」猶如楊朱所見「梁君」一作「梁王」，且「余且（豫且）」是特稱、「漁者」是泛稱。〈藝文類聚·靈異部下·夢〉引此作：「仲尼曰：神能夢於元君，而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七十鑽無遺筴，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如此是劉安此創造式引用已經產生了典型的後出者所見的「細節遺失」特徵！

既然是「宋元公」，那麼引用關係會有三種可能，一是老子引用了宋元公、衛平的話，但這一點由兩人「匿名引用」一事便可以排除。二是宋元公與老子有共同來源，這一點至少就宋元公與衛平兩人來說是坐實的，而《文子》中老子也確實引用了很多古代的書籍甚至對古代的譬喻做改造，因此雙方有共同來源，具有極大的可能。三是宋元公、衛平引用了老子的話，這同時也就表示老子此篇文字早於前530年前便已經廣為流傳，並有相當的影響力了。而這一點與孔子想要

拜老聃為師、向老聃學習一事看來，是相符的情況。且兩人多次匿名引用都指向《文子》一書。同時叔向在前541年也有一例引用《文子》。其中〈文子·道德〉產生於楚平王在位期間，而楚平王於前528年至前516年在位，因此就這個例子而論，則〈文子·道德〉只能判為「宋元公、衛平」與「老聃」有共同來源！而兩人關於〈文子·微明〉、〈文子·精誠〉的部分，則暫時判為宋元公、衛平引用了老聃及文子的話。基於這個理由，暫時將宋元公、衛平的引文歸入徵引《文子》的行列之中。

此例，宋元公「匿名引用」稱：「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脫胎自〈文子·微明〉：「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相鄰。」順序顛倒，元素小異，為口語引用常見狀態！或者，如果這是雙方有共同來源，那麼反而更可能是老聃對原始文獻進行了改造。因為「禍與福同，刑與德雙。」確實比「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相鄰」更為古奧！

而衛平反駁的部分，也來自〈文子·微明〉的不同段落。衛平所言：「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萬物盡然，不可勝治。……邦家安寧……賦斂無度，殺戮無方。」皆出《文子》，見於〈文子·精誠〉：「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故田者不強，困倉不滿。」、〈文子·微明〉：「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此外還有〈文子·道德〉：「國家安寧……賦斂無度，殺戮無方。」這一段鑒於當前文獻的實況暫時判為雙方有共同來源！

衛平匿名引用「田者不彊，困倉不盈」，出自〈文子·精誠〉文子語。而〈文子·道德〉也主要是文子之論述。如此，則可能這一句雙方也有共同來源！

〈說苑·權謀〉：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鄰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為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眾。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言，汝為主，我為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下蔡威公用匿名引用的方式引了《文子》，他的預言發生在蔡國被滅之前。前447年蔡國被滅，「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由此可知，前447年前「數年」前下蔡威公便已經看到過《文子》了。

〈文子·上義〉：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道而今行為古，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聖人所由曰道，猶金石也，一調不可更，事，猶琴瑟也，每終改調。故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者，訊寤於俗而束於教。

〈文子·上德〉：

老子曰：……飢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三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循繩而斷即不過，懸衡而量即不差。懸古法以類，有時而遂；杖格之屬，有時而施。是而行之，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亂。

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擇。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黯黮，必留其謀。

〈淮南子·汜論〉：

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于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

〈史記·趙世家〉：

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

使王繼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繼謁之叔，請服焉。」

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捨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人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

〈戰國策·趙策二·武靈王平晝間居〉：

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我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愿募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

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

趙武靈王元年當前325年，十九年當前307年。根據記載是趙武靈王使王孫緤告訴公子成的，那表示趙武靈王是這些話的創造者，因此將這些話歸為趙武靈王所說。

「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這一句，今本〈文子·上義〉作：「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道而今行為古」已經有嚴重的訛誤了。「今、令」形近而誤，「古、右」形近而誤，「為右、為上」義通，春秋戰國都有人用。〈史記·晉世家〉：「先軫曰：軍事勝為右。」、〈禮記·雜記下〉：「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鬼谷子·抵巇〉：「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為右。」、〈荀子·議兵〉：「孫卿子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老子·三十一〉：「恬淡為上」，這句若是老子引用古籍，那麼就可能做「為右」。「右」可以從形誤為「古」，也可以從義誤為「上」，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原始作「右」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趙文稱：「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為改造式兼創造式引用，脫胎於老子：「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擇。」其口語陳述雖然無法與原始文本完全相合，卻符合口語引用的常態。

此句〈淮南子·汜論〉引作：「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整段引文與〈文子·上義〉已經有不少的差異，「循俗」兩次使用，〈淮南子·汜論〉只改到了一次，因此可知原始當作「循俗」。

〈文子·上禮〉：

老子曰：衰世之主，鑽山石，挈金玉，撻礪蜃，消銅鐵，而萬物不滋，**剝胎焚郊，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麒麟不遊**，構木為臺，焚林而畋，竭澤而漁，積壤而丘處，掘地而井飲，濬川而為池，築城而為固，拘獸以為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序，雷霆毀折，雹霜為害，萬物焦夭，處於太半，草木夏枯，三川絕而不流

。

〈戰國策·趙策四·秦攻魏取寧邑〉：

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梁穀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使之便處體，膳啖使之噍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剖胎焚夭，而騏驎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元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

〈戰國策·魏策四·秦拔寧邑〉：

秦拔寧邑，魏王令之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構。」魏冉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構。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構；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攻魏取寧邑，有定於秦昭王五十年者，當前257年。平原君封於趙惠文王元年，當前298年。趙惠文王二十七年，趙豹被封為平陽君，當前272年。〈戰國策·魏策四·秦拔寧邑〉魏冉所述即指此事。魏冉於秦昭王四十一年被罷免，當前266年。因此，梁穀的引用實例發生在前298年以後至前272年以前。根據《編年記》則秦昭王十五年有攻魏之事，當前292年。暫時以模糊區間記之。

梁穀所引其實引自孔子，而孔子則脫胎於老子。但從這個角度來看，則顯見即便是非原型的孔子的話都已經成為經典而被傳頌了！

〈文子·上禮〉：

禮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哉！故知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所用，廉者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己，萬物變為塵垢矣！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文子·精誠〉：

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

〈史記·魏世家〉：

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

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

〈戰國策·魏策三·華軍之戰〉：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不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

「華軍之戰」發生於秦昭王三十四年，當前**273**年。孫臣之說發生於隔年，即前**272**年。「抱薪而救火」出自老子。一事兩傳，蘇代、孫臣，時間相近。以名氣較小之孫臣為代表！

〈文子·道德〉：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甌，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閒。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

趙孝成王七年當前**259**年。藺相如引。

〈文子·九守·守弱〉：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聖人日損而沖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眾人為之，故不能成；執之，故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為而成，弗執而得，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沖即正，其盈即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斂）；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是以，能弊不新成。」

〈史記·范雎蔡澤列傳〉：

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

，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

據雲夢秦簡《編年紀》：「（秦昭王）五十二年，王稽、張祿死。」，則蔡澤說應侯在秦昭王五十二年前，當前255年。蔡澤「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都」出自〈文子·守弱〉。

〈文子·微明〉：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禮，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相，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施於救患難。今人不務使患無生，而務施救於患，雖神人不能為謀。

〈群書治要·文子·微明〉：

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今人不務使患無生，而務於救之，雖神聖人，不能為謀也。

〈淮南子·人間〉：

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骭肋，使之袒而捕魚。厘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為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厘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耳。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絳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簏也。

〈戰國策·燕策二·燕饑趙將伐之〉：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而先使除患無至者。今予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弊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承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悅，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

趙恢「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引自老子「夫使患無生易，施於救患難。」今本〈文子·微明〉已誤！「易、施」古音近多通假。根據〈群書治要·文子·微明〉節錄、〈淮南子·人閒〉引文，都能看出原始當作「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版本流傳中當先誤「易」為重文，又誤「易」為「施」。於是改為「施於救患」，又添一「難」字。最終連「不務使患無生，而務於救之」也一併「校改」為「不務使患無生，而務施救於患」，越形繁瑣。且今本「施於救患難」並非「施救於患難」，仍保留了這個版本原始的錯誤形式。至於趙恢所引也發生了訛誤，「生、至」形近而誤，「除」字衍。趙恢可能是看到了一個「至」的版本，也可能是基於意引而發生的錯誤。「使患無至」也可通。

燕、趙被滅於前222年，因此這是這則歷史發生的時間下限！

〈文子·上德〉：

老子曰：……璧瑗之器，璣璫之功也；莫邪斷割，砥礪之力也。蟲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飢。**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視於無有則得所見，聽於無聲則得所聞。

〈史記·淮陰侯列傳〉：

項王亡將鐘離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

〈史記·高祖本紀〉：

六年……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

陳平計，乃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瑯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

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分其地為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為荊王，王淮東。弟交為楚王，王淮西。子肥為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謀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

漢高帝六年當前**201**年，該年十二月為韓信引用時間。

〈文子·自然〉：

因民之欲，乘民之力，為之去殘除害，**夫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成，同行者相助**，循己而動，天下為鬥。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己用，用其自為用，天下莫不可用，用其為己用，無一人之可用也。

〈淮南子·兵略〉：

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為向；因民而慮，天下為鬥。

〈史記·吳王濞列傳〉：

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誅膠西王。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

七國之亂發生於漢景帝前元三年，當前**154**年。因此應高所說在此前，大概一兩年內！

〈文子·微明〉：

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為而民自化。」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帥旋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寶也。」「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為不善也。

〈文子·下德〉：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不如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人之性情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願賢己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爭生，怨爭生則心亂而氣逆，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則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乃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狝，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

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

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

老子弟子與老子

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偃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為謁者，遷為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

元光元年是漢武帝的年號，其時間介於前134年至前129年。

〈文子·精誠〉：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以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思也。

〈史記·汲鄭列傳〉：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斑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汲黯「囹圄空虛」出自〈文子·精誠〉。

〈文子·上德〉：

老子學於常樅，見舌而守柔，仰視屋樹，退而目川，觀影而知持後，故聖人曰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

〈淮南子·繆稱〉：

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故聖人不為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

〈史記·汲鄭列傳〉：

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閒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

〈漢書·張馮汲鄭傳〉：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

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稱疾歸田里。上聞，乃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

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

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間常言與胡和親，毋起兵。上方鄉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罔，以自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黯，雖上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

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

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

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註〕

〔註〕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曾子，故云不可無學也。」

〈論衡·狀留〉：

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不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東方朔之語，獨以非俗吏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德，得地難以察不肖。

〈列子·說符〉：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論語·子罕〉：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若按照疑古者質疑老子的邏輯，則「黯學黃老言」、「黯常毀儒」卻引《曾子》？汲黯在淮南王謀反後，反引《淮南子》？這些

被疑古者拿來當成確鑿無疑的邏輯推論模式，在此時又消失無蹤了！以理論理，汲黯可以引《曾子》嗎？從以上所引各家文獻可知，孔子為曾子著《孝經》，其中已經用了《文子》中老子的話，如此，孔子弟子曾子受老子、文子影響，乃合情合理之事，且根據本書所引資料也證實了這個簡單的常識推論！因此，說汲黯引的是《曾子》有可能，說汲黯引的是《文子》更符合當時的情境與汲黯的偏好！因為《曾子》引《文子》，當牽涉到同樣的文字時，如果顏師古對《曾子》更熟悉，那麼他註解時說該句話出自《曾子》的可能性便大增！因此說顏師古的註解沒錯，就這一點來看也是對的！這個例子就跟孟子引曾子，其中的曾子又引孔子一樣。後代絕大多數學者不知這種引書與傳承，於是反而懷疑孟子引錯！而如今又有疑古者拿同樣的邏輯來證明汲黯引的不是《文子》而是《曾子》，並以此來證明《文子》晚出或不存在，豈非可笑已極！至於關於引文的其他客觀事實與證據，可參見〈孔子弟子與老子〉、〈老子與先秦諸子〉各節所引資料！即可知道老子、文子如何影響曾子，不贅！

〈淮南子·繆稱〉所引，顯然不是出自《文子》，而是出自其他引《文子》的文獻。其中「常縱」已經被改為「商容」，這一句如果不是〈淮南子·繆稱〉轉引一個根據〈列子·說符〉的故事與〈文子·上德〉的文字而累加典故所創造出的文本，那麼創造與改寫者必是《淮南子》此句的作者！

〈文子·上德〉：「**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淮南子·繆稱〉：「**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這已經不是口語引用而是書面引用，但「積薪燎」已經被改為「積薪樵」，「處上」被改為「在上」。至於〈史記·汲鄭列傳〉中汲黯的口語改造式引用「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又改「積薪燎」為「積薪」，但「居上」仍然保留著早期「處上」的樣貌。「處、居」古代常通用，誰先誰後已經難以判斷。〈淮南子·繆稱〉又將老聃的個人事蹟，添加了「列子學壺子」的典範，而變成排比句。凡此都能看出〈淮南子·繆稱〉後出的跡象。

〈文子·上禮〉：

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大足以容眾，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眾，明足以照下，人俊也。行可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傑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人豪也。英俊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下和，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嚮仁義，其於化民，若風之靡草。今使不肖臨賢，雖嚴刑不能禁其姦，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天地之性也。故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察其黨與，賢不肖可論也。

〈素書·正道章〉：

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眾，才足以鑒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

俊也。行足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使守約，廉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見嫌而不苟免，見利而不苟得，此人之傑也。

〈淮南子·泰族〉：

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慈雌嘔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向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奸。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墾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

〈素書·正道章〉出老子，前於淮南子。

〈文子·上仁〉：

故鄉里以齒，老窮不遺，朝廷以爵，尊卑有差。夫崇貴者，為其近君也，尊老者，謂其近親也，敬長者，謂其近兄也。

〈漢書·武帝紀〉：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行三銖錢。

夏四月己巳，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建元元年，當前140年。隔年即前139年。建元為漢武帝劉徹的年號，而這是詔書，是非常正式的文書。從當時的詔書等正式文書引用了什麼書，自然能看出這本書在當時的地位。一本書被正式文書引用更多，地位自然更高。此時漢武帝尚未獨尊儒術，但即使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引用老子（《老子》、《文子》）中老

子)的風氣仍然甚盛，直到《莊子》崛起、唐宋八大家開始貶抑《文子》之後，整個情況才算徹底改觀。因此此句既不取自孔子(〈孔子家語·正論解〉)，也不取自孔子弟子曾子(〈禮記·祭義〉)，而正是取自孔子之師老子(〈文子·上仁〉)，顯然是很符合當時的整個環境氛圍的。

〈文子·上仁〉：

老子曰：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正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夫恩推即懦，懦即不威，嚴推即猛，猛即不和，愛推即縱，縱即不令，刑推即禍，禍即無親，是以貴和也。

〈漢書·雋疏于薛平彭傳〉：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

武帝末，郡國盜賊群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硃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

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傑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

漢武帝死於前87年。因此雋不疑這段對話發生在此前數年間。雋不疑「太剛則折，太柔則廢」改造式引用自老子「太剛則折，太柔則卷」。

〈文子·下德〉：

老子曰：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為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

所以千歲不一也，蓋霸王之功不世立也。順其善意，防其邪心，與民同出一道，則民可善，風俗可美。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生也。若開其銳端，而縱之放僻淫佚，而棄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

〈群書治要·文子·下德〉：

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至，霸王之功不世立也。順其善意，防其邪心，與民同出一道，即民性可善，風俗可美矣。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生也。若縱之放僻淫逸，而禁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天下，不能禁其奸矣。

〈淮南子·泰族〉：

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于上而百姓服于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

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穀之汙，生以青苔，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雖有腐蝕流漸，弗能汙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啟其善道，塞其奸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

〈文子·精誠〉：

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思也。

〈漢書·禮樂志〉：

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及其衰也，諸侯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

至宣帝時，琅邪王吉為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是以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淺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不納其言，吉

以病去。……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遍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故《詩》曰：「鐘鼓鏗鏘，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

王吉字子陽，琅玕皋虞人也。少時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遊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旦。

起家復為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

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

徐幹〈中論·亡國〉：

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而後致遠，有醫必待行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者，何哉？賢者難知歟？

〈淮南子·汜論〉：

今夫圖工而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

〈淮南子·兵略〉：

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塹，傅堞而守，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為之故也。

〈史記·淮陰侯列傳〉：

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

王吉所引「欲治之主不世出」出自〈文子·下德〉。〈文子·下德〉：「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

〈淮南子·泰族〉誤為「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除衍一「興」字，更把「以不世出求不萬一」誤為「以萬一求不世出」，而末句也誤！當從作〈群書治要·文子·下德〉作「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至，霸王之功不世立也。」

〈文子·下德〉所謂「不世出」是指「欲治之主」，意指這樣的領導者非常難得、百年難得一見；「不萬一」是指「可與治之臣」，意指這樣的臣子是萬不出一的、一萬個也找不出一個。用「不萬一」求「不世出」，文從字順，符合敘述順序。〈淮南子·泰族〉脫一「不」字，且用「臣求主」，正與老子用「主求臣」的說法相反！主求臣易，臣求主難。不管是春秋末年、漢朝都是談論主求臣為主，且「不萬一」的難度小於「不世出」，就意義而言兩者一致，就譬喻藝術而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為勝。「不世出、不世立」、「不萬一、不一至」都是相似的句式！這種用法又見於〈管子·明法〉：「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屬數雖眾，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而「興治」的說法又見於東漢徐幹〈中論·亡國〉。老子受管子影響，證據充足；古籍在流傳過程中把一些詞彙或有意或無心改為當時的用語，也屬正常現象。

〈漢書·禮樂志〉兩處出現〈文子·下德〉的語句，一是王吉所引「欲治之主不世出」，一是本文班固所言「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而班固「圜圉空虛」出〈文子·精誠〉。如此，〈漢書·禮樂志〉僅以班固的部份就引用了《文子》兩篇的內容！

〈文子·上德〉：

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故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通於道者若車之轉於轂中，不運於己，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原也。

〈淮南子·說山〉：

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為也。故入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亡者不敢夜揭炬，保者不敢畜噬狗。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為之不採。為儒而踞里閭，為墨而朝吹竽，欲滅跡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夫暗飲者，非嘗不遺飲也，使之自以平，則雖愚無失矣。是故不同於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

〈漢書·蓋諸葛劉鄭孫卬將何傳〉：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為郡文學，以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并

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為衛司馬。……

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鄭昌上書在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

〈文子·上禮〉：

老子曰：上古真人，呼吸陰陽，而群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領理隱密，自成純樸，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昧昧懋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煩而不一。及至神農、黃帝，覈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於是萬民莫不竦身而思，戴聽而視，故治而不和。下至夏、殷之世，嗜欲達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真。施及周室，澆醇散樸，離道以為偽，險德以為行，智巧萌生，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脅眾，琢飾詩書，以賈名譽，各欲以行其智偽，以容於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喪性命，衰漸所由來久矣。

〈文子·精誠〉：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理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眾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預賈，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

〈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五鳳二年）御史大夫霸。

〈漢書·循吏傳〉：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以豪桀役使徙雲陵。……

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

，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眾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

五鳳三年，代丙吉為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鵲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鵲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群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慚。

漢宣帝五鳳二年，當前56年。漢宣帝下詔讚揚黃霸，其中「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出自〈文子·精誠〉。

五鳳三年，當前55年。京兆尹張敞對建成侯丞相黃霸的奏書，其中「澆淳散樸」出自〈文子·上禮〉。「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也脫胎自〈文子·精誠〉。

〈文子·下德〉：

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登，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也。天地之間，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形也，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聖人由近以知遠，以萬里為一同，氣蒸乎天地，禮義廉恥不設，萬民莫不相侵暴虐，由在乎混冥之中也。廉恥陵啗，及至世之衰，害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

，民貧苦而忿爭生，是以貴仁。人鄙不齊，比周朋黨，各推其與，懷機巧詐之心，是以貴義。男女群居，雜而無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迫於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故仁義禮樂者，所以救敗也，非通治之道也。誠能使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則民性善，民性善則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瞻，貪鄙忿爭之心不得生焉。仁義不用，而道德定於天下，而民不淫於采色，故德衰然後飾仁義，和失然後調聲，禮淫然後飾容。故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不足脩也。

〈文子·精誠〉：

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明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沮亡也，天文變，世俗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強力致也。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地氣，執沖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出諸己，能以神化者也。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管子·四時〉：

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速至，賊氣速至，則國多災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

〈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為郎。

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

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

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

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

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此？」

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

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

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

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

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

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論。」

京房「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其中「春凋秋榮」見於〈管子·四時〉，〈管子·四時〉為老子所本，而〈文子·下德〉有：「五穀不登，春肅秋榮，冬雷夏霜」、〈文子·精誠〉有「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明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因此，京房的引文判為引自《文子》。文字雖有差異，但喻依如「日月、星辰（五星）、山崩、夏霜冬雷，春凋秋榮」多相合。

永光、建昭都是漢元帝劉奭的年號，永光介於前43年至前39年之間，建昭介於前38年至前34年之間。這一則可以算是意引，因此可以不計入統計範圍內！

〈文子·上禮〉：

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民時，以罷民力，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

〈漢書·百官公卿表下〉：

（建昭元年）太子少傅匡衡為光祿勳，一年遷。

〈漢書·匡張孔馬傳〉：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

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

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

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忤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

……上說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

匡衡升遷為太子少傅在漢元帝劉奭建昭元年，當前**38**年。「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改造自老子「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另一種可能是匡衡看到了錯誤的版本，「布、在」形近而誤。〈文子·上德〉：「土壤布地，能者以為富。」，〈淮南子·說林〉引作：「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為富。」多了「在」字，是其證。

〈文子·上仁〉：

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

〈漢書·宣元六王傳〉：

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後三歲，天子詔有司曰：……

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

王鳳回答的對象是漢成帝，當漢成帝第四年，也即建始四年，當前**29**年。

〈文子·精誠〉：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

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明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

〈漢書·谷永杜鄴傳〉：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為衛司馬，使送鄧支單于侍子，為鄧支所殺，語在陳湯傳。永少為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為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

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中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逆骨肉，群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婁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彗星耀光，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

漢成帝劉鷺元延元年，當前**12**年。為漢成帝命令谷永暢所欲言而成的上疏。

〈文子·道德〉：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

〈法言·先知卷第九〉：

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

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

王莽死前，當**23**年前。《法言》為揚雄模仿《論語》而成的作品。

〈文子·上德〉：

螽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飢。

〈後漢書·隗囂公孫述列傳〉：

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三年，囂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厚。時陳倉人呂鮪擁眾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駑馬鈇刀，不可強扶。數蒙伯樂一顧之價，而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絕群。」〔李賢註：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驥尾，乃騰千里之路。然無損於驥驥，得使蒼蠅絕群也。」見敞傳。〕隔於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躡躡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他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自是恩禮愈篤。

張敞，死於西漢漢元帝初年，當前49年。「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驥尾，乃騰千里之路。」化用老子「螽與驥致千里而不飛」。劉秀在建武三年，當27年。改造張敞的譬喻而作「而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絕群。」

〈文子·上仁〉：

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

〈後漢書·鄭范陳賈張列傳〉：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為厭難將軍。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為郎。

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群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群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眾聽，故伯牙絕弦；至寶不同眾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

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為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涖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挾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

建武為東漢光武帝劉秀的第一個年號，介於25年至56年之間。因此建武初年，可定於25年。

〈群書治要·文子·微明〉：

人之將疾也。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與民同欲即和，與民同守即固，與民同念即智，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寇，言有致禍。

〈文子·微明〉：

老子曰：……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有餘，修之國，其德乃豐。」

〈藝文類聚·人部七·鑒誠〉：

《晏子》曰：君子居必擇鄰，遊必就士，可以避患也。又曰：其文好者身必剝，其角美者身見煞，甘泉必竭，直木必伐。又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又曰：人之將疾，必先不甘梁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

〈說苑·權謀〉：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鄰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為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眾。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言，汝為主，我為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越絕書·德序外傳記〉：

吳越之事煩而文不喻，聖人略焉。賢者垂意，深省厥辭，觀斯智愚。夫差狂惑，賊殺子胥，句踐至賢，種曷為誅？范蠡恐懼，逃於五湖，蓋有說乎？夫吳知子胥賢，猶昏然誅之。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身死不為醫，邦亡不為謀，還自遺災。」蓋木土水火，不同氣居，此之謂也。

〈韓非子·孤憤〉：

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

老子弟子與老子

是人主不明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

〈群書治要·桓子新論〉：

至景、武之世，見諸王數作亂，因抑奪其權勢，而王但得虛尊，坐食租稅，故漢朝遂弱，孤單特立，是以王翁不興兵領土而徑取天下，又懷貪功獨專之利，不肯封建子孫及同姓戚屬為藩輔之固，故兵起莫之救助也。**傳曰：『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為醫；與亡國同政者，不可為謀。』**王翁行甚類暴秦，故亦十五歲而亡，失獵射禽獸者，始欲中之，恐其創不大也。既已得之，又恐其傷肉多也。

〈潛夫論·思賢〉：

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廚，非無嘉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於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於亡也。夫生飯稬粱，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而病人惡之，以為不若菽麥糠糟欲清者，此其將死之候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為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為不若姦佞闖茸讒諛言者，此其將亡之徵。**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永永也。

桓譚《新論》作於漢光武帝劉秀在位期間（25年至57年）。王符《潛夫論》與王充《論衡》、仲長統齊名，王符約死於延熹六年（163年）至熹平三年（174年）上下！

〈文子·符言〉：

老子曰：人之情，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德在與不在來。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先貴於人；欲尊於人者，先尊於人；欲勝人者，先自勝；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重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為取、後之為先，即幾於道矣！**

〈後漢書·桓譚馮衍列傳上〉：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遍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憲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

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

，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眾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眾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朝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書奏，不省。

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酬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

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

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

桓譚以「古人有言曰」匿名引用：「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出自〈文子·符言〉。桓譚死於漢光武帝之前，曰死於56年。

〈老子·三十九〉：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琤琤如玉，珞珞如石。

〈文子·符言〉：

老子曰：……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為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故「不欲琤琤如玉，落落如石。」

〈藝文類聚·人部十·言志〉：

後漢·馮衍《顯志賦》曰：馮子以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硤硤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合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上隴阪，騰高岡，遊精宇宙，流目八紘，眇然有思凌雲之意，乃作賦自廣，命篇曰顯志云，開歲發春，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發軔新豐兮，徘徊鎬京，凌飛廉而太息，登平陽而懷傷，悲世俗之險阨，哀好惡之無常，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陟九嶷而臨巖薛，聽涇渭之波聲，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而不與，恥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陟隴山以踰望，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珮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食五芝之茂英。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榮玄，德與道其孰能寶，名與身其孰親。

〈後漢書·馮衍傳下〉：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

馮子以為夫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用之則行，舍之則臧，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闊略杪小之禮，蕩佚人閒之事。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顧嘗好俶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喟然長歎，自傷不遭。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況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為身求者不能成其功。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身愈據職，家彌窮困，卒離飢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

先將軍葬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以為園。於是以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地勢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鄠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西顧豐鄠，周秦之丘，宮觀之墟，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挾焉。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歔歔，孝子入舊室而哀歎。每念祖考，著盛德於前，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八紘。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夫睹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凌雲之意。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其辭曰：……

誦古今以散思兮，覽聖賢以自鎮；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

……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

顯宗為東漢明帝劉莊（57年至75年在位）的廟號。因此，馮衍死於東漢明帝

劉莊之時。劉莊為東漢光武帝劉秀第四子。因此，《顯志賦》寫於建武六年（30年）之後數年至劉莊繼位之前。馮衍這句話既可以說是引自〈老子·三十九〉，也可以說是引自〈文子·符言〉。就文本相似度而言，馮衍用「碌碌如玉」較近於〈文子·符言〉，因此歸之於此。

〈文子·上仁〉：

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

〈淮南子·繆稱〉：

水濁者魚噉，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青者必陀。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治國譬若張瑟，大絃絀（高誘註：絀，急也。），則小絃絕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于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

〈後漢書·郭陳列傳〉：

陳寵字昭公，沛國洨人也。曾祖父咸，成哀閒以律令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

三遷，肅宗初，為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群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笮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鉗鎖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

肅宗即漢章帝，漢章帝初年為建初年間，介於76年至84年。

〈文子·上仁〉：

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鑑，而能無為非者寡矣。

〈後漢書·崔駰列傳〉：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為幽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擢為侍御史。生子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

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駟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故不載。帝雅好文章，自見駟頌後，帝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駟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駟，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駟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駟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為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駟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以為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駟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崩。

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駟獻書誡之曰：

駟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駟幸得充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

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眾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鄴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永元四年，卒于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

漢章帝劉炟死於章和二年，當88年。崔駟獻書告誡竇憲在這一年。竇憲之妹為漢章帝皇后，即文中的竇太后。

〈文子·上仁〉：

老子曰：食者人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理，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萬物蕃殖，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蓄蔬食，冬取薪杪，以為民資，生無乏用，死無傳口。先王之法，不掩群而取獸，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罟不得通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於皋；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育孕不殺，鰥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萬物之發若蒸氣出，先王之所以應時脩備，富國利民之道也。非目見而足行之，欲利民者也。不忘乎心，即人自備矣。

〈淮南子·主術〉：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

，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瘠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蔬食，冬伐薪蒸，以為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蔬夭。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罟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于水；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于溪穀；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鷇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雥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

〈漢書·貨殖傳〉：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卑隸抱關擊逕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鱉鳥獸藿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中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溪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荏槲，澤不伐夭，蜎魚麇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蓄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

〈後漢書·志·祭祀上〉：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獺知祭祀，而況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獺之自然也，顧古質略而後文飾耳。自古以來王公所為群祀，至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興以來所修用者，以為祭祀志。

班固「中（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溪隧。」改造式引用了老子「豺未祭獸，罝罟不得通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於皋；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其中「羅網不得張於皋」被改為「矰弋不施於溪隧」，同時調換了語句順序，修改了語句結構，將「X不得Y於Z」改為「X不Y於Z」。

〈文子·上德〉：

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

〈漢書·揚雄傳上〉：

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群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跡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以勸。

「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是班固以典故描述揚雄的心理行為。

〈文子·微明〉：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群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則武之所制者小。

〈文子·下德〉：

老子曰：地廣民眾，不足以為強；甲堅兵利，不可以持勝；城高池深，不足以為固；嚴刑峻罰，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焉；為亡政者，雖大必亡焉。故善守者，無與禦；善戰者，無與鬥。乘時勢，因民欲，而天下服。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廣即我強而敵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半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不明於道也。

〈淮南子·兵略〉：

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眾，不足以為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郟、淮，潁、汝以為洫，江、漢以為池，垣之以鄧林，綿之以方城，山高尋雲，溪肆無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為甲冑，修鍛短縱，齊為前行，積弩陪後，錯車衛旁，疾如錐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于垂沙，眾破於栢舉。楚國之強，大地計眾，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勢為天子，富有天下。人跡所至，舟楫所通，莫不為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饑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之戍，收太半之賦，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謬。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稱為大楚，而天下回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冲也，伐棘棗而為矜，周錐鑿而為刃，剡槲棗，奮儋鑊，以當修戟強弩，攻城掠地，莫不降下，天下為之麋沸螳動，雲徹席捲，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至汜而水，至共頭而墜，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

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鬥，明於禁舍開塞之道，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

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智侔則有數者禽無數。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乎千里之外矣。

〈淮南子·繆稱〉：

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故聖人不為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群，以群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矣。

〈漢書·刑法志〉：

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則武之所制者小。（〈文子·微明〉）

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矣。（〈淮南子·繆稱〉）

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廣即我強而適弱。（〈文子·下德〉）

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淮南子·兵略〉）

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漢書·刑法志〉）

由以上相關引文排比不難發現，班固「則武之所服者大」涉「則武之所制者小」而誤！「權、勢、武」在意義上有交集處。〈淮南子·兵略〉：「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與〈文子·下德〉：「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其中淺深、大小，意正相反，已非一般引文訛誤之例！

〈文子·自然〉：

神農形悴，堯瘦癯，舜鰲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賣，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事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四體不勤，思慮不困，於事求贍者，未之聞也。

〈文子·上仁〉：

老子曰：……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死衡下，**伯樂相之**，

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賢也。人君之道，無為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為即議，有好即諛，議即可奪，諛即可誘。

〈淮南子·脩務〉：

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轉鬻，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高誘註：黔，黑也。突竈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溫。歷行諸國，汲汲於行道也。〕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腹，舜黥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體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聞也。

〈漢書·敘傳上〉：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壹定之論，列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以聖喆之治，棲棲皇皇，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

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鮒、隨之珍也；時闇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豪分；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樅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鮒、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僕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良樂軼能於相馭」脫胎自老子「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賢也。」「良」指「王良」、「樂」指「伯樂」，「相、馭」即「相、御」。〈呂氏春秋·分職〉引〈文子·上仁〉作：「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已經誤為「伯樂、造父」搭配，足見班固所根據的正是〈文子·上仁〉。

「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班固此句疑古者還想把「著作權」從《文子》身上奪到班固身上，這一點可以張丰乾為代表！張丰乾一方面說班固〈漢書·刑法志〉一段是班固引自《淮南子》並經過班固改造而成，一方面又以此嘲諷《文子》的作者此段只懂得「專心抄」《淮南子》，而這一段張丰乾又說「孔席不暖，墨突不黔」這句話出自班固，已經是學術界共識！豈不荒謬可笑已極！〈淮南子·脩務〉既然已經寫了「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試問：前139年，劉安第一次朝見漢武帝，才獻上《淮南子》，這時候班固幾歲？既然班固上面那一句張丰乾「承認」是抄自《淮南子》，那麼「孔席不暖，墨突不黔」這句話的「著作權」如何會是班固的？這麼明顯的自相矛盾，其實普遍存在於疑古派的幾乎所有考證論文之中。說是睜眼說瞎話，一點也不為過！

而且張丰乾一方面指控《文子》專心抄，一方面又指控《文子》抄錯了字，一方面又對《文子》中漏句的部份多加闡述，一方面又無視於那些《文子》與《淮南子》的差異處，如〈文子·精誠〉：「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

止水，抱薪而救火。」到〈淮南子·主術〉：「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壁猶揚堞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試問，一個漢朝以後專心抄的文人會抄成這樣？一方面說專心抄沒有改進，一方面又說抄得不好，種種自相矛盾的話，何以學者自身竟然一無所覺！而其他學者也跟著聞風起舞！豈不可悲！

「孔席不暖，墨突不黔」與「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正好相反！不暖席的是墨子而非孔子，無黔突的是孔子而非墨子。以實際而論，墨子身為墨家鉅子，到處為阻止戰爭奔忙，正是「不暖席」的最佳註解！試問孔子何故不暖席？就譬喻而言，「黔突」花的時間比「煖席」久，就目前可見所有歷史資料而論，孔子實在沒有「不暖席」的相關記載與可能！甚至連「無黔突」是否可能也值得懷疑，因為孔子果真如此忙碌，究竟為何忙碌？〈史記·孔子世家〉：「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試問吃一頓飯尚且如此講究的孔子，其「無黔突」的可能性有多高？但一如其他漢初大學者已經遠離了《文子》中多數譬喻的語境，因此常有那種表面看來似乎沒問題，深究之後便不可通的差異性引文出現。因此，班固因為與孔墨的年代相隔已久，又未能留意這兩個譬喻在時間上的差異，因此有這種錯置出現，也屬合理之事！

以上班固所用典故有三則都指向《文子》，且〈漢書·禮樂志〉也引《文子》，而〈漢書·藝文志〉更清楚表明班固看過《文子》。如此，〈漢書·敘傳上〉、〈漢書·禮樂志〉、〈漢書·藝文志〉、〈漢書·刑法志〉、〈漢書·貨殖傳〉，這些篇章對《漢書》一書而言都不是不重要的篇章，而班固都引了《文子》，這不正符合其他漢朝學者在公開與正式的場合中引用《文子》的實際情況嗎？而疑古者卻可以在忽視眾多證據的情況下，僅憑「胡謔」，就把「著作權」進行轉移，也確實不得不令人佩服！

〈文子·精誠〉：

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地氣，執沖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生諸己，能以神化者也。

〈文子·上禮〉：

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大足以容眾，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眾，明足以照下，人俊也。行可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傑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人豪也。英俊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下和，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嚮仁義，其於化民，若風之靡草。今使不肖臨賢，雖嚴刑不能禁其姦，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天地之性也。故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察其黨與，賢不肖可論也。

〈白虎通義·聖人〉：

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

「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脫胎自老子「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其引《禮別名記》實亦脫胎自老子「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

〈文子·上禮〉：

英俊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下和，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嚮仁義，其於化民，若風之靡草。

〈後漢書·宦者列傳〉：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皋人也。少以宦者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又承詔書，當於河閒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閒疏遠，解瀆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連接，丹青素堊，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君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木土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廄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

「其於化民，若風之靡草。」出自〈文子·上禮〉，脫胎於前600年的陳國大夫洩冶之「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歷來徵引者如〈新語·無為〉、〈鹽鐵論·疾貧〉、呂強，都是引洩冶此句！非出自老子。

〈文子·符言〉：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眾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為利，利之為病。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掘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為害，天之道也。

〈文子·微明〉：

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人，害之乃足以利之。夫病溫而強食之，病

渴而飲之寒，此眾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為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道所利，有道者之所避。聖人者先迕而後合，眾人先合而後迕，**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

〈淮南子·人間〉：

眾人皆知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為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禽于晉陽，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與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

〈後漢書·皇后紀上〉：

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

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匈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後漢書·天文中〉：

孝章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八月庚寅，彗星出天市，長二尺所，稍行入牽牛三度，積四十日稍滅。太白在昴為邊兵，彗星出天市為外軍，牽牛為吳、越。是時蠻夷陳縱等及哀牢王類反，攻蕉唐城。永昌太守王尋走奔牂榆，安夷長宋延為羌所殺。以武威太守傅育領護羌校尉，馬防行車騎將軍，征西羌。又阜陵王延與子男魴謀反，大逆無道，得不誅。廢為侯。

二月九日甲寅，流星過紫宮中，長數丈，散為三，滅。十二月戊寅，彗星出婁三度，長八九尺，稍入紫宮中，百六日稍滅。流星過，入紫宮，皆大人忌。後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

馬太后於建初四年（79年）病逝於長樂宮，諡曰明德皇后。此段馬太后勸諫漢章帝的文字產生於建初二年（77年）。

〈文子·上義〉：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申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申尺，小枉大直，君子為之。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谷；趨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為君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不害於明。故智者不妄為，勇者不

妄殺。擇是而為之，計禮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恃也，身立而名足稱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為本而後立。智能並行，聖人以仁義為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者不為，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為準繩者也。

〈淮南子·泰族〉：

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為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躡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為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為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為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

〈淮南子·精神〉：

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鍾，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瓠之足羞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瓠之徒也。夫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由此觀之，生尊於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

〈莊子·讓王〉：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後漢書·馬融列傳上〉：

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鸞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飆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飢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差，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鸞召。……

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

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人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眾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

東漢安帝劉祐永初二年當108年。馬融匿引而稱「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生、愚夫」都見於〈淮南子·精神〉，因此馬融所見應該與〈淮南子·精神〉所見版本一致。「身、生」，音近而誤，就意義上而言，說身體比天下昂貴，或說生命比天下昂貴，最終所指都是一樣的。但「身」更佳的原因在於，前面所說「左手、右手、喉」都是「身」的一部分，〈莊子·讓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也依然都是針對「身」而論。因此「生」應該理解為「身」的音近訛誤字，而非解作「生命、生存」。

〈文子·上德〉：

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夫待利而登溺者，亦必將以利溺之矣，舟能浮能沈，愚者不知足焉。

〈後漢書·儒林列傳下〉：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父豹，少府。休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疾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

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黨禁解，又辟司徒。群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公羊傳·莊公十二年〉：

「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辟撥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何休《春秋公羊解詁》：「**乳犬噬虎，伏雞搏狸**。精誠之至也。爭搏弑君而以當國言之者，重錄彊禦之賊，禍不可測。明當防其重者，急誅之。」徐彥疏：「言仇牧知力不敵而有討心，亦有精誠之至也。似若產乳之犬，不憚猛虎；伏雞愛子，投命敵狸之類，故比之。」

光和五年當182年。何休引文產生於此前。

〈文子·下德〉：

老子曰：……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故天下得道，守在四夷**；天下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

〈後漢書·荀韓鍾陳列傳〉：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有六子，紀、謚最賢。

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靡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瘳，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為陸海。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宜脩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為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辨嚴，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為尚書令。建安初，袁紹為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

董卓入洛陽，在中平六年，當189年。董卓死於初平二年，當192年。因此，陳紀說這話的時間可定於189年。「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出老子，不出《春秋》，《春秋》作「天子守在四夷」。由此可知，董卓所見版本已經是誤作「天下」的版本！這一則留下了版本演變的證據！

〈文子·上德〉：

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即定，兩即爭。……日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鷺鳥不雙，蓋非橈不蔽日，輪非輻不迫疾，橈輪未足恃也。

〈三國志·魏書六·董卓傳〉：

諸將爭權，遂殺稠，并其衆。汜與傕轉相疑，戰鬪長安中。

裴松之註：「典略曰：傕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傕與汜婢妾而奪己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傕送饋，妻乃以陂為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

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栖不二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催復請汜，大醉。汜疑催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

〈太平御覽·飲食部十三·豉〉：

袁宏《漢紀》曰：李傕數設酒請郭汜，或留汜。汜妻懼與傕婢妾私而奪己愛，思有以離間之。傕送饋，汜妻乃以鼓為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棲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明日，傕請汜，大醉，汜疑傕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相疑猜也。

〈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九·鞍〉：

《英雄記》曰：呂布刺殺董卓，與李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擊馬鞍，走出武關。

李傕即李催，「催、傕」形近無誤。李催誘殺樊稠在興平二年，當195年。郭汜被部屬伍習殺死在建安二年，當197年。因此，此事發生在195年。連郭汜的妻子都能隨便就出典，不難想見《文子》在當時的普及度！

〈文子·道德〉：

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眾，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道也。

〈後漢書·袁紹劉表列傳（袁紹）上〉：

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幽土，事在瓚傳。紹既并四州之地，眾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為黃胤，宜順天意，以從民心。」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議者以包妖妄宜誅。紹知眾情未同，不得已乃殺包以弭其跡。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諝及南陽許攸為謀主，顏良、文醜為將帥。

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

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眾，以伐曹操，兵勢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

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

。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為公懼之。」

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將軍，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沮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眾於外，不宜知內。」紹乃分授所統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及行。

沮授所說「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出自文子「誅暴救弱，謂之義……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眾，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驕兵滅」。但已經是意引，並且也對原始定義作了濃縮，對原文進行了改詞。建安四年當199年。這一則因為前面已有魏相引文，且改動較大，因此不計入引文統計之中。

〈文子·上德〉：

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預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故欲致魚者先通谷，欲來鳥者先樹木。

〈淮南子·說山〉：

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筈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

〈淮南子·說林〉：

一目之羅，不可以得為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

〈申鑒·時事〉：

或曰：「至德要道約爾，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求約也？」「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約其說。」

荀悅《申鑒》約成書於建安五年（200年）左右。此文虛設問答，而引「語有之曰」，結合曹植、陸抗等人的引用例，從一個側面證明《文子》到此時，尚未走進末路窮途！仍具有一定的普及度與影響力！

〈文子·道德〉：

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即國亡。亟戰即民罷，數勝即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即寡矣。**主驕即恣，恣即極物；民罷即怨，怨即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申鑒·政體〉：

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

荀悅「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危則謀亂，安則思欲。」脫胎自老子「主驕即恣，恣即極物；民罷即怨，怨即極慮。」而把「怨即極慮」改為更白話的「怨則畔，危則謀亂，安則思欲。」

〈文子·上義〉：

文子問曰：法安所生？

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眾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誠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己，不非於人；無諸己，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為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縣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無得橫斷也。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樸無為。無為者，非謂其不動也，言其（莫）從己出也。

〈申鑒·政體〉：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泅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絕民之情謂之荒。曰：「然則如之何？」曰：「為之限，使勿越也；為之地，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不禁，令亦如之。若乃肆情於身而繩欲於眾，行詐於官而矜實於民，求己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己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調理之源斯絕矣。自上御下，猶夫釣者焉，隱於手應於鉤，則可以得魚。自近御遠，猶夫御馬焉，和於手而調於銜，則可以使馬。故至道之要，不於身非道也。睹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方。孺子驅雞者，急則驚，緩則滯；方其北也

，遽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北。迫則飛，踈則放，志閑則比之，流緩而不安則食之；不驅之驅，驅之至者也。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惠綏民，下以財力奉上，是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不與，則為巧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偷竊則民備之，備之而不得，則暴迫而取之，謂之掠奪。民必交爭，則禍亂矣。

或曰：「聖王以天下為樂？」曰：「否。聖王以天下為憂，天下以聖王為樂。凡主以天下為樂，天下以凡主為憂。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下之道也。」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不禁，令亦如之。」脫胎自老子「有諸己，不非於人；無諸己，不責於所立。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為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

〈文子·上禮〉：

老子曰：豐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蛟龍莫之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敗大裂之道也。

〈文子·精誠〉：

老子曰：……夫水濁者魚噉，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懷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所脩者本也。

〈文子·道德〉：

老子曰：法煩刑峻，即民生詐；上多事，下多態；求多即得寡，禁多即勝少。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無焚也；以智生患，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清也。

〈淮南子·主術〉：

夫水濁則魚噉，政苛則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饑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澹，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奸，唯神化為貴。至精為神。

〈申鑒·政體〉：

惟察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

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位職不重，小臣讒疾，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讓，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此弱國之風也。君臣爭名，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為博，以伉為高，以濫為通，遵禮謂之劬，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為密，以利為公，以割下為能，以附上為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蒙，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故上必察乎國風也。

「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脫胎自「上多欲即下多詐、上多事，下多態」。

「以苛為密，以利為公，以割下為能，以附上為忠，此叛國之風也。」脫胎自「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而文字已經訛誤，如「密、察」形近而誤，「割、刻」形音皆近而誤。

〈文子·微明〉：

老子曰：以不義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風俗通義·過譽·汝南陳茂〉：

謹按：《春秋》：「王人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坐則專席，止則專館，朱軒駕駟，威烈赫奕。就恂素為官速謗，當便入傳，引見詰問，糾其臧狀，以時列聞。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坐而俟旦，且非為己私，皆公也。何有忘百姓塗炭之急，便迺光昭舊交之門乎？鮑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司直舉劾，以為輕威損命，坐之刑黜。今茂泯棄天常，進止由己。孰使毀之？小人譽之，自我為之，古人病諸，以為大譏。**茂與修善，由鴟鴞之愛其子，適所以害之者。**

〈文子·上仁〉：

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

〈後漢書·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延熹中，武陵蠻復寇亂荊州，車騎將軍馮緄以奉有威恩，為蠻夷所服，上請與俱征。拜從事中郎。奉勤設方略，賊破軍罷，緄推功於奉，薦為司隸校尉。糾舉姦違，不避豪戚，以嚴厲為名。及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桓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漢立飛燕，成帝胤嗣泯絕。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及黨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萬言。諸公多薦舉，

老子弟子與老子

會病卒。子劭。劭字仲遠。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

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

《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

初，父奉為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為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于時。後卒於鄴。

應劭《風俗通義》成於其父親應奉任司隸時，而應奉任司隸當延熹中，延熹中為漢桓帝劉志的年號，介於158年至167年之間。因此，《風俗通義》成書時間可以定於158年至167年之間。

應劭所引「由（猶）鴟鴞之愛其子」出自〈文子·微明〉。其「賞不酬功，刑不應罪」脫胎自〈漢書·刑法志〉：「賞不當功，刑不當罪」，而〈漢書·刑法志〉脫胎自〈荀子·正論〉：「賞不當功，罰不當罪」，〈荀子·正論〉脫胎自〈文子·上仁〉：「賞不當功，誅不應罪」。

〈孫子兵法·計〉：

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校之以計，以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者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民弗詭也。**

〈文子·上仁〉：

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者，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即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殺傷人，養而勿美，故曰：「死地，荊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喪禮居之。」是以君子務於道德，不重用兵也。

〈老子·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

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三國志·魏書·袁渙傳〉：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為漢司徒。……

布誅，乃得歸太祖。渙言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於倒懸，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渙聞明君善於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偽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其唯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太祖深納焉。拜為沛南部都尉。

呂布死於建安三年，當199年。因此，袁渙所引「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可定於此年，又此句今本〈老子·三十一〉作：「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馬王堆帛書甲〈老子·道經〉：作：「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欲者弗居。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銛襲為上，勿美也。」馬王堆帛書乙〈老子·道經〉作：「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亞□□□□□□□。□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故兵者非君子之器；兵者不祥□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銛龍為上，勿美也。」因此，顯然〈文子·上仁〉正合古本。

「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出自孫子「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民弗詭也。」。

〈文子·上德〉：

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

〈三國志·魏書·王衛二劉傳傳（吳質）〉：

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裴松之註引《魏略》曰：二十三年，太子又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反，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冀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

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閒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眠。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觀瞻，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

〈昭明文選·與吳質書〔曹丕〕〉：

「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李善註：「《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賈子》曰：主之與臣，若日月之與星也。」

〈昭明文選·善哉行〔曹丕〕〉：

「人生如寄，多憂何為。」李善註：「尸子曰：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也。」

建安二十三年當218年。曹丕「**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典出〈文子·上德〉。此外，曹丕也引用過另一本春秋末年的文獻《老萊子》，也可能是間接引用！這一則儘管出典非常明確，因非原始格式與原始用法，因此不計算在引用之中。

〈文子·上禮〉：

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己，萬物變為塵垢矣！**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文子·自然〉：

老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殊性異，各有所安，樂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悲也，安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故聖人之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所能，周其所適，施其所宜，如此即萬物一齊，無由相過。天下之物，無貴無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於木，不沈鳥於淵。

〈淮南子·齊俗〉：

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觶不厭薄，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

〈群書治要·劉廙政論·任臣〉：

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信，而保治於己也。是以前聽察，其明昭，身日高，而視日下，事日遠，而聽日近，業至難而身至易，功至多而勤至少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則其臣不思其所以為國，而思其所以得於君，深其計而淺其事，以求其指撝，人主淺之則不陷於之難，人主深之則進而順之以取其心，所闕者，忠於國而難明於君者也。所修者，不必忠於國而易行於時者也。因其所貴者貴之，故能同其貴，因其所賤者賤之，故能殊於賤，其所貴者不必賢，所賤者不必愚也。

〈三國志·魏書·劉廙傳〉：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年十歲，戲於講堂上，潁川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不知不？」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荊州牧劉表辟為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為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魏諷反，廙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徙署丞相倉曹屬。廙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荅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廙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文帝即王位，為侍中，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

劉廙死於黃初二年，當221年。魏諷反於建安二十四年，當219年。其「揚湯止沸」出〈文子·上禮〉，「趙殺鳴犢，仲尼回輪。」間接牽涉到孔子引老子的故事，其《政論》則直接引用了〈文子·自然〉。

〈文子·上義〉：

老子曰：……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者不為，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為準繩者也。

〈三國志·蜀書·彭羕傳〉：

羕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銜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業，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

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秉一朝狂悖，自求殄醢，為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為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倪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勦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愆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秉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彭秉入獄上書在219年。此為匿名引用。

〈文子·上義〉：

老子曰：……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者不為，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為準繩者也。

〈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楊。今簡撮其書有益政者，略載之云。

理亂篇曰：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

法誠篇曰：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

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驚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執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徒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臣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執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執，故其責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

「獻帝遜位之歲」當220年。此篇所收出自仲長統《昌言》的〈法誠篇〉。引文「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出自〈文子·上義〉：「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者不為，身貴於天下也。」前兩句幾乎一致，後一句保留「愚者」而改結論。

〈文子·上德〉：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樹黍者不穫稷，樹怨者無報德。

〈三國志·魏書·何夔傳〉：

文帝為太子，以涼茂為太傅，夔為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並選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最為豪汰。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薨，謚曰靖侯。

文帝踐阼當220年，至226年。因此這個詔書產生在這期間之內。「夫有陰德

者必有陽報」出自〈文子·上德〉。

〈文子·道原〉：

體道者佚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故能因則大，作即細，能守則固，為即敗。

〈文子·下德〉：

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旅可以法同也，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末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也，重為任而罰不勝也，危為其難而誅不敢也，民困於三責，即飾智而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即觸，鳥窮即啄，人窮即詐，此之謂也。

〈三國志·吳書·陸遜傳〉：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

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徵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為？」慮即時毀徹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

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

黃龍元年當229年，陸遜上疏大約在此後數年間。其「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合〈文子·道原〉：「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與〈文子·下德〉：「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而成，這種合成很難解釋成是有意識的做為，而是一種潛移默化、對經典文獻語句熟稔的結果。這一則，因此不計入統計範圍內。「峻法嚴刑」這種短語，印象上似乎非常常見，但凡事總有源頭，如果以統計學來看，檢索先秦諸子，那麼統計數據往往能告訴我們與主觀成見相反的答案！文字字串長度越長，複雜度越高，重複率越小，那些超過三個字的字串絕大多數都只在一兩本書中出現一兩次！這是基本規律與現象，科學時代，社會科學工作者應該用客觀證據來說話！而不是漫天胡扯什麼思想線索，卻把實際上的引文當成什麼熟語？卻什麼證據也提不出來，而更荒謬的是學界眾多學者似乎也毫無查證能力一般，只要隨便有人說了就信了。於是疑古謬說滿天飛，竟然因此成為學界共識，豈不令人深感悲哀！

〈文子·下德〉：

老子曰：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為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蓋霸王之功不世立也，順其善意，防其邪心，與民同出一道，則民可善，風俗可美。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生也。若開其銳端，而縱之放僻淫佚，而棄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

〈文子·精誠〉：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自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難矣。皋陶暗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也。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故人君好勇，弗使鬥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家昏亂，其積至於淫佚之難矣！故聖人精誠別於內，好憎明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精至為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故君子（人）者，其猶射者也：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理人者，慎所以感之。

〈群書治要·體論〉：

孔子曰：為政以德。又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然則德之為政大矣。而禮次之也。夫德禮也者，其導民之具歟，太上養化，使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讓處勞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賞而歡善，畏刑而不敢為非，此治之下也。夫善御民者，其猶御馬乎。正其銜勒，齊其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能不勞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禮，正其百官，齊民力，和民心，是故令不再而民從，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隨亂之所生也。是以至人之為治也。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是故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瀕。

夫君子欲政之速行，莫如以道御之也。皋繇瘖而為大理，有不貴乎言也；師曠盲而為太宰，有不貴乎見也。唯神化之為貴，是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揜聰也。觀夫弊俗偷薄之政，耳目以效聰明，設倚伏以探民情，是為以軍政虜其民也。而望民之信向之，可謂不識乎分者矣。難哉。為君也。

〈三國志·魏書·杜畿傳〉：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

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謚曰戴侯。子恕嗣。恕字務伯，太和中為散騎黃門侍郎。……

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為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恕倜儻任意，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

初，恕從趙郡還，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節。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為己也。四年，卒於徙所。

〈隋書·經籍志〉：

杜氏《體論》四卷（魏幽州刺史杜恕撰。）

〈新唐書·經籍志〉：

杜氏《體論》四卷（杜恕。）

杜恕為杜預的父親，魏齊王曹芳嘉平四年，當252年。因此《體論》完成於此前。杜恕「太上養化，使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讓處勞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賞而歡善，畏刑而不敢為非，此治之下也。……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隨亂之所生也。」這一大段有直接引自〈文子·下德〉的部份也有再發揮的部份。

「皋繇瘠而為大理，有不貴乎言也；師曠盲而為太宰，有不貴乎見也。唯神化之為貴」這一段則直接引自〈文子·精誠〉：「皋陶暗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唯神化為貴。」並且進行了改詞，改「瞽」為「盲」，並誤解了「有貴乎言者也、有貴乎見者也」而妄改為「有不貴乎言也、有不貴乎見也」。實則老子原本就是說有比「言」還珍貴的東西、有比「見」還珍貴的東西，因此說「不言之令，不視之見」，結果杜恕誤解後把兩句都加上了否定詞。雖然理應表達相反之意。但因中文的特殊性，以至於杜恕的說法也可通，只是畢竟不如原始意義了！

〈文子·上義〉：

老子曰：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元（無）間其小節，人大譽，元（無）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以為累也，成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眾，體大者節疏，度巨者譽遠，論臣之道也。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剷，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於人以力，自脩以道，而不責於人，易賞也；自修以道，則無病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

，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夫眾人之見，位之卑，身之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富即觀其所施，窮即觀其所受，賤即觀其所為。視其所患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振以恐懼，以觀其節。如此，則人情可得矣。

〈淮南子·汜論〉：

今人君之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鱖鮪，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

〈群書治要·體論〉：

故善為政者，務在於擇人而已，及其求人也。**總其大略，不具其小善，則不失賢矣。**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訾其小故。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和氏之璧，不能無瑕；隋侯之珠，不能無類，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故妨大美也。不以小故妨大美，故能成大功，夫成大功在己而已，何具之於人也。今之從政者，稱聖賢則先乎商韓，言治道則師乎法術，法術之御世，有似鐵轡之御馬，非必能制馬也。適所以桎其手也。

〈意林·體論四卷〉：

不動如山，難知如陰。**人有厚德，無問小節；人有大舉，無訾小故。**隋侯之珠，不能無類。

「總其大略，不具其小善，則不失賢矣。」出自老子「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但從相反方向論述，「具」當為「求」之誤。

〈文子·自然〉：

老子曰：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大者，無度量。**故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中而莫知其所。故見不遠者，不可與言大；知不博者，不可與論至。夫稟道與物通者，無以相非。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若夫規矩勾繩，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無絃，雖師文不能成其曲；徒絃，則不能獨悲。故絃，悲之具也，非所以為悲也。至於神和，遊於心手之間，放意寫神，論愛而形於絃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此不傳之道也。故肅者，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淮南子·齊俗〉：

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妙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鉗且得道，以**

處昆侖。扁鵲以治病，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斫。所為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如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為酸，或以為甘，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梗枿豫樟而剖梨之，或為棺槨，或為柱梁，披斷撥棹，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為治。

〈意林·任子十卷〉：

天之圓也不中規，地之方也不中矩。

〈三國志·吳書·虞翻傳〉：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裴松之註：……江表傳曰：後權遣將士至遼東，於海中遭風，多所沒失，權悔之，乃令曰：「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虞翻亮直，善於盡言，國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問交州，翻若尚存者，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以亡者，送喪還本郡，使兒子仕宦。會翻已終。〕歸葬舊墓，妻子得還。〔裴松之註：會稽典錄曰：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象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吏，言次，問：「太守昔聞朱穎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荅而未覩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覩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濮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既聞其人，亞斯已下，書佐寧識之乎？」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絜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漢中微，委官棄祿，遁迹黔歛，以求其志，高邈妙蹤，天下所聞，故桓文林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其聰明大略，忠直謇諤，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烏傷駱統。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闕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勳成績著。其探極祕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士，立言粲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奕，鄱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曄若春榮。」〕

〈淮南子·齊俗〉「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云云都是以實例、具體事件對〈文子·自然〉的補充，這樣的作法是《淮南子》針對《老子》、《文子》原文的基本引用與處理方式。

《任子》已失傳，三國任奕所作。據孫亮時朱育所說，則任奕當時已成名，孫亮在位期間為252年至258年，其中虞翻根據其中的時間線索，死於嘉禾元年，當232年。

〈文子·守虛〉：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抱德煬和，以順於

天，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神則以求無不待也，以為無不成也。

〈莊子·刻意〉：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憺，乃合天德。

〈淮南子·詮言〉：

藏無形，行無跡，遊無朕，**不為福先，不為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為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以甯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

〈文子·精誠〉：

天地無不覆載，日月無不照明。

〈文子·自然〉：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殊性異，各有所安。

〈文子·上仁〉：

老子曰：……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死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賢也。

〈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

（太和）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

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

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理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

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勅有司，如王所訴。」

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

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所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為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為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

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歌，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殄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鼃鼃謹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搥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鄴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駕，暴露於邊境哉？

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

〈昭明文選·求自試表〔曹子建〕〉：

「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李善註：「文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李善註：「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丘濮上人也。稱曰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

魏明帝曹叡太和五年（231年）。曹植〈求通親親表〉成為第一個明引《文子》的文人，也是這個公案直至必須等到本書才能徹底了結的一個主要原因！

「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

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對應於老子的「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殊性異，各有所安。」

「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取自老子「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其中「孫郵」即「郵無正」也即「王良」，估計曹植當時還有相關的資料流傳，目前都不可見了！只是曹植被稱為「才高八斗」，在這裡卻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馳千里」的是王良而不是伯樂，伯樂是相馬而不是御馬。這些都算是對古代文獻的思想文字不夠深思的結果，是漢朝以來的文人普遍展露出的弊端！

「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早期有〈莊子·刻意〉、〈淮南子·詮言〉的引用，但兩則引文都與〈文子·守虛〉小有差異而作：「**不為福先，不為禍始**」，「福始、禍先」變為「福先、禍始」，而曹植所引正與〈文子·守虛〉相合，同時他所明引的也正是《文子》。

〈文子·精誠〉：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自來**，不去而往。

〈老子·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

〈藝文類聚·人部十九·愁〉：

魏·陳王曹植《釋愁文》曰：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焚。有玄虛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於斯。答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答曰：愁之為物，**惟惚惟恍**，**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群或黨，去來無方，亂我精爽。其來也難進，其去也易追。

〈文子·精誠〉：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自來，不去而往。

曹植「不召自來」出自〈文子·精誠〉，「惟惚惟恍」出自〈老子·二十一〉。

〈文子·符言〉：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眾人不勝其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故聖人捐欲而從性。

〈昭明文選·養生論〔嵇康〕〉：

「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李善註：「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曰：循理而動者正氣。」

「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李善註：「文子曰：人之性欲平。又曰：真人純粹。應劭漢書注曰：粹，淳也。」……

「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李善註：「《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河上公曰：『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者，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河上公曰：『大順者，天理也。』鍾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

嵇康約死於景元四年（263年），其「喜怒悖其正氣」正典出於〈文子·符言〉：「**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

這則雖是出典，但不是直接或間接引用，因此不計入引用範例之中。

〈文子·上禮〉：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先為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為奇，奇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飢奇，逸為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則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

〈三國志·吳書·陸遜傳〉：

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眾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

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眾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彊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書傳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感，死生契闊，義無苟且，

夙夜憂怛，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十七條失本，故不載。

建衡二年（270年）。陸抗引。

〈文子·道德〉：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

〈晉書·列傳·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

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齔獨。」

錢之為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贏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況有實；贏二雖少，以致親密。由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

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

蓋疾時者共傳其文。

褒不仕，莫知其所終。

〈藝文類聚·產業部下·錢〉：

晉魯褒《錢神論》曰：有司空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乎市里，顧見綦母先生，班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

先生曰：「欲之貴人。」

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

公子曰：「詩不云乎：『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脩。』，易不云乎：『隨時之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也。」

先生曰：「吾將以清談為筐篚，以機神為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

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也。既不知古，又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劍刻缸，膠柱調瑟**，貧不離於身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為本，上智先學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為錢，故使內方象地，外員象天，錢之為體，有乾有坤，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詩云，哿矣富人，哀哉齔獨，豈是之謂乎。錢之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肆，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問笑談，非錢不發。諺曰：『錢無耳，可聞使』，豈虛也哉。又曰：『有錢可使鬼，而況於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達窮開塞，振貧濟乏，天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錢窮者使通達，富者能使溫暖，貧者能使勇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使才如顏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塵和光，上交下接，名譽益彰。

魯褒《錢神論》作於元康之後，西晉晉惠帝司馬衷元康年間介於291年至299年。魯褒《錢神論》吸收了眾多古籍的譬喻、文字而成，由於其中已經有眾多可以確定出處的文字。這與《呂氏春秋》、《淮南子》、《金樓子》的創作方式相同，只是更為集中。因此，當我們能確定一本書或一篇文章的基礎構成方式時，在證據不足如作者使用暗引的情況下，即使僅以體例來推斷，也能獲得足夠高的正確性。

〈文子·上義〉：

聖人所由曰道，猶金石也，一調不可更，**事，猶琴瑟也，每終改調**。故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者，訊寤於俗而束於教。

〈昭明文選·演連珠五十首〔陸士衡〕〉：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李善註：「善曰：《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李善註：「善曰：性命之道，含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棄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利輕於生；臨川有投跡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為，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川自投，謂北人無擇也。」

〈文子·九守〉：

吾處天下亦為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

〈昭明文選·豪士賦序〔陸機〕〉：

「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李善註：「孟子曰：爾為爾，我為我。《文子》曰：『**譬吾處於天下，亦為一物也。然則我亦物也，而物亦物也，物之與我也，有何以相物也**。』《禮記》曰：『昆蟲未蟄。』鄭玄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

〈文子·自然〉：

老子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其導民也，水處者漁，林處者採，谷處者牧，陵處者田，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皋澤織網，陵坡耕田，如是外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眾，**若風之過蕭，忽然而感之，各以清濁應**，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

〈昭明文選·漢高祖功臣頌〔陸機〕〉：

「**震風過物，清濁效響**。」李善註：「文子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眾，**若風之過蕭，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物也**。」

陸機，字士衡。陸抗之子，與弟弟陸雲合稱「二陸」。死於八王之亂（303年）。以上三則都與《文子》有關，其中〈演連珠〉為匿名引用，其餘兩則都是出典《文子》的文學創造、改造。

〈文心雕龍·諸子〉：

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核而言練；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鶡冠綿綿，亟發深言；鬼谷眇眇，每環奧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鑒遠而體周，淮南汎采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之大略也。

《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早年依附於僧祐求生，而僧祐死於梁武帝天監十七年，當518年。其中〈文心雕龍·諸子〉：「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淮南汎采而文麗」已經同時提到了《文子》與《淮南子》兩書，被分別給出了不同的評價。與劉勰同時的劉晔也已經大量引用了《文子》的語句、改造其譬喻。

〈文子·上德〉：

汙其準，粉其頰，腐鼠在阼，燒薰於堂，入水而增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為工。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

〈淮南子·說林〉：

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病熱而強之餐，救渴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

〈淮南子·原道〉：

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枳；鴈鵠不過濟；貉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

〈齊民要術·栽樹〉：

《淮南子》曰：「夫移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高誘曰：「失，猶易。」

《文子》曰：「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盛，終日採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註曰）「非時者，功難立。」

《齊民要術》為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所作，約成書於東魏孝靜帝（元善見）武定二年（544年）。疑古派要把《文子》打成偽書真可謂「不擇手段」與「不講常識」、「不用邏輯」到了極點！不說曹植已經明引《文子》，只說《齊民要術》既然已經同時引用了《淮南子》、《文子》且引《文子》那段文字完全被《淮南子》所吸納，為何賈思勰不乾脆全引《淮南子》即可？若以人性而論，《文子》篇幅較短易於記憶、易於檢索，尤其在賈思勰所在的古代更是如此！而《淮南子》二十幾萬字，為了一句話重讀，豈非愚人！而這一段《文子》引文尚附有註文，

這注文不見於今日唐朝註釋家之注文。若按疑古派的說法，這本書還沒被偽造出來就已經有了注文，豈不「怪哉」！豈不「可笑」！

不管如何，賈思勰同時引用兩書，疑古謬論早該終結，為何還要硬拗？難道學界真的沒人嗎！

〈抱朴子·釋滯〉：

抱朴子曰：「道書之出於黃老者，蓋少許耳，率多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見而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積。古人質朴，又多無才，其所論物理，既不周悉，其所證按，又不著明，皆闕所要而難解，解之又不深遠，不足以演暢微言，開示憤悱，勸進有志，教戒始學，令知玄妙之塗徑，禍福之源流也。徒誦之萬遍，殊無可得也。雖欲博涉，然宜詳擇其善者，而後留意，至於不要之道書，不足尋繹也。末學者或不別作者之淺深，其於名為道家之言，便寫取累箱盈筐，盡心思索其中。是探燕巢而求鳳卵，搜井底而捕鱖魚，雖加至勤，非其所有也，不得必可施用，無故消棄日月，空有疲困之勞，了無錙銖之益也。進失當世之務，退無長生之效，則莫不指點之曰，彼修道如此之勤，而不得度世，是天下果無不死之法也；而不知彼之求仙，猶臨河羨魚，而無網罟，非河中之無魚也。又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泛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要道，直為徒勞耳，又況不及者乎？至於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其屬文筆，雖祖述黃老，憲章玄虛，但演其大旨，永無至言。或復齊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為徭役，以殂歿為休息，其去神仙，已千億裏矣，豈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猶有可採，以供給碎用，充禦卒乏，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無行之弊子，得以老莊為窟藪，不亦惜乎？」

〈文子·上德〉：

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

葛洪《抱朴子》約成書於東晉元帝（司馬睿）建武元年（317年）。而葛洪已經簡單的評論文子的文筆了！其中「猶臨河羨魚，而無網罟，非河中之無魚也。」語出〈文子·上德〉。

〈文子·道德〉：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

〈魏書·列傳文苑·溫子昇〉：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劉義隆彭城王義康戶曹，避難歸國，家于濟陰冤句，因為其郡縣人焉。家世寒素。父暉，兗州左將軍府長史，行濟陰郡事。……

蕭衍使張皋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衍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

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太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床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

齊文襄王引子昇為大將軍府諮議參軍。子昇前為中書郎，嘗詣蕭衍客館受國書，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為。」文襄館客元僅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久忸怩，乃推陸操焉。及元僅、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又為集其文筆為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預其間，所以終致禍敗。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

〈藝文類聚·武部·將帥〉：

後魏溫子昇《廣陽王北征請大將表》曰：今四郊多壘，三軍申發，率土之濱，莫敢寧晏，況忝末屬，復董元戎，臣不盡心，誰將竭力，豈容飾讓，苟違戎重，但以軍旅之事，實所未學，求得重將，隨方指麾，臣請先驅，被堅督戰，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決機兩陣之間，不辭萬死之地，脫獨委臣，專總戎旅，兵術靡常，軍機屢變，以臣當之，必所未達，雖奉廣筭，有均膠柱。

溫子昇死於東魏孝靜帝元善武定五年，當547年。因此，《廣陽王北征請大將表》發表於此前。

〈漢書·藝文志〉：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隋書·經籍志〉：

《文子》十二卷（文子，老子弟子。七略有九篇，梁七錄十卷，亡。）。

〈舊唐書·經籍志上〉：

《文子》十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

《文子》十二卷。……

徐靈府注《文子》十二卷。

李暹訓注《文子》十二卷。

王士元《亢倉子》二卷（天寶元年，詔號莊子為南華真經，列子為沖虛真經，文子為通玄真經，亢桑子為洞靈真經。然亢桑子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

以上為從班固開始之歷代書籍著錄目錄，而《文子》既沒有消失過，其篇目

除由原始的「九篇」變為「十二卷」之外，從十二卷開始就沒有再變過！《漢書》、《七錄》、《隋書》、《意林》、《舊唐書》、《新唐書》，這些都著錄了。而疑古派依然可以漠視這些客觀證據，而用絕對缺乏校勘學、訓詁學、版本學基本常識與知識的說法，把一個竹簡版的《文子》依據其中一些些微的文字差異，硬生生的說成是原始版本，而今本則成了偽造版本。於是主張今本《文子》的漢朝引文都不是引文，只有到了唐朝以後，符合了疑古派的謬說之後，那些引文才能叫做引文！這樣的學風，豈能不令人感嘆萬千嗎？如果學術界是靠人數來說話，靠權力來說話，而不是靠邏輯、靠證據來說話，不知這樣的學界還能研究出什麼令人激賞的東西呢！

以下是完整的從春秋末年至魏晉南北朝的文人學者對《文子》的徵引對照表：

表格 2 《文子》徵引表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叔向	趙文子死於前541年	〈新序·雜事第一〉：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庸先亡乎？」對曰：「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為政也，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譬之其猶鞣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文子·上禮〉： 老子曰：「豐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蛟龍莫之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敗大裂之道也。」
衛平	前530年	〈史記·龜策列傳〉：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 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故曰：『田者不彊，困倉不盈』；……」……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	〈文子·道德〉： 文子問德。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無憚，與天地合，此之謂德。……四者既脩，國家安寧。……及世之衰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蠕動不息，野無百蔬。」 〈文子·精誠〉：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昔南榮嚳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桀紂為暴彊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紂為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氓〕。 賦斂無度，殺戮無方。	恥聖道而獨亡於己，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閔脩達，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世，智略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此謂名可強立也。 故田者不強，困倉不滿 ，官御不勵，誠心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王侯懈怠，汎世無名。 〈文子·微明〉： 老子曰：……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 萬事盡然，不可勝明。
宋元公	前 530 年	〈史記·龜策列傳〉： 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 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 」	〈文子·微明〉： 老子曰：……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患。 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相鄰。 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
沈尹戌	前 519 年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前519年）〉：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 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	〈文子·下德〉： 老子曰：……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 故天下得道，守在四夷；天下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 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	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
亢倉子		<p>〈亢倉子·全道〉：</p> <p>水之性清，土者滑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滑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p> <p>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地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愠，此之謂全道之人。心平正，不為外物所誘，曰：清。清而能久則明，明而能久則虛；虛則道全而居之。</p>	<p>〈文子·道原〉：</p> <p>老子曰：……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p> <p>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故不聞道者，無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原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於其若性。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為樂不忻忻，其於憂不惋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p>
孫武	前512年	<p>〈孫子兵法·勢〉：</p> <p>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無竭如河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孰能窮之？</p> <p>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p>	<p>〈文子·道原〉：</p> <p>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無心合於天下也。布德不溉，用之不勤；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實生於虛。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也；鷙鳥之擊，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鬥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 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正動之，以奇待之。	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
		〈孫子兵法·行軍〉： 卒未附親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附親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 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 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素不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	〈文子·上義〉： 老子曰： 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義並行，是謂必強。 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光者，賞信而罰明也。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事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必政天下，上視下如弟，即必難為之死，下事上如兄，即必難為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之鬥。是故義君內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於邪以明其勢，察其勞佚以知飢飽，戰期有日，視死若歸，恩之加也。
		〈孫子兵法·形〉： 昔善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故善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也。不可勝，守；可勝，攻也。守則有餘，攻則不足。昔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	〈老子·五十七〉： 以政（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文子·上禮〉： 老子曰： 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先為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 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為奇，奇靜為躁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p>保全勝也。</p> <p>見勝，不過眾人之所知，非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視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所謂善者，勝易勝者也。故善者之戰，無奇勝，無智名，無勇功。故其勝不殆，不殆者，其所措勝，勝敗者也。故善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故勝兵如以鎰稱銖，敗兵如以銖稱鎰。稱勝者戰民也，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隙，形也。</p> <p>〈孫子兵法·勢〉：</p> <p>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p>	<p>奇，治為亂奇，飽為飢奇，逸為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則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p> <p>〈文子·下德〉：</p> <p>老子曰：地廣民眾，不足以為強，甲堅兵利，不可以恃勝，城高池深，不足以為固，嚴刑峻罰，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焉，為亡政者，雖大必亡焉。故善守者無與禦，善戰者無與鬥，乘時勢，因民欲，而天下服。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廣即我強而適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半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不明於道也。</p>
		<p>〈孫子兵法·九變〉：</p> <p>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不可攻也。</p>	<p>〈文子·下德〉：</p> <p>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篡殺之行，無益于持天下矣。</p>
		<p>〈孫子兵法·作戰〉：</p> <p>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而饋糧，則外內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財，車甲之奉：費日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p> <p>〈孫子兵法·用間〉：</p> <p>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p>	<p>〈文子·微明〉：</p> <p>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為而民自化。」「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寶也」。「和大怨必有</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百姓之費，公家之奉，費日千金。	餘怨」，奈何其為不善也。
鄧析	死於前501年	〈鄧析子·轉辭〉： 忠怠於宦成，病始於少瘳，禍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也。富必給貧，壯必給老。快情恣欲，必多侈侮。故曰：尊貴無以高人，聰明無以籠人，資給無以先人，剛勇無以勝人。能履行此，可以為天下君。	〈文子·符言〉： 老子曰：……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生，禍積則怨生，官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瘡，故「慎終如始，無敗事也。」
		〈鄧析子·無厚〉： 夫木擊折輻，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智故不載焉。故道有知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為秦楚緩節，不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為為之也。	〈文子·下德〉： 老子曰：……水戾破舟，木擊折輻，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智不載也。故道有智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留，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為之為也。
		〈鄧析子·無厚〉： 治世，位不可越，職不可亂。百官有司，各務其刑。上循名以督實，下奉教而不違。所美觀其所終，所惡計其所窮。喜不以賞，怒不以罰。可謂治世。	〈文子·上仁〉： 老子曰：……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苟，耳目通而不闇。 〈管子·版法〉： 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鄧析子·轉辭〉： 世間悲哀喜樂，嗔怒憂愁，久惑於此，今轉之：在己為哀，在他為悲。在己為樂，在他為喜。在己為嗔，在他為怒。在己為愁，在他為憂。若扶之與攜，謝之與議，故之與右，諾之與已，相去千里也。	〈文子·上德〉： 老子曰：……善用人者，若蚡之足，眾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石生而堅，莖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再生者不獲，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
		〈鄧析子·無厚〉：	〈文子·精誠〉：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夫自見之名，藉人見之聞也；自聞之聰，藉人聞之聾也。明君如此，則去就之分定矣。 為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	老子曰： 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 ，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自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難矣。
		〈鄧析子·轉辭〉：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 聖人以死，大盜不起。天下平而故也。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何以知其然？為之斗斛而量之，則并斗斛而竊之。	〈文子·上德〉： 足所踐者淺，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遍，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 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脣亡而齒寒 ，河水深而讓在山。水靜則清，清則平，平則易，易則見物之形，形不可併，故可以為正。
		〈鄧析子·轉辭〉： 夫治之法，莫大於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於使民不爭。今也立法而行私，與法爭。其亂也，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與君爭。 其亂也，甚於無君。 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君立而賢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此治國之道也。明君之督大臣，緣身而責名，緣名而責形，緣形而責實。臣懼其重誅之至，於是不敢行其私矣。	〈文子·道德〉：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義不能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一之。君執一即治，無常即亂，君道者，非所以有為也，所以無為也，智者不以德為事，勇者不以力為暴，仁者不以位為惠，可謂一矣。一也者，無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下之任懼不可勝理， 故君失一，其亂甚於無君也 ，君必執一而後能群矣。
		〈鄧析子·轉辭〉： 君人者不能自專而好任下，則智日困而數日窮。迫於下則不能申，行隨於國則不能持。知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下交矣。 故喜而使賞，不必當功。怒而使誅，不必值罪。不慎喜怒，誅賞從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	〈文子·上仁〉： 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以無為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 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為，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墮於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國相繼，殺君不絕。古人有言：眾口鑠金，三人成虎，不可不察也。	以為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以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
		〈鄧析子·轉辭〉： 明君立法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非此之謂，君曰亂君，國曰亡國。	〈文子·上義〉： 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行而和欲塞也。
		〈鄧析子·無厚〉：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鍾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文子·精誠〉： 老子曰：……夫水濁者魚噉，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
孔子	前500年前	〈孔子家語·禮運〉： 孔子為魯司寇，與於蜡。既賓，事畢，乃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言偃侍，曰：「夫子何歎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吾未之逮，而有記焉。……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近郊，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及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	〈文子·上禮〉：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為民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p>故，先王能循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p> <p>〈禮記·禮運〉：</p> <p>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櫛，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p>	<p>〈文子·道德〉：</p> <p>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處士脩其道，人民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無，河出圖，洛出書。……</p> <p>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皇藉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p> <p>〈文子·精誠〉：</p> <p>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皇翔於庭，麒麟游於郊。</p> <p>〈文子·下德〉：</p> <p>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p>
	前500年前	<p>〈荀子·宥坐〉：</p> <p>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為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p>	<p>〈文子·上禮〉：</p> <p>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錯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p>
	前497年至前493年夏四月丙子之間	<p>〈孔子家語·賢君〉：</p> <p>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及（反）己之謂也。」</p> <p>〈說苑·政理〉：</p>	<p>〈文子·上義〉：</p> <p>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眾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p> <p>〈文子·道原〉：</p> <p>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故不聞道者，無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原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於其若性。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
與孔子同時者	孔子死前	<p>〈莊子·漁父〉：</p> <p>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跡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p> <p>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跡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p>	<p>〈文子·下德〉：</p> <p>老子曰：天下莫易於為善，莫難於為不善。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也。所謂為不善難者，篡弑矯詐，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也。今之以為大患者，由無常厭度量生也，故利害之地，禍福之際，不可不察。聖人無欲也，無避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志有所欲，即忘其所為。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即患不侵也；受與適，即罪不累也；理好憎，即憂不近也；和喜怒，即怨不犯也。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禍，其有不棄，非其有不制。恒滿而不溢，常虛而易贍。故自當以道術度量，即食充虛，衣圍寒，足以溫飽七尺之形；無道術度量，而以自要尊貴，即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故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不能惑。</p>
顏回	前495	〈荀子·哀公〉：	〈文子·下德〉：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年前	定公曰：「善，可得少進乎？」顏淵對曰：「 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	老子曰：……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旅可以法同也，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末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也，重為任而罰不勝也，危為其難而誅不敢也，民困於三責，即飾智而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 獸窮即觸，鳥窮即啄，人窮即詐，此之謂也。
范蠡	前 494 年	〈國語·越語下〉：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 范蠡進諫曰：「 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 」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范蠡諫曰：「不可。 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 」	〈文子·下德〉：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 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不如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前 494 年	〈越絕書·吳內傳〉： 越王句踐欲伐吳王闔廬，范蠡諫曰：「不可。 臣聞之：天貴持盈。持盈者，言不失陰陽、日月、星辰之綱紀。地貴定傾，定傾者，言地之長生，丘陵平均，無不得宜。……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言天生萬物，以養天下。蠃飛蠕動，各得其性。春生夏長，秋收冬藏	〈文子·下德〉： 覆露皆道，溥洽而無私， 蜎飛蠕動 ，莫不依德而生，德流方外，名聲傳乎後世。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德與天地參，光明與日月並照，精神與鬼神齊靈，圓履方，枹表寢繩，內能理身，外得人心，發施號令，天下從風，則四時者，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不失其常。故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也。」	
司馬法	晏子死前	〈司馬法·仁本〉： 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文子·符言〉：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隋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 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雖安，好戰者危。 故「小國寡民，使有阡陌之器而勿用。」
晏子	死於前494年至前491年四月之前	〈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二十八〉： 景公謂晏子曰：「吾聞高糾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對曰：「臣聞之： 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祿仕者，不能正其君。 高糾與嬰為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行，特祿之臣也，何足以補君乎！」	〈文子·上義〉： 老子曰：……義兵至於境，不戰而止；不義之兵，至於伏屍流血，相交以前。 故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求者，不能立其功。 舉事以為人者，眾助之；以自為者，眾去之。眾之所助，雖弱必強；眾之所去，雖大必亡。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二十二〉： （晏子）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百姓；樂及其政， 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降虐； 天明象而贊，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教而不偽；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之得意也。」	〈文子·上仁〉： 老子曰：…… 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 ，得用人之道。 〈文子·下德〉： 老子曰：……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 四時不失序，風雨不為虐 ，日月清靜而揚光，五星不失其行，此清靜之所明也。
		〈藝文類聚·人部七·鑒誠〉： 《晏子》曰：……又曰：人之將疾，必先不甘粱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	〈文子·微明〉： 老子曰：……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
		〈藝文類聚·人部七·鑒誠〉：	〈文子·符言〉：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妒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晏子》曰：……又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	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脩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藝文類聚·人部七·鑒誡〉： 《晏子》曰：君子居必擇鄰，遊必就士，可以避患也。又曰：其文好者身必剝，其角美者身見煞，甘泉必竭，直木必伐。又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又曰：人之將疾，必先不甘粱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	〈文子·符言〉： 老子曰：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為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華榮之言後為愆，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
		〈晏子春秋·內篇雜上·十八〉： 子叔昭伯曰：「臣受命于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于前，行成章于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	〈文子·下德〉： 老子曰：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十八〉： 晏子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義；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辟；所求于下者，不務于上；所禁於民者，不行于身。守于民財，無虧之以利，立于儀法，不犯之以邪，苟所求	〈文子·上義〉： 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眾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誠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己，不非於人；無諸己，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廢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于民，不以身害之，故下之勸從其教也。」	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
		<p>〈晏子春秋·內篇問上·十三〉：</p> <p>公曰：「請問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說之以其行，君無以靡曼辯辭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如此，則不為行以揚聲，不掩欲以榮君。故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富則視其所不取。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易退也；其下，易進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p>	<p>〈文子·上義〉：</p> <p>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富即觀其所施，窮即觀其所受，賤即觀其所為，視其所患難以智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振以恐懼以觀其節，如此則人情可知矣。</p>
		<p>〈晏子春秋·內篇諫下·十四〉：</p> <p>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眾說也。夫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衣不務于隅眚之削，冠無觚贏之理，身服不雜彩，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紕衣攣領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古者嘗有處櫓巢窟穴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p>	<p>〈文子·上禮〉：</p> <p>老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為民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p>
弦章	齊景公死於前	<p>〈說苑·尊賢〉：</p> <p>齊景公伐宋，至於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p>	<p>〈文子·上德〉：</p> <p>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故魚不可以無餌釣，獸</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490年	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 」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不可以空器召。
孔子	死 於 前 479 年	〈大戴禮記・小辨〉： 公曰：「不辨則何以為政？」子曰：「辨而不小。夫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	〈文子・上仁〉： 老子曰：……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河以逶迤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
	前 491 年 四 月 之 前	〈晏子春秋・外篇下・四〉： 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于爾，不可止于遠也；行存于身，不可掩于眾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為友，不及人以為師。今丘失言于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仲尼見之。	〈文子・微明〉： 老子曰：……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止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患。
		〈群書治要・尸子・處道〉： 仲尼曰：「得之身者得之民，失之身者失之民，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下其堂而治四方，知反之於己者也。」以是觀之，治己則人治矣。 〈大戴禮記・主言〉： 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為明乎？」孔子愀然揚麈曰：「參！女以明主為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老子・四十七〉： 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不窺牖，可以知天道。 〈文子・精誠〉： 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強力致也。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地氣，執沖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生諸己，能以神化者也。……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p>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也。</p> <p>〈文子·上仁〉：</p> <p>老子曰：……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死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賢也。人君之道，無為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為即議，有好即諛，議即可奪，諛即可誘。</p>
		<p>〈說苑·權謀〉：</p> <p>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p>	<p>〈老子·六十三〉：</p> <p>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乎於其易，為大乎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p> <p>〈文子·微明〉：</p> <p>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為強，轉禍為福，道冲而用之，又不滿也。</p>
		<p>〈孔子家語·王言解〉：</p> <p>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如</p>	<p>〈文子·微明〉：</p> <p>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則功臣叛。故察於刀筆之跡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權。聖人先福於重關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故仁莫大於</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 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 」	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即無亂政。 〈文子·上義〉： 老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人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 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
		〈荀子·宥坐〉： 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而問之曰：「 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 」孔子曰：「由不識，吾語女。女以知者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為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女以諫者為必用邪？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眾矣，何獨丘也哉！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	〈說苑·敬慎〉：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 人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 」 〈文子·守靜〉： 老子曰：靜漠恬惔，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以據德也，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動和即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積氣，禍福不能矯滑，非譽不能塵垢，非有其世，孰能濟焉， 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 〈文子·上德〉： 清之為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為害，河水不見太山， 蘭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p>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p> <p>〈說苑·雜言〉：</p> <p>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賢不肖者才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p>	<p>慍，性之有也。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天二氣即成虹，地二氣即泄藏，人二氣即生病，陰陽不能常，日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蘭芷以芳，不得見霜。……石生而堅，萑（芷）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明。</p>
宋人		<p>〈列子·說符〉：</p> <p>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无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p>	<p>〈文子·道德〉：</p> <p>老子曰：……夫權者，聖人所以獨見，夫先迕而後合者之謂權，先合而後迕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p> <p>〈文子·微明〉：</p> <p>老子曰：……聖人者先迕而後合，眾人先合而後迕，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p>
孺子	前479年前	<p>〈孟子·離婁上〉：</p> <p>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p> <p>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p>	<p>〈文子·上德〉：</p> <p>老子曰：……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冷冷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p>
越王句踐	前483年	<p>〈越絕書·內傳陳成恒〉：</p> <p>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孤聞之：『禍與福為鄰。』今大夫弔孤，孤之福也，敢遂聞其說。」</p> <p>〈吳越春秋·夫差內傳〉：</p>	<p>〈文子·微明〉：</p> <p>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相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福至祥存，禍至祥</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十三年)越王勾踐再拜稽首曰：「孤聞：『 禍與福為鄰 。』今大夫之弔，孤之福矣。孤敢不問其說。」	先，見祥而不為善，則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則禍不至， 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 ，非神聖人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公孫聖	前483年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公孫聖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百段於王前。然忠臣不顧其軀。」乃仰天歎曰：「臣聞：好船者必溺， 好戰者必亡 。臣好直言，不顧於命。」〈越絕書·外傳記吳王占夢〉：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仰天嘆曰：「悲哉！夫 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好為禍 。」	〈文子·符言〉：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 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為禍 。
魯哀公	問孔子，故發生於前479年前。	〈莊子·德充符〉：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 知不出乎四域 ，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	〈文子·精誠〉：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胸中， 智不出於四域 ，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以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思也。
程本	死於前475年後數年	〈子華子·虎會問〉：子華子曰：……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為，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核實，官庀其司，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寶	〈文子·上仁〉：老子曰：……故不用之，不為之，而有用之，而有為之，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有司，以不知為道，以禁苛為主。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考。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	
		<p>〈子華子·執中〉： 子華子曰：……薄氣發暗，惴怖作狂，積憂損心，心氣乃焦。故曰：一虛一平，而道自生；一平一虛，而道自居。</p>	<p>〈文子·道原〉： 老子曰：……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暗，驚怖為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p>
		<p>〈子華子·執中〉： 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王者有嗜於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也。」</p>	<p>〈群書治要·文子·微明〉： 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即通功易食而道達矣。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亡作虐〕國樂其所以亡，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p>
		<p>〈子華子·北宮意問〉： 喜、怒、哀、恐、思不能汨也，視、聽、言、貌（貌）思不能奪也，夫是之謂大和之，國無待於意而為醫；大和之，俗無待於養而為藥。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中無載則道集於虛矣，心無累則道載於平矣。安平恬愉，吐故納新，靜與陰同閉，動與陽俱開。</p>	<p>〈文子·道原〉： 老子曰：……虛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弱者道之用也。反者道之常也，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真人者，大己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噓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俯仰，與天同心，與道同體。</p>
		<p>〈子華子·晏子〉： 昔先大夫中行文子之在位也，拔職俊良，振其滯淹，人之有</p>	<p>〈文子·上禮〉： 老子曰：酆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技能如出於厥躬，恪謹弗解，惟力是視。是以能相其君，以尋盟諸侯。逮其嗣主，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崩角摘齒，恐人之軋己也。門如闢市，惟利是視。儉人乘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回邪，如鬼如蜮，日移其志以速厥罰，中行氏以亡。	深且清也，魚鱉蛟龍莫之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敗大裂之道也。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子華子·晏子〉： 子華子曰：「昔先主之制法也，有本衍焉，有末度焉。因而弗作守而弗為去羨去慕，與四時分其敘，與寒暑一其度，不言而民以之化，不令而民以之服，是以能因則大矣，能守則固矣。夫有心於作法之細也，作而刻其真法之原也。法也者，制世之粗跡也，而且不可以容心焉，而況於營道術乎？於傳有之：『循道理之數，而以輔萬物之自然，六合不足均也。』七十九代之君，其為法不同而俱王於天下，用此道也。」	〈文子·道原〉： 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故能因則大，作即細，能守則固，為即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任一人之材，難以至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然，即六合不足均也，聽失於非譽，目淫於綵女，禮亶不足以放愛，誠心可以懷遠。
		〈子華子·大道〉： 子華子曰：「萬物玄同，孰是而孰非，孰知其初，孰知其終，吾無得其所以然也。命之曰一。一者，眾有之宗也，道得之謂之太一，天得之謂之天一，帝得之謂之帝一。帝一也者，立乎環中，扣其響而不得也，味其臭而不得也，渾渾兮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茫茫兮如無所終窮。天一也者，為	〈老子·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裊陽，沖氣以為和。 〈老子·五十一〉： 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蓋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文子·道原〉： 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無心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而不宰，成而不有，機之所由以出焉，機之所由以入焉。太一也者，無不有家，能化一以為二，化二以為三，因三以成萬物，故曰一之變大矣，三而三在，九而九有，萬不同而管於一術。通乎一術，無一之不知。昧乎一術，無一之能知。是故，音聲、顏色、臭味之數，不過於五，五者立於一，一立而萬物生矣。」	合於天下也。布德不溉，用之不勤，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實生於虛。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
		〈子華子·執中〉： 子華子曰：「聖人貴中，君子守中。中之為道也幾矣！寓中六指，中存乎其間，兩端之建而中不廢也。是故，中則不既矣！小人恣睢，好盡物之情而極其執，其受禍也必酷矣。何以言之？朱明長嬴不能盡其所以為溫也，必隨之以揪斂之氣而為秋；玄武互陰不能盡其所以為寒也，必隨之以敷榮之氣而為春。孰為此者？天也。天且不可以盡，而況於人乎？」	〈老子·二十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崇朝，驟雨不崇日。孰為此者？天地也。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從事於得者，得者同於得；從事於失者，失者同於失。於道者，道亦得之；於得者，得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 〈老子·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詘，動而俞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子華子·北宮意問〉： 子華子曰：意，善哉！爾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吾次其所以學也而擇取之矣。夫天降一氣，則吾氣隨之，寄備於陰陽，合氣而成體，故有太陽、有少陽、有太陰、有少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是故，天地之	〈文子·微明〉：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為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為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無達其意，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老子曰：……德之中有道，道之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	中有德，其化不可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
子貢		〈論語·子張〉：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文子·上義〉：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申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申尺，小枉大直，君子為之，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谷，趨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為君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不害於明！
范蠡	前473年	〈史記·越王句踐世家〉： 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	〈文子·上德〉： 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璧鍤之器，鑑之功也，莫邪斷割，砥礪之力也，蟲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飢，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
太宰嚭	前473年	〈韓非子·內儲說下〉：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與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文子·上德〉： 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璧鍤之器，鑑之功也，莫邪斷割，砥礪之力也，蟲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飢，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
文種	前472年	〈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 （勾踐二十五年）二十五年，丙午平旦，越王召相國大夫種而問之：「吾聞知人易，自	〈文子·上德〉： 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璧鍤之器，鑑之功也，莫邪斷割，砥礪之力也，蟲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臣信也。臣誠數以損聲色，滅淫樂奇說怪論，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拂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死，昔子胥於吳矣。夫差之誅也，謂臣曰：『 狡兔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 』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玉門』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應。大夫亦罷。	之資而不飢， 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 ，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
趙襄子	前475至前444年在位	〈列子·說符〉：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 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 今趙氏之德行，无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	〈文子·微明〉：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 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 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為強，轉禍為福，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
曾子		〈說苑·敬慎〉：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 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 ；察此四者，慎終如	〈文子·符言〉：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德，得道則心治，失道則心亂，心治則交讓，心亂則交爭，讓則有德，爭則生賊，有德則氣順，賊生則氣逆，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以自奉，二氣者可道已而制也。 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生，禍積則怨生，官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瘡，故「 慎終如始 ，無敗事也。」
		〈論語·泰伯〉：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文子·九守·守樸〉： 老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乎道也。 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 ，治其內不治其外，明白太素，無為而復樸，體本抱神，以遊天地之根，芒然仿佯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機械智巧，不載於心。
		〈漢書·張馮汲鄭傳〉： 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言曰：「 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 ，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顏師古註：「言其鄙俚也。或曰， 積薪之言出曾子 ，故云不可無學也。」〕	〈文子·上德〉： 老子學於常樅，見舌而守柔，仰視屋樹，退而目川，觀影而知持後，故聖人曰無因循，常後而不先， 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 。
墨子		〈墨子·天志中〉： 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 強劫弱，眾暴寡，詐謀愚，貴傲賤 。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 〈墨子·非樂上〉： 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 強劫弱，眾暴寡，詐欺愚，貴傲賤 ，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	〈文子·自然〉： 老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之民， 強陵弱，眾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 ，又為其懷智詐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
		〈墨子·非命上〉： 子墨子曰：……昔者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	〈文子·上仁〉： 老子曰：…… 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 ，得用人之道。 〈文子·上禮〉：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	賢聖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為一。
		〈墨子·魯問〉： 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群臣，奚能以封為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	〈文子·守真〉：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誠達性命之情，仁義因附。 〈文子·守易〉： 不縱身肆意而制度，可以為天下儀，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有，委萬物而不利，豈為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永若然者，可謂能體道矣。
		〈墨子·小取〉：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	〈群書治要·文子·上義〉： 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反己自正也。誠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責於下。 〈淮南子·主術〉： 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
		〈列女傳·陶荅子妻〉： 陶大夫荅子之妻也。…… 婦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	〈文子·上德〉： 犬豕不擇器而食，俞肥其體，故近死；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致。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	
胡非子		〈藝文類聚·人部一·目〉： 《胡非子》曰：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眚。	〈文子·上德〉： 推固百內而不能自秣，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眚。
子思		〈孔叢子·抗志〉：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之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文子·符言〉： 老子曰：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澹。以數筭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泣而益之也，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文子·上德〉：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而知，不能以智不知，如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不可與廣應。
		〈孔叢子·抗志〉：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眾，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慾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文子·道原〉： 老子曰：……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 〈文子·上德〉： 老子曰：……日月欲明，濁雲蓋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昧，不可得絜。 〈文子·守真〉：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誠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達性命之情，仁義因附。
		<p>〈孔叢子·抗志〉：</p> <p>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懼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概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p>	<p>〈文子·上仁〉：</p> <p>老子曰：……夫養生不強人所不能及，不絕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適，非譽無由生矣，故制樂足以合歡，喜不出於和，明於死生之分，通於侈儉之適也。</p>
		<p>〈中論·貴驗〉：</p> <p>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p> <p>〈後漢書·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p> <p>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李賢註：「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故稱『語曰』。」）</p>	<p>〈文子·精誠〉：</p> <p>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梟呼，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p>
		<p>〈中論·貴驗〉：</p> <p>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p>	<p>〈文子·上德〉：</p> <p>老子曰：……苟向善，雖過無怨，苟不向善，雖忠來惡，故怨人不如自怨，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己。聲自召也，類自求也，名自命也，人自官也，無非己者。</p>
		<p>〈禮記·中庸〉：</p> <p>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p>	<p>〈文子·精誠〉：</p> <p>老子曰：……聖人不慚於影，君子慎其獨也，舍近期遠，塞矣。故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p>〈禮記·中庸〉：</p> <p>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p>	<p>〈文子·自然〉：</p> <p>老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殊性異，各有所安，樂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悲也，安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故聖人之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為其所能，周其所適，施其所宜，如此即萬物一齊，無由相過。</p>
		<p>〈禮記·問喪〉：</p> <p>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p>	<p>〈文子·上義〉：</p> <p>文子問曰：法安所生？</p> <p>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眾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p>
		<p>〈意林·子思子七卷〉：</p> <p>君，本也；臣，枝葉也。本美則葉茂，本枯則葉凋。</p>	<p>〈文子·微明〉：</p> <p>老子曰：……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p>
下蔡威公	前447年 前數年	<p>〈說苑·權謀〉：</p> <p>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鄰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p>	<p>〈文子·上德〉：</p> <p>老子曰：……舌之與齒，孰先弊焉？繩之與矢，孰先直焉？使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與死同病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為忠謀。</p> <p>〈文子·微明〉：</p> <p>老子曰：……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忠謀。
列子		<p>〈列子·天瑞〉：</p> <p>子列子曰：……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為之識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員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无知也，无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p>	<p>〈文子·微明〉：</p> <p>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聖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強；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睹物往而知其反（返）。事一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之無所困。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不可言者，或易為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取捨也；可言而不可行者，詐偽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獨見也。</p>
吳起	前424年至前396年	<p>〈吳子·圖國〉：</p> <p>革車奄戶，縵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以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鬥心，隨之死矣。</p>	<p>〈文子·上德〉：</p> <p>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p>
		<p>〈吳子·圖國〉：</p> <p>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眾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眾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p>	<p>〈文子·道德〉：</p> <p>平王問曰：王道有幾？文子曰：一而已矣。平王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眾，欲</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詐服，逆必以權服。」	見賢于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道也。
		〈吳子·論將〉： 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文子·精誠〉：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以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思也。
李克		〈新序·雜事第五〉：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文子·道德〉： 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即國亡，亟戰即民罷，數勝即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即寡矣。主驕即恣，恣即極物，民罷即怨，怨即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說苑·臣術〉：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 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疏不謀親，臣者疏賤，不敢聞命。」 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 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矣。」	〈文子·上義〉： 老子曰：……夫眾人之見，位之卑身之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富即觀其所施，窮即觀其所受，賤即觀其所為，視其所患難以智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振以恐懼以觀其節，如此則人情可知矣。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公孫尼		<p>〈禮記·樂記〉：</p> <p>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p> <p>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p> <p>故鐘鼓管磬，羽龠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裊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p>	<p>〈文子·道原〉：</p> <p>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知時者，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多聞數窮，不如守中」，「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怵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p> <p>〈文子·自然〉：</p> <p>老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之民，強陵弱，眾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為其懷智詐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p> <p>〈文子·九守·守無〉：</p> <p>老子曰：……屈伸俯仰，抱命不惑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p> <p>〈文子·上禮〉：</p> <p>老子曰：……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能治人。</p>
中山公子牟	前406年之後	<p>〈莊子·讓王〉：</p> <p>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p>	<p>〈文子·下德〉：</p> <p>老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即重生，重生即輕利矣。猶不能自勝即從之，神無</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強不從，是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謂玄同，用其光，復歸其明。
屈宜若	前381年前幾年間	〈淮南子·道應〉： 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于齊，而行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	〈文子·下德〉：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不如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人之性情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願賢己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爭生，怨爭生則心亂而氣逆，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則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
語叢四	前400年至前300年	《語叢四》： 善使其下，若蚡蛭之足，眾而不割（害），割（害）而不僕（仆）。善事其上者，若齒之事脰（舌），而終弗X（噬）。	〈文子·上德〉： 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善用人者，若蚡蛭之足，眾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
性自命出	前400年至前300年	〈性自命出〉： 金石之有聲也，弗鈎不鳴。口雖有性，心弗取不出。	〈文子·上德〉： 老子曰：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沒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不動不鳴；管簫有音，不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吹無聲。是以聖人內藏，不為物唱，事來而制，物至而應。
五行	前400年 至 前300年	〈五行〉： 見而智（知）之，智也；聞而智（知）之，聖也。明明，智也；兢兢，聖也。明明才（在）下，兢兢才（在）上。	〈文子·道德〉： （文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聖人嘗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者嘗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無聞見者，愚迷。
窮達以時	前400年 至 前300年	〈窮達以時〉： 芷蘭生於林中，不為人莫嗅而不芳。	〈文子·上德〉： 清之為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為害，河水不見太山，蘭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慍，性之有也。
難經		〈難經·藏府井俞〉： 六十三難曰：《十變》言，五藏六府榮合，皆以井為始者，何也？ 然：井者，東方春也，萬物之始生。諸岐行喘息，蜎飛蠕動，當生之物，莫不以春而生。故歲數始於春，日數始於甲，故以井為始也。	〈文子·下德〉： 老子曰：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照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嗔怒和於四時，覆露皆道，溥洽而無私，蜎飛蠕動，莫不依德而生，德流方外，名聲傳乎後世。
素問		〈素問·寶命全形論〉： 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	〈文子·微明〉： 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
		〈素問·天元紀大論〉： 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	〈文子·微明〉： 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
		〈素問·六節藏象論〉：	〈文子·道原〉：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p>歧伯曰：「悉哉問也！天至廣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大神靈問，請陳其方。草生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視；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勝極。嗜欲不同，各有所通。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脩明，音聲能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p>	<p>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無心合於天下也。布德不溉，用之不勤；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實生於虛。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p>
孫臏		<p>〈孫臏兵法·客主人分〉： 敵人眾，能使之分離而不相救也，受適（敵）者不得相〔知也。故溝深壘高不得〕以為固，甲堅兵利不得以為強，士有勇力不得以衛其將，則勝有道矣。</p> <p>〈孫臏兵法·善者〉： 善者，敵人軍〔強〕人眾，能使分離而不相救也，受敵而不相知也。故溝深壘高不得以為固，車（甲）堅兵利不得以為威，士有勇力而不得以為強。</p>	<p>〈文子·下德〉： 老子曰：地廣民眾，不足以為強；甲堅兵利，不可以恃勝；城高池深，不足以為固；嚴刑峻罰，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焉；為亡政者，雖大必亡焉。</p>
		<p>〈孫臏兵法·奇正〉： 故善戰者，見敵之所長，則智（知）其所短；見敵之所不足，則智（知）其所有餘。見勝如見日月，其錯（措）勝也，如以水勝火。刑（形）以應形，正也；無刑（形）而制刑（形），奇也。奇正無窮，分也。分之以奇數，制之以五行，門之以〔眾寡〕。分定則有刑（形）矣，刑（形）定則有名〔矣</p>	<p>〈文子·上禮〉：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先為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為奇。奇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飢，奇逸為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則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同，不足以相勝也，故以異為奇。是以，靜為動奇，失（佚）為勞奇，飽為飢奇，治為亂奇，眾為寡奇。	
商鞅	前338年前	〈商君書·畫策〉： 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說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勝強敵者，先自勝者也。	〈文子·符言〉：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而已。能勝不如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若己者，其事不可度，故能眾不勝成大勝者也。
		〈商君書·說民〉： 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佚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譽，姦之鼠也。亂有贊則行，淫佚有徵則用，過有母則生，姦有鼠則不止。八者有群，民勝其政；國無八者，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強。故國有八者，上無以使守戰，必削至亡；國無八者，上有以使守戰，必興至王。	〈文子·上義〉： 老子曰：……兵之勝敗習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強；民勝其政，下叛其上，即兵弱。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決輕重之權，此上義之道也。
		〈商君書·定分〉： 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故勢治者不可亂，勢亂者不可治。夫勢亂而治之愈亂，勢治而治之則治。故聖王治治不治亂。	〈文子·道德〉： 老子曰：……及世之衰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蠕動不息，野無百蔬。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
尉繚子		〈尉繚子·武議〉： 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	〈文子·下德〉：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p>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尉繚子·兵令上〉：</p> <p>兵者，凶器、逆德；爭者，事之末也。王者所以伐暴亂，而定仁義也；戰國所以立威侵敵也；弱國所以不能廢也。</p>	<p>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不如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p>
尸子		<p>〈群書治要·尸子·貴言〉：</p> <p>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莫見其所以亡物而物亡，聖人之道亦然，其興福也，人莫之見而福興矣；其除禍也，人莫之知而禍除矣。</p>	<p>〈文子·精誠〉：</p> <p>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p>
		<p>〈群書治要·尸子·發蒙〉：</p> <p>明君之立也正，其貌壯，其心虛，其視不躁，其聽不淫，審分應辭，以立於廷，則隱匿疏遠，雖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用長耳目，不行間諜，不强聞見，形至而觀，聲至而聽，事至而應，近者不過，則遠者治矣。明者不失，則微者敬矣。家人子姪和，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子姪不和，臣妾不力，家貧，丈人雖薄衣食，無益也。而況於萬乘之君乎。</p> <p>國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賢，此其一也。雖知用賢，求不能得，此其二也。雖得賢，不能盡，此其三也。正名以御之，則堯、舜之智必盡矣；</p>	<p>〈文子·上義〉：</p> <p>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齊輯之乎轡銜，正度之乎胸膺，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為治。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萬舉而不失矣。</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明分以示之，則桀、紂之暴必止矣。賢者盡，暴者止，則治民之道不可以加矣。	
		〈群書治要·尸子·神明〉： 身不正則人不從，是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不施而仁，有諸心而彼正，謂之至政。	〈文子·上仁〉： 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
		《尸子》佚文： 澤行乘舟，山行乘櫟，泥行乘藪。	〈文子·自然〉： 老子曰：所謂無為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挂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舟，涉用蹠，泥用輶，山用櫟，夏瀆冬陂，因高為山，因下為池，非吾所為也。聖人不恥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窮也，故常虛而無為，抱素見樸，不與物雜。
		〈尸子·勸學〉： 學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厭，所以治人也。夫繭，舍而不治，則腐蠹而棄；使女工繅之，以為美錦，大君服而朝之。身者繭也，舍而不治則知行腐蠹；使賢者教之，以為世士，則天下諸侯莫敢不敬。是故子路，卞之野人；子貢，衛之賈人；顏涿聚，盜也；顓孫師，駟也。孔子教之，皆為顯士。	〈文子·上仁〉： 老子曰：……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賢師良友，舍而為非者寡矣。
申子		〈申子·大體〉：	〈文子·上仁〉：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故善為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竄端匿疏， 示天下無為 。是以近者親之，遠者懷之。示人有餘者人奪之，示人不足者人與之。 剛者折 ，危者覆，動者搖，靜者安。	老子曰：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 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 ，道正在於剛柔之間。
莊子	前339年至前329年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一十五·禮賢〉： 《韓詩外傳》曰：…… 又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欲以為相。莊子曰：「獨不見未入廟之牲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豢，出則清道而行，止則居帳之內，此豈不貴乎？乃其不免於死，宰執旌居前或持在后。當此之時，雖欲為孤犢，從雞鼠游，豈可得乎！仆聞之： 左手據天下之國，右手勿其吭，愚者不為也。 」	〈文子·上義〉： 老子曰：……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 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勿其喉，雖愚者不為，身貴於天下也 。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為準繩者也。
莊子		〈莊子·應帝王〉：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強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嫠之狗來藉 。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	〈文子·上德〉：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 虎豹之文來射，猿狙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 。能以智而知，不能以智不知，如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不可與廣應。 〈文子·符言〉： 老子曰：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 。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p>於無有者也。」</p> <p>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p>	<p>無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為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華榮之言後為愆，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p> <p>〈文子·精誠〉：</p> <p>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即近，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而不傷。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故通於大和者，闇若醇醉而甘臥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p>
		<p>〈莊子·大宗師〉：</p> <p>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p>	<p>〈文子·微明〉：</p> <p>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為人所慕，為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也否同非譽俗趨行等逆順左右。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經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即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即無以與道游。</p>
		<p>〈莊子·逍遙遊〉：</p> <p>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p>	<p>〈文子·上禮〉：</p> <p>老子曰：……是故至人之學也，欲以反性於無，游心於虛，世俗之學，擢德撓性，內愁五藏，暴行越知，以譏名聲於世，此至人所不為也。擢德自見也，撓</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	性絕生也，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通乎榮辱之理， 舉世譽之而不益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 ，得至道之要也。
		<p>〈莊子·齊物論〉：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嗾，大勇不伎。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園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p> <p>〈莊子·天地〉： 淳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p>	<p>〈文子·下德〉： 漠然無為而天下和，淡然無欲而民自樸，不忿爭而財足，求者不得，受者不讓，德反歸焉，而莫之惠。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求由，謂之搖光，搖光者，資糧萬物者也。</p>
		<p>〈莊子·天道〉：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蠶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朽，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p> <p>〈莊子·刻意〉：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p>	<p>〈文子·守虛〉：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哀樂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累，喜怒者道之過，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即與陰合德，動即與陽同波，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即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無所鉅，無所親，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p>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p> <p>〈莊子·齊物論〉：</p> <p>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p>	<p>禍先，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神則以求無不待也，以為無不成也。</p>
		<p>〈莊子·秋水〉：</p> <p>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p>	<p>〈文子·上義〉：</p> <p>聖人所由曰道，猶金石也，一調不可更，事，猶琴瑟也，每終改調。故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者，訊寤於俗而束於教。</p>
		<p>〈莊子·刻意〉整段全取自《文子》，分別取自六篇之多！引用時以「故曰」開頭。</p>	<p>被引用篇章遍及〈文子·九守·守虛〉、〈文子·符言〉、〈文子·九守·守樸〉、〈文子·道原〉、〈文子·自然〉、〈文子·精誠〉。</p>
		<p>〈莊子·徐無鬼〉：</p> <p>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p>	<p>〈文子·微明〉：</p> <p>是故真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居於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不知而後能知之也。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眾適者也。</p>
		<p>〈莊子·知北遊〉：</p> <p>弇闔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p>	<p>〈文子·微明〉：</p> <p>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 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於是泰清中而歎曰：「 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無始曰：「 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 」	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苞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麤不知之精， 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為不知，不知之為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 故「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莊子·知北遊〉：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 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 ，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文子·九守·守清〉： 老子曰：……人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 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者也 。夫鑒明者，則塵垢不污也；神清者，嗜欲不誤也。故心有所至，則神慨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躁藏息矣！此聖人之遊也。故治天下者，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
		〈莊子·外物〉： 靜然可以補病，眚滅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聖人之所以駢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駢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駢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文子·精誠〉： 老子曰：若夫聖人之游也，即動乎至虛，游心乎太無，馳於方外，行於無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拘於世，不繫於俗。 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者，聖人不觀。 夫人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別，使我可拘係者，必其命有在外者。 〈文子·微明〉： 聖人者以目視，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真人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行而從，不言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而公。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所謂道者，無前無後，無左無右，萬物玄同，無是無非。
		〈莊子·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	〈文子·下德〉： 故為治之本，務在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虛無，故知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
		〈莊子·天地〉：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	〈文子·上德〉： 老子曰：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沒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不動不鳴；管簫有音，不吹無聲。是以聖人內藏，不為物唱，事來而制，物至而應。
		〈莊子·天地〉： 百年之木，破為犧尊，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尊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悞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	〈文子·九守〉： 老子曰：……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何足見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
		〈莊子·讓王〉：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	〈文子·上仁〉： 老子曰：能尊生，雖富貴不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p>。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p>	<p>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先祖之遺爵，必重生之所由來之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貴以身治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治天下，所以託天下矣。</p>
		<p>〈莊子·庚桑楚〉：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憚於志，鎡鋸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p>	<p>〈文子·道原〉： 老子曰：……任一人之材，難以至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即六合不足均也。聽失於非譽，目淫於彩色。禮亶不足以放愛，誠心可以懷遠。故兵莫憚乎志，鎡鋸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於山，小寇遯於民間。</p>
		<p>〈莊子·馬蹄〉：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p>	<p>〈文子·上禮〉：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為民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p>〈莊子·胠篋〉：</p> <p>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p>	<p>〈文子·上德〉：</p> <p>足所踐者淺，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遍，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脣亡而齒寒，河水深而讓在山。水靜則清，清則平，平則易，易則見物之形，形不可併，故可以為正。</p>
孟子	前319年	<p>〈孟子·梁惠王下〉：</p> <p>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p>	<p>〈文子·精誠〉：</p> <p>文子曰：……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憂若有喪。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p>
	前319年	<p>〈孟子·滕文公下〉：</p> <p>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p> <p>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p>	<p>〈文子·上德〉：</p> <p>老子曰：……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晡堞，下飲黃泉，用心一也。</p>
		<p>〈孟子·離婁上〉：</p> <p>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p>	<p>〈文子·上德〉：</p> <p>老子曰：……混混之水濁，可以</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孟子·公孫丑上〉：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溼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文子·上禮〉： 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澤施於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所與，廢公趣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
淳于髡	前 319 年 至 前 301 年	〈戰國策·齊策三·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眾乎？」淳于髡曰：「不然。夫 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 。今求柴葫、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鄰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文子·上德〉： 橘柚有鄉，萑葦有叢， 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 。
蘇秦	前 349 年 至 前 326 年	〈史記·蘇秦列傳〉： 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臣聞： 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跡，塞朋黨	〈文子·上禮〉： 賢聖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為一，子孫相代輔佐黜讒佞之端息未辯之說，除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	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 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 ，消智能，循大常，隳枝體，黜聰明，大通混冥，萬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至而不失也，是以不得中絕。
	前 284 年前	〈史記·蘇秦列傳〉： 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柰何？」蘇秦曰：「臣聞： 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 。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	〈文子·微明〉：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為強， 轉禍為福 ，道冲而用之，又不滿也。
趙武靈王	前 307 年	〈戰國策·趙策二·武靈王平晝問居〉： 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 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 」	〈文子·上義〉： 老子曰： 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道而今行為古 ，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
趙文	前 307 年	〈戰國策·趙策二·武靈王平晝問居〉： 趙文進諫曰：「 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 」	〈文子·上德〉： 老子曰：…… 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擇 。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黯黮，必留其謀。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慎子		<p>〈慎子·威德〉：</p> <p>天有明，不憂人之暗也；地有財，不憂人之貧也；聖人有德，不憂人之危也。天雖不憂人之暗，闢戶牖必取己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憂人之貧，伐木刈草必取己富焉，則地無事也；聖人雖不憂人之危，百姓准上而比於下，其必取己安焉，則聖人無事也。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能使人無己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非取之也。……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事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職寡則易守。</p>	<p>〈文子·符言〉：</p> <p>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至德道者若丘山，巍然不動，行者以為期，直己而足物，不為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能久。</p> <p>〈文子·下德〉：</p> <p>老子曰：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賞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士(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故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p>
		<p>〈慎子·因循〉：</p> <p>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矣。是故先王見不受祿者不臣，祿不厚者，不與人難。人不得其所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為，不用人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p>	<p>〈文子·自然〉：</p> <p>老子曰：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循暢之，故因即大，作即小。古之瀆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己用。用其自為用，天下莫不可用；用其為己用，無一人之可用也。</p> <p>〈文子·道原〉：</p> <p>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故能因則大，作即細；能守則固，為即敗。</p>
		<p>〈慎子·外篇〉：</p> <p>行高者，人妒之；權重者，主疑之；祿厚者，人怨之。</p>	<p>〈文子·符言〉：</p> <p>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夫行益高者，意益下；權益重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溥。修此三者，人不怨。故老子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人怨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脩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慎子·逸文〉： 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合乎人心而已。治水者，茨防決塞，九州四海，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于禹也。（出《繹史》）	〈文子·上義〉： 文子問曰：法安所生？ 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眾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
		〈慎子·外篇〉： 拯饑者，與之徑寸之珠，孰若一簞之食？拯溺者，與之方尺之玉，孰若一葉之匏？貴賤無常，時使之然也。	〈文子·上德〉： 老子曰：……蒙塵而欲無昧，不可得絜。黃金龜紐，賢者以為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為富。故與弱（溺）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索）。轂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輻獨入，眾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
田駢		〈淮南子·道應〉： 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雖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	〈文子·微明〉：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為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為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無達其意，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
尹文		〈太平御覽·疾病部三·盲〉	〈文子·上德〉：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子		： 《尹文子》曰：瞽者無目，而耳不可以瞀〔察，視也。〕，精於聽也。又曰：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	鰲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聰也。……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
		〈太平御覽·疾病部一·總敘疾病上〉： 《尹子》曰：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不可為謀。 又曰：人將疾也，必先不甘魚肉之味。	〈文子·上德〉： 老子曰：……與死同病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為忠謀。 〈文子·微明〉： 老子曰：……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
杜子	前301年 上下	〈韓非子·喻老〉：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老子·三十三〉： 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勝人者有力也，自勝者彊也。知足者富也，彊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亡者壽也。 〈文子·上德〉： 推固百內而不能自矜，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眚。
屈原	前298年至前263年	〈楚辭·漁父〉：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文子·上德〉： 老子曰：……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楚辭·九章·哀郢〉： 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	〈文子·上德〉： 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p>之何時。</p> <p>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p> <p>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p>	<p>視於無有則得所見，聽於無聲則得所聞。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蟬泮木，各依其所生也。</p>
宋玉		<p>〈楚辭·九辯〉：</p> <p>鳬鴈皆唼夫梁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p> <p>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鉅鍔而難入。</p> <p>眾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p>	<p>〈文子·上義〉：</p> <p>老子曰：……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應時而變；不知治道之源者，雖循終亂。今為學者，循先襲業，握篇籍，守文法，欲以為治，非此不治，猶持方枘而內圓鑿，欲得宜適亦難矣！</p>
梁穀	前 298 年 以後 至 前 272 年 以前	<p>〈戰國策·趙策四·秦攻魏取寧邑〉：</p> <p>梁穀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使之便處體，膳啖使之啖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剖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元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p>	<p>〈文子·上禮〉：</p> <p>老子曰：衰世之主，鑕山石，挈金玉，擿礫蜃，消銅鐵，而萬物不滋，剖胎焚郊，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麒麟不遊，構木為臺，焚林而畋，竭澤而漁，積壤而丘處，掘地而井飲，濬川而為池，築城而為固，拘獸以為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序，雷霆毀折，雹霜為害，萬物焦夭，處於太半，草木夏枯，三川絕而不流。</p>
平原君	前 298 年 至 前 251 年 之間	<p>〈孔叢子·公孫龍〉：</p> <p>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由不免於患，國用之，亦惡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能殖貨，故欲仕之。」</p>	<p>〈文子·微明〉：</p> <p>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修其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故曰「修其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有餘，修之國，其德乃豐。」</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客卿造	前291年後	<p>〈戰國策·秦策三·秦客卿造謂穰侯〉：</p> <p>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噦天下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比聽，五伯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p>	<p>〈文子·上禮〉：</p> <p>賢聖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為一，子孫相代，輔佐黜讒佞之端，息未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消智能，循大常，隳枝體，黜聰明，大通混冥，萬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至而不失也，是以不得中絕。</p> <p>〈文子·道德〉：</p> <p>老子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活有厚薄，天下時有亡國破家，無道德之故也。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縱欲怠惰，其亡無時。使桀紂循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p>
孔穿		<p>〈孔叢子·儒服〉：</p> <p>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父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尚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慚焉？且曹子為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劍，要桓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父庸可棄乎？今燕以詐敗破父，是父不能於詐也。臣之稱父，稱其武勇才藝，不稱其有詐也。父雖敗，臣固未失其所稱焉。」齊君辭屈</p>	<p>〈文子·上義〉：</p> <p>老子曰：屈者所以求申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申尺，小枉大直，君子為之。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谷；趨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為君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不害於明。故智者不妄為，勇者不妄殺。擇是而為之，計禮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恃也，身立而名足稱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為本而後立。智能並行，聖人以仁義為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者不</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而不黜司馬乂。	為，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為準繩者也。
蘇代、孫臣	前 273 年	<p>〈史記·魏世家〉： 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p> <p>〈戰國策·魏策三·華軍之戰〉：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且夫奸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不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p>	<p>〈文子·精誠〉： 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p>
孔謙	前 259 年	<p>〈孔叢子·執節〉： 新垣固謂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其有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答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p>	<p>〈文子·上德〉： 舌之與齒，孰先弊焉？繩之與矢，孰先直焉？使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與死同病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為忠謀。</p> <p>〈孫子兵法·用間〉： 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唯明主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p>
藺相如	前 259 年	<p>〈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p>	<p>〈文子·道德〉：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不聽，遂將之。	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
蔡澤	前 255 年	〈史記·范雎蔡澤列傳〉： 蔡澤曰：「……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	〈文子·守弱〉：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是以聖人法天，弗為而成，弗執而得，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冲即正，其盈即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成。」
荀子	前 238 年 前後	〈荀子·正論〉： 是不然。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	〈文子·道德〉：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曰：夫道德者，匡衰以為正，振亂以為治，化淫敗以為樸，淳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也。
		〈荀子·富國〉： 持國之難易：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	〈文子·符言〉：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幣單而欲不厭，卑體免辭，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約定而反（叛）先（无，無）日，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內脩道術。
		〈荀子·君道〉： 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	〈文子·上仁〉： 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無道以理之，法雖眾，足以亂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	。
		〈荀子·修身〉： 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	〈文子·道原〉： 老子曰：……萬物有所生而獨如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
		〈荀子·脩身〉： 故跲步而不休，跛鰲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	〈文子·上德〉： 矢之疾，不過二里；跲步不休，跛鰲千里；累土不止，丘山從成。
		〈荀子·儒效〉： 故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	〈文子·道德〉： 文子曰：……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皇藉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
		〈荀子·王霸〉： 亂世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之，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極勞苦。	〈文子·上禮〉： 今使不肖臨賢，雖嚴刑不能禁其姦，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天地之性也。故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察其黨與，賢不肖可論也。
		〈荀子·天論〉： 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祲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文子·上義〉：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反其虛無，可謂達矣。 〈文子·道原〉： 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乎公。
		〈荀子·禮論〉： 故三年以為隆，緦麻、小	〈文子·上禮〉： 老子曰：昔者之聖王，仰取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也，古今之所一也。	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墾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飢寒之患，辟疾疢之譴，中受人事，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
		〈荀子·王制〉： 王者之論：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	〈文子·上仁〉： 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誅，其進人也以禮，其退人也以義，小人之世，其進人也若上之天，其退人也若內之淵，言古者以疾今也。
		〈荀子·彊國〉： 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天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此姦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為人上者，不可不順也。	〈文子·精誠〉： 老子曰：……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懷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所脩者本也。
		〈荀子·勸學〉： 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眾鳥息焉。醯醢，而蚋聚焉。故言有招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驎	〈文子·上德〉：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樹黍者不穫稷，樹怨者無報德。……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即定，兩即爭。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堞，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清之為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為害，河水不見太山。……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乳犬之噬虎，伏雞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鍤而舍之，朽木不折；鍤而不舍，金石可鏤。 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蟹八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故君子結於一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 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 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	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夫待利而登（拯）溺者，亦必將以利溺之矣！舟能浮能沉，愚者不知足焉！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
鵠冠子		〈鵠冠子·博選〉： 故德萬人者謂之雋，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 〈鵠冠子·能天〉： 是以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 故聖者，言之凡也。	〈文子·上禮〉： 故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州之高，以為九卿，一國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 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
		〈鵠冠子·世兵〉： 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纏。渾沌錯紛，其狀若一，交解形狀，孰知其則。芴芒無貌，唯聖人而後決其意。幹流遷徙，固無休息，終則有始，孰知其極。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 籠中之鳥，空窺不出。 眾人唯唯，安定禍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失反為得，成反為敗。	〈文子·上德〉： 老子曰：……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 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 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預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故欲致魚者先通谷，欲來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為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為猿得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
		〈鵠冠子·備知〉： 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萬物安之，人情安取。伯夷叔齊能無盜，而不能使人不意	〈文子·上禮〉：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服，同懷其德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已。申徒狄以為世溷濁不可居，故負石自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者。德之盛，山無徑跡，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車不通，何者？其民猶赤子也。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是以， 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麋鹿群居可從而係也。至世之衰，父子相圖，兄弟相疑，何者？其化薄而出於相以有為也。故為者敗之，治者亂之，敗則備，亂則阿，阿則理廢，備則義不立。	。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 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為民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因時而變者也。
或謂建信君		〈戰國策·趙策三·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 建信君曰：「奈何？」曰：「 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葺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葺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軸今折矣。 」	〈文子·上仁〉： 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死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賢（資）也。……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
呂氏春秋	前239年	〈呂氏春秋·君守〉： 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 中欲不出調之局，外欲不入調之閉。 」既局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	〈文子·上仁〉： 中欲不出調之局，外邪不入調之閉，中局外閉，何事不節；外閉中局，何事不成。
		〈呂氏春秋·慎勢〉： 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輶，沙用鳩	〈文子·自然〉： 老子曰：……若夫水用舟，涉用蹻，泥用輶，山用橐，夏瀆冬陂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山用橐，因其勢也。因勢者令行。	，因高為山，因下為池，非吾所為也。
		〈呂氏春秋·下賢〉： 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	〈文子·道德〉： 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之，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
		〈呂氏春秋·知度〉： 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為，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為道，以柰何為實。	〈文子·上仁〉： 中欲不出謂之局，外邪不入謂之閉，中局外閉，何事不節，外閉中局，何事不成。故不用之，不為之，而有用之，而有為之，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有司，以不知為道，以禁苛為主，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考。
		〈呂氏春秋·分職〉： 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	〈文子·上仁〉： 老子曰：……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死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賢也。人君之道，無為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為即議，有好即諛，議即可奪，諛即可誘。
		〈呂氏春秋·勸學〉： 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	〈文子·上德〉： 汙其準，粉其頰，腐鼠在阼，燒薰於堂，入水而增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為工。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惡滯也。	
		〈呂氏春秋·博志〉： 甯越，中牟之鄙人也……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	〈文子·上德〉： 矢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跛驚千里；累土不止，丘山從成。
		〈呂氏春秋·審分〉： 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	〈文子·上仁〉： 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
		〈呂氏春秋·察今〉： 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己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為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 夫不敢議法者，眾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	〈文子·道德〉：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古相返也，時務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聖人法之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	
		<p>〈呂氏春秋·愛類〉：</p> <p>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神農之教曰：「土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p>	<p>〈文子·上義〉：</p> <p>老子曰：……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無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強，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錯其威。</p>
		<p>〈呂氏春秋·適威〉：</p> <p>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高誘註：過，責也。識，知也。〕，數為令而非不從，巨為危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不能勝其所任者而罰。〕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繼矣。以為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p>	<p>〈文子·下德〉：</p> <p>老子曰：……末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也，重為任而罰不勝也，危為其難而誅不敢也，民困於三責，即飾智而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即觸，鳥窮即啄，人窮即詐，此之謂也。</p>
		<p>〈呂氏春秋·為欲〉：</p> <p>性異非性，不可不熟。不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夭，以治國則亡。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p> <p>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p>	<p>〈文子·下德〉：</p> <p>老子曰：……夫縱欲失性，動未嘗正，以治生則失身，以治國則亂人，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古者聖人得諸己，故令行禁止……故水激則波起，氣亂則智昏，昏智不可以為正，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以理物之情性。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王託於無適，故為天下命。</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	
		<p>〈呂氏春秋·重言〉： 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p> <p>〈呂氏春秋·精諭〉： 口喑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眾，弗能窺矣。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為天子，弗能離矣。</p>	<p>〈文子·精誠〉： 老子曰：若夫聖人之游也，即動乎至虛，游心乎太無，馳於方外，行於無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拘於世，不繫於俗。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者，聖人不觀。夫人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別，使我可拘係者，必其命有在外者。</p>
		<p>〈呂氏春秋·論人〉： 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汙無之而非是。此聖王之所以知人也。</p>	<p>〈文子·道德〉： 老子曰：……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若與俗遽走，猶逃雨，無之而不濡。</p> <p>〈文子·上義〉： 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富即觀其所施，窮即觀其所受，賤即觀其所為，視其所患難以智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振以恐懼以觀其節，如此則人情可知矣。</p>
		<p>〈呂氏春秋·用民〉： 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密須之民，自縛其主</p>	<p>〈文子·上仁〉：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而與文王。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可立。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	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讎也。昔者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自攻其君，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韓非子	前233年前	〈韓非子·難一〉： 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群臣輻湊。	〈文子·上仁〉： 老子曰：非惔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并覆，非正平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條通，群臣輻湊。
		〈韓非子·有度〉： 故有荊莊、齊桓則荊、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群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	〈文子·精誠〉： 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
		〈韓非子·難三〉：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葉民有倍心，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為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為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德）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疾功利	〈文子·自然〉： 夫暴者妄誅也，無罪而死亡，行道者而被刑，即脩身不勸善，而為邪行者輕犯上矣。故為惠者即生姦，為暴者即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也。故國有誅者而主無怒也，朝有賞者而君無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生於身，故務功脩業，不受賜於人。是以朝廷蕪而無跡，田野辟而無穢，故太上下知而有之。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	〈文子·道德〉：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即有功者廢，無罪者誅。
		〈韓非子·顯學〉： 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圓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文子·上義〉： 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為治。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萬舉而不失矣。 老子曰：凡為道者，塞邪道，防未然，不貴其自是也，貴其不得為非也
		〈韓非子·喻老〉： 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銅，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登糟邱，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 〈韓非子·說林上〉：	〈文子·微明〉： 老子曰：福之起也綿綿，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明主之賞罰，非以為己，以為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遺義之宜謂之小人。通智得而不勞，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味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其所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始即知其所終。
		〈韓非子·孤憤〉： 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	〈文子·微明〉： 老子曰：……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有餘，修之國，其德乃豐。」 〈文子·上德〉： 老子曰：……與死同病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為忠謀。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文子·道原〉： 是故能天運地埶，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窮，已雕已琢，還復於樸。無為為之而合乎生死，無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乎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
		〈韓非子·喻老〉： 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	〈文子·九守〉： 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寡，嗜欲寡則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則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為無不成；患禍無由入，哀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愛而不越。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何足見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 〈老子·四十七〉： 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不窺牖，可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尠。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鑒戒下〉： 《韓子》曰：……又曰：吳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	〈文子·上德〉：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而知，不能以智不知，如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不可與廣應。
趙恢	前222年前	〈戰國策·燕策二·燕饑趙將伐之〉：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燭之武、	〈文子·微明〉：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禮，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相，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張孟談受大賞。」	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今人不務使患無生，而務施救於患，雖神人不能為謀。
韓信	前 201 年 十二月	〈史記·淮陰侯列傳〉： 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	〈文子·上德〉： 老子曰：……璧瑗之器，礪礪之功也；莫邪斷割，砥礪之力也。螭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飢。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視於無有則得所見，聽於無聲則得所聞。
陸賈	前 195 年 四月 甲辰前	〈意林·陸賈新書二卷〉： 犬不夜吠，鷄不夜鳴。家若無聲，官府若無事，亭落若無人。閭里不訟，耆老不愁，君子之治也。 〈群書治要·新語〉： 夫刑重者，則心煩，事衆者，則身勞，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為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徵，犬不夜吠，鷄不夜鳴鷄作鳥，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在朝忠於君，在家孝於親，於是雖不言而信誠，不怒而威行，豈待堅甲利兵，深牢牢作刑刻令，朝夕切切而後行哉。	〈文子·精誠〉： 老子曰：……夫道者，藏精於內，栖神於心，靜漠恬淡，悅穆胸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怨刑。 〈文子·上仁〉： 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
賈誼	前 168 年前	〈新書·耳痺〉： 於是紆身而乃適闔閭，治味以求親，闔閭見而安之，說其謀，果其舉，反其聽，用而任吳	〈文子·精誠〉：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理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明上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國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尤，天下服而無御，四境靜而無虞。	下，使強不掩弱，眾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
		〈新書·過秦中〉： 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	〈文子·道德〉： 老子曰：……及世之衰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止。 〈文子·上義〉： 聚天下之財，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長海內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 〈文子·精誠〉： 老子曰：……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思也。
		〈新書·過秦上〉： 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文子·上禮〉： 老子曰：……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己，萬物變為塵垢矣！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新書·禮〉： 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鷙，畦而不逮，不出穎羅；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剝胎，不殀夭，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取之有時，	〈文子·上仁〉： 老子曰：食者人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理，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萬物蕃殖，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蓄蔬食，冬取薪杪，以為民資，生無乏用，死無傳口。先王之法，不掩群而取獸，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置罟不得通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於皋；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蟲未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用之有節，則物蕃多。	蟄，不得以火田；育孕不牧，鰥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萬物之發若蒸氣出，先王之所以應時脩備，富國利民之道也。非目見而足行之，欲利民者也。不忘乎心，即人自備矣。
		〈新書·禮〉： 《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者，相也；祜，大福也。 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	〈文子·精誠〉： 文子曰：……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憂若有喪。 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新書·勸學〉： 昔者南榮趺醜聖道之忘乎己，故步陟山川，埜冒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噩若慈父，鴈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大牢焉。	〈文子·精誠〉： 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 昔南榮趺恥聖道而獨亡於己，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閱脩達，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世，智略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此謂名可強立也。
		〈昭明文選·弔屈原文并序〔賈誼〕〉： 「 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曾擊而去之。 」李善註：「如淳曰：鳳凰曾擊九千里，絕雲氣。遙，遠也。曾，高高上飛意也。鄭玄曰：擊，音攻擊之擊。李奇曰：遙，遠也；曾，益也。史記擊字作翮。文子曰：鳳凰飛千仞，莫之能致也。禮記曰：德輝動乎內。險微，	〈文子·上德〉： 犬豕不擇器而食，俞肥其體，故近死； 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致。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調輕為徵祥也。」	
三略		<p>〈三略·上略〉：</p> <p>端木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為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制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者，為帝王師。……</p> <p>軍識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p>	<p>〈文子·微明〉：</p> <p>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聖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強，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睹物往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之無所困。……</p> <p>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p>
		<p>〈三略·下略〉：</p> <p>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不可無一焉。</p>	<p>〈文子·微明〉：</p> <p>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為人所慕，為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p>
素書		<p>〈素書·正道章〉：</p> <p>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眾，才足以鑒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使守約，廉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見嫌而不苟免，見利而不苟得，此人之傑也。</p>	<p>〈文子·上禮〉：</p> <p>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大足以容眾，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眾，明足以照下，人俊也。行可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傑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人豪也。</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應高	前 154 年	<p>〈史記·吳王濞列傳〉： 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誅膠西王。……王曰：「然，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p>	<p>〈文子·自然〉： 因民之欲，乘民之力，為之去殘除害，夫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成，同行者相助，循己而動，天下為鬥。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己用，用其自為用，天下莫不可用，用其為己用，無一人之可用也。</p>
枚乘	前 154 年	<p>〈漢書·賈鄒枚路傳〉：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曰：……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p> <p>〈昭明文選·上書諫吳王〔枚乘〕〉： 「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李善註：「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李善註：「善曰：文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苛難行也，</p>	<p>〈文子·精誠〉： 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p> <p>〈文子·上仁〉： 老子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眾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解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有益於亂者，聖人不為也；無益於用者，有益於費者，智者不行也。</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多求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惠也。』徑，直也。」	
		〈昭明文選·七上七下詔冊令教文·七發八首（枚乘）〉： 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	〈文子·上仁〉： 老子曰：……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死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賢也。人君之道，無為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為即議，有好即諛，議即可奪，諛即可誘。
韓詩外傳		〈韓詩外傳·卷二〉：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脩。治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為仁義，動而為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文子·符言〉：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即治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喜怒，理好憎即不貪無用，適情性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即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己而得矣。
		〈韓詩外傳·卷一〉： 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跡於人，能隨天地自然，為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文子·符言〉：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為期，直己而足物，不為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無德也，無怨也。善怒者必多怨，善與者必善奪，唯隨天地之自然而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能勝理。故譽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利為害始，福為禍先，不求利即無害，不求福即無禍，身以全為常，富貴其寄也。
		<p>〈韓詩外傳·卷一〉：</p> <p>傳曰：水濁則魚噁，令苛則民亂，城削則崩，岸削則陂。故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轡御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惟其無為，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矣。</p>	<p>〈老子·五十九〉：</p> <p>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p> <p>〈文子·上仁〉：</p> <p>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p> <p>〈文子·精誠〉：</p> <p>老子曰：……夫水濁者魚噁，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p>
		<p>〈韓詩外傳·卷五〉：</p> <p>智如泉源，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為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人吏也。當前決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為佐，中主以友為佐，下主以吏為佐，危亡之主以隸為佐。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慧。」相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p>	<p>〈文子·上德〉：</p> <p>老子曰：……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p>
董仲	前 140	〈春秋繁露·王道〉：	〈文子·精誠〉：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舒	年後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 景星見、黃龍下 。…… 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 。故天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寸時，嘉禾興，鳳凰麒麟游於郊。 囹圄空虛 ，書衣裳而民不犯。	老子曰：……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日計不足， 歲計有餘 ，寂然無聲，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 景星見，黃龍下 ，鳳皇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 逆天暴物 ，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明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以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 囹圄空虛 ，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思也。
		〈漢書·董仲舒傳〉：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 …… 仲舒對曰：……至於殷紂， 逆天暴物 ，殺戮賢知，殘賊百姓。	〈文子·精誠〉： 逆天暴物 ，即日月薄蝕。
		〈漢書·禮樂志〉： 至武帝即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會竇太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對策言：「……古人有言：『 臨淵羨魚，不如歸而結網 。』」 〈漢書·董仲舒傳〉： 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	〈文子·上禮〉： 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己，萬物變為塵垢矣！ 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 ，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文子·精誠〉： 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 抱薪而救火 。 〈文子·上德〉： 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 。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蛛而結網。」	
		〈春秋繁露·爵國〉： 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杰，十人者曰豪。豪杰俊英不相陵，故治天下如視諸掌上。	〈文子·上禮〉： 故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州之高，以為九卿，一國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
漢武帝	前139年	〈漢書·武帝紀〉： 夏四月己巳，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文子·上仁〉： 故鄉里以齒，老窮不遺，朝廷以爵，尊卑有差。夫崇貴者，為其近君也，尊老者，謂其近親也，敬長者，謂其近兄也。
淮南子	前139年	《淮南子》全書徵引《文子》絕大部分內容，並對少部分句子中沒有典範人物者進行增飾與改造，而加入了典範人物。	80%左右的內容。
劉安	前135年	〈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上〉： 淮南王安上書諫曰： 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	〈文子·微明〉： 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為而民自化。」「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 今方內無狗吠之警 ，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露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晁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	非君子之寶也」。「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為不善也。 〈文子·符言〉： 天道無親，唯德是與，福之至非己之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非己之所生，故不悔其行，中心其恬，不累其德， 狗吠不驚 ，自信其情，誠無非分，故通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
主父偃	前 134 年 至 前 129 年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狝，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 。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	〈文子·微明〉： 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為而民自化。」 起師十萬，日費千金 。 〈文子·下德〉：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 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 。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
伍被	前 123 年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	〈文子·道原〉： 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太宗。真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人， 執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 。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如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 〈文子·精誠〉： 老子曰：……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響也 。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	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懷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 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像形 ，所脩者本也。 〈文子·上德〉： 老子曰：…… 使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
汲黯	前122年後	〈史記·汲鄭列傳〉： 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 使囹圄空虛 ，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斑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	〈文子·精誠〉：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以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 囹圄空虛 ，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思也。
		〈漢書·張馮汲鄭傳〉： 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言曰：「 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	〈文子·上德〉： 老子學於常縱，見舌而守柔，仰視屋樹，退而目川，觀影而知持後，故聖人曰無因循，常後而不先， 譬若積薪燎，後來者處上。
東方朔	漢武帝時人	〈昭明文選·非有先生論（東方朔）〉： 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 囹圄空虛 。	〈文子·精誠〉：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以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 囹圄空虛 ，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思也。
		〈史記·滑稽列傳〉： 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	〈文子·自然〉： 是故， 群臣輻湊並進 ，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所以明矣。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p>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閒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東方生曰：「……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并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仆并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p>	<p>〈文子·精誠〉：</p> <p>老子曰：……故卻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p> <p>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以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思也。……</p> <p>老子曰：振窮補急則名生利起，除害即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羈也。</p>
史記		<p>〈史記·酷吏列傳〉：</p> <p>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p>	<p>〈文子·上禮〉：</p> <p>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己，萬物變為塵垢矣！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p>
		<p>〈史記·十二諸侯年表〉：</p> <p>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p>	<p>〈文子·微明〉：</p> <p>紂為象檣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	
		<p>〈史記·循吏列傳〉：</p> <p>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p>	<p>〈文子·精誠〉：</p> <p>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理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眾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預賈，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皇翔於庭，麒麟游於郊。</p>
		<p>〈史記·滑稽列傳〉：</p> <p>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p>	<p>〈文子·上仁〉：</p> <p>相馬失之瘦，選士失之貧。豚肥充廚，骨骯不官。</p>
		<p>〈禮記·樂記〉：</p> <p>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p> <p>〈史記·樂書〉：</p> <p>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頌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己，天理滅矣。</p>	<p>〈文子·道原〉：</p> <p>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多聞數窮，不如守中」，「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怵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p>〈史記·太史公自序〉：</p> <p>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p> <p>〈漢書·司馬遷傳〉：</p> <p>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p>	<p>〈文子·守弱〉：</p> <p>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三者傷矣，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p>
		<p>〈史記·樂書〉：</p> <p>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故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與之以殃，其自然者也。</p>	<p>〈說苑·敬慎〉：</p> <p>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p> <p>〈文子·精誠〉：</p> <p>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明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p>〈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p>	<p>〈文子·上義〉： 老子曰：……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應時而變；不知治道之源者，雖循終亂。今為學者，循先襲業，握篇籍，守文法，欲以為治，非此不治，猶持方枘而內圓鑿，欲得宜適亦難矣！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人不行也；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p>
雋不疑	前 87 年前	<p>〈漢書·雋疏于薛平彭傳〉：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 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硯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p>	<p>〈文子·上仁〉： 老子曰：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正在於剛柔之間。</p>
桓寬	前 81 年	<p>〈群書治要·桓子新論〉： 至景、武之世，見諸王數作亂，因抑奪其權勢，而王但得虛尊，坐食租稅，故漢朝遂弱，孤單特立，是以王翁不興兵領士而徑取天下，又懷貪功獨專之利，不肯封建子孫及同姓戚屬為藩輔之固，故兵起莫之救助也。傳曰：『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為醫；與亡國同政者，不可為謀。』</p>	<p>〈文子·上德〉： 老子曰：……與死同病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為忠謀。 〈文子·微明〉： 老子曰：……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p>
鹽鐵論	前 81 年	<p>〈鹽鐵論·遵道〉： 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仁義</p>	<p>〈文子·上禮〉： 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p>。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p> <p>〈鹽鐵論·刺復〉： 文學曰：「輸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枘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p>	<p>，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p>
		<p>〈鹽鐵論·褒賢〉： 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夫行者先全己而後求名，仕者先辟害而後求祿。</p>	<p>〈文子·微明〉： 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p>
		<p>〈鹽鐵論·崇禮〉： 賢良曰：「……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為之不害』也。」</p> <p>〈鹽鐵論·備胡〉： 大夫曰：「鄙語曰：『賢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鄉曲有桀，人尚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為寇，侵擾邊境，是仁義犯而葵藿採。」</p>	<p>〈文子·上德〉： 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故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通於道者若車之轉於轂中，不運於己，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原也。</p>
		<p>〈鹽鐵論·申韓〉： 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為，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p>	<p>〈文子·上禮〉： 老子曰：……聖人之道曰：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無廉恥，不可以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嚮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p>
		<p>〈鹽鐵論·相刺〉： 大夫曰：「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善聲而不知轉，未可為能歌也；善言而不知變，未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p>	<p>〈文子·道德〉：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睹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堅據古文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 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 。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軻見賤於諸侯也。」	
		〈鹽鐵論·結和〉： 文學曰：「往者，匈奴結和親，諸夷納貢，即君臣外內相信，無胡、越之患。當此之時， 上求寡而易贍 ，民安樂而無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數年之蓄，縣官餘貨財，閭里耆老，咸及其澤。自是之後，退文任武，苦師勞眾，以略無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間，民不能自守，發屯乘城，輓輦而贍之。愚竊見其亡，不睹其成。」	〈文子·上仁〉： 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任於眾人則易。 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
		〈鹽鐵論·取下〉： 賢良曰：「 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 ，樂歲不盜，年饑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籍斂，不過十一。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	〈文子·上仁〉：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 自養有度 ，必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離於飢寒之患。
		〈鹽鐵論·孝養〉： 丞相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國養，次祿養，下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卿大夫，次也。夫以家人言之，有賢子當路於世者，高堂邃宇，安車大馬，衣輕暖，食甘毳。無者，褐衣皮冠，窮居陋巷， 有旦無暮 ，食蔬糲葷茹，腹臘而後	〈文子·上仁〉： 閭主即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積，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財盡， 有旦無暮 ，君臣相疾。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見肉。老親之腹非唐園，唯菜是盛。夫蔬糲，乞者所不取，而子以養親，雖欲以禮，非其貴也。」	
		〈鹽鐵論·利議〉： 驥，舉之在伯樂，其功在造父。造父攝轡，馬無駑良，皆可取道。周公之時，士無賢不肖，皆可與言治。故御之良者善調馬，相之賢者善使士。今舉異才而使臧騶御之，是猶扼驥鹽車而責之使疾。此賢良、文學多不稱舉也。	〈文子·上仁〉： 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死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賢也。人君之道，無為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為即議，有好即諛，議即可奪，諛即可誘。
		〈鹽鐵論·訟賢〉： 大夫曰：「 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死，幸我以柔弱殺。 使二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己而伐能，小知而巨牧，欲人之從己，不能以己從人，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此其所以身殺死而終菹醢也。未見其為宗廟器，睹其為世戮也。當此之時，東流亦安之乎？」	〈文子·上仁〉： 老子曰：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 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 ，道正在於剛柔之間。
		〈鹽鐵論·和親〉： 文學曰：「王者中立而聽乎天下，德施方外， 絕國殊俗 ，臻於闕廷，鳳皇在列樹，麒麟在郊藪，群生庶物， 莫不被澤 。非足行而仁辨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誠也。」	〈文子·自然〉： 老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之民，強陵弱，眾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為其懷智詐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一人之明，不能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 為絕國殊俗，不得被澤 ，故立諸侯以教誨之。
		〈鹽鐵論·刺議〉：	〈文子·自然〉：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丞相史曰：「山林不讓椒桂，以成其崇；君子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己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眾者無頓功。《詩》云：『詢於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何況公卿之史乎？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咥者，以為宰士也。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諸。』僕雖不敏，亦嘗傾耳下風，攝齊句指，受業徑於君子之塗矣。使文學言之而是，僕之言有何害？使文學言之而非，雖微丞相史，孰不非也？」	夫天地不懷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故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橈以成其崇，聖人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
		〈鹽鐵論·毀學〉： 文學曰：「聖主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任賢，能者受之。 義貴無高，義取無多 。故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苟非其人，簞食豆羹猶為賴民也。故德薄而位高，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	〈文子·上仁〉： 主興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則〕無安君，有憂主〔則〕無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 德貴無高，義取無多 。不以德貴竊位，不以義取盜財。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
		〈鹽鐵論·貧富〉： 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毀名而趨勢。雖付之以韓、魏之	〈文子·上仁〉： 主興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則〕無安君，有憂主〔則〕無樂臣。 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義取無多 。不以德貴竊位，不以義取盜財。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家，非其志，則不居也。富貴不能榮，謗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	不賞，無罪不誅；其進人也以禮，其退人也以義。小人之世，其進人也若上之天，其退人也若內之淵。言古者以疾今也。
		〈鹽鐵論·憂邊〉： 大夫曰：「文學言：『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故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則謂之不樂。故民流溺而弗救，非惠君也。國家有難而不憂，非忠臣也。夫守節死難者，人臣之職也；衣食饑寒者，慈父之道也。今子弟遠勞於外，人主為之夙夜不寧，群臣盡力畢議，冊滋國用。」	〈文子·上仁〉： 君子察實，無信讒言。君過而不諫，非忠臣也；諫而不聽，君不明也；民沉溺而不憂，非賢君也。故守節死難，人臣之職也；衣寒食飢，慈父之恩也。
		〈鹽鐵論·詔聖〉： 御史曰：「夏后氏不倍言，殷誓，周盟，德信彌衰。無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勢，而見奪於諸侯也。」	〈文子·上義〉： 老子曰：天下幾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詳於鬼神，即可以正治矣。昔者，三皇無制令而民從，五帝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末世之衰也，忍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
		〈鹽鐵論·論儒〉： 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湯，百里以飯牛要穆公，始為苟合，信然與之霸王。……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為之。今硜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	〈文子·上義〉： 老子曰：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申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申尺，小枉大直，君子為之。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谷，趨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為君子。
		〈鹽鐵論·論誹〉： 丞相史曰：「檀柘而有鄉，	〈文子·上德〉： 老子曰：……橘柚有鄉，萑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萑葦而有藪，言物類之相從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故湯興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今先帝躬行仁聖之道，以臨海內，招舉俊才賢良之士，唯仁是用，誅逐亂臣，不避所親，務以求賢而簡退不肖，猶堯之舉舜、禹之族，殛鯀放驩兜也。而曰『苟合之徒』，是則主非而臣阿，是也？」	萑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
魏相	前 65 年至前 61 年	〈漢書·魏相丙吉傳〉： 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於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	〈文子·道德〉： 平王問曰：王道有幾？文子曰：一而已矣。平王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眾，欲見賢于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道也。 〈文子·微明〉： 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為而民自化。」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寶也。」和大怨必有余怨，奈何其為不善也。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	
鄭昌	前 60 年	〈漢書·蓋諸葛劉鄭孫卬將何傳〉： 諫大夫 鄭昌 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	〈文子·上德〉： 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故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
張敞	前 55 年	〈漢書·循吏傳〉： 時京兆尹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群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	〈文子·上禮〉： 施及周室，澆醇散樸，離道以為偽，險德以為行，智巧萌生，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脅眾，琢飾詩書，以賈名譽，各欲以行其智偽，以容於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喪性命，衰漸所由來久矣。
	前 49 年前	〈後漢書·隗囂公孫述列傳〉： 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駑馬鉛刀，不可強扶。數蒙伯樂一顧之價，而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絕群。〔李賢註：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驥之尾，乃騰千里之路。然無損於驥，得使蒼蠅絕	〈文子·上德〉： 蠹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飢。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群也。」見敞傳。〕	
王吉	前 48 年前	〈漢書·禮樂志〉： 至宣帝時，琅邪王吉為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	〈文子·下德〉：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蓋霸王之功不世立也。
王褒	漢宣帝時人	〈昭明文選·四子講德論并序（王子淵）〉： 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虻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嚚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	〈文子·上德〉： 螽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飢。
匡衡	前 38 年	〈漢書·匡張孔馬傳〉： 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	〈文子·上禮〉： 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民時，以罷民力，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
王鳳	前 29 年	〈漢書·宣元六王傳〉： 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	〈文子·上仁〉： 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
谷永	前 12 年	〈漢書·谷永杜鄴傳〉： 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逃骨肉，群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婁降，日月薄食，	〈文子·精誠〉： 老子曰：……此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天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彗星耀光，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治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	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皇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明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
說苑		〈說苑·談叢〉：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己，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	〈文子·微明〉： 老子曰：……言出於口，不可止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患。……附耳之語，流聞千里，言者禍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追。
		〈說苑·談叢〉：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傷德，大政不險。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去其倫；飄風雖疾，不能以陰雨揚其塵。	〈文子·微明〉： 老子曰：……上下異道，易治即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苟稍傷德。大正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偽匿。
		〈說苑·談叢〉： 一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文子·上義〉： 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所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
		〈說苑·雜言〉： 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	〈文子·上德〉： 水火相憎，鼎鑊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讒人間之，父子相危也。……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
		〈說苑·談叢〉：	〈文子·道原〉：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已雕已琢，還反於樸。 物之相反，復歸於本。	是故，能天運地埤，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窮， 已雕已琢，還復於樸。 無為為之而合乎生死，無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乎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
揚雄	23 年 上下	〈法言·先知卷第九〉： 或曰：「 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 ，有諸？」曰，「有之。」	〈文子·道德〉： 老子曰： 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 。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
陳元	25年	〈後漢書·鄭范陳賈張列傳〉： 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為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涑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扶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 小辯破言，小言破道 」者也。	〈文子·上仁〉： 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
劉秀	27年	〈後漢書·隗囂公孫述列傳〉： 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駑馬鈇刀，不可強扶。數蒙伯樂一顧之價，而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絕群。」	〈文子·上德〉： 螽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飢。
蘇竟	29 年 上下	〈後漢書·蘇竟楊厚列傳上〉： 君執事無恙。走昔以摩研編削	〈文子·微明〉： 患禍之所由來，萬萬無方，聖人深居以避患，靜默以待時，小人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祕書，竊自依依，末由自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 人無愚智，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	不知禍福之門，動而陷於刑，雖曲為之備，不足以金身。 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 ，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
鮑彥	30 年 上下	〈孔叢子·連叢子上·敘世〉： ……鮑彥與子豐名齊而業殊，故謂子豐曰：「諸家書多才辭，莫過《淮南》也。讀之令人斷氣，方自知為陋爾。」子豐曰：「試說其最工不可及者。」彥曰：「 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可好，亦不可醜。此語何如？ 」子豐曰：「不急爾。」彥曰：「且效作此語。」子豐曰：「君子樂醺，小人擊拊，雖不足貴，亦不可賤；君子舞《象》，小人擊壤，上化使然，又何足賞？吾能作數十曲，且無益於世，故不為爾。」鮑子於是屈而無辭。	〈文子·上德〉： 君子有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 人之性，便衣綿帛，或射之即被甲，為所不便，以得其便也。「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善用人者，若蚶之足，眾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
馮衍	56 年 前	〈後漢書·馮衍傳下〉： 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興其德， 為身求者不能成其功。	〈文子·上義〉： 故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 為身求者，不能立其功。
		〈後漢書·馮衍傳下〉：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 馮子以為夫人之德， 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用之則行，舍之則臧，進退無主，屈	〈文子·符言〉： 老子曰：……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為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故「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 〈老子·三十九〉：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致數譽無譽。 不欲碌碌如玉，珞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申無常。	珞如石。
明德皇后	77年	〈後漢書·皇后紀上〉： 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	〈文子·符言〉：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眾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為利，利之為病。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掘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為害，天之道也。
牟融	79年	〈弘明集·牟子理惑論〉： 牟子曰：工輪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功。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臯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為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子為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 〈弘明集·牟子理惑論〉： 問曰：云何佛道至尊、至快，無為懼怕。世人學士多謗毀之，云其辭說，廓落難用、虛無難信，何乎？ 牟子曰：至味不合於眾口，大音不比於眾耳。作咸池設大章，發簫韶詠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絃，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為下里之曲，和者千人。引商激角，眾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闔之見而讓堯舜，接輿以毛鷲之分而刺仲尼，皆耽小而忽大者也。夫	〈文子·上禮〉： 老子曰：……聖人之道曰：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無廉恥，不可以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嚮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聞清商而調之角，非彈絃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 神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 靈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苴之網。大道無為，非俗所見，不為譽者貴，不為毀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白虎通義	79年	〈白虎通義·禮樂〉： 法《易》八卦也，萬物之數也；八音，萬物之聲也。所以用八音何？天子承繼萬物，當知其數。既得其數，當知其聲，即思其形。 如此蜎飛蠕動 ，無不樂其音者，至德之道也。天子樂之，故樂用八音。	〈文子·下德〉： 老子曰：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照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嗔怒和於四時，覆露皆道，溥洽而無私， 蜎飛蠕動 ，莫不依德而生，德流方外，名聲傳乎後世。
		〈白虎通義·聖人〉： 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 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 《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	〈文子·精誠〉： 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 ，懷天心，抱地氣，執沖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生諸己，能以神化者也。 〈文子·上禮〉： 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
陳寵	75年至88年	〈後漢書·郭陳列傳〉： 三遷，肅宗初，為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	〈文子·上仁〉： 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斷獄者急於筭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	
漢章帝	85年	〈後漢書·肅宗孝章帝紀〉：又詔三公曰：「……安靜之吏，愜懣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閒敕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	〈文子·上禮〉： 老子曰：「豐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蛟龍莫之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敗大裂之道也，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崔駰	88年	〈後漢書·崔駰列傳〉： 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駰獻書誡之曰：…… 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眾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	〈文子·上仁〉： 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鑑，而能無為非者寡矣。
班固	92年前	〈漢書·敘傳上〉： 竇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壹定之論，列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	〈文子·自然〉： 神農形悴，堯瘦虞，舜黧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賣，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事起於天下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以聖喆之治，棲棲皇皇， 孔席不暖，墨突不黔 。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 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 鮒、隨之珍也 ；時闇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豪分；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榘巧於斧斤； 良樂軼能於相馭 ，烏獲抗力於千鈞；鮒、鵠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僕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之利，除萬民之害也。 〈文子·上仁〉： 老子曰：……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死衡下， 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賢也 。人君之道，無為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為即議，有好即諛，議即可奪，諛即可誘。
		〈漢書·刑法志〉： 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文子·微明〉：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群強，是故得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則武之所制者小。 〈文子·下德〉： 老子曰：……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廣即我強而適弱。
		〈漢書·揚雄傳上〉： 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群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跡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 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 。還，上河東賦以勸。	〈文子·上德〉： 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
		〈漢書·禮樂志〉：	〈文子·精誠〉：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囹圄空虛 ，四十餘年。	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 囹圄空虛 ，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思也。
		〈漢書·禮樂志〉： 至宣帝時，琅邪王吉為諫大夫，又上疏言：「 欲治之主不世出 ，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上不納其言，吉以病去。……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遍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 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 ，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	〈文子·下德〉： 老子曰：……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 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 ，治之本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為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 老子曰： 欲治之主不世出 ，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蓋霸王之功不世立也。
論衡		〈論衡·幸偶〉：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 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傷 。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	〈文子·微明〉：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禮，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 同日被相，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 。
		〈論衡·龍虛〉： 且龍之所居，常在水澤之中，不在木中屋間。何以知之？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傳》曰：「 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 。」	〈文子·上德〉： 老子曰： 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 。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樹黍者不穫稷，樹怨者無報德。
		〈論衡·雷虛〉： 人在天地之間，物也；物，亦物也 。物之飲食，天不能	〈文子·九守〉： 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生生之厚，夫唯無以生為者，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知；人之飲食，天獨知之。萬物於天，皆子也。	即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摠而為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為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弗敢極也，即至樂極也。
		〈論衡·實知〉： 紂作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緣象箸見龍干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禍也。	〈文子·微明〉： 紂為象檮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馬融	108年	〈後漢書·馬融列傳上〉： 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飆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飢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差，滅無貴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	〈文子·上義〉： 老子曰：……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者不為，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為準繩者也。
張霸	121年前	〈後漢書·鄭范陳賈張列傳〉：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霸始到越，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年，調掾史曰：「太守起自	〈文子·守弱〉：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冲即正，其盈即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孤生，致位郡守。 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 遂上病。後徵，四遷為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鷟，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為交，霸逡巡不荅，眾人笑其不識時務。後當為五更，會疾卒，年七十。	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成。」 〈老子·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應劭	158年至167年	〈風俗通義·過譽·汝南陳茂〉： 小人譽之，自我為之，古人病諸，以為大譏。 茂與修善，由鴟鵂之愛其子，適所以害之者。	〈文子·微明〉： 老子曰：以不義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愚人， 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 ，故「持而備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風俗通義·祀典·桃梗、葦茭、畫虎〉： 葦茭，《傳》曰：「 葦茭有藂 。」《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祓之於廟，薰以葦茭。」《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欲人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葦茭。茭者、交易，陰陽代興也。	〈文子·上德〉： 老子曰：……橘柚有鄉， 葦茭有叢 ，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
朱穆	163年前	〈後漢書·朱樂何列傳〉： （朱穆《崇厚論》：）故率性而行調之道，得其天性調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況又薄於此乎！……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	〈文子·上禮〉： 老子曰：循性而行調之道，得其天性調之德！性失然後貴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法與義相背，行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論。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贍則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	君子為姦，而法不能禁也。
王符	163年至174年 上下	〈潛夫論·思賢〉： 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為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為不若姦佞闖茸讒諛言者，此其將亡之徵。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文子·微明〉： 老子曰：……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 〈文子·上德〉： 老子曰：……與死同病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為忠謀。 〈老子·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何休	182年	〈公羊傳·莊公十二年〉： 「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辟撥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何休《春秋公羊解詁》：「乳犬獍虎，伏雞搏狸。精誠之至也。爭搏弑君而以當國言之者，重錄彊禦之賊，禍不可測。明當防其重者，急誅之。」	〈文子·上德〉： 老子曰：……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夫待利而登溺者，亦必以將溺之矣，舟能浮能沈，愚者不知足焉。
周生烈	184年後	〈意林·周生烈子五卷〉： 序云：六蔽鄙夫燉煌周生烈，字文逸。張角敗後，天下潰亂，哀苦之間，故著此書。以堯舜作幹植，仲尼作師誡。……賢哲不可以色貌誘之，猶張羅恤鳳，施羿誘麟。伯樂相馬，取之于瘦；聖人相士，取之于踈。	〈文子·上仁〉： 相馬失之瘦，選士失之貧。豚肥充廚，骨骯不官。
董卓	189年	〈後漢書·董卓列傳〉：	〈文子·上禮〉：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並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 揚湯止沸，莫若去薪 ；潰癰雖痛，勝於內食。』」	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己，萬物變為塵垢矣！ 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 ，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陳紀	189年	〈後漢書·荀韓鍾陳列傳〉：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有六子，紀、謚最賢。……董卓入洛陽，……紀曰：「 天下有道，守在四夷 。宜脩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	〈文子·下德〉： 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 故天下得道，守在四夷；天下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 。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
郭汜妻	195年	〈三國志·魏書六·董卓傳〉： 諸將爭權，遂殺稠，并其衆。汜與傕轉相疑，戰鬪長安中。 裴松之註：「典略曰：傕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傕與汜婢妾而奪己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傕送饋，妻乃以豉為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 一栖不二雄 ，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傕復請汜，大醉。汜疑傕藥之，絞羹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	〈文子·上德〉： 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即定，兩即爭 。……日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鷺鳥不雙，蓋非橈不蔽日，輪非輻不迫疾，橈輪未足恃也。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袁渙	199年	<p>〈三國志·魏書·袁渙傳〉：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為漢司徒。…… 布誅，乃得歸太祖。渙言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p>	<p>〈孫子兵法·計〉： 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校之以計，以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者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民弗詭也。</p> <p>〈文子·上仁〉： 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者，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即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p> <p>〈老子·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p>
荀悅	200年	<p>〈申鑒·時事〉： 或曰：「至德要道約爾，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求約也？」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約其說。」</p>	<p>〈文子·上德〉： 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預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故欲致魚者先通谷，欲來鳥者先樹木。</p>
越絕書		<p>〈越絕書·德序外傳記〉： 吳越之事煩而文不喻，聖人略焉。賢者垂意，深省厥辭，觀斯智愚。夫差狂惑，賊殺子胥，句踐至賢，種曷為誅？</p>	<p>〈文子·上德〉： 老子曰：……與死同病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為忠謀。</p> <p>〈文子·微明〉：</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范蠡恐懼，逃於五湖，蓋有說乎？夫吳知子胥賢，猶昏然誅之。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身死不為醫，邦亡不為謀，還自遺災，蓋木土水火，不同氣居，此之謂也。	老子曰：……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
		〈越絕書·外傳本事〉： 問曰：「吳亡而越興，在天與？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賢矣。濕易雨，饑易助。」	〈文子·上德〉： 老子曰：……傾，易覆也；倚，易翻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蘭芷以芳，不得見霜；蟾蜍塗兵，壽在五月之望。精泄者中易殘，華非時者不可食。
諸葛亮		諸葛亮《誡子書》：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文子·上仁〉： 老子曰：非惔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并覆，非正平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條通，群臣輻湊。
高誘	212年	〈呂氏春秋·本生〉： 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高誘註：以瘖，故不當食也。老子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味實口，使口爽傷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	〈亢倉子·全道〉： 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 〈文子·九守〉： 老子曰：……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何足見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p>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焉，性惡得不傷？</p> <p>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招，埤的也。眾人所見，會弓射之，故曰：無不中也。〕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p>	<p>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p>
		<p>〈呂氏春秋·勿躬〉：</p> <p>大橈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麻，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高誘註：老子曰：「不知乃知之。」此之謂。〕</p>	<p>〈文子·微明〉：</p> <p>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苞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麤，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為不知、不知之為知乎！</p> <p>〈老子·七十一〉：</p> <p>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p>
		<p>〈淮南子·汜論〉：</p> <p>當此之時，天下雄俊豪英，暴露於野澤〔高誘註：才過千人為儁，百人為豪，萬人為英。〕，前蒙矢石，而後墮溪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p> <p>〈淮南子·汜論〉：</p> <p>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p>	<p>〈文子·上禮〉：</p> <p>故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州之高，以為九卿，一國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後，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p>，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高誘註：奉，助也。〕，四俊之才難〔才過千人為俊。〕，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欲蹠水也。</p> <p>〈淮南子·時則〉：</p> <p>命太尉，贊傑俊，選賢良，舉孝悌，〔高誘註：太尉，卿官。命，使。贊，白也。才過千人為傑。選擇賢良孝悌，舉而用之，蓋非太尉之職，故特命之。〕行爵出祿，佐天長養，繼修增高，無有隳壞。</p>	
		<p>〈淮南子·主術〉：</p> <p>是故君人者，無為而有守也，有為而無好也。有為則讒生，有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故善建者不拔。〔高誘註：言建之無形也。〕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p>	<p>〈文子·上仁〉：</p> <p>人君之道，無為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為即議，有好即諛，議即可奪，諛即可誘。夫以建而制於人者，不能持國，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唯神化者，物莫能勝。</p>
彭萊	219年	<p>〈三國志·蜀書·彭萊傳〉：</p> <p>萊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萊一朝狂悖，自求菹醢，為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勿咽喉，愚夫不</p>	<p>〈文子·上義〉：</p> <p>老子曰：……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勿其喉，雖愚者不為，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為準繩者也。</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為也。」 況僕頗別菽麥者哉！	
劉廙	219年	〈三國志·魏書·劉廙傳〉： 魏諷反，廙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徙署丞相倉曹屬。廙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 揚湯止沸 ，使不焦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荅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	〈文子·上禮〉： 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己，萬物變為塵垢矣！ 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 ，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仲長統	220年	〈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 嗚呼，可悲夫！『 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 』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執異也。	〈文子·上義〉： 老子曰：……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 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者不為，身貴於天下也。 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為準繩者也。
劉廙	221年	〈群書治要·劉廙政論·任臣〉： 所闕者，忠於國而難明於君者也。所修者，不必忠於國而易行於時者也。 因其所貴者貴之，故能同其貴，因其所賤者賤之，故能殊於賤 ，其所貴者不必賢，所賤者不必愚也。	〈文子·自然〉： 天下之物，無貴無賤， 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 ，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於木，不沈鳥於淵。
曹丕	220年至226年	〈三國志·魏書·何夔傳〉： 文帝為太子，以涼茂為太傅，夔為少傅……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	〈文子·上德〉：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 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 ，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樹黍者不穫稷，樹怨者無報德。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君有輔弼之勳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 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 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薨，謚曰靖侯。	
曹植	231年	〈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 臣聞文子曰：「 不為福始，不為禍先。 」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	〈文子·守虛〉：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為際，與德為鄰， 不為福始，不為禍先 ，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神則以求無不待也，以為無不成也。
杜恕	252年前	〈群書治要·體論〉： 孔子曰：為政以德。又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然則德之為政大矣。而禮次之也。夫德禮也者，其導民之具歟，太上養化，使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讓處勞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賞而歡善，畏刑而不敢為非，此治之下也。夫善御民者，其猶御馬乎。正其銜勒，齊其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能不勞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禮，正其百官，齊民力，和民心，是故令不再而民從，刑不用而天下化治， 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隨亂之所生也。 是以至人之為治也。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是故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滯。	〈文子·下德〉： 老子曰：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供嗜欲，養生之末也。 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為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蓋霸王之功不世立也，順其善意，防其邪心，與民同出一道，則民可善，風俗可美。 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生也。 若開其銳端，而縱之放僻淫佚，而棄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
		〈群書治要·體論〉：	〈文子·精誠〉：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p>夫君子欲政之速行，莫如以道御之也。皋繇瘖而為大理，有不貴乎言也；師曠盲而為太宰，有不貴乎見也。唯神化之為貴，是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黠纘充耳，所以揜聰也。觀夫弊俗偷薄之政，耳目以效聰明，設倚伏以探民情，是為以軍政虜其民也。而望民之信向之，可謂不識乎分者矣。難哉。為君也。</p>	<p>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自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難矣。皋陶暗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也。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p>
		<p>〈群書治要·體論〉： 故善為政者，務在於擇人而已，及其求人也。總其大略，不具其小善，則不失賢矣。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訾其小故。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p>	<p>〈文子·上義〉： 老子曰：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元問其小節，人有大譽，元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以為累也，成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故小謹者元成功，訾行者不容眾，體大者節疏，度巨者譽遠，論臣之道也。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於人以力，自脩以道，而不責於人，易賞也，自修以道，則無病矣。</p>
任奕	約252年 左右	<p>〈意林·任子十卷〉： 天之圓也不中規，地之方也不中矩。</p>	<p>〈文子·自然〉： 老子曰：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大者，無度量。故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往古來</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中而莫知其所。
陸抗	270年	〈三國志·吳書·陸遜傳〉： 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 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 』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彊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	〈文子·上禮〉： 老子曰：……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為奇，奇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飢奇，逸為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 故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
魯褒	299年後幾年	〈藝文類聚·產業部下·錢〉： 晉魯褒《錢神論》曰：… …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守實， 無異於遺劍刻缸，膠柱調瑟 ，貧不離於身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	〈文子·道德〉： 老子曰： 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
葛洪	約317年	〈抱朴子·廣譬〉： 抱朴子曰：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誣也；仗法度者，所愛不可得私也。 故得人者，先得之於己者也；失人者，先失之於己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失己而得人者也。	〈文子·下德〉：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 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
慧遠	404年	〈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盡神不滅五〉： 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無窮。」	〈文子·九守·守樸〉： 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故生生者未嘗生，其所生者即生；化化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此真人之遊也，純粹之道也。
劉子		〈劉子·愛民〉： 天生烝民，而樹之以君。	〈文子·上仁〉： 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p>君者，民之天也。天之養物，以陰陽為大；君之化民，以政教為務。故寒暑不時，則疾疫；風雨不節，則歲饑。刑罰者，民之寒暑也；教令者，民之風雨也。刑罰不時，則民傷；教令不節，則俗弊。故水濁無掉尾之魚，土埆無葳蕤之木，政煩無逸樂之民。政之於人，猶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小弦絕，大弦間矣。夫足寒傷心，民勞傷國。足溫而心平，人佚而國寧。是故善為理者，必以仁愛為本，不以苛酷為先。寬宥刑罰，以全人命；省徹徭役，以休民力；輕約賦僉，不匱人財；不奪農時，以足民用。則家給國富，而太平可致也。人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也。未有父母富而子貧，父母貧而子富也。故人饒足者，非竊人之足，亦國之足；渴乏者，非獨人之渴乏，亦國之渴乏也。故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之謂也。先王之治，上順天時，下養萬物。草木昆蟲，不失其所；獺未祭魚，不施網罟；豺未祭獸，不脩田獵；鷹隼未擊，不張罽羅；霜露未霑，不伐草木。草木有生而無識，鳥獸有識而無知。猶施仁愛以及之，奚況在人而不愛之乎？</p>	<p>；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p> <p>老子曰：食者，人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理，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萬物蕃殖，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蓄蔬食，冬取薪杪，以為民資，生無乏用，死無傳口。先王之法，不掩群而取獸，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置罟不得通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於皋，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育孕不牧，鷩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萬物之發若蒸氣出，先王之所以應時脩備，富國利民之道也，非目見而足行之，欲利民者也不忘乎心，即人自備矣。</p>
		<p>〈劉子·清神〉： 形者，生之器也。心者，</p>	<p>〈文子·九守·守清〉：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形之本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神恬、心情，則形無累矣。虛室生白，吉祥至矣。人不照於昧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鑒於流波，而鑒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由此觀之，神照則垢滅，形靜則神清。垢滅則內欲永盡，神清則外累不入。	目之於聲色也，鼻口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溫也，其情一也，或以死，或以生，或為君子，或為小人，所以為制者異。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人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也。夫鑒明者則塵垢不汙也，神清者嗜欲不誤也，故心有所至，則神慨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躁藏息矣，此聖人之遊。故治天下者，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
		〈劉子·防慾〉： 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祔，其情一也。然亦以之死，亦以之生；或為賢智，或為庸愚。由於處之異也。譬由愚者之養魚鳥也，見天之寒，則內魚於溫湯之中，而棲鳥於火林之上。水木者，所以養魚鳥也。養之失理，必至焦爛。色聲芳味，所以悅人也。悅之過理，還以害生。故明者剝情以遣累，約慾以守貞。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	〈文子·九守·守清〉：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鼻口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溫也，其情一也，或以死，或以生，或為君子，或為小人，所以為制者異。 〈文子·九守·守平〉：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不貪得，不多積。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無好憎，是謂大通。
		〈劉子·防慾〉： 人之稟氣，必有情性。性之所感者，情之所安者，慾也。情出於性，而情違性；慾由於情，而慾害情。情之傷性，性之妨情，猶煙波之與水火也。煙生於火。而煙鬱火。冰出	〈文子·道原〉： 老子曰：……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 〈文子·上德〉： 老子曰：……日月欲明，濁雲蓋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於水，而冰遏水。故煙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貞則情銷，情熾則性滅。是以珠瑩則塵埃不能附，性明而情慾不能染也。故林之性靜，所以動者，風搖之也。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之也。人之性貞，所以邪者，慾眩之也。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蠹。樹抱蠹則還自鑿，身抱慾而返自害。故蠹盛則木折，慾熾則身亡。	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昧，不可得絜。 〈文子·符言〉：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
		〈劉子·辯施〉： 天之道，損有餘；人之情，矜不足也。……相馬者，失在於瘦，求千里之步，虧也；相人者，失在於貧，求恩惠之迹，缺也。輕財之士，世非少也。然而不見者，貧掩之也。德行未著而稱我能，猶足不能行，而賣璧藥。望人信之，實為難矣！	〈文子·上仁〉： 相馬失之瘦，選士失之貧。豚肥充廚，骨骯不官。
		〈劉子·和性〉： 夫歐冶鑄劍，太剛則折，太柔則卷。欲劍無折，必加其錫；欲劍無卷，必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錫質柔，剛柔均平，則為善矣！	〈文子·上仁〉： 老子曰：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正在於剛柔之間。
		〈劉子·清神〉： 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貴身而忘賤，故尊勢	〈文子·守平〉：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不能動；樂道而忘貧，故厚利不能傾。容身而處，適情而遊。一氣浩然，純白於衷。故形而養而性自全，心不勞而道自至也。	情辭餘，不貪得，不多積，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無好憎，是謂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為而不成。 〈文子·守易〉： 老子曰：古之為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為，無益於性者不以累德，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 〈文子·符言〉： 老子曰：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澹。
		〈劉子·法術〉： 是以明主務循其法，因時制宜。苟利於人，不必法古；必害於事，不可循舊。夏、商之衰，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興，不相襲而王。堯、舜異道，而德蓋天止；湯、武殊治，而名施後代。由此觀之，法宜變動，非一代也。今法者則溺於古律，儒者則拘於舊禮。而不識情移法宜變改也。	〈文子·上義〉：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道而今行為古（令行為右），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 〈文子·上禮〉： 老子曰：……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因時而變者也。
		〈劉子·去情〉： 情者，是非之主，而利害	〈文子·符言〉：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p>之根。有是必有非，能利亦能害。是非、利害存於衷，而彼此還相疑。故無情以接物，在遇而恒通；有情以接人，觸應鸞成礙。由此觀之，則情之所處，物之所疑也。是以媒揚譽人，而受譽者不以為德；身膚強飯，而蒙飽者不以為惠。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為怨；侏儒嘲人，而獲嘲者不以為辱。何者？挾利以為己，有情於譽飽，雖蒙惠而非德；無情於傷辱也，雖獲毀而無憾。魚不畏網，而畏鵜；復讎者不怨鎡錙，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有情，無情而人有心也。使信士分財，不如投策探鉤；使廉士守藏，不如閉局全封。何者？有心之於平，不若無心之不平也；有欲之於廉，不若無欲之不廉也。今人目若驪珠，心如權衡，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照明鏡，摹倒其容，醜狀既露，則內慚而不怨。向之評者，與鏡無殊，然而向怨人今之慚者，以鏡無情，而人有心也。三人居室，二人交爭，必取信於不爭者，以辯彼此之得失。夫不爭者未必平，而交爭者未必偏。而信於不爭者，何也？以爭者之心，並挾勝情故也。飄瓦擊人，虛舟觸己，雖有伎心而不怒者，以彼無情於擊觸也。是以聖人棄智以全身，遣情以接物。不為名屍，不為謀府。混然無</p>	<p>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如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鑑見其醜則自喜，人能接物而不與己，則免於累矣。</p> <p>〈文子·下德〉：</p> <p>老子曰：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令，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故為治者，知不與焉，水戾破舟，木擊折軸，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智不載也，故道有智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p> <p>〈莊子·外物〉：</p> <p>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剗腸（剔）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p>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際，而俗莫能累矣。	
		〈劉子·貴農〉： 饑寒並至，而欲禁人為盜，是揚火而欲無炎，撓水而望其靜，不可得也。	〈文子·道德〉： 老子曰：法煩刑峻即民生詐，上多事下多態，求多即得寡，禁多即勝少，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無焚也，以智生患，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清也。
		〈劉子·貴農〉： 是以其耕不強者，無以養其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蓋其形。衣食饒足，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以施其策，勇者無以行其威。	〈文子·上義〉： 老子曰：……是故耕者不強，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錯其威。
		〈劉子·專學〉： 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專於聽也；瞶無耳，而目不可以聞，專於視也。以瞽、瞶之微，而聽察聰明審者，用心一也。夫蟬之難取而黏之如掇；卷耳易采，而不盈傾筐，專與不專也。	〈文子·上德〉： 瞶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聰也。
		〈劉子·賞罰〉： 晷之運也，先春後秋；法之動也，先賞後罰。是以溫風發春，所以動菁華也；寒露降秋，所以殞茂葉也。明賞有德，所以勸善人也；顯罰有過，所以禁下奸也。善賞者，因民所喜以勸善；善罰者，因民所惡以禁奸。故賞少而勸善，刑薄而奸息；賞一人而天下喜，罰一人而天下畏之。用能教狹而治廣，事寡而功眾也。	〈文子·上義〉： 老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禁姦，善與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
		〈劉子·貴言〉：	〈文子·微明〉：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夫桓侯不採越人之說，卒成骨髓之疾；吳王不聽枚乘之言，終受夷滅之禍。夫人之將疾者，必不甘魚肉之味；身之將敗，必不納忠諫之言。故臨死者謂無良醫之藥，將敗者謂無直諫之臣。	老子曰：……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有餘，修之國，其德乃豐。」
劉峻	522	〈昭明文選·辯命論（劉孝標）〉： 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淮南子》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高誘曰：「考，不平也。類，瑕也。」〕	〈文子·符言〉：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隋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使有阡陌之器而勿用。」
賈思勰	544年	〈齊民要術·栽樹〉： 《淮南子》曰：「夫移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高誘曰：「失，猶易。」 《文子》曰：「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註曰）「非時者，功難立。」	〈文子·上德〉： 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 〈淮南子·說林〉： 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病熱而強之餐，救渴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
梁武帝	502年至549年	〈藝文類聚·巧藝部·圍棋〉： 梁武帝《圍棋賦》曰：…或龍化而超絕，或神變而獨悟。勿膠柱以調瑟，專守株而待兔。	〈文子·道德〉：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
溫子	547年	〈藝文類聚·武部·將帥〉：	〈文子·道德〉：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昇	以前	後魏溫子昇《廣陽王北征請大將表》曰：……兵術靡常，軍機屢變，以臣當之，必所未達，雖奉廣筭，有均膠柱。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
蕭繹	555年前	〈金樓子·立言上〉： 「居家治理，可移於官」，何也？治國須如治家，所以自家刑國。石奮之為家可矣，若謂治國異治家者，則條章不治，民無依焉。故治國者親民，若治家也。心不可欺物，不可示物。不欺不示，得其衷也。欺之則物不信，示之則民驕矣。自家刑國，自國刑家，可無失矣。	〈文子·微明〉： 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修其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故曰「修其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有餘，修之國，其德乃豐。」
		〈金樓子·立言上〉： 《淮南》言：「蕭條者形之君，寂寞者身之主。」 〈淮南子·齊俗〉： 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弦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文子·自然〉： 至於神和，遊於心手之間，放意寫神，論愛而形於絃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此不傳之道也。故肅者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金樓子·立言下〉： 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今與驥俱走，人不勝驥矣。若夫居於車上，驥不勝人矣。夫人主亦有車，無去其車，則眾善皆盡力竭能矣。 〈呂氏春秋·審分〉： 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	〈文子·上仁〉： 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

徵引者	徵引時段	徵引片段	對應原文
		車，則眾善皆盡力竭能矣，詔諛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堅窮廉直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驚矣。	
		〈金樓子·立言上〉： 一圍之木持千鈞，五寸之榱制開闔，總之者明也。 〈金樓子·立言下〉：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處也；猿狖失木，擒於狐狸，非其所也。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榱制九重之城，豈其才之足任哉？所居得其要也。	〈文子·上義〉： 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所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
		〈金樓子·立言上〉： 生也有涯，智也無涯，以有涯之生，逐無涯之智，餘將養性養神，獲麟於金樓之制也。夫石田不生五穀，構山不游麋鹿，何哉？以其無所因也。	〈文子·上禮〉： 老子曰：鄧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鰲蛟龍莫之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也。
		〈金樓子·立言下〉： 蘭生空谷，不為莫用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	〈文子·上德〉： 清之為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為害，河水不見太山，蘭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慍，性之有也。
		〈金樓子·立言上〉： 君子無邑邑於窮，無勿勿於賤。譽之而不加動，非之而不加沮，定外內之分，夷榮辱之心，立不易方，斯有恆也。	〈文子·上禮〉： 擢德自見也，撓性絕生也，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通乎榮辱之理，舉世譽之而不益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

為了能更便利的看出《文子》被徵引的實際篇章分布狀況，因此製作一個簡表如下：

表格 3 歷代徵引《文子》書籍數量與篇數統計

篇名	引用出處	書	篇
道原	〈亢倉子·全道〉〈孫子兵法·勢〉〈子華子·執中〉〈子華子·北宮意問〉〈子華子·晏子〉〈子華子·大道〉〈孔叢子·抗志〉〈禮記·樂記〉〈莊子·刻意〉〈慎子·因循〉〈荀子·修身〉〈莊子·德充符〉〈莊子·人間世〉〈莊子·知北遊〉〈莊子·天地〉〈莊子·庚桑楚〉〈禮記·樂記〉〈史記·樂書〉〈素問·六節藏象論〉〈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說苑·談叢〉〈劉子·防慾〉〈史記·淮南衡山列傳〉	15	22
精誠	〈鄭析子·無厚〉〈子思子·累德〉〈禮記·中庸〉〈禮記·曲禮上〉〈吳子·論將〉〈史記·龜策列傳〉〈中論·貴驗〉〈後漢書·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群書治要·尸子·貴言〉〈莊子·大宗師〉〈莊子·應帝王〉〈莊子·德充符〉〈莊子·庚桑楚〉〈莊子·外物〉〈孟子·梁惠王下〉〈呂氏春秋·重言〉〈呂氏春秋·精論〉〈史記·魏世家〉〈史記·樂書〉〈戰國策·魏策三·華軍之戰〉〈韓非子·有度〉〈意林·陸賈新書二卷〉〈群書治要·新語〉〈新書·耳痺〉〈新書·過秦中〉〈新書·勸學〉〈韓詩外傳·卷一〉〈漢書·賈鄒枚路傳〉〈春秋繁露·王道〉〈漢書·董仲舒傳〉〈史記·汲鄭列傳〉〈史記·循吏列傳〉〈漢書·谷永杜鄴傳〉〈白虎通義·聖人〉〈漢書·禮樂志〉〈孝經·廣至德〉〈荀子·哀公〉〈荀子·彊國〉〈孔子家語·正論解〉〈群書治要·體論〉	22	40
九守	〈莊子·天地〉〈韓非子·喻老〉〈論衡·雷虛〉〈淮南子·精神〉高誘註、〈呂氏春秋·本生〉高誘註、〈劉子·清神〉	5	5
守虛	〈莊子·齊物論〉〈莊子·天道〉〈莊子·刻意〉〈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	2	4
守無	〈禮記·樂記〉	1	1
守平	〈劉子·清神〉〈劉子·防慾〉	1	2
守易	〈劉子·清神〉	1	1
守清	〈莊子·德充符〉〈莊子·知北遊〉〈劉子·清神〉〈劉子·防慾〉	2	4
守真	〈墨子·魯問〉〈孔叢子·抗志〉〈呂氏春秋·高義〉	3	3
守靜	〈荀子·宥坐〉〈說苑·雜言〉	2	2
守法			
守弱	〈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後漢書·鄭范陳賈張列傳〉〈荀子·宥坐〉〈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司馬遷傳〉	4	5
守樸	〈論語·泰伯〉〈莊子·刻意〉〈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盡神不滅五〉〈莊子·大宗師〉〈莊子·德充符〉〈莊子·天地〉	3	6

篇名	引用出處	書	篇
符言	〈鄧析子·轉辭〉〈司馬法·仁本〉〈藝文類聚·人部七·鑒誠〉(《晏子》)〈列子·說符〉〈孔子家語·五儀解〉〈吳越春秋·夫差內傳〉〈越絕書·外傳記吳王占夢〉〈說苑·敬慎〉〈孔叢子·抗志〉〈商君書·畫策〉〈莊子·應帝王〉〈莊子·刻意〉〈慎子·威德〉〈慎子·外篇〉〈荀子·富國〉〈韓詩外傳·卷二〉〈韓詩外傳·卷一〉〈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上〉〈後漢書·皇后紀上〉〈後漢書·馮衍傳下〉〈昭明文選·辯命論(劉孝標)〉〈劉子·防慾〉〈劉子·清神〉〈劉子·去情〉	18	24
道德	〈鄧析子·轉辭〉〈新序·雜事第五〉〈列子·說符〉〈五行〉〈戰國策·秦策三·秦客卿造謂穰侯〉〈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史記·龜策列傳〉〈荀子·正論〉〈荀子·儒效〉〈呂氏春秋·下賢〉〈呂氏春秋·察今〉〈呂氏春秋·論人〉〈韓非子·難三〉〈新書·過秦中〉〈鹽鐵論·相刺〉〈漢書·魏相丙吉傳〉〈法言·先知卷第九〉〈孝經·諸侯〉〈藝文類聚·巧藝部·圍棋〉(梁武帝《圍棋賦》)〈藝文類聚·產業部下·錢〉(晉魯褒《錢神論》)〈藝文類聚·武部·將帥〉(後魏溫子昇《廣陽王北征請大將表》)〈劉子·貴農〉	18	22
上德	〈鄧析子·轉辭〉〈說苑·尊賢〉〈莊子·德充符〉〈史記·越王句踐世家〉〈韓非子·內儲說下〉〈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孔叢子·抗志〉〈孔叢子·連叢子上·敘世〉〈中論·貴驗〉〈說苑·權謀〉《胡非子》〈吳子·圖國〉《語叢四》〈性自命出〉〈莊子·應帝王〉〈莊子·天地〉〈莊子·肱篋〉〈孟子·離婁上〉〈戰國策·齊策三·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太平御覽·疾病部三·盲〉(《尹文子》)〈楚辭·漁父〉〈楚辭·九章·哀郢〉〈孔叢子·執節〉〈荀子·勸學〉〈荀子·修身〉〈呂氏春秋·勸學〉〈呂氏春秋·博志〉〈鶡冠子·世兵〉〈戰國策·趙策二·武靈王平晝問居〉〈漢書·董仲舒傳〉〈漢書·張馮汲鄭傳〉〈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上〉〈鹽鐵論·崇禮〉〈鹽鐵論·備胡〉〈鹽鐵論·論誹〉〈說苑·雜言〉〈漢書·蓋諸葛劉鄭孫卬將何傳〉〈後漢書·隗囂公孫述列傳〉〈漢書·揚雄傳上〉〈論衡·龍虛〉〈公羊傳·莊公十二年〉〈三國志·魏書六·董卓傳〉〈申鑒·時事〉〈越絕書·德序外傳記〉〈越絕書·外傳本事〉〈風俗通義·祀典·桃梗、葦苙、畫虎〉〈三國志·魏書·何夔傳〉〈齊民要術·栽樹〉〈荀子·哀公〉〈劉子·防慾〉〈劉子·專學〉〈金樓子·立言下〉〈韓詩外傳·卷五〉	33	53
微明	〈孫子兵法·作戰〉〈孫子兵法·用間〉〈藝文類聚·人部七·鑒誠〉(《晏子》)〈子華子·執中〉〈子華子·北宮意問〉〈列子	30	45

篇名	引用出處	書	篇
	·說符〉〈意林·子思子七卷〉〈說苑·權謀〉〈列子·說符〉〈素問·寶命全形論〉〈素問·天元紀大論〉〈莊子·大宗師〉〈莊子·徐無鬼〉〈莊子·知北遊〉〈莊子·外物〉〈莊子·天地〉〈史記·龜策列傳〉〈史記·蘇秦列傳〉〈孔叢子·公孫龍〉〈韓非子·喻老〉〈韓非子·說林上〉〈韓非子·孤憤〉〈戰國策·燕策二·燕饑趙將伐之〉〈三略·上略〉〈三略·下略〉〈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群書治要·桓子新論〉〈鹽鐵論·褒賢〉〈說苑·談叢〉〈後漢書·蘇竟楊厚列傳上〉〈漢書·刑法志〉〈論衡·幸偶〉〈論衡·實知〉〈風俗通義·過譽·汝南陳茂〉〈潛夫論·思賢〉〈越絕書·德序外傳記〉〈越絕書·內傳陳成恒〉〈吳越春秋·夫差內傳〉〈論語·子路〉〈孝經·廣揚名〉〈大戴禮記·主言〉〈晏子春秋·外篇下·四〉〈孔叢子·嘉言〉〈荀子·仲尼〉〈劉子·貴言〉〈金樓子·立言上〉、〈呂氏春秋·勿躬〉高誘註、〈太平御覽·疾病部一·總敘疾病上〉(《尹文子》)		
自然	〈墨子·天志中〉〈墨子·非樂上〉〈禮記·中庸〉〈禮記·樂記〉〈莊子·刻意〉〈慎子·因循〉〈呂氏春秋·慎勢〉〈韓非子·難三〉〈史記·吳王濞列傳〉〈漢書·敘傳上〉〈群書治要·劉廙政論·任臣〉〈韓詩外傳·卷九〉〈鹽鐵論·刺議〉〈意林·任子十卷〉〈金樓子·立言上〉	13	15
下德	〈孫子兵法·九變〉〈鄧析子·無厚〉〈荀子·哀公〉〈晏子春秋·內篇問上·二十二〉〈晏子春秋·內篇雜上·十八〉〈國語·越語下〉〈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越絕書·吳內傳〉〈難經·藏府井俞〉〈孫臏兵法·客主人分〉〈孫臏兵法·善者〉〈尉繚子·武議〉〈莊子·齊物論〉〈莊子·天地〉〈莊子·達生〉〈莊子·則陽〉〈莊子·讓王〉〈慎子·威德〉〈呂氏春秋·審為〉、〈呂氏春秋·適威〉〈呂氏春秋·貴當〉〈呂氏春秋·為欲〉〈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白虎通義·禮樂〉〈淮南子·道應〉〈漢書·刑法志〉〈漢書·禮樂志〉〈後漢書·荀韓鍾陳列傳〉〈群書治要·體論〉〈抱朴子·廣譬〉〈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劉子·去情〉	21	32
上仁	〈鄧析子·無厚〉〈鄧析子·轉辭〉〈晏子春秋·內篇問上·二十二〉〈大戴禮記·小辨〉〈子華子·虎會問〉〈墨子·非命上〉〈孔叢子·抗志〉〈群書治要·尸子·神明〉〈申子·大體〉〈荀子·君道〉〈荀子·王制〉〈呂氏春秋·君守〉〈呂氏春秋·知度〉〈呂氏春秋·分職〉〈韓非子·難一〉〈群書治要·新語〉〈新書·禮〉〈漢書·武帝紀〉〈漢書·雋疏于薛平彭傳〉〈漢書·賈鄒枚路傳〉〈鹽鐵論·結和〉〈鹽鐵論·取下〉〈鹽鐵論·孝養〉	26	47

篇名	引用出處	書	篇
	〈鹽鐵論·利議〉〈鹽鐵論·訟賢〉〈韓詩外傳·卷一〉〈漢書·宣元六王傳〉〈後漢書·鄭范陳賈張列傳〉〈後漢書·郭陳列傳〉〈後漢書·崔駰列傳〉〈漢書·敘傳上〉〈三國志·魏書·袁渙傳〉〈莊子·庚桑楚〉〈論語·述而〉〈論語·衛靈公〉〈大戴禮記·小辨〉〈孔子家語·好生〉〈孔子家語·六本〉〈禮記·表記〉〈孔子家語·正論解〉〈史記·滑稽列傳〉〈呂氏春秋·審分〉〈意林·周生烈子五卷〉〈金樓子·立言下〉〈戰國策·趙策三·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劉子·愛民〉〈劉子·和性〉〈劉子·辯施〉		
上義	〈孫子兵法·行軍〉〈鄧析子·轉辭〉〈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二十八〉〈晏子春秋·內篇問上·十八〉〈晏子春秋·內篇問上·十三〉〈論語·子張〉〈墨子·小取〉〈禮記·問喪〉〈商君書·說民〉〈群書治要·尸子·發蒙〉〈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一十五·禮賢〉〈《韓詩外傳》莊子引〉〈慎子·逸文〉〈莊子·秋水〉〈戰國策·趙策二·武靈王平晝問居〉〈荀子·天論〉〈呂氏春秋·論人〉〈呂氏春秋·愛類〉〈韓非子·顯學〉〈新書·過秦中〉〈後漢書·馮衍傳下〉〈後漢書·馬融列傳上〉〈三國志·蜀書·彭蒙傳〉〈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群書治要·體論〉〈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尺寸〉〈《尸子》〉〈大戴禮記·主言〉〈新序·刺奢〉〈說苑·談叢〉〈金樓子·立言上〉〈金樓子·立言下〉〈劉子·法術〉〈劉子·賞罰〉〈劉子·貴農〉	24	33
上禮	〈孫子兵法·形〉〈新序·雜事第一〉〈晏子春秋·內篇諫下·十四〉〈莊子·人間世〉〈莊子·馬蹄〉〈子華子·晏子〉〈孫臏兵法·奇正〉〈莊子·逍遙遊〉〈禮記·樂記〉〈孟子·公孫丑上〉〈史記·蘇秦列傳〉〈戰國策·趙策四·秦攻魏取寧邑〉〈戰國策·秦策三·秦客卿造謂穰侯〉〈荀子·王霸〉〈荀子·禮論〉〈鶡冠子·博選〉〈鶡冠子·能天〉〈鶡冠子·備知〉〈新書·過秦上〉〈素書·正道章〉〈漢書·董仲舒傳〉〈春秋繁露·爵國〉〈史記·酷吏列傳〉〈鹽鐵論·遵道〉〈鹽鐵論·刺復〉〈鹽鐵論·申韓〉〈漢書·循吏傳〉〈漢書·匡張孔馬傳〉〈弘明集·牟子理惑論〉〈白虎通義·聖人〉〈後漢書·肅宗孝章帝紀〉〈後漢書·朱樂何列傳〉〈後漢書·董卓列傳〉〈三國志·魏書·劉廙傳〉〈三國志·吳書·陸遜傳〉〈荀子·宥坐〉〈荀子·哀公〉〈金樓子·立言上〉	22	38

以上不計《淮南子》引文數目（無法精確計算，因為《淮南子》有些是間接引自《文子》，是已經過改造的文字。），《文子》一書從春秋末年至魏晉南北朝

，共被徵引404次（含高誘註引。不含《淮南子》徵引次數，因為《淮南子》徵引了將近八十%的《文子》。），徵引總書目共79本（含《淮南子》，不計高誘註。不計《群書治要》、《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但計這三書所轉引的書籍。），此為不完全統計。相信仍有筆者漏收漏計的案例存在！《文子》全書目前可見尚未被《淮南子》以外徵引（包含筆者可能漏收）的部份只有〈九守〉篇的二個子篇：〈守無〉（《淮南子》引，〈禮記·樂記〉單引一詞組）、〈守法〉（《淮南子》引）。由此可見，《文子》自誕生以致於魏晉南北朝，全書大小篇章都被引用過了！而《淮南子》之所以能引到這兩篇沒被以前的人引過的小篇章，無非是因為《淮南子》引了近乎八十%的《文子》，以及《淮南子》本身的篇幅達十幾萬字的緣故。因此，這是一個概率上的問題，不足為奇！

其中身為老聃弟子的孔子，個人徵引了五十幾次的《文子》，是其中徵引最多的個人。僅是從孔子的徵引次數與徵引篇章就能肯定《文子》與《老子》的成書時間極為相近！

文人對諸子的改造

對《文子》的引用與改造、添加實例進行註釋，不始於劉安，也不終於劉安。在劉安之前引用與改造的例子並不少。荀子是其中比較明顯與可考的例子，這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更早的《子思子》、《尸子》今日都只剩下了殘本。無從比較，因此讓荀子拔得頭籌！

對原型文本進行修改、增加典範，是至少先秦至魏晉南北朝的文人們的一種普遍的修辭手法！因此，《淮南子》對《文子》的修改自然也只是一個極為普遍的現象。如此一來，我們自然可以推論《淮南子》必然也對其他先秦諸子書做了類似的處理。同時，對其他先秦諸子甚至《淮南子》（《淮南子》引了許多先秦諸子，但這些先秦諸子的文本消失之後，《淮南子》便成為這些文本的唯一擁有者。《淮南子》因此從抄襲、傳承者的身分轉而變為首創者的身分。）進行同樣的文學修飾操作的也必然有之。以下，我們僅各舉幾個例子，以做為佐證：

〈亢倉子·君道〉：

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鑰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鷄，視而不明者，正以為隼，明者視之乃鷄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視之，正為君子也；明者聽而視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治也；以才取人，治也；以行取人，治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主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怪形

異藝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者，政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己也，而惡士之明己也。鏡之明己也功細，士之明己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

〈呂氏春秋·達鬱〉：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纓推之履，特會朝兩袂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鏡？其唯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己也，而惡士之明己也。鏡之明己也功細，士之明己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

〈呂氏春秋·達鬱〉為〈亢倉子·君道〉：「人主皆知鏡之明己也，而惡士之明己也。」找到了一個案例做為註腳或事例補充。這樣的做法在《淮南子》中更為常見。

〈說苑·尊賢〉：

齊將軍田穰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為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第，變姓名，免為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穰曰：「今日諸君皆為穰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豈足道哉！

若從典範累增的規律來看這一段，那麼張生在前，鄒陽在後。張生原本只有「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鄒陽時現實世界中已經產生了「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的例子，因此這個例子便被累增到事例中而成為排比句。關於典範累增與

新增的修辭手法，可見本書〈考證概論·修辭〉一節的說明與更多舉例。

〈文子·道德〉：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處士脩其道，人民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無；河出圖，洛出書。及世之衰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蠕動不息，野無百蔬。**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聖人和愉寧靜，生也；至德道行，命也。故生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

〈孫子兵法·勢〉：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弗責於民，故能釋民而任勢。任勢者，其戰民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者戰民也，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勢也。

〈商君書·定分〉：

今先聖人為書，而傳之後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師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故聖人必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則大軸貞信，民皆愿慤，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故勢治者不可亂，勢亂者不可治。**夫勢亂而治之愈亂，勢治而治之則治。故聖王治治不治亂。

〈韓非子·難勢〉：

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日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吾非以堯、桀為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

〈潛夫論·明忠〉：

是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言而身敗爾。歷觀古來愛君憂主敢言之臣，治勢一成，君自不能亂也，況臣下乎？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曰號令，然勢自亂。亂勢一成，君自不能治也，況臣下乎？**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慙之不治也。**堯、舜恭己無為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驚，勢亂也。故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而威權任也。

〈商君書·定分〉：「故勢治者不可亂，勢亂者不可治。」是對老子「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的濃縮引用，〈韓非子·難勢〉「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

，雖有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是對商鞅此句濃縮版的註釋，而王符「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慙之不治也。堯、舜恭己無為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騖，勢亂也。故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其「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慙之不治也。」是對老子的改造，「堯、舜恭己無為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騖，勢亂也。」是對韓非的改造以及典範置換（把「桀紂」改為「胡亥、王莽」）。而全部的案例是用來註解孫子的「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與韓非註解商鞅的用意已經不同！因此王符是對前人的所有成果進行了鋪陳，並繁化增飾，同時增加了典範人物與其事例做為註腳或補充說明。最後又暗引了〈孫子兵法·勢〉的話做結！

〈荀子·解蔽〉：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見植林以為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跬步之澮也；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也；〔楊倞註：閨，小門也。〕酒亂其神也。厭目而視者，視一為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而以為啍啍；執亂其官也。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水動而景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執玄也。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

〈淮南子·汜論〉：

叔孫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受罪祿不能累也；荊欤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俯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虎也；懼掩其氣也。又況無天地之怪物乎？

〈淮南子·說山〉：

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堦堦，遠之故也。秋豪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為內者，大不可以為外矣。

〈劉子·正賞〉：

海濱居者，望島如舟，望舟如鳧，而須舟者不造島、射鳧者不向舟，知是望遠，目亂心惑也。山底行者，望嶺樹如簪，視岫虎如犬，而求簪者不上樹、亡犬者不往呼，知是望高，目亂而心惑也。至於觀人，論文則以大為小，以能為鄙，而不知其目亂心惑也，與望山海，不亦反乎！

荀子「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跬步之澮也；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也」，被劉安改造為「夫醉者俯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同時另外創造了「懼掩其氣也」一段文字以與主題相近的「酒濁其神也」相

老子弟子與老子

呼應。其中「百步之溝」被誇飾為「江、淮」，「踴步之澮」被誇飾為「尋常之溝」，「小之閨」被具體為「七尺之閨」，「亂其神」被改為「濁其神」。

劉子對荀子的改造則集中在「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一段，與劉安的改造對象不同。但這些都是極為常見的文學手法！

〈荀子·勸學〉：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智明而行無過矣。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

〈淮南子·齊俗〉：

原人之性，蕪穢不得清明者，物或堞之也。**羌、氏、翟，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驪，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

荀子原本只作「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而劉安的修改已經改變了許多元素，包括把「干越夷貉」改為「羌、氏、翟」，把「之子」改為「嬰兒」，改寫了「長而異俗」並增加了「重象、狄驪」的典範元素。

〈呂氏春秋·異用〉：

古之人貴能射也，以長幼養老也。今之人貴能射也，以攻戰侵奪也。其細者以劫弱暴寡也，以遏奪為務也。**仁人之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跽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犍也。**〔高誘註：跽，盜跽。企足，莊蹻也。皆大盜人名也。以飴取人犍牡，開人府藏，竊人財物者也。〕

〈淮南子·說林〉：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蹻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高誘註：牡，門戶籥牡也。〕

〈孟子·告子下〉：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春秋繁露·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

昔者魯君問於柳下惠曰：「我欲攻齊，何如？」柳下惠對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不問於仁人也。此何為至於我？」

〈淮南子·說林〉改造自〈呂氏春秋·異用〉。而把「仁人」具體化為典範人物「柳下惠」，同時刪除了「企足」以使句式對稱。柳下惠與盜蹠是兄弟，因此劉安這樣的改動，既加深了衝擊力，也更容易記憶，有反襯的效用！

〈藝文類聚·巧藝部·射〉：

《尸子》曰：荊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欲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王大喜。

又曰：鴻鵠在上，鞬弩以待，若發善否，問二五弗知，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也。

〈孟子·告子上〉：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劉子·專學〉：

隸首，天下之善筭也。有鳴鴻過者，彎弧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難筭，意有暴昧，鴻亂之也。弈秋之弈，隸首之筭，窮微盡數，非有差也。然而心在筭、鴻，而弈敗、筭撓者，是心不專一，遊情外務也。

劉晝在「弈秋」的典範外新增了「隸首」，兩人都是善於計算的典範人物。而「三五」本是「二五」，出自《尸子》。劉晝一併加以融合了！

〈呂氏春秋·舉難〉：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眾。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群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桓公得之矣。

〈淮南子·道應〉：

甯越欲幹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商于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眾，甯越飯牛車下

，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仆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君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複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

〈新序·雜事五〉：

寧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進，於是為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眾，寧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寧戚見，說桓公以合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群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以為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

〈呂氏春秋·舉難〉只說到「桓公得之矣」，而〈淮南子·道應〉把這個故事拿來解釋《老子》，因此文末又新增了《老子》的相關片段。至於劉向〈新序·雜事五〉則又在整個故事之後新增了一個「結論」，而稱「所以霸也」。這些都是先秦諸子以致於魏晉南北朝的書籍中常見的文學修辭手法！

〈西京雜記·第五〉：

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著者，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華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

〈劉子·從化〉：

唐堯居上，天下皆治，而四凶獨亂，猶曰堯治，治者多也；殷紂在上，天下皆亂，而三人獨治，猶曰紂亂，亂者眾也；漢文節儉，而人有奢，猶曰世儉，儉者多也；齊景太奢，而晏嬰躬儉，猶曰國奢，奢者眾也；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水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炎，猶曰火熱，熱者多也。

《西京雜記》的作者一傳為漢朝劉歆所作，一傳為東晉葛洪所作。不管是誰所作，都早於劉晝。劉晝已經對原始的文本進行了繁化修飾，於是「溫泉」變成了「華陽溫泉」屬於典範累加與具體化的修飾手法，「涼焰」則不僅也進行了典範累加的修飾，同時也進行了詞彙替換而成了「蕭丘寒炎」。屬於將「泛稱」轉

換成「特稱」的案例，只是這案例用地名作為修飾與限定的作用，是將「泛稱」轉換成「特稱」的一種技巧。

〈文子·道德〉：

文子問聖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聖人嘗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者嘗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無聞見者，愚迷。

〈孟子·盡心下〉：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難經·神聖工巧〉：

六十一難曰：經言：**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切脈而知之謂之巧，何謂也？**

然：望而知之者，望見其五色，以知其病。聞而知之者，聞其五音，以別其病。問而知之者，聞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切脈而知之者，診其寸口，視其虛實，以知其病，病在何藏府也。經言以外知之曰聖，以內知之曰神，此之謂也。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

黃帝問於歧伯曰：「余聞之：**見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脈，知其病，命曰神。問其病，知其處，命曰工。**余願聞見而知之，按而得之，問而極之，為之奈何？」

歧伯答曰：「夫色脈與尺之相應也，如桴鼓影響之相應也，不得相失也。此亦本末根葉之出候也，故根死則葉枯矣。色脈形肉，不得相失也。故知一則為工，知二則為神，知三則神且明矣。」

老子只是提出了抽象的「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而孟子已經在原始的框架下加入了典範人物，並且展開了鋪陳。結合孟子對《文子》的引文，這種源流的關係可以得到確認！

至於「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的程度、層次關係，到了中醫裡卻產生了變化。因為「望而知之」只根據病人所表現出的病徵、行為就能知道病人的疾病，因此是最高級別的，稱之為「神」的境界。必須「聞而知之」是已經參考了其他信息的做法，程度不如最高級別的「神」，還是「人」的範疇，但已經非常厲害，因此稱之為「聖」的境界，是「人」中境界最高的級別了。至於「問而知之、切脈而知之」則已經屬於智慧、技術的層次，因此位列第三、第四

。如果這樣都還不知或判斷失誤的，那已經是庸醫的境界了！

〈難經·神聖工巧〉引「經」，則是有所本，早於春秋末年。而〈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的相關論述則是「明、神、工」，沒有「聖、巧」，明顯更為簡略與樸素。老子稱「自知者明」，因此「明」做為一種境界的使用，目前可見以春秋時代的用例最多。詳見其他相關論述，不贅。

〈文子·上德〉：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樹黍者不穫稷，樹怨者無報德。

〈文子·道德〉：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曰：「夫道德者，匡衰以為正，振亂以為治，化淫敗以為樸，淳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則無淫亂之世矣。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皇藉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故以道蒞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治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為讎，雖欲長久，不可得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曰：「寡人聞命矣。」

〈荀子·勸學〉：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

〈荀子·儒效〉：

故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

荀子「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即便不結合其他荀子徵引與改造《文子》的明確與明顯案例，這一例也能看出是脫胎自老子的兩段文字：「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是一種結合式的改造！

〈文子·上禮〉：

老子曰：……聖人之道曰：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無廉恥，不可以治，不

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嚮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

〈商君書·畫策〉：

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況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況跖乎？**勢不能為姦，雖跖可信也；勢得為姦，雖伯夷可疑也。**……聖人知必然之理，必為之時勢；故為必治之政，戰必勇之民，行必聽之令。是以兵出而無敵，令行而天下服從。黃鵠之飛，一舉千里，有必飛之備也。麒麟騶駼，日行千里，有必走之勢也。虎豹熊羆，驚而無敵，有必勝之理也。聖人見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溼制火。**故曰：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

〈淮南子·泰族〉：

《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無人。」無人者，非無眾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

〈鹽鐵論·申韓〉：

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為，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

〈弘明集·牟子理惑論〉：

牟子曰：工輪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功。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臯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為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子為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譬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淫乎？河伯雖神，不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湛水揚塵。當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

劉安（前139年）〈淮南子·泰族〉對〈文子·上禮〉進行了典範累加的修飾，稍後的桓寬（前81年）〈鹽鐵論·申韓〉直接引《文子》，而牟融（79年前）也是對〈文子·上禮〉進行典範累加的修飾，並且取用的典範與劉安的不同。牟融這個例子是另一個不同於劉安的改造之例。「夷、齊」、「曾、閔」都是廉潔、孝順的典範人物！劉安以「孔、曾」為代表（孔子為曾子作《孝經》），而牟融則都以孔子的弟子們中最孝順的兩位典範人物為代表，「閔損」是早於「曾子」的孝順代表，亢倉子便收錄了孔子與閔損關於孝道的對話！孔子為曾子作《孝經》以及曾子耘瓜事件之後，曾子取代了閔損的地位而成為新的典範！

〈文子·上禮〉這種不含具體歷史人物的語法、用法，正是《老子》一書最大的特色！而《鹽鐵論》的成書稍晚於《淮南子》，因此這一則已經證明《鹽鐵

論》引的不是《淮南子》，且引的是不含歷史人物事例的《文子》。也就是說，《文子》的文字並不是將《淮南子》中的歷史人物事例刪除後而成，而是原本如此！是《淮南子》以歷史人物事例對《文子》的增益，而非相反！僅僅採用文本比對演算法計算其相似度，也能證明其引自《文子》！遑論其前還有這麼多的引文實例存在，而那些引文實例都只指向一部從來都有記載的《文子》！僅僅是一部成書晚於《淮南子》而其引文卻與《文子》相同的例子就能證明「《文子》虛化《淮南子》」這種說法經不起事實的檢驗！遑論那些早於《淮南子》或與《淮南子》成書時間不相上下的文獻徵引《文子》的例子。更重要的是，根據本書所揭露了例子可以明確看出，《淮南子》在對《文子》作典範置入時，其典範人物並不具有一致性，而《文子》本身眾多非典範人物的抽象詞彙，如聖人、勇者、智者、仁者、貪者、廉者、辯者、重者、信者、賢者、賢臣、忠臣、人臣、功臣，卻呈現了統一的用詞特色，並且與《老子》一書的用詞特色是相合的。而兩者都是老聃的作品，只是一為口述，一為自撰。

〈文子·上義〉：

老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人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

〈淮南子·汜論〉：

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高誘註：少正，官。卯其名也。魯之謠人，孔子相魯七日，誅之於兩觀之下。〕；子產誅鄧析〔鄧析，詭辯，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禁。〕，而鄭國之奸禁。以近喻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

〈孔子家語·王言解〉：

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

〈孔子家語·刑政〉：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問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言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顯五刑必即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側也；側、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

增加典範的修飾手法並非單純的只有在原始文本中插入典範人物或事件的

做法，因為有些文句不容易做這種操作。以上的例子就是一個實例，典範人物與事件的增加，有時需要許多的描述性文字，因此不容易插入原始文本。因此改為在原始文本之後以新的句式加入相關的典範人物與事件。但這種形式的修飾，容易被忽略，而以為不是一種修辭手法。其主因就在於改造者沒有對原始文句進行「增、刪、替換」等操作！而更像是一種以實例對原典作註釋的技巧。但嚴格說來，仍可視為是典範置入的範例，只是其作用的範圍不在詞而是句。

劉安的這一則以「孔子誅少正卯、子產誅鄧析」插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與「聖人守約而治廣」之間。企圖以此來解釋「至賞不費，至刑不濫」，但只能兼顧到「至刑不濫」一句。但「孔子誅少正卯、子產誅鄧析」之後並沒有任何歷史記載魯國與鄭國在兩人執政期間便沒有用刑了，甚且「孔子誅少正卯」更是一直為歷代學者文人所詬病之事，如王充。因此，這兩則典範置入更多的是出於對聖人的想像。從詞彙與短語的使用來看「至賞、至刑」的概念孔子與其弟子都曾使用過。

〈文子·上仁〉：

老子曰：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正在於剛柔之間。

〈鹽鐵論·訟賢〉：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死，宰我以柔弱殺。使二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己而伐能，小知而巨牧，欲人之從己，不能以己從人，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此其所以身殺死而終菹醢也。未見其為宗廟器，睹其為世戮也。當此之時，東流亦安之乎？」

〈淮南子·繆稱〉：

簡公以懦殺，子陽以猛劫，皆不得其道者也。

〈淮南子·汜論〉：

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晞，故聖人以身體之。夫修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虐，虐則無親。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

這一則與上一則都屬於同樣的新增手法。新增加的典範人物與事件只是添加在引用的原始文句之後，並沒有對原始文句進行改造與「破壞」！但〈鹽鐵論·訟賢〉中大夫所舉的典範是「子路」與「宰我」，兩人的共同點都是孔子弟子。但劉安對於過強過弱的認知與舉例與此不同，舉的是齊簡公與鄭子陽。〈淮南子·繆稱〉雖與此引文無直接關連，但其結語「皆不得其道者也」，仍然與〈文子·上仁〉所要表述的道理是一致的！結合〈淮南子·汜論〉可知，〈淮南子·繆稱〉之「齊簡公、鄭子陽」正是劉安對〈文子·上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的典範置入。

〈文子·符言〉：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故生所受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君子能為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而為非，而未必免於禍。故君子逢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即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

〈淮南子·繆稱〉：

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宏演直仁而立死，王子閭張掖而受刃，不以所托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齊桓、秦穆受而聽之。照惑者，以東為西，惑也；見日而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羸我，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羸。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為也；有能為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為，天成之。終身為善，非天不行；終身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于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指，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無道之世，以國與人。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

「宏演、王子閭」是「生所假也，死所歸也。」的註腳或事例補充。「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指，或害或利。」則是「性、命」之說的註腳或事例補充。這種註解模式是《淮南子》對先秦諸子尤其是那些缺乏事例者的常見操作！

〈文子·下德〉：

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故天下得道，守在四夷；天下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

〈淮南子·泰族〉：

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鄴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于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于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

「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鄴百里」是「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的事例補充或註腳。其中〈文子·下德〉兩「天下」都是「天子」之誤！如〈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前519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沈尹戌與老子同時，其引文也是「天子、諸侯」之配對！可見今本誤！「下、子」形近而誤。

〈文子·下德〉：

老子曰：天下莫易於為善，莫難於為不善。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也。所謂為不善難者，篡弑矯詐，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也。今之以為大患者，由無常厭度量生也，故利害之地，禍福之際，不可不察。聖人無欲也，無避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志有所欲，即忘其所為，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

〈淮南子·汜論〉：

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于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為矣。

「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為「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的註腳或事例補充說明。劉安刪除了「聖人無欲也，無避也。」諸字。

〈文子·符言〉：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以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脩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為治者必危；行者未免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剝。故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道不可以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故嘗無禍，不嘗有福；嘗無罪，不嘗有功。道曰：「芒芒昧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無思慮也，無設儲也；來者不迎，去者不將。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眾枉，不失其直；與天下並流，不離其域。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內無奇福，外無奇禍。故禍福不生，焉有人賊！故至德，言同輅，事同福，上下一心，無歧道旁見者，退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向方矣。

〈呂氏春秋·義賞〉：

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眾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成乎詐，其成毀，其勝敗。天下勝者眾矣，而霸者乃五，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勝而不知勝之所成，與無勝同。秦勝於戎而敗乎殽，楚勝於諸夏而敗乎柏舉。武王得之矣，故一勝而王天下。眾詐盈國，不可以為安，患非獨外也。

〈淮南子·詮言〉：

故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挫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為物，不損則益，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殽；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柏舉。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儲，來者弗迎，去者弗將。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眾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

劉安引至「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此後為註解。「故秦勝乎戎，而敗乎般；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栢莒。」則取自〈呂氏春秋·義賞〉，拼接技巧可謂高明！

〈文子·微明〉：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則功臣叛。故察於刀筆之跡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陳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權。聖人先（見）福於重關（閉）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即無亂政。

〈淮南子·泰族〉：

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為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之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于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

〈淮南子·繆稱〉：

故商鞅立法而支解〔高誘註：商鞅為秦孝公立治法，百姓怨之，以罪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吳起相楚，設貴臣相坐之法，卒車裂之。〕。

劉安的典範增加，雖然典範「商鞅、相坐之法」、「吳起、減爵祿之令」的對應是對的，且「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也符合歷史記載，然而「吳起為楚減爵祿之令」何時導致了「功臣畔」？吳起死於貴族之手，並非功臣之手，貴族、功臣也並沒有背叛楚王的事蹟存在。至於商鞅在齊、魏桂陵、馬陵大戰都趁機漁利，帶領秦國軍隊大勝魏國軍隊，因為非如此，商鞅沒有軍功也不得受封，顯然把商鞅當成是一個「察於刀筆之跡」的文人也是不符事實的。且「廟戰」本是至少從孫武以來就有的軍事常識，吳起身經百戰，未有敗績，治理楚國而擔任宰相，卻說他只「習于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顯然也不符事實。至於說吳起「以兵弱楚」，更是荒謬之事！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根據以上記載，則吳起在楚國時的功績有「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使楚國強盛於一時，使諸侯畏懼楚國，哪來的「以兵弱楚」！因此，劉安的典範增加修飾手法雖然為「減爵之令張」找到了吳起、為「相坐之法」找

到了商鞅，卻顯然違背了眾多客觀事實！而「相坐之法立」被改為「立相坐之法」，「減爵之令張」被改為「減爵祿之令」，其語法結構也已經產生變化，而這個改變正是為了安插典範人物而不得不變的結果！

至於疑古派這一大群不學無術的學者、專家、權威，說相坐之法起於商鞅、減爵之令起於吳起，更是不讀書之論。

〈春秋繁露·王道〉：

梁內役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為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丘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仇仇其民，魚爛而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

〈左傳·僖公十九年〉：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墨子·號令〉：

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若欲以城為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城下里中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

〈尉繚子·伍制令〉：

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誅。屬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屬有誅。閭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閭有誅。

吏自什長以上，至左右將，上下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之，皆與同罪。

〈尉繚子·分塞令〉：

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分地，方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將有分地，帥有分地，伯有分地，皆營其溝域，而明其塞令，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誅之，伯不誅與之同罪。

〈尉繚子·兵教下〉：

一曰連刑，謂同罪保伍也。

〈尉繚子·兵令下〉：

內卒出戍，令將吏授旂鼓戈甲。發日，後將吏及出縣封界者，以坐後戍法。兵戍邊一歲，遂亡不候代者，法比亡軍。父母妻子知之，與同罪。弗知，赦之。

卒後將吏而至大將所一日，父母妻子盡同罪。卒逃歸至家一日，父母妻子弗捕執及不言，亦同罪。

魯僖公十九年當前641年。梁國已經採用「使民比地為伍，一家亡，五家殺刑。」這不是連坐、相坐之法？即便是墨子「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難道不也是連坐、相坐之法？輪到得商鞅來首創？同時，尉

繚子與商鞅同時，學界有人有能耐能證明誰先誰後？

〈逸周書·史記解〉：

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鄩君嗇儉，減爵損祿，群臣卑讓，上下不臨，後鄩小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鄩君以亡。

〈潛夫論·志氏姓〉：

妘姓之後封於鄩、會、路、偃陽。鄩取仲任為妻，貪冒愛恠，蔑賢簡能，是用亡邦。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嗇儉，**減爵損祿**，群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路子嬰兒，娶晉成公姊為夫人，豐舒為政而虐之。晉伯宗怒，遂伐滅路。荀瑩武子伐滅偃陽。曹姓封於邾；邾顏子之支，別為小邾，皆楚滅之。

如此「減爵損祿」早在西周時、老子之前便已經存在，輪得到吳起來首創嗎？學界眾多權威、專家、學者之不讀書、不學無術一至於此，豈不可悲！百犬吠聲、鸚鵡學舌、眾口鑠金、三人市虎，算是什麼學術研究？

〈文子·微明〉：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則功臣叛。故察於刀筆之跡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權。**聖人先（見）福於重關（閉）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即無亂政。

〈淮南子·泰族〉：

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跪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初繞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奸，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濫。**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為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捕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棋者或食兩而路窮，或予蹄而取勝。偷利不可以為行，而智術不可以為法。

這一段承上，劉安以「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亡。」作

為實例來注解老子「聖人先（見）福於重關（閉）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其中「冥冥之外」劉安引作「九拂之外」。這一句劉安以「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亡。」兩個歷史實例來做注解，但明顯這兩個實例不過是禍福難測的例子，就兩個例子而論，一個是領導者喪失土地最終稱霸，一個是領導者獲得土地最終滅亡，就句式與實際意義上是做到了對稱。但明顯與「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沒有太大的關係，因為且不說「齊桓公、智伯」算不上聖人，就說兩人明顯不知道前因所可能導致的後果，就可以說這與老子所要表述的思想不相切合了！且老子明明是說「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那麼這裡哪有什麼「聖人、重閉、慮患」的影子呢？

〈文子·微明〉：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則功臣叛。故察於刀筆之跡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權。聖人先（見）福於重關（閉）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即無亂政。

〈淮南子·泰族〉：

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讎兜，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而身虜于秦者，不知賢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孔子家語·王言解〉：

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共命而已矣。夫明王之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眾，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

這一段承上，劉安以「智伯有五過人之材，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而身虜于秦者，不知賢也。」的實例來注解老子「故仁

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即無亂政。」而老子這一段事實上孔子早就在〈孔子家語·王言解〉裡面引用過了。

以上老子的一段話，劉安將之割裂之後再用歷史實例加以註解，衍生出了整整三大段。但劉安所舉的例子卻其實不太符合歷史事實，譬如「智伯有五過人之材，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這一句就暴露了劉安或其門下客為能熟讀歷史或牽強附會的一面。〈新書·階級〉：「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豐面變容，吸炭變聲，必報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臥。人問豫讓，讓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土遇我，故為之國土用。』」、〈新書·論誠〉：「豫讓事中之君，智伯滅中行氏，豫讓徙事智伯。及趙襄子破智伯，豫讓劑面而變容，吞炭而為噎，乞其妻所，而妻弗識。乃伏刺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而五易臥，見不全身。人謂豫讓曰：『子不死中行，而反事其讎，何無恥之甚也！今必碎身糜軀，以為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我事中之君，與帷而衣之，與關而枕之。夫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及智伯分吾以衣服，飴吾以鼎實，舉被而為禮，大夫國土遇我，我固國土為之報。』」根據以上記載以及韓趙魏合攻智伯的歷史，則顯然說智伯之敗在於不愛人，那是錯誤的。

〈文子·守無〉：

老子曰：輕天下即神無累，細萬物即心不惑，齊生死則意不懼，同變化則明不眩。夫至人倚不撓之柱，行無關之途，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屈伸俯仰，抱命不惑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夫為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可正以義，不可懸以利，君子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為義者不可以死亡恐也，又況於無為者乎！無為者即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為影柱，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羞也，夫無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也。

〈淮南子·精神〉：

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途，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掛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俯仰，抱命而婉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紜，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舉獨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況斥鷃乎！勢位爵祿，何足以概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懸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為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況無為者矣！

堯不以有天下為貴，故授舜。公子荀不以有國為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為富，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佗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

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為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間田者慚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愧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

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鍾，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瓠之足羞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瓠之徒也。夫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由此觀之，生尊於天下也。

〈新序·義勇〉：

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柩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為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之不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綬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行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譖見逐。建有子曰勝，在外，子西召勝，使治白，號曰白公。勝怨楚逐其父，將弑惠王及子西，欲得易甲，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也。」易甲笑曰：「嘗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敢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弑子之君，而使我從子，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為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應子以聲鄙也，吾聞士立義不爭，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也。」

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之；子不與我，將殺子。」屈廬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肆於條枝，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叔父西求福於廬也，可乎？且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危不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內其劍。

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為王。王子閭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閭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后自庇焉，閭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王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惡其位也，以潔其行為。今吾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劫白刃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葉公高率眾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

〈淮南子·精神〉這一段絕大多數的文字都來自《文子》。其中劉安針對了「夫為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可正以義，不可懸以利，君子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為義者不可以死亡恐也，又況於無為者乎！」新增了幾個近似典範，這一則相比於前面幾則，更綜合的運用了許多文學技巧。劉安為了在原始句子中安插典範人物「晏子、殖、華」，於是不得不先在其前解釋其「入選」的原因。如果把原因放到句子後面，那麼整個語氣就不順了！因此這裡既增加了人物事蹟的描述句子，同時也破壞了原始句子新增了典範！是相關文學技巧綜合運用的結果！

不管是晏子、易甲、王子閭都有類似的說法，而其事件發生的年代正與老聃的生存時間重疊或相近。

〈文子·微明〉：

老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雖謀得計當，慮患解，圖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言雖無中於策，其計無益於國，而心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故曰言百計常不當者，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

〈淮南子·人間〉：

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括子以報于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逾鄰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住。」牛子以為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為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日以疏，無害子日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于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托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

老子「言雖無中於策，其計無益於國，而心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此段被劉安結合了事例進行改造。改造後便將省略的無具體指涉的抽象主詞，改為符合前文的主角「無害子」，是將泛稱具體化為特稱的手法。其中「無害子」的年代根據「三國伐齊、請以齊侯住」則可判定為至少是三家掌控晉國政權之後，晚於老聃、文子的年代。這個例子的改造方式稍嫌複雜，是劉安改造《文子》的事例中比較罕見的改法。

〈文子·下德〉：

目悅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治天下何？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故天下（子）得道，守在四夷；天下（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

〈淮南子·泰族〉：

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周處豐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

老子的風格特色在《老子》中表現的極為明顯，五千多字不曾涉及任何一位具體人物。而《文子》的篇幅六倍於《老子》，其「老子曰」也極少提到具體人物，因此兩者的風格特色是一致的。此句，劉安將「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補充了具體人物「紂」，但老子的話其實非常完整，「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其實已經對前一句進行了補充說明，劉安為前一句添加「紂」不僅是畫蛇添足，更使整個句子「失衡」。因為「故桀紂不為王」不單指「紂」還指「桀」，因此前面一句若要相稱自然也應該提到「桀」。

〈文子·自然〉：

老子曰：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循暢之，故因即大，作即小。古之澮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物必有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性而為之節文，無其性，不可使順教；有其性，無其資，不可使遵道。人之性有仁義之資，其非聖人為之法度，不可使向方，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威行如神，因其性即天下聽從，拂其性即法度張而不用。

〈淮南子·泰族〉：

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攄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禹鑿龍門，辟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

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斫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斫；而木性不可鑠也。埴埴而為器，翳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鍾，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自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管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甯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慣用兵也，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

此例，老子「古之澮水者」被劉安具體化為典範人物「禹」，「生稼者」被具體化為典範人物「后稷」，「征伐者」被具體化為典範人物「湯、武」。

〈文子·精誠〉：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自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難矣。皋陶暗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也。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故人君好勇，弗使鬥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家昏亂，其積至於淫佚之難。故聖人精誠別於內，好憎明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精至為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故君子（人）者，其猶射者也，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理人者，慎所以感之。

〈淮南子·主術〉：

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逾於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住，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鞅韜鐵鎧，瞋目扼腕，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于以解難，薄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為治，難矣。蘧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覲焉，還報曰：「蘧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故皋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於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無亂政，有貴於見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羲、神農之所以為師也。

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鬥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於崔杼之亂。〔高誘註：莊公，齊靈公之子光。崔杼，齊大夫也。亂殺莊公也。〕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楚頃襄王。

昭奇，楚大夫也。〕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于此豪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

〈新序·雜事三〉：

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大王好色。《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大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必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

〈韓詩外傳·卷八〉：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螳螂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

〈淮南子·人間〉：

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疲而不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為也。」束帛以贖之。疲武聞之，知所以歸心矣。

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回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

〈文子·精誠〉本有「皋陶、師曠」，因為整句話與推導的結論都立足於現實事件。但劉安也不放過在最後一句由具體事實所導出的抽象結論上進行典範累增，而把「聖人所以為師也」改為「此伏羲、神農之所以為師也」，「伏羲、神農」雖是「聖人」之列，於此處卻毫無意義可言！本是「好勇、好色」的人君，也被劉安以實例替換而為：「齊莊公好勇、頃襄好色」，但這些案例從其事件本末進行考察，可謂毫不切題！以齊莊公為例，齊莊公好勇可以從其讚美「螳螂」可知，而其效果是「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但齊莊公被崔杼所殺卻是因為他與崔杼之妻東郭姜通姦，是死於「好色」而非「好勇」！從這裡就不難看出劉安的這個改造又是一個失敗的案例！

〈新序·雜事一〉：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庸先亡乎？」對曰：「其中行氏乎！」文子

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為政也，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譬之其猶簠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文子·上禮〉：

老子曰：「鄠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鰲蛟龍莫之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敗大裂之道也。」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淮南子·道應〉：

灋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針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鰲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于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以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韓詩外傳·卷四〉：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穎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蹴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著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大戴禮記·千乘〉：

公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淫於色。」子曰：「立妃設如太廟然，乃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庶孳達；達，則事上靜；靜，斯潔信在中。朝大夫必慎以恭；出會謀事，必敬以慎言；長幼小大，必中度，此國家之所以崇也。」

〈鬼谷子·揣篇〉：

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

〈禮記·問喪〉：

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這一則，叔向口語引用了老聃的相關譬喻，劉安則將〈文子·上禮〉的文字結合了「趙文子問於叔向」的故事，最後再以老子的文字做結。其中的文字變異，多數不符合春秋末年的特徵。譬如：「魚鰲、蛟龍」都是老聃在《文子》中的用語，且都與水中有關，譬如〈文子·上德〉：「因高為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為池即淵深而魚鰲歸焉。」、〈文子·上德〉：「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但蛇卻不然，老聃的用例共計有：〈文子·上禮〉：「鳥獸蟲蛇，皆為民害」、〈文子·上德〉：「蝮蛇不可為足，虎不可

為翼」、〈文子·精誠〉：「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其中的蛇都與陸地生物並列，並非與水中生物並列！又如老聃「金石」用例，全書頻繁使用，本例外之所有用例為：〈文子·道原〉：「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文子·道原〉：「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為道也：……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文子·精誠〉：「著於竹帛，鏤於金石」、〈文子·九守·守真〉：「辯解連環，辭潤金石」、〈文子·上德〉：「金石有聲，不動不鳴；管簫有音，不吹無聲。」、〈文子·上義〉：「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也，一調不可更；事，猶琴瑟也，每終（弦）改調。」、但劉安改為「投金鐵針焉」，不僅詞彙不符，甚且語意不通！

再者，「金石在中，形見於外」是內外相對而言，〈鬼谷子·揣篇〉：「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禮記·問喪〉：「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都是用例。且「在中」的用法，孔子：「靜，斯潔信在中」、顏回：「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著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都是用例。即如老聃自己的用法也是一致的：〈文子·精誠〉：「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偽。至精芒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微；哭者，哀之效也。愔於中，發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文子·道原〉：「老子曰：……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貴欲，捐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寡其所求，即得。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中之得也，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文子·九守〉：「外為表，中為裏。頭圓法天，足方象地。」這些用法無疑都與「金石在中，形見於外」是一致的！

劉安可能根據錯誤的版本然後又根據錯誤的認知而校改了此段，最終不僅詞彙不符春秋末年之特徵，甚且語意也不通了！

劉安不僅對老聃的話進行了改造（不管有意無意），甚至對叔向的回答也進行了改造，本來叔向之時只是預測了「中行氏」將先滅亡，可是劉安採用「後見之明」，硬是把「智氏」也加了進來。把「智氏」加進來以後，就不能說「中行氏」怎麼怎麼了，於是只好把後面的「中行氏」也一併刪除了！趙文子之時，智氏的領導人根本就不是導致滅亡的智伯，結果劉安這樣一改，不僅沒有提高叔向的預測能力，反倒混淆了歷史真實！因此，劉安這短短一段，可謂處處都是敗筆！

〈文子·自然〉：

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眾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眾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乘眾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

〈群書治要·文子·微明〉：

智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同者勝，乘眾人之知，即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即

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烏獲不足恃也。乘衆人之勢，天下不足用也。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勝其事，即為者弗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弃人，物無弃財矣。

〈孔子家語·六本〉：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非其人，如會鼙而鼓之。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

〈荀子·仲尼〉：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妒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以吝嗇而不行施，道乎上為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竟也。是何也？則墮之者眾，而持之者寡矣。

〈淮南子·主術〉：

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論是而處當，為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志，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眾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

疑古派的人因為書讀的不多，因此連這種例子都能單看《文子》、《淮南子》，從而編造出《文子》抽離了《淮南子》的具體人物的偽造說。這一則例子正很好的說明疑古派的荒謬。疑古派不懂典範累增的修辭手法是先秦以至魏晉南北朝（以後的且不論了）的常見手法，又不懂得應該把研究範圍放寬到先秦諸子，不懂得《淮南子》是雜抄百家之書。於是拿著《文子》、《淮南子》中的一些差異就開始編故事！

疑古派就算不相信〈孔子家語·六本〉（因為被疑古派打為偽書），至少也該相信〈荀子·仲尼〉。不過不管信不信，疑古派如果在明明知道有這個例子存在時還繼續瞎掰胡謔，那就是刻意隱藏證據，如果不知道，那是無知！〈荀子·仲尼〉明明引的是孔子的說法，而孔子正是老子的弟子，孔子引老子的話目前可見已經超過五十次。這一句話正很好的說明，原始的文本就是沒有典範人物的版本。回過頭來，我們不妨看看劉安的改造：「**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文王何時成為智慧的代表？武王何時成為勇者的代表？同時兩人「好

問」的根據在哪？若以劉安自己的例子甚至是牽涉到《文子》的例子來看，〈淮南子·主術〉：「孔子之通，智過於菟弘，勇服于孟賁，足躡效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淮南子·繆稱〉：「故子路以勇死，菟弘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那麼孔子顯然更適合當此句的典範人物，也更客觀。但這裡以「文王」對「武王」，雖然對稱了，卻讓人摸不著頭緒！合理的推論，劉安為了找一個符合能稱為「聖」的人因此用「聖王」周文王，於是為了找一個跟周文王相稱的只好找「周武王」，因為「武」與「勇」是相關的概念，且兩王都是聖人！可惜，劉安這樣一改，又讓整個句子的文意失焦了！而且增加了閱讀者的負擔！因為還得理解為什麼周文王、周武王智、勇以及好問！而且根據歷史記載，兩人在智慧與勇力這兩件事情上似乎還達不到典範的標準！不管如何，修改後的文本其精確性又再次喪失了！

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們不得不問疑古者，按照疑古者的邏輯，難道以上這段文字是荀子抄劉安的嗎？

〈文子·上義〉：

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齊輯之乎轡銜，正度之乎胸膺，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為治。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萬舉而不失矣。

〈群書治要·尸子·發蒙〉：

國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賢，此其一也。雖知用賢，求不能得，此其二也。雖得賢，不能盡，此其三也。**正名以御之，則堯、舜之智必盡矣；明分以示之，則桀、紂之暴必止矣**。賢者盡，暴者止，則治民之道不可以加矣。

〈淮南子·主術〉：

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於轡銜之際，而急緩之於唇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執節於掌握之間；內得於心中，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為治。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瞽、瞶之奸止矣**。

〈文子·道原〉：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事之變無不耦也。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造父方耨，得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身使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韓詩外傳·卷二〉：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流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為己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

〈韓非子·難一〉：

韓宣王問於繆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繆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翟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潛王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繆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淮南子·汜論〉：

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焦而不謳，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于人心。何則？中有所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潛王專用淖齒，而死於東廟，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

根據〈尸子·發蒙〉，顯然尸子才是第一個改造老子此句的人，尸子改為：「正名以御之，則堯、舜之智必盡矣。明分以示之，則桀、紂之暴必止矣。」從這裡不難發現劉安的改動參考了尸子的改動。但尸子所討論的主題雖然依然是治理，卻明顯有誤解原文的意思。而「中才」被「上升」到「聖王」的高度，而以具體的典範人物「堯、舜」取代「中才」這個抽象而寬泛的說法，而與「堯、舜」相對應的則是「桀、紂」，用「智、暴」替換了「中才、姦邪」原本就蘊含的屬性。

老子「執道」被劉安改為「執術」，而「執術」的相關說法可以上溯到韓非

以前。老子則另有其他相關說法作「執道以御民者」，劉安無相關用法。老子作「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為治。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劉安對三個因果句都做了典範累增的修飾而改為：「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為治。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躋之奸止矣。」以文意而言，老子「中才可盡」正是為了強調「執道以御之」的效用，但劉安參考了尸子的改法而改為「管、晏之智盡矣」，則是把「中才」上升到了「上才」的程度，與之相應的原本老子只是「姦邪可止」指的是一般的「姦邪」，但劉安修改之後變成了盜匪的典範人物「蹠、躋」。與尸子不同的是，劉安保留了「姦邪」的「奸」這個屬性。不管是尸子或劉安的改造，都是一種對原型「上升」的操作！雖然「典範人物」原本就意味著在該領域中最出色、最有名氣的人物！但反向來說，試問假若《文子》是偽造者，要搞「抽象化、虛化」的手術，那麼難道「堯、舜」不該被抽象為「聖人、聖王」嗎？「管、晏」不該被抽象成「上才」嗎？疑古派當然不需要去做任何解釋，也不可能解釋出個所以然來！

〈文子·上德〉：「今有六尺之廣，臥而越之，下才不難，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勢施異也。」有「上才、下才」之分，與此「中才」屬於同一種邏輯思維下的分類詞彙！

〈文子·精誠〉：

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明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

〈淮南子·泰族〉：

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嶽。」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

劉安引「《詩》」來註解《文子》，這種做法在《淮南子》對《文子》原文的使用上並不常見，大概在四例左右。因此，這也可能是劉安轉引自早期文獻的結果而非原創。

〈文子·符言〉：

老子曰：為善即勸，為不善即觀，勸即生責，觀即生患，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脩身。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知見求譽，治隨自然，己無所與，**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通**，有智而無為與無智同功，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德，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達而人才滅矣。人與道不兩明，

人愛名即不用道，道勝人即名息，道息人名章即危亡。

〈淮南子·詮言〉：

為善則觀，為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已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為，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為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為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偽滅也。

此為第二則引《詩》做註的例子。

〈文子·上義〉：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申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申尺，小枉大直，君子為之，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谷，趨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為君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不害於明，故智者不妄為，勇者不妄殺，擇是而為之，計禮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恃也，身立而名足稱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為本而後立，智能並行，聖人以仁義為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者不為，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為準繩者也。

〈淮南子·泰族〉：

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鳴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為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踳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為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為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為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

〈淮南子·精神〉：

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鍾，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瓠之足羞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瓠之徒也。夫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由此觀之，生尊於天下也。聖人

老子弟子與老子

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

此為第三則引《詩》做註的例子。

〈文子·精誠〉：

老子曰：賑窮補急則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羈也。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摠要，取成事之跡，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

〈淮南子·本經〉：

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眾矣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于竹帛，鏤于金石，可傳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取成之跡，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不知其他。」此之謂也。

此為第四則引《詩》做註的例子。

〈文子·道德〉：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伸，無常儀表，祝則名君，溺則挫父，勢使然也。夫權者，聖人所以獨見，夫先迂而後合者之謂權，先合而後迂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

〈淮南子·汜論〉：

故溺則挫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跡之途，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於天下，而莫之能非矣。

〈論語·子罕〉：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詩》的權威性體現在春秋戰國之際，而從春秋末年開始又出現了幾個具有權威性的來源，其中最大的兩個，一是老子，一是孔子。此例為劉安引孔子為《文子》做註。一如劉安引《詩》，不是特例，但也不多！但綜合來看，相對來說，依然可以把這種引《詩》、孔子來做註的方式，視為是劉安「常用」的註解方式！一個重要的客觀事實是，《淮南子》引《詩》為《文子》做註，目前已經沒有其他文獻可考，因此即便劉安實際上是引了其他書籍的文字，當前也只能視為是劉安的創作！

〈淮南子·道應〉：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于為人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

〈韓詩外傳·卷三〉：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此明於魚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思無邪。」此之謂也。

這一則劉安引《老子》來為「公儀休相魯」這個故事做註解，甚至在此註解之後以「一曰」引出《老子》的另一段話，而這種「一曰」表示劉安這則故事連同《老子》註解其實都不是自己原創，而是引自他書。〈韓詩外傳·卷三〉引此故事，也引了相同的註解，最後依照自身慣例引用《詩》來做結。這表明劉安、韓嬰這種以「歷史故事＋《老子》引文」的方式，有共同的來源！只是今日已經不得而知！因此，如上所言，由於劉安頻繁使用這種形式，因此在沒有找到這個來源以前（除非相關竹簡出土），這儼然就成了劉安自己的文理，在沒有如韓嬰等人披露相同引文的情況下，也只能讓劉安享受原創的榮耀！

〈文子·符言〉：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即治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喜怒，理好憎即不貪無用，適情性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即養生知足。

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己而得矣。

〈韓詩外傳·卷二〉：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脩。治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為仁義，動而為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淮南子·詮言〉：

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于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為方；規不正，不可以為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己而得矣。

這一則劉安、韓嬰依然同時引用了《文子》中老聃的話，韓嬰依然以《詩》做結。劉安則多引出一則詹何的話。其中劉安保留了「好憎」的用法，韓嬰已經改為「好惡」。《文子》中老聃除〈文子·道德〉兩次之外，共用十六次，全書老聃僅用一次「好惡」，而其意義有別！〈文子·上禮〉：「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為唯一用例，而「明好惡」孔子也有用例：〈孔子家語·五刑解〉：「孔子曰：……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道。」，「理好憎」老聃共用四次。因此可知，「好憎」為老聃慣用法，而劉安幾次引用漏失，並未能完全引到所有「好憎」之文本。

〈文子·精誠〉：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唱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故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發而成形，精之至者可形接，不可以照期。

〈韓詩外傳·卷六〉：

勇士一呼，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為石，石為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償，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

德之至也，色以形于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新序·雜事四〉：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卻復射之，矢摧無跡。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況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淮南子·繆稱〉：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昭認。

〈大戴禮記·主言〉：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間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

曾子起曰：「敢問：何謂『主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間也難，是以敢問也。」

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女可語明主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為足也，得夫子之間也難，是以敢問。」

孔子曰：「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眾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脩，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於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是故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

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為明乎？」孔子愀然揚麈曰：「參！女以明主為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主奚為其勞也？昔者明主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

〈文子·上義〉：

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眾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誠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己，不非於人；無諸己，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為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縣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

，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無得橫斷也。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樸無為。無為者，非謂其不動也，言其（莫）從己出也。

〈文子·道原〉：

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幾於道矣。

〈淮南子·主術〉：

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

〈文子·精誠〉、〈韓詩外傳·卷六〉、〈新序·雜事第四〉所引皆無「舜」這個字，唯獨〈淮南子·繆稱〉有之。試問：〈韓詩外傳·卷六〉、〈新序·雜事第四〉取自何處？試問：這是虛化還是實化？說穿了，無非是常見的典範累增的修辭技巧罷了！而孔子所稱「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其「不下席而天下治」正是指「舜」，子思繼承了這個說法，〈淮南子·繆稱〉的「舜」字應該本源於此！

「求諸己也」既是老子所重視，也是孔子所重視的行為！「下席、降席」，春秋末年諸人皆有用例，難以確認是否存在時代特色的用法。而〈文子·精誠〉與孔子都說「不下席而匡天下者、不下席而天下治」，而至〈韓詩外傳·卷六〉、〈新序·雜事第四〉「下席」已經變成了「降席」，如此老子「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也可能原始作「下席」！

〈韓詩外傳·卷六〉、〈新序·雜事第四〉雖無「舜」字，但也使用了典範累增的修辭技巧，只是這樣的表現形式更像是一種註解的形式。「楚熊渠子夜行」的故事被用來註解「士之誠也」，這種形式的補充解釋，更像是註解《孫子兵法》者用一個相關的戰例來對原文進行補充與註解一般。由於註解形式沒有在以字為單位的層面上「改動原文」，而是把相關案例「插入」以句為單位的原文之中，因此容易被忽略。而這一段故事〈淮南子·繆稱〉並沒有插入其中。「孔子曰」則是引孔子的話來註解「求之己也」，也屬於一種常見的註解方式。以《淮南子》全書而論，就相當於以「老子曰」來註解一個事例，只是在《淮南子》中「老子曰」是主角而事例是配角！至於韓非在〈解老〉、〈喻老〉中以事例來註解、補充解釋《老子》原文也屬於這樣的例子！

同樣的一句「孔子曰」，〈韓詩外傳·卷六〉、〈新序·雜事第四〉用來註解「老子曰」，而〈淮南子·主術〉也用來註解「老子曰」，只是兩者註解的篇章不同。但主題上都有所牽涉！並且可以肯定〈韓詩外傳·卷六〉、〈新序·雜事第四〉

的來源與〈淮南子·主術〉並不相同。《韓詩外傳》的許多與《文子》相關的內容，都可以確定是與《淮南子》不相同的，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孔子「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與老子「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誠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己，不非於人；無諸己，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為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的說法相近。

「楚熊渠子」的故事《淮南子》並沒有記載！根據〈史記·楚世家〉：「熊渠生子三年。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竹書紀年·夷王〉：「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冬，雨雹，大如礪。楚子熊渠代庸，至于鄂。」、〈大戴禮記·帝繫〉：「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為無康，為句亶王；其中之名為紅，為鄂王；其季之名為疵，為戚章王。」則「楚熊渠子」乃周夷王時人，為西周人，而老子為東周春秋末年人。

〈老子·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侯以自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學父。

〈文子·上德〉：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而知，不能以智不知，如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不可與廣應。

〈淮南子·繆稱〉：

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措。**故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所害。

〈意林·淮南子二十二卷〉：

虎豹以文來射，猿狖以捷來刺。故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

〈鹽鐵論·訟賢〉：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死，宰我以柔弱殺**。使二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己而伐能，小知而巨牧，欲人之從己，不能以己從人，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此其所以身殺死而終菹醢也。未見其為宗廟器，睹其為世戮也。當此之時，東流亦安之乎？」

〈淮南子·主術〉：

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效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

〈淮南子·脩務〉：

今有良馬，不待策鋳而行，駑馬，雖兩鋳之不能進，為此不用策鋳而御，則愚矣。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卷一搗，則摺肋傷幹，〔高誘註：武，士也。楚人謂士為武。摺，折也。〕為此棄干將、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

〈淮南子·覽冥〉：

夫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勇武一人，為三軍雄。〔高誘註：武，士也。江淮間謂士曰武。〕

〈淮南子·人間〉：

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饑人于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荊欬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疲而不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為也。」束帛以贖之。疲武聞之，知所以歸心矣。

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回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蔭暍人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勾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于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

〈列子·仲尼〉：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孔子家語·六本〉：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為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詘，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孔子家語·五儀解〉：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哼哼。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哼哼、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

「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其中「強梁」本是《老子》中所用過的詞彙，《文子》中更是常用，如〈文子·九守·守弱〉：「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溢者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暴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奢驕，不敢行強梁之氣。」老子「強梁者死、強梁者不得其死」都與「勇武以強梁死」為形式與文意上都極為近似的說法。「智能」一詞老子更是常用：〈文子·道原〉：「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文子·下德〉：「夫智能彌多，而德滋衰。」、〈文子·上禮〉：「消智能，循大常，隳枝體，黜聰明。」、〈文子·上義〉：「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為本而後立。」並且孔子也有用例，而劉安則改「智能」為「智」，改「強梁」為「勇」，從而遠離了原創者的用詞風格。「勇武、辯士」這種抽象寬泛的詞彙也符合老子特有的用詞風格！

劉安對於智慧的典範都取萇弘，但對於勇的典範則一說是子路、一說是孟賁，隨文章所要表達的意思而定。萇弘是孔子的老師之一，而子路則是孔子的學生之一。萇弘、子路、孟賁其實都不得善終，但因為孟賁如何死的記載較不為人知，因此萇弘、子路多用在負面的場合上，孟賁則主要用於正面的場合上。〈墨子·親士〉：「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可見孟賁也是因為過於勇敢而被殺！〈淮南子·主術〉不說孔子「勇服於子路」卻說「勇服於孟賁」，主因也在孔子的勇並未讓子路服，且根據〈列子·仲尼〉、〈孔子家語·六本〉則孔子甚至自稱自己的勇不如子路，因此如果劉安說「勇服於子路」便不符事實了！

「勇武」按照高誘註為楚語，即「勇士」之意。老子用楚語，這與老子的相關記載以及《老子》、《文子》中「老子曰」所表現的特徵是相符的。老子本是楚人，說楚語，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若依〈淮南子·人間〉記載，齊國人齊莊公也說「勇武」，那麼「勇武」顯然已經不是楚人的專用語了。即使如此，也不妨其為楚語。

〈文子·上義〉：

老子曰：為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即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遂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逐煩撓以為急，事為詭辯，久稽而不決，無益於治，有益於亂，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

老子弟子與老子

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無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強，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錯其威。**

〈淮南子·齊俗〉：

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爭為佞辯，久稽而不訣，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曆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掩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

〈文子·精誠〉：

老子曰：振窮補急則名生利起，除害即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羈也。

〈淮南子·本經〉：

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雁行列處，托嬰兒于巢上，置餘糧於晦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蹠，而不知其所由然。

〈申子·大體〉：

今使烏獲、彭祖負千鈞之重，而懷琬琰之美，令孟賁、成荊帶干將之劍衛之，行乎幽道，則盜猶偷之矣。今人君之力，非賢乎烏獲、彭祖，而勇非賢乎孟賁、成荊也。其所守者，非恃琬琰之美、千金之重也，而欲勿失，其可得耶？

〈史記·范雎蔡澤列傳〉：

（范雎對秦昭王說）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

〈史記·韓世家〉：

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

〈呂氏春秋·論威〉：

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荊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刃未接而欲已得矣。

〈戰國策·韓策二·韓傀相韓〉：

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尸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

政姊聞之，曰：「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易而高成荊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尸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尸下。

〈文子·上義〉：「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錯其威。」，劉安做了典範置入的文學修飾而作：「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以「孔丘、曾參」做為「智者」的典範，以「孟賁、成荊」做為「勇者」的典範。實則「孔丘」固然是智者的典範。一如〈淮南子·主術〉：「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于孟賁。」但「曾參」卻並不以「智慧」著稱，反而以「魯」著稱，如〈論語·先進〉：「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孔丘、曾參」的搭配組合一般放在指涉「孝」的典範人物上。同時為了與「孔丘、曾參」的組合搭配，因此勇者的典範除了「孟賁」又拉了「成荊」。「孟賁、成荊」的搭配最早見於申不害的〈申子·大體〉。根據以上引文，則「孟賁、成荊」都早於聶政，而聶政刺殺俠累在韓列侯三年當前**397年**。因此「孟賁、成荊」的年代早於此！

《老子》全書沒有任何歷史人物，而主要使用抽象泛稱如「善者、辯者」，這裡的「勇者、智者」的稱謂法以及《文子》中普遍使用的抽象泛稱的做法正符合老子的用詞、思考風格。而「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則是與「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錯其威。」相近的句式。

〈尚書·商書·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列女傳·仁智·孫叔敖母〉：

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

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為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

〈文子·上德〉：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召名。樹黍者不穫稷，樹怨者無報德。

〈說苑·貴德〉：

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召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為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

〈說苑·復恩〉：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懼。」群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懼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卻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遂敗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淮南子·人間〉：

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于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召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谷，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後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亡，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穫稷，樹怨者無報德。

〈論衡·龍虛〉：

且龍之所居，常在水澤之中，不在木中屋間。何以知之？叔向之母曰：「深

山大澤，實生龍蛇。」《傳》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

〈論衡·龍虛〉引《傳》，與出土《文子》，互為加強《文子》之早出。荀子許多的譬喻都取自前人，如晏子、孔子、墨子、老子，其「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也明顯脫胎自老子「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以及「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土積則生自肉之狩，禮樂飾則生詐偽」、「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荀子對老子譬喻的改造，既不只一二處，其證據也非常明顯！

從〈文子·上德〉原文，以及〈說苑·貴德〉、〈淮南子·人間〉的引文，我們不難發現那些摻雜於原文之間的，完全是實例的註解！其中〈淮南子·人間〉在「有隱行也」之後多出另一段註解：「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亡，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依照通則來推論，則〈說苑·貴德〉的版本當是更早期的版本！

〈文子·道德〉：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古相返也，時務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聖人法之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道推誠，以鏡萬物之情，上與道為友，下與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清明，玄聖守其法籍，行其憲令，必不能以為治矣。

〈淮南子·齊俗〉：

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之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誦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為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

〈淮南子·精神〉：

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夫癡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暇知其所為！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珍，

而未始有極。化者，複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懼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眾人以為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

這個例子應該是很經典的例子了！〈文子·道德〉：「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道推誠，以鏡萬物之情，上與道為友，下與化為人。」是原文，〈淮南子·齊俗〉：「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其中「神明、道」、「三皇五帝」與「五帝三王」的差異是明顯的改動。而〈淮南子·精神〉：「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懼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其中四個「則」字句，是對原文「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的分別註解。至於「狐梁之歌、淳均之劍、今夫王喬、赤誦子」都是實例註解了！至於「其言可聽」本是「聖人」之言，這裡也改成了「辯士」。「辯士」之言不僅可聽，還可學，自然可「形」！

〈文子·微明〉：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則通功易食而道達矣。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故治國，樂所以存，虐國，樂所以亡。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

〈淮南子·人間〉：

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為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為紂生之也；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畝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高者貴其左，故下之于上曰左之，臣辭也；下者貴其右，故上之于下曰右之，君讓也。

「昔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畝首」是劉安用來補充說明「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的事例。而「太公望、周公旦」也是如此。這種不在原文文字層面上做改動而對句子層面做改動（新增、插入等）的做法在《淮南子》對《文子》的「使用」上已經算是非常普遍的操作了！

〈文子·道德〉：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唯

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伸，無常儀表，祝則名君，溺則捽父，勢使然也。夫權者，聖人所以獨見，夫先迕而後合者之謂權，先合而後迕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

〈莊子·盜跖〉：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

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韓非子·說林下〉：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淮南子·汜論〉：

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回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興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于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誕反為功。

〈中論·貴言〉：

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辨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仲尼、荀卿先後知之。

問者曰：「或有周乎上哲之至論，通乎大聖之洪業，而好與俗士辨者何也？」曰：「以俗士為必能識之故也。何以驗之？使彼有金石絲竹之樂，則不奏乎聾者之側；有山龍華蟲之文，則不陳乎瞽者之前；知聾者之不聞也，知瞽者之不見也，於己之心分數明白；至與俗士而獨不然者，知分數者不明也。不明之故何也？夫俗士之牽達人也，猶鶉鳥之欺孺子也。鶉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踟躕蹠足而不以為弊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肯，拒之則無說；然而有贊焉，有和焉，若將可寤，卒至乎不可寤，是達人之所以乾唇竭聲而不舍也。斯人也、固達之蔽者也，非達之達者也，雖能言之，猶夫俗士而已矣。非惟言也，行亦如之，得其所則尊榮，失其所則賤辱。昔倉梧丙娶妻美，而以與其兄，欲以為讓也，則不如無讓焉。尾生與婦人期於水邊，水暴至不去而死，欲以為信也，則不如無信焉。葉公之黨，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欲以為直也，則不如無直焉。陳仲子不食母兄之食，出居於陵，欲以為潔也，則不如無潔焉。宗魯受齊豹之謀，死孟縶之難，欲以為義也，則不如無義焉。故凡道、蹈之既難，錯之益不易，是以君子慎諸己以為往鑒焉。」

韓非以伯樂的例子來解釋「下言而上用」，劉安則只是在老子的基礎上進行了擴充與補充，並以「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的詳細事例來解釋「直而證父，信而死女」，但又改「死女」為「溺死」，使原本對仗的句子喪失了對仗性！同時，「直而證父，信而死女」、「祝則名君，溺則梓父」兩者句式也一致。

「直、信」本身就是相近的概念！孔子本人就提過「微生高（尾生高）」是否真的直的問題！滿苟得與子張同時，也提到「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都是「直躬、尾生」的順序排列。

徐幹〈中論·貴言〉則把老子的兩個例子擴充成五個例子，分別對應於「不讓、無信、無直、無潔、無義」。

此句「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描述的是通例，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則是特例！整段話，老子的（此為〈文子·道德〉老子獨白，無法用竹簡殘本證反！）論述邏輯非常清晰，焦點集中！〈淮南子·汜論〉如此一改，簡直可用雜亂無章來形容了！

〈文子·精誠〉：

老子曰：振窮補急則名生利起，除害即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施無窮之智，寢說而

不言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羈也。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摠要取成事之跡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微，哭者哀之效也，憤於中，發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淮南子·脩務〉：

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於理，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

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趼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眾勞民，頓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

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仆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仆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幹木雖以己易寡人不為。吾日悠慚於影，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

夫墨子跌蹄而趨千里，以存楚、宋；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員銳橢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歌也，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故在所以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大矣。

〈淮南子·脩務〉中間這整大段完全都是以歷史實例來對〈文子·精誠〉的原文做註解、補充解釋。只是這種註釋方式由於沒有變動原文，因而不容易被發現！

〈文子·上義〉：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於人以力**，自脩以道，而不責於人，易賞也，自修以道，則無病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夫眾人之見，位之卑，身之賤，事之洊辱，而不知其大略，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富即觀其所施，窮即觀其所受，賤即觀其所為，視其所患難以智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振以恐懼以觀其節，如此則人情可知矣。

〈淮南子·汜論〉：

是故君子不責備于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求于一人則任以人力，自修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修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高矣，自償則求澹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賢乎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眾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洊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眾也。夫發於鼎俎之間，出於屠酤之肆，解於累綫之中，興于牛頡之下，洗之以湯沐，祓之以燿火，立之於本朝之上，倚之於三公之位，內不慚於國家，外不愧于諸侯，符勢有以內合。

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則？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眾人之所眩耀。故狼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戇者類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暗主亂于奸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臧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

〈文子·自然〉：

神農形悴，堯瘦癯，舜鰲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賣，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事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四體不勤，思慮不困，於事求瞻者，

未之聞也。

〈淮南子·汜論〉所提事例：「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不過就是對《文子》原文的一點補充。何況這些歷史人物都遠在老聃之前，試問〈文子·上義〉有必要刪除嗎？刪除的目的是什麼？

〈文子·自然〉甚至從「神農」一路提到了「墨子」，試問果真要全部刪除歷史人物，何以〈文子·自然〉不刪？且〈淮南子·汜論〉這句話不是正好以歷史實例解釋了「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賢乎天下，則難矣。」嗎？而更荒謬的卻是有疑古者「走火入魔」，竟說〈淮南子·汜論〉的「修」不是避諱，因此不是「長」。以此來規避〈淮南子·汜論〉避家諱的質問。於是筆者只舉一些相關的例子如下，以作為知識之補充：

〈文子·上義〉：

老子曰：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無間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以為累也；成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眾，體大者節疏，度巨者譽遠，論臣之道也。

〈荀子·臣道〉：

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

〈荀子·大略〉：

虞舜、孝己孝而親不愛，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顏淵知而窮於世。劫迫於暴國而無所辟之，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而不稱其所短也。

〈管子·形勢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蝮蟻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蝮蟻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蝮蟻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蝮蟻飲焉。」

〈管子·君臣上〉：

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若量能而授官。上以此畜下，下以此事上，上下交期於正，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

〈孔叢子·居衛〉：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

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焉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戰國策·齊策三·孟嘗君有舍人而弗悅〉：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悅，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鱉；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之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鋤耨與農夫居壟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後漢書·朱樂何列傳〉：

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為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

〈後漢書·鄭孔荀列傳〉：

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

連如此簡單對仗的一句話：「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志」對「忘」、「短」對「長」，這裡的「短」當名詞用，這裡的「修」能當名詞用嗎？且整句話：「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如此明白的一段話，疑古者竟然還能胡謔，疑古者一邊嘲諷傳抄者因為「看不懂、讀不懂」《文子》而「修改」出一些謬誤。如果用這個例子來看疑古者的謬論，能不讓人驚訝透頂嗎？「不以小惡妨大美」不就是「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的反面論述嗎？連這麼清楚明白的文章都看不懂，還能來寫考證文章？豈不可悲！而如此簡單明白、清楚異常的句子，不具備校勘學知識的疑古者尚且可以瞎掰胡謔，試問這如何可能有所謂的理性、講究客觀證據的談論產生？

〈文子·上義〉：

老子曰：臣道者，論是處當，為事先唱，守職明分，以立成功。故君臣異道即治，同道即亂；各得其宜，處有其當，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夫得威勢者，所持甚小，所任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所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順之者利，逆之即凶。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天子〕發號令行禁止者，以眾為勢也。義者，非能盡利於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之；暴者，非能盡害於海內也，害一人而天下叛之。故舉措廢置，不可不審也。

。

〈呂氏春秋·重己〉：

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勳，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棹，而牛恣所以之，順也。世之人主貴人，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之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

〈淮南子·主術〉：

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賁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高誘註：烏獲、藉蕃，皆多力人。〕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為資；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眾為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唐。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系置之網，三舉而百姓說。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斲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遍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眾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為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

《淮南子》對《文子》的改動並沒有針對性，而是一種普遍的做法。因此這一則就是《淮南子》改動其他先秦諸子引文的案例。

劉安對〈呂氏春秋·重己〉做了典範累增的修辭，一如其對《文子》所做。因此原本只有「烏獲」，劉安又加入了「藉蕃」，同時修改了整個句子。但多數的元素與敘事框架、邏輯還是被保留著！

此外，劉安此段依然是在《文子》的原文下所進行的發揮。除了引入「烏獲」等例，還加入了「紂、桓公」對老子的原文進行解釋！

〈文子·精誠〉：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死生同域，不可脅凌，又況官天地，府萬物，返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者也。精誠形乎內，而外喻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也。聖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君臣乖心，倍譎見乎天，神氣相應徵矣，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夫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能有之。故卻走馬以冀，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是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唯同乎大和而持自然應者，為能有之。……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也。君子之慚怛，非正為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聖人不慚於影，君子慎其

獨也。舍近期遠，塞矣。故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也！

〈文子·符言〉：

老子曰：小人從事曰苟得，君子曰苟義。為善者，非求名者也，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所求者同，所極（期）者異，故動有益則損隨之。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能，中人也；兼覆而并有之，技能而才使之者，聖人也。

〈淮南子·繆稱〉：

夫察所夜行，周公慚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滔滔然曰：「狐向丘而死，我其首禾乎！」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身苟正，懷遠易矣。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

〈孔叢子·詰墨〉：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為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慚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為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為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

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整，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眾，則有孔子賢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悌弟也。其父尚為孔子門人。門人且以為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脩，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己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七日，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晏子春秋·外篇下·四〉：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

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為人。」

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謗為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慚于影，獨寢不慚于魂。』孔子拔樹削跡，不自以為辱；窮陳蔡，不自以為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儒而貴之，今吾望儒而疑之。」

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于爾，不可止于遠也；行存于身，不可掩于眾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為友，不及人以

為師。今丘失言于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仲尼見之。

〈文子·微明〉：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則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發一號，散無競，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謂之道。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止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相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

〈淮南子·繆稱〉此段取自〈文子·精誠〉、〈文子·符言〉，其「夜行、不慚於影、慎獨」都取自〈文子·精誠〉。而把「聖人」改為「周公」同時誤脫「不」字，而成「周公慚乎景」。此句〈孔叢子·詰墨〉之晏子匿名引用引為「君子獨立不慚於影」、〈晏子春秋·外篇下·四〉創造式引用為「君子獨立不慚于影，獨寢不慚于魂。」差異在晏子之主詞為「君子」而老子之主詞為「聖人」。至於「周公」則正是儒家公認的「聖人」之一。老子用「聖人」符合《老子》一書通篇用「聖人」立說之文理。

晏子之事雖屬偽造，但偽造者乃「《墨子》（當即出自已經亡逸的〈墨子·非儒上〉）」，因此偽造者徵引之年代已經很早，而其取材的地方，不僅晏子引了老聃的話，孔子也引了老聃的話，孔子所引並有失誤！可以說這正是一篇用老聃來消遣、嘲諷孔子的偽作！而其時間早於莊子。因此可以說，以老聃嘲諷、消遣孔子並非莊子首創，而是墨子或其門徒所首創！

老子「君子之慚怛，非正為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聖人不慚於影，君子慎其獨也。舍近期遠，塞矣。**」劉安所據版本誤「亦察其所行」為「夫察所夜行」，「亦、夫」形近而誤，為古籍常見訛誤例子。「所行」明顯較「所夜行」為通，「夜行」當涉上文「夜行」與下文「影」而誤。實則，影不需要「夜晚」也會產生！

〈文子·上義〉：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反其虛無，可謂達矣。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所不生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首足也。重仁義者，廣崇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不能任重，任重莫若棟，任國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中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經，言不合於先

老子弟子與老子

王者，不可以為道，便說掇取，一行一切之術，非天下通道也。

〈淮南子·泰族〉：

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沼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啟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

〈呂氏春秋·君守〉：

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局，外欲不入謂之閉。」既局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高誘註：寧，安。正，主。〕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故博聞之人、彊識之士闕矣，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為者，所以為之也。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夏熱之下，化而為寒。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

〈文子·上仁〉：

中欲不出謂之局，外邪不入謂之閉，中局外閉，何事不節，外閉中局，何事不成。

〈淮南子·泰族〉以「語曰」引出〈文子·上義〉的文字，為匿名引用，表明非出自劉安原創。疑古派對這種「證據」總是諱莫如深！「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本出子叔聲伯，而老子已經經過了改造而更易理解！劉安則又追尋原典復原了這部份的文字。「基厚即上安」作「基美則上寧」。「則、即」通用。「美、厚」為改詞，以文意而論當作「厚」。「安、寧」為近義詞，見〈呂氏春秋·君守〉高誘註。而〈呂氏春秋·君守〉這篇也引了《文子》與《老子》。

〈文子·上禮〉：

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即著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而不制於禮樂，制物者，不制於物，制法者，不制於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淮南子·汜論〉：

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于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于中，而以知桀夔之所周者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

〈鹽鐵論·遵道〉：

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上自黃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循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也。故沒而存之，舉而貫之，貫而行之，何更為哉？」

〈鹽鐵論·刺復〉：

文學曰：「輪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柄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柄，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舊律。是以鑿柄刺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

「調音」的用法又可見於〈文子·上仁〉：「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文子·守靜〉：「耳調金玉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師曠善調音，是經典範例。「施瑟柱」的說法不可通！而今本〈文子·上禮〉「尺寸以度」其前當脫一「無」字，本句本是強調師曠調音之能耐，因此當有「無」字，論現實，師曠是生來就沒有眼睛，是盲人，因此說他「尺寸以度」也是違背事實的！

〈尉繚子·戰威〉：

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則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淮南子·兵略〉：

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

對比〈尉繚子·戰威〉可見〈淮南子·兵略〉：「所以程寒暑也、所以齊勞佚也、所以同饑渴也」全部都是注解。這種注解的由來甚至可以不是劉安所作的。因為《尉繚子》做為一本名著，從戰國中期流傳到漢朝，確實大有可能已經有注解此書的書籍了！不管如何，從這個例子可以再次得知，劉安對原文的改動，並

不只是針對《文子》的特有做法。

〈文子·微明〉：

老子曰：……患禍之所由來，萬萬無方，聖人深居以避患，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而陷於刑，雖曲為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內解於心；聖主之養民，非為己用也，性不得已也，及恃其力，賴其功勳而必窮，有以為則恩不接矣。**故用眾人之所愛，則得眾人之力，舉眾人之所喜，則得眾人之心**，故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

〈金樓子·立言下〉：

子曰：「滌盃而食，洗爵而飲，可以養家客，未可以饗三軍。**兕虎在後，隋珠在前，弗及掇珠，先避後患**。聞雷掩耳，見電瞑目。耳聞所惡，不如無聞；目見所惡，不如無見。火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象之屬，莫貴於火；有形之類，莫尊於水。**身曲影直者，未之聞也。用百人之所能，則百人之力。舉千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譬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莫能弗從也。**」

〈子華子·陽城胥渠問〉：

子華子曰：「……辱莫大於不義，不義者，迫生也，故曰迫生，不如死人之常情，耳聞而目見也。**耳聞所甚惡，不如無聞；目見所甚不欲，不如無見。是以迅雷則掩耳，恐故也。**所貴乎嗜梁肉者，非腐鼠之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敗酒之謂也；所貴乎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夫迫生之人，鞠窮而歸，故曰迫斯為下矣。」

〈淮南子·說林〉：

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逐鹿者不顧兔，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

〈淮南子·繆稱〉：

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譬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

〈淮南子·精神〉：

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

〈淮南子·繆稱〉：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

〈淮南子·原道〉：

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其子為光，其孫為水。皆生於無形乎！**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于水。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為衰賤矣！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員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棄累而無根。懷囊天地，為道開門。穆忝隱閔，純德獨存，佈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為之圈，則名實同居。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亨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

〈風俗通義·十反·司徒九江朱伥〉：

司徒九江朱伥以年老為司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掾屬大怒，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何用為？」於是東閣祭酒周舉曰：「昔聖帝明王，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為鏡戒。熒惑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聞？」伥曰：「可自力也。」舉為創草：「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惑於東井辟，金光輝合，并移時乃出。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昭再見，誠切怪之。誠慙憤。夫月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慎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蝕熒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此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

這一則例子，孔子口語引用了老子，而劉安使用孔子整段文字的方式跟使用《文子》的形式相同。〈金樓子·立言下〉的一段話與譬喻分散於三篇、四處。其中〈淮南子·繆稱〉、〈淮南子·精神〉的相關文字也有差異，符合《淮南子》多重來源或多重作者的常見引文模式！〈金樓子·立言下〉中子曰的內容又散見於《淮南子》而〈風俗通義·十反·司徒九江朱伥〉的引文也可證孔子說過類似的話！

小結：從劉安針對《文子》原型文本添加的典範人物與事件來看，有濃重的儒家特徵，基本上是按照著儒家的標準來做修飾的，這符合劉安當時的時代氛圍

。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到與孔子有關的人物如萇弘、子路、曾子等，都在添加的「典範人物」之中。使用「典範置入、添加、壘增」的技巧或者其他技法來改造《文子》原始文字不始於劉安，也不終於劉安！但所有改造通常都會喪失「原味」、忽略創始者老聃或文子所保存的「細節」，因而不僅使譬喻力道削弱、喪失精確性，有時甚至改到面目全非。有時劉安的「典範置入」甚至違背歷史與客觀事實，諸如「吳起、商鞅」、「孔子、曾參（智者）」都是敗筆之作！相關考證請參考相關章節。由於《淮南子》直接或間接徵引了《文子》達到80%左右的文字，因此《淮南子》中《文子》「被改造」的例子自然的佔據了現存所有改造《文子》的例子的很大比例。有些《文子》的文句被多人改造，有些《淮南子》未曾改造，但其他文人卻有改造之例。以下僅舉數例，其他例子請見本書相關章節討論。以下便將相關例子製作成一個簡單的表格，以供有意深入研究者參考：

表格 4後世文獻對《文子》原型語句的典範置入修飾表

文子原型	淮南子改造	其他書籍引用或改造
<p>〈文子·精誠〉： 老子曰：振窮補急則名生利起，除害即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p> <p>〈文子·上義〉： 老子曰：……是故耕者不強，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錯其威。</p>	<p>〈淮南子·本經〉： 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p>	<p>〈文子·道德〉： （文子曰：）使桀、紂循道行德（修道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這是對老子說法最早的改造兼典範置入的範例，由老子弟子文子在回答楚平王時所完成。）</p> <p>〈史記·滑稽列傳〉： 東方生曰：「……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p>
<p>〈文子·精誠〉：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p> <p>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唱而不和，意而不載，中</p>	<p>〈淮南子·繆稱〉：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p>	<p>〈大戴禮記·主言〉： 孔子愀然揚麋曰：「參！女以明主為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p> <p>〈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一·薦席〉： 《子思子》曰：舜不</p>

文子原型	淮南子改造	其他書籍引用或改造
<p>必有不合者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p>		<p>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p> <p>〈韓詩外傳·卷六〉：</p> <p>勇士一呼，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為石，石為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償，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p> <p>〈新序·雜事四〉：</p> <p>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卻復射之，矢摧無跡。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況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p> <p>〈韓詩外傳·卷三〉：</p> <p>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惡飢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p>

文子原型	淮南子改造	其他書籍引用或改造
<p>〈文子·上義〉：</p> <p>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齊輯之乎轡銜，正度之乎胸膺，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為治。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萬舉而不失矣。</p>	<p>〈淮南子·主術〉：</p> <p>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於轡銜之際，而急緩之於唇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執節於掌握之間；內得於心中，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為治。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躄之奸止矣。</p>	<p>〈群書治要·尸子·發蒙〉：</p> <p>明君之立也正，其貌壯，其心虛，其視不躁，其聽不淫，審分應辭，以立於廷，則隱匿疏遠，雖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用長耳目，不行間諜，不强聞見，形至而觀，聲至而聽，事至而應，近者不過，則遠者治矣。明者不失，則微者敬矣。家人子姪和，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子姪不和，臣妾不力，家貧，丈人雖薄衣食，無益也。而況於萬乘之君乎。</p> <p>國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賢，此其一也。雖知用賢，求不能得，此其二也。雖得賢，不能盡，此其三也。正名以御之，則堯、舜之智必盡矣；明分以示之，則桀、紂之暴必止矣。賢者盡，暴者止，則治民之道不可以加矣。</p>
<p>〈文子·道德〉：</p> <p>文子問聖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聖人嘗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者嘗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聞未生聖也</p>		<p>〈孟子·盡心下〉：</p> <p>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p>

文子原型	淮南子改造	其他書籍引用或改造
<p>，先見成形智也，無聞見者，愚迷。</p>		<p>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p>
<p>〈文子·道德〉：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處士脩其道，人民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無；河出圖，洛出書。及世之衰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蠕動不息，野無百蔬。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p>	<p>〈淮南子·俶真〉： 故河魚不得明目，稚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則愚者不能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於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未做典範置入之改造，但改詞，改「賢者」為「智者」。）</p>	<p>〈韓非子·難勢〉： 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p>
<p>〈文子·上禮〉： 老子曰：……聖人之道曰：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無廉恥，不可以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嚮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p>	<p>〈淮南子·泰族〉： 《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無人。」無人者，非無眾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p>	<p>〈鹽鐵論·申韓〉： 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為，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 〈弘明集·牟子理惑論〉： 牟子曰：工輪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功。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臯陶能罪</p>

文子原型	淮南子改造	其他書籍引用或改造
		盜人，不能使貪夫為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子為曾、閔。
<p>〈文子·自然〉：</p> <p>老子曰：……故勇者可令進門，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懷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故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橈，以成其崇；聖人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p>	<p>〈淮南子·泰族〉：</p> <p>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矣，而所治者淺矣。</p>	<p>〈鹽鐵論·刺議〉：</p> <p>丞相史曰：「山林不讓椒桂，以成其崇；君子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己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眾者無頓功。」</p>
<p>〈文子·自然〉：</p> <p>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眾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眾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乘眾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p>	<p>〈淮南子·主術〉：</p> <p>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眾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眾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眾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p>	<p>〈孔子家語·六本〉：</p> <p>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愚者反之。……」</p> <p>〈荀子·仲尼〉：</p> <p>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愚者反是。</p>
<p>〈文子·精誠〉：</p> <p>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也。君子之慚怛，非正為也，自中出者也，亦察</p>	<p>〈淮南子·繆稱〉：</p> <p>夫察所夜行，周公慚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p>	<p>〈孔叢子·詰墨〉：</p> <p>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為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p>

文子原型	淮南子改造	其他書籍引用或改造
<p>其所行。聖人不慚於影，君子慎其獨也。舍近期遠，塞矣。故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也！</p>		<p>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慚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為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為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p> <p>〈晏子春秋·外篇下·四〉：</p> <p>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謗為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慚于影，獨寢不慚于魂。』孔子拔樹削跡，不自以為辱；窮陳蔡，不自以為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儒而貴之，今吾望儒而疑之。」</p> <p>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于爾，不可止于遠也；行存于身，不可掩于眾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為友，不及人以為師。今丘失言于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仲</p>

文子原型	淮南子改造	其他書籍引用或改造
		尼見之。
<p>〈文子·上義〉：</p> <p>老子曰：……是故耕者不強，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錯其威。</p>	<p>〈淮南子·齊俗〉：</p> <p>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掩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p>	<p>〈劉子·貴農〉：</p> <p>是以其耕不強者，無以養其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蓋其形。衣食饒足，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以施其策，勇者無以行其威。</p>
<p>〈文子·自然〉：</p> <p>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反之玄妙，各處其宅；守之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合於天。天道嘿嘿，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常與人化；智不能得，輪轉無端，化遂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其聽治也，虛心弱志，清明不闇。是故，群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所以明矣。</p> <p>〈文子·精誠〉：</p> <p>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以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思也。</p>	<p>〈淮南子·主術〉：</p> <p>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于天道，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谷，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慤，不紛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p>	

文子原型	淮南子改造	其他書籍引用或改造
	<p>。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穀，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奸心。</p>	
<p>〈文子·上禮〉： 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盛而不敗者也。唯聖人可盛而不敗！聖人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於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為姦偽，以解有罪而殺不辜。其作囹也，以成宗廟之具，簡士卒，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民時，以罷民力。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所與，廢公趣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p>	<p>〈淮南子·泰族〉： 夫物未嘗有張而不馳，成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為奸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囹也，以奉宗廟鮮犒之具，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疲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後稷、皋陶，政教平，奸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奸人在朝，而賢者隱處。</p>	
<p>〈文子·精誠〉：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自來，不去而往，竊</p>	<p>〈淮南子·主術〉： 故皋陶瘡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於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無亂政，有貴於見者也。</p>	

文子原型	淮南子改造	其他書籍引用或改造
<p>窈冥冥，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難矣。皋陶暗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也，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故人君好勇，弗使鬥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家昏亂，其積至於淫佚之難。故聖人精誠別於內，好憎明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精至為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故君子者，其猶射者也，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理人者，慎所以感之。</p>	<p>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羲、神農之所以為師也。</p> <p>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鬥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於崔杼之亂。〔高誘註：莊公，齊靈公之子光。崔杼，齊大夫也。亂殺莊公也。〕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楚頃襄王。昭奇，楚大夫也。〕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于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p>	
<p>〈文子·上禮〉： 老子曰：……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因時而變者也。</p>	<p>〈淮南子·汜論〉： 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p> <p>〈淮南子·泰族〉： 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p>	<p>〈劉子·法術〉： 是以明主務循其法，因時制宜。苟利於人，不必法古；必害於事，不可循舊。夏、商之衰，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興，不相襲而王。堯、舜異道，而德蓋天下；湯、武殊治，而名施後代。由此觀之，法宜變動，非一代也。</p>
<p>〈文子·上德〉： 老子學於常樅，見舌而守柔，仰視屋樹，退而</p>	<p>〈淮南子·繆稱〉： 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p>	

文子原型	淮南子改造	其他書籍引用或改造
<p>目川，觀影而知持後，故聖人曰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p>	<p>觀景柱而知持後矣。故聖人不為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p>	
<p>〈文子·九守·守無〉： 夫為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可正以義，不可懸以利。君子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為義者，不可以死亡恐也；又況於無為者乎！無為者即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為影柱。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羞也。夫無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也。</p>	<p>〈淮南子·精神〉： 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殖，杞梁也。華，華周。皆齊士。為君伐莒，莒人圍之，壯其勇力，厚賂而止之。不可遂戰而死。〕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懸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為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況無為者矣！……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懸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牆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不為牆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為冰乎！ 〈淮南子·繆稱〉： 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如饑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p>	
<p>〈文子·符言〉：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p>	<p>〈淮南子·繆稱〉： 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 故伯夷餓死首陽之下，</p>	

文子原型	淮南子改造	其他書籍引用或改造
<p>子慎一用之而已矣。故生所受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君子能為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而為非，而未必免於禍。故君子逢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即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p>	<p>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p>	
<p>〈文子·上德〉：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而知，不能以智不知。如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不可與廣應。</p>	<p>〈淮南子·繆稱〉： 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措。故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p>	
<p>〈文子·微明〉：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故民知書則（而）德衰，知數而仁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己，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弦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使有轉者，乃無轉也。上下異道，易治即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小德害義，小善害道，</p>	<p>〈淮南子·泰族〉： 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複素，故民無匿情。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為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之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p>	

文子原型	淮南子改造	其他書籍引用或改造
<p>小辯害治，苛峭傷德。大正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偽匿。</p> <p>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則功臣叛。故察於刀筆之跡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權。聖人先（見）福於重關（閉）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即無亂政。</p>	<p>弱楚，習于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歎之，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而子胥憂之，見其必禽於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勾踐棲於會稽，修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畏福之為禍也。</p>	
<p>〈文子·精誠〉：</p> <p>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理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眾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預賈。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慮犧氏之王天下，枕石寢繩，殺秋約冬，負方州，抱員天。陰陽所擁、沉滯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p>	<p>〈淮南子·覽冥〉：</p> <p>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眾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孰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暗，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于路，而無仇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孰，虎狼不妄噬，鸞鳥不塾搏，鳳</p>	

文子原型	淮南子改造	其他書籍引用或改造
<p>〈文子·上禮〉：</p> <p>老子曰：昔者之聖王，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墪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飢寒之患，辟疾疢之災；中受人事，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p>	<p>皇翔于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皂，諸北、僇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然猶未及處戲氏之道也。</p>	
<p>〈文子·上禮〉：</p> <p>老子曰：世之將喪性命，猶陰氣之所起也！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戾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遁而不言，群臣推上意而壞常，疏骨肉而自容，邪人諂而陰謀，遽載驕主而像其〔意〕，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田無立苗，路無緩步。金積折廉，壁襲無贏，殼龜無腹，著筮日施，天下不合而為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悖拔其根而棄其本，鑿五刑，為刻削，爭於錐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太半。舉兵為難，攻城濫殺。覆高危安，大衝車，高重壘，除戰隊，使陣死路，犯嚴敵，百往一反，名聲苟盛，兼國有地，伏尸數十萬，老弱飢寒而死者，不</p>	<p>〈淮南子·覽冥〉：</p> <p>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嚶喋苛事也。《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悖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斬艾百姓，殫盡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為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不過三月必死。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p>	

文子原型	淮南子改造	其他書籍引用或改造
可勝計。		

《淮南子》本是雜抄百家而成的書籍，因此被此後的圖書分類者劃分為雜家。由於《淮南子》所抄的書籍多數已經亡佚，因此在找不到《淮南子》的相關源頭之際，本書統一以《淮南子》或劉安為對《文子》的改造者視之。

總結以上的案例可知，《淮南子》對《文子》的「改造」可以分為幾大類：

一、典範置入或累增的修辭：即在《文子》的原始文本上把原本老子或文子以抽象、寬泛詞彙作為主語的部份以具體的典範人物或事件取而代之。這種修辭手法在魏晉南北朝以前的著作中非常常見。這一點從本書〈修辭譬喻〉一節所舉190則左右的例子可以得證。

二、修改詞彙：理論上《淮南子》如果是純粹引用而不改造，便可能保留了部分《文子》早期版本的文字樣貌。但從本書所收集的例子看來，《淮南子》所「轉引」的《文子》有些文字已經有所變異；除此之外，則是眾多劉安的改造實例。因此《淮南子》是否修改了《文子》的用詞，必須綜合各項證據來看。對於那些可考的部份，自然可以肯定不是早期《文子》版本文字，而是《淮南子》對原本文字進行了詞彙替換。至於替換的原因，按照校勘、訓詁學的常見案例可以有非常複雜與多樣的原因，誰也無法根據少數的資訊去推論原因。因此這裡只就結果與效果來做討論！

三、引《詩》、孔子的話來對《文子》中的名言做註解。

四、在《文子》原文中插入一般性「註解」。這一點與第三點通常不會改動引用的原文。其改造的層次是在句子上，而非詞彙上。

《文子》、《淮南子》與諸子對勘數則

由於目前可見的先秦諸子文獻，除《孫子兵法》、《老子》可以確定在《文子》總體成書之前之外，其他如鄧析以下作者的書籍都可以徵引到最早期的《文子》相關篇章的文字。因此，拿這些子書來與《文子》進行比較，一來可以看清某些引文的演變脈絡，二來也可以解開今本《文子》已經難通的地方！

〈鄧析子·轉辭〉：

君人者不能自專而好任下，則智日困而數日窮。迫於下則不能申，行隨於國則不能持。知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下交矣。故喜而使賞，不必當功。怒而使誅，不必值罪。不慎喜怒，誅賞從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國相繼，殺君不絕。古人有言：眾口鑠金，三人成虎，不可不察也。

〈文子·上仁〉：

老子曰：非慤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并覆，非正平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條通，群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苟，耳目通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不逆**，故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人之道。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不貴其辯，闇主則不然，群臣盡誠效忠者，希不用其身也，而親習邪枉，賢者不能見也，疏遠卑賤，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安海內、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

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以無為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為，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墮於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以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死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賢也。

〈淮南子·主術〉：

夫富貴者之于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為之，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于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十二〉：

景公疥且瘡，期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為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為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眾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眾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余惑，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為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

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為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墨子·親士〉：

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遠臣則喑**，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

《鄧析子》與《文子》成書時間相近，文子許多篇章發表時鄧析已經可以看到。因此鄧析這一段話「君人者不能自專而好任下，則智日困而數日窮。迫於下則不能申，行隨於國則不能持。知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下交矣。」正好可以拿來校正已經幾乎不可通的「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為，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墮於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下交矣。」

「眾口鑠金」晏子也引，但其前文「近臣嘿，遠臣瘖」古奧，當不出自《鄧析子》。

〈文子·道原〉：

萬物之摠，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准循繩，曲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暗，驚怖為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

〈文子·道原〉：

約其所守即察，寡其所求即得，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中之得也，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神明者，得其內，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強，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逮。

〈文子·道原〉：

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不憂不樂，德之至也。

〈子華子·執中〉：

子華子曰：……**薄氣發暗，惴怖作狂，積憂損心，心氣乃焦。**故曰：一虛一平，而道自生；一平一虛，而道自居。

〈莊子·刻意〉：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恬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淮南子·原道〉：

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暗，驚怖為狂。憂悲多患，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甯，思慮平，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韞，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

故喜怒傷氣，寒暑傷形。

暴怒傷陰，暴喜傷陽。

厥氣上行，滿脈去形。

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不固。

故重陰必陽，重陽必陰。

故曰：冬傷於寒，春必溫病，春傷於風，夏生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痃瘕；秋傷於濕，冬生咳嗽。

〈素問·上古天真論〉：

三八，腎氣平均，筋骨勁強，故真牙生而長極。

〈靈樞·本藏〉：

是故血和則經脈流行，營復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

《素問》、《靈樞》本受《孫子兵法》、《老子》的語彙影響，而文子「筋骨勁強」，兩書皆有，〈淮南子·原道〉卻作「筋力勁強」。結合其引孫子、老子、《文子》中老子曰的其他文字看來，可見這兩本書正保留了這些古籍的早期形式！

〈淮南子·原道〉若抄自〈莊子·刻意〉，則「通而不變」反而錯誤，〈文子·道原〉「一而不變」與〈莊子·刻意〉相合。

「不與物雜，粹之至也」明白可通，而〈莊子·刻意〉：「不與物交，悵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則已錯亂！

老子「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暗，驚怖為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與同時代的程本所說「薄氣發暗，惴怖作狂，積憂損心，心氣乃焦。」有重複而更相近，〈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故喜怒傷氣，寒暑傷形。暴怒傷陰，暴喜傷陽。」也與老子「大怒破陰，大喜墜陽」相近。

〈文子·自然〉：

名各自命，類各自以，事由自然，莫出於己，若欲狹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反之玄妙，各處其宅，守之勿失，上通太

一，太一之精，通合於天。天道嘿嘿，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常與人化，智不能得，輪轉無端，化逐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

〈淮南子·主術〉：

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于天道，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

〈莊子·刻意〉：

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人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莊子·刻意〉絕大多數文字都來自《文子》，從中可見，〈淮南子·主術〉是直接引自〈文子·自然〉。即便這三種版本都已經有了不少錯誤了！

〈文子·精誠〉：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明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沮亡也，天文變，世俗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強力致也。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地氣，執沖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出諸己，能以神化者也。……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以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思也。

〈莊子·庚桑楚〉：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淮南子·泰族〉：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幹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疏；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驎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縣烽未轉，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噉矣。以陰陽之氣相動也。

〈春秋繁露·王道〉：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並見。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讒賊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故天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寸時，嘉禾興，鳳凰麒麟游於郊。**囹圄空虛**，書衣裳而民不犯。民情到樸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到，封於泰山，禪於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先之應也。

〈漢書·董仲舒傳〉：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

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鎡、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秭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受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

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

不學，不成其德。

〈文子·精誠〉：「景星見，黃龍下」、「圉圉空虛」為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所襲用，〈春秋繁露·王道〉：「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也明顯取自〈老子·五十五〉：「含德之厚者，比之於赤子也。蜂蠆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腴作，精之至也。」

漢武帝即位在前141年，而董仲舒於對策中所用「逆天暴物」正出自〈文子·精誠〉。如此多的短語全出〈文子·精誠〉，疑古者還能「視若無睹」？且試問此時《淮南子》已經成書了嗎？前139年，劉安第一次朝見漢武帝，才獻上《淮南子》。試問董仲舒在此之前就會受到《淮南子》影響？

〈文子·精誠〉：「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莊子·庚桑楚〉：「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與〈淮南子·泰族〉：「日計無算，歲計有餘。」都已經有不小的差異！

〈文子·上禮〉：

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文子·精誠〉：

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

〈呂氏春秋·盡數〉：

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

〈文子·上德〉：

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

〈淮南子·說林〉：

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

〈漢書·禮樂志〉：

至武帝即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會竇太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對策言：「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天使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陰入伏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刑罰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至周末世，大為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又益甚之。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習俗薄惡，民人抵冒。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一歲之獄以萬千數，如以湯止沸，沸愈甚而無益。辟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

，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古人有言：『臨淵羨魚，不如歸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而災害日去，福祿日來矣。」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

〈漢書·董仲舒傳〉：

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蛛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

董仲舒對策引「臨淵羨魚，不如歸而結網。」而稱「古人有言」，「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兩個比喻也出自《文子》。試問這時候劉安已經「作古」了嗎？且董仲舒、劉安、班固雖然都用「羨魚」而具有時代特色，但劉安作「歸家織網」，與老子「歸而織網」、董仲舒的「歸而結網」都有差異！而老子與董仲舒的差異在於「織網」、「結網」。〈說文解字·次部〉：「羨：貪欲也。」不如「欲」字直白！

〈文子·精誠〉：

老子曰：……故卻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以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思也。……

老子曰：振窮補急則名生利起，除害即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羈也。

〈文子·道德〉：

文子曰：……**使桀紂循道行德（修道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

〈文子·上仁〉：

老子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眾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解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

益於治，有益於亂者，聖人不為也；無益於用者，有益於費者，智者不行也。

〈淮南子·本經〉：

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雁行列處，托嬰兒于巢上，置餘糧於畝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蹀，而不知其所由然。

〈淮南子·齊俗〉：

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爭為佞辯，久稽而不訣，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曆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掩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奸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

〈文子·自然〉：

是故，群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所以明矣。

〈史記·滑稽列傳〉：

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縑帛，檐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者〕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

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土者彊，失土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并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仆并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

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

〈漢書·東方朔傳〉：

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

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昭明文選·非有先生論（東方朔）〉：

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

東方朔在漢武帝時引「傳曰」及「陸沈」、「囹圄空虛」皆出〈文子·精誠〉。「并進輻湊」出自〈文子·自然〉。「陸沈」出自「坐馳陸沉」。「囹圄空虛」董仲舒、路溫舒、班固、王充都用，此句至此時已經成為習慣用語。而周朝稱監獄為「囹圄」，漢朝稱為「獄」，試問那個被疑古者貶低到無以附加的「偽造者」，能懂這些細節嗎？至於「鳳凰來集，麒麟在郊」亦無非脫胎自〈文子·精誠〉：「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

東方朔口語引用「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與老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小有差異，但仍保留「聖、賢」的對照。劉安「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已將「聖」改為「神」了！

〈文子·精誠〉：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伎能雖多，不如寡言。害眾著僇而使斷其指，以期大巧之不可為也。故匠人智為，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

〈淮南子·道應〉：

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荊，辭而行。人以為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倮，而使齧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為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

〈呂氏春秋·離謂〉：

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之荊。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辯不若無辯。周鼎著倮而齧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高誘註：倮，堯之巧工也。以巧聞天下。周家鑄鼎，著倮於鼎，使自齧其指。明不當大巧為也。一說周鑄鼎，象百物，技巧絕殊，假令倮見之，則自御齧其指，不能復為。故言大巧之不可為也。〕

〈淮南子·本經〉：

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昆侖；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倮，使齧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高誘註：倮，堯之巧工也。及周鑄鼎著倮像於鼎，使齧其指。假令倮在見之，伎巧不能復踰，但當齧其指。故曰：以明巧之不可為也。一說周人鑄鼎畫像，鑲倮身於鼎，使自齧其指，以戒後世，明不當為大巧也。〕

〈淮南子·說山〉：

人不愛倮之手，而愛己之指；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鈎。

〈呂氏春秋·重己〉：

倮，至巧也。人不愛倮之指，而愛己之指，有之利故也。〔高誘註：倮，堯之巧工也。雖巧，無益於己，故不愛之也。己指雖不如倮指巧，猶自為用，故言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崑山之玉，燔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玉之美者也。江漢有夜光之明珠，珠之美者也。〕而愛己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蒼璧，石多玉少也。珠之不圓者曰璣。皆喻不好也。而愛之者，有之為己用，得其利故也。〕

〈淮南子·說林〉：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蹠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高誘註：牡，門戶簫牡也。〕

〈莊子·胠篋〉：

擗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攬工倮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倮、離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淮南子·道應〉先引〈呂氏春秋·離謂〉，再引〈文子·精誠〉，最後又引《慎子》。《慎子》本引《文子》之語，而〈淮南子·道應〉再引之！為何如此？從今本此句作「故匠人智為，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可知實已不可解！正因為這一句在劉安時已經訛誤到不可解的程度，因此〈淮南子·道應〉便轉引《慎子》的來補，因此註明了出處。我們從《慎子》此句與〈文子·精誠〉的相似度可知，《慎子》的版本確實更為易讀！只是是否仍是原意，已不可知了！若根據高誘註〈淮南子·說林〉，則「杜」當是「牡」之誤、「開」當是「閉」之誤。其他依然難解！

關於「文子、慎子、子思」甚至是「孔子」，《淮南子》引用時主要採用暗引，譬如出自「文子、子思」的引文全部都是暗引，沒有例外。而「慎子」的引文，此處是唯一註明出自《慎子》的，其他處則沒有。既然全書都不明引，何以此處唯一明引出自《慎子》，顯然必有理由！《淮南子》的這種剪輯拼湊方法，下一則引文可再一次見到。

「眾」為「鼎」之壞字，「周、害」形近而誤。而「害、眾」也屬於形近而誤的例子，兩字隸書相近。從「周鼎」到「害眾」，不難讓人看到校對古籍之困難。同時也讓人見識到古籍的訛誤可能讓原文面目全非的事實！

〈文子·上義〉：

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眾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誠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己，不非於人；無諸己，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為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縣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

〈墨子·小取〉：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

〈禮記·大學〉：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

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管子·法法〉：

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

〈淮南子·主術〉：

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

〈商君書·開塞〉：

古者民羣生而群處亂，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樂有上也，將以為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無法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為惑也。

〈文子·上義〉：「有諸己，不非於人；無諸己，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為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一段，〈淮南子·主術〉引用時，在中間插入了兩段，其實都割裂了原文的語氣與語意，《淮南子》雖然擅長拼接，有時甚至拼湊到令人必須一氣讀完長篇文字的地步，但也有許多拼湊使得文氣、文意斷裂不連續的。這便是一例。其中「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與〈商君書·開塞〉：「有法不勝其亂，與無法同。」有重複之處，而其前一句「變法者，非無法也」，雖不知出處，但商鞅便是變法中最有名的一個典範人物。因此可以說《淮南子》這裡依然採用了聯想法進行拼接與局部創作。

〈文子·上義〉：「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當出自〈管子·法法〉，皆作「令行於民」。而〈管子·法法〉採用「故曰」，則明顯當另有出處。或者〈管子·法法〉後出，實引自〈文子·上義〉之老子曰，亦未可知。此句到了〈淮南子·主術〉已經被改為「令行於天下」，但下文引全文仍保留了原始樣貌作「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而中間插入的這段，則註明出自「孔子」。實則《淮南子》引孔子，也有許多暗引之例，何以此處明引孔子？比照上例明引慎子可知，這屬於相近的處理方式。只是明引慎子的部份在於以慎子的文字替換文子不可通的文字，而這裡明引孔子則是於其中插入了孔子的話語，如此則可以判定「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當是《淮南子》自己的創作！

「檢式」〈淮南子·主術〉繁化為「檢式儀表」，實則「儀表」當是註文，以註何謂「檢式」！「檢式、儀表、程式」意義相近，以今日的話來說近於「楷模

」。可參考〈文子·微明〉：「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管子·形勢解〉：「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管子·明法解〉：「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荀子·儒效〉：「禮者，人主之所以為群臣寸尺尋丈檢式也。」

〈文子·上禮〉：

老子曰：酆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蛟龍莫之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敗大裂之道也，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群書治要·文子·上禮〉：

酆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鐵作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莫之歸，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即大矣。裂之道也。

〈漢書·景帝紀〉：

五年夏……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後漢書·肅宗孝章帝紀〉：

元和元年春正月，中山王焉來朝。日南徼外蠻夷獻生犀、白雉。……

二年春正月乙酉，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為令。」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孳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惛惛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聞敕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申鑒·政體〉：

惟察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位職不重，小臣讒疾，庶人作議，

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讓，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此弱國之風也。君臣爭名，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為博，以伉為高，以濫為通，遵禮謂之劬，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為密，以利為公，以割下為能，以附上為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蒙，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故上必察乎國風也。

漢景帝中五年當前146年，東漢章帝劉炟元和二年當85年。「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已經被簡省成「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文意已經發生變化了！但也成了一種慣用語了！荀悅《申鑒》約成書於建安五年（200年）左右，至此又有了新的變化而作「**以苛為密，以利為公，以割下為能，以附上為忠，此叛國之風也。**」，「密、察」形近而誤，「割、刻」形音皆近而誤！

〈管子·五行〉：

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不然，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外築城郭，臣死。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臚，肥婦銷棄，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文子·道原〉：

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殯。

〈淮南子·原道〉：

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滯，轉輪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並應無窮。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鈞旋轂轉，周而復匝，已雕已琢，還反于朴，無為為之而合于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於和，有萬不同而便於性，神托於秋豪之末，而大宇宙之總，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啍諭覆育，萬物群生，潤於草木，浸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角觝生也。獸胎不殯，鳥卵不殯，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

「獸胎不殯，鳥卵不殯」今本《文子》已經誤作「鳥卵不敗，獸胎不殯」，參照〈管子·五行〉：「羽卵者段，毛胎者臚」，可知「段、敗」形近而誤，「段、

𨔵」皆從「段」形音皆近而誤，古代可通用。「𨔵𨔵𨔵」皆從「賣」，形音皆近而誤，古代亦可通用。

以《淮南子》校《文子》

王念孫以為今本《文子》在許多語句上比今本《淮南子》佳，於是不僅以《文子》校《淮南子》，更因此以為《文子》抄自《淮南子》。可惜王念孫若能見到宋本《淮南子》，便能知道他用《文子》來校對的數則在宋本根本不誤！果真王念孫對《文子》與《淮南子》相重的部份進行更多研究與統計，便能用越晚出的越正確的想法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從實際上檢驗《文子》與諸子的引文，可以發現今本《文子》已經有了非常多的錯誤，包括錯字、漏句，很多句子已經不可通解！因此，這個單元便反其道而行，以《淮南子》校《文子》。若當年王念孫反向操作，即使不進行統計，至少都該對誰抄誰的結論有所保留！以下僅舉一些案例，其他所有案例，若有機會進行《文子》全書的校勘、校對，會再予以披露！

〈淮南子·原道〉：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授無形；原流泉淖，沖而徐盈；混混滑滑，濁而徐清。故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幌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紘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潏，甚纖而微。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曆以之行，麟以之遊，鳳以之翔。

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滯，轉輪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並應無窮。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鈞旋轂轉，周而復匝，已雕已琢，還反于朴，無為為之而合于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於和，有萬不同而便於性，神托於秋豪之末，而大宇宙之總，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啍論覆育，萬物群生，潤於草木，浸于金石，禽獸碩大，豪毛潤澤，羽翼奮也，角觝生也。獸胎不𨔵，鳥卵不𨔵，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

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跂行喙息，蠓飛蠕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之後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佈施稟授而不益貧，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眾，損之而不寡，斫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

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恍兮，不可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俯仰兮。

〈文子·道原〉：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窈冥冥，寂寥淡漠，不聞其聲，吾強為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洶洶，沖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

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埶，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窮**，已雕已琢，還復於樸。無為為之而合乎生死，無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乎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殯，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見，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大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知其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忽兮恍兮，不可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詘兮，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俯仰兮。……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然，即六合不足均也，聽失於非譽，目淫於綵女，禮亶不足以放愛，誠心可以懷遠，故兵莫憚乎志，鎡楨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於山，小寇遯於民間。

〈文子·下德〉：

天地之間，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形也，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

「六合」，今本《文子》尚存其二，「天地之間，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因天地之然，即六合不足均也」，「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俯仰兮。」剛柔卷舒對言之例也尚存，但因為脫漏「舒之悞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前一句，以致於「表之不盈一握」便不可通！傳抄、校勘者也難以復原！「六合」對「一握」與「六合」對「一人」，是相當的，凡此皆可證今本《文子》不僅脫尚且誤！「表、卷」形近而誤！

「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窮」、「風興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並應無窮。」今本《文子》脫「事無不應」一句。

〈文子·微明〉：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為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為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

象也」，**無達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化也。**

〈淮南子·道應〉：

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雖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

〈呂氏春秋·觀表〉：

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為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地為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為相安利也，夫為相害危者，不可勝數。

〈素問·生氣通天論〉：

黃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

〈靈樞·陰陽二十五人〉：

黃帝曰：余聞陰陽之人何如？伯高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故五五二十五人之政，而陰陽之人不與焉。其態又不合於眾者五，余已知之矣。願聞二十五人之形，血氣之所生，別而以候，從外知內，何如？歧伯曰：悉乎哉問也，此先師之秘也，雖伯高猶不能明之也。黃帝避席遵循而卻曰：余聞之得其人弗教，是謂重失，得而泄之，天將厭之，余願得而明之，金櫃藏之，不敢揚之。歧伯曰：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別其五色，異其五形之人，而二十五人具矣。黃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慎之慎之，臣請言之。

〈靈樞·通天〉：

黃帝問於少師曰：余嘗聞人有陰陽，何謂陰人？何謂陽人？少師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非徒一陰一陽而已也，而略言耳，口弗能遍明也。黃帝曰：願略聞其意，有賢人聖人，心能備而行之乎？少師曰：蓋有太陰之人，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凡五人者，其態不同，其筋骨氣血各不等。

今本「無達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化也。」脫「六合之內」一句，當從〈淮南子·道應〉補。因為「六合」本是老子所用詞彙，「天地、六合」對言也屬老子用法。同時〈呂氏春秋·觀表〉、〈素問·生氣通天論〉、〈靈樞·陰陽二十五人〉、〈靈樞·通天〉都作「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保留了原始形式。

〈文子·上仁〉：

闇主則不然，群臣盡誠效忠者，希不用其身也，而親習邪枉，賢者不能見也

，疏遠卑賤，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安海內、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

〈淮南子·主術〉：

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遍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暗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

從文意與文氣推之，當有「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兩句，否則「其離聰、明則亦遠矣」的「聰、明」便失去了對應。因此今本《文子》當脫此兩句！

〈淮南子·原道〉：

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為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為御，則無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無不為者，因物之所為。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文子·道原〉：

老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惔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車，以四時為馬，以陰陽為御，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以天為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為車則無所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御之則無所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照明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救也，秉其要而歸之。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厲其精神，偃其知見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說苑·辨物〉：

夫惟鳳為能究萬物，通天祉，象百狀，達于道。

〈史記·太史公自序〉：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執，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

〈文子·道原〉脫「所謂無不為者，因物之所為。」一句，從內文即可證有

此一句。「萬物之變不可救也」其「救」為「究」之誤，也顯而易見。

〈群書治要·文子·上禮〉：

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物多則欲省，求瞻則爭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動也。世亂則君子為奸，而法不能禁也。

〈文子·上禮〉：

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瞻則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不能禁也。

〈群書治要·淮南子·齊俗〉：

故江河決流，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者先，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人溺，尚猶哀之，況親戚乎。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即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火水，莫不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隆〔隆作豐〕則欲省，求瞻則爭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奸，而刑不能禁也。

〈淮南子·齊俗〉：

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為之滅；身危則忘親戚，而人不能解也。遊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澹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殖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奸，而法弗能禁也。

〈文子·上禮〉：「故物多則欲省，求瞻則爭止」一本兩句都有「不」字，〈淮南子·齊俗〉引此無「不」字。〈淮南子·齊俗〉：「**故物豐則欲省**」也有兩種版本，從文意可知今本〈文子·上禮〉：「故多欲則事不省，求瞻則爭不止」有誤，這種錯誤當來自於把「欲則」錯置後，為了能通，就把「物」刪除而補上「事」字，於是「省」變成「不省」、「止」變成「不止」了。

〈淮南子·齊俗〉以「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來注解「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以「秦王之時，或人殖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來注解：「故物豐則欲省，求澹則爭止。」。

〈文子·自然〉：

老子曰：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循暢之，故因即大，作即小

。古之瀆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物必有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性而為之節文，無其性，不可使順教；有其性，無其資，不可使遵道。**人之性有仁義之資，其非聖人為之法度，不可使向方，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威行如神**，因其性即天下聽從，拂其性即法度張而不用。

〈淮南子·泰族〉：

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慈雌嘔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向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

〈荀子·君子〉：

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上之大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云：「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

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

「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脫胎自老子「故刑罰不用，威行如神」，參考〈淮南子·泰族〉，今本〈文子·自然〉此段當有嚴重脫漏！

〈文子·上禮〉：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道之際也。末世之禮，恭敬而交。為義者，布施而得，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土積則生自肉之狩，禮樂飾則生詐偽。末世之為治，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醇，散天下之樸，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燬爛，人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論。夫有餘則讓

，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贍則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不能禁也。

〈淮南子·齊俗〉：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

此句因果關係互倒，且詞彙用語有差異。因果關係互倒的訛誤比較少見，但也比較嚴重。「廢」一作「遷」，「貴」一作「尊」。「性失然後貴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淮南子·齊俗〉作：「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純樸散而禮樂飾」一作「禮樂飾則純樸散矣」，因果互倒，當以後者為合理！

《淮南子》中不同來源的相同敘事邏輯

把驗證法拿來驗證《淮南子》這種集眾人智慧（既有眾多寫手的智慧，又有眾多寫手取自諸子的智慧。）而成的雜家作品，是一件不難的事情。主因還在於《淮南子》的篇幅達十幾萬字，而且全書收錄了80%左右的《文子》文字。而《文子》身為春秋末年的作品，如前面所找出的諸多徵引案例，也不過冰山之一角。因為當今還能完整流傳下來的春秋戰國作品已經極為稀少，篇幅總和也不大。因此，必然有一些徵引《文子》的文字又被《淮南子》轉引，使《淮南子》保留了諸多版本的《文子》以及被徵引、略微改造過或產生了訛誤後的文字。

若按五十年一期來劃分書籍的成書時間，且將《文子》的成書時間定在前500年。那麼前500年至《淮南子》成書的前139年，那麼可分為以下幾期：

甲（前450年）乙（前400年）丙（前350年）丁（前300年）戊（前250年）己（前200年）庚（前150年）辛（前100年）壬（前50年）癸（0年）。因此，庚以前的著作都可能被《淮南子》這本集大成的雜家著作所引用。

再將《文子》中常被引用的片段與句子區分為以下幾項：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每一個代碼代表一個片段或句子。那麼如果甲類書的甲一有引用「子、丑」，甲二有引用「卯」，乙類書乙一有改造「子、丑」，那麼稱乙類所改造的「子、丑」為「子一、丑一」，丙類書籍丙一既有可能徵引《文子》的「寅」句，也可能徵引乙一的「子一」，並可能再次改造「丑一」而為「丑一一」，或者改造「子」為「子二」。而即使丙一直接引用了《文子》「寅」，其《文子》的版本也可能已經發生了不少的變化了（主要是訛誤）。依此類推，那麼身為辛類書籍的《淮南子》就可能徵引了以上的原文、引文、訛誤文字、改造、再改造的文字。並且因此體現出了多種版本並存，多種改造版本或註釋版

本的並存。那麼驗證法要檢驗的，無非就是《淮南子》是否有以上非重複引用而屬於類似多種版本、多種改造版本並存的徵引例子存在！

由於《淮南子》篇幅達十幾萬，又徵引了80%左右的《文子》，而《文子》本身也有三萬多字的篇幅，並且已經證明被眾多菁英、智者與書籍所頻繁引用。因此，《淮南子》通過驗證檢驗的概率已經非常的高了！而實際上也沒有讓我們失望，《淮南子》中確實存在著以上提到的多種或單純不同版本或經過改造與再改造的版本的文字！以下便是相關的例子，總數達數十例之多：

〈淮南子·齊俗〉：

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為論，**譬猶冰炭鉤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為之中，則兼覆而並之，未有可是非者也。

〈淮南子·精神〉：

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牆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不為牆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為冰乎！

〈淮南子·說山〉：

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而莫相愛於冰炭。**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

「牆之立，不若其偃也」與「牆之壞，愈其立也」，「冰之凝，不若其釋也」與「冰之泮，愈其凝也」意義皆相近。但其中「壞、偃」、「泮、釋」，用詞不同。

〈淮南子·說山〉：

執彈而招鳥，揮稅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器召也。

〈淮南子·主術〉：

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狼而無讓，民貧苦而仇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為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揮稅而狎犬也**，亂乃逾甚。夫水濁則魚噉，政苛則民亂。

「執彈而招鳥，揮稅而呼狗」與「執彈而來鳥，揮稅而狎犬」，意思完全一致。但兩篇的兩種寫法，其用詞不同。「狗、犬」是同義詞、「招、來」是近義詞。「揮、狎」形近而誤，如果是《淮南子》自身版本導致的訛誤，不能計算在內，但如果不是，就是某一本書的不同版本（其一為訛誤）都被《淮南子》一次性

老子弟子與老子
的收錄了！

〈文子·精誠〉：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理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眾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預賈。**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虞犧氏之王天下，枕石寢繩，殺秋約冬，負方州，抱員天。陰陽所擁、沉滯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視瞑瞑，行蹢蹢。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浮游泛然，不知其所本。自養不知所如往。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功揆天地。至黃帝要繆乎太祖之下，然而不章其功，不揚其名，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即？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

〈淮南子·泰族〉：

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斑白不戴負**，非法之所能致也。

〈淮南子·覽冥〉：

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眾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孰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暗，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于路，而無仇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孰，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墊搏，鳳皇翔于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皂，諸北、僇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然猶未及虞戲氏之道也。

〈淮南子·覽冥〉引自〈文子·精誠〉，〈淮南子·泰族〉則不知引自何處，文字雖然相近，有重疊的部份，但差異處仍甚為明顯！不僅詞彙不同、順序不同，部分句式也不同。

〈文子·自然〉：

天道嘿嘿，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常與人化，智不能得，輪轉無端，化逐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其聽治也，虛心弱志，清明不闇，是故群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所以明矣。

〈淮南子·主術〉：

清靜無為，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處愚稱德，則聖人為之謀。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暗，虛心而弱志。是故群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為基。是乘眾勢以為車，御眾智以為馬。雖幽野險途，則無由惑矣。……

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論是而處當，為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志，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眾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眾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眾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

《淮南子》在同一篇裡面引用了兩次〈文子·自然〉，其中「虛心而弱志，清明而不暗」兩次順序不同，這在一本書中極為罕見。同時兩段都引到「莫不盡其能」，而後者加上一個「者」字，乃古籍中常見的「者、則」連用虛詞，也即原本可能沒有「者」字，因為後面有「則」字，因此在版本演變中被加入了。這在《孫子兵法》不同的版本中是常見的錯誤。

〈文子·精誠〉：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以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思也。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無讓，民貧苦而分爭生，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生，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夫水濁者魚噉，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懷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所脩者本也。

〈淮南子·繆稱〉：

水濁者魚噉，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青者必陀。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治國譬若張瑟，大絃絀，則小絃絕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于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修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

謂小不善為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是故積羽沈舟，群輕折軸。故君子禁于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

〈淮南子·主術〉：

夫水濁則魚噞，政苛則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饑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

「夫水濁者魚噞，政苛者民亂」，《淮南子》又分別於兩篇引用，而一作「政」、一作「令」。可能是根據不同版本的《文子》，或者其中之一為其他古籍的改造式引用或口語引用。

〈文子·微明〉：

老子曰：福之起也綿綿，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明主之賞罰，非以為己，以為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遺義之宜謂之小人。通智得而不勞，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味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淮南子·說山〉：

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間；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故聖人見霜而知冰。

〈淮南子·繆稱〉：

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諭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子陽以猛劫，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繩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嘸，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

「紂為象箸而箕子唏」為「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之誤（見本書〈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一節討論。），而《淮南子》又是分別在兩篇中加以引用而同時給出了不同的版本。其一作「唏」、一作「嘸」，兩字音近而誤，但都已經不是原始的「怖」字。「怖、唏」有形近而無音近的關係，而「嘸」與「怖」的音無關但與「唏」的音有關。這些都是晚出之證。今本《文子》與〈淮南子·繆稱〉的段落最近，都到「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見所始則知所終）」終止。但「唏」字的版本卻是在〈淮南子·說山〉，僅是這一點就無法解釋所謂今本《文子》抄襲《淮南子》的可笑說法！

〈文子·上仁〉：

老子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眾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解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有益於亂者，聖人不為也，無益於用者，有益於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任於眾人則易。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河以逶迤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夫通於一伎，審於一事，察於一能，可以曲說，不可以廣應也。**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天同氣。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為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無道以理之，法雖眾，足以亂。

〈淮南子·泰族〉：

夫徼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甌甌有萑，稱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杯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眾。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弦急而大弦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牖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盜賊群居，事愈煩而亂愈生。

〈淮南子·詮言〉：

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彘，弗為也，弗能無虧；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為祝，無害於為尸；不能御者，不可以為仆，無害於為佐。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弦雖急，大弦必緩。**

〈淮南子·繆稱〉：

水濁者魚噉，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青者必陀。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治國譬若張瑟，大絃絀（高誘註：絀，急也。），則小絃絕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于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

「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此句破紀錄為《淮南子》三篇所引用，但都有非常大的差異存在。「張瑟」一作「張琴」，但沒有作「調音」的。若說今本《文子》「抄襲」《淮南子》，不知如何說得過去？即

便同為「張瑟」的兩句：「故張瑟者，小弦急而大弦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治國譬若張瑟，大絃絢（高誘註：絢，急也。），則小絃絕矣。」「急、絢」用詞不同，為同義詞。「絕、緩」用詞也不同，並非同義詞。這些就是屬於《淮南子》同時收錄了不同古籍改造自《文子》的段落的案例，只是今日這些原始文獻都已經消失了！

〈淮南子·詮言〉：

由此觀之，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遮，過則自非，中則以為候，暗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詘，有福則贏，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眾。蓼菜成行，瓶甌有堤，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眾。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系統，故能帝也。

〈淮南子·泰族〉：

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甌甌有萁，稱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杯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眾。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弦急而大弦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膳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盜賊群居，事愈煩而亂愈生。

〈靈樞·師傳〉：

黃帝曰：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於方，余願聞而藏之，則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於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

歧伯曰：遠乎哉問也。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陽脈，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

「蓼菜成行，瓶甌有堤，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與「蓼菜成行，甌甌有萁，稱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句式一致，文字卻已經有了不小差異。同時也違背了一個作者重複使用段落

的基本做法。(見《孫子兵法》、《老子》相關文字考證)「瓶、甌」形音皆近而誤，「堤、堦」皆從「是」字旁故可通，「量粟而舂」與「稱薪而爨」已經是兩句完全不同但句式結構相近的句子，「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對應「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則是具體與抽象的對應。「治小」與「治大」被具體化為「治家」與「治國」。

至於「員之中規」整段以及「滌杯而食」整段的順序則被進行了調動。內容也被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寫。當然最有可能的是其中一個是改寫，一個是引用，或者兩者都是引自某一古籍的不同版本或引用了此古籍的其他古籍。這兩段的文字差異更大，確實無法完全以引自同一本書的不同版本來視之。

以上這些差異的結果都不是一個作者重複使用文字的常見做法，而《淮南子》一書本就不是一個作者所完成的。因此，這樣的情況正符合其創作方式。

〈管子·宙合〉：

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鉉乎諸生。是故，**辯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為之治，而計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為之說，而況其功。

〈文子·上仁〉：

老子曰：……河以逶迤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夫通於一伎，審於一事，察於一能，可以曲說，不可以廣應也**。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

〈文子·上德〉：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而知，不能以智不知，如**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不可與廣應**。

〈文子·符言〉：

老子曰：小人從事曰苟得，君子曰苟義。為善者，非求名者也，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所求者同，所極者異，故動有益則損隨之。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能**，中人也；兼覆而并有之，技能而才使之者，聖人也。

〈淮南子·繆稱〉：

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暉目知晏，陰諧知雨，為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並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

〈淮南子·泰族〉：

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逶蛇

，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遊，故能化。夫徼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

《文子》相近的文字出現在三處，而《淮南子》出現在兩處。〈淮南子·繆稱〉結合了〈文子·上德〉、〈文子·符言〉兩段。〈淮南子·泰族〉則抄自〈文子·上仁〉。今本《文子》、今本《淮南子》都已經有誤了。其中《淮南子》一處避諱改「徼」為「通」，一處未改。而《文子》「勇、通」形近而誤，今本《文子》已經沒有「徼」字，今本《文子》篇幅不過近四萬字，而今本《淮南子》十三萬字有餘，因此後者無法徹底避諱是合理的。「徼」避的正是劉安獻書的對象漢武帝劉徹的諱，而尚且避諱不嚴！這可能意味著《淮南子》成書於前141年漢武帝繼位以前，或至少局部篇幅成於此前，而非獻書的前139年前。

〈莊子·天地〉：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字。』若是則可謂聖人乎？」

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蜎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眾；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莊子·應帝王〉：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強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嫠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莊子·人間世〉：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文子·上德〉：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而知，不能以智不知，如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不可與廣應。

〈淮南子·繆稱〉：

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措。故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所害。

〈淮南子·詮言〉：

故聖人掩明于不形，藏跡于無為。王子慶忌死於劍，羿死於桃棗，子路菹于衛，蘇秦死於口。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文來射，蜎狢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

〈淮南子·說林〉：

呂望使老者奮，項托使嬰兒矜，以類相慕。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蜎狢之捷來乍。**行一棋，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

〈文子·上德〉：「虎豹之文來射，猿狢之捷來格」、〈莊子·應帝王〉：「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殤之狗來藉。」、〈莊子·天地〉：「執留之狗成思，蜎狙之便自山林來。」都指明出自老聃之口。〈莊子·應帝王〉、〈莊子·天地〉本身的文字也已經有異，當是版本訛誤。

《淮南子》三處引用，〈淮南子·繆稱〉：「虎豹之文來射，猿狢之捷來措。」在文末進行了典範置入修辭，而有「故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淮南子·詮言〉：「故虎豹之強來射，蜎狢之捷來措。」、〈淮南子·說林〉：「虎豹之文來射，蜎狢之捷來乍。」文字上也已經有所差異。「之文」一作「之強」，後者誤。因為整句話強調的是其價值招來殺害而非其強橫招來殺害。而「措」一作「乍」為音近而誤。

從以上引文不難發現，各本古籍都曾經出現一些重複片段而有差異的，但這其中以《淮南子》的差異比例最大，且是引自春秋末年《文子》的相關片段幾乎難以找到完全相同的段落！因此這已經難以歸咎於《淮南子》眾多門客僅僅是根據了不同版本的《文子》進行抄錄的結果。因為有些差異已經明顯不是版本訛誤了，譬如前引「調音、張琴、張瑟」的差異。

〈文子·上德〉：

老子曰：……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海內其所出，故能大。

〈淮南子·繆稱〉：

故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所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

〈淮南子·說林〉：

蒿苗類絮，而不可以絮；縻不類布，而可以為布。**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

〈淮南子·泰族〉：

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途，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蒙恥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于權而統於善者也。

老子「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劉安三處所引都作「出林」，且〈淮南子·繆稱〉「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與其他兩處順序相反，〈淮南子·說林〉「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屬於創造式引用並改造了「出林」為「出林之中」以與「拯溺之人」搭配。「步、出」形近而誤。並且「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為失敗的創造，因為拯溺的人不一定需要下水，如何就會「不得不濡足」！

〈文子·上德〉：

老子曰：……日月欲明，濁雲蓋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眯，不可得絜。黃金龜紐，賢者以為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為富。故與弱（溺）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穀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輻獨入，眾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腐鼠在阼，燒薰於堂。入水而增（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為工。

〈文子·微明〉：

老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

〈文子·道德〉：

老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非去邪也，去迂於心者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疏而謀當，即見疑。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若與俗遽走，猶逃雨，無之而不濡。欲在於虛，則不能虛。

〈莊子·天運〉：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嚙

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僭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子華子·晏子〉：

本，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所以道者矣！昔先大夫欒武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矯枉而惠直，不忘其職守，而以從其君，厥有顯聞，布在諸侯之冊書。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于厥心，放命以自賢，怙寵專權，翦棄人士，圖以封殖於厥躬，國人疾視之如目有眵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欒氏以亡。

〈淮南子·繆稱〉：

聖人為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眵，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發，禍由己生。

〈淮南子·齊俗〉：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

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為禮者，恭敬而伎；為義者，佈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圭積則生自肉之獸**，**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眵，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

〈文子·道原〉：

老子曰：……古民童蒙，不知西東，貌不離情，言不出行，行出（步）無容，言而不文。

〈文子·上禮〉：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道之際也。末世之禮，恭敬而交。為義者，布施而得。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土積則生自肉之狩，禮樂飾則生詐偽！**末世之為治，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醇，散天下之樸，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燬爛，人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論。

〈淮南子·說山〉：

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為之不采。為儒而踞里閭，為墨而朝吹竽，**欲滅跡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夫暗飲者，非嘗不遺飲也，使之自以平，則雖愚無失矣。

〈文子·上德〉：

老子曰：……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蓼）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通於道者，若車之轉於轂中，不運於己，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原也。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

〈淮南子·說林〉：

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修，而秋風敗之。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為墮武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為佩；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為富。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纏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而堞之也。屠者羹藿，為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為者不必用，用者弗肯為。輶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眾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

老子「蒙塵而欲無眯，不可得絜。」其「絜」一作「潔」，此處或有脫文而屬下讀。老子的另一個相似譬喻是「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同時的程本也有「國人疾視之如目有眯焉」的譬喻，都是著眼於「目、眯」的說法。

〈淮南子·繆稱〉創造式引用老子的譬喻作「蒙塵而欲毋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其「涉水而欲無濡」仍脫胎於老子的相似譬喻「入水而增（憎）濡，懷臭而求芳」，老子的其他相似譬喻有：「爭魚者濡，逐獸者趨」、「猶逃雨，無之而不濡」，所欲講述的道理不同、情境不同，相關的搭配譬喻就不同，其說法也不同！而〈淮南子·齊俗〉則又改造為「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講述的道理其實一致，卻非完全重複使用，變化也大。「吹灰、涉水」是主動，而「蒙塵」可以是被動。〈淮南子·說山〉：「欲滅跡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也是相近譬喻，其中「拯溺者而欲無濡」又與「涉水而欲無濡」極為相近卻不同！而且不搭。就譬喻修辭的改造而論，僅有「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一句勉強及格！詳細比較老子與劉安使用相關譬喻的情況就能發現兩者有很大的不同！老子屬於原創，劉安雜取百家！

至於〈淮南子·說林〉：「蒙塵而眯，固其理也」則又是對老子的改造！不管是〈淮南子·齊俗〉、〈淮南子·說山〉、〈淮南子·說林〉前後都可以找到其他取自《文子》中老子曰的文字，足見老子對《淮南子》的龐大影響力！

〈淮南子·齊俗〉引〈文子·上禮〉：「性失然後貴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土積則生自肉之狩，禮樂飾則生詐偽！」其中老子「禮樂飾」前後用語一致，而劉安改「禮樂飾則生詐偽」為「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不說「偽匿之本」其實不通！就是改「禮樂」為「禮義」也足見其未能熟讀之弊端！又改「珠玉貴而天下爭」為「珠玉尊則天下爭矣」，「珠玉」當用「貴」字而非用「尊」字！這些都是改造失當的例子！至於其「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下接「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則明顯是失敗的語意接龍了！至於以上其他失敗的改詞、改造可見〈老子與先秦諸子下〉相關章節分析，不贅。

〈淮南子·說林〉「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其「

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又見於〈淮南子·說山〉：「欲滅跡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又是一種近似的譬喻卻使用了不同的句式，並且搭配了不同排比句的做法。且「欲滅跡而走雪中」與「拯溺者而欲無濡」其實不搭。劉安這種雜取百家、集眾人智力、文筆而成的著作，其特色與老子這種一人著作有著明顯差別，其最明顯差別，又莫過於此！

〈淮南子·俶真〉：

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何則？世之主有欲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間。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為炮烙，鑄金柱，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當此之時，嶢山崩，三川涸，**飛鳥鍛翼，走獸擠腳**。當此之時，豈獨無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鳥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況編戶齊民乎？由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於我，亦有系於世矣。

〈淮南子·覽冥〉：

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墮裂，容台振而掩覆，犬群噪而入淵，豕銜蓐而席澳，美人挈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西老折勝，黃神嘯吟，**飛鳥鍛翼，走獸廢腳**，山無峻幹，澤無窪水，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蘋，金積折廉，壁襲無理，磬龜無腹，著策日施。

「飛鳥鍛翼，走獸擠腳。」一作「飛鳥鍛翼，走獸廢腳」，分屬兩篇。「擠」一作「廢」，兩字形音皆不近，可能出自同一本書的不同版本，或以改造或記憶失誤視之。

〈淮南子·汜論〉：

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以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謠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

〈淮南子·人間〉：

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堤，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

「事者、名者」兩句分屬兩篇，句式結構不同，且組成詞彙元素也不同。其中「事」一作「易為而難成者」、一作「難成而易敗也」，「名」一作「難成而易敗者」、一作「難立而易廢也」。無法以簡單的出自不同版本的情況視之，但符合《淮南子》由眾人合作創作而成的客觀事實。

〈文子·上德〉：

老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者。幽冥者，所以論（諭）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內視而自反，故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惠，不大愚。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可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於本，枝不可以大於幹。上重下輕，其覆必易。

〈老子·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一者，其上之不皦，其下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芴芒。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可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淮南子·原道〉：

懷囊天地，為道開門。穆忝隱閔，純德獨存，佈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為之圈，則名實同居。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

〈淮南子·俶真〉：

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蔥苓蘢，萑蘆炫煌，蠅飛蠕動，蚊行噲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數量。**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扃冶，浩浩瀚瀚，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有未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閔廣大，不可為外，析毫剖芒，不可為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清澄，莫見其形，若光耀之間於無有，退而自失也，曰：「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及其為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

〈淮南子·道應〉：

光耀問於無有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於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及其

為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人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此段相似片段分屬三篇，〈淮南子·原道〉：「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淮南子·俶真〉：「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淮南子·道應〉：「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其中後兩者可能出自相同的古籍，只是被剪裁到了不同的篇章。只有第一篇三個句子句式一致。而後兩篇句式雖然一致，但用字也有小差異。「循、捫、搏」都代表「撫摸」的意思，「撫循」古常通用，「循、捫」音近而誤，「搏、撫」音近而誤，「捫、搏、摸」古常混用，見《孫子兵法論正》與本書下編中《老子》相關案例。一段相似的文字，兩處句式與結論一致，一處不一致；三處文字都有差異，且都是古籍流傳過程中常出現的訛誤差異。因此，這一段可以判斷至少有兩處出自同一本古籍的不同版本，令一段則可能出自其他書籍對此古籍的引用。其中「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實出老子，且「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依然出自老子，因此《淮南子》的原始出處的來源可能仍是取自老子。

〈淮南子·汜論〉：

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睹北方；唯無所向者，則無所不通。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眾，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德有盛衰，風先萌焉。故得王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期年而紂乃亡。故聖人見存亡之跡，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

〈淮南子·主術〉：

夫臣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智伯伐中行氏，併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于晉陽之下，身死為戮，國分為三。豫讓欲報趙襄子，漆身為厲，吞炭變音，擗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徇之，豈其趨舍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跡所及，舟楫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禽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義德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

，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蹄馬矣。是猶不待雨而熟稼，必不可之數也。

〈淮南子·兵略〉：

二世皇帝，勢為天子，富有天下。人跡所至，舟楫所通，莫不為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饑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之戍，收太半之賦，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

三段相似並有重疊部分的文字又分屬三篇。其中這段文字都用來形容那些滅亡的暴君，因此在運用這段話的用意上是一致的，但文字上已經有不少差異。〈淮南子·汜論〉用來指「夏桀、殷紂」、〈淮南子·主術〉用來指「紂」、〈淮南子·兵略〉用來指「(秦)二世」。即使是大片段相同的兩段，〈淮南子·汜論〉：「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淮南子·兵略〉作：「人跡所至，舟楫所通，莫不為郡縣」，「車」一作「楫」。也有差異文字。這些都不該頻繁發生在一人所作的書籍上，而《淮南子》正非一人所作。至於〈淮南子·主術〉的「莫不賓服」自然與「莫不為郡縣」已經有了很大的差異，但仍保留了「莫不」兩字！這也非單純的訛誤所可解釋，而應該以改造視之了。至於是劉安的門客所改，還是徵引的古籍的作者所改，已經不可知了！

〈文子·上義〉：

老子曰：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以為累也，成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眾，體大者節疏，度巨者譽遠，論臣之道也。

〈文子·上德〉：

木大者根瞿，山高者基扶。

〈淮南子·汜論〉：

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小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鱖鮪，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為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甯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修。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略屈。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于眾，體大者節疏，庶距者舉遠。自

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

〈淮南子·說林〉：

扞和切適，舉坐而善，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捽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伉。**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亡也。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而又況一不信者乎！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進獻者祝，治祭者庖。

〈淮南子·說林〉整合了〈文子·上義〉、〈文子·上德〉在意義上近似，但在用詞與譬喻上都不相同的文字。〈淮南子·汜論〉則直接引用〈文子·上義〉。而〈淮南子·說林〉、〈淮南子·汜論〉兩句來源自〈文子·上義〉的文字已經有差異了。不僅文字上有差異，即便順序上也對調了！「庶距者舉遠」一作「蹠巨者志遠」，「庶、蹠」皆從「庶」故可通，「志、舉」是改寫，〈文子·上義〉作：「度巨者譽遠」，「度、庶」形近而誤，「舉、譽」形音皆近而誤，今本〈文子·上義〉誤。〈淮南子·說林〉作者當因「譽遠」或「舉遠」不通而改為「志遠」。這種例子與《文子》：「怖、唏、嘖」、《亢倉子》「兆、徵、微」的案例相近，所不同者「志」是因為「舉」不通而來，並非形音上的誤字。

〈文子·上德〉：

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巧冶不能消木，良匠不能斲冰，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留意。**使人無渡河，可；使河無波，不可。無曰不辜，甌終不墮井矣。

〈淮南子·說林〉：

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開，不如一戶之明。矢之于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豪之末，視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巧冶不能鑄木，巧工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故跬步不休，跛鯨千里；累積不輟，可成丘阜。

〈淮南子·泰族〉：

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性不可鑠也。**埴埴而為器，箭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鍾，因其可也。

此段相似文字，《淮南子》又分兩處使用，文字上也有不少差異。〈淮南子·泰族〉保留了〈文子·上德〉原始的對照「巧冶、良匠」，而〈淮南子·說林〉已經統一為「巧冶、巧工」。〈文子·上德〉「消」為「削」之誤，兩字皆從「肖」故

可通。「削、斲」是近義詞。但以今日的環境與科技、工具、技術而言，「冰雕」確實是存在的，是可「斲」的！古代認為不可斲當因冰會融化而無法保持在凍結狀態的緣故。若以「冶工」對「良匠」來看，則「斲冰」當為「斲金」之誤，今本《文子》誤。「冰、金」音近而誤。「斲、斫」為同義詞。「鑠、消」音近而誤。因此這一段的文字訛誤路徑不容易釐清。但《淮南子》兩處分別用「巧工」與「良匠」，「鑠木」一作「鑄木」，「鑠、鑄」形近而誤。且句式順序也不一致。這種複合性質的差異（含用詞與句子順序），在《淮南子》重複片段文字的案例中相對而言已經不算罕見了！

〈文子·符言〉：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能勝不如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若己者，其事不可度，故能眾不勝成大勝者也。

〈文子·下德〉：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

〈文子·道原〉：

老子曰：夫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毳安靜，藏於不取，行於不能，澹然無為，動不失時，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強則裂，齒堅於舌而先斃，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強者死之徒。」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

〈淮南子·原道〉：

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于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同；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弊。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

〈淮南子·詮言〉：

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多知為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

若己者，至於與同則格；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眾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淮南子·泰族〉：

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為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

〈列子·黃帝〉：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己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先出於己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生之徒，堅彊者化之徒。」

〈文子·符言〉、〈文子·下德〉重複使用了一段文字，符合個人作者重複使用的規則。〈淮南子·原道〉取自〈文子·道原〉，〈列子·黃帝〉引此段仍保留著鬻子、老聃的出處，而〈文子·道原〉本身也已經註明是「老子曰」的。但〈淮南子·原道〉既無「老子曰」也無「鬻子曰」。以此而論，則〈列子·黃帝〉保留的仍是早期的版本，因此今本〈文子·道原〉的「以知存亡」當是改作！且「以知禍福之鄉」的「禍福之X」在《文子》中有數次的用例，如「禍福之門、禍福之數、禍福之際」等。因此「以知禍福之鄉」雖是鬻子的話，卻也符合老子文理。是老子受鬻子影響的客觀微弱證據！

〈文子·符言〉：「能成霸王者，必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已。」，〈淮南子·詮言〉、〈淮南子·泰族〉又是兩處引用，且文字又有差異。老子本來作「必勝者，能勝敵者」，〈淮南子·詮言〉作：「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而〈淮南子·泰族〉作：「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所有證據在在都顯示出《淮南子》徵引《文子》管道的複雜性（間接、直接），以及運用《文子》的頻繁性。

〈文子·下德〉：

老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即重生，重生即輕利矣。猶不能自勝即從之，神無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強不從，是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謂玄同，用其光，復歸其明。

〈淮南子·俶真〉：

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糅，處玄冥而不暗，休於天鈞而不礪，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唯體道能不敗。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

〈淮南子·道應〉：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

疑古派拿〈淮南子·道應〉這段人物對話質疑〈文子·下德〉虛化了對話人物，卻茫然無知〈淮南子·俶真〉便有一段重複的文字，且也沒有對話人物的存在。〈淮南子·俶真〉作「神游魏闕之下」、〈淮南子·道應〉作「心在魏闕之下」，又是兩處有差異的引文！

〈文子·下德〉：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虛無，**故知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

〈文子·道原〉：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事之變無不耦也。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也。**虛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弱者道之用也。**反者道之常也，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不憂不樂，德之至也。

〈淮南子·詮言〉：

為政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

〈淮南子·泰族〉：

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

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為萬民儀。

〈淮南子·俶真〉：

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宣，而游於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揲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則動溶於至虛，而游於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圉。馳於外方，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

〈淮南子·詮言〉結合了〈文子·下德〉與〈文子·道原〉，因此中間強制的進行了文意轉折，而把原本的「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虛無」改為「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載則虛」，把「故為治之本」改為「為政之本」，而〈淮南子·泰族〉仍引作「故為治之本」，「安民」則被改為「寧民」，疑古派拿《文子》、《淮南子》之間存在「安、寧」的差異來大作文章，卻不知道《淮南子》本身就有這種多重版本的存在。〈淮南子·泰族〉引〈文子·下德〉也仍維持著「在於節用；節用之本」，但依然改「在於去驕」為「在於反性」與〈淮南子·詮言〉同。至於「虛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兩見於〈淮南子·詮言〉、〈淮南子·俶真〉，符合其引用模式！

〈文子·下德〉：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虛無，故知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

〈莊子·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

〈淮南子·詮言〉：

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情者，不務性

之所無以為；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于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天下不可以智為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渡水而無遊數，雖強必沉；有遊數，雖羸必遂。又況托於舟航之上乎！為政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

〈淮南子·泰族〉：

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為萬民儀。

〈淮南子·詮言〉調換了〈文子·下德〉兩段文字的順序，中間插入了一大段的文字。〈文子·下德〉：「故知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淮南子·詮言〉、〈淮南子·泰族〉依然是兩處引用，兩處文字依然有差異。〈淮南子·泰族〉作：「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除「生、性」的差異外，文字與〈文子·下德〉一致。「生、性」皆從「生」，故可通。說是「生命、性命」皆可通。〈淮南子·詮言〉作：「故通性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改「知」為「通」，而〈淮南子·詮言〉引〈文子·下德〉兩段文字，卻改了文字。如果按照疑古派的謬論，《文子》既然是抄襲，豈不該以〈淮南子·詮言〉同處一篇、文字相近的兩段文字為主，何以反倒需要去參考〈淮南子·泰族〉的文字。遑論《淮南子》不是一本簡短的書，而是一本篇幅達十幾萬的書。如此「參考」寫作的作者，是否符合人類的正常思維模式？謬論不管從哪方面看疑古派的論述，都是謬論！

〈文子·下德〉：

老子曰：天下莫易於為善，莫難於為不善。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也。所謂為不善難者，篡弑矯詐，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也。今之以為大患者，由無常厭度量生也，故利害之地，禍福之際，不可不察。聖人無欲也，無避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志有所欲，即忘其所為。

〈文子·微明〉：

老子曰：……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相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

〈文子·微明〉：

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足以利之。夫病濕而強食之熱，病渴（喝）而強飲之寒，此眾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為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道所利，有道者之所避。聖人者，先迂而後合；眾人，先合而後迂。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

〈淮南子·覽冥〉：

故嶢山崩而薄落之水涸，區冶生而淳鉤之劍成；紂為無道，左強在側；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

〈淮南子·汜論〉：

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

〈淮南子·人間〉：

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慎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與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

〈文子·下德〉：「故利害之地，禍福之際，不可不察。」、〈文子·微明〉：「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屬於同樣的構句式的重複使用，因為「禍福之際、禍福之門」意思不同、「利害之地、利害之反」意思也不同，但「利害之X，禍福之X」湊在一起加上「不可不察」連用，明顯可見是作者一種慣用的造句形式。

《淮南子》有三處與此相關，其中〈淮南子·人間〉轉引了孔子徵引〈文子·微明〉「禍福之門，利害之反」而作「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語序不同，符合口語引用的隨意性。而「門」一作「門戶」，兩意無別！〈淮南子·覽冥〉：「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淮南子·汜論〉：「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本身就有很大的差異，也與原始文獻有了很大的差異！

〈文子·上仁〉：

老子曰：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正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長而

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夫恩推即懦，懦即不威，嚴推即猛，猛即不和，愛推即縱，縱即不令，刑推即禍，禍即無親，是以貴和也。

〈淮南子·汜論〉：

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晞，故聖人以身體之。夫修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虐，虐則無親。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淮南子·時則〉：

制度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為繩，地為準，春為規，夏為衡，秋為矩，冬為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准者，所以准萬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為度也，直而不爭，修而不窮，久而不弊，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得，所惡則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大以容，是故上帝以為物宗。准之以為度也，平而不險，均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而不挫，流而不滯，易而不穢，發通而有紀，周密而不泄，准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怨惡不生，是故上帝以為物平。規之為度也，轉而不復，員而不圜，優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規度不失，生氣乃理。衡之為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吊而不責，當平民祿，以繼不足，勃勃陽陽，唯德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矩之為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愎，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懼，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為度也，急而不贏，殺而不割，充滿以貫，周密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慤以固，冀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而法准，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濕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淮南子·汜論〉引自〈文子·上仁〉，絕大多數文字已經有了比較大的差異。「積陰不生，積陽不化」作「積陰則沉，積陽則飛」，「夫修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為今本《文子》所無，而「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一段則是以歷史事例來對《文子》末段文字的補充解釋。〈淮南子·時則〉再引「繩之為度也，直而不爭，修而不窮，久而不弊，遠而不忘」，又與〈淮南子·汜論〉：「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晞，故聖人以身體之。夫修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的引文有了很大的差異！

〈文子·上義〉：

聖人所由曰：道，猶金石也，一調不可更；事，猶琴瑟也，每終改調。故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者，訊寤於俗而束於教。

〈淮南子·汜論〉：

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弦改調。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

〈淮南子·齊俗〉：

揚子見達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

〈淮南子·泰族〉：

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為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

〈群書治要·文子·上義〉：

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為右，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循俗未足多，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名可名者，非常名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由金石，壹調不可更，事猶琴瑟，每〔每作曲〕終改調，故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為治也。

〈莊子·徐無鬼〉：

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

〈淮南子·覽冥〉：

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不得其道，若觀儵魚。故聖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今失調弦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高誘註：一弦，宮音也。音之君也。故二十五弦皆和也。一說改調一弦不比五音，調一聲宮音也。故曰：未始異於聲也。五主於一聲，故曰音之君已形。君主形見也。〕故通於太和者，昏若純醉而甘臥以遊其中，而不知其所由至也。

〈昭明文選·演連珠五十首〔陸士衡〕〉：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長短經·適變〉：

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此黃老之術也。〔趙蕤註：《文子》曰：「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可更；事猶琴瑟，每調終而改調。**故法制禮樂者，理之具也，非所以為理也。」〕

〈左傳·昭公二十年〉：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遼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鬻馱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申鑒·雜言上〉：

晏子亦云：「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一聲，誰能聽之。**」

〈文子·上義〉「道，猶金石也，一調不可更；事，猶琴瑟也，每終改調。故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為治也。」此句依然被《淮南子》兩處引用。且〈淮南子·泰族〉為創造式引用，而新增了「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為中也。」一句。且〈淮南子·汜論〉仍引作「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但〈淮南子·泰族〉已經簡化為「故法者，治之具也」。「終、弦」形近而誤，按文意當作「弦」，與前句「一調不可更」做反向映襯，因此今本〈文子·上義〉誤。晏子也稱「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正因「琴瑟一聲，誰能聽之」因此需「每弦改調」。

「金石、琴瑟」都是樂器，金石的特點是無法變換調子，因此稱為「一調不可更」，而琴瑟的特徵就是二十五弦每一個「弦」代表不同的「調」，因此是「每弦改調」。〈莊子·徐無鬼〉、〈淮南子·覽冥〉「夫有改調一弦」之說也可為證！因「弦」誤為「終」，〈群書治要·文子·上義〉所引的一個版本校對者於是以為「每終」不通，而改「每」為「曲」，「每、毋、無、曲」形近而誤。但試問，為何「曲終」就要「改調」，而這與「琴瑟、金石」的相關性何在？故知其誤！而陸機所見的版本明顯也早已誤為「曲終」了。至於唐朝趙蕤所引版本已經更離奇了，而作「事猶琴瑟，每調終而改調」，趙蕤所見版本若非作此，便是趙蕤所改，因「每終」所以被趙蕤或其所引版本的校對者改為「每調終」。卻不知，這仍不通！

〈文子·上義〉：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申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申尺，小枉大直，君子為之，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谷，趨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為君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不害於明，故智者不妄為，勇者不妄殺，擇是而為之，計禮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恃也，身立而名足稱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為本而後立，智能並行，聖人以仁義為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者不為，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為準繩者也。**

〈淮南子·泰族〉：

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鷗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為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躋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為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為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為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

〈淮南子·精神〉：

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鍾，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瓠之足羞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瓠之徒也。夫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由此觀之，**生尊於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

〈文子·上義〉：「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者不為，身貴於天下也。」被兩處引用，〈淮南子·泰族〉作：「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為也，身貴於天下也。」，〈淮南子·精神〉作：「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由此觀之，生尊於天下也。」中間插入了一句「由此觀之」，而「身」也誤為「生」，雖然意義相差不遠！因為身不存則不生。而〈淮南子·泰族〉更引「《詩》」來解釋「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引這首詩來解釋「身、義」之間的關係，在古代極為常見。因此，劉安引此句或劉安所引的對象引此句來解釋老子的這句話是很合理的。關於引這首詩的例子，見以下諸例，其中單襄公、晏子、伯嬴、白公勝的年代都與老聃有重疊的部份：

〈國語·周語中〉：

襄公（單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

〈說苑·脩文〉：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之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為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為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決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呂氏春秋·知分〉：

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崔杼不說，直兵造胸，句兵鉤頸，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為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無良其僕之手曰：「安之！毋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廚。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為之決而安處之。

〈列女傳·貞順·楚平伯嬴〉：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為柏莒之戰。吳勝楚，遂入至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刃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棨枷，異巾櫛，所以施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為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喪，亂亡興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壹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為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

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慚，遂退舍。伯嚭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君子謂伯嚭勇而精壹。《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新序·義勇〉：

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之；子不與我，將殺子。」屈廬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肆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叔父西求福於廬也，可乎？且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危不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內其劍。

〈文子·道原〉：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於中，即純白之不粹。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壞（懷）？**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即飢虎可尾（蹶）也，而況於人乎？體道者，佚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則固，為即敗。**

〈太平御覽·鱗介部五·蛇上〉：

《淮南子》曰：……記嬰兒於巢氏，致餘糧於畝首，**虎豹可尾，蛇虺可蹶。**

〈淮南子·原道〉：

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飢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

〈淮南子·本經〉：

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雁行列處，托嬰兒于巢上，置餘糧於畝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蹶**，而不知其所由然。

〈文子·道原〉：「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即飢虎可尾也」，其中「尾」為「蹶」之誤，「尾、展」形近而誤，「展、蹶」皆從「展」故可通！今本《淮南子》兩處引用都錯，但〈淮南子·本經〉在創造式引用的句子「虺蛇可蹶」中保留了「蹶」字。其他差異性說法請見本書相關章節，不贅。

〈文子·上禮〉：

老子曰：為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以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趣翔周旋，屈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澂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圈獸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

，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禮者，遏情閉欲，以義自防，雖情心咽噎，形性飢渴，以不得已自強，故莫能終其天年。禮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哉！故知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所用，廉者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己，萬物變為塵垢矣！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淮南子·精神〉：

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遊，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處大廓之宇，遊無極之野，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夫豈為貧富肥臍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髯蛇，以為上肴，中國得之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為天下笑，未嘗非為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鍾之賂而亡其國，虞君利垂棘之璧而禽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己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

〈淮南子·汜論〉：

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德有盛衰，風先萌焉。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期年而紂乃亡。故聖人見存亡之跡，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

〈新書·過秦上〉：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鎗也；謫戍之眾，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淮南子·精神〉引〈文子·上禮〉，中間插入一句事例「越人得髯蛇，以為上肴，中國得之而棄之無用。」以做為對「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的補充說明。「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淮南子·精神〉、〈淮南子·汜論〉皆用。前者整段引《文子》，後者只引了這個短句！

〈淮南子·精神〉更把抽象的「禮」改為「儒者」，把「禮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改為「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但事實上儒者哪來這種能耐呢？這

也是一種把「抽象」「實例化」的做法。

〈文子·上禮〉：

禮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哉！故知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所用，廉者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己，萬物變為塵垢矣！**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淮南子·原道〉：

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蜍捕蚤，不足以禁奸塞邪，亂乃逾滋。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沖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蹄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宥之心亡於中，則飢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

〈淮南子·精神〉：

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為轡也。知冬日之簾、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出自〈文子·上禮〉，〈淮南子·精神〉引了完整的譬喻，而〈淮南子·原道〉的「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則明顯脫胎於此，屬於改造而不屬於引用。

〈文子·微明〉：

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人，害之乃足以利之。**夫病溫而強食之，病渴而飲之寒**，此眾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為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道所利，有道者之所避。聖人者先迕而後合，眾人先合而後迕，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

〈淮南子·說林〉：

病熱而強之餐，救渴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為惡。

〈淮南子·人間〉：

夫病濕而而強之食，病渴而飲之寒，此眾人之所以為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為病也。

「夫病溫而強食之，病渴而飲之寒，此眾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為病也。」出自老子，而劉安已經在兩篇引出兩個不同的版本。其中〈淮南子·說林〉尚且整合了《呂氏春秋》與《荀子》的例子。詳見〈老子與先秦諸子下·飲鳩止渴〉分析。

〈文子·微明〉：

老子曰：福之起也綿綿，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明主之賞罰，非以為己，以為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遺義之宜謂之小人。通智得而不勞，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味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

〈淮南子·繆稱〉：

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繩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水濁者魚噉，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青者必陀。

〈淮南子·泰族〉：

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未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嶄岩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師延為平公鼓朝歌北鄙之音，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大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

〈淮南子·繆稱〉：「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模仿自〈文子·微明〉：「見所始則知所終。」，〈淮南子·繆稱〉：「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本接〈文子·微明〉引文而創造的類似句子，而〈淮南子·泰族〉也用，其「未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又與〈淮南子·繆稱〉有異，「野」作「田」，兩句都多了一個「而」字。「生乎、藏乎」一作「生於、藏於」，「乎、于」形近而誤，「于、於」通用。

〈淮南子·道應〉：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疲

，失信得原，吾弗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淮南子·人間〉：

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將殺其守堤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朝、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為賞首。群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群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出自〈老子·二十一〉：「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芒惟芴。芴兮芒兮，其中有象；芒兮芴兮，其中有物。幽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六十二〉：「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所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於市，尊言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但一引「老子曰」、一引「君子曰」，以劉安對於《老子》的熟悉程度，按照疑古派的標準，難道不能質疑何以會有「君子曰」的出現嗎？從文字的近似性看，則「老、君」為形近而誤。但如果是劉安引用了某本古籍中所記錄的某人的口語引用或記憶失誤的書面引用，都可能發生把「老子」說成「君子」的情況！

〈淮南子·說山〉：

鍾之與磬也，近之則鍾音充，遠之則磬音章，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若近者。今日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磐石之上；慈石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

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戶也。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讖書著之。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物固有眾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

〈淮南子·汜論〉：

夫鷗目大而眇不若鼠，蚌足眾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眾不若少者，及至夫強之弱，弱之強，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為貴。

〈文子·上禮〉：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先為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為奇，奇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飢奇，逸為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

不勝，故德均則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

〈淮南子·兵略〉：

蓋聞善用兵者，必先修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為不可勝，而後求勝；修己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為埴，則不能成盆盎；工女化而為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為奇。兩爵相與鬥，未有死者也；鸛鷹至，則為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饑奇，佚為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為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為人禽。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

〈淮南子·汜論〉：「物固有大不若小，眾不若少者」，又見於〈淮南子·說山〉而作：「物固有眾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則是有註解的版本。至於其結論「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則脫胎自〈文子·上禮〉：「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為奇」。〈文子·上禮〉整段又被〈淮南子·兵略〉所引，並以事例對原文進行補充說明，如「今使陶人化而為埴、兩爵相與鬥」兩段都是註解的文字。這些並不牽涉到什麼具體人事物，純然也就是一種古代常見的註解經典的方式，但疑古派學者不知，大作文章，徒惹人笑柄！

〈文子·道原〉：

故兵莫憚乎志，鎡鋸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於山，小寇遯於民間。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莊子·庚桑楚〉：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憚於志，鎡鋸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淮南子·繆稱〉：

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為恩厚，其在責人則生爭鬥。故曰：兵莫憚于意志，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陽，枹鼓為小。聖人為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為蹠，蹠焉往生也。故至人不容。故若眯而撫，若跌而據。聖人之為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騏驥不能與之爭遠。

〈淮南子·主術〉：

夫舟浮于水，車轉于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轆，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

罪巧拙者，知故不載焉。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兵莫憊於志，而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小。

〈文子·下德〉：

老子曰：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令，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故為治者，知不與焉，**水戾破舟，木擊折軸，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智不載也。故道有智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留，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為之為也。

〈淮南子·繆稱〉以「故曰」引出，明非自創，而疑古派視而不見。〈文子·道原〉：「故兵莫憊乎志，鎡鋌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細。」被《淮南子》二處引用，而其中一例為「匿名引用」。同時一如其他多處引用的文字，二處文字都有大大小小的差異，〈淮南子·繆稱〉：「兵莫憊于意志」多了「意」字，〈淮南子·主術〉兩句都多了「而」字。此句〈莊子·庚桑楚〉先引，而〈淮南子·主術〉因為前引「木擊折軸，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載焉。」出自〈文子·下德〉，因此可判定為引自《文子》。劉安將兩個出處的文字接成一處，為文人「運用」《文子》的常見手法。

〈文子·上義〉：

老子曰：……赤帝為火炎，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

〈亢倉子·兵道第九〉：

亢倉子仰懷而噓，俯正顏色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夫兵也者，出人之威也。人之有威，性受於天。故兵之所自來上矣。嘗無少選之不用，貴賤、長少、賢愚，相與同。察兵之兆：在心懷恚而未發，兵也；疾視作色，兵也；傲言推揆，兵也；侈鬥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未有蚩尤之時，人實揭材木以鬥矣！黃帝用水火矣，共工稱亂矣，五帝相與爭矣！一興一廢，勝者用事。**夫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而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是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

〈列子·湯問〉：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

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淮南子·原道〉：

夫善遊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遂潛於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

〈淮南子·天文〉：

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

〈淮南子·兵略〉：

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顓頊嘗與共工爭矣。故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堯戰于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啟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況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為火災，故黃帝禽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

列子是關尹子的弟子，關尹子又是老聃的弟子，而老聃稱「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列子稱「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兩說吻合！而老聃另一位弟子亢倉子也對秦景公說：「黃帝用水火矣，共工稱亂矣」也與老子「黃帝、共工」並論吻合！

劉安〈淮南子·天文〉引了〈列子·湯問〉，但〈淮南子·原道〉又明顯引自其他古籍而稱：「昔共工之力……與高辛爭為帝」，與其他說法已經不合！高辛氏即「帝嚳」，不是「顓頊」，卻是顓頊的侄兒。也就是說劉安兩處引文引自不同的地方，而爭帝的雙方僅有共工不變。類似這樣來源不一所導致的敘事不一的例子，在《淮南子》一書中並不罕見！〈淮南子·兵略〉也同時參照了〈文子·上義〉、〈亢倉子·兵道〉而進行修改。其中既提到老子的「赤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又提到亢倉子的「黃帝用水火矣，共工稱亂矣，五帝相與爭矣！」而從這些客觀資料的比對中，更可以看出：老子、列子等人的說法不僅自己所說是一致的，其師徒傳承的說法也是一致的！

《淮南子》從對話中抽出文字的部份

疑古派的人主張《文子》的許多內容是在對《淮南子》原文刪除了其中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甚至對話雙方而成的。關於刪除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的反駁，已見前文舉證。說穿了，不過是文人的一種普遍的修辭手法罷了！這裡則舉例展露《淮南子》從人物對話中抽出文字的技巧。反向來說就是疑古派所說的刪除了

對話人物的可笑說法！說穿了，依然不過是一種常見的引用技巧罷了！

〈文子·上仁〉：

文子問：仁義禮何以為薄於道德也？

老子曰：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四海之內，哀樂不能遍，竭府庫之財貨，不足以贍萬民，故知不如脩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贍，仁義因附，「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夫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制，不過其實，仁不溢恩，悲哀抱於情，送死稱於仁。夫養生不強人所不能及，不絕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適，非譽無由生矣，故制樂足以合歡，喜不出於和，明於死生之分，通於侈儉之適也。末世即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擾以淫，風俗溺於世，非譽華於朝，故至人廢而不用也。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主興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無安君，有憂主無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義取無多，不以德貴竊位，不以義取盜財。

〈淮南子·齊俗〉：

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遍瞻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于中而聲應於外，故厘負羈之壺餐，愈于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于智伯之大鍾。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

「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這一句出自老子與文子的對話！

〈文子·上義〉：

文子問曰：法安所生？

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眾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誠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己，不非於人；無諸己，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為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縣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無得橫斷也。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樸無為，無為者，非謂其不動也，言其從己出也。

〈淮南子·主術〉：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無專行也；法籍禮儀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于無為。無為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己出也。夫寸生於稊，稊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眾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睹於要者不惑於詳。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

〈淮南子·主術〉一大段文字都取自老子與文子的對話。

〈管子·內業〉：

何謂解之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音以先言，音然後形，形然後言。言然後使，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為泉原，浩然和平，以為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蓄。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不逢天菑，不遇人害，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圓，而履大方。鑒於大清，視於大明。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是謂內得。然而不反，此生之忒。

〈管子·心術下〉：

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強。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鏡大清者視乎大明。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於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為愛，刑之不足以為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

〈文子·微明〉：

老子曰：……是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鏡大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於冥冥者，與日月同光，無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真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居於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

〈呂氏春秋·慎人〉：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予備矣，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跡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愀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丘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虞乎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淮南子·俶真〉：

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於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遊冥冥者與日月同光。

〈淮南子·俶真〉：「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取自孔子的對話，而「能戴大員者履大方，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取自《文子》，《文子》取自《管子》。

〈淮南子·俶真〉：

譬若鍾山之玉，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肝之一毛，無所概於志也！

〈孔叢子·抗志〉：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懼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概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淮南子·俶真〉「生不足以使之」這一句出自子思的對話。

〈莊子·徐無鬼〉：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

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

〈文子·精誠〉：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即近，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而不傷。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故通於大和者，闇若醇醉而甘臥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

〈淮南子·覽冥〉：

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不得其道，若觀儵魚。故聖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今失調弦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故通於太和者，昏若純醉而甘臥以遊其中，而不知其所由至也。

莊子引魯遽，而〈淮南子·覽冥〉又從〈莊子·徐無鬼〉抽出了這段話！同時把這段話插入了〈文子·精誠〉的引文之中。劉安改「鼓宮宮動，鼓角角動」為「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改「調瑟」為「調弦」，皆失之。

〈莊子·山木〉：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

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淮南子·詮言〉：

無以天下為者，必能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為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

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皋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為己用。不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船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伎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歛之，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己以游於世，孰能訾之！

市南宜僚的話本是對魯侯所說，其中不難看出劉安對原文的改造。大略的文字雖有保留，但明顯沒有原文來得清晰完整與易懂。「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被改為「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歛之，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惡、醜」是常見的詞彙改動，而「一呼、再呼、三呼」本有逐漸加強的語勢，結果卻被改為「再三呼」，不僅原味盡失，感染力也大降！

〈韓非子·說林上〉：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荊，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為則異。公孫友自刑而尊百里，豎刁自宮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為則異。慧子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為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淮南子·說山〉：

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死而棄其招簀，不怨人取之。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則可。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

〈金樓子·雜記上〉：

出林不得直道，行險不得履繩，鬻棺者欲民之死，蓄穀者欲歲之饑。船漏水入，壺漏內虛也。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溺者入水，救者亦入水。事雖同而心異也。

〈淮南子·說山〉創造式引用了韓非子或慧子，而新增「入水」一句。〈金樓子·雜記上〉引用時已經有所簡化了！

〈莊子·大宗師〉：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

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大小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妖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淮南子·俶真〉：

物豈可謂無大揚擢乎？一犯人之形而猶喜，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為樂也，可勝計邪！**譬若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沒於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為大夢也。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為虎。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志與心變，神與形化。方其為虎也，不知其嘗為人也；方其為人也，不知其且為虎也。二者代謝舛馳，各樂其成形。狡猾鈍昏，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

「故事簡化」與「抽出故事哲理」是兩件不同的操作，前一個操作往往因為簡化者脫離了原型創造的語境氛圍而刪除了一些看似不必要卻實際重要與精確的「細節」。後一個操作對故事的保留又相對更少。另外一種操作，就是刪除原文中一些指涉到人物或事件的部份詞彙，只保留論述邏輯的部份。也即疑古派所謂的「虛化」操作。對於疑古派因為不懂古代修辭技巧，而倒因為果的指責《文子》的文字來自刪除了《淮南子》中歷史人物的結果，這些前文都已經進行了駁斥。從本單元的眾多例子可見，《淮南子》對先秦諸子進行所謂的「虛化」操作的例子不少。那些對話人物被拿掉不說，還斷章取義，有些還進行了改造。

以本則為例，本來是孔子對顏回所說的話，被劉安抽取出來之後，加以改造調整。「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被改為「譬若夢為鳥而飛於天」，「汝」被刪除，而改為「譬若」，雖然「汝」古可通「女、如」，「如」可通「若」，但從下文的改動可知，這是改動而非誤解。下文「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夢者乎？」被改為「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不識今之言者」顯然也被「虛化」了！

《淮南子》在原始文獻之後增加註釋

《淮南子》在原始文獻之前後增加註釋，是《淮南子》常用的手法，對於不明此例的疑古者，便以此為所謂的證據，指責《文子》刪除了其中的「註釋」，因而是一本偽書。殊為可笑！《孫子兵法》十家註等類型的著作，無非都是歷代註家在有實例之相關文本處，以實例作註的例子，但實例絕大多數都出於《孫子兵法》之後，何故？因為《孫子兵法》以前的眾多實例不過依靠《左傳》、《國語》等著作流傳，到了曹操作註解時，相關例子都早已消失了！《文子》雖非講戰爭之兵法，但其涉及的智慧，指向人生各個層面。有實例是必然的。

這種在原始文獻之前後增加註釋（或是實例，或是說解）的作法，不始於劉安，也不終於劉安！但因為《淮南子》全書引用了近八成的《文子》，因此其實例最為豐富！以下僅舉一例《呂氏春秋》並數例《淮南子》對其他原始文獻增加註釋的例子以作說明，其他眾多例子請見本書其他章節舉例，不贅。

〈文子·精誠〉：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梟呼。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愈篤者，情也。故言之用者變，變乎小哉；不言之用者變，變乎大哉！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

〈文子·上德〉：

老子曰：……海內其所出，故能大。日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鸞鳥不雙。蓋非橈不蔽日，輪非輻不迫疾，橈、輪未足恃也。弧弓能射，而非弦不發；發矢之為射，十分之一。飢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

〈淮南子·繆稱〉：

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于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

〈呂氏春秋·具備〉：

今有羿、逢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中非獨弦也，而弦為弓中之具也。夫立功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矣。湯嘗約於鄆薄矣，武王嘗窮於畢裡矣，伊尹嘗居於庖廚矣，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非衰也，智非愚也，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術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必

哉？此魯君之賢也。三月嬰兒，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諭焉，誠也。故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天，水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況於有血氣者乎？故凡說與治之務莫若誠。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鬥也。說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

老聃「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愈篤者，情也。」劉安只是單純的引用，並在其後引《易》做註解。但呂不韋卻在句中插入「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的說法以作為「嬰兒未知利害」的實例說解。而〈呂氏春秋·具備〉：「今有羿、逢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中非獨弦也，而弦為弓中之具也。」更是將老聃「弧弓能射，而非弦不發；發矢之為射，十分之一。」進行典範置入與改造的結果！

〈孔叢子·抗志〉：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懼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概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慎子·逸文〉：

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為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為不樂也。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是以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登千仞之谿，臨蜺眩之岸，不足以滑其知。夫如是，身可以殺，生可以無，仁可以成。

〈呂氏春秋·知分〉：

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啟曰：「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以處於晉，而迭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願得而聞之。」夏后啟曰：「鄙人也，焉足以問？」白圭曰：「願公子之母讓也。」夏后啟曰：「以為可為，故為之；為之，天下弗能禁矣。以為不可為，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矣。」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啟曰：「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白圭無以應。夏后啟辭而出。凡使賢不肖異：使不肖以賞罰，使賢以義。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為用矣。

〈淮南子·俶真〉：

是故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登千仞之谷，臨蜺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譬若鍾山之玉，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肝之一毛，無所概

於志也！

劉安〈淮南子·俶真〉此段結合子思與慎子的相關說法而成，保留了慎子古本「滑其和」的真貌，「滑和」乃老子、孔子時便已使用之語彙。「和、知」形近而誤。而慎子此段又是在子思相關說法上的發揮，同時子思此段又曾經被夏后啟所引用，夏后啟的時代可能早於慎子，兩人也可能同時！劉安的這種做法，也可以在日後的劉晔《劉子》之中看到。大抵是總結以前古籍相關思想的做法！劉安此句的新增部分為「譬若鍾山之玉，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是用來註釋慎子：「是故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登千仞之谷，臨煖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之用的。

〈大戴禮記·易本命〉：

萬物之性各異類：**故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夏食冬蟄。齧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嚙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齒，有角者脂而無後齒。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

〈淮南子·說林〉：

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脫；**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礬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饑；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可必推。

劉安在「故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每一句之後分別添加了註釋。

〈大戴禮記·曾子天圓〉：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離！而聞之，云乎！」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謂之圓，下首謂之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由興作也。陰陽之氣，各從其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為雨露；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之專氣為暘，陰之專氣為霰，霰暘者，一氣之化也。**』

〈淮南子·天文〉：

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

。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地之含氣，和者為露。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陰氣盛則凝而為霜雪。

劉安此段改造自曾子的眾多說法，其中曾子「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劉安分成兩部分，以「天」註釋了「偏」之由來，以「地」註釋了「和」之由來並改「雨」為「霧」。改「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為「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曾子原始「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也被劉安改成「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明顯劉安誤讀「火曰」為「火曰」，並因此改「水曰」以湊成「水、火」相對。而將「日、金」拋棄。嚴格說來，劉安也以「火」註釋了「外景」、以「水」註釋了「內景」，並對句子進行了重組與改寫。

〈鶡冠子·世兵〉：

兵以勢勝，時不常使，蚤晚絀贏，反相殖生，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水激則旱，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遲速有命，必中三五，合散消息，孰識其時。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縱驅委命，與時往來，盛衰死生，孰識其期，儼然至湛，孰知其尤。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纏。渾沌錯紛，其狀若一，交解形狀，孰知其則。芴芒無貌，唯聖人而後決其意。幹流遷徙，固無休息，終則有始，孰知其極。

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籠中之鳥，空窺不出，眾人唯唯，安定禍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失反為得，成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勾踐霸世。達人大觀，乃見其可，橈枋一術，奚足以游。往古來今，事孰無郵。舜有不孝，堯有不慈，文王桎梏，管仲拘囚，塊軋無垠，孰得之，至得無私，泛泛乎若不繫之舟。能者以濟，不能者以覆。天不可與謀，地不可與慮。聖人捐物，從理與舍，眾人域域，迫於嗜欲，小知立趨，好惡自懼，夸者死權，自貴矜容，列士徇名，貪夫徇財，至博不給，知時何差，不肖繫俗，賢爭於時，細故裂崩，奚足以疑，事成欲得，又奚足夸，千言萬說，卒賞謂何。勾踐不官，二國不定，文王不幽，武王不正，管仲不差，辱名不與大賢功不得與三王鉦面備矣。

〈漢書·賈誼傳〉：

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謁，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于子服：「余去何之？吉虜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

服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沕穆亡間，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

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夫差以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斯遊遂成，卒被五刑；傳說胥靡，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烝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塊垺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

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夸者死權，品庶每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時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眾人惑惑，好惡積意；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坎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虛若深淵之靚，**汜淪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蒂芥，何足以疑！

〈淮南子·兵略〉：

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挾刑德，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栝淇衛箇箛，載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幘，腐荷之矰，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自上高丘，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堤，若轉員石於萬丈之溪，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于萬人之必北也。況以三軍之眾，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詭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上者！

〈說苑·談叢〉：

坎井無鼃鼃者，隘也；園中無脩林者，小也。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自清絕易，清人絕難；**水激則悍，矢激則遠**；人激於名，不毀為聲。下士得官以死，上士得官以生。禍福非從地中出，非從天上來，己自生之。

〈鶡冠子·世兵〉引老子「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而有所發揮，「禍與福如糾纏」，其自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等短句都被賈誼所引用及改造。如「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纏。纏纏，省形類常見錯誤！）」改造自「禍與福如糾纏」。其中賈誼取自〈鶡冠子·世兵〉的部份太多，簡直是重新改造，但這種「引用」方式在先秦兩漢仍算「普遍」。《文子》一書提供的例子便極為豐富。賈誼引鶡冠子：「水激則旱，矢激則遠。萬物回薄，震蕩相轉。」而後劉安只引「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並在其後附上「夫栝淇衛箇箛，載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幘，腐荷之矰，然猶不能獨射也。」之實例註釋，這種作法在《淮南子》註釋《文子》的案例中，也極為普遍。到了劉向〈說苑·談叢〉，除了再引「水激則悍，矢激則遠」，更由此聯想創造出「人激於名，不毀為聲。」。這些都是先秦兩漢作者引用古籍時常作的變化！

〈文子·九守〉：

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為雲，肺為氣，脾為風，腎為雨，肝為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為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

〈淮南子·精神〉：

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肺為氣，肝為風，腎為雨，脾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踐烏，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

〈論衡·說日〉：

儒者曰：「**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兔、蟾蜍。**」夫日者，天之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天火之中何故有烏？火中無生物，生物入火中，焦爛而死焉，烏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兔、蟾蜍也。兔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毀於天，螺蚌汨於淵，同氣審矣。所謂兔、蟾蜍者，豈反螺與蚌邪？且問儒者：烏、兔、蟾蜍死乎？生也？如死，久在日月，焦枯腐朽；如生，日蝕時既，月晦常盡，烏、兔、蟾蜍皆何在？夫烏、兔、蟾蜍，日月氣也，若人之腹臟、萬物之心膂也。月尚可察也；人之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有物名曰烏乎？審日不能見烏之形，通而能見其足有三乎？此已非實。且聽儒者之言，蟲物非一，日中何為有「烏」？月中何為有「兔」、「蟾蜍」？

按王充說法，則「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兔、蟾蜍。」乃出儒者之口。而劉安正是以此註解了〈文子·九守〉。即使此註解毫無意義！

〈文子·下德〉：

老子曰：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債），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士，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故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性。異形殊類，易事而不悖，失業而賤，得志而貴。夫先知遠見之人，才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於人。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知之溢也，而明主不求於下。敖世賤物，不從流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化民。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為國俗。故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旅可以法同也。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也。末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也，重為任而罰不勝也，危為其難而誅不敢也。民困於三責，即飾智而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即觸，鳥窮即啄，人窮即詐，此之謂也。

〈淮南子·齊俗〉：

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蹠鏹，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准，僂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

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閉，剗剗無跡，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眾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不可與眾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淵，不可以為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為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

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准。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驥裏、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驎千里，一日而通；駕馬十舍，旬亦至之。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奸。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囁，獸窮則解，人窮則詐。」此之謂也。

從以上的例子不難看出，《淮南子》眾多的篇章是用《文子》原文加上註釋，尤其是一些置入典範的方式來完成的。其中「神機陰閉，剗剗無跡，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今本《文子》恐脫。其中劉安的那些註釋，很多都是沒有牽涉到時代的，疑古派因為沒有相關素養與知識而指責《文子》抄襲《淮南子》卻無法解釋何以偽造者不把這些不牽涉到時代或在文子以前時代的事例給抄進去，卻去「抄」「烏獲」這眾人皆知的戰國人物！但反之，劉安以這種方式來「創造」《淮南子》卻是全書的通用體例。

〈文子·上仁〉：

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死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賢（資）也。……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

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

〈呂氏春秋·審分〉：

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則眾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諛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堅窮廉直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驚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恫擾，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

〈淮南子·道應〉：

昔堯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耳。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托于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常為蛩蛩駑驢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蛩蛩駑驢必負而走。此以其能，托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斫者，希不傷其手。」

劉安以「昔堯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北方有獸」兩個事例註解了老子「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而老子這則譬喻早在先秦時代就衍生出了許多相關改造案例，〈呂氏春秋·審分〉即為其例，其他演變脈絡詳見本書〈輿馬舟楫〉一節。

總結以上所論，在經典之下增加實例註釋是註《詩》開始便有的常見作法，《呂氏春秋》、《淮南子》這種藉由眾人之力整合之前古籍文字、思想的著作更是普遍的使用了這種作法。在不明究裡的情況下，以這種常見註釋技巧來「倒因為果」的指稱《文子》為偽書，除了暴露疑古派相關學者嚴重欠缺文學素養與基本功之外，還能證明什麼？

除《呂氏春秋》、《淮南子》之外，這種用故事實例來註解經典語句的作法又可見於《韓詩外傳》、《列女傳》兩書。《韓詩外傳》主要以歷史故事解詩，而《列女傳》則不僅註解詩，更旁及眾多《論語》引文。這些做法其實正與《淮南子》的眾多例子相合。

從以上《淮南子》以歷史實例或人物事蹟對《文子》進行註釋的情況看來，不難發現，非常多的所謂歷史實例不僅過於牽強、多數更是不切合老子抽象的思想。反過來看，更不難看出，這些歷史實例根本不可能推導出在實例以外或與實例不相關的抽象思維。而這一點是被歷來的疑古派與眾多學者所完全忽視的。

以下為《淮南子》對《文子》以實例進行註釋的案例，可能還無法囊括全部，因為《淮南子》引用了80%左右的《文子》文獻！僅供讀者參考：

表格 5 《淮南子》對《文子》的實例註釋

《文子》原文	《淮南子》以實例註解
<p>〈文子·微明〉：</p> <p>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則功臣叛。故察於刀筆之跡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權。聖人先福於重關（閉）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即無亂政。</p>	<p>〈淮南子·泰族〉：</p> <p>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為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之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于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p>
<p>〈文子·微明〉：</p> <p>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則功臣叛。故察於刀筆之跡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權。聖人先福於重關（閉）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即無亂政。</p>	<p>〈淮南子·泰族〉：</p> <p>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初綰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奸，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滅。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為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捕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棋者或食兩而路窮，或予蹠而取勝。偷利不可以為行，而智術不可以為法。</p>
<p>〈文子·微明〉：</p> <p>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則功臣叛。故察於刀筆之跡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p>	<p>〈淮南子·泰族〉：</p> <p>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p>

<p>，不知廟戰之權。聖人先福於重關（閉）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即無亂政。</p>	<p>，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讎兜，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而身虜于秦者，不知賢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p>
<p>〈文子·上仁〉： 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死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賢（資）也。……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p>	<p>〈淮南子·道應〉： 昔堯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耳。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托于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常為蛩蛩駑驢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蛩蛩駑驢必負而走。此以其能，托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斫者，希不傷其手。」</p>
<p>〈文子·微明〉：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欲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為之轂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錯廢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乘要以偶眾，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p>	<p>〈淮南子·主術〉： 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並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湊而為之轂；智欲員者，環複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回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眾，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璿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p>

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為而一之成也。愚人之智，固已少矣，而所為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正教化，易而必成；以邪教化，其勢難而必敗。捨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

；智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

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為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過若豪厘，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于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饔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灶，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台之錢，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公觀得失，遍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於是略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于孟賁，足躡效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鉅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于匡，顏色不變，弦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懼，分亦

	<p>明矣。然為魯司寇，聽獄必為斷，作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己。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舍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遍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遍愛群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暗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人，由近知遠，由己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為正，錯者為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為政。</p>
<p>〈文子·下德〉： 老子曰：地廣民眾，不足以為強；甲堅兵利，不可以持勝；城高池深，不足以為固；嚴刑峻罰，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焉；為亡政者，雖大必亡焉。故善守者，無與禦；善戰者，無與鬥。乘時勢，因民欲，而天下服。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廣即我強而敵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半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不</p>	<p>〈淮南子·兵略〉： 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眾，不足以為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鄆、淮，潁、汝以為洫，江、漢以為池，垣之以鄧林，綿之以方城，山高尋雲，溪肆無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為甲</p>

明於道也。

〈文子·上禮〉：

老子曰：「以政（正）治國，以奇用兵。」先為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為奇。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飢奇，逸為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則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

胄，修鐵短縱，齊為前行，積弩陪後，錯車衛旁，疾如錐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于垂沙，眾破於柘舉。楚國之強，大地計眾，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勢為天子，富有天下。人跡所至，舟楫所通，莫不為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饑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之戍，收太半之賦，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繆。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稱為大楚，而天下回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冲也，伐棘棗而為矜，周錐鑿而為刃，剡槌箠，奮儋鑊，以當修戟強弩，攻城掠地，莫不降下，天下為之麋沸螳動，雲徹席捲，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至汜而水，至共頭而墜，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

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鬥，明於禁舍開塞之道，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

	<p>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智侔則有數者禽無數。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乎千里之外矣。</p>
<p>〈文子·上義〉：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反其虛無，可謂達矣！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所不生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首、足也。重仁義者，廣崇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不能任重。任重莫若棟，任國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中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經；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為道。便說掇取，一行一切之術，非天下通道也。</p>	<p>〈淮南子·泰族〉： 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沼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啟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p>
<p>〈文子·上義〉： 老子曰：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無間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以為累也，成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眾；體大者節疏，度（蹠）巨者譽（舉）遠，論臣之道也。</p>	<p>〈淮南子·汜論〉： 故人有厚德，無間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鱖鮪，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為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甯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修。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季</p>

	<p>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略屈。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于眾，體大者節疏，庶距者舉遠。〔高誘註：疏，長。蹠，足。距，大也。〕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p>
<p>〈文子·上義〉： 赤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人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即臨之以威武；臨之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殺無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也；聚天下之財，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長海內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今乘萬民之力，反為殘賊。是以虎傅翼，何謂不除！夫畜魚者，必去其鯁獺；養禽獸者，必除其豺狼，又況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為起也。</p>	<p>〈淮南子·兵略〉： 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為火災，故黃帝禽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辜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澹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為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奪為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討也，故至於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倫之所不取也。所為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為殘賊，是為虎傅翼，曷為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鯁獺；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況治人乎！</p>
<p>〈文子·上義〉：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於人以力，自脩以道，而不責於人，易賞也；自修以道，則無病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夫</p>	<p>〈淮南子·汜論〉： 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謗，湯武有放弑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是故君子不責備于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求于一人</p>

<p>眾人之見，位之卑，身之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富即觀其所施，窮即觀其所受，賤即觀其所為。視其所患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振以恐懼，以觀其節。如此，則人情可得矣。</p>	<p>則任以人力，自修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修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高矣，自償則求澹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賢乎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眾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眾也。夫發於鼎俎之間，出於屠酤之肆，解於累綫之中，興于牛頷之下，洗之以湯沐，祓之以燿火，立之於本朝之上，倚之於三公之位，內不慚於國家，外不愧于諸侯，符勢有以內合。</p>
<p>〈文子·下德〉： 老子曰：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債），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士，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故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性。異形殊類，易事而不悖，失業而賤，得志而貴。夫先知遠見之人，才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於人。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知之溢也，而明主不求於下。敖世賤物，不從流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化民。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為國俗。故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旅可以法同也。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也。末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也，重為任而罰不勝也，危為其難而誅不敢也。民困於三責，即飾智而詐上，犯</p>	<p>〈淮南子·齊俗〉： 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蹠鏹，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准，偃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 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閉，剗剗無跡，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眾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p>

<p>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即觸，鳥窮即啄，人窮即詐，此之謂也。</p>	<p>辭，別同異，離堅白，不可與眾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冷之淵，不可以為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為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p> <p>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准。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驥裏、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驎千里，一日而通；驚馬十舍，旬亦至之。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喙，獸窮則舐，人窮則詐。」此之謂也。</p>
<p>〈文子·下德〉：</p> <p>老子曰：天下莫易於為善，莫難於為不善。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也。所謂為不善難者，篡弑矯詐，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也。今之以為大患者，由無常厭度量生也，故利害之地，禍福之際，不可不察。聖人無欲也，無避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志有所欲，即忘其所為。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即患不侵也；受與適，即罪不累也；理好憎，即憂不近也；和喜怒，即怨不犯也。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禍，其有不棄</p>	<p>〈淮南子·汜論〉：</p> <p>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于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為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今夫蠶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p>

<p>，非其有不制。恒滿而不溢，常虛而易 瞻。故自當以道術度量，即食充虛，衣 圍寒，足以溫飽七尺之形；無道術度量 ，而以自要尊貴，即萬乘之勢不足以 為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故聖人心 平志易，精神內守，物不能惑。</p>	<p>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 度量，食充虛，衣御寒，則足以養七尺 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 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尊，天下之富不足 以為樂矣。</p>
<p>〈文子·上義〉： 老子曰：……剋其國不及其民，廢 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 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 有功。百姓開戶而內之，漬米而儲之， 唯恐其不來也。義兵至於境，不戰而止 ；不義之兵，至於伏屍流血，相交以前 。故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求者 ，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眾助之 ；以自為者，眾去之。眾之所助，雖弱 必強；眾之所去，雖大必亡。</p>	<p>〈淮南子·兵略〉： 克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 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 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 而待之，淅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 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之所以成 霸也。故君為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 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 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p>

《淮南子》對原始文獻的誇飾與增飾

任何後起之書在徵引原典的同時，都可能對原典的文字進行改造，其中一種常見的改造就是增飾、誇飾。《淮南子》篇幅如此巨大，收錄其前眾多古籍，存在對原典的改造的結果在概率上是非常大的。以下僅舉幾例以做說明：

〈文子·上義〉：

老子曰：……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將以存亡平亂為民除害也。

〈文子·道德〉：

（文子曰）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

〈淮南子·兵略〉：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賂，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

〈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

〈焦氏易林·咸之〉：

升：南與凶俱，破車失襦，西行無袴，亡其**寶賂**。

〈鹽鐵論·毀學〉：

故智伯身禽於趙，而虞、虢卒并於晉，以其務得不顧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

〈漢書·魏相丙吉傳〉：

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

老子原本的「土地、寶賂」分別被擴充、增飾為「土壤之廣、金玉之賂」。今本「金玉之賂」一誤為「金玉之略」，是版本演變之跡。其中老子「寶賂」的用法，漢時仍有少部分學者沿用。而老子「利土地」與弟子文子「利人土地」的說法是一致的，劉安的改造已經脫離了這種慣用法。

〈文子·道德〉：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處士脩其道，人民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無，河出圖，洛出書。及世之衰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蠕動不息，野無百蔬。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聖人和愉寧靜，生也，至德道行，命也，故生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

〈淮南子·俶真〉：

夫目察秋毫之末，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撓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邪！今夫樹木者，灌以瀦水，疇以肥壤。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蘖，又況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況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洛出丹書，河出綠圖。

老子「河出圖，洛出書」被劉安增飾成「洛出丹書，河出綠圖」，「圖」繁化為「綠圖」，「書」繁化為「丹書」。

〈文子·精誠〉：

老子曰：振窮補急則名生利起，除害即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著於

老子弟子與老子

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羈也。

〈淮南子·本經〉：

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雁行列處，托嬰兒于巢上，置餘糧於畝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蹀，而不知其所由然。

老子的「雖聖無所施其德」被誇飾為「雖神無所施其德」。但老子的思想中抽象的「聖、賢」概念的對照是很常見的，且「聖、賢」都是人，都是對「世」能有真正做為的人。當「人」一被劉安誇飾成「神」時，其真實性與精確性便都喪失了！

《淮南子》改造用詞遠離原始創作語境證據表

以上所論諸項證據其實已經完全足夠，但因為疑古派人馬眾多，謬論非常多，迷惑了整個學界。即便謬論完全是「無稽之談」，毫無邏輯水平，甚至絕大多數都沒有常識可言！可是謬論依然成為學界共識，領導學界研究走向數十年甚至上百年！殊為可笑！

《淮南子》本為雜引百家學說，並在拼接處用功的著作！間中只有少許改造，甚至有些改造也難以確認不是引自其他古籍對更早前古籍如《文子》的改造！但因眾多被《淮南子》徵引的古籍早在歷代書厄或自然流傳的過程中消滅了，因此以現實的證據說話，目前絕大多數相關文字也只能暫時視為是劉安所「創」。但不管真相如何，《淮南子》相對於《文子》的改造是確定無疑的！而根據本書所揭露的諸多改造實例，可以看出《淮南子》以及其他諸子對《文子》的改造或推演，幾乎都以失敗收場！鮮少有改造成功的。而其原因正在於諸子的智慧、知識的廣度與深度、觀察力、文學功力遠遠不如孔子的老師老聃！

關於改造，牽涉到很多理論與細節！本書其他章節多有論述，這裡只討論一件關鍵的細節。也就是諸子主要是《淮南子》在改造《文子》之時所做的詞彙替換，是否符合原始語句的時代氛圍！原始語句的時代氛圍的證明，其實就是與老聃同時或相近時代的諸子的用詞之例，有些甚至是春秋末年早期引用《文子》者的用詞。如老聃弟子關尹子、孔子以及同時人孫子、孔子弟子曾子、孔子七十二弟子之弟子公孫尼子的相關用例。藉由這樣三方用詞的對照表，可以明顯看出《淮南子》由於早已遠離春秋末年，因此其改造用詞都與其他二方有異！因此這張表不收諸如《鹽鐵論》引了正確版本，而《淮南子》則為改造的例子，如「師曠之調五音」之例。即便這樣的例子仍能證明「今本」《文子》抄襲《淮南子》一說之荒謬。這些例子也只是局部案例，但對於終結那些頑強的疑古派信徒以及疑古派本身，是綽綽有餘了！

表格 6 《淮南子》改造《文子》用詞對照表

《文子》原文	相關對照	《淮南子》改造
<p>〈文子·道原〉： 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無心合於天下也。布德不溉，用之不勤；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實生於虛。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p> <p>〈文子·微明〉： 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p> <p>〈老子·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p>	<p>〈孫子兵法·勢〉：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無竭如河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孰能窮之？</p> <p>〈素問·六節藏象論〉： 岐伯曰：「悉哉問也！天至廣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大神靈問，請陳其方。草生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視；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勝極。嗜欲不同，各有所通。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脩明，音聲能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p>	<p>〈淮南子·原道〉： 穆忝隱閔，純德獨存，佈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為之圈，則名實同居。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亨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p>
<p>〈文子·九守〉： 老子曰：……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p>	<p>〈周禮·春官宗伯〉：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p>	<p>〈莊子·天地〉： 百年之木，破為犧尊，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尊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p>

《文子》原文	相關對照	《淮南子》改造
<p>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p> <p>〈文子·下德〉：</p> <p>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虛無。故知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目悅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治天下何？</p> <p>〈文子·符言〉：</p> <p>老子曰：……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p>	<p>小呂、夾鐘。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p> <p>〈尚書·虞書·益稷〉：</p> <p>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p> <p>〈左傳·昭公二十年〉：</p> <p>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遯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p> <p>〈孔子家語·禮運〉：</p> <p>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天秉陽，垂</p>	<p>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悞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p> <p>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摺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繆繅，睆睆然在繆繅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p> <p>〈淮南子·精神〉：</p> <p>耳目淫于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為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p>

《文子》原文	相關對照	《淮南子》改造
	<p>日星；地秉陰，載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五行之動，共相竭也。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為本；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p> <p>〈呂氏春秋·察傳〉：</p> <p>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p> <p>〈大戴禮記·曾子天圓〉：</p> <p>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聖人立五禮以為民望，制五衰以別親疏；和五聲以導民氣，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穀之名，序五牲之先後貴賤。」</p>	<p>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曄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高誘註：爽，病。病，傷滋味也。〕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滑，亂也。飛揚，不從軌度也。〕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p> <p>〈呂氏春秋·本生〉：</p> <p>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高誘註：以瘖，故不當食也。老子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味實口，使口爽傷也。」〕</p>
<p>〈文子·道原〉：</p> <p>老子曰：……大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知其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p>	<p>〈老子·六〉：</p> <p>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p> <p>〈列子·天瑞〉：</p> <p>《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p>	<p>〈淮南子·原道〉：</p> <p>穆志隱閔，純德獨存，佈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p>

《文子》原文	相關對照	《淮南子》改造
<p>…</p> <p>老子曰：……一者，無心合於天下也。布德不溉，用之不勤；視之不見，聽之不聞。……</p> <p>老子曰：……古民童蒙，不知西東，貌不離情，言不出行，行出（步）無容，言而不文。其衣致煖而無采，其兵鈍而無刃，行蹢蹢，視瞑瞑；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布施，不求德；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風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軻（伉）行以迷眾，聖人不以為民俗。</p> <p>〈文子·上義〉：</p> <p>老子曰：上義者，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施惠，立正法，塞邪道。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群臣同力。</p> <p>〈文子·微明〉：</p> <p>老子曰：以不義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p> <p>〈文子·自然〉：</p> <p>老子曰：……為惠者，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即守職解於官，而遊居者亟於進矣。</p>	<p>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p> <p>〈逸周書·謚法解〉：</p> <p>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p> <p>〈管子·霸言〉：</p> <p>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p> <p>〈國語·魯語上〉：</p> <p>長勺之戰，曹劌問所以戰于莊公。公曰：「余不愛衣食于民，不愛牲玉于神。」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民和而後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財不過用；財用不匱，莫不能使共祀。」</p> <p>〈孔叢子·記問〉：</p> <p>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周宗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p> <p>〈荀子·哀公〉：</p> <p>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p>	<p>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為之圈，則名實同居。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p>

《文子》原文	相關對照	《淮南子》改造
<p>〈文子·上禮〉： 老子曰：……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道之際也。末世之禮，恭敬而交。為義者，布施而得。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也。</p>		
<p>〈文子·道原〉： 老子曰：……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 老子曰：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事之變無不耦也。…… 老子曰：……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 老子曰：……夫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即（則）？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p> <p>〈文子·上義〉： 老子曰：……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p>	<p>〈逸周書·周祝解〉： 凡執道者，不可以不大。</p> <p>〈孔子家語·觀周〉： 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辯，聽者亂於辭，知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p> <p>〈莊子·天地〉： 子貢卑陋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反於魯，以告孔子。</p>	<p>〈淮南子·原道〉： 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p> <p>〈淮南子·主術〉： 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為治。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躡之奸止矣。</p> <p>〈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遂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p>
<p>〈文子·精誠〉： 老子曰：振窮補急則</p>	<p>〈史記·滑稽列傳〉： 帝時，齊人有東方生</p>	<p>〈淮南子·本經〉： 振困窮，補不足，則</p>

《文子》原文	相關對照	《淮南子》改造
<p>名生利起，除害即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p> <p>〈文子·道德〉：</p> <p>文子曰：……使桀紂循道行德（修道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p> <p>〈文子·上義〉：</p> <p>老子曰：……是故耕者不強，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錯其威。</p>	<p>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東方生曰：「……使張儀、蘇秦與仆并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p>	<p>名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雁行列處，托嬰兒于巢上，置餘糧於晦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蹠，而不知其所由然。</p>
<p>〈文子·九守·守平〉：</p> <p>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不貪得，不多積。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無好憎，是謂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為而不成？</p>	<p>〈晏子春秋·內篇諫下·十四〉：</p> <p>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眾說也。夫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p> <p>〈墨子·節用中〉：</p> <p>古者聖王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p>	<p>〈淮南子·精神〉：</p> <p>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由此觀之，生尊於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p>

《文子》原文	相關對照	《淮南子》改造
	，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	
<p>〈文子·下德〉： 老子曰：……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留；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為而不易也。</p> <p>〔聖〕人之言曰：「國有亡主，世無亡道。」人有窮而理無不通。</p> <p>〈文子·符言〉： 老子曰：為善即勸，為不善即觀；勸即生貴，觀即生患。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脩身。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知見求譽；治隨自然，己無所與；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有智而無為，與無智同功；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德。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達而人才滅矣。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即不用道，道勝人即名息，道息、人名章即危亡。</p>	<p>〈鄧析子·無厚〉： 夫木擊折輶，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智故不載焉。故道有知則惑，德有心則嶮，心有目則眩。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為秦楚緩節，不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為為之也。</p> <p>〈墨子·經說下〉： 人若不盈先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難。</p>	<p>〈淮南子·主術〉： 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為秦、楚變節，不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為為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p> <p>〈淮南子·詮言〉： 為善則觀，為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己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為，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為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為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偽滅也。</p>
<p>〈文子·上德〉： 清之為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為害，河水不</p>	<p>〈論語·學而〉：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p>	<p>〈淮南子·說山〉： 是故，小不可以為內者，大不可以為外矣。蘭</p>

《文子》原文	相關對照	《淮南子》改造
<p>見太山，蘭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慍，性之有也。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天二氣即成虹，地二氣即泄藏，人二氣即生病，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蘭芷以芳，不得見霜。……石生而堅，茝（芷）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明。</p>	<p>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窮達以時〉： 芷蘭生於林中，不為人莫嗅而不芳。 〈大戴禮記·曾子疾病〉： 曾子曰：……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次，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p>	<p>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夫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渙乎其有似也。</p>
<p>〈文子·上義〉： 老子曰：道德之備猶日月也，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趣舍同即非譽在俗，意行均即窮達在時。 〈文子·下德〉： 老子曰：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照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嗔怒和於四時；覆露皆道，溥洽而無私。 〈文子·上仁〉： 老子曰：……故制樂足以合歡，喜不出於和，明於死生之分，通於侈儉之適也。 〈文子·上義〉：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 〈文子·上禮〉：</p>	<p>〈尚書·周書·武成〉：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詩經·頌·魯頌·閟宮〉： 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 〈論語·衛靈公〉：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韓詩外傳·卷九〉： 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持，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 〈論語·八佾〉：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p>	<p>〈淮南子·齊俗〉： 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里，不能易其處。趣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皋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趣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 〈淮南子·齊俗〉： 雖之夷狄徒隸之國。 〈淮南子·繆稱〉： 蠻夷皆能之。 〈淮南子·本經〉： 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于道德之倫，聰明耀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德澤施于方外，名聲傳於後世。 〈淮南子·要略〉： 《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p>

《文子》原文	相關對照	《淮南子》改造
<p>老子曰：……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大足以容眾，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p> <p>〈文子·九守·守無〉：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羞也。</p>	<p>〈論語·子路〉：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p> <p>〈鹽鐵論·憂邊〉：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p> <p>〈孔叢子·抗志〉：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懼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概於志矣。」</p> <p>〈莊子·在宥〉：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p> <p>〈莊子·天道〉：明於天，通於聖。</p> <p>〈呂氏春秋·適威〉：有無之論，不可不熟。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p>	<p>人間之事。……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p> <p>〈淮南子·繆稱〉：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p> <p>〈淮南子·泰族〉：明于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眾，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p> <p>〈淮南子·精神〉：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p> <p>〈淮南子·齊俗〉：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p>
<p>〈文子·精誠〉：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陰陽和。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夫</p>	<p>〈管子·幼官〉：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寶。</p> <p>〈子華子·孔子贈〉：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為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p>	<p>〈淮南子·主術〉：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壅，橫局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又況于執法施令乎！</p>

《文子》原文	相關對照	《淮南子》改造
<p>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惓，悅穆胸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怨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旨。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故賞善罰暴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摠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精誠弗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精誠形乎內，而外喻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也。聖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也。……故聖人精誠別於內，好憎明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精至為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p>	<p>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感不效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p> <p>〈莊子·漁父〉：</p> <p>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p> <p>〈尉繚子·戰權〉：</p> <p>夫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所極。有者無之，無者有之，安所信之。</p> <p>〈禮記·孔子閒居〉：</p> <p>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p> <p>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p> <p>〈莊子·天地〉：</p> <p>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p>	<p>〈淮南子·泰族〉：</p> <p>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摠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p> <p>（其他受影響的漢朝人用法）</p> <p>〈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p> <p>故臧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p> <p>〈漢書·敘傳上〉：</p> <p>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沂。</p>

《文子》原文	相關對照	《淮南子》改造
氣之殺。故君子（人）者，其猶射者也：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理人者，慎所以感之。	汝 神氣 ，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 〈列子·黃帝〉：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 神氣 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文子·道原〉： 老子曰：……故 真人 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 以其寢不夢，覺而無憂 。 〈文子·九守·守樸〉： 其寢不夢，其智不萌，……此真人之遊也，純粹之道也。 〈文子·符言〉： 老子曰：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 寢而不夢 ，見物而名，事至而應。 〈文子·微明〉： 老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聖人者，以目視，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真人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行而從，不言而公。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	〈列子·周穆王〉： 子列子曰：「……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莊子·大宗師〉：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	〈淮南子·俶真〉： 是故傷死者其鬼燒，時既者其神漠。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夫 聖人 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 其寐不夢，其覺不憂 。 〈淮南子·精神〉： 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是故真人之所游。
〈文子·精誠〉： 老子曰：勇士一呼，	〈列子·周穆王〉： 子列子曰：「神遇為	〈淮南子·繆稱〉：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

《文子》原文	相關對照	《淮南子》改造
<p>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唱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故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發而成形，精之至者可形接，不可以照期。</p>	<p>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p>	<p>，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p> <p>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昭認。</p>
<p>〈文子·精誠〉：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死生同域，不可脅凌，又況官（宮）天地，府萬物，返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者也。精誠形乎內，而外喻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也。聖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p> <p>〈文子·上德〉： 老子曰：……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p> <p>〈文子·九守·守清〉： 老子曰：……人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也。</p>	<p>〈莊子·德充符〉： 仲尼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眾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此，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p> <p>〈劉子·清神〉： 人不照於昧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鑒於流波，而鑒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劉晝改造）</p>	<p>〈淮南子·覽冥〉： 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於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夫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勇武一人，為三軍雄。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又況夫宮天地，懷萬物，而友造化，含至和，直偶於人形，觀九鑠一，知之所不知，而心未嘗死者乎！</p> <p>〈淮南子·俶真〉： 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鑒於流沫，而鑒於止水者，以其靜也；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睹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夫鑒明者，塵垢弗能霾；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精神</p>

《文子》原文	相關對照	《淮南子》改造
		已越於外，而事復返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
<p>〈文子·上禮〉：</p> <p>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道之際也。末世之禮，恭敬而交。為義者，布施而得。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土積則生自肉之狩，禮樂飾則生詐偽！末世之為治，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醇，散天下之樸，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燬爛，人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論。</p> <p>〈文子·微明〉：</p> <p>老子曰：……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取捨也；可言而不可行者，詐偽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p> <p>〈文子·下德〉：</p> <p>老子曰：……與道化者為人，機械詐偽莫載乎心。</p>	<p>〈莊子·漁父〉：</p> <p>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p> <p>〈墨子·非儒下〉：</p> <p>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偽哀以謾親……</p> <p>〈孫臏兵法·見威王〉：</p> <p>孫子見威王，曰：……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知（智）不若周公，曰：我將欲責（積）仁義，式（飾）禮樂，垂衣常（裳），以禁爭掄（奪）。此堯、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舉兵繩之。</p> <p>〈韓非子·難一〉：</p> <p>晉文公將與楚人戰，</p>	<p>〈淮南子·齊俗〉：</p> <p>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p> <p>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為禮者，恭敬而伎；為義者，佈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圭積則生自肉之獸，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p>

《文子》原文	相關對照	《淮南子》改造
	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 不厭詐偽 。君其詐之而已矣。」	
<p>〈文子·道原〉： 老子曰：……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殯；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見，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p> <p>〈文子·道原〉： 老子曰：……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p> <p>〈文子·精誠〉： 老子曰：……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明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沮亡也，天文變，世俗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p> <p>〈文子·精誠〉：</p>	<p>〈老子·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p> <p>〈老子·五十七〉：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p> <p>〈新語·明誠〉： 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為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也。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蝮虫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虫災生於地。</p>	<p>〈淮南子·原道〉： 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啍諭覆育，萬物群生，潤於草木，浸于金石，禽獸碩大，豪毛潤澤，羽翼奮也，角觝生也。獸胎不殯，鳥卵不殯，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p> <p>〈呂氏春秋·明理〉： 其星有熒惑，有彗星，有天棓，有天櫓，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有賊星，有鬥星，有賓星。</p> <p>〈史記·天官書〉： 大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p> <p>〈漢書·天文志〉： 六賊星，出正南，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p>

《文子》原文	相關對照	《淮南子》改造
老子曰：……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無讓，民貧苦而分爭生，事力勞而無功。 智詐萌生，盜賊滋彰 ；上下相怨，號令不行。		
<p>〈文子·道原〉： 老子曰：……有功即有名，無功即無名。……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復歸於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p> <p>〈文子·精誠〉： 老子曰：……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功揆天地。至黃帝要繆乎太祖之下，然而不章其功，不揚其名，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即？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p> <p>老子曰：……舉大功，顯令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存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p> <p>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p> <p>〈文子·上德〉： 老子曰：……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p> <p>〈文子·自然〉： 老子曰：……事成而</p>	<p>〈孝經·開宗明義〉：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p> <p>〈孝經·諫諍〉：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p> <p>〈大戴禮記·四代〉： 公曰：「善哉，再聞此矣！陽德何出？」子曰：「陽德出禮，禮出刑，刑出慮，慮則節事於近，而揚聲於遠。」</p> <p>〈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二十二〉： 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p>	<p>〈淮南子·覽冥〉： 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墟，名聲被後世，光暉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虬，援絕瑞，席蘿圖，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宓穆休於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p>

《文子》原文	相關對照	《淮南子》改造
<p>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 〈文子·上義〉：</p> <p>老子曰：……故事成而功足恃也，身立而名足稱也。……</p> <p>老子曰：道德之備，猶日月也。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趣舍同，即非譽在俗；意行均，即窮達在時。事周於世即功成，務合於時即名立。是故，立功名之人，簡於世而謹於時；時之至也，即間不容息。</p>	<p>湯質皙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p> <p>〈晏子春秋·內篇問上·十三〉：</p> <p>對曰：「觀之以其游，說之以其行，君無以靡曼辯辭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如此，則不為行以揚聲，不掩欲以榮君。」</p> <p>〈楚辭·天問〉：</p> <p>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後何喜。</p>	
<p>〈文子·微明〉：</p> <p>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故民知書則（而）德衰，知數而仁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己，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弦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使有轉者，乃無轉也。上下異道，易治即亂。</p>	<p>〈風俗通義·聲音·瑟〉：</p> <p>謹按：《世本》：「宓義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黃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p> <p>〈風俗通義·聲音·琴〉：</p> <p>謹按：《世本》：「神農作琴。」《尚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為世無足為音者也。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p>	<p>〈淮南子·泰族〉：</p> <p>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也。巧詐藏於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弦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逸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p>

《文子》原文	相關對照	《淮南子》改造
	<p>〈孔子家語·辯樂解〉：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p> <p>〈韓詩外傳·卷四〉： 傳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p>	
<p>〈文子·上禮〉： 老子曰：「鄠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蛟龍莫之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敗大裂之道也。」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p> <p>〈文子·上德〉：「因高為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為池即淵深而魚鱉歸焉。」</p> <p>〈文子·上德〉：「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p> <p>〈文子·道原〉：「潤乎草木，浸乎金石」</p> <p>〈文子·道原〉：「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為道也：……利貫金石，強淪天下。」</p> <p>〈文子·精誠〉：「著於竹帛，鏤於金石」</p> <p>〈文子·九守·守真〉：「辯解連環，辭潤金</p>	<p>〈新序·雜事一〉：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庸先亡乎？」對曰：「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為政也，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歛為良。譬之其猶箍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p> <p>〈韓詩外傳·卷四〉：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蹴然變色。曰：「……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著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p> <p>〈大戴禮記·千乘〉： 公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淫於色。」子曰：「立妃設如太廟然，乃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庶孳遠；遠，則事上靜；靜，斯潔信在中。」</p> <p>〈鬼谷子·揣篇〉： 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p>	<p>〈淮南子·道應〉： 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針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于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以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p>

《文子》原文	相關對照	《淮南子》改造
石」、〈文子·上德〉：「金石有聲，不動不鳴；管籥有音，不吹無聲。」、〈文子·上義〉：「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也，一調不可更；事，猶琴瑟也，每終（弦）改調。」	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 〈禮記·問喪〉： 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 ，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文子·上德〉： 矢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跛鱉千里； 累土不止，丘山從成 。 〈老子·六十四〉：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文子·九守〉： 老子曰：……禍福之至雖如 丘山 ，無由識之矣。 〈文子·符言〉： 老子曰：……至德道者若 丘山 ，鬼然不動。	〈論語·子罕〉： 子曰：「 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荀子·脩身〉： 故跲步而不休，跛鱉千里； 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 。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荀子改造） 〈呂氏春秋·博志〉： 甯越……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 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 。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呂不韋改造）	〈淮南子·說林〉： 故跬步不休，跛鱉千里； 累積不輟，可成丘阜 。
〈文子·上德〉： 老子曰：……玉在山而草木潤， 珠生淵而岸不枯 。……因高為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為池即淵深而魚鱉歸焉。 溝池，潦即溢，旱即枯 ； 河海之源，淵深而不竭 。鱉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聰也。……海內其所出	〈孫子兵法·勢〉：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 無竭如河海 。 〈管子·度地〉： 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 五害之說，以水為始 ，請為置水官，令習水者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乃取	〈淮南子·說林〉： 聖人之一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向之誠也。 宮池涿則溢〔許慎註：涿，多雨也。〕，旱則涸 。江水之原， 淵泉不能竭 。蓋非橈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橈、輻未足恃也。 〈西京雜記·第一〉： 臺殿四十三，其三十

《文子》原文	相關對照	《淮南子》改造
<p>，故能大。日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鷺鳥不雙。蓋非橑不蔽日，輪非輻不追疾，橑、輪（輻）未足恃也。 〈文子·上仁〉：</p> <p>老子曰：……亂主則不然，一日有天下之富，處一主之勢，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於宮室臺榭，溝池苑囿，猛獸珍怪；貧民飢餓，虎狼厭芻豢；百姓凍寒，宮室衣綺繡。故人主畜茲無用之物，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 〈文子·微明〉：</p> <p>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欲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為之轂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p>	<p>水左右各一人，使為都匠水工。令之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洲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 〈周禮·夏官司馬〉：</p> <p>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守；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 〈孔子家語·禮運〉：</p> <p>孔子曰：……大人世及以為常，城郭、溝池以為固。 〈韓詩外傳·卷九〉：</p> <p>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遊於戎山之上。……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為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為農器。」 〈墨子·七患〉：</p> <p>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 〈管子·宙合〉：</p> <p>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 〈列子·黃帝〉：</p> <p>心如淵泉，形如處女。</p>	<p>二在外，其十一在後。宮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後。宮門闔凡九十五。 〈淮南子·主術〉：</p> <p>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回應也。</p>
<p>〈文子·九守〉：</p> <p>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渾而為一，寂然清澄。重濁為地，精微</p>	<p>〈子華子·執中〉：</p> <p>子華子曰：「周天之日為數三百有六十，閏月之時為數三百有六十，天</p>	<p>〈淮南子·精神〉：</p> <p>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芒芟漠閔，瀕蒙鴻洞，莫知其門。</p>

《文子》原文	相關對照	《淮南子》改造
<p>為天，離而為四時，分而為陰陽；精氣為人，粗氣為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骸根於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之者死，順之者生。故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骨骸者，所稟於地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p> <p>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脈，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形，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外為表，中為裏，頭員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為雲，肺為氣，脾為風，腎為雨，肝為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為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p>	<p>地之大數不過乎此！五方之物，其為數亦如之！鱗蟲三百有六十，震宮蒼龍為之長；羽蟲三百有六十，離宮朱鳥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兌宮麒麟為之長；介蟲三百有六十，坎宮伏龜為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盈宇宙之間，人為之長。一人之身，為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為一。故曰：天地之間，人為貴。」</p> <p>〈孔子家語·執轡〉：孔子曰：「然。吾昔聞諸老聃亦如汝之言。」</p> <p>子夏曰：「商聞《山書》曰：……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p> <p>〈意林·公孫尼子一卷〉：</p> <p>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形體有骨肉如地之厚，有孔竅血脈如川谷也。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於骨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筋而氣不利。</p>	<p>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為蟲，精氣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p> <p>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腠，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臟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外為表而內為裏，開閉張歛，各有經紀。</p> <p>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p>

《文子》原文	相關對照	《淮南子》改造
<p>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天地之道，至閔以大，尚由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燠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p> <p>〈文子·上德〉：</p> <p>老子曰：……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p>	<p>〈素問·六節藏象論〉：</p> <p>岐伯曰：五日調之候，三候調之氣，六氣調之時，四時調之歲，而各從其主治焉。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暮之日，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候亦同法。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為工矣。</p> <p>〈素問·陰陽離合論〉：</p> <p>黃帝問曰：余聞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歲，人亦應之。</p> <p>〈靈樞·邪客〉：</p> <p>黃帝問於伯高曰：願聞人之肢節以應天地奈何？伯高答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聲音；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熱；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以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天有陰陽，人有夫妻；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節。</p> <p>〈難經·經脈診候〉：</p> <p>其氣以何月，各王幾</p>	<p>五行、九解〔高誘註：四時：春夏秋冬，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九解，謂九十為一解，一說九解六一之所解合也。一說八方、中央，故曰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肺為氣，肝為風，腎為雨，脾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踰鳥，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p> <p>〈淮南子·天文〉：</p> <p>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向，北斗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為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蚊行喙息，莫貴于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以日冬至數</p>

《文子》原文	相關對照	《淮南子》改造
	<p>日？</p> <p>然：冬至之後，得甲子少陽王，復得甲子陽明王，復得甲子太陽王，復得甲子太陰王，復得甲子少陰王，復得甲子厥陰王。王各六十日，六六三百六十日，以成一歲。此三陽三陰之王時日大要也。</p> <p>〈列子·天瑞〉：</p> <p>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p>	<p>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十；有餘日，日益一升。有其歲司也。</p>

根據上表可知：

老聃「X之數不過五，五X之變，不可勝Y也」→孫子改造為「X不過五，五X之變，不可勝Y也」，省略了「之數」兩字，「音、味、色」的順序調為「聲、色、味」，但整體句式與句式內的固定用詞都是一致的。兩者間的差異還體現在孫子改「音」為「聲」，「音、聲」是近義詞。老聃「五音」的用法是一致的，其用例又見於〈老子·十二〉：「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並且其引自中黃子的言論也作五音：「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

老聃「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孫武「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劉安「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老聃的「味之數」雖然被孫武省略成「味」，但仍保留了「數」的意義，並且這種省略是三個句子都省略而非僅僅只改動了其中一個句子！仍體現了兩者內在文理的一致性！因此可以說孫子對老子的改造是整體性的改造。「味之數」到了劉安變成了「味之和」，若說「和」解釋成「總和」也通，依然屬於「數」但用詞已經改變。「五味之變」，老聃、孫武仍採用一致的說法，到了劉安已經變為「五味之化」了。「變、化」是近義詞。孫子對老子的改動是一致性的改動，而劉安的改動則是非一致性的，「味之和」與前後的「X之數」用詞不一，「五味之化」也與前後的「五X之變」用詞不一。劉安改詞的目的估計是為了增加變化，而這正與老子與孫子要求句式一致的美感的構想相反！

〈素問·六節藏象論〉歧伯的引文「草生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視；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勝極。」由於歧伯的對話牽涉到的對象是黃帝，儘管本書判定《素問》的整體成書時間後於《老子》、《文子》，但黃帝確實是老子之時眾多知識份子所樂於談論與引用的對象，因此歧伯的說法也有可能更接近原型或者

就是原型！歧伯的句子就是兩句排比句，用詞上通常追求較大的變化。老子、孫子是「音聲、聽」、「味、嚐」、「色、觀」的搭配，而歧伯是「色、視」、「味、極」的搭配，差異較為明顯。「色、觀」的搭配應該是更古的用法，其可能來源是從觀察人的顏色（臉部表情）而引申出的用法，〈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王曰：太師，……用有六微（徵）：一曰觀誠，二曰考志，三曰視中，四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德。」、〈論語·顏淵〉：「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曰）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又如：〈文子·上德〉：「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文子·上德〉為老子大量引用或創造格言的一篇！而「盲者不觀」用「觀」字。〈呂氏春秋·本生〉：「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呂氏春秋·序意〉：「文信侯曰：……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史記·韓信盧綰列傳〉：「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距漢。漢使柴將軍（柴武）擊之，遺信書曰：……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與「盲」搭配都用「視」字。〈關尹子·六匕〉：「關尹子曰：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嚐，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用「目自觀」，關尹子為老聃弟子而用字相符。孫子、老子、關尹子也有用「視」的例子，如老子「聖人者以目視，以耳聽」（〈文子·微明〉）、「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文子·下德〉）、孫子〈孫子兵法·形〉：「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視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關尹子·五鑑〉：「關尹子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往後再用「觀」者極少，三人可能都處於概念轉換的過渡期，因此可以推斷春秋末年以後「觀」為「視」所取代。

戰國初期至末期幾乎都用「視」字而不用「觀」字，如：〈列子·周穆王〉：「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列子·楊朱〉：「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顫；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性。」、〈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對齊宣王說：）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莊子·天道〉：「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莊子·盜跖〉：「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荀子·樂論〉：「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邪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荀子·樂論〉：「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由此可見，老子、孫子、關尹子的相關用

例可能牽涉到更古早的文本。因此老子、孫子「五音」一段兩人可能一為引用、一為改造，或者兩人皆為改造，老子不一定是原創，只是根據現有文本暫定老子為原創！

老聃「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趣舍滑心，使行飛揚。」這一段其「五音」，莊子、劉安、高誘都引作「五聲」。根據〈尚書·虞書·益稷〉、〈周禮·春官宗伯〉、〈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五味、五聲」、孫子「五味、五色、五聲」的用法，則「五聲」應該是較為早期的用法。「五音」則是具有老子個人特色的用法。這並不是說《文子》一書沒有使用「五聲」或相關用法，譬如〈文子·下德〉：「目悅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用到了「五聲」（唯一一例），〈文子·符言〉：「老子曰：……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用「耳好聲」而非「耳好音」。其中「目悅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聲」違背用例，可以用老子引用了古代文獻合理解釋！譬如〈尚書·虞書·大禹謨〉：「汝惟不怠，總朕師。……惟茲臣庶……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尚書·虞書·益稷〉：「共惟帝臣，惟帝時舉。」、〈尚書·夏書·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便與其中的「口惟滋味」風格或語法相近。而且這裡只有「五色、五聲」，也並非「五色、五味、五音」三者的並稱。因此這一則例外，可以判為老子引用了更早期的文獻，而其他「五音」則屬於老子個人的特色與對早期文獻的改詞之作！

老聃「布德不溉，用之不勤；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劉安有了比較大的改造，而稱「佈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用之不勤」根據〈列子·天瑞〉可知出自《黃帝書》，為老聃所吸收。從句式與用詞來看，「布德不溉」也當是引自《黃帝書》一類的古書。「勤、盡」通假，「既」也有「盡」的意思！「既、溉」皆從「既」可通假。因此劉安保留了「既」字。但將「布德」改為「佈施」。「布、佈」皆從「布」可通假。「布德、布施」兩詞老子都有用例，但用法不同。「布施」一般與錢財、物資有關，因此「布施」也常與「貧」產生聯繫！孔子也有「天子布德、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的區別用法，與老子「以不義得之，又不布施」、「為惠者，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上義者，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施惠」等的區別用法相同。而劉安的版本已經混淆了兩者的差異！

老聃「夫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文子·道原〉）、「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文子·上義〉）以及其他用例都用「執道」，老子的「執道」與韓非的「執術」有境界上的差別！而劉安在老子的兩句引用上都改了詞，「執道以耦變」改為「執道理以耦變」（〈淮南子·原道〉），改「道」為「道理」；「執道以御之」改為「執術而御之」（〈淮南子·主術〉），改「道」為「術」，明顯受到了韓非的影響！而這裡至少都能體現出劉安文本的不一致特徵以及老子文本的一致性特徵。「執道」的其他用例有〈逸周書·周祝

解)、孔子對話老聃曾用、子貢對話其弟子曾用(孔子在世時),「執道理、執術」,春秋時代及以前無用例!

老聃「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劉安「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東方朔匿名引用「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東方朔生卒年都略後於劉安,兩人的交集人物都是漢武帝,因此劉安雖然早一點,兩人卻還算是同時人。其中劉安把老聃的「聖」改成「神」是常見的後期文本對早期文本的文學誇飾改造手法,東方朔匿名引用依然保留了「聖」的詞彙,但因為是口語引用,因此把「聖」改為「聖人」、「賢」改為「賢者」,但基本上還是保留了原始詞彙的部分風貌。〈文子·精誠〉此句前面章節老子有「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者,聖人不觀。」而後面的章節有「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都是「聖、賢」相提並論的用法,體現了老子個人的造句用詞特色。因此可以說劉安的改造與東方朔的引用各自保留了一點老聃原始文本的原始面貌。這裡猶可留意的地方是,此句在《文子》一書有兩個版本,一是老子所創無典範的版本:「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文子·精誠〉),一是文子改造而置入了典範的版本:「使桀紂循道行德(修道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文子·道德〉)而劉安取用了老子的卻沒有取用文子的。從出土竹簡《文子》的埋葬時間可知,劉安所見版本仍能使其得知「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出自文子,而劉安不用,符合其尊老子而非尊文子的做法。甚且這一句劉安雖然改「和睦」為「和輯」,卻沒有做典範置入的修飾,而東方朔則改「和睦」為「和同」。「和睦、和輯、和同」今本《文子》都有用例,用法或小有差異,但差異不大。而老聃的內證還有〈文子·上義〉裡的相關說法:「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錯其威。」

老聃「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劉安引此簡化作「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而晏子有「衣足以掩形禦寒」之說,墨子引古聖人飲食之法而說「足以充虛繼氣」。「掩形、蓋形」、「接氣、繼氣」都只是一字之差,意義無別。而兩人的詞組合併使用與老子相同。且晏子所說一段話還有其他與《文子》中老子所說相重疊的部份,詳見〈晏子〉一節分析。

老聃「蘭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慍……蘭芷以芳……菝(芷)生而芳」,其格式一致,而〈文子·上德〉兩用「蘭芷」,一用「菝(芷)」,其「菝(芷)」的用法為《詩經》已有之用法。孔子「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等若「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慍」的格式變換,曾子「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其「苾」即「芳」之意。如此,是孔子(君子、不知、不慍)、曾子(君子、蘭芷)的用法與老聃(蘭芷不為莫服而不芳、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慍)一致。戰國文獻〈窮達以時〉「芷蘭生於林中」仍維持「芷蘭」的用法只是換了順序。劉安改造「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

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把「蘭芷」改為「蘭」、把「行道」改為「行義」，把「不為莫知而慍」改為「不為莫知而止休」，三個改造完全背離了春秋末年的用詞與詞語搭配特色。

老聃「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其「夷狄、蠻貊」，其弟子孔子「雖蠻貊之邦行矣」、「夷狄之有君」都用，而劉安改造此句已成「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把指涉民族（兼及空間）的詞彙「夷狄、蠻貊」改為以表空間為主的「江南、河北」。其差異已經很大。《淮南子》一書有「夷狄、蠻夷」而無「蠻貊」一詞之用例！劉安並創造「馳騫千里，不能易其處。」來與此句排比！這種創造式引用老子的方式，本書《老子與先秦諸子下》一冊例子非常多！使用者並非僅是劉安一人，為普遍的文學手法！老聃「道德之備」其「備」當是「論」之誤，「論、倫」都有「侖」符因此可通假，「倫、備」形近而誤。〈文子·九守·守無〉：「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淮南子·精神〉作：「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今本也誤作「倫」。〈文子·下德〉：「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淮南子·本經〉：「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這兩個「倫」也都是「論」的通假字，都是文字訛誤的中間形式。「明、通」的搭配使用見於老子的用例就有：「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論）」、「明於死生之分，通於侈儉之適也」、「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四句。子思的用例有「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明、通」的搭配使用表示是「明白、理解、知曉」的意思。而「倫」是指「倫理、倫等」，如「父子之倫、上下之倫、群僕之倫、令韓信、黥布、彭越之倫」。因此可知「通、論」的搭配使用才是可通與正確的。而這裡就顯示了一條文字訛誤的演變路徑：「論→倫→備」。其中劉安所見版本也並非全對！

〈文子·上禮〉：「老子曰：……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大足以容眾，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這一句劉安引作〈淮南子·泰族〉：「明于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眾，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其中「明於、通於」的搭配使用老子總共有四例，用法穩定。而劉安「明于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把「天、地」拆開成為三才結構，於是補上「察於」。〈周易·繫辭上〉：「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則與「地理」相配的應該是「天文」而非「天道」。詳細比較之下，劉安雜取百家、不能深入理解老子原文、用詞不夠精確的弊端便又顯現出來了！

老聃「故聖人精誠別於內，好憎明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使用「精誠」二字，程本局部引用時稱「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雖然沒有直接使用「精誠」卻在引用句的前文中保留了「精、誠」二字。反觀劉安的引文已經誤為「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精誠」已經消失。〈文子·精誠〉：「老子曰：……故賞善罰暴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摠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精誠弗包也。」這一段劉安改成〈淮南子·泰

族)：「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把原始文氣連貫的部份做了創造式引用，增加了「弩」的相關譬喻，同時也把「必待精誠」改成了「必自精氣」。又減損了一次用例。而〈精誠〉卻是《文子》中的一篇篇名，並且不計篇名全書使用達九次之多，用例分布於兩篇之中。〈文子·上仁〉：「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為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這不僅重複使用了「精誠」一詞，更是相關的論述。都是「內心之精誠」與「外在之形貌表現」的區別。因此「精誠」於老聃重複使用。反觀劉安的相關用例，卻呈現使用了兩種詞彙的現象。並且以《淮南子》全書二十幾萬字的大篇幅竟然只有三個用例，並且這三個用例都集中於〈淮南子·泰族〉篇，而且都是與《文子》相關的引文。《淮南子》一書引用了80%左右的《文子》，其用例與分布篇數都不如《文子》。這一點已經足以說明許多事情。至於其他的使用例則有與孔子同時的客、戰國時代曾經引用《老子》的尉繚子。而劉安改「發於、動於」為「感於、動於」，於文意也小有差異。「發於、動於」之用例又見於〈管子·幼官〉等書，漢朝人仍有用例。

老聃「神氣動於天也」之「神氣」，孔子答子夏時曾用、為圃者答子貢時曾用、伯昏無人答列子時曾用，而劉安已經改為「形氣」。

老聃「故真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夢，覺而無憂。」、「其寢不夢，其智不萌，……此真人之遊也」，分屬兩篇，而用語（其寢不夢）與對照（其寢不夢、真人）一致。列子「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在用語（其寢不夢）與對照（其寢不夢、真人）上仍與祖師老聃保持一致。莊子創造式引用兼改造而作「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增加了「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因此改「覺而無憂」為「其覺無憂」以求句式整齊，但依然保留了原始的用語（其寢不夢）與對照（其寢不夢、真人）格式。劉安也兩處引用，而一作「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是故真人之所游。」保留原始對照與用語，另一則引用則作了改造而作「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夢，其覺不憂。」其「真人」改為「聖人」、「其寢不夢」改為「其寐不夢」、「覺而無憂」借鑑莊子改為「其覺不憂」。已經與原始文本相去很遠了。〈文子·微明〉：「聖人者，以目視，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真人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行而從，不言而公。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顯然在老子的用法中，「聖人」與「真人」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這一點劉安未能把握！

老聃「官（宮）天地，府萬物」今本誤「宮」為「官」，兩字形近而誤，孔子口語引用「況官天地，府萬物」也誤「宮」為「官」，劉安引孔子卻改造為「又況夫宮天地，懷萬物」，雖保留了「宮」字的原始形式，卻把「府」改為「懷」。

老聃「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人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分屬兩篇而「流潦」用語一致，「止水、澄水

」為陳述重點不同而改換。孔子口語引用「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改「流潦」為更淺白的「流水」，保留了強調「止」的「止水」。劉安引用作「人莫鑒於流沫，而鑒於止水者，以其靜也」改「流潦」為「流沫」，改「止而不外蕩」為「以其靜也」，則是參考了「以其清且靜也」的例子，但仍保留了「止水」的用法。

老聃「精之至者可形接，不可以照期（明）。」其「形接」一詞，列子仍用而稱「神遇為夢，形接為事。」劉安因不明「昭認」為「照明」之誤，於是改動了整句成：「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昭認。」「形接」也被改為「形勢接」。這是由於錯誤文本與不理解所造成的改動。〈荀子·解蔽〉：「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為相關說法！

老聃「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劉安改為「琴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這如果只是一種版本訛誤，那還說得過去，畢竟「琴瑟」不管就字形還是類別、性質都很相近。但「瑟」只有「四十五弦、二十五弦」兩個種類，「琴」只有「五弦、七弦」兩個種類。換句話說，對應於「二十五弦」的是「瑟」而不是「琴」。

老聃「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鰲蛟龍莫之歸也。」其中被劉安改動的有「金石在中、蛟龍」。「魚鰲、蛟龍」都是老聃在《文子》中的用語，且都與水有關，譬如〈文子·上德〉：「因高為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為池即淵深而魚鰲歸焉。」、〈文子·上德〉：「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但蛇卻不然，老聃的用例共計有：〈文子·上禮〉：「鳥獸蟲蛇，皆為民害」、〈文子·上德〉：「蝮蛇不可為足，虎不可為翼」、〈文子·精誠〉：「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其中的蛇都與陸地生物並列，並非與水中生物並列！而「金石」用例，老聃在《文子》全書頻繁使用，本例外之所有用例為：〈文子·道原〉：「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文子·道原〉：「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為道也：……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文子·精誠〉：「著於竹帛，鏤於金石」、〈文子·九守·守真〉：「辯解連環，辭潤金石」、〈文子·上德〉：「金石有聲，不動不鳴；管簫有音，不吹無聲。」、〈文子·上義〉：「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也，一調不可更；事，猶琴瑟也，每終（弦）改調。」、但劉安改為「投金鐵針焉」，不僅詞彙不符，甚且語意不通！再者，「金石在中，形見於外」是內外相對而言，〈鬼谷子·揣篇〉：「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禮記·問喪〉：「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都是用例。且「在中」的用法，孔子：「靜，斯潔信在中」、顏回：「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著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都是用例。劉安可能根據錯誤的版本然後又根據錯誤的認知而校改了此段，最終不僅詞彙不符春秋末年之特徵，甚且語意也不通了！

老聃「矢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跛鰲千里；累土不止，丘山從成。」，「土」一作「垆」兩字為常見省形通假。「累土」一詞又見於〈老子·六十四〉：「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不管

是詞彙還是取意都是老子所重複使用的。「丘山」一詞，也是老子所多次重複使用的詞彙。這一句荀子先進行了改造〈荀子·脩身〉：「故跲步而不休，跛鰲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差別不大，「從成」作「崇成」，「從、崇」音近而誤。呂不韋與荀子時間有許多交集，其改造幅度已經較大〈呂氏春秋·博志〉：「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到了劉安時〈淮南子·說林〉：「故跲步不休，跛鰲千里；累積不輟，可成丘阜。」其「累土」已經改為「累積」，「不輟」依從荀子，「丘山從成」已改為更白話易懂的「可成丘阜」。孔子的一個相關譬喻「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也用「止」字。

老聃「溝池，潦即溢，旱即枯；河海之源，淵深而不竭。」劉安改為「宮池涔則溢，旱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且其前後文已經不同。雖然劉安此句後下接的仍然是老聃下文不遠處的一個譬喻，但終非原始狀態。此句「溝池」被改為「宮池」，查春秋時代，管子、〈周禮·夏官司馬〉、孔子、顏回、墨子，都用「溝池」而未曾言及「宮池」。「宮池」之例又見於《西京雜記》，《西京雜記》一說西漢劉歆所著、一說東晉葛洪所著，劉歆與劉安時代接近，葛洪晚於劉安。「涔」，〈淮南子·說林〉許慎註：「涔，多雨也。」，而〈說文解字·水部〉：「涔：漬也。」、〈說文解字·水部〉：「潦：雨水大兒。」因此可知，「多雨也」並非訓「涔」，而是訓「潦」。「涔、潦」形近而誤，「涔」當為「潦」之壞字。「旱即枯」被劉安改為「旱則涸」，老聃此句上文另有：「珠生淵而岸不枯」也用「枯」字形容「淵」旁之「岸（水邊之陸地）」。
〈管子·國准〉：「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管仲）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弘對曰：……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周禮·天官冢宰〉：「司書：……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財用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群吏之徵令。」〔鄭玄註：「械，猶兵也。逆受而鉤考之。山林川澤童枯則不稅。」賈公彥疏：「注釋曰：山林川澤童枯則不稅者，山林不茂為童，川澤無水為枯。」〕根據賈公彥疏可知「川澤無水為枯」正是「枯」的古義，管子「枯澤童山」是其用例，正與老聃的用法相同。而公孫弘「山不童，澤不涸」則已經用「涸」字了。
〈列女傳·賢明·周南之妻〉：「（周南之妻）夫鳳凰不離於蔚羅，麒麟不入於陷崕，蛟龍不及於枯澤。」、〈法言·吾子〉：「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淮南子·覽冥〉：「河九折注於海，而不絕者，昆侖之輸也，潦水不泄，瀆漾極望，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瀦而無源者。」仍有「枯澤」的用法！「涸」的本義是「（水）竭」，〈說文解字·水部〉：「汔：水涸也。」、〈說文解字·水部〉：「涸：竭也。」、〈爾雅·釋詁〉：「揮，盪，歇，涸，竭也。」因此如果不是劉安不懂「枯」的古義於是改為「涸」，就是將已經多用於指草木、骨頭的「枯」字改為專用

於指無水的「涸」字。

「河海」被改為「江水」，這是差別最大的部分。早於《老子》成書的〈孫子兵法·勢〉竹簡本作：「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無竭如河海。」《曹註本》作：「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孫校本》作：「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河海」一詞依序被改為「江海、江河」，與劉安改詞情況類似，而劉安與曹操時代較近。「江海、江河」後多混用，如〈文子·上德〉：「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沉。」此句〈淮南子·說山〉作：「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而《意林》引「江海」作「江河」。〈淮南子·說山〉：「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化用了〈老子·六十六〉：「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為百谷王。」也改「江海」為「江河」。〈後漢書·南匈奴列傳〉漢章帝劉炟引老子此句作「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雖然保留了「江海」，但改「百谷」為「百川」，也留下了改詞的痕跡。〈老子·三十二〉：「譬道之在天下，猶小谷之與江海。」、〈老子·六十六〉：「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文子·九守·守弱〉：「法於江海，江海不為。」、〈文子·自然〉：「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為以成其大……江海近於道，故能長久。」、〈文子·下德〉：「老子曰：身處江海之上」、〈文子·上仁〉：「故道之在於天下也，譬猶江海也。」都有「江海」之用例！如此則此處的「河海」用例更可能是老子暗引了某書的結果！但不管是「河海、江海」，有「海」字是其共同點，而劉安只作「江水」。「淵泉不能竭」劉安兩處引老子皆作如此，今本〈文子·微明〉也作「淵泉不能竭」，〈管子·宙合〉有「淵泉而不盡」的相近說法。因此今本〈文子·上德〉當誤。老聃「蓋非櫟不蔽日，輪非輻不追疾，櫟、輪（輻）未足恃也」，劉安引作「蓋非櫟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櫟、輻未足恃也。」由上下文可知今本〈文子·上德〉「輻」誤為「輪」，「輻、輪」形近而誤。

老聃「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骨骸者，所稟於地也。」根據〈列子·天瑞〉可知引自黃帝，黃帝的言論老子引用不只一次。而「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骨骸者，所稟於地也。」也是根據黃帝言論的對照結構而來，是「精神、骨骸」之對照。劉安改後一句為「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改「骨骸」為「形體」。這與楊王孫改〈列子·天瑞〉相近。〈列子·天瑞〉：「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漢書·楊胡朱梅云傳〉：「（楊王孫）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楊王孫改〈列子·天瑞〉「骨骸」為「形骸」。且〈文子·上德〉老聃又再次陳述：「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仍是「骨骸歸」「地」的說法，用詞、思想一致。而劉安即使上下文距離不遠，仍未能使其用詞一致。劉安這種無法兼顧上下文用詞一致性的情況並不只一例！楊王孫為漢武帝時人，「學黃老之術」，與劉安同時，所學也相同！

老聃「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使用「三百六

十」整數，而孔子好友程本「周天之日為數三百有六十，閏月之時為數三百有六十，天地之大數不過乎此！」、孔子弟子子夏對孔子引用《山書》稱：「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孔子七十二弟子之弟子公孫尼子「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都是相關議題的論述，也仍用「三百六十」，直至戰國末年著作也仍作「三百六十」，如：呂不韋〈呂氏春秋·本生〉：「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呂氏春秋·達鬱〉：「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血脈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韓非〈韓非子·解老〉仍稱：「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以上「三百六十」的天人相應數字都是取自周曆的一年天數。但劉安〈淮南子·精神〉引用作「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改「三百六十」為「三百六十六」，符合《太初曆》、《三統曆》出現前的一年日數，卻與老聃等春秋、戰國時期所用的周曆曆法日數不同。且〈淮南子·天文〉又保留了一個沒有改造過的相關論述：「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這又體現了《淮南子》雜取百家而未能統一標準與用詞的弊端！當然，也正因為《淮南子》有這樣的弊端，我們才有了更多還原真相的證據與機會！

漢朝的其他用例有：董仲舒〈春秋繁露·人副天數〉：「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鳥獸毳毛。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眾功皆興。」、班固〈白虎通義·四時〉：「所以名為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週天，萬物畢死，故為一歲也。《尚書》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中班固提到的《尚書》出自〈尚書·堯典〉：「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而從以上引文可見，「三百六十六日」為一年的說法主要流行於漢初，劉安甚至以此更改老子原文，則所謂〈尚書·堯典〉恐有誤！不管如何，由以上的引文可以清楚的看到，老聃的「三百六十」有程本、子夏、公孫尼子、《難經》、《素問》、《靈樞》等醫書以及戰國末年呂不韋、韓非的支持，而劉安的「三百六十六」有董仲舒、司馬遷、班固等漢朝人用例的支持，兩者用詞各保留了其時代特色，毫無疑義！

從以上的分析不難發現，劉安的「版本」多數都已經無法用「文本訛誤、版本差異」來做解釋，而是確確實實的「改造」。並且這些改造在用詞上，都已經遠離了原始文本，而老聃的原始文本，在文本未誤的情況下，仍都與孔子、顏回、曾子（七十二弟子之一）、公孫尼子（七十二弟子之弟子）等春秋末年至戰國

時代的用詞特色相合。凡此，都是劉安《淮南子》晚出的確切證據。其中尤以「三百六十日」牽涉到漢朝曆法一事更是確證！

如果以詞彙的時代特色而論，老聃「含德、玄德」只能往上在《尚書》中找到用例！「玄德」同時期的用例僅見於屢引《文子》的《子華子》，而《子華子》的許多詞彙也僅能在《尚書》中找到用例，其他先秦諸子僅〈莊子·天地〉有一例。「芻狗」等則當前的用例集中在春秋末年的智者之口，如老聃、孔子、師金、成公乾等。而老聃自己的用詞特色也非常穩定，如「好憎、塵垢」在《淮南子》沒有引用到的地方仍維持著用詞的一致性。諸如此類的證據實在太多，本書也只是舉出其中的冰山一角。類似以上的例子必然還可以找到更多！而僅僅以此而論，也足以證明《老子》、《文子》中的老子曰都是老聃的思想文字的記錄（包含引用更前面的文獻，而今日已經無從得知的部分！）！

根據客觀推理，《文子》流傳時間如此之長、影響如此之廣，改造者不可能只有劉安。而根據所有引文，針對原典改造詞彙也確實存在其他例子。譬如〈文子·上德〉：「太山之高，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文子·九守·守靜〉：「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玉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老聃兩用「太山、秋毫」的對照，而〈商君書·禁使〉：「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探淵者知千仞之深、縣繩之數也。故託其勢者，雖遠必至；守其數者，雖深必得。今夫幽夜，山陵之大，而離婁不見；清朝日擗，則上別飛鳥，下察秋毫。」其中商鞅改「太山」為「山陵」，仍是「山、秋毫」的對照。〈說苑·雜言〉：「故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也，為國計揣微射隱，所謂無過策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強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太山；耳聽清濁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唯其意有所移也。」劉向一引、一改，其改造版本以「丘山、秋毫」作對照，仍未脫老聃的創意。而太山用為譬喻素材，也是與老聃年代有所交集的晏子、子華子、子貢所用的素材相同。換句話說，老聃用「太山」符合時代特色，而改造者可能基於各種原因譬如記憶失誤，而只取「山」與「秋毫」作對照。至於商鞅「故託其勢者，雖遠必至」，仍取意於老聃〈文子·上仁〉：「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

《淮南子》雜取百家之說，不僅用詞不一，譬喻搭配不一，兼收了時間跨度可能長達五百年的諸子書之正確原文、已經產生訛誤的文字、被改造的文字、被引用而具有不同前後文的文字！由於諸子書時間跨度不同，用詞的情況也必然因為混合了多種時代的特色而產生了不一致的結果！如果有哪一本書從《淮南子》抄襲了自身篇幅達80%以上的文字，那麼這樣的一本書不可避免的要發生類似的情況！但《文子》不僅沒有，還有合乎春秋末年以及以上時代的用詞特色，非引文部分有自己內部穩定的用詞特色，如用泛稱「智者、賢者、能者」而不用具體特稱！《文子》所具有的就是一本從春秋末年流傳至今的典籍可能產生的結果：

被各個時期的書籍所引用、改造，被引用的部分保留了那個時代的特色，而同時這些引用了《文子》的書籍也有自己的版本問題，最終《文子》的版本也產生了諸如脫漏、避諱（各朝代）、錯字訛誤、校對者藉助其他版本校改《文子》產生文本同化現象，但大多數的文字仍保留了正確而一致的形式。而這一點是與《淮南子》絕然不同的結果！如果忽略了以上所談的基本客觀現象而談考證，那也只能貽笑大方了！

譬喻演變脈絡與版本文字差異等證據

對於老聃原始「譬喻」的改造最早可上溯到其弟子如文子、孔子等，而多數的譬喻在歷經數百年、數位甚至數十位學者的頻繁運用（引用、改造、模仿）中，留下了非常確切的演變脈絡與軌跡。而許多原型更只能在《文子》中找到。這些譬喻的演變脈絡當然也牽涉到不同引用者、改造者、模仿者採用了不同版本的《文子》而造成的更多差異的發生，甚至是因為不明所以、誤解而產生了新的譬喻或解釋。這些複雜現象與結果的形成，最終都能上溯到一個統一的源頭，也即《文子》。

引用牽涉到版本文字差異，甚至牽涉到引用間接文獻的問題，改造與模仿除了依然會遭遇引用所會遭遇的問題之外，更有主動更改用語詞彙、語句順序的問題，並且模仿還會體現出額外的時間線索，也即模仿所用的元素可能已經遠離了老聃卻接近於模仿者的時代。譬喻本身還會衍生出與原始形式不同，而取意於原型的其他譬喻分支，這些譬喻分支的流傳與演變又為原型的影響力與產生年代提供了客觀的判斷依據。這些詳細的分析與討論，請參見本書〈修辭譬喻〉一節二百多則譬喻的分析（老聃的佔了絕大多數）。這裡僅舉幾例進行舉證：

〈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一小節：漢時鄭昌誤用老聃「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而作「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起於誤解的改造，而劉安引此作「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為之不採。」脫漏最後一句，而三段式論述，最後一段才是論述重點的作法是老聃在《老子》書面、《文子》口語使用上的文理特色。同時今本《文子》與《淮南子》都已將「葵藿」誤為「葵藿」或「藜藿」，都喪失了原始譬喻的精確性。老子將「葵藿」兩者放在一起乃在於兩者都是當時人們日常食用的辛辣調味食物的主要來源，而引用者未能留意到這個細節，直接把它們當成青菜理解，自然在引用時也就不可能兼顧到自己沒有留意到的細節部分了，於是其他青菜就容易取代原始譬喻所用的青菜了。桓譚時人匿名引用《春秋》「山有虎豹，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為之不害」，若非記憶失誤的誤引，就是轉引。而改「猛獸」為「虎豹」，改「葵藿」為「葵藿」，改「賢臣」為「忠臣」，改對外之「折衝千里」為對內之「姦邪為之不起」。

葵蓼」→「葵藿」→「藜藿」其演變軌跡明顯。而「藜藿」與「葵蓼」已經相去甚遠了！論時代先後，劉安（漢武帝時人，漢武帝為西漢第七位皇帝）→鄭昌（漢宣帝時人，漢宣帝為西漢第十位皇帝）→桓譚（漢成帝時人，漢成帝為西漢第十二位皇帝）。桓譚所記時人所引用的《春秋》時間未定，或早於劉安。

〈周鼎著倕而使斷其指〉一小節：今本《文子》此段已經嚴重訛誤，《淮南子》相關段落的訛誤情況稍佳，但仍不能完全通讀。此句譬喻「周鼎著倕而使斷其指」衍生出兩個次譬喻「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擺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起於〈莊子·胠篋〉，「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己之指，有之利故也。」起於〈呂氏春秋·重己〉（依照此書性質，更可能是轉引。）都是取意於「斷其指」。就版本文字上的訛誤，今本〈文子·精誠〉已經誤作「害眾著倕而使斷其指，以期大巧之不可為也。」，〈呂氏春秋·離謂〉引作「周鼎著倕而齧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淮南子·道應〉引作「故周鼎著倕，而使齧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淮南子·本經〉引作「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同時〈淮南子·說山〉創造式引用〈呂氏春秋·重己〉而作「人不愛倕之手，而愛己之指；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鉤。」最後高誘已經針對《淮南子》、《呂氏春秋》的錯誤版本產生出了兩種解釋。「斷、齧」兩字隸書相近，而「齧（咬）、齧（噬）」義通，「齧、銜（含在口中）」義近，「擺、折」的效果仍與「斷」近，而與「齧（咬）、齧（噬）、銜」遠。因此其文字演變軌跡為「斷→齧→齧→銜」。則此例至少保留了多種證據，一是文字演變軌跡，二是譬喻演變脈絡軌跡，三是東漢高誘對錯誤的文本的兩種錯誤解釋（則高誘所根據的兩種解釋必然早於高誘）。而只有今本《文子》保留了「斷其指」的正確形式，也只有「斷其指」的版本才能在譬喻與文字上演變出相關的文本。

〈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一小節：今本〈文子·微明〉「紂為象箸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已誤「怖」為「唏」，因這是歷代某校對者參照了《淮南子》相關文本而改。其理由乃在於「紂為象箸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其後一句為模仿創造卻失敗的譬喻，且按照當前所知線索，韓非兩次引此都作「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保留了正確的形式。「紂為象箸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目前可見文獻起始於劉安，但應早於劉安，而為劉安所引。王充〈論衡·實知〉也引此兩句，同時王充〈論衡·薄葬〉開始對「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的故事做出解釋。若以版本文字的演變軌跡而論，劉安兩引此兩句，已經有不同版本，〈淮南子·說山〉「紂為象箸而箕子唏〔高誘註：唏，驚號啼也。〕，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故聖人見霜而知冰。」，〈淮南子·繆稱〉「紂為象箸而箕子噤，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見所始則知所終。」，王充〈論衡·實知〉引此作「紂作象箸而箕子噤，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緣象箸見龍干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禍也。」〈論衡·龍虛〉匿名引用「《傳》曰：『紂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並對「泣」這個錯誤版本做了解釋。因此，韓非是最早期的版本作「怖」，劉安一引作「唏」（改造版，因「故聖人見霜而知冰」是

「見所始則知所終」的具體化說法與舉例。）、一引作「噉」（引用版），則劉安所見《文子》已經有兩種版本，其一引自《文子》的某一版本，而另一則當是引自創造式引用《文子》此句的古籍（創造了「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而這種模仿式創造也起始於對「怖」字的誤解！因為「唏、嘆」是近義詞，「嘆、歎」是異體字。而王充所見也有兩種版本，一作「譏」，一作「泣」。如此其文字演變脈絡為「怖→唏→噉、譏、泣」，其中「唏、噉、譏、泣」皆起於音近而誤。而模仿句「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起始於對「唏」字的理解，而非對「怖」字的理解。

〈金石為開〉一小節：今本〈文子·精誠〉：「精之至者可形接，不可以照期（明）」，經考證可知「照期」為「照明」之誤，「期」、「明」形近而誤。而劉安所作「昭認」其「認」與「期」音近而誤。其文字演變脈絡為「明→期→認」。也就是原始版本是「明」，先經由「形誤」而為「期」，再經由「音誤」而為「認」，劉安所見版本已誤，而許慎、高誘已經不知如何理解！今本雖然仍誤，卻保留了正確形式「明」誤為「認」的中間形式「期」。

總結以上四個小例，已經不難發現即便今本《文子》也都在某些程度上發生錯誤（包含被歷代校對者針對《淮南子》所進行的「文本同化」結果），但都仍保留了關鍵的正確部分，或者可以藉由其他早期徵引者（如韓非）的徵引時間而產生時間斷點，以及後期徵引者（如劉安、王充）的多種版本的同現而產生出多種版本的存在的客觀事實。而這些都無疑為《文子》的早出提供了重要線索，甚至是必然性的線索。而《淮南子》在徵引與改造《文子》所展現出的晚出特色，計有：多種版本合併引用、間接與直接轉引特點、改造用字用詞不符合春秋末年特色、改造之譬喻喪失精確性、典範置入等等晚出特徵。結合本書揭露之眾多徵引實例（數百則）、譬喻演進脈絡（數十則）、師承關係的頻繁引用（孔子引用老子的話語達五十幾次，遍佈於多本古籍之中，而以儒家典籍為主。），則文子公案自然已經徹底了結，《文子》為春秋末年老聃弟子文子（文陽）所作，主要以記錄老聃口述文字為主，乃一無法反駁之事實！

被誇大的異文

由於疑古者拿了一大堆在訓詁學與校勘學案例中常見的「異文」大作文章，因此針對其所牽涉到的幾則異文，筆者舉例以做說明。疑古者的論點是今本《文子》的偽造者根據了高誘註來改《淮南子》，卻不知這些所謂的異文在先秦諸子的各種版本中非常常見。以下便針對先秦諸子以及《文子》的相關案例，進行討論。

〈孫子兵法·計〉：

故校之以計，以索其情。曰：主孰賢？將孰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曹註本》〈孫子兵法·計〉：

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

《竹簡本》〈孫子兵法·計〉：

……**孰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罰）孰明？吾以此知勝〔敗矣。〕

〈淮南子·兵略〉：

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乎千里之外矣。

定簡《文子》：

0800：人主唯（雖）賢，而曹（遭）淫暴之世。以一……

〈文子·道德〉：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曰：「夫道德者，匡衰以為正，振亂以為治，化淫敗以為樸，淳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則無淫亂之世矣。**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皇藉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故以道蒞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治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為讎，雖欲長久，不可得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曰：「寡人聞命矣。」

《曹註本》〈孫子兵法·計〉改「主孰賢？將孰能？」為「主孰有道？將孰有能？」，而這一點也見於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若要說改的是同一組人馬，豈非荒謬可笑已極！〈荀子·富國〉：「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慤，是明主已。」、〈荀子·臣道〉：「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闇主妒賢畏能而滅其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荀子·堯問〉：「孫卿迫於亂世，適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絀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這些也都能證明「賢主」說法的存在以及「賢、能」的用法！

以上幾例的「主、賢」搭配後來都被改為「主、有道」搭配，顯然「有道」是一個更高層級的概念！這樣的改動無非是出於想更加凸顯君主尊貴的目的！

〈文子·微明〉：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聖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強，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睹物往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之無所困。**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不可言者，或易為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取捨也，可言而不可行者，詐偽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獨見也。

〈淮南子·汜論〉：

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以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謹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

〈群書治要·淮南子·汜論〉：

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或易為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趣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治治作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視而留志也。

〈文子·九守·守清〉：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鼻口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溫也，其情一也。**或以死，或以生；或為君子，或為小人；**所以為制者異。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

〈文子·微明〉連用四個「或」字，今本〈淮南子·汜論〉則前三個已經被改成「有」，最後一個變成「以」，〈群書治要·淮南子·汜論〉則仍保留著最後兩個「或」。「或、域、郁、有」音近而誤。「或X或X」連用乃老子特色，如「或以死，或以生；或為君子，或為小人」！故當從今本〈文子·微明〉。

「植、置、立、樹」為近義詞，有些是同義詞。古常混用，如〈荀子·非十二子〉：「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仲尼、子弓是也。」、〈荀子·王霸〉：「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箸之言語，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荀子·儒效〉：「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韓非子·安危〉：「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說苑·正諫〉：「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漢書·賈鄒枚路傳〉：「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呂氏春秋·孝行〉：「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高誘註：「置，立。」這些都是「置、立」相通用的範例。其中「植、立」的

差異也被疑古派拿來大作文章。因此以下專就「植、立」進行討論。

〈文子·上德〉：

今有六尺之廣，臥而越之，下才不難；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勢施異也。助祭者得嘗，救鬥者得傷，蔽於不祥之木，為雷霆所撲。

〈淮南子·說林〉：

今有六尺之席，臥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逾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

〈文子·精誠〉：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真人而後有真智。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積惠重貨，使萬民欣欣，人樂其生者，仁也；舉大功，顯令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存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志意，棄聰明，反無識，芒然仿佯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

〈淮南子·俶真〉：

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植〔高誘註：植，立也。〕；所立于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苻嫗掩萬民百姓，使知之欣欣然，人樂其性者，仁也。舉大功，立顯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挈治煩，興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芒然仿佯於塵埃之外，而消搖於無事之業，含陰吐陽，而萬物同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

〈文子·守弱〉：

其生貪饕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知，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拒，即無由入矣，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沉，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

〈淮南子·原道〉：

貪饕多欲之人，漠昏於勢利，誘慕于名位，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

以上三則都有「立、植」的差異。疑古者葛剛岩以後兩則「證明」「偽造」今本《文子》者是根據高誘註對《淮南子》原文修改而來的。這種荒謬性源自於對原文的誤解以及欠缺足夠的訓詁學與校勘學知識。以下分別就此三則一一駁斥：

〈文子·精誠〉：「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

不寧，是非無所形。」句式一致，而〈淮南子·俶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植〔高誘註：植，立也。〕；所立于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明顯宋本（今本也如此）〈淮南子·俶真〉已經有誤。其中「所立于身者不寧」以句式而論根本與其前面兩句不搭，而「所立」也可見仍保留了原始的「草木無所立」的「所立」。換句話說，是宋本的原文已經有誤，至於此句的高誘註是否為真，也待存疑。因為如果原本是「所立」而高誘註為「立，植也」，校對者因此改為「所植」又沒有刪除「所立」，就會形成以上的錯誤！這裡由句式以及語意都能證明「所立于身者不寧」是錯誤的，根本不通。可是葛剛岩在舉這個例子時完全不提「所立于身者不寧」這個緊接著的下文，以及處於同一句式的下文。同時這種三段式句子正是老子好用的修辭手法！而這些疑古者自然不知！

〈文子·守弱〉：「其生貪饕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知（智），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語意通順，而〈淮南子·原道〉：「貪饕多欲之人，漠昏於勢利，誘慕于名位，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以耗而彌遠」已不可通。試問何謂「植于高世」？本來不通的東西硬要說通，豈不可笑！「位高於世」與「誘慕乎名位」本相呼應，整句話無非是說這種貪心、慾望多的人，想要用過人的智慧去求取高於世人的位子，因此每日消耗精神！「植于高世」明顯是「位高於世」的錯置，「位於高世」原本當作「立高於世」，「立、位」古通，而《淮南子》又改「立」為「植」，最後錯置為「植於高世」因為「植高於世」更不可通！

〈文子·上德〉：「今有六尺之廣，臥而越之，下才不難；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勢施異也。」而〈淮南子·說林〉作：「今有六尺之席，臥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逾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廣、席」形近而誤。〈淮南子·說林〉因為誤「廣」為「席」，於是又改「立」為「植」以為是將「席」「直立」起來！從句式、文意都能知道這是錯誤的。〈關尹子·四符〉：「關尹子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臥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立、坐、臥」本都是人體姿勢，「臥而越之、立而逾之」句式與邏輯一致，都是指人的動作，何況若說「植」是就「席」來說，那麼「臥」能通嗎？「臥不安席」為東周習慣用語，但臥不是指把席子平放。但若按照疑古派的說法，則顯然這臥是針對席來說的，根本不通！且「表」可「植」，「席」如何可「植」？若要說把席子立起來，則當用「立、掛」或者直接用諸如「六尺之牆」豈非更直白易懂？

「六尺之席」究竟多長？〈論語·泰伯〉：「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六尺顯然不高。漢代及以前的一尺約二十三至二十四公分，六尺相當於一三八公分至一四四公分。曾子之母聽說曾參殺人尚且可以「踰牆而走」，若說「六尺之席」立起來以後沒有限制方式就不能「踰」，顯然也不合理！而且本來所謂的「勢」就是指人的「勢」，劉安一改反而成了「席」的「勢」了！六尺不算廣，但立定跳遠還是不容易超過，若改為「六丈之廣」雖然更不易錯誤，卻不現實了！因為「六丈之廣」固

老子弟子與老子

然「臥而越之，下才不難」，但「立而踰之」絕非「上才不易」而是「上才不能」了！此處以「難、易」立說而不以「能或不能」立說，因此用不是很廣的「六尺」是合理的！

〈文子·道原〉：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於中，即純白之不粹。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壞（懷）？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即飢虎可尾（蹶）也，而況於人乎？體道者，佚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則固，為即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任一人之材，難以至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即六合不足均也。聽失於非譽，目淫於彩色。禮亶不足以放愛，誠心可以懷遠。**故兵莫憚乎志，鎡鋸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於山，小寇遯於民間。

〈淮南子·繆稱〉：

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沈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負羈以壺餐表其閭。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禮不隆，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憚怛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為恩厚，其在責人則生爭鬥。**故曰：兵莫憚于意志，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陽，枹鼓為小。**聖人為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為蹠，蹠焉往生也。故至人不容。故若昧而撫，若跌而據。聖人之為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騏驥不能與之爭遠。

「細、小」是近義詞，兩字互換為古籍不同版本中常見的訛誤或改換，結果兩書的這個差異卻又被疑古派拿來大作文章，以下便舉數例做教學之用：

〈晏子春秋·外篇下·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大乎？」晏子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間，躍啄北海，頸尾咳于天地乎！然而漻漻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蟲，巢于蝨睫，再乳再飛，而蝨不為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

〈藝文類聚·蟲豸部·蚊〉：

《晏子》曰：景公謂晏子曰：「**天下有極小乎？**」對曰：「有蟲巢於蚊睫，再乳而飛蝨不為驚，名曰焦螟。」

「天下有極細乎」一作「天下有極小乎」。後者晚出。

〈呂氏春秋·諭大〉：

季子曰：「燕雀爭善處於一屋之下，子母相哺也，姁姁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灶突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己也。為人臣能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姁姁焉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其為灶突近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貴賤，交相為恃，然後皆得其樂。」定賤小在於貴大，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

〈呂氏春秋·務大〉：

孔子曰：「燕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灶突決，上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灶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必恃大；大之安，必恃小。細大賤貴，交相為贊，然後皆得其所樂。」

「故小之定（安）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貴賤，交相為恃」一作「故細之安，必恃大；大之安，必恃小。細大賤貴，交相為贊」，「安、定」形近而誤，從「故細之安，必恃大；大之安，必恃小。」可見「細、小」互換的端倪！

〈說苑·反質〉：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殺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意林·苑二十卷〉：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殺羊之裘。其宰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君宜改也。」簡子曰：「君子服善則益恭，小人服善則益踞。」

「細人服善則益倨」一作「小人服善則益踞」。後者晚出。「倨、踞」形音皆近而誤。

〈列子·楊朱〉：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說苑·政理〉：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說苑·政理〉此篇一方面可能保留了楊朱此故事的原始形式「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但也有改變的地方，如「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作「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其中「細」被改為「小」。不僅《文子》、老聃弟子楊朱此段用「大、細」的對照，〈老子·六十三〉：「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乎於其易，為大乎於其細也。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老子·六十七〉：「天下皆謂我大，大似不肖。夫唯不肖，故能大。若肖，久矣其細也。」這些也都用「細、大」作為對照。

〈荀子·勸學〉：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

〈韓詩外傳·卷六〉：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雷電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遍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菽、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荀子「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韓嬰引淳于髡之說作：「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小」作「細」。

〈管子·內業〉：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彼道自來，可藉與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

〈呂氏春秋·下賢〉：

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荊之服矣。……**得道之人**……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可得之矣。

管仲「其細無內，其大無外」，呂不韋引作「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其他「細、大」對應的例子，與《文子》時代相近的有：

〈禮記·檀弓上〉：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禮記·內則〉：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

〈說苑·談叢〉：

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

〈大戴禮記·易本命〉：

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

「不」字之有無，為古籍不同版本中常見的訛誤，疑古派不知而以此差異大作文章，以下便舉數例做教學之用：

〈文子·上德〉：

今有一炭然，掇之爛余，相近，萬石俱重，**去之十步而死**，同氣而異積。

〈淮南子·說林〉：

一膊炭燠，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燠，**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異積也。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席，臥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逾之，上材弗易。

〈文子·上德〉「去之十步而死」，〈淮南子·說林〉有「不」字。

〈文子·符言〉：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私，倍（背）道而任己。見譽而為善，立〔名〕而為賢，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治不順理則多責，事不順時則無功。**妄為要中，**功成不足以塞責，事敗足以滅身。**……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眾人不勝其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性。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合而說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鼻口不知所欲，皆心為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明矣。

〈淮南子·詮言〉：

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盛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為善，欲為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己。欲見譽於為善，而立名於為質，則治不修故，而事不須時。治不修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為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事之敗也，不足以敝身。**故重為善若重為非，而幾於道矣。……

聖人勝心，眾人勝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系於物者，正氣也。重于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欲也。食之不甯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以義為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為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饑而大飧，非不澹也；然而弗為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必為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

〈文子·符言〉兩段話被〈淮南子·詮言〉按順序引用，而前者：「功成不足以塞責，事敗足以滅身。」後者誤作：「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事之敗也，不足以敝身。」多了「不」字。前者：「聖人不勝其心，眾人不勝其欲」後者誤作：「聖人勝心，眾人勝欲。」則少了「不」字。

〈文子·符言〉「事不順時」，劉安作「事不須時」，「須、順」形近而誤。〈文子·符言〉「治不順理」，劉安作「治不修故」，「修、脩、循、順」古常相混，「理」為避諱（避唐高宗李治之諱），「故、治」形近而誤。今本〈文子·符言〉明顯脫漏「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為而要中。**」而只餘「妄為

要中」一句，造成文意難解！

〈文子·道原〉：

古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離情，言不出行，行出無容，言而不文。其衣致煖而無采，其兵鈍而無刃，行蹢蹢，視瞑瞑；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布施，不求德，**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風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軻行以迷眾，聖人不以為民俗。

〈意林·文子十二卷〉：

立井而飲，耕田而食，**不布施以求德，不高下以相傾**，此古人之德也。

「**高下不相傾**」，〈意林·文子十二卷〉有「不」字。

〈文子·上德〉：

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

〈淮南子·說林〉：

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開，不如一戶之明。

〈太平御覽·天部四·月〉：

《文子》曰：百星之不明，如一月之光。

「不如一戶之明」，〈太平御覽·天部四·月〉「明不如」錯置為「不明如」，因而單看下旬就會少一「不」字。

〈文子·微明〉：

老子曰：……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有餘；修之國，其德乃豐。」

〈群書治要·文子·微明〉：

人之將疾也。**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與民同欲即和，與民同守即固，與民同念即智，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寇，言有致禍。

〈藝文類聚·人部七·鑒誠〉：

《晏子》曰：君子居必擇鄰，遊必就士，可以避患也。又曰：其文好者身必剝，其角美者身見煞，甘泉必竭，直木必伐。又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

老子弟子與老子

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又曰：人之將疾，必先不甘粱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

〈藝文類聚·人部七·鑒誠〉所引《晏子》，「夫爵益高者意益下」以下今本無。其「必先不甘粱肉之味」衍一「不」字，為古籍常見訛誤例，不足多怪！此句取自〈文子·微明〉。

〈文子·下德〉：

異形殊類，易事而不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

〈淮南子·齊俗〉：

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

「易事而不悖」，〈淮南子·齊俗〉無「不」字。

〈文子·上仁〉：

老子曰：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四海之內，哀樂不能遍，竭府庫之財貨，不足以贍萬民，故知不如脩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贍，仁義因附，「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夫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制，不過其實，仁不溢恩，悲哀抱於情，送死稱於仁。夫養生不強人所不能及，**不絕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適，非譽無由生矣，故制樂足以合歡，喜不出於和，明於死生之分，通於侈儉之適也。

〈淮南子·齊俗〉：

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進，雖之夷狄徒隸之國，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而仁發併以見容。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偽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絰之服，悲哀抱於情，葬薶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為，**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盤還之禮也，蹠采齊、肆夏之容也，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

「**不絕人所不能已**」，〈淮南子·齊俗〉缺一「不」字。從文意與句式都可判定！

〈群書治要·文子·上禮〉：

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物多則欲省，**求瞻則爭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動也。世亂則君子為奸，而法不能禁也。

〈文子·上禮〉：

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瞻則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不能禁也。

〈群書治要·淮南子·齊俗〉：

故江河決流，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者先，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人溺，尚猶哀之，況親戚乎。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即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火水，莫不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隆〔隆作豐〕則欲省，**求瞻則爭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奸，而刑不能禁也。

「**求瞻則爭止**」今本、古本〈淮南子·齊俗〉、〈群書治要·文子·上禮〉都無「不」字，而今本〈文子·上禮〉有「不」字。

〈文子·符言〉：

老子曰：為善即勸，為不善即觀，勸即生責，觀即生患，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脩身。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知見求譽，治隨自然，己無所與，**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通**，有智而無為與無智同功，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德，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達而人才滅矣。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即不用道，道勝人即名息，道息人名章即危亡。

〈淮南子·詮言〉：

為善則觀，為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己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為，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為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為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偽滅也。

〈文子·符言〉：「**人有窮而道無通**」，〈淮南子·詮言〉作：「**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除多了一句「與道爭則凶」，也有「不」字。按文意則當有「不」字，今本誤。至於「與道爭則凶」是否今本脫漏，則難知。以前後文氣判斷，當有此句！

〈文子·下德〉：

老子曰：……及至建律曆，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即樸散而為器矣」。立仁義，脩禮樂，即德遷而為偽矣。民飾智以驚愚，**設詐以攻上**，天下有能持之，而未有能治之者也。

〈淮南子·本經〉：

及至建律曆，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則樸散而為器矣。立仁義，修禮樂，則德遷而為偽矣。及偽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

〈戰國策·西周策·蘇厲謂周君〉：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高誘註：是，實也。攻，巧玄也。白起用兵又有天命之助也。〕

「攻、巧」形近而誤。僅引：

〈孫子兵法論正·九地·論正·三十〉：

又今本「此謂巧能成事者也」曹操注：「是成事巧者也。」其下注曰：「一作『是謂巧攻成事』」，而竹簡則作「此謂巧事」正與上文之「此謂將軍之事」之句式同（按：此二句正為互證，非筆者循環論正也。），故從之。「巧、攻」，形近而誤也，如王念孫亦於〈讀書雜誌·管子·不巧〉云：「『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念孫案：『巧』當為『功』字之誤也。〈七法〉篇作『器械不功』尹彼注曰：『功，謂堅利是也。』器械堅利則用之可久，故下文曰：『器械功則伐而不費。』今本亦誤作『巧』，〈七法〉篇作『功』，無取於『巧』也。孫說同。」而「功、攻」形近而誤例則可見〈火攻·論正·八〉。故知今本當先誤「巧」為「攻」，又衍「巧」字，故又於其後增一「成」字以求通解也。故此句曹操注：「是成事巧者也。」而張預注：「始順其意，後殺其將，成事之巧也。」至於何氏注則衍為：「能如此者，是謂巧攻之成事也。」

由此可見，「攻、巧」不過是形近而誤罷了！而疑古派何志華乃引〈戰國策·西周策·蘇厲謂周君〉高誘註而稱：「是『巧、攻』兩字義近之證。」從而以此為其「偽造《文子》者抄襲《淮南子》而藉助高誘註改字」尋得證據！而把這種常見的文字訛誤當成了「今本《文子》詮釋《淮南子》方法」的證據，實在令人發笑！不通訓詁、校勘與版本學，是疑古派的一大特色！而將這種一般文字訛誤誇大成了今本《文子》藉助高誘註來「詮釋」《淮南子》的謬說，也只能貽笑大方了！須知，王念孫以明本《淮南子》與《文子》比對的結果，以為《文子》抄襲了《淮南子》，而當學者們在日本發現宋本《淮南子》之後，除了證明王念孫的校勘功力一流之外，也證明了王念孫考證邏輯的謬誤！所以「設詐以巧上」也不一定就是原始《淮南子》的寫法，而可能不過是流傳過程中所產生的訛誤罷

了！

〈文子·下德〉：

老子曰：……夫君人者，「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積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眾智之為，即無不成也。千人之眾無絕糧，萬人之群無廢功。**工無異伎，士無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惡，職事不慢也。夫債少，易償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居日久而不相厭也。

〈文子·上德〉：

老子曰：……君子有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人之性，便衣綿帛，或射之即被甲，為所不便，以得其便也。「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善用人者，若蚘之足，眾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

〈淮南子·主術〉：

故古之為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斫，**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高誘註：姦，亂也。〕，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慢。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厭。

〈淮南子·原道〉：

夫形者，生之所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

〈淮南子·說林〉：

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

〈靈樞·五亂〉：

黃帝曰：何謂相順？歧伯曰：經脈十二者，以應十二月。十二月者，分為四時。四時者，春秋冬夏，其氣各異，營衛相隨，陰陽已知，**清濁不相干**，如是則順之而治。

〈韓非子·飭令〉：

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其能，勝其害，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莫負乘宮之責於君，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

〈漢書·魏相丙吉傳〉：

元康中……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

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

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

老子「工無異伎，士無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人得所宜，物得所安。」，劉安引作「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人得其宜，物得其安。」其中差異不少，老子的「無」被劉安改為「不」字的引文有不少的例子，其中「姦」字高誘註為「亂」，實誤！〈韓非子·飭令〉：「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淮南子·原道〉：「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淮南子·說林〉：「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漢書·魏相丙吉傳〉：「各有常職，不得相干。」都是直接相關的例子，〈靈樞·五亂〉：「清濁不相干」則為間接相關的用例！其中魏相屢引《文子》之文，用詞用語受到影響也很正常！「姦、奸」為異體字，「奸、干」皆從「干」，可通假！因此這裡出現了一條版本文字演變線索：「干→奸→姦」。由此可見，劉安、高誘所見版本是已經經歷過多次傳抄後的版本！

而何志華竟以為《文子》用干字正確而《淮南子》錯誤是：「今本」《文子》「詮釋」《淮南子》的作法！這裡何志華因為不通文字訓詁與校勘學基本知識，不僅倒因為果，甚至重新定義了「詮釋」與「抄襲」兩個字的意義！這種重新定義「概念」以輔助自己的疑古謬論的做法，在疑古派的論文中並不罕見！譬如孫子公案中，李零為了把《孫子兵法》打成「偽書」也重新定義了「筆削」的概念。說穿了，不過就是疑古派缺乏文字訓詁與校勘知識下的曲解罷了！何志華的「詮釋」說之荒謬，甚至把《文子》與《莊子》相同的文字而與《淮南子》不同的文字說成是《文子》根據《莊子》來「詮釋」《淮南子》。也就是說，《文子》與《淮南子》文字相同或相近甚至毫不相干，疑古派都能把兩書的關係「確認為」《文子》抄襲了《淮南子》，但是只要遇到了《文子》與《莊子》（先秦諸子）相同，卻與《淮南子》（西漢典籍）不同時，這時候「《文子》與《莊子》」之間竟然就不存在所謂其中一方抄襲另一方的關係了！也就是說，疑古派說你抄襲你就是抄襲，說你不是你就不是！完全不用管客觀上的文字是否完全吻合的問題！豈不妙哉！這樣的鬼扯蛋，究竟與考證有何關係？不如直接就眾口一詞咬死說《文子》抄襲了《淮南子》也就結案了，何必惺惺作態，假裝是在考證呢！

總結而論，從以上的眾多案例不難發現，拿部分古籍不同版本或引文中常見的「異文」來小題大做，甚至以之作為判定《文子》真偽的要件，這又是疑古派書讀不多、基礎欠缺、毫無素養的再次表現！

《老子》、《文子》「老子曰」譬喻素材比較

關於《老子》、《文子》「老子曰」思想的比較，是一個比較大的議題，兩者用詞用語與文理的比較也是一個比較大的議題！筆者便將這部分留給後學者自行研究了。以下只針對「兩者」在譬喻素材的相關部分進行論述。

如何運用譬喻的素材，以及使用了哪些譬喻的素材，這是很細部的問題。即使知道原始作者所使用的素材，造偽者也不一定能運用的得心應手！要使用相同的素材，然後用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一定的水平，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依照本書所舉的例子，更能顯而易見的表明一個客觀事實，那就是春秋以後的許多改造老聃譬喻者，由於已經脫離了原始語境，對於其中的一些細節已經不甚理解，同時也不具備老聃的博學與知識、智慧，於是改造後的譬喻絕大多數都已經失真，甚至完全脫離了原始譬喻的用意，也喪失了應有的藝術價值！因此，可以說，對於譬喻素材的使用之考察，是一個鑒別作者一致性以及佐證書籍成書年代的可靠方法。

很多細節也隱藏在一些更細部的譬喻使用上，譬如以下的例子：

〈老子·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文子·道原〉：

老子曰：萬物之摠，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萬物有所生而獨如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

〈文子·九守〉：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渾而為一，寂然清澄。重濁為地，精微為天，離而為四時，分而為陰陽；精氣為人，粗氣為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骸根於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

〈列子·天瑞〉：

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老子·六〉：「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文子·道原〉：「百事之根，皆出一門。……萬物有所生而獨如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這些都是「門」與「根」搭配的使用範例！根據〈列子·天瑞〉可知〈文子·九守〉：「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實出黃帝，也是「門、根」對舉。再考察兩書中關於「根、門」的相關譬喻，更能表明「門、根」對舉的譬喻為老聃受黃帝影響，而產生的獨有特色！管仲曾對齊桓公評價隰朋說：「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列子·力命〉）是當時管仲、隰朋以黃帝為治理的典範，〈文子·精誠〉：「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理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

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明上下。」書中老子多次舉黃帝之故進行論述，而「黃帝」的典範性開始被「堯、舜」取代，正起於孔子等儒家門徒的提倡。而這一點也可能跟黃帝的相關著作逐漸消失有關，子貢問孔子「黃帝四面」（《尸子》）、宰我問孔子「黃帝三百年」，這些無疑也都體現了春秋時期黃帝身為治理典範的時代氛圍。關於這個議題還可以深入研究，這裡的簡單舉例只是起拋磚引玉的作用。

下表僅是簡易的對照比較，並非全部，但從這裡不難看出《老子》與《文子》「老子曰」在使用譬喻素材上的一致性！一致性不僅表現在使用方法上，還表現在所有使用的譬喻素材類型上。這是細節，也是很難造假的！如果結合本書對於老子譬喻技巧與藝術的剖析，更能加深這些證據的力道！其他更深入的研究，就有待後學者了！

表格 7 老子與文子譬喻素材對照表

素材類別	《老子》	《文子》與其他老子曰
水之相關概念	<p>〈老子·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p> <p>〈老子·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居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p> <p>〈老子·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p> <p>〈老子·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p> <p>〈老子·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必以其身後之。</p> <p>〈老子·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p>	<p>〈文子·道德〉： 老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非去邪也，去迂於心者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疏而謀當，即見疑。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若與俗遽走，猶逃雨，無之而不濡。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於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為。</p> <p>〈文子·自然〉： 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為以成其大，窾下以成其廣，故能長久。「為天下谿谷，其德乃足。」無為故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至。「是以，取</p>

	<p>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大制無割。</p> <p>〈老子·二十三〉：</p> <p>希言自然。故飄風不崇朝，驟雨不崇日。孰為此者？天地也。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p> <p>〈老子·三十二章〉：</p> <p>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也。</p>	<p>天下而無事。不自奉故富，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處不肖之地，故為天下王。不爭故莫能與之爭，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江海近於道，故能長久，與天地相保。</p> <p>定簡：0916 江海以此道為百谷王，故能久長功。（當為文子語，無法確定。）</p>
車之部件	<p>〈老子·十一〉：</p> <p>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p> <p>〈老子·二十七〉：</p> <p>善行者無微迹，善言者無瑕謫，善數者無籌策，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p> <p>〈老子·二十六〉：</p> <p>重為輕根，靖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其輻重，雖有榮觀，宴處超然。如之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p>	<p>〈文子·道德〉：</p> <p>老子曰：……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於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為。</p> <p>〈文子·上德〉：</p> <p>通於道者，若車之轉於轂中，不運於己，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原也。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故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轂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輻獨入，眾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君子有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人之性，便衣綿帛，或射之即被甲，為所不便，以得其便也。「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p>

		<p>也。善用人者，若蚡之足，眾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p> <p>〈文子·微明〉：</p> <p>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欲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為之轂也。</p> <p>〈文子·上德〉：</p> <p>蓋非橈不蔽日，輪非輻不追疾，橈、輪未足恃也。弧弓能射，而非弦不發；發矢之為射，十分之一。</p>
室之部件	<p>〈老子·四十七〉：</p> <p>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不窺牖，可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尠。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p> <p>〈老子·十一〉：</p> <p>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p> <p>〈老子·九〉：</p> <p>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敝而稅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室，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成名功遂，身退，天之道。</p>	<p>〈文子·精誠〉：</p> <p>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也。</p> <p>〈文子·九守〉：</p> <p>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p> <p>〈文子·上德〉：</p> <p>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擇。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黯黮，必留其謀。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p> <p>〈文子·符言〉：</p> <p>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p>

		之於廉，不如無欲者也。
	<p>〈老子·二十七〉： 善行者無微迹，善言者無瑕謫，善數者無籌策，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p>	<p>〈文子·上義〉： 夫得威勢者，所持甚小，所任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所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p>
籌算	<p>〈老子·二十七〉： 善行者無微迹，善言者無瑕謫，善數者無籌策，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p>	<p>〈文子·符言〉：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如無欲者也。</p>
繩子	<p>〈老子·二十七〉： 善行者無微迹，善言者無瑕謫，善數者無籌策，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p> <p>〈老子·八十〉：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p>	<p>〈文子·上義〉： 老子曰：……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縣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p> <p>〈文子·上義〉： 智能並行，聖人以仁義為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者不為，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為準繩者也。</p>
木之部件	<p>〈老子·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為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亂。合衰之木，生於豪末；九成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p>	<p>〈文子·上義〉： 夫得威勢者，所持甚小，所任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所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p>

	<p>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其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p> <p>〈老子·七十四〉：</p> <p>民常不畏死，如之何其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而殺之，孰敢也？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稀不自傷其手矣。</p> <p>〈老子·五十九〉：</p> <p>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以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p> <p>〈老子·六〉：</p> <p>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p> <p>〈老子·十六〉：</p> <p>至虛極，守靖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凡物賑賑，各歸其根，歸根曰靖，靖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p>	<p>〈文子·道德〉：</p> <p>（文子曰：）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退者所以自後，儉者所以自小，損者所以自少。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此為文子引。）</p> <p>定簡：1178 之高始于足下，千〔方之群始於寓強〕</p> <p>〈文子·下德〉：</p> <p>水戾破舟，木擊折軸，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智不載也。</p> <p>〈文子·上義〉：</p> <p>人主之有民，猶城中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p> <p>〈文子·上德〉：</p> <p>助祭者得嘗，救鬥者得傷。蔽於不祥之木，為雷霆所撲。</p> <p>〈文子·上仁〉：</p> <p>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以，「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p> <p>〈文子·道原〉：</p> <p>老子曰：萬物之摠，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萬物有所生而獨如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根本，功成而不有。</p> <p>〈文子·九守·守樸〉：</p> <p>老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治其內不治其外，明白太素，無為而復樸。體本抱神，以遊天</p>
--	---	---

		<p>地之根，芒然仿佯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p> <p>〈文子·符言〉：</p> <p>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掘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為害，天之道也。</p> <p>〈文子·上德〉：</p> <p>木大者根瞿，山高者基扶。</p> <p>〈文子·微明〉：</p> <p>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p>
馬之部件	<p>〈老子·四十六〉：</p> <p>天下有道，卻走馬以播；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憯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p> <p>〈老子·六十二〉：</p> <p>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所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於市，尊言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進此道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p>	<p>〈文子·上義〉：</p> <p>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齊輯之乎轡銜，正度之乎胸膺，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為治。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萬舉而不失矣。</p> <p>〈文子·上仁〉：</p> <p>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以，「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死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p>

		<p>；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賢也。</p> <p>〈文子·上德〉：</p> <p>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p> <p>〈文子·上德〉：</p> <p>弧弓能射，而非弦不發；發矢之為射，十分之一。飢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三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p>
弓箭部件	<p>〈老子·七十七〉：</p> <p>天之道，其猶張弓者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惟道者乎？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邪。</p>	<p>〈文子·上德〉：</p> <p>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視於無有則得所見，聽於無聲則得所聞。</p> <p>〈文子·上德〉：</p> <p>蓋非橈不蔽日，輪非輻不追疾，橈、輪未足恃也。弧弓能射，而非弦不發；發矢之為射，十分之一。</p> <p>〈文子·上德〉：</p> <p>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p>

關於《文子》中「老子曰」合理性的幾項證據

《文子》中「老子曰」是歷來疑古派攻擊的重點，因為定簡《文子》的部份內容顯示出今本《文子》許多原本「平王問、文子答」的部份被改成「文子問、老子答」。於是在這樣的客觀事證面前，疑古派沒有拿來校對今本之誤，反而以此企圖推翻所有今本《文子》中「老子曰」的真實性。其目的只是為了下拉今本《文子》的年代到東漢甚至唐朝。但就邏輯推理而言，這種事情難以類推，無法用少數的資料證明所有的情況都該是如何、如何！否則便犯了以偏概全的邏輯謬誤！遑論挖掘出的竹簡《文子》殘破不堪，是名符其實的斷簡殘篇，其所有文字

也只能局部對應到今本〈道德〉篇而已。其他一些無法找到對應的文字更可能只是早期文人對此篇的註解。因此，如何能以一個非完整的文本，就以偏概全、莫名其妙的證反其他「老子曰」的真實性？既然疑古派的「說法」具有天然的邏輯缺陷，可以不必論。但如果不提出一些佐證，則疑古派難免在刻意忽略版本學、校勘學常識的情況下，繼續死咬此點，而說古本《文子》是沒有「老子曰」的。因此，以下提出幾個彌足珍貴的證據加以佐證，證明所謂《文子》中的「老子曰」必須到東漢、魏晉南北朝或唐朝才有，是一個完全站不住腳的「說法」！

其中劉安在〈淮南子·道應〉中引用了數十則「老子曰」，這些「老子曰」有些就出自《文子》而非《老子》。〈淮南子·道應〉這一篇整篇都是由數十則「歷史故事＋《老子》引文」的短文所構成，按照〈淮南子·要略〉對此篇的介紹：「〈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其實劉安自己都講得很明白了！就是「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以用來「考驗乎老、莊之術」。其中僅有三段不是引「老子曰」作結：「盧敖游乎北海」一段引《莊子》引文作結，符合其「考驗乎老、莊之術」的說法，「齊人淳於髡以從說魏王」引《慎子》，「墨者有田鳩者」引《管子》。全篇其他部分都在「考驗」「老子」，因此篇名「道、應」。也因此，那些老子引用過的（發生在老子之前的事蹟，老子僅引用了故事中具有哲理部分的言論），或者引用過老子的故事（發生在老子之後，故事中的人物在言談中引用了《文子》或《老子》），都被劉安拿來替換了相應的《文子》文字。之所以沒有替換《老子》的，乃在於正好《老子》一書引用的都是較為古奧的部分，也沒有牽涉到相關的歷史故事的。而《文子》全書旁徵博引（主要為暗引），更貼近世人，其影響力又廣，為眾多春秋末至戰國末的知識份子所引用，於是相關故事被劉安拿來頂替了原始的文字，然後以該篇該段的「老子曰」作結，並在故事之後註明「老子曰」以與故事本身作出區隔！那些找不到引用了《文子》、《老子》的故事的部分，則找了相關的故事（包含莊子虛構的故事，或者足以註解「老子曰」的故事！）來作為故事的主體部分！也因此，這些故事並不一定能切合老子的原意！這種以事例來註解經典原文的做法並不罕見，早於劉安的就有韓非的〈喻老〉，韓非用說理來寫〈解老〉，用相關的故事來寫〈喻老〉以註解老子。以出土實物而論，還有〈黃帝伐赤帝〉註解〈孫子兵法·行軍〉單句的，而歷代都有以戰例註解《孫子兵法》的。早於劉安的賈誼在《新書》中保留了一則用故事註解老子的例子，此後又被收錄到《新序》之中。與劉安相近而早於劉安的韓嬰也在《韓詩外傳》中用三則故事註解老子，其形式與劉安〈淮南子·道應〉相同，並且有兩則與〈淮南子·道應〉重疊但文字已經小異，即〈韓詩外傳·卷三〉：「公儀休相魯而嗜魚」、〈韓詩外傳·卷七〉：「昔者，司城子罕相宋」兩段。只是韓嬰這兩段並不是以「老子曰」的話結束，而是在「老子曰」之後，在以《詩》作結。可以說《韓詩外傳》整本書「三百六十」個例子都是韓嬰用故事來註解《詩》的形式來完成的。這「三百六十」取用的是老子所用曆法的數字而非劉安所用「三百六十六」。加上韓嬰本來就在漢武帝時就已經發跡，因此《韓詩外傳》當早於

《淮南子》。而且韓嬰的徒弟「淮南賁生」也可能參與了《淮南子》的創作，〈淮南子·道應〉這一整篇用統一的形式來注解《文子》、《老子》中的「老子」是否受到韓嬰的影響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且這種以事例來注解《文子》、《老子》的做法，後世難見，可以視為是漢朝以前時代的特色！總結而論，〈淮南子·道應〉既包含了《文子》、也包含了《老子》，只是因為其中很多文字老子重複使用了，加上《老子》擁有「經」的地位，因此一般都會下意識認為相關文字都出自《老子》，而把那些實際上出自《文子》的也說成出自《老子》了。實則從前後文的比對可知，多數的文字確實出自《文子》而非《老子》。因此，如何區別那些老子在《文子》、《老子》中重複使用的文字出自哪裡，就是一個需要探索的問題。

個人在摸索的過程中，找出了幾點可以判定為出自《文子》的方法：

一、劉安所引「老子曰」的文字無法在《老子》中找到，而只能在《文子》找到。

二、劉安所引「老子曰」的文字在《文子》中為連續使用，而在《老子》中卻分散到至少兩章以上的範圍。

三、劉安所引故事部分，其故事中的人物引用的《文子》文字與「老子曰」文字同出於一篇的同一段。

既然劉安所引「老子曰」實出自《文子》，且《文子》中也確實以「老子曰」記載相關文字。那麼這自然也就證明了劉安所見版本的《文子》的相關文字確實已經有「老子曰」字樣了。且疑古派以《文子》抄襲《淮南子》為說，大打《文子》，這其中就包含了對〈淮南子·道應〉出處的曲解。也就是說，疑古派也承認〈淮南子·道應〉篇的眾多文字實際上是與《文子》相關而不與《老子》相關，否則何來抄襲之說？在這種情況下，本書既然已經從各個方面提出了確鑿的證據，證明其實是《淮南子》抄襲並改造了部分《文子》而非反之，那麼這豈不就已經證明了〈淮南子·道應〉中與《文子》相關的部分就是出自《文子》嗎？

關於劉安在〈淮南子·道應〉篇引用實出《文子》的部分例子實在太多，因此僅將相關討論與表格置於〈先秦諸子與老子·淮南子〉一節之中，此處不再贅述。《淮南子》一書引「老子曰」共計59次：〈原道〉引《文子》再引「老聃之言」，以說理解「老子曰」，為一則。〈人閒〉兩則（一則誤為「君子曰」。「君、老」形近而誤。），〈詮言〉一則，也以說理解「老子曰」。〈齊俗〉兩則，都出自《文子》，都以智伯的故事注解「老子曰」。〈道應〉共52則「老子曰」，另一則為田駢明引老聃而無「老子曰」。因此共計全書引用「老子曰」（含老聃之言、老聃）共59則。其中可以確定出自《文子》的有23則，單單出自《老子》的有36則。這些是「明引」的部分，暗引的部分難以計數！其中〈詮言〉、〈人閒〉都單純出自《老子》，因此不在此討論！

〈道應〉篇裡，劉安取用《文子》以及相關的故事（真實故事中的言論為《文子》「老子曰」所引用，或真實故事中對話人物引用了《文子》「老子曰」的文

字，或莊子虛構的故事人物將《文子》「老子曰」的文字完全以對話形式展現。）以為〈淮南子·道應〉中「道（《文子》「老子曰」）」與「應（真實或虛構的故事，早於老子或晚於老子的故事。）」的對照其實仍有幾個標準，一是該段《文子》「老子曰」的篇幅不能太大，二是《文子》「老子曰」最後的結尾文字與《老子》的語彙重複，僅有田駢明引老聃一則例外。這無疑是「尊經」的作法！但儘管結尾文字與《老子》重複，都出自老子之口，而實際上都出自《文子》「老子曰」。且這種老子的重複使用的選定標準並不要求重複的字段都必須在《老子》中相連，而是只要重複出現即可，是否分散於各章不在考量之列。

〈文子·道原〉：

老子曰：夫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毳安靜，藏於不取，行於不能，澹然無為，動不失時，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強則裂，齒堅於舌而先斃，故「柔弱生之幹也，堅強者死之徒。」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

〈老子·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強者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處下，柔弱處上。

〈文子·符言〉：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已。能勝不如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若己者，其事不可度，故能眾不勝成大勝者也。

〈列子·黃帝〉：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己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先出於己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列子·楊朱〉：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

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无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列子·力命〉：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亦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淮南子·原道〉：

是故貴者必以賤為號，而高者必以下為基。托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同；〔高誘註：言強之為小。〕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言柔之為大〕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弊。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

〈淮南子·詮言〉：

天下不可以智為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渡水而無遊數，雖強必沉；有遊數，雖羸必遂。又況托於舟航之上乎！為政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修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多知為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與同則格〔高誘註：言人力能與己力同也，己以強加之，則戰格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眾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從〈列子·黃帝〉的明引可知，〈文子·道原〉是先引了《鬻子》，其後的才是老聃的話。這種先引早期的《鬻子》（周初）再「引」後期的老聃（春秋末）的「引用」方式，「又」見於〈列子·力命〉以及〈列子·楊朱〉楊朱所引。其中又以〈列子·力命〉所引最為詳細，連引文牽涉到的對話人物雙方都一起引出。如果不考慮其他記載，這一則便很容易被疑古者拿來大作文章。因為楊朱、文子都是老子弟子，而今本《文子》根據定簡《文子》也確實有文子的話被改成老子的話的例子，因此疑古者便很容易要以此證明「可見這原本就是文子的話而非老子的」。

所幸這裡還提供了其他的證據，這項證據是：〈列子·黃帝〉所引的順序與文字都是〈文子·道原〉的文字，而不是〈老子·七十六〉的。〈文子·道原〉作：「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強則裂，齒堅於舌而先斃，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強者死之徒。」，〈列子·黃帝〉作：「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而〈老子·七十六〉作：「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強者則不勝，木強則共。」其中不僅在順序上，〈列子·黃帝〉與〈文子·道原〉相同，且更重要的是〈老子·七十六〉以及整本《老子》並沒有「兵彊則滅，木彊則折。」只有「兵強者則不勝，木強則共」這個近似形式。而〈列子·黃帝〉所引是明引自「老聃」，而這正與〈文子·道原〉中的「老子曰」相合。且如果〈列子·黃帝〉先引「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再引「兵彊則滅，木彊則折。」那麼疑古派不把「兵彊則滅，木彊則折。」說成是文子的話，就稀奇了！所幸，〈列子·黃帝〉按照了原始順序引用，而以老聃明引出了整句！這個例子不僅遠在劉安、桓寬、高誘之前，更可定於春秋末期至戰國初期。因為這是《列子》的引用。

其中尤其應該注意的是〈列子·黃帝〉引「鬻子、老子」、〈列子·楊朱〉其中楊朱也引「鬻子、老子」，而〈列子·力命〉則不僅指明出處，更清楚點出誰是「鬻子、老子」所論述的對象，而作「鬻熊語文王曰、老聃語關尹曰」，今本《鬻子》已無此段話，但「老聃語關尹曰」卻顯然出自〈老子·七十三〉：「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而關尹正是強迫老聃著書的人。依照古代著書的形式，那麼這裡可能表示當時是由老子弟子關尹執筆或關尹手下執筆，而由老聃對關尹口述的形式，完成了《老子》一書。這與《文子》一書可能的完成形式是一致的。

〈淮南子·原道〉引與今本〈文子·道原〉同，都是沒有出處的。顯然這可以推論是劉安所見的版本已經是沒有出處的脫漏版本了！而從這裡更不難佐證《列子》的早出，因為《列子》都採用了明引的方式，並且保留了一些早期的文本型態與線索，而這些明引的資訊早已在其他書籍中消失了！

〈文子·自然〉：

老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殊性異，各有所安。樂所以

為樂者，乃所以為悲也；安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故聖人之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所能，周其所適，施其所宜。如此即萬物一齊，無由相過。天下之物，無貴無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於木，不沉鳥於淵。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其導民也，水處者漁，林處者採，谷處者牧，陵處者田。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皋澤織網，陵坡耕田。如是，外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眾。若風之過蕭，忽然而感之，各以清濁應。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未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鮮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

〈淮南子·齊俗〉：

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穀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皋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眾。譬若播棋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蕭，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猿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狙貉得埵防，弗去而緣。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

〈老子·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為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處。夫惟不處，是以不去。

〈老子·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為無為，則無不為矣。

〈老子·八十〉：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文子·自然〉：「老子曰：……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於木，不沉鳥於淵。」，此段〈淮南子·齊俗〉正引作「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

於淵。」並且其後整段，除「**譬若播棋丸於地、夫猿狖得茂木**」可能是劉安吸收了注文之外（另一可能是自行創造），其他都出自〈文子·自然〉此段。而「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也確實是老聃的文字，〈老子·八十〉正為老聃重複使用的段落。因此，這一段正充分說明了劉安所見的版本確實就有「老子曰」的存在！

「放魚」〈淮南子·齊俗〉作「致魚」，「致魚於木」不通，「致、放」形近而誤。「沉鳥於淵」前也脫「不」字。「放魚於木」則魚死，「沉鳥於淵」則鳥死。〈文子·九守·守法〉：「老子曰：上聖法天，其次尚賢，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尚賢者，疑惑之原也；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足見老子此處確實當作「不放魚於木，不沉鳥於淵。」有疑古派將此句斷在「故老子曰：不上賢者」以繼續其《文子》抄襲《淮南子》之謬說。完全沒有顧及上下文是否可通！須知，此處是「不上賢者」而非「不上賢」，在《老子》僅有〈老子·三〉：「不尚賢，使民不爭」中有「不上賢」，而其前後文都與劉安所引上下文無關。而〈文子·自然〉從「老子曰」後的「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於木，不沉鳥於淵。」開始一路被引用到「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這種只要視力沒有損壞的人都能看出來的明顯事實，疑古派竟能硬拗？更扯的乃是疑古派如何可以一方面既說這是《文子》抄襲《淮南子》的證據，卻又能否定《淮南子》此段是與《文子》重疊而出自《老子》呢？

〈孔子家語·儒行解〉：

（孔子對魯哀公說：）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文子·道德〉：

老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非去邪也，去迂於心者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疏而謀當，即見疑。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若與俗遽走，猶逃雨，無之而不濡。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於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聖人體道反至（性），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為。

〈老子·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淮南子·齊俗〉：

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

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於心者也。忤于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于此而非於彼，非于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

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為寬裕者曰勿數撓，為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于宓子者，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撓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親母為其子治挖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窺面于盤水則員，于杯則隋，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隋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

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覩之見風也，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

〈淮南子·齊俗〉全引〈文子·道德〉，其中所夾雜者恐包含了早期的原始註釋。其中劉安所引「治大國若烹小鮮。為寬裕者曰勿數撓，為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今本〈文子·道德〉當誤，因為這一段全段在講「是非無所定」，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主見，因此老子用對古籍「治大國若烹小鮮」的兩派解釋做為舉例！「寬裕」這個詞，孔子在對魯哀公的談話中也用。所以就詞彙而論，符合老子所處時代。且這一句如果單單按照今本的說法，其實在上下文中非常突兀！因此從文意判斷，此句當如劉安所引。不管如何，這一句也可以確定與〈老子·六十〉只是有老子重複使用的部分而與其無關！

〈文子·微明〉：

老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去為。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夫「

言有宗，事有君。夫為無知，是以不吾知。」

〈文子·精誠〉：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伎能雖多，不如寡言（其寡）。害眾（周鼎）著倕而使斷其指，以期大巧之不可為也。故匠人智為，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

〈老子·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人莫之能知，莫之能行。言有宗，事有主。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知我者稀，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而懷玉。

王弼本〈老子·七十〉：

言有宗，事有君。

馬王堆《老子》甲本：

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言有君，事有宗。夫唯無知也，是以不□□□□□□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而裹玉。

馬王堆《老子》乙本：

吾言易知也，易行也，而天下莫之能知也，莫之能行也。夫言又宗，事又君。夫唯無知也，是以不我知。知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而裹玉。

〈淮南子·道應〉：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以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

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荊，辭而行。人以為從未足也，複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齧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為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

〈說苑·政理〉：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眾說，語丘所以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劉安這句明顯引自〈文子·微明〉而非〈老子·七十〉，因〈文子·微明〉「**事有君**」，傅奕本〈老子·七十〉作「**事有主**」，其他馬王堆、北大竹簡本是「宗、君」的例子，且馬王堆甲本誤倒為「言有君，事有宗」。「誰知言之謂者乎」，「誰」為「唯」之誤，「誰唯」形近而誤！

更主要的是〈淮南子·道應〉以歷史上的實例中提到老子言論的故事做為註解「老子曰（道）」的「應」。而恰巧引用老子此段話的正是其弟子孔子。須知根據本書〈孔子弟子與老子〉一節揭露，孔子徵引老子達五十幾次之多，孔子引用老子之合理性已經不需質疑。根據劉安數十則「道、應」的案例分析，凡是故事中對話人物的對話（包含真實發生與莊子虛構的故事）已經完全涵蓋了「老子曰」該段文字的，劉安便直接以最後重出於（老子重複使用）《老子》的部分，補上「老子曰」。如果沒有完全涵蓋，則在相應的部分補出缺漏的部分，最後才加上「老子曰」，引出《文子》結論與《老子》重疊的文字部分。而實際上其文字皆出自《文子》相關篇章。因為即使老子將部分文字重複使用於《老子》，在劉安所引《文子》中相連的部分在《老子》中也多是分開而論，且《老子》中的上下文與劉安所引故事也沒有辦法形成聯繫！更重要的是，故事中的文字都能在《文子》中找到相同或相近（故事人物口語引用，或虛構人物完全吸納老子言論。）的文字。

〈淮南子·道應〉兩個故事觸及到的都是《文子》的內涵（見下幾節分析）。且「**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也不是「事有主」而正是出自〈文子·精誠〉的文字。而劉安以「老子曰」引出。又為《文子》中「老子曰」的真實性添加了一個例子！

孔子有「**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也是「宗、主」對舉的例子！因此，傅奕本「事有主」可能保留了原始《老子》的版本。因為「君、主」是近義詞，近義詞替換是古籍流傳過程中極為普遍與常見的現象！當然，也不排除這是老子在兩個地方的不同用法。只是《文子》中的「老子曰」的老子是「述者」，而《老子》中的老子是「作者」！

〈文子·自然〉：

老子曰：……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未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鮮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

〈文子·下德〉：

老子曰：治物者，不以物以和；治和者，不以和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以道，本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即忘其本，即合於若性。衣食

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故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有道者能遺物反己。有以自鑒，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鑒，則動而惑營。

〈淮南子·齊俗〉：

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傲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濊不得清明者，物或堞之也。羌、氏、翟，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驪，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

〈鹽鐵論·本議〉：

文學曰：「夫導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慾眾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

「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脫胎自〈文子·自然〉，當作「存國若有餘」，明顯為意引。綜合本書所引例子來看，尤其是其中的孔子的，那麼這個文學引「老子曰」的例子恰恰提供了一個客觀的證據，也即至少在漢初前的《文子》已經有「老子曰」字樣了，而其之所以冠以「老子曰」正是因為那確實是老子所「述」的內容，一如《論語》中引出孔子時必然說「子曰」一樣，這些都是兩人的弟子記錄其老師所「述」的文字。以今日的話說，可以說這些「老子曰、子曰」都正是兩人授課時所教授的內容！只是〈鹽鐵論·本議〉的文學是在會議中口語引用，因記憶失誤而導致文字錯誤。

〈文子·微明〉：

老子曰：以不義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為善，則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則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國，其德乃豐。」**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也。事周於衣食則有功，

不周於衣食則無功。事無功德不長。故隨時而不成，無更其刑；順時而不成，無更其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為而民自化。**」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旋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寶也。」**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為不善也！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與民同欲則和，與民同守則固，與民同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

〈文子·道原〉：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故不聞道者，無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原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於其若性。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為樂不忻忻，其於憂不惋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眾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所以然者，擊於物而繫於俗。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老子·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郭店《老子》甲：

以正之邦，以奇用兵，以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夫天多忌諱而民彌叛。民多利器而邦滋昏。人多智而奇物滋起。法物滋章盜賊多有。是以聖人之言曰：**我無事而民自富。**我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樸。**

馬王堆《老子》甲：

以正之邦，以畸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也哉？夫天下□□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而邦家茲昏；人多知，而何物茲□□□□□□，盜賊□□□□□□□□：我無為也，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民□□□□□□□□□□。

馬王堆《老子》乙：

以正之國，以畸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才？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昏□□□□□□□□□□物茲章，而盜賊□□。是以□人之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樸。**

〈鹽鐵論·周秦〉：

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

，赦惟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今殺人者生，剽攻竊盜者富。故良民內解怠，輟耕而隕心。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也。今無行之人，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禮義，恒於苟生。何者？一日下蠶室，創未瘳，宿衛人主，出入宮殿，由得受奉祿，食大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之列，就刀鋸而不見閔，況眾庶乎？夫何恥之有！今廢其德教，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春秋傳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反誅無罪，無罪者寡矣。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況盜乎！』故吏不以多斷為良，鑿不以多刺為工。子產刑二人，殺一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為民父母，以養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矣。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其不欲服罪爾。聞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而相坐也。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伍，而執政何責也？」

〈鹽鐵論·周秦〉文學引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其中〈老子·五十七〉皆以「我」開頭，僅有〈文子·微明〉老子曰所引以「上」開頭，符合〈鹽鐵論·周秦〉所引以「上」開頭的句子。其中「上無事而民自富」完全吻合。「上無欲而民樸」明顯脫「自」字，可歸類為意引，因〈文子·微明〉的另一句是「上無為而民自化」而非「上無欲而民樸」。但從〈文子·道原〉、〈文子·微明〉皆以「故曰」引出，且〈老子·五十七〉、〈文子·道原〉都用「我」，合理推論，老子此文是引自古籍，原始文本當作「上」，而老子改為「我」，〈文子·道原〉是被文本同化了，但〈文子·微明〉逃過一劫。

郭店《老子》甲四句的順序與今本不同，「我欲不欲而民自樸」與馬王堆《老子》乙相同而與〈老子·五十七〉、〈文子·道原〉都不同！〈老子·六十四〉：「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韓非子·喻老〉：「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都有「欲不欲」的用例，因此「我欲不欲而民自樸」也符合老子的用法！

〈文子·九守〉：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脈，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

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何足見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

老子弟子與老子

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

〈老子·十二〉：

五色使人目盲，五味使人口爽，五音使人耳聾，馳騁畋獵使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使人行妨。是以聖人之治也，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莊子·天地〉：

百年之木，破為犧尊，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尊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悞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鵠冠、撝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繆繆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淮南子·精神〉：

故事有求之于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于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為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嘩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高誘註：爽，病。病，傷滋味也。〕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滑，亂也。飛揚，不從軌度也。〕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

〈亢倉子·全道〉：

水之性清，土者滑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滑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

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地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慍，此之謂全道之人。心平正，不為外物所誘，曰：清。清而能久則明，明而能久則虛；虛則道全而居之。

〈呂氏春秋·本生〉：

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瘠，必弗食。〔高誘註：以瘠，故不當食也。老子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色亂目，

使目不明；五味實口，使口爽傷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焉，性惡得不傷？

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招，準的也。眾人所見，會弓射之，故曰：無不中也。〕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若天地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慍；此之謂全德之人。

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蹙之機。

肥肉厚酒，務以自彊，命之曰爛腸之食。〔《論語》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又曰：「不為酒困。」老子曰：「五味實口，使口爽傷。」故謂之爛腸之食也。〕

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為其實也。則此論之不可不察也。

〈呂氏春秋·本生〉：「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一段出自〈亢倉子·全道〉。亢倉子也是老聃弟子。高誘註所引出自〈文子·九守〉，而高誘明引出自「老子」。正與《列子》引《文子》卻稱出自老聃、桓寬引《文子》卻稱引自「老子」是一樣的。更重要的是〈文子·九守〉這一段也被〈淮南子·精神〉所引，而高誘對此也有註解。同時高誘在〈呂氏春秋·本生〉篇引的出處不是《淮南子》而是「老子」。高誘在《呂氏春秋》中共引用了《淮南子》二十一次（《淮南子》一次、《淮南子》四次、《淮南記》十六次）。

〈文子·九守〉這段老聃的話，子夏在說出近似的內容後，已經被孔子證實為子夏所說與老聃所說相近。見本書〈子夏〉一節。而其內涵、用詞也與〈老子·十二〉相同。因此僅是前段出自老聃的證據也很明顯了！

以上四項「老子曰」證據，分別出自〈文子·道原〉、〈文子·自然〉、〈文子·九守〉，而沒有出自〈文子·道德〉的。除〈文子·精誠〉最後一段指明出自「文子」之外，〈文子·道德〉是唯一一篇可以證明其「部分」（對話形式中的老子曰）原始內容的創造者「其實」是「文子」的。顯然以上的證據並不與此互相矛盾！可見，今本《文子》中的「老子曰」早在列子時便已經如此了，其上限可遠溯自春秋末期，因為列子乃是老子弟子關尹子的弟子。而其引用時間早於其死亡時間。

〈列子·黃帝〉：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涪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聞，是以不敢。今夫子問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灶。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文子·上德〉：

兇兇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老子·四十一〉：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媮，質真若輪。

〈文子·上德〉的「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不僅可在《老子》中找到對應，更能在〈列子·黃帝〉所記載的老聃言論中找到對應！同時也沒有證據證明這是「文子」引用的案例！

〈莊子·應帝王〉：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強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嫠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莊子·天地〉：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字。』若是則可謂聖人乎？」

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眾；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文子·上德〉：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猿狙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而知，不能以智不知，如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不可與廣應。

這一則，與上一則都能歸類為作者重複使用的案例！〈莊子·應帝王〉一般不認為有造假的嫌疑（如果認為此造假需證明），但〈莊子·天地〉一般被認為虛構！事實上，從上面的對應中不難看出老聃對於陽子居、孔子的回答極為相似

，是否一事兩傳不得而知！但前面一段可視為重複使用。只是在文本的流傳過程中發生了文字訛誤！而這一段文字中的部分譬喻，又可見於〈文子·上德〉中的「老子曰」。

〈莊子·庚桑楚〉：

南榮趯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趯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趯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嗶，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挽，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瞬，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老子·十〉：

載營鬼褒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活國，能無以知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以為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老子·五十五〉：

含德之厚者，比之於赤子也。蜂蠆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媵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歎，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則彊。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文子·九守·守樸〉：

老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治其內不治其外，明白太素，無為而復樸，體本抱神，以遊天地之根，芒然仿佯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機械智巧，不載於心，審於無假，不與物遷，見事之化，而守其宗，心意專於內，通達禍福於一，**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老聃回答另一位弟子南榮趯的答話中，眾多的文字都能在《老子》與《文子》中找到重複的文字。屬於重複使用的案例！這一則與以上的幾則正強力的說明了，《老子》中的許多文字，確實是老聃日常使用的文字，而其中也包含了一些老聃引自其他古籍的內容。這些都是老聃重複使用的案例！

〈文子·符言〉：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脩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慎子·外篇〉：

行高者，人妒之；權重者，主疑之；祿厚者，人怨之。夫行益高者，意益下

；權益重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溥（博）。修此三者，人不怨。故老子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關尹子·九藥〉：

關尹子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慎子·外篇〉：

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是以，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老子·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正；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也哉？誠全而歸之。

〈老子·三十九〉：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是其以賤為本也？非歟？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碌碌若玉，落落若石。

〈慎子·外篇〉：「行高者，人妒之」等明顯改造於〈文子·符言〉，〈文子·符言〉中老子本從孫叔敖的言論吸收了相關的智慧格言，因此「爵高、官大、祿厚」都緊扣了孫叔敖當時身為楚國宰相的身分與地位。但慎子已經是戰國中後期的人物，因此他將老子的文字加以改造，把「爵高」改為「行高」保留「高」字，把「官大」改為「權重」，雖有相關性但終究是改造。只保留了「祿厚」一項，如此一來這三項的說法已經不能說是出自「老子曰」了，因此只在最後才點出「老子曰」並引用〈文子·符言〉的結尾。而之所以《文子》這些段落特別被慎子、劉安所重視，正在於這些《文子》的結尾文字是老子重複使用於《老子》一書中的。

〈慎子·外篇〉「智之極者」一段以說理解老子，可以說是韓非〈解老〉的先聲。只是韓非直接把「老子曰」反應在篇名上，不再在最後才引出「老子曰」而是直接引出《老子》的相關文字。〈慎子·外篇〉這一段先引出了《關尹子》，接著再引「老子曰」。如果單純的就這兩個例子來，那麼也就提供了一種可能性的猜想，也就是〈慎子·外篇〉：「行高者，人妒之」等其實是文子所說，也就是慎子改造的是「文子曰」的部分而非「老子曰」的部分。不過這種少樣本的猜測通常都是靠不住的，只是將相關發現加以點出。慎子受老子深刻影響，並且書中不僅引《老子》，更引了許多《文子》的文字。同時，《淮南子》在其中一段當時版本的《文子》的文字已經不可讀的地方引了《慎子》對《文子》的引文來補充。這些都是《慎子》已經見到《文子》的明證！

〈老子·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稀及之矣。

馬王堆《老子》甲本：

天下之至柔，□騁於天下之致堅。無有人於無間，五是以知無為□□益也。不□□教，無為之益，□下希能及之矣。

〈老子·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故聖人之言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之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主。」

〈文子·道原〉：

老子曰：萬物之摠，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准循繩，曲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暗，驚怖為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神明者，得其內。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強；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逮。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為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息耗減益，過於不訾；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無私好，澤及蚊虻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綽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綽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人於無間。」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太宗。真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如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

〈淮南子·原道〉：

天下之物，莫柔弱于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無好憎；澤及蚊虻，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還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盪，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紜，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淮南子·道應〉：

罔兩問于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為象，俯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光耀問於無有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於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及其為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淮南子·原道〉整段取自〈文子·道原〉，而〈文子·道原〉「故曰」的部份，〈淮南子·原道〉引作「故老聃之言曰」，以其他例子推之，則今本〈文子·道原〉的「故曰」原正當作「故老聃之言曰」。如是則只有這段話才是出自老聃之口，是今本〈文子·道原〉因為把整段話都用「老子曰」開頭，於是轉而把「故老聃之言曰」簡化為「故曰」了！若以文例類推，則今本《文子》中「故曰」且牽涉到《老子》的部份，可能原始都有「老聃之言曰」或「老聃曰」的字樣！這與叔向引老聃、孔子引周任的引用方式都是極為相近的。但這也只是可能性的推測！

這條線索因此牽涉到〈文子·道原〉此篇的發表日期！因為若用「老聃之『言』」，且此句完全與《老子》相應段落相合。以當時的其他例子推之，則表示此篇完成於《老子》成書之後的可能性是最大的！那麼〈文子·道原〉這一則也可以據以復原為「文子曰」。但一如之前所說，這仍可能是老聃兩次重複引用了其他更早古籍的例子！因此，這依然是難以斷定的！

〈淮南子·原道〉「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以及〈淮南子·道應〉分為上下徵引的「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兩者都出自老子，但版本已經有差異了！同時這差異的版本又分布於兩篇，再次顯示出《淮南子》因雜取百家，而收入了同一本書的不同版本文字的特性！又因篇幅太大，因此難以統一。

〈文子·道德〉：

平王問曰：王道有幾？文子曰：一而已矣。

平王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

；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眾，欲見賢于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道也。

〈漢書·魏相丙吉傳〉：

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於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其言而止。

〈文子·微明〉：

老子曰：……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為而民自化。」「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旋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寶也」。「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為不善也。

〈文子·上仁〉：

老子曰：……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即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殺傷人，養而勿美，故曰：「死地，荊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喪禮居之。」是以，君子務於道德，不重用兵也。

〈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上〉：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或言族家子也。……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為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

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晷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

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果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

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荒為囿，江海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文子·符言〉：

老子曰：道者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時之去不可足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福之至非己之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非己之所生，故不悔其行，中心其恬，不累其德，**狗吠不驚**，自信其情，誠無非分，故通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

〈文子·上德〉：

老子曰：……**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擇。**

〈鹽鐵論·未通〉：

文學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以充宮室，供人主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貊之地，遠方之物而用足。聞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繇賦省而民富足，溫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群。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當此之時，卻走馬以糞。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牝牡入陣，故駒犢生於戰地。六畜不育於家，五穀不殖於野，民不足於糟糠，何橘柚之所厭？**傳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方今郡國，田野有隴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實，邊郡何饒之有乎？」

郭店《老子》甲：

以道佐人主者，不**欲**以兵強於天下。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強。果而弗伐，果而弗驕，果而弗矜，是謂果而不強。其事好長。

馬王堆《老子》甲：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天下。□□□□□所居，**楚枋生之**。善者果而已矣，毋矣取強焉。果而毋驕，果而勿矜，果而□□，果而毋得已居，是胃□而不

強。物壯而老，是胃之不道。不道蚤已。

馬王堆《老子》乙：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於天下。其□□□□□□□□棘生之。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強焉。果而毋驕，果而勿矜，果□□傷，果而毋得已居。是胃果而強。物壯而老，胃之不道。不道蚤已。

〈老子·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彊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彊。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王弼本〈老子·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強。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引自〈文子·微明〉：「師旋（旅）之後，必有凶年」，「軍、師」近義皆可指軍隊。此句又見於〈老子·三十〉：「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旅、旋」形近而誤。〈說苑·尊賢〉：「齊將軍田穰出將，張生郊送曰：『……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有「旋回十萬之師」的說法。後人因誤「旋」為「旅」，而又改「師旅」為「軍旅」，最終改「軍旅」為「大軍」。並摻入了今本《老子》之中。而《公羊傳》徐彥疏引《老子》又改作「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大軍」又改為近義的「大兵」，這些都是整個文本訛變的客觀軌跡！

建元六年，當前135年。此年劉安上書匿名引用「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今方內無狗吠之警……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四句不出《文子》即出《老子》，而僅出自《老子》者為明引，另三句二為匿名引用，一為暗引。暗引出自〈文子·符言〉。其中匿名引用的「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出自〈文子·上德〉，僅老子與劉安有此句，而劉安已經是匿名引用，證明不是出自其手。這有力的證明了「《文子》無論如何抄襲自《淮南子》」是純粹的可悲謬論！

「軍旅之後」劉安的版本已經稱「軍旅」，與劉安相近的桓寬則又引「傳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與此句意義近似，同時使用「大軍」字樣。今本河上公註本於「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註曰：「天應之以惡氣，即害五穀，盡傷人也。」則可見即便此句是後人摻入的，其時間點也非常早。實則此句依然出自「老子」，只是非出自《老子》。而魏相大規模引用的正是出自《文子》的話，與此句的出處正合。且據李定生查驗，馬王堆帛書甲、乙本以及景龍、敦煌、龍興碑各本《老子》都無此句，且〈藝文類聚·木部下·荊〉：「《老子》曰：師之所處

，荊棘生焉。」也沒有把後面這句緊密相關的句子一起引出！其中一個可能就是《藝文類聚》作者所見版本同於景龍等版本。這些都是客觀證據！但從這裡不難發現，摻入者之所以摻入此句，可以合理推論，其人當時仍知此句正出自「老子」之口，與今本《文子》中「老子曰」相合。而魏相的時代與桓寬相近，前有列子、慎子、劉安，後又有高誘，這些都是證明《文子》中「老子曰」的合理性的客觀證據！

「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兵驕者滅」整段引自〈文子·道德〉，文字雖有所不同，基本一致。

關於這一段論述，相近的僅有〈吳子兵法·圖國〉：「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德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彊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眾以伐曰彊，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眾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彊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然與此差異甚大。因此魏相這段話，目前僅可見於今本《文子》。因此，說《文子》為偽書，此實例可以做出有力的反駁。更重要的是，此句《淮南子》未收，而定簡《文子》有殘文。這些都是客觀證據！

元康介於前65年至前61年。因此，魏相的引用發生於此時段內。

〈文子·上義〉：

文子問曰：法安所生？

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眾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誠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己，不非於人；無諸己，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為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縣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無得橫斷也。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樸無為，無為者，非謂其不動也，言其從己出也。

〈藝文類聚·刑法部·刑法〉：

《文子》曰：文子問老子：「法安所生？」曰：「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及（反）己自正。」

〈太平御覽·刑法部四·律令下〉：

《文子》曰：文子問老子曰：「法安所生？」曰：「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眾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生，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反己自正。」

由於竹簡〈道德〉篇殘簡的問世，因此今本《文子》中其餘非〈道德〉篇的

對話人物組合的真實性也受到學者質疑。但從〈藝文類聚·刑法部·刑法〉的引文可知，「至少」〈文子·上義〉篇的這一則「文子問、老子答」的對話在唐朝以前就是如此！《藝文類聚》乃唐高祖李淵下令歐陽詢、裴矩、令狐德棻、袁朗等人合力編修而成，成書於武德七年（624年），如此其所徵引的書籍以及各書籍的版本自然成於唐朝之前。

且文子身為老聃弟子，《文子》全書收了上百例的「老子曰」，以及一些對話（包括孔子與老子、平王與文子）卻不收「文子、老子」的對話，顯然極不合理！《文子》全書不計〈道德〉篇，共有六例「文子問、老子答」的對話，〈文子·微明〉兩例（「人可以微言乎？」、「為國亦有法乎？」），〈文子·上仁〉三例（「治國之本」、「何行而民親其上」、「仁義禮何以為薄於道德也」），〈文子·上義〉一例。此外，〈文子·道原〉一例「孔子問（問道）、老子答」。如此「文子問、老子答」全書不過六組！

〈文子·下德〉：

老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即重生，重生即輕利矣。猶不能自勝即從之，神無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強不從，是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謂玄同，用其光，復歸其明。

〈藝文類聚·居處部二·闕〉：

《文子》曰：老子云：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

此句與上一句例子相同。證明《藝文類聚》作者所見《文子》已有「老子曰」字樣，且此句依然不出自〈道德〉篇。

《藝文類聚》所引二例表明〈文子·上義〉的「文子、老子」問答，以及〈文子·下德〉的「老子曰」都是早已有之的。筆者以「至少」立論，只是退一萬步的說法！因為除非有其他更早期的「反證」，否則無人可以否認《藝文類聚》此兩則的真實性！如此一來，如果結合孔子五十幾次的引文（其中只有兩例出自文子），更可以證明《文子》中「老子曰」的合理性！畢竟孔子是老聃弟子，不是文子弟子，若要說文子竟對孔子產生如此大的影響，甚至還超越了老聃、其他聖賢對孔子的影響，那顯然是「不合理」也證據不足的！不過如此實情如此，恐怕第一個要崩潰的就是新儒家那些為了把孔子捧成「至聖先師、中華文化的源頭」而不擇手段想要消滅孔子之師老聃以及《老子》真實性的疑古派了！

〈文子·道德〉：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

文子問德。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無憚，與天地合。此之謂德。」

「何謂仁？」曰：「為上不矜其功，為下不羞其病。大不矜，小不偷。兼愛無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也。」

「何謂義？」曰：「為上則輔弱，為下則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也。」

「何謂禮？」曰：「為上則恭嚴，為下則卑敬。退讓守柔，為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此之謂禮也。」

〈群書治要·文子·道德〉：

文子問道，老子曰：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

文子問德，仁，義，禮。老子曰：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人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即下怨，無仁即下爭，無義即下異異作暴，無禮即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無道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文子·上仁〉：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

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讎也。昔者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自攻其君，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群書治要·文子·上行（仁）〉：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

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讎也。昔日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氏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

以上兩則是魏徵的引文，而與今本《文子》的文子問、老子答相同，分屬於〈文子·道德〉、〈文子·上仁〉兩篇。即便是竹簡殘簡也難以完全證反〈文子·道德〉此段引文實為「平王問、文子答」。遑論〈文子·上仁〉篇。

魏徵死於貞觀十七年（643年），《群書治要》乃唐太宗繼位後於貞觀（627年至649年）初年下令魏徵、虞世南等編修而成。因此晚於《藝文類聚》。

〈文子·道原〉：

老子曰：……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綽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人於無間。」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太宗，真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如其根，

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

〈後漢書·班彪列傳下〉：

於赫太上，示我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李賢註：於赫，歎美也。太上謂太古立德賢聖之人。並著養老之禮，今我漢家遵行之也。鴻，大也。文子曰：「**執玄德於心，化馳如神。**」詩周頌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爾雅曰：「觀，示也。」〕

〈文子·道原〉：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窈冥冥，寂寥淡漠，不聞其聲，吾強為之名，字之曰道。」……**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

〈後漢書·班彪列傳下〉：

厥道至乎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豪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李賢註：經緯天地，言陰陽交泰也。出入三光，言日、月、星得其度也。渾元，天地之總名也。豪芒，纖微也。老子曰：「**和陰陽，節四時，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毫毛潤澤。**」性，生也。循，順也。含生之類，皆順於理。尚書曰：「別生分類，品物萬殊。」亨，通也。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李賢為唐高宗李治第六子，李賢註《後漢書》約於上元二年（675年）左右。因此是唐朝重要引文中，時間最晚出者。《昭明文選》李善註始於唐高宗在位期間，與李賢時間相當。而主要以「文子」引出《文子》。

由本書以上徵引文獻可知，目前可見文獻，第一個明引《文子》的是三國曹植，接著有後魏賈思勰，可是實例不多。倒是更早期的列子、莊子、田駢、劉安、桓寬、高誘等人都引「老子（或老聃）」而實出《文子》。這個情況來到唐朝便有了變化，李賢一引老子、一引文子，而實都出自《文子》，李善等人則主要以《文子》引出。其中《文子》中的「老子」被弱化了，也可以反過來說《老子》的「老子」被強化了，因此「老子」已經通常被用來指《老子》了！第一個質疑《文子》真偽的學者是死於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年）的柳宗元，其時距離唐朝初年已經一百多年，加上柳宗元沒有歐陽詢、魏徵、李賢、李善等人的博學與資源，其所見非常有限。在這種有限的見識下，柳宗元開始質疑《文子》真偽，經過宋、明、清以致於民國一眾書讀更少（所能接觸到的先秦古籍更少）、素養更差的學者們接力的所謂胡扯瞎掰之後，《文子》便被視為偽書。而詳細檢查這些學者的資料，全是些毫無邏輯素養甚至沒有常識的謬論，更多的是藉由掩蓋掩藏一大堆對自己不利的證據所作出的欺世盜名之作！

以上「老子曰」文獻，多數學者藉由檢索系統，已經輕鬆找出桓寬、高誘的引文，但由於為了下拉《文子》年代，直接以《文子》抄襲《淮南子》作結，以迴避解釋《淮南子》所引「老子曰」實出《文子》（合而論之，引文前後連貫。）而非《老子》（分而論之，引文分散於一篇以上。）的事實，即使如「故不尚賢

者，言不放魚於木，不沉鳥於淵」絕無法在《老子》中找到而只能在《文子》中找到的文字也能加以曲解，強行斷句以為「不尚賢者」出自《老子》。割裂文本，只為實現疑古目的，委實可笑已極！至於《鹽鐵論》、高誘註多少都受到曲解，有些學者更是對引用古籍中常見的「意引」現象缺乏認知或刻意忽略，以至於甚至不惜泡製出沒有任何目錄著錄過的書籍出來承接這些文字，就是不願意承認相關文字出自引用者對《文子》的意引！有些承認高誘註引的確實是《文子》的疑古派，也仍然要違背常識的繼續瞎扯《文子》抄襲《淮南子》的謬論！甚至還把《文子》中使用漢朝以前詞彙而《淮南子》改用漢朝流行的詞彙的結果，說成是《文子》根據東漢註釋者如高誘對《淮南子》等書的訓詁來改詞，卻渾然不知如高誘針對古文的訓詁正是《文子》早出的明證！一方面承認高誘引的是《文子》，《文子》產生於《鹽鐵論》、高誘等東漢註釋者之前，一方面又說《文子》根據東漢註釋者來改詞，其自相矛盾有至於此。難道這些疑古派連《鹽鐵論》的年代是西漢都不知道？不知道西漢時早已成書的書籍如何參考東漢人的註釋！

根據以上的引文資料，可知作老聃、老子曰而出自《文子》者，計有：

〈文子·道原〉（〈列子·黃帝〉引老聃曰）。戰國初期。

〈文子·上德〉（〈莊子·應帝王〉、〈莊子·天地〉引老聃曰）。戰國中期。

〈文子·九守·守樸〉（〈莊子·庚桑楚〉引老子曰）。

〈文子·微明〉（〈淮南子·道應〉田駢引老聃）。

〈文子·自然〉（〈淮南子·齊俗〉引老子曰）。西漢初期。劉安所引總計共23則，涉及篇章：（〈淮南子·原道〉：〈文子·道原〉）、（〈淮南子·齊俗〉：〈文子·自然〉、〈文子·道德〉）、（〈淮南子·道應〉：〈文子·道原〉、〈文子·微明〉、〈文子·道德〉、〈文子·上仁〉、〈文子·下德〉、〈文子·符言〉、〈文子·精誠〉、〈文子·上禮〉、〈文子·九守·守弱〉）。

〈文子·微明〉（〈鹽鐵論·周秦〉文學引老子曰）。

〈文子·自然〉（〈鹽鐵論·本議〉文學引老子曰）。

〈文子·九守〉（〈呂氏春秋·本生〉高誘註引老子曰）。東漢末期。

以上為漢朝至三國前的引文，計有〈文子·道原〉、〈文子·上德〉、〈文子·自然〉、〈文子·九守·守樸〉、〈文子·九守〉，共四大篇、一小篇。

有詭辯空間、多重解釋的一條：

〈文子·上德〉（〈列子·黃帝〉引老子曰，又見於〈老子·四十一〉）。

以下為唐朝初年的相關引文：

〈文子·下德〉（〈藝文類聚·居處部二·闕〉引「《文子》曰：老子云」）。

〈文子·上義〉（〈藝文類聚·刑法部·刑法〉、〈太平御覽·刑法部四·律令下〉皆引文子問、老子答）。

〈文子·道德〉（〈群書治要·文子·道德〉收錄兩則文子問、老子答）。

〈文子·上仁〉（〈群書治要·文子·上行（仁）〉收錄一則文子問、老子答）。

。

〈文子·道原〉（〈後漢書·班彪列傳下〉李賢註引老子曰）。

《文子》十二篇都有案例。由此可見，疑古派那種拿著竹簡〈文子·道德〉篇「殘本」中局部被調換了問答對象的幾個小例子，就想把整本《文子》說成是「偽書」的做法，是一件多麼可笑又無知的做法！

從以上的證據不難看出，時代越早，至少到劉安、高誘之時，學者們仍然知道《文子》中的眾多「老子曰」確實出自老聃之口述。只因從東漢末年至唐朝中期發生了無數書厄與書籍的自然淘汰失傳現象，於是一大堆不願多讀書、多思考的學者便開始展露其無知可笑之本領，而把《文子》打成偽書。企圖以此證明自己的智商比古人高明，實則也只能貽笑大方罷了！

關於對話人物的改動

「對話人物」的改動，只是原型文本「被改造」或在流傳過程中「發生文字變動」的一種普遍方式！根據古籍文本流傳下來的眾多客觀證據，可以證明關於一個文本中的對話人物在幾經傳播之後發生了變動或改動，實屬正常之事。其中「一事兩傳」是最常見的現象。除了「一事兩傳」，許多故事在幾經流傳之後，對話人物的逐次變動最終便會與原文相差十萬八千里。本書的眾多實例表明，許多表面上不重要但其實重要的細節會在這樣的過程中被丟失。而這種「細節遺失」的過程是普遍存在於古籍的不同版本或引文之中的，把普遍的現象拿來當成一種特例，並在這種特例的假設上進行論述與證明，是不客觀的做法！

這個「對話人物改動」的現象是疑古派質疑今本《文子》為偽造的一大武器。其理由是定簡《文子》中可以找到的與今本對應的地方，許多「平王問、文子答」的部份被改為「文子問、老子答」或者統一去掉了對話人物而冠以「老子曰」開頭。定簡《文子》並非全本《文子》，這是無法否認的客觀事實！從其殘留的文字片段來推斷，更像是一種節選本。一如《老子》也存在節選本一樣（郭店竹簡），以《文子》當年影響的深度與流傳的廣度，有節選本出現是很高概率的事情！

以下便舉非《文子》的一例顯例進行論述，接著再探討根據定簡《文子》可以復原的「對話人物」的幅度！

〈說苑·臣術〉：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

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

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

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為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新序·雜事第五〉：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

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

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

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而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為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陷於難。」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十九〉：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

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

公不說，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

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偽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于君，不能與君陷于難。」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二十〉：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

對曰：「不掩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定祿；睹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居以為行，不稱位以為忠；不揜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君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二十一〉：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

晏子對曰：「意難，難不至也。明言行之以飾身，偽言無欲以說人，嚴其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而微為之偶，求君逼邇，而陰為之與；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下事左右，而面示正公以偽廉；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傲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工乎取，鄙乎予；歡乎新，慢乎故；吝乎財，薄乎施；睹貧窮若不識，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以自厚；積豐義之養，而聲矜卹之義；非譽乎情，而言不行身，涉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己，不難非之人；無之己，不難求之人；其言彊梁而信，其進敏遜而順；此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

銀雀山〈晏子春秋·十〉：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

對曰：「忠臣不合……乎前，弗華於外。選……位以為忠，不刻……事大（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不（否）則退，不與君行邪，此忠臣之行也。」

公又問曰：「佞人之事君何如？」答曰：「意難之不至也。明言行口飾其口口口口無欲也。兌其交，觀上口口欲而微為之。竊求君之比璽（邇）……爵而外輕之以誣行，口口口口而面公正以偽廉，誣行偽廉以夜上，工於取，蜚乎，觀（歡）於

新，曼（慢）乎，故吝於財，薄於施，堵（睹）貧窮，若弗式，騶（趨）富貴若弗及，非譽不徵乎請（情）而言不合乎行，身殷存所義（議）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己，不難非之人；无之己，不難求之人，此佞人之行也。」

〈論衡·定賢〉：

以孝於父、弟於兄為賢乎？則夫孝弟之人，有父兄者也，父兄不慈，孝弟乃章。舜有瞽瞍，參有曾皙，孝立名成，眾人稱之。如無父兄，父兄慈良，無章顯之效，孝弟之名，無所見矣。忠於君者，亦與此同。龍逢、比干忠著夏、殷，桀、紂惡也；稷、契、皋陶忠闇唐、虞，堯、舜賢也。故螢火之明，掩於日月之光；忠臣之聲，蔽於賢君之名。死君之難，出命捐身，與此同。臣遭其時，死其難，故立其義而獲其名。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亂君之患不累其身，危國之禍不及其家，安得逢其禍而死其患乎？

齊詹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

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

詹曰：「列地而予之，踈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

對曰：「言而見用，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偽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陷於難。」

案晏子之對，以求賢於世，死君之難、立忠節者不應科矣。是故大賢寡可名之節，小賢多可稱之行。可得箠者小，而可得量者少也。惡至大，箠弗能；數至多，升斛弗能。有小少易名之行，又發於衰亂易見之世，故節行顯而名聲聞也。浮於海者，迷於東西，大也；行於溝，咸識舟楫之跡，小也。小而易見，衰亂亦易察。故世不危亂，奇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鴻卓之義，發於顛沛之朝；清高之行，顯於衰亂之世。

郭店楚墓竹簡〈魯穆公問子思〉：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何如而可謂忠臣？」

子思曰：「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公不悅，揖而退之。

成孫弋見，公曰：「向者吾問忠臣於子思，子思曰：『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

成孫弋曰：「噫，善哉，言乎！夫為其君之故殺其身者，嘗有之矣。恆稱其君之惡，未之有也。夫為其君之故殺其身者，效祿爵者也。恆稱其君之惡者，遠祿爵者也。為義而遠祿爵，非子思，吾惡聞之矣！」

〈論衡·定賢〉保留了一個關於晏子故事的版本。其中對話人物在這個版本中是「齊詹、晏子」，而對話主題是「齊詹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而晏子的回答是：「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在〈說苑·臣術〉、〈新序·雜事第五〉中，「齊詹」都作「齊侯」，「詹、侯（侯）」形近而誤。但一字之差，判若兩事！叫「齊詹」就絕不是「齊侯」，反之亦然。

而「齊侯、齊詹」在〈晏子春秋·內篇問上·十九〉中則更直接改成了「景

公」，當然這是因為《晏子春秋》中原本就存在著眾多的齊景公與晏子的對談資料的緣故。《晏子春秋》若為晏子所撰（至少除了晏子死後的幾章），那麼一開始必作「齊侯」。因為晏子早於齊景公而死。即使是晏子族人補足晏子死後的故事，「景公」也不一定會出現在初稿中。但我們不會因此就說《晏子春秋》不是晏子所撰。一如我們不會因為今本十三篇《孫子兵法》都有後人加入的「孫子曰」字樣，就說《孫子兵法》不是孫武寫的一樣。

「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不同的問話對象，會讓人對整個故事有截然不同的解讀。晏子為齊景公時齊國的宰相，「齊詹」是誰？哪國人？顯然既然問晏子「忠臣」如何「事其君」，自然以是齊國人為最大可能！但齊國人又剛好姓「齊」，是否太巧？若是齊詹來問，則可以解讀為是齊詹想成為「忠臣」，因此希望能知道怎樣的行為準則符合做忠臣的條件！既然齊詹的地位怎麼也不會超過晏子，那麼他又是一個詢問者，顯然他「不悅」的反應，在整個事件中顯得不太合理。若以晏子「有難不死，出亡不送。」的回答來衡量，那麼「齊詹」更應該是「齊侯」的錯誤，否則晏子不免答非所問！

可是同樣的問題，若是齊侯來問，就顯得合理許多！從《晏子春秋》其他的例子來衡量與推估，那麼齊景公希望藉由問晏子什麼叫做「忠臣」，來做為判斷其他臣子是否是「忠臣」的依據，這樣的心理背景的可能性最大。〈晏子春秋·內篇問上·二十〉、〈晏子春秋·內篇問上·二十一〉正記載了另一則齊景公問晏子「忠臣之行何如」以及「佞人之事君何如」的故事，其中晏子的回答中「有之己，不難非之人；無之己，不難求之人」又可見於老子、墨子、子思的相關言論中，若說都出自老子也是合理的！不管如何，這是同一個時代的人都說了近似的話的證明！依據本書引用的案例，這樣的同時代人說出近似或相同的話（共同引用某一本書的某句話），其機率是遠遠高於不同時代的人引同樣的話的。

再者「魯穆公問於子思」什麼叫做「忠臣」，也屬於同樣的事例！「不悅」的反應，對於提問者是「君」的「齊景公」是合理的，這一點從〈魯穆公問子思〉中子思的回答：「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使魯穆公「不悅」的道理是一致的。不管就身分地位與答案對在上位者的衝擊而論，都是很合理的！此外，「細節」丟失是一個故事在不停的傳抄流傳過程中很常發生的事情，「不悅」正是一個心理反應的細節！

這個質疑的對象在〈說苑·臣術〉、〈新序·雜事第五〉中被改為「君」，而其原始可能依然是一個類似「侯（侯）」的字形。「齊侯」被稱「君」是合理的，但「齊詹」被稱為「君」就不合理了！換句話說，原始不會作「侯曰」因為這樣的稱謂方式不符合慣例，齊侯的身分稱為「君曰」是符合慣例的！隨著齊侯被確定為齊景公，這個質疑的對象的簡稱也被相應的改為「公」了！而「齊侯」是唯一能產生「齊景公」、「齊詹」、「君曰、公曰」的眾多版本的唯一交集！再者，銀雀山漢墓版本的時代早於王充，且不能保證〈論衡·定賢〉經過上千年的流傳後，不會把「齊侯」誤為「齊詹」！因此，綜合而論，可知「齊詹」實為「齊侯（侯）」之誤。

而整個故事也在對話人物的變動過程中，讓讀者產生了截然不同的感受！由此可見，對話人物的改動確實會對整個對話的內容產生嚴重影響！但以此例而言，我們僅能判定〈論衡·定賢〉的版本是最後出的版本，卻無法因此判定說此篇的作者（王充）、校勘者或編者是「完全」「有意」的進行改造，因為這可能是因為誤判「齊詹」為「齊侯」或所得版本已經有了這樣的失誤所導致的！更可能是王充的版本仍作「齊侯」是〈論衡·定賢〉在流傳的過程中產生了文字上的訛誤所致！於是因為把「齊侯」誤為「齊詹」，連帶的把「君曰、公曰」都修改為「詹曰」！

那麼《文子》中對話人物的變動是否也會造成這樣的影響呢！顯然是的，但問題的關鍵點在於我們無法確知除了定州竹簡可以復原的部份以外，還有哪些是確實已經被改動過的部分！而如果在沒有其他證據的情況下就進行以偏概全的完全判斷，顯然也是有失客觀性與不合理的事情！

對於今本《文子》與《淮南子》的差異文字部分，主要有三點是被疑古者拿來當成武器進行攻擊的。一，典範置入、累增的基本修辭方式，已經被足夠的案例所徹底反駁。證明並非今本《文子》刪除了其中的「人物」，而是那些引用《文子》的學者所進行的文學修飾！二，是古本《文子》中原有的引文線索「被」「遺漏」了。這一點同樣的只能根據已經知道的部份，予以復原，而無法做太擴大化的推論與解釋！三，最後一個就是關於對話人物的改動部分！根據本書的徵引文獻，以及古籍流傳的客觀現象所展示的規律與規則、實際案例，可以推論，眾多疑古者所謂今本「對話人物」的變動是由多種原因所造成的，並無法肯定與確定是單一原因所造成的！至於此書在唐朝被整理時，是否因此做了一個統一的處置，以致於更大規模的把原本可能因為版本、訛誤所造成的「遺漏」擴大與統一為用統一的格式進行處理，則無法得知了！在沒有獲得足夠的證據之前，根據一個非完整的殘本竹簡《文子》做太擴大化的解釋與推論，是不夠科學與客觀的！其邏輯推論也是無效的！遑論「平王」這個人物在今本與古本殘本中都只集中在〈道德〉篇。

要完全復原今本《文子》中的人物對話，需要兩樣重要事物，一是完整的古本《文子》，二是《文子》中所引用而今日已經失傳的古籍！而今日這兩個條件都不容易得到滿足！

老聃原本是周朝圖書館的官員，他掌管了當時世界上最多的知識，而這些知識有很多都已經流傳了數百年甚至上千年。老聃是當時全天下最有機會吸收這些知識的人選，同時從《文子》中豐富、廣博的思想，也驗證了孔子稱老聃「博古通今」的評價，以及老聃身為周朝圖書館官員的身分！因此，結合前面所有章節的證據，可知，今本《文子》之所以後來幾乎全面成了老子一個人的獨白，其原因正在於《文子》本身就收錄了非常多的關於老子的口述文字。而任何人在口述時，無法進行「明引」也是很正常的，加上「暗引」是所有諸如《孫子兵法》、《老子》等古籍被引用時的常態（最多的）引用方式。因此不僅我們同樣很難根據今本《文子》可以確認的諸如「黃帝、鬻熊」的引文線索的消失而推論所有引文

原本都是明引，甚至恰恰相反，我們只能以原本就是「暗引」來看待這些引文。而老聃身為圖書館官員，他的博學與能力正是他可以口述出這些引文的重要條件！

《文子》一書從實際徵引的案例，《文子》記錄了孔子與老子的交談事件，以及影響《孫子兵法》的推斷可知，《文子》總體成書時間、《老子》成書時間晚於《孫子兵法》，《文子》總體成書時間與《老子》成書時間則難分先後。

由於老聃據司馬遷記載，老子是在出關之時才被關尹強留著書，且文子早期便成為楚平王之師，因此可以據此推論，即便文子能記載孔子與老子的對談，也可能是根據外傳的相關資料而不必是親見親聞，其可能性也不高。即便可能性存在，由於老子出關時間與《老子》成書時間的期間不會超過十年（據本書相關部分考證），因此，往後文子還能親見親聞老聃的口述而加以記錄的可能性相對非常低微。如此一來，《文子》中關於「老子曰」的內容便可以判定為是文子前往為楚平王教學前所為，或者包含老聃出關前所為。至於老聃在孔子回國以及自己出關之前與出關之後，是否還留下什麼口述資料，被文子所得，是無法得知的事情！即便有，這些口述內容的產生時間，也與《老子》成書前相差無幾！

關於《文子》中「對話人物」與其他古籍有所差異，導致這種差異的可能原因有幾個：

一、老子暗引了以前古籍的文字。這些古籍文字，原始是一個對話形式，但老子在口述時顯然完全沒有必要甚至沒有可能把對話的人物狀態完全一致的複述出來！於是老子口述的部分，變成了缺少對話人物的純論述。有時甚至包括了問句，但一些明顯的應答辭則一如對話人物一般，被省略了！所留下的便是純粹闡述哲理的文字！這一點，在孔子引用老子的文字時也曾出現，更是先秦兩漢諸子引用文字的常見現象！

二、老子重新詮釋或翻譯了古籍的文字，而這些文字因為《文子》與老聃的權威性、影響力而被其他徵引原始古籍的作者拿去使用了！如此一來，原始的對話人物依然保留，而內容文字已經是老聃所重新詮釋或翻譯的文字了！譬如：〈老子·二十二〉：「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二十四〉：「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相關概念甚至文字都脫胎自〈尚書·大禹謨〉：「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而這句話正出自「帝曰」。同時文字上已經經過了一道翻譯手續，而更易懂了！

三、老聃與《文子》、《老子》的權威性與影響力，在這些篇章或書籍面世後被廣泛引用。而其中有許多是口語引用，也即引用者是在一場對話中引用了《文子》、《老子》以及老聃的內容。於是這便形成了看似《文子》消除了對話人物的「假象」！若以同樣的標準看徵引《老子》者，我們依然可以發現這樣的情況。只是從來沒有人懷疑過這一點，其原因就在於《老子》的權威性更大，內容短小，沒有《文子》般可以幾乎觸及到多種領域、被更廣泛的引用！這一點尤其從孔

子引用《文子》的數十個例子中可以明顯看出，其中僅有少數幾例，孔子整段的引用，以致於看起來反而像是《文子》作者刪除了孔子等對話人物後的結果！實則孔子引用數十例，如果要單看這樣的例子，就不是一個被誤導或產生錯覺的結果，而是學者主動與刻意的誤導、隱藏對自己論點不利的做法了！

四、後代學者為了讓相關哲理能以對話的形式流傳，於是將《文子》中的純論述改為對話形式。這種情況在古籍中也不罕見，如《莊子》除了修改《文子》中的真實對話人物「老子、孔子」為虛構人物之外，更利用《文子》中的文字編造了一些對話，而將相關文字融入對話之中。

五、校勘者、整理者或者其他有目的的人主動修改了《文子》中的對話人物。這一點可由古本〈道德〉篇中得證！其中許多原本「平王、文子」的對話被改成了「老子、文子」的對話。除了變動了其中對話人物的名字之外，也改動了一些對話內容，譬如調動了語句順序！但疑古派以此懷疑「今本《文子》」的「作者」（客觀而論只能稱為校勘者、整理者）是為了抬高此書的價值而做的變動。這種說法完全站不住腳。今本《文子》中的對話人物，總共有：「文子曰」獨白一例，見〈文子·精誠〉最後一段。「文子問曰」共十五例，〈文子·微明〉兩例（「人可以微言乎？」、「為國亦有法乎？」），〈文子·上仁〉三例（「治國之本」、「何行而民親其上」、「仁義禮何以為薄於道德也」），〈文子·上義〉一例（「法安所生」），〈文子·道德〉九例，其中〈道德〉篇一例脫「問」字，〈道德〉篇之例根據竹簡原始都當作「平王問、文子答」，此外〈道德〉篇尚保留一例「平王問文子曰」。根據〈藝文類聚·刑法部·刑法〉引文，可知〈文子·上義〉此篇的問答對象，「至少」在唐朝時顯然已經如此！但「老子曰」（不計其他老子答之例）便已經有183例。因此如果說「今本《文子》」的「改造者」是為了彰顯此書的價值，根本是說不過去的事情！區區九例的對話人物的調換就能增加此書的價值？對〈文子·道德〉篇對話人物的改動就能增加此書的價值？這豈非是嚴重違背事實與常識的荒謬可笑說法！

以下分別就這幾種可能，進行介紹：

《老子》成書以前的例子

〈管子·白心〉：

天之視而精。四壁而知請。壤土而與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故曰庸能去辯與巧，而還與眾人同道。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臥名利者寫生危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

〈老子·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僭僭；其政警警，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

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袞，正復為奇，善復為祆。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老子·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敝而稅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室，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成名功遂，身退，天之道。

〈文子·微明〉：

老子曰：以不義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為善，則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則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說苑·君道〉：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韓詩外傳·卷三〉：

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為而生於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湯曰：「奈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國家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呂氏春秋·制樂〉：

欲觀至樂，必於至治。其治厚者其樂治厚，其治薄者其樂治薄，亂世則慢以樂矣。今室閉戶牖，動天地，一室也。故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其吏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故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眾人焉知其極。

〈尚書·商書·湯誓〉：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

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為善，則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則禍不至。」往上追溯，可以上溯到殷朝湯以及太戊的卜者。且不管是伊尹或當時的卜者已經是引用而非原創。因此實際來源當更早！但這更早的來源其原始文字必然更為古奧，這一點從〈尚書·商書·湯誓〉記載的文字中已可得知。因此包括老子的引用都不該視為原文。

這幾種版本的文字與《文子》中的文字都已經有所差異。因此，此句當視為是老子口語引用。但從〈文子·微明〉中兩處與《老子》重疊的文字部分的使用方式看來，如果其中後一段的「故曰」不是後人所加，那麼這段話透露出了幾種可能：一是老子引用了更早期的文獻，因此用「故曰」。但由於這些文獻早已經消失，因此今人只能將著作權歸為老子。二是這是「文子曰」後來誤為「老子曰」！以證據而論，第一點是暫時無可疑的！因為這屬於老子的重複使用！第二點只是一種可能性的推論，沒有任何推論以外的證據可以支持！

〈老子·五十七〉：

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奚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智慧，而衰事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靖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文子·微明〉：

老子曰：以不義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為善，則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則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國，其德乃豐。」**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也。事周於衣食則有功，不周於衣食則無功。事無功德不長。故隨時而不成，無更其刑；順時而不成，無更其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為而民自化。」**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旋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寶也。」**「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為不善也！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與民同欲則和，與民同守則固，與民同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

〈文子·道原〉：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故不聞道者，無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原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於其若性。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為樂不忻忻，其於憂不惋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眾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所以然者，繫於物而繫於俗。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老子曰：……

故兵莫憚乎志，鎡鋸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於山，小寇遯於民間。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文子·微明〉這一段採用了許多「故曰」，而恰巧其中兩句「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為而民自化。」在〈老子·五十七〉中老子也用「故聖人云」引出，〈文子·道原〉也以「故曰」引出「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與〈老子·五十七〉僅有個別次序互換。這三則全部以「故曰、故聖人云」匿名引用引出，不僅證明這確非老聃首創！更證明「老子曰」中「故曰」的合理性，以及其「故曰」所引的對象不是《老子》而是另有所本！

〈老子·五十七〉雖然聖人自稱「我」，〈文子·道原〉也用「我」，而〈文子·微明〉引時改為「上」。但其句子已經是引用無疑，究竟原始是「我」還是「上」，哪一個才是改造版本，已經無可考了！從文意推敲，則「上」是改造版本的可能性最大。不管如何，這個例子有利的證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文子》中眾多「老子曰」以後跟的「故曰」，有一個非常合理以及證據充分的解釋，就是那些文字本非老聃原創，而是老聃的引用！

〈文子·上仁〉：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

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讎也。昔者，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自攻其君，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呂氏春秋·適威〉：

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可得，苟得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其

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有讎而眾，不若無有。厲王，天子也，有讎而眾，故流于彘，禍及子孫，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今世之人主，多欲眾之，而不知善，此多其讎也。不善則不有。有必緣其心愛之謂也，有其形不可謂有之。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有無之論，不可不熟。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

〈呂氏春秋·用民〉：

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可立。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

〈淮南子·道應〉：

成王問政于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仇也。昔夏、商之臣反仇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說苑·政理〉：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之，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若以《尚書》的文字來衡量，那麼成王與尹逸的對話已經遠離古奧而更趨近於春秋開始的明白易懂的文言。且〈淮南子·道應〉、〈說苑·政理〉講的是相同的故事，文字上已經有差異。〈說苑·政理〉在尹逸的回答中多了「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這一段並沒有出現在〈文子·上仁〉中，且成王的兩處問話都作：「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但文子的問答中卻作：「何行而民親其上？」這樣的「改動」自然很合理，因為文子並非君主，自然不可能說出「吾何德之行」。且〈淮南子·道應〉：「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說苑·政理〉：「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一作「世」、一作「君」，但因為缺乏上文成王的「懼哉」反應文字，因此如果今本《文子》採用「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那麼可以斷定為假！但今本《文子》並沒有這句！

且〈淮南子·道應〉正以此故事來解釋《老子》，那麼由於根據本書所引資料，也確實發現後期的《文子》校勘者曾經把《淮南子》中的部分文字摻入其中（見〈《文子》中具有時間線索的相關論述〉一節）。如此一來，這「故曰」以及此後的又見於《老子》的文字是否原本就存在，依然是一個問號。但《淮南子》大篇幅引用《文子》，且都能知道其原始出處，因此聯想所及，便以原始對話為

基礎，補上了原本即有的「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將原本「老子曰」的部份，以原始故事取代，變成了註解《老子》的註腳。這樣的模式在《淮南子》對《老子》的註腳模式中是很常見的！因此類似這樣的在《文子》中最後以「故曰」結尾的文字，且這段文字又在《老子》中被老子重複使用的。都應該視為是引自《文子》中的「老子曰」而非《老子》曰。

〈呂氏春秋·用民〉本引老子「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又創造「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以與之排比，但緊接著的一句卻是「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實則前後文並沒有提到「湯、武」，如何得出這樣的結論？顯然其「湯、武」之說正來自〈文子·上仁〉：「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今本〈呂氏春秋·用民〉若非脫漏就是原始創造式引用者未能顧及前後文而保留了老子原始文字的面貌！

〈文子·符言〉：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脩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文子·道原〉：

老子曰：夫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毳安靜，藏於不取，行於不能；澹然無為，動不失時。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應化揆時，莫能害之。

〈老子·三十九〉：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為本耶？非乎？

馬王堆《老子》甲：

故必貴而以賤為本，必高矣而以下為基。夫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賤□□與？非□？

馬王堆《老子》乙：

故必貴以賤為本，必高矣而以下為基。夫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賤之本與？非也？

〈戰國策·齊策四·齊宣王見顏觸〉：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對曰：「……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

〈藝文類聚·人部十九·妒〉：

《文子》曰：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王（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

〈藝文類聚·人部七·鑒誠〉：

《晏子》曰：君子居必擇鄰，遊必就士，可以避患也。又曰：其文好者身必

剝，其角美者身見煞，甘泉必竭，直木必伐。又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

〈淮南子·道應〉：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

〈列子·說符〉：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遠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荀子·堯問〉：

語曰：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為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韓詩外傳·卷七〉：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蹴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丘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說苑·敬慎〉：

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羸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此段〈淮南子·道應〉的處置方式如同上一則，〈文子·符言〉沒有「故曰」只有「故」字。「三怨」的內容，〈文子·符言〉、〈淮南子·道應〉、〈列子·說符〉文字略有差異。若以句式而論，則「士（人）妒之、主惡之、人怨之」，是最對稱的，與〈荀子·堯問〉所引「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結構是一致的。「人怨之」又作「怨歸之、怨遠之、怨處之、患處之」，「怨

遠之」剛好與本文所要表達的意思相反，可知其誤。但「怨歸之、怨處之、怨遠之、患處之」結構相近，當出於同一個版本或衍生版本！老子所引「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同時期的晏子也引用，且晏子依照其引《文子》的例子可以判定他是直接引老子的說法而非自行改造。兩人所引用的文字與「原始」對話中的文字的差異在於，孫叔敖是在回答別人，因此三句中都有「吾」，但老子、晏子只是引用此哲理，因此不用「吾」字！

〈列子·說符〉只是收集了這個故事，而〈淮南子·道應〉以原始故事取代老子口述，並以此來註解《老子》，而〈韓詩外傳·卷七〉則以此來解《詩》，《韓詩外傳》以故事來解《詩》，與《淮南子》以故事來解《老子》，都是各自的特色，是各取所需！

〈淮南子·道應〉最後以老子曰作結而稱：「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這一句與〈文子·道原〉相合，並且也與齊宣王時之顏觸所引相合！從顏觸所引全文，當出自〈老子·三十九〉。但兩句話都有「必」字。出土馬王堆甲乙本雖然文字小異而作：「故必貴而以賤為本，必高矣而以下為基。」但仍皆有「必」字。因此可知〈老子·三十九〉、〈文子·符言〉這兩句原也有「必」字。只是〈老子·三十九〉先被修改之後，〈文子·符言〉又被同化。畢竟這兩本書都是春秋末年的產物了！其版本演進有一個非常漫長的歷史！因此，從這個方面來說，可以說〈淮南子·道應〉引的是〈文子·符言〉的「老子曰」，同時〈文子·道原〉則仍保留了早期版本的風貌！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子·道應〉以「老子曰」作結，而〈韓詩外傳·卷七〉則以「《詩》曰」作結，同樣的故事，大同小異的文字，韓嬰拿來解詩、劉安拿來解老子，其本質上並無不同！

〈老子·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誦，動而俞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馬王堆《老子》甲本：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聲人不仁，以百省□□狗。天地□間，□猶橐籥興？虛而不濕，動而俞出。**多聞數窮，不若守於中。**

〈老子·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為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成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其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文子·道原〉：

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也

；名可名，非常名也。」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多聞數窮，不如守中」，「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韓非子·喻老〉：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為也。為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舞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眾人之所過也。」

〈淮南子·道應〉：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于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此則與上則有關。其中〈韓非子·喻老〉的故事版本必然早於〈淮南子·道應〉，但兩個版本的文字差異已經頗大。其中〈韓非子·喻老〉：「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淮南子·道應〉作：「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不藏書」與「藏書」正是相反之事。以年代而論，自然是〈韓非子·喻老〉的故事更接近原形，卻顯然與〈文子·道原〉的文字較遠。〈淮南子·道應〉的版本明顯更近於〈文子·道原〉的文字順序。綜合以上證據，可以判斷出這屬於「文本同化」的現象！是《淮南子》根據〈文子·道原〉的文字改寫了原始的故事！這一點還可由《淮南子》大量改寫、改造《列子》、《呂氏春秋》、《韓非子》的故事而得到佐證！且〈韓非子·喻老〉用這個故事解釋的是〈老子·六十四〉，而〈淮南子·道應〉卻是依賴於〈文子·道原〉的相關提示而用來解釋〈老子·五〉：「多聞數窮，不如守中」。再者，〈文子·道原〉中老子將「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融入了原始故事中，而作「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但這些文字其實不能在〈淮南子·道應〉的改寫版本中得到很好的反映。

因此，綜合而論，徐馮的時間若晚於老聃，是徐馮口語引用了老聃的文字；反之，是老聃口語引用了徐馮的文字並進行了改造與融合。〈韓非子·喻老〉以此聯想卻把這個故事拿來註解《老子》的其他片段。而〈淮南子·道應〉則根據〈文子·道原〉對此故事進行了改寫與改造！

此外，今本〈淮南子·道應〉的《老子》引文也已經被今本《老子》給「同化」了。

〈文子·自然〉：

老子曰：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大者無度量，故天員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中而莫知其所，故見不遠者，不可

與言大，知不博者，不可與論至。夫稟道與物通者，無以相非，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若夫規矩勾繩，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無絃，雖師文不能成其曲，徒絃則不能獨悲，故絃，悲之具也，非所以為悲也。至於神和，遊於心手之間，放意寫神，論愛而形於絃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此不傳之道也。**故肅者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文子·上仁〉：

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身亂而國治也。故曰：脩之身，其德乃真。**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

〈莊子·天道〉：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淮南子·道應〉：

桓公讀書於堂，輪扁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焉在？」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曰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輪扁是齊桓公時人，早於老聃。〈文子·自然〉、〈文子·上仁〉，老子兩次引用了「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文子·上仁〉最後的結論則是「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莊子·天道〉只記錄故事（一如《列子》。），〈淮南子·道應〉則將故事做為《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的註腳。

〈莊子·天道〉的時間早於〈淮南子·道應〉，而〈淮南子·道應〉顯然又參考了〈文子·上仁〉「道之所以至妙者」而在兩句老聃引文前增加了「而可以至妙者」，一如〈淮南子·道應〉對〈韓非子·喻老〉中徐馮故事的改造。

老聃對於輪扁話語的改動，一如對孫叔敖的改動，只吸收了其中哲理的部份，而去除了對話中自我指稱的部份，「臣、臣之子」被抽象化為「父、子」。這是口語引用中常見的臨時、應景的改動。

〈淮南子·道應〉：

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新序·雜事第一〉：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庸先亡乎？」對曰：「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為政也，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譬之其猶鞞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文子·上禮〉：

老子曰：「豐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蛟龍莫之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敗大裂之道也。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群書治要·文子·上禮〉：

豐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鐵作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莫之歸，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即大矣。裂之道也。

〈子華子·晏子〉：

晏子曰：「駭乎哉！吾子之言也。嬰也願遂其所以聞。」

子華子曰：「大夫無甚怪於余之所以言也。……昔先大夫欒武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矯枉而惠直，不忘其職守，而以從其君，厥有顯聞，布在諸侯之冊書。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於厥心，放命以自賢，怙寵專權，翦棄人士，圖以封殖於厥躬，國人疾視之如目有眵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欒氏以亡。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雋老也。然且慙焉而不自居，惟曰余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瞋有所志，旦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光融昭著以有立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為晉宗卿。逮其嗣主則不然，嚚嚚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原甚於虺蜮，日惟諛佞之小夫是匿是用，潔然知者遠之，灑然善者伏藏以在下，日移其志以速厥罪，范氏以亡。昔先大夫中行文子之在位也，拔職俊良，振其滯淹，人之有技能如出於厥躬，恪謹弗解，惟力是視。是以能相其君，以尋盟諸侯。逮其嗣主，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崩角摘齒，恐人之軋己也。門如鬧市，惟利是視。儉人乘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回邪，如鬼如蜮，日移其志以速厥罰，中行氏以亡。」

〈申鑒·政體〉：

惟察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位職不重，小臣讒疾，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讓，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此弱國之風也。君臣爭名，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為博，以伉為高，以濫為通，遵禮謂之劬，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為密（察），以利為公，以割下為能，以附上為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蒙，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故上必察乎國風也。

趙文子、叔向與老聃的生存時間有很大的重疊，實際上難分先後。但因叔向在更往後的時間裡明引了老聃的《老子》，且叔向沒有書籍流傳而老聃、文子有。因此，將此定為叔向引老聃！叔向對趙文子預測的事件發生在中行氏敗亡之前，趙文子死於前541年，中行氏滅亡於前492年。因此可知，此事發生在前541年以前（含當年）。此則引用因此成為先秦諸子最早引用老子與《文子》的實例！因此可以推知〈文子·上禮〉這一篇可能發表於前541年以前。由於叔向口語引用，加上傳抄訛誤，兩段文字已經有了不少差異！

由以上比對可知〈淮南子·道應〉已誤，其新增「智氏」對比於春秋末年智者的預測，更顯造偽之跡！而〈新序·雜事第一〉尚與〈子華子·晏子〉近，今本〈文子·上禮〉則顯然脫漏「以聚斂為良」一句。此句根據〈新序·雜事第一〉叔向的引文以及子華子的引文，可以復原為「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

由於叔向、子華子都引了《老子》、而子華子也屢引《文子》，因此，這一句顯然仍應判為是叔向、子華子引《文子》中老子之語！程本、叔向都是引老聃此段來解釋「中行氏」的敗亡，不同的是叔向是事前預測、程本是事後分析，且叔向的「中行氏」指向「中行穆子（荀吳）」，而程本指向的「嗣主」是「中行文子（中行寅）」，今本〈子華子·晏子〉「昔先大夫中行文子之在位也」誤「中行穆子」為「中行文子」。因為按照〈左傳·哀公二十七年〉記載，則此年中行文子尚未死，魯哀公二十七年當前468年。「中行文子」是「中行氏」最後一任，並無嗣主。且既然中行文子能稱諡號，必已死。

事實上，晏子早於前491年四月之前便已經死了，程本則死於前475年之後數年內。若以程本所說事蹟衡量，則嗣主正該是「中行文子」，而「先大夫」正該是「中行穆子」。或者比照「欒武子」至「欒氏以亡」的「欒懷子欒盈」、「隨武子」至「范氏以亡」的「范昭子士吉射」例子，「欒武子」開始的欒氏只有三代，分別是欒武子欒書、欒桓子欒黶、欒懷子欒盈，欒氏滅於欒盈之時；若往前追溯可追溯到晉靖侯的庶孫欒賓、欒共子欒成、欒貞子欒枝、欒盾，欒盾諡號不得而知。欒書為欒盾之子。

「隨武子」即「范武子」，在前632年，曾經參與城濮之戰。是「范氏」的祖先。而范氏共五代，分別是：范武子士會、范文子士燮、范宣子士匄、范獻子士鞅、范昭子士吉射，范氏滅於士吉射之時。如此則程本所謂的「中行文子」也當指向中行氏的祖先、第一代，如此當即指中行桓子荀林父，程本所謂的中行文子不一定有誤而可能是荀林父的另一個諡號。中行氏也共五代，分別是中行桓子荀林父、中行宣子荀庚、中行獻子荀偃、中行穆子荀吳、中行文子荀寅。如果把叔向對趙文子預測中行氏先滅亡的預測考量進來，則趙文子擔任晉國正卿的時間是前548年至前541年，趙文子死於前541年。其在位時間所對應的中行氏宗主正是中行穆子，則中行穆子已經開始了中行文子的做法，顯然程本的中行文子必是指中行穆子以前的中行氏宗主。因此可能是中行桓子荀林父、中行宣子荀庚、中行獻子荀偃其中之一。而這種稱謂失誤（假設今日所傳稱謂對應是完全正確）的現象，是常見的記錄者、傳抄者的改動失誤，不一定始於程本，也很難據此反證今日所傳稱謂對應有誤！

〈文子·道原〉：

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容，道將為汝居。瞳兮，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莊子·知北遊〉：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出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說苑·建本〉：

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為酒器。

〈淮南子·道應〉：

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闕於曰：「無恤賤，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為人也，能為社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為飲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為天下谿。」

齧缺問道於被衣，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為女居。憇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讎夷。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知，

不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者其難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能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

〈高士傳·被衣〉：

被衣者，堯時人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矐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大道不鑿，至人秀世。被衣冠出，超然釋智。齧公聆教，無言相契。暢懌長歌，冥筌排去。

孔子見老聃，是推斷《老子》一書成書時間的重要線索。

〈莊子·知北遊〉中多數的故事都是採用虛構人物的對話方式來進行創造。「齧缺、被衣」不像是正常的名字，而同篇的「無窮、無為、無始」更「一見即知」不是真實的人物！這一點若還能爭論，該佩服的不是學界學者的頑劣，而是莊子的厲害！連虛構出來的人名尚且都會被當成真人來看待，自然厲害！既然是假人物，則其名字當有所寓意。關於「齧缺」，莊子屢次使用，〈莊子·齊物論〉：「齧缺問乎王倪曰」、〈莊子·應帝王〉：「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莊子·天地〉：「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莊子·徐無鬼〉：「齧缺遇許由」。莊子說的煞有其事！彷彿真有齧缺此人！而孔子、老聃有如此豐富歷史、徵引實例存在的人物，反而被當成假的！學界之荒謬不言可喻！

〈莊子·知北遊〉以「齧缺、被衣」替代了「孔子、老子」，而〈淮南子·道應〉以此故事來註解《老子》。〈淮南子·道應〉三段故事中，僅有「趙簡子以襄子為後」以及其所註解的《老子》文字不存在於今本《文子》之中。試問果真《文子》抄襲《淮南子》，何以獨漏此段？至於「趙襄子攻翟而勝之」一段例子的討論，請見下文。

〈文子·道原〉的這段文字已經有些訛誤，整體而言不易理解！同時這裡也可能存在文本同化的現象！只是有些異文仍被保留了下來！

〈文子·道原〉：

孔子問道。

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容，道將為汝居。矇矓，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莊子·知北遊〉：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矇焉如新出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

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狝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齧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文子·微明〉：

文子問曰：人可以微言乎？

老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去為，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夫「言有宗，事有君，夫為無知，是以不吾知。」……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為人所慕，為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也否同非譽俗趨行等逆順左右。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經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即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即無以與道游。直志適情，即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成滿猶不易，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

〈文子·精誠〉：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故卻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

〈莊子·人間世〉：

顏回曰：「吾无以進矣，敢問其方。」

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

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

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

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孔子回答顏回的句子裡包含了：「鬼神將來舍」而這正是〈文子·道原〉中老子教給孔子的話中的一句。孔子所說的「坐馳」，又見於〈文子·精誠〉中老子的解釋！

〈莊子·知北遊〉把原本〈文子·道原〉中孔子問、老子答的歷史記載換成了含有隱喻意義的「齧缺」問、「被衣」答，以嘲諷孔子。疑古者既缺乏足夠的歷史知識、古籍知識，又缺乏相應的文學素養。在看不懂高級嘲諷的情況下，竟然選擇相信這段話出自虛構意味濃厚、毫無根據可言的「齧缺、被衣」的問答，而不願相信一本史書上記載明確的《文子》中「孔子問、老子答」的記錄。這樣的一段學界歷史顯得分外可笑！但儘管〈莊子·知北遊〉玩了一次高級嘲諷，卻難以掩蓋孔子是老子學生的基本事實。於是僅在這同一篇中所記載的孔子，便仍然說出了同屬於〈文子·微明〉卻分散於兩個段落的兩句話。而其中一句話所牽涉到的就是一直被疑古者拿來大作文章的「微言」。以上的證據，結合其他引文實證，其實在在證明了老子對孔子的影響非常大，而今本《文子》中的眾多「老子曰」，更顯然是合乎客觀實際的！

「孔子問道」一句也恐怕是後人所「為」！如果是某一代的校對者加入，則可能因為他無法編出孔子怎麼發問，於是乾脆用如此簡略的形式來加以處理。另一種可能是，原始有孔子更詳細的發問，但被刪除了，於是改為「孔子問道」。之所以懷疑這一句為後人所「為」（不一定是摻而可能是改），主因在於這樣的記錄不符合古代師徒問答的普遍形式，遑論孔子如此有名的人，他是怎麼開口向老子問道的，難道會缺篇幅記下來嗎？如果連這一句也是後人所加，那麼《文子》一書將沒有任何「孔子」的字樣存在！而〈文子·道原〉篇的發布日期自然也就

不用受限於孔子向老聃拜師學禮的時間了！即使以本書的例子來看，文子對老子的發問有些也是過於簡略而明顯有問題的，其中〈文子·道德〉篇被竹簡證實為其實是楚平王問、文子答的部分，竹簡中發問者的發問內容明顯詳細許多，而今本改為文子問、老子答則簡化成如：「文子問道、文子問德」明顯是修改者刪除了原始的問句而僅保留一個提示，實則問者是楚平王，所問也不一定是道。從這一點跡象來看，〈文子·道德〉楚平王、文子問答部分為某一代的校對者根據特定的目的而作修改，幾乎是可以肯定的！自然，「孔子問道」一句的由來也可能導因於相同的目的！至於目的是什麼，目前不得而知！

《老子》成書以後的例子

〈文子·符言〉：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眾，以弱凌強，**兵共殺之**。

〈孔子家語·五儀解〉：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眾，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宜乎！」

〈韓詩外傳·卷一〉：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不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眾，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說苑·雜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眾，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孔子回答魯哀公的話，幾篇記載大同小異。一如孔子引用老聃的話回答弟子一樣，這裡孔子「病共殺之、刑共殺之、兵共殺之」的架構與說法顯然是脫胎自老聃的說法並加以改造、擴充了，因此此口語引用雖只具一點校對價值，卻反而凸顯其真實原貌。且其「自取之也」的結論，〈孔子家語·五儀解〉、〈韓詩外傳

·卷一〉、〈說苑·雜言〉都有收入，只是文字略有小異！但〈文子·符言〉卻沒有！顯然，若說這個結論不值得收入，也很難說服人！且老子句式整齊，符合其一貫的文理特色，而孔子的引用則明顯對各個「死法」進行了擴充！而這種擴充正是常見的後出特徵之一。

〈老子·四〉：

道盅，而用之，又不滿。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老子·二十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崇（終）朝，驟雨不崇（終）日。**孰為此者？天地也。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文子·微明〉：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為強，轉禍為福。「**道冲，而用之，又不滿也**」。

〈文子·守弱〉：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為家，以萬物為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凌下，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溢者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暴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奢驕，不敢行強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奢驕，故能長久。**

〈國語·晉語九〉：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韋昭註：襄子，晉正卿，簡子之子無卹。穆子，晉大夫新稚狗也。**伐狄在春秋後。**〕，勝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雍，雍不為幸，吾是以懼。**」

〈列子·說符〉：

趙襄子使新釋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无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張湛註：公輸般善為攻器，墨子設守，能却之，為般所服，而不稱知兵者，不有其態也。〕**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

〈孔子家語·辯物〉：

陽虎既犇齊，自齊犇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剋而犇，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呂氏春秋·慎大〉：

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高誘註：襄子，趙簡子之子，無恤也。使辛穆子伐翟，勝之，下老人、中人城。使使者來謁襄子。謁，告也。今廬奴西山中有老人、中人城也。〕，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荊、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善持勝者，以術彊弱。

〈淮南子·道應〉：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許慎註：尤人、終人，翟之二邑。〕。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者其難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能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高誘註：墨子雖善為兵，而不肯以知兵聞也。〕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

〈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勝〉：

《墨子》曰：墨子為守，使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墨子雖善為兵，而不肯以知兵聞也。〕。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

〈說苑·談叢〉：

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須臾而畢。

〈左傳·哀公十七年（前478年）〉：

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

〈左傳·哀公二十年（前475年）〉：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

〈說苑·善說〉：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為仁；若信不知，安得為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

〈列女傳·趙佛肸母〉：

趙佛肸母者，趙之中牟宰佛肸之母也。佛肸以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肸之母將論，自言曰：「我死不當。」士長問其故，母曰：「為我通於主君，乃言；不通，則老婦死而已。」士長為之言於襄子，襄子出，問其故，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為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為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為有說也，乃以母無教邪！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為子，長則為友，夫死從子。妾能為君長子，君自擇以為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肸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

〈論語·陽貨〉：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左傳·哀公五年（前490年）〉：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這一則，從種種跡象研判，可以判定是〈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勝〉誤引，全段並非出自《墨子》，從相關註文與高誘（許慎）註相符可知不是引自〈列子·說符〉，而是〈淮南子·道應〉。《呂氏春秋》、《淮南子》本來都是纂輯其他書籍而輔以少數創作而成的書籍。以時間線索而論，《列子》、《呂氏春秋》都在《淮南子》之前，以文本交集、重疊數目而論，則可以確定《淮南子》此文來自《呂氏春秋》。從〈國語·晉語九〉、〈列子·說符〉：「左人、中人」、〈呂氏春秋·慎大〉：「老人、中人」、〈淮南子·道應〉：「尤人、終人」，也不難發現以《淮南子》的訛誤最大。版本文字演變順序為「左→老→尤」形近而誤、「中→終」音近而誤！

比對〈列子·說符〉：「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呂氏春秋·慎大〉：「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淮南子·道應〉：「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又不難發現〈列子·說符〉的文字最正確，且與〈國語·晉語九〉的開頭近乎一致，而〈呂氏春秋·慎大〉、〈淮南子·道應〉最接近，同時〈文子·九守·守弱〉：「飄風暴雨不終日」與〈列子·說符〉：「飄風暴雨不終朝」都仍保留著正確的形式。但〈列子·說符〉、〈呂氏春秋·慎大〉：「不達乎持勝也」用語一致，〈淮南子·道應〉已改為「不能乎持勝也」。

如果從書籍傳播廣度與知名度而論，《呂氏春秋》在早期遠遠領先《列子》，書籍傳播越廣、越快，版本自然也就會越多，這是客觀規律。以實際傳播狀況而論，則《列子》的版本數目也確實少於《呂氏春秋》。如此一來，即便《列子》的產生早於《呂氏春秋》，也更能保留住早期的文本樣貌。從以上文字的正確性本身而論，《列子》也確實優於後兩者。不過既然已經可以確切知道〈淮南子·道應〉引自〈呂氏春秋·慎大〉，那麼顯然剩下的問題就是〈呂氏春秋·慎大〉是否原本就有：「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這一句話。若以今本《呂氏春秋》與《群書治要》版的節選本《呂氏春秋》相比，可明顯得知今本並非全本，因此老子這句引文無法百分之百斷定是〈淮南子·道應〉的作者所加。但這種注解《老子》的方式，是《淮南子》全書的普遍形式與原創形式，因此幾可斷定此段〈淮南子·道應〉仍可能是首創！

而〈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勝〉所引此句：「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有弗盈也。」雖與〈淮南子·道應〉僅一字之差，且這一字的差異又是常見的通假文字。但〈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勝〉的引文卻與帛書乙本全同。所幸這句引文並不起什麼決定性作用，因此聊記於此，僅供參考。

根據高誘註，則僅是〈呂氏春秋·慎大〉這一句當時已經有另一個版本作：「善持勝者，不以疆弱。」。如此，其文本演變脈絡為：「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善持勝者，不以疆弱。」→「善持勝者，以術彊弱。」，最後一句其實已經不通，只是高誘強解之罷了！

這一段「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依照〈左傳·哀公十七年（前478年）〉關於趙簡子的事蹟記載，則趙簡子未死之前孔子已死。但一如范武子、范文子之例，則范武子未死，范文子已可繼承家主之位。根據〈左傳·哀公二十年（前475年）〉則趙簡子已死，這表示趙襄子在孔子仍在世時已經帶兵出征是合理的。且趙襄子是諡號，在趙簡子年邁時趙襄子帶兵出征屬於再正常不過之事情。畢竟晉國六將軍的宗主只是話事人，並不一定需要事必躬親！如此一來，孔子對趙襄子的評論就成為可能與合理之事情！〈說苑·善說〉記錄了趙簡子問子貢、趙襄子問子路的事情，子路死於前480年冬天，由此可知，趙襄子在子路死前就已經與孔子等人打過照面了！同時根據〈列女傳·趙佛肸母〉也可知佛肸反叛趙氏是在子路死前，而趙襄子也在此前就已經帶兵出征了！如此，則「趙襄子攻翟」時間可以確定在孔子死前！根據以上所說「常識」，則可知列子、〈說苑·善說〉

的記錄都是合理的！而從「趙襄子、子路、孔子」、「佛肸、子路、孔子」的交集可以推斷，佛肸的反叛應該在孔子仍在衛國之時！根據〈左傳·哀公五年〉有趙簡子圍中牟一事，當即此事！當前490年，其實子路、子貢、孔子仍在衛國！如此可以合理解釋孔子之前不投靠趙簡子，後期又有趙簡子詢問子貢、趙襄子詢問子路之事。

而僅從記錄孔子的話來說，單單說「趙氏其昌乎」而不給出理由，是不合理的！且根據〈孔子家語·辯物〉孔子預測「趙氏其世有亂乎！」也對子路進行了解釋，如果單單只是預測而沒有解釋，其實不符合孔子所有預測事蹟的記載（可參考〈預見未來·孔子〉）。更重要的證據其實是，孔子徵引老子的案例已經有五十幾次，而這裡孔子說：「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荊、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其中「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正出自老子〈文子·微明〉，正與趙襄子引用老子的段落出自同一段，足以啟發孔子的聯想！且「賢、主」的搭配也屬於老子、孫子慣用的詞彙搭配。而「齊、荊、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描述的是曾經擁有這些名號的國家的滅亡而非當時還存在的擁有這些舊名號的國家，屬於古代的歷史！因此，判定這整段都屬於孔子的引文！

在〈國語·晉語九〉的簡短對話中，趙襄子並未引老聃的話，且以「德不純」為主題，而〈列子·說符〉則以「德不足」為主題，論述內涵相近而不相等！〈列子·說符〉、〈呂氏春秋·慎大〉都純粹記載此故事，以此表達相關的哲理，而〈淮南子·道應〉又以此註解《老子》。整體而論，是〈列子·說符〉首先改造了趙襄子故事的對話而引入了《文子》的相關語句。若說是《文子》抄襲《淮南子》，試問《淮南子》此段之間也還有不少有哲理的文字，何以不一起收入？同時「故善者以弱為強，轉禍為福」也顯然未能完全體現在〈列子·說符〉以下的所有相關引文之中。就〈淮南子·道應〉的做法，只是引用了〈列子·說符〉、〈呂氏春秋·慎大〉的故事來做註解，由於註解中已經有不少文字重疊了，因此未再進行加工改造！遑論「飄風暴雨」的運用，二見於《文子》。而〈老子·二十三〉則有分離式使用的例子：「希言自然。故飄風不崇（終）朝，驟雨不崇（終）日。」只是「暴雨」改為「驟雨」，詞彙有異，其一或誤！〈文子·守弱〉：「飄風暴雨不終日」、〈列子·說符〉：「飄風暴雨不終朝」都仍是「終朝、終日」的用法，與《老子》同。

梳理一下〈淮南子·道應〉篇最終成果的起迄流程：緣起趙襄子引用〈文子·微明〉的文字解釋自己的想法，孔子聽到後讚嘆之餘聯想到了同一篇的其他文字並口語引用而出，最終這則記錄為〈列子·說符〉所收，後經〈呂氏春秋·慎大〉轉載，最終〈淮南子·道應〉進行整合並以其體例以整件事情作為對《老子》重複使用該句的詮釋！今本〈文子·微明〉：「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其「滿」已經避漢惠帝劉盈之諱「盈」，其「不」避漢昭帝劉弗陵之諱「弗」，這些都是今本因為避漢朝皇帝諱的改動！但架構上仍與馬王堆《老子》乙：「道沖而用

之，有弗盈也。」相合。「又、有」、「有、或」古音近可通！

〈文子·微明〉：

文子問曰：人可以微言乎？

老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去為，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夫「言有宗，事有君，夫為無知，是以不吾知。」

〈列子·黃帝〉：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太平御覽·羽族部十二·鷗〉：

《列子》曰：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游，鷗鳥擲炁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某蒼從汝游，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也。

〈呂氏春秋·精諭〉：

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

〈莊子·知北遊〉：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狝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齧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中論·貴言〉：

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辨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仲尼、荀卿先後知之。問者曰：「或有周乎上哲之至論，通乎大聖之洪業，而好與俗士辨者何也？」曰：「以俗士為必能識之故也。何以驗之？使彼有金石絲竹之樂，則不奏乎聾者之側；有山龍華蟲之文，則不陳乎瞽者之前；知聾者之不聞也，知瞽者之不見也，於己之心分數明白；至與俗士而獨不然者，知分數者不明也。不明之故何也？夫俗士之牽達人也，猶鶉鳥之欺

孺子也。鵜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踟躕蹢足而不以為弊也。

〈宋書·列傳·謝靈運〉：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也。……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曰：……撫鷗鰼而悅豫，杜機心於林池。〔莊周云：海人有機心，鷗鳥舞而不下。今無害彼之心，各說豫於林池也。〕

列子「至言去言，至為去為」引自孔子，〈莊子·知北遊〉收錄了這個故事！而孔子引自老子，〈文子·微明〉記載了老子的相關言論。而老子此句也與〈老子·二〉：「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之主張相同。其中列子引「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用「故曰」，出自孔子。孔子「齊智之所知，則淺矣。」正脫胎於老子「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

〈呂氏春秋·精諭〉明顯與〈列子·黃帝〉之文相重複，即便那些差異的文字也有相似性，譬如「每旦之海上」、「每居海上」，後者不通，且由〈呂氏春秋·精諭〉下文「明日之海上」可以證明「每居海上」正是「每旦之海上」之誤。「居、旦」形近而誤，「居」可能是「旦之」上下相連導致的錯誤解讀。且鳥吃昆蟲，海上正多鷗鳥、海鳥，蜻蜓之出現更顯突兀！蜻蜓一般生活於淺水地區的湖泊、水池、河流附近，怎麼會在海上有這麼多蜻蜓？而蜻蜓又有何吸引力可言？且「百數而不止」的是鷗鳥，那是壯觀的場面，但如果是蜻蜓，豈非令人詫異！顯然〈呂氏春秋·精諭〉的差異是由文字訛誤而來，而此故事只見於此兩篇。此亦為《列子》早出之證！

今本〈列子·黃帝〉雖也有小誤，但大體合理而正確。謝靈運引莊周云：「海人有機心，鷗鳥舞而不下。」今本《莊子》無此句，因此以今本論，謝靈運為誤引，「鷗鳥」之故事出自〈列子·黃帝〉。《莊子》本引很多《列子》的文章，兩書又都是道家之書，因此混淆兩書而誤引是正常的事情！

〈文子·微明〉：

文子問曰：人可以微言乎？

老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去為，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夫「言有宗，事有君。夫為無知，是以不吾知。」

〈莊子·知北遊〉：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列子·說符〉：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

？」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溜、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呂氏春秋·精諭〉：

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沒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溜、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謂則不以言矣。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

〈呂氏春秋·舉難〉：

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魯國以訾。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

〈淮南子·道應〉：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溜、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以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

〈管子·輕重甲〉：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爭魚者濡，逐獸者趨」，〈列子·說符〉尚不誤，而〈呂氏春秋·精諭〉已經變異為「求魚者濡，爭獸者趨」。〈呂氏春秋·舉難〉又一變為「救溺者濡，追

逃者趨」，是後出、多版本來源（轉引《文子》）的重要證據！而這一篇的故事又與孔子、老子有關，因為孔子正是用「龍」來形容老聃的，而這裡他以「螭」自況！因此，〈呂氏春秋·舉難〉作者由此而聯想到〈文子·微明〉這一段孔、老對談，便隨手補上了這一句！《呂氏春秋》、《淮南子》本都是雜抄百家書的纂輯之作，而孔子又是老子弟子且是先秦兩大顯學的始祖之一，《文子》又是老子思想的重要記錄者，因此能找到這樣的例子，雖然不意外，卻也實在寶貴！

〈列子·說符〉這一段，孔子的話其實只到「唯知言之謂者乎！」，〈呂氏春秋·精諭〉正取自此。而「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只是列子拿了〈文子·微明〉中的話來補充說明用的。斷句之難當在於〈列子·說符〉脫漏了「白公弗得也」一段。今本《列子》一向被疑古派當成偽書，可是只要疑古派需要借重這本書來把其他書打成偽書時，這本書就又不偽了！這種騎牆的做法，正普遍存在於近代的考證文章之中。而最終疑古派竟能利用這種伎倆，把所有戰國子書打成偽書。試問，這不是循環論證？什麼是循環論證！這不是整個學術界都睜眼如盲，什麼叫做睜眼如盲？至於邏輯思維水平，誰曾看過？

〈列子·說符〉記載孔子的回答：「吳之善沒者能取之。」符合孔子的時代特色。孔子之時吳國尚存，而孔子死後不久吳國便滅亡了，因此〈呂氏春秋·精諭〉引時已將「吳之善沒者」簡省為「沒人」而喪失了孔子說話時的語境氛圍了！至於〈淮南子·道應〉則繁化增飾為：「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按照〈管子·輕重甲〉：「天下之國，莫強於越」則〈輕重甲〉此篇可能成於越滅吳之後，而越國善游者的典範已經為越國人。因此，〈淮南子·道應〉沒有改為「越之善沒者」而是繁化為「吳、越之善沒者」，可以表示其所引的文獻創作時已經脫離了原型的語境了！而孔子這一句話不僅更證明了孔子的話之可信，也證明了〈列子·說符〉之早出！

〈列子·說符〉：「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呂氏春秋·精諭〉：「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淮南子·道應〉：「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其中劉安的說法明顯抄自〈列子·說符〉，因為〈呂氏春秋·精諭〉的論述方式已經改變，且「浴室」也誤作「法室」，而劉安仍用「浴室」。

〈韓詩外傳·卷四〉：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旦也踰。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婉。《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文子·微明〉：

老子曰：以不義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文子·微明〉：

文子問曰：人可以微言乎？

老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去為，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夫「言有宗，事有君，夫為無知，是以不吾知。」

〈列子·說符〉：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溜、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呂氏春秋·精諭〉：

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沒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溜、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謂則不以言矣。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浴室。

〈呂氏春秋·分職〉：

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眾，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為人，又不能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梟之愛其子也。〔高誘註：梟愛養其子，子長而食其母也。白公愛荊國之財而殺其身也。〕

〈淮南子·道應〉：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溜、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以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

得也，故死於浴室。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

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乙入曰：「不義得之，又不能佈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眾，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禽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

〈淮南子·人間〉：

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无筦籥之信、關鍵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

〈說苑·權謀〉：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己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為亂。

〈孔叢子·詰墨〉：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眾矣，俱以為賢聖也。今問於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荊，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弑君，非聖賢之行也。」

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荊，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為白公。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柰此年世不相值何？

〈左傳·哀公十六年〉：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

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

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挾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

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

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

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不掩面？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潁黃氏。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楚昭王二十七，當前489年。）救陳，王死城父。……（楚惠王二年，當前487年。）子西召建子勝於吳，為白公。……（楚惠王六年，當前483年。）白公勝數請子西伐鄭，以父怨故。

〈劉子·貪愛〉：

楚白公勝，其性貪吝，既殺子西，據有荊國，積斂財寶，填之府庫，不以分衆。石乞諫曰：「今患至，國將危。不顧勝敗存亡之機，固以形於胸中矣！不能散財以求人心，則不如焚之。無令彼衆還以害我。」又不能從。及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財以與衆，出府之寶以賜人，因而攻之，十有九日，白公身滅。財非己有而欲有之，以此小吝而大禍生焉。

寒山有獸，其名曰狍，其角當心，俯而磨之，潰心而死。炎州有鳥，其名曰梟，偃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蜀侯之貪石牛，牛逾近而身轉危，何異磨其角，角逾利而身速亡乎？白公之貪財，財逾積而身逾滅，何異梟之

養子，子逾長而身就害也。是以，達人覩禍福之機，鑒成敗之源，不以苟得自傷，不以過吝自害。老子云：「多藏必厚亡。」《禮》云：「積而能散。」皆明止足之分，祛貪吝之萌也。

〈孔叢子·詰墨〉說：「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為白公。」楚昭王死於魯哀公六年當前489年，楚惠王立十年當前479年，正是孔子卒年。且根據〈左傳·哀公十六年〉記載，則此事〈左傳·哀公十六年〉一開始是在追溯白公勝如何回到楚國的來歷！並非指所有關於白公勝的事情全部發生在此年。這種「筆法」在《左傳》中非常常見，其中一個跟孔子有關的就是孟僖子要自己的兒子拜孔子為師學禮的事件！也同樣的造成了許多學者的誤解！事實上，子西召回白公勝是在楚惠王二年，當時孔子仍在楚國，因此要子貢去勸子西不要「釣名」，而其起因正是因為子西想召回白公勝。因此，白公勝回楚國與白公勝發動叛亂是兩件事，發生時間相差甚遠！〈孔叢子·詰墨〉作者明顯混為一談，其反駁明顯有誤！但從這裡也證實了墨家確實拿老聃、文子的東西來攻擊孔子，其中晏子的回答完全造假！白公勝事件發生前，晏子早已死去！而墨子與孔子的時間有交集，離晏子死期不遠，依照墨子的身分與人格也不可能做這種事！這種造偽之事也不見得是墨家門徒所為，但可以肯定的是確實被墨家廣為傳播，並收入了《墨子》之中以做為攻擊儒家尤其是孔子的武器。

孔子見葉公、派子貢勸子西不要釣名與白公勝「微言」的交談，全部都發生在同一段時間！若論先後，試圖復原當時的情境，則當是孔子先與葉公交談，得知子西要召回白公勝而派子貢前去勸子西不要釣名，但子西不聽。後來白公勝回國後，刻意去拜訪了孔子，希望「微言」一下！但孔子沒有正面回答。於是這件事在白公勝事件爆發後，成了攻擊與詆毀孔子者發力的基礎！在一些真實的事件上添油加醋，更容易形成一般人認知上的混亂，甚至取得認同，尤其是對孔子或儒家沒有好感者的認同。至於石乞是否真是孔子安插到白公勝身邊的，則難以知道了！

再者，從〈左傳·哀公十六年〉的記載可知，白公勝之所以不聽石乞的建議，是因為「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而石乞的建議是「焚庫、弑王，不然，不濟。」而〈呂氏春秋·分職〉的記載卻側重於石乞的建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至於此前石乞是否有建議要白公勝分人，從〈左傳·哀公十六年〉的記載來推敲，應該是沒有的！因為白公勝在石乞提議「焚庫、弑王」時，用「不祥、無聚」來回絕，其原因並非「貪」，而是著眼於「守」！但〈呂氏春秋·分職〉卻因此把白公勝扣上「至貪、至愚」的帽子，接著引用了老聃關於「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但老聃全段只著眼於「愚」而非「貪」，且「梟愛其子」是「愚」而非「貪」！老子原始的譬喻只是用「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來比喻「愚人」，而《呂氏春秋》已經把白公勝形容為「至貪、至愚」之人，並用「梟愛其子」來形容白公勝的「嗇」，換個法子說也就是「貪」！這一點卻與老子的原始譬喻不合了！

高誘註解時首先便說：「白公愛荊國之財而殺其身也」，劉晔繼承了這種說法並加以誇大而稱白公勝為「積斂財寶，填之府庫，不以分衆」的搜刮者了，豈非荒謬可笑！而劉晔在行文中仍不忘補充「梟愛其子」的詳細典故！但「梟」乃春秋戰國常見之鳥，劉晔卻引了類似神話的說解而稱：「炎州有鳥，其名曰梟」，這大概也與他離開原型創作時間太久不無關係吧！

再者，根據〈淮南子·人間〉的說法，則白公勝作亂前三年還曾經模仿田成子而在楚國有「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的收買人心的舉動。石乞仍稱讚白公勝「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无筦籥之信、關鍵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己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者千人。」這些顯然都不是所謂「嗇、貪」的表現！

至於說「微言」這段是《文子》抄了《淮南子》是完全違背常識的說法！因為就算要偽造，也要抄《呂氏春秋》這樣的先秦古籍，哪有無知到去抄襲先秦以後的古籍卻要把自己偽裝成先秦古籍的造偽者呢？而從以上的引文不難發現「白公弗得也」一句起到了斷句的重要作用。以讓讀者明白是《呂氏春秋》藉由聯想法引出了《文子》中的相關段落，而《淮南子》不過全抄《呂氏春秋》，最後再以慣用手法，補上了《文子》相關段落的「《老子》」文字，用故事註解《老子》。白公勝兩個例子，其中一個「梟愛其子」是牽強的說法，但兩個故事在《呂氏春秋》依然只是故事，到了《淮南子》便成了《老子》的註腳了！至於「微言」的說法則起於周公，老聃只是沿用了這樣的說法，既非老聃原創，自然更不是白公勝與孔子所創。

〈呂氏春秋·分職〉記載石乞的說法不過是「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但到了〈淮南子·道應〉便已經在石乞的話中加料，並且加入的就是老子的「不義得之，又不能佈施」。從而造成了無端的困擾！但從白公勝的歷史看來，本來繼承楚王王位的就該是白公勝。只因其父親太子建被費無極陷害出逃楚國，最終喪命於異邦，白公勝才前去吳國投靠吳王。一如後來吳王闔閭刺殺吳王僚奪位成功之後，並未有人因此說吳王闔閭「不義」，即便連知禮的當事人之一延陵季子也都沒有說吳王闔閭不義，白公勝所為也不過就是效法吳王闔閭奪回本應屬於自己的王位罷了！成王敗寇，何來「不義」之說！因此呂不韋的「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這個說法難以成立。

且石乞的說法是「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明顯能害人的是能利用「庫」中物資的人而不是一般的「佈施」對象：老百姓。石乞所謂的「分人」頂多就是白公勝將錢財寶物分給願意效忠的勇士或官員，或以此招徠更多人的效忠，對白公勝而言這種「分」其實就是「賞賜」而不是「佈施」了！因此白公勝說「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沒有東西可以賞賜給勇士，誰願意賣命來協助抵抗反抗軍呢！「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眾，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顯然葉公的做法就是石乞所擔憂的，所謂「發太府之貨予眾，出高庫之兵以賦民」都是「分、賞賜、賦予」而不能稱為「佈施」！且這又與「不能為人，又不能自為」有何關係？本來白公勝奪位就是「自為」，又哪裡是

為了「為人」呢？至於白公勝不能如葉公般善用物資，也無法就說他「可謂至愚矣」了！

此外，從白公勝早期效法齊國田氏「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的做法看來，不能說他「貪、愚」。從白公勝拒絕石乞提議所說的「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更不能說白公勝「貪」，也不能說他「愚」了！因此可以說，〈列子·說符〉拿老子的言論來補充孔子對尚在策畫奪位計畫的白公勝的言論還算是合理且有深度的做法。可是到了呂不韋再拿老子的譬喻來譬喻白公勝真正奪位的事件，就已經不切合老子的論述了。最終，劉安又把整個事件做更進一步的攪和，不僅白公勝事件失實了，評價走樣了，連老子的說法也最終被疑古派拿來說成是假的了！這些大概是劉安當初所始料未及的蠢事啊！

〈文子·精誠〉：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也。

〈列子·說符〉：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鋸〔張湛註：許慎注《淮南子》云：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也。〕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箸，其行足躓株堦，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韓非子·喻老〉：

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頤，血流至於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為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為而成。」

〈淮南子·道應〉：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鋸上貫頤〔高誘註：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鋸。倒杖策，故鋸貫頤也。〕，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此言精神之越于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

〈淮南子·原道〉：

夫形者，生之所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

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虻貞蟲，蠕動蚊作，皆知其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今人之所以眊然能視，聵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為之充而神為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躓越堦、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高誘註：躓，躓也。楚人讀躓為躓。〕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為宅也。

〈淮南子·說山〉：

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陳成子將弑齊簡公，使勇士十六人，脅其大夫子淵捷，欲與分國。捷不欲，故曰劫之。〕，子罕之辭其所不欲〔所欲不貪為寶〕，而得其所欲。孔子之見黏〔拈〕蟬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倒杖策，傷其頤，血流及屨而不覺。言精有所在也。〕**，衛姬之請罪於桓公。

從比對可知，〈淮南子·道應〉引的不是〈韓非子·喻老〉而是〈列子·說符〉，且〈列子·說符〉此段被淮南子拆成兩部分徵引，一於〈淮南子·道應〉，一於〈淮南子·原道〉。而張湛也知道這一點，並給出了相關的許慎註，加以解釋。但〈淮南子·道應〉雖然引的是更早的〈列子·說符〉，卻顯然參考了〈韓非子·喻老〉把這個故事用來「喻老」的做法！以「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聯想、搜索到了〈文子·精誠〉的相關段落文字，再把相關段落文字結合整個故事！最終整合成了一個註解《老子》的段落！這是〈淮南子·道應〉所用的第三個關於白公勝的例子。如果說《文子》抄襲《淮南子》，且〈淮南子·道應〉三次使用白公勝的例子，何以這個例子關於故事本體的文字沒被抄？且以文意而論，雖有相關性，卻太牽強了！〈韓非子·喻老〉既引《老子》也引《文子》（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屬於兩書的同現現象。而這種同現現象，在《淮南子》一書中頻率自然更高！

〈淮南子·原道〉：「其行也，足躓越堦、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高誘註：「躓，躓也。楚人讀躓為躓。」白公勝正是楚人。〈淮南子·原道〉襲用〈列子·說符〉文字而刪除了具體的白公勝，而抽象成一般人的特質！是屬於「細節遺失」的常見現象，更是取哲理而棄故事的常見做法。而且這個故事本身還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就是「鄭人聞之」，為什麼是「鄭人聞之」而不是其他國人呢？因為白公勝與其父親太子建在離開楚國後，首先寄居於鄭國。後來因為太子建陰謀與晉國聯手攻下鄭國，事發被殺，白公勝因此逃到吳國。而白公勝這次又「慮亂」，正與其父親當年的事蹟具有同質性。也是當時的鄭國人所能聯想所及的事件。而因為列子在鄭國居住了「四十年」（〈列子·天瑞〉）以上，生存時間也與太子建、白公勝有所交集，自然能知白公勝事件以及鄭人對此的評價！從這一點來看，鄭國人對此事進行評價的合理性來自於白公勝曾經居住在鄭國，而列子能知

悉這一點也正因其長期居留在鄭國！除此篇外，〈列子·黃帝〉與〈列子·周穆王〉也都有提到「鄭人」的其他故事！其他作者並沒有這種條件！韓非是韓國人，韓國滅鄭在前375年，此後更把首都遷徙到新鄭，韓國並因此一度稱為鄭。而韓國滅鄭早於韓非一百多年，所以韓非記載這個故事雖然也很合理，卻不可能知道「鄭人聞之」，如此韓非也有一個源頭。而劉安除非也有一個源頭，否則他如何知道鄭國有人評價？所以劉安的源頭依據目前的文獻可知，只能是列子與韓非其一。而韓非既然也不可能是源頭，那麼源頭就只能是列子了。

「聞之」的「之」必然都是過去的事情，只是有些已經發生許久，而有些則發生不久。查先秦諸子的「聞之」例子，多數使用「時人」或「X國之人（如鄭人）」聞之的，絕大多數都是指當時的事件！因此，不管從哪一方面來看，這一則關於白公勝的事件，能親聞的列子都是源頭！

總體而論，結合《文子》來註解《老子》，不始於劉安，韓非已經屢次使用這樣的方法了！這一則的其他相關討論，可見〈韓非子〉一節的相關引文討論。

〈管子·幼官〉：

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眾。勝無非義者，焉可以為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管子·幼官圖〉：

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危國。**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眾，勝而無非義者，焉可以為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管子·兵法〉：

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故能全勝大勝。無守也，故能守勝。**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其次一之。破大勝疆，一之至也。亂之不以變，乘之不以詭，勝之不以軸，一之實也。近則用實，遠則施號。力不可量，疆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眾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

〈文子·道德〉：

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即國亡。亟戰即民罷，數勝即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即寡矣。主驕即恣，恣即極物；民罷即怨，怨即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呂氏春秋·適威〉：

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驕戰而驕勝**。」武侯曰：「驕戰而驕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驕戰則民罷，驕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歿於干隧也。**」

〈韓詩外傳·卷十〉：

魏文侯問里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里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里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物，疲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新序·雜事第五〉：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淮南子·道應〉：

魏武侯問于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疲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疲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敝以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

〈史記·蘇秦列傳〉：

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

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從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

〈申鑒·政體〉：

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

〈文子·道德〉因為竹簡版的出土證明了今本〈文子·道德〉中幾乎所有「文子問、老子答」的真實面貌應該是「平王問、文子答」。但竹簡〈文子·道德〉除了出土時已經殘缺不全之外，詳細比對下來，還能發現一件「客觀事實」。也就是竹簡〈文子·道德〉對應到今本〈文子·道德〉的部份都是有「文子」參與問答的段落，那些今本〈文子·道德〉中「老子」自己獨白的片段，一如其他《文子》篇章都未能找到明顯對應。因此即使是〈文子·道德〉中的「老子曰」也無法因此據竹簡便篤定的說都是出自「文子」。以上這段便屬於這樣的例子。不管這段是出自文子或老聃，可以肯定的是其源頭來自管子。即使要誣指今本《文子》抄襲，也該抄〈呂氏春秋·適威〉，有何必要去抄〈淮南子·道應〉？且老子「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即寡矣。」、〈呂氏春秋·適威〉作：「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淮南子·道應〉作：「以驕主使疲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寡、少、鮮」近義詞，而〈文子·上仁〉：「老子曰：……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鑑，而能無為非者寡矣。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賢師良友，舍而為非者寡矣。」都用「寡」字！〈孫子兵法·實虛〉：「所備者多，則所戰者寡矣。」為孫子用例

，〈孔叢子·刑論〉：「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為非者，寡矣。」為孔子用例，〈論語·子張〉：「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為子貢用例！都是「寡矣」，與老子用法相同。這些都是春秋末年的用例而都用「寡矣」！而〈呂氏春秋·適威〉「魏武侯之居中山也」的「居中山」這個細節，也被後出的〈淮南子·道應〉、〈韓詩外傳·卷十〉、〈新序·雜事第五〉所遺失了！「細節遺失」正是敘事後出者的重要特徵。

老子「主驕即恣，恣即極物；民罷即怨，怨即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李克口語引用時，已經省略了「主、民」這原本對應於「上、下」的主詞，同時也是句式得以整齊的要素！若加上整個儒家，包含李克的老師子夏、同門吳起都引用了《文子》中老聃的話或譬喻、思想，那麼李克是原創的說法自然是荒謬的！而東漢荀悅引此作：「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已將委婉的「極慮」直接改成更直白的「畔（叛）」了。

〈文子·微明〉：

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呂氏春秋·順說〉：

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役人得之所欲，已亦得之所欲。以此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桓公則難與往也。

〈呂氏春秋·淫辭〉：

惠子為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惠王曰：「可行邪？」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輿謬，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

〈淮南子·道應〉：

惠子為惠王為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

〈淮南子·原道〉：

故雖游于江潯海裔，馳要褭，建翠蓋，目觀掉羽、武象之樂，耳聽滔朗奇麗

激攄之音〔高誘註：樂有激、揚、攄、轉，皆曲名也。〕，**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佚流湎。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恍然失其情性。

〈淮南子·說林〉：

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謠，一人唱而千人和。

〈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

帝輒優文荅報。

裴松之註：魏略曰：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以之所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為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為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己，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為汝唱，汝為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

〈劉子·適才〉：

伏臘合歡，**必歌採菱**；牽石拖舟，**則歌嘯嚶**，**非無激楚之音**，然而棄不用者，方引重抽力，不如嘯嚶之宜也。

〈劉子·殊好〉：

陽春白雪，激楚採菱，眾耳之所樂也；而漢順聽山鳥之音，云勝絲竹之響；魏文侯好撻鑿之聲，不貴金石之和。

老子「今夫挽車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與翟翦「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有不小差異，前者以「挽車」為例，而後者以「舉大木」為例，且老子「挽車勸力」與前文譬喻「挽車者」呼應，但翟翦「舉大木」卻抽象成「舉重勸力」，不相對稱！

〈呂氏春秋·淫辭〉引用時只引作「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淮南子·道應〉則作：「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後者明顯與〈文子·微明〉接近，同時更有「治國有禮，不在文辯。」等老子語，卻刪除了〈呂氏春秋·淫辭〉中翟翦的重要譬喻性結論：「夫國亦木之大者也。」合理的解釋正是〈淮南子·道應〉拿了〈文子·微明〉的句子改了原始的故事！而劉安這樣的做法，上面的例子已經讓人見識過了！

在翟翦，他只是引用了老子的相關說法，並進行了臨時的改造；在劉安，他以翟翦的故事取代掉老子原文相關的部分，但因為原始故事翟翦只說到「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而這與老子接下來的話不吻合，於是劉安就動手把翟翦的這段話依照〈文子·微明〉改成「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最

後又加上「治國有禮，不在文辯。」然後才引「老子曰」。因此按照劉安的改法，其「治國有禮，不在文辯。」也應該算在翟煎的話頭上。

「激楚」乃古代樂名，《文子》某代校對者不知而改為「胡楚」，足見其程度並不佳！劉安「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明顯仍脫胎於老子「雖鄭、衛、激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而劉晝最終的改造版則為「伏臘合歡，必歌採菱；牽石拖舟，則歌嘯嘖，非無激楚之音，然而棄不用者，方引重抽力，不如嘯嘖之宜也。」與原型已經相去甚遠了！

老子「挽車」的譬喻當起於管仲的例子，《管子》是老聃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則老聃熟悉管仲的事蹟，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老子·五十二〉：

天下有始，可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彊。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老子·五十五〉：

含德之厚者，比之於赤子也。蜂蠆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腠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歎，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則彊。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老子·五十六〉：

知者不言也，言者不知也。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文子·下德〉：

老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即重生，重生即輕利矣。猶不能自勝即從之，神無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強不從，是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謂玄同，用其光，復歸其明。

〈藝文類聚·居處部二·闕〉：

《文子》曰：老子云：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

〈莊子·讓王〉：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呂氏春秋·審為〉：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高誘註：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伐得中山，公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

詹子，故得道者也。身在江海之上，言志放也。魏闕，心下巨闕也。心下巨闕，言神內守也。一說魏闕，象魏也。懸教象之法，決日而收之。魏魏高大，故曰魏闕。言身雖任江海之上，心存王室，故在天子門闕之下也。〕

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

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

〈淮南子·道應〉：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

〈漢書·藝文志〉：

《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列子·仲尼〉：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張湛註：公子牟，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隧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論至言而以為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淮南子·俶真〉：

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糅，處玄冥而不暗，休於天鈞而不礪，孟門、終隆之山不

能禁，唯體道能不敗。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

〈文心雕龍·神思〉：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為妙，神與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

〈莊子·秋水〉：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雜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沕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鰲曰：『吾樂與！出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虯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鰲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鼃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

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說苑·敬慎〉：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戰國策·趙策三·平原君謂平陽君〉：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

矣。」仆得聞此，不忘於心。愿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首先「中山公子牟」根據張湛註為魏文侯之子，因此就人類壽命而言，可知他不可能接觸到「平原君、平陽君、穰侯、應侯、莊子」這些人，而這些人的共同點就是集中在戰國中後期。而且「中山公子牟」是魏文侯之子這一點也跟班固註解「道家」《公子牟》：「先莊子，莊子稱之。」這件事是相符的。更與《列子》能提到「中山公子牟」一事是相符的。因為列子是關尹子弟子，他的著作不可能提到戰國後期的魏牟這也是常識認知！

平原君趙勝於前298年拜為趙國相國，前251年死。平陽君趙豹於前272年被趙惠文王封為平陽君，直到趙孝成王四年（前262年）仍未死。穰侯魏冉於前300年拜為秦國相國，至前271年多次擔任秦國相國，約死於前265年之後。應侯范雎於前266年接任魏冉為秦國相國，前260年離職。莊子從楚威王（前339年至前329年在位）時期開始活躍，至少活到前307年。其中〈說苑·敬慎〉作「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而〈戰國策·趙策三·平原君謂平陽君〉平原君說：「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說的是同一件事情，而一作穰侯、一作應侯，都在平原君可知的範圍之內！而必有一誤！即使是穰侯，那麼與穰侯對談的「魏公子牟」也絕不可能是魏文侯之子「中山公子牟」。而不帶「中山」字樣的「公子牟、魏牟」，則根據其所接觸的對象可知為同一人，〈莊子·秋水〉：「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今吾聞莊子之言』」這時間點與在平原君面前與孔子七代孫孔穿辯論的公孫龍的時間是一致的。

因此可知，「中山公子牟」與「公子牟、魏牟」不是同一個人，即便「中山公子牟」也可以稱為「公子牟、魏牟」。而根據以上資料可知，與「瞻子」對談的其實是魏文侯之子「中山公子牟」。關於中山公子牟與魏牟的詳細考證，可參考〈先秦諸子與老子·列子〉中的考證。

中山公子牟一句回應：「雖知之，猶不能自勝。」已然可以解讀為中山公子牟聽過這樣的說法，至少這是其中一種可能。而當前唯一具有這樣的說法，同時年代在中山公子牟之前的，也只有《文子》。既然中山公子牟時，《文子》早已經為眾多菁英所熟知，有了以上的對話，不足為奇！若考量「文本同化」的普遍現象！那麼《文子》此段與故事如此吻合，是再合理不過的事情了！

〈淮南子·道應〉「心使氣曰強」與「用其光」中間漏脫一句「是謂玄同」。而〈文子·下德〉這整段與《老子》相關的話實分屬三章，其順序對應於《老子》的篇章順序是：〈老子·五十五〉、〈老子·五十六〉、〈老子·五十二〉，顯然這樣的現象只有用作者「重複使用」才能合理解釋！

這個故事最早起於〈莊子·讓王〉，〈呂氏春秋·審為〉襲用，〈淮南子·道應〉又參考了《文子》的相應段落，而做了修改與結合！

〈老子·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所徼。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老子·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撥，善衰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溥。**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文子·道原〉：

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多聞數窮，不如守中**」，「**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怵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夫情，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為。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即乎無垠，循天者與道遊也，隨人者與俗交也；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文子·上仁〉：

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身亂而國治也。故曰：「**脩之身，其德乃真。**」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

〈文子·微明〉：

老子曰：……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有餘；修之國，其德乃豐。**」

〈文子·上德〉：

天之道，哀多益寡；地之道，損高益下；鬼神之道，驕溢與下；人之道，多者不與；聖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也。天明日明，而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有四明，乃能長久。明其施明者，明其化也。天道為丈，地道為理。一為之和，時為之使，以成萬物，命之曰道。大道坦坦，去身不遠。「**脩之於身，其德乃真；脩之於物，其德不絕。**」

〈文子·上德〉：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亂，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

〈文子·符言〉：

老子曰：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澹。以數筭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泣而益之也，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列子·說符〉：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呂氏春秋·執一〉：

楚王問為國於詹子。詹子對曰：「何聞為身，不聞為國。」詹子豈以國可無為哉？以為為國之本在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而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以家為國，以國為天下。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月，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為近之。

〈淮南子·道應〉：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于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

〈藝文類聚·治政部上·論政〉：

《淮南子》曰：……

又曰：楚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曰：「何明於治身，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意林·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楚王問詹何治國之道，對曰：「何聞治身，不聞治國。國之本在身也。」

〈淮南子·詮言〉：

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于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為方；規不正，不可以為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己而得矣。

老子用「故曰」其實還有一個更合理的解釋，也即老子採用「故曰」引出的文字其實非老子原創，而是取自更古老的古籍，如《黃帝書》或《書》等老子常

引用但今日多已經不可見的古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嘛質疑「故曰」的合理性，要嘛忽略了這個最大的可能。因此〈文子·上仁〉、〈文子·微明〉中都引了這段，並且都採用「故曰」引出！若「故曰」無誤，則這些句子不是老子原創而是老子所引用，並且一如其他出自黃帝的句子一般，被收錄到了《老子》中。由於《老子》全書暗引居多（有些比照《文子》明引案例可知出處），因此在老子所引古籍已經消失的前提下，這些文字便自然的成了老子的「原創」！

詹何是楚莊王時人，則早於老子。〈呂氏春秋·執一〉卻引為「楚王問為國於詹子」是對〈列子·說符〉此故事的濃縮處理。〈列子·說符〉「楚莊王」→〈呂氏春秋·執一〉「楚王」，屬於細節遺失的常見現象，〈藝文類聚·治政部上·論政〉引《淮南子》也只作「楚王」，同樣是細節遺失的現象。

此外，「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這些都是「身治、國治」的再次使用。另一個重點是，老子的「文字」並非完全按照對話順序，而是屬於重組的運用，老子「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身亂而國治也。」、詹何「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而這種重組運用正是口語引用中常見的現象。

〈列子·說符〉依然只收錄了故事，而〈淮南子·道應〉再次以原始故事取代了老子的論述，並用來註解《老子》。

「脩之身，其德乃真。」，〈文子·上仁〉、〈文子·微明〉、〈文子·上德〉三處引用，且都切合主題！而這裡其實又給出了一個關於「故曰」所帶出的文字非老子原創的證據。因為〈文子·上德〉：「脩之於身，其德乃真；脩之於物，其德不絕。」也未用「故曰」引出，與〈老子·五十四〉的暗引方式相同。暗引是最普遍的引用方式（見本書關於《老子》、《文子》、《孫子兵法》的引用案例可知）。而其中「脩之於物，其德不絕。」更像是「創造式引用」的例子！即便不是，而是純引用，那麼這一句句式一致的話也並沒有出現在〈老子·五十四〉，而〈老子·五十四〉的「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天下，其德乃溥。」兩句也都未能在《文子》中找到。如果是「文子」引用《老子》，則顯然不該如此！而應該是整段引用，或者連續引用！至少就概率上來說，這樣的引用方式更能顯示出「尊重」！且從整個《文子》與《老子》重疊的文字部分來做完整的考察，不難發現，「故曰」所帶出的文字，本身是有重疊的！譬如以上〈文子·上仁〉、〈文子·微明〉都是以「故曰」引出同樣的話！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文子·道原〉、〈文子·上仁〉兩處引用，若連《老子》也算進去變成三處引用了！

〈老子·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一者，其上之不皦，其下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

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芴芒，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可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文子·微明〉：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為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為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無達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化也。

〈呂氏春秋·執一〉：

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來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農以鴻。**」

〈淮南子·道應〉：

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雖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

「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既然〈文子·微明〉、〈老子·十四〉都有，且都註明出自老子。且田駢「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也確實出自〈文子·微明〉。那麼要說田駢引的不是《老子》而是《文子》，也是可以的。因為引文的可能性確實各佔一半。

〈淮南子·道應〉整篇引用很多《老子》，大抵一個故事引用一則作結，而稱「故老子曰」。這一則很明顯與其他則例子有異，田駢對於齊王的話斷句斷在「何足問哉」也可，斷在「者也」也可。田駢這一則可以確定引自《文子》而非《老子》的理由很簡單，因為其上下文都與《文子》相關而不與《老子》相關。且這一則劉安之所以不引「老子曰」，乃在於「無下手處」。因為這一則「老子曰」與《老子》重複的部分近乎結尾而非結尾。是所有引用案例中的特例。且這一句田駢已經明引「老聃」，已經不需要再次點明「老子曰」了。除了沒有「老子曰」，這一則仍然包含了《文子》的相關內容以及「老子（老聃）」這兩個必要元素。

「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田駢於口語中引用，以這個場景而論，沒必要也不可能完全複述老子的「譬若山林而可以為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於是〈淮南子·道應〉在文末又補上了較為完整的一段「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同時在田駢的原始對話中進行了改造，而插入了「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而今本〈文子·微明〉已經脫「六合之內」一句！

田駢的例子正是眾多徵引《文子》內容者的徵引實例！而《淮南子》的改動也屬於其慣用的拼接與改造技巧之一！田駢「彭祖以壽，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農以鴻。」其中「彭祖」是申不害、莊子時期開始談論的人物，田駢正當其時。根據〈呂氏春秋·執一〉則田駢的原始對話與〈淮南子·道應〉已經有很大的差異，可能是出自不同的出處，更大的可能是劉安為了讓田駢的引用與案例盡可能相符，於是做了相應的修改，而把「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給以補上，因此有「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這樣略顯怪異的句子！因為田駢自稱「駢」即可，不須連名帶姓稱呼自己。

田駢與齊王的對話，既然沒有指明誰是齊王，那麼此齊王便可上溯到齊威王。齊威王於前356年至前320年在位。

〈文子·道德〉：

老子曰：天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使人雖勇不能刺，雖巧不能擊。夫不敢者，非無其意也，未若本無其意。夫無其意者，未有受利害之心也，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懼然皆欲愛利之。若然者，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莫不願安利之。故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列子·黃帝〉：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蹠足髻效，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呂氏春秋·順說〉：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蹠足髻效，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而無為仁義者。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大王獨無意邪？」王曰

：「善！此寡人之所願也。」惠盎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惠盎對曰：「孔、墨是也。孔丘、墨翟，無地為君，無官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因矣。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弱可以制彊大矣。

〈淮南子·道應〉：

惠孟見宋康王，蹀足警效，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

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耳。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托于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常為蛩蛩馭驢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蛩蛩馭驢必負而走。此以其能，托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斫者，希不傷其手。」

〈孟子·萬章下〉：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荀子·儒效〉：

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

〈文子·上禮〉：

夫禮者，遏情閉欲，以義自防。雖情心咽噎、形性飢渴，以不得已自強，故莫能終其天年。禮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哉！

〈文子·符言〉：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如無欲者也。

〈淮南子·詮言〉：

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控籌而定分，以為有心者之于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于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鑒見其醜則善鑒。人能接物而不與己焉，則免於累矣。

〈淮南子·泰族〉：

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

老子「雖巧，擊之不中」、惠盎「雖有力，擊之弗中。」，其中「巧、力」的差異是非常明顯的，老子強調「巧」，惠盎強調「力」，惠盎的「錯誤」是很明顯的。因為「擊之不中」講究的正是「技巧」而不是「力氣」，孟子關於「巧、力」的譬喻、荀子關於「巧」的譬喻都很能說明問題。另一個錯誤則是老子「無其意」被惠盎改為「無其志」，「意、志」是近義詞！口語引用以近義詞或口語引用者慣用詞彙（甚至方言詞彙）取代原始詞彙的例子，是常見的例子！

惠盎的錯誤在早期的文獻〈列子·黃帝〉與〈呂氏春秋·順說〉中都保持著「雖有力，擊之弗中。」、「無其志」的形式，但到了〈淮南子·道應〉則被改為「雖巧有力，擊之不中。」、「無其意」，〈淮南子·道應〉明顯參照了〈文子·道德〉的原文對故事進行了修改，硬是把「巧」插入其中，並將惠盎的失誤「無其志」改回「無其意」。整個過程等同於「文本同化」現象！這還可從〈淮南子·道應〉只改了前句，未能改後句看出，後句即「雖有力不敢擊、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其中從「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在三本書中都維持著近乎一致的形式，更能證惠盎一開始就是以「力」來論述的，而不是以「巧」。而這種因為改造或誤引而喪失精確性的情況，在《文子》的徵引案例以及改造案例中屢見不鮮！

那麼為什麼「惠盎見宋康王」這個故事幾乎按著〈文子·道德〉的順序進行呢？顯然這可以解釋為是惠盎有意識、刻意的做為，若是則「力」的相關句子是「改造」而不是「誤引」。而綜觀全文，以有意識的改造為最有可能！要說這故事是假的，證據不足！且若要造假，應該用更有名的人，「惠盎、宋康王」的名氣遠遠及不上其他古代名人如孔子！但這個故事有可能在《列子》的第一手記錄中就產生了初次的「文本同化」現象，只是仍保留著「力」的相關論述。這樣就會在原始故事不那麼近似的情況下，讓最終的記錄接近於原文了！

至於今本〈文子·道德〉在流傳中所產生的失誤，可從其「愛利」一誤為「受利害」、一保持原樣看出！「愛利」先誤為「受利」，因為不通而又被改為「受利害」！

老子「豈若使無有盜心哉」、「不如無心者也、不如無欲者也」、「夫不敢者，非無其意也，未若本無其意。」都是一致的說法。

「惠盎」一作「惠孟」，「盎、孟」形近而誤。

〈老子·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為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處。夫惟不處，是以不去。

〈老子·五十六〉：

知者不言也，言者不知也。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文子·微明〉：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苞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麤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為不知，不知之為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莊子·知北遊〉：

嫫母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嫫母甘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弇垺弇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

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淮南子·道應〉：

太清問於無窮子曰：「子知道乎？」無窮子曰：「吾弗知也。」又問于無為「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

，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曰：「向者，吾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為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歎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為弗知，弗知之為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泰清、無窮、無為、無始」的虛構性沒有討論的價值與必要！〈莊子·知北遊〉兩個故事包含了〈文子·微明〉與〈文子·上德〉的文字（見下則分析）。〈淮南子·道應〉承襲了〈莊子·知北遊〉的這個故事，最後又附加〈文子·微明〉提到的文字，而改「無窮」為「無窮子」。「太、泰」則屬通用字範疇！對於老子的引文，主要集中在「無始」的對話內容中。

莊子虛構的泰清與無始的一段對談，全部襲自〈文子·微明〉。莊子用虛構的寓言故事來承載老聃的思想，這種操作手法並非個案，如〈莊子·天地〉藉「淳芒、苑風」這些虛構性十足的「對話者」與其對話摻入老聃的思想，或者如〈莊子·知北遊〉將老子與孔子的對話改為「齧缺、被衣」。當代許多大學者卻寧願選擇相信「泰清、無始」、「淳芒、苑風」、「齧缺、被衣」能說出這些話，卻不願相信這些話出自老聃！在不講客觀證據的前提下，大學者、專家、權威什麼荒謬的結論不能做出來呢？

以上這段〈淮南子·道應〉引「老子曰」的文字分別見於〈老子·二〉、〈老子·五十六〉兩篇，卻與其內容無關，只是老子的重複使用。而〈文子·微明〉不僅包含了〈淮南子·道應〉引「老子曰」的文字，且順序也一致。其全部乃因劉安以寓言代替了老聃的部分言論，因此於最後寓言沒有承載的部分補上「老子曰」字樣。其實全篇都與〈文子·微明〉此段有關！劉安這個「老子曰」明顯與《老子》無關，而是指〈文子·微明〉。如此，劉安所見版本《文子》此段有「老子曰」字樣也無可疑了！

〈文子·上德〉：

老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者。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內視而自反，故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惠，不大愚。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月望日奪光，

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可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於本，枝不可以大於幹，上重下輕，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即定，兩即爭。

〈莊子·知北遊〉：

姤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姤荷甘日中彥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弇垺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淮南子·說山〉：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為體？」曰：「以無有為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為者？」「吾將反吾宗矣。」魄反顧，魂忽然不見，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

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人莫鑒於沫雨，而鑒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曾子攀柩車，引楯者為之止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伯牙鼓琴，駟馬仰秣；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

〈素問·八正神明論〉：

帝曰：「善。其法星辰者，余聞之矣，願聞法往古者。」

歧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驗於來今者，先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以候氣之浮沈，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驗也。觀其冥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沈，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曰觀於冥冥焉。通於無窮者，可以傳於後世也，是故工之所以異也，然而不形見於外，故俱不能見也。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若神髣髴。」

〈呂氏春秋·大樂〉：

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歡欣而說也。歡欣生於平，平生於道。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為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彊為之謂之太一。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先聖擇兩法一，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終其壽，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為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

〈淮南子·說山〉「魂、魄」這種虛構出來的「人物」，應該連論述的價值都

沒有。如果疑古派還能在這裡扯今本《文子》刪除了其中的「對話人物」，未免無藥可救了！〈淮南子·說山〉「魂、魄」的對話明顯脫胎於〈莊子·知北遊〉中弇垺弇的故事，但卻是一種近乎完全的改造而不是引用，但也有可能出自其他古籍對〈莊子·知北遊〉或〈文子·上德〉的改造！其中較大的差異是老子稱「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者。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而弇垺弇稱「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魂稱：「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淮南子·說山〉「喻道」保持了較早期的正確形式，「喻、論」通用、「論、論」形近而誤。「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與「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差異較大，若以〈素問·八正神明論〉的改造式引用以及〈莊子·知北遊〉的引文加以衡量，則原始的版本可能作「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冥冥者。冥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今本當誤！

〈淮南子·說山〉一如《淮南子》處理「老子曰」的慣用技巧，只是這裡原始的〈文子·上德〉上下文都沒有《老子》的文字，於是〈淮南子·說山〉把「故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惠，不大愚。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這些無法「塞、插」到對話中的文字，接到了整個故事之後。出典的跡象已經太過於明顯了！

〈莊子·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丘，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

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

老子弟子與老子

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

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老子·五十六〉：

知者不言也，言者不知也。

〈老子·二〉：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老子·三十八〉：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老子·四十八〉：

為學者日益，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則無不為。

這一段有兩種解釋，一種是黃帝引用「故曰」表示老子的相關文字甚至有比黃帝更早的來源，當然從語言學現實來看，可以直接否定。因為即使是《尚書》的文字都仍非常古奧，不可能在黃帝時反倒有這樣易懂的文字。那麼也就只剩下第二種可能，也就是莊子利用老子的文字創造了一個虛構的故事來承接相關文本，用故事來解釋老子的義理。因此其中又不小心用上了「故曰」兩字。那麼也就表示，歷來改造「老子」文本的不僅僅只是改造了《文子》中的「老子曰」，也改造了《老子》。

小結：從以上的眾多實例分析可見，《淮南子》除田駢一例因其在內文中融入了「老聃」的引文而不在該段末尾加上「老子曰」引《老子》之外，其他模式一致。除〈淮南子·說山〉「魂、魄」這個虛構例子不見於當今其他古籍之外（但可知其脫胎自〈莊子·知北遊〉），其餘的都是拿古籍所載的故事來做為《老子》的註腳。而這些古籍中的文字，又絕大多數與《文子》有關。因此，〈淮南子·道應〉整篇對《文子》與《老子》的處置方式趨於一致，但若以《文子》為抄襲《淮南子》來看，則《文子》的「做法」毫無章法可言！而事實上，綜合以上的論述，已經可知是《淮南子》在《文子》以及先秦諸子所載的歷史實例或編造的故事的基礎上做了加工，而其目的在於註解老聃的親筆著作《老子》。多處更不惜以《文子》的文字與順序來竄改、改造原始故事！

《文子》中的重複運用

重複運用作者自創的文字或段落，是一個作品出自一個作者的重要客觀證據。《文子》的問題比較複雜在於，這裡面至少有幾組人馬的對話，一是平王問、文子答；一是文子問、老子答，一是孔子問、老子答；最後是老子個人的口述！

平王的問題通常簡短，即便今本有許多「平王問」的標記部分已經遺失，但從竹簡可見這部份的文字過於簡短，問題更不可能重複，因此不會對本文所要進行的探討造成困擾。本文根據竹簡提供的已知線索，把今本《文子》中實際上屬於「文子、平王」的部份文字歸屬於兩人，而其他仍歸屬於老子。

由於完整的文理揭露是一個非常浩大的工程，尤其是對一本三萬多字的古籍而言，已是如此！因此，本文只是舉出其中顯而易見的眾多例子，證明老子重複運用的現象仍能在《文子》中得到充分體現。詳細的文理揭露，需要專書進行。

關於重複運用自然也包含詞彙上的用詞特色的重複，《文子》一書所常見的泛稱為：「聖人、君子」、「智者、仁者、勇者、貪者、廉者、辯者、重者、信者、賢者、愚者」、「賢臣、忠臣、人臣、功臣」、「猛獸、螫蟲、鷙鳥、飛鳥、走獸」，這些用詞明顯體現出了一致性與重複性，更與《老子》一書中的用詞特性相符。尤其對於「聖人」的使用更是如此。兩書中老子所談聖人，皆無具體指涉。《文子》篇幅六倍於《老子》，其中所觸及的歷史人物也聊聊可數，因此可說兩書在盡可能不觸及真實歷史人物的前提下，仍具有一致性的特色。

〈文子·道原〉：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事之變無不耦也。**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也。虛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弱者道之用也。反者道之常也，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不憂不樂，德之至也。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貴欲，捐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寡其所求即得，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中之得也，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

老子曰：萬物之摠，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准循繩，曲因其常。

〈文子·守弱〉：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能至於無樂也，即無不樂也；無不樂即至樂極矣。是以內樂外，不以外樂內。故有自樂也，即有自志，貴乎天下。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為天下之要也。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故達於心術之論者，即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玄同，無非無是。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不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強；不利貨財，不貪世名；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三者傷矣！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其生貪饕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知，位高於世，即精

老子弟子與老子

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拒，即無由入矣。是以，時有盲育忘自失之患。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沉。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

〈淮南子·原道〉：

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俯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

「耦、偶、遇」，三字皆從「禺」，故可通。屬於版本文字訛誤，而非用字差異化的例子！

〈文子·上德〉：

老子曰：……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故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通於道者若車之轉於轂中，不運於己，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原也。

〈文子·道德〉：

老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合於己；非去邪也，去迂於心者。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疏而謀當，即見疑。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若與俗遽走，猶逃雨，無之而不濡。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無不致。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于千里，轉於無窮之原。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為。

兩句「通於道」者，論述邏輯相同，但講述方式較為靈活，也不同於多種來源不同版本的情況。

〈文子·精誠〉：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以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思也。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無讓，民貧苦而分爭生，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生，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夫水濁者魚噉，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

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

〈文子·微明〉：

老子曰：以不義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有局部重複的元素與論述邏輯「無以異於X」。其中「鑿渠而止水」不如「抱薪而救火」，且前者劉安引已有兩種版本，且順序有異，有可能原始並沒有這一句。

〈文子·道原〉：

老子曰：……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眾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所以然者，擊於物而繫於俗。

〈文子·自然〉：

老子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其導民也，水處者漁，林處者採，谷處者牧，陵處者田，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皋澤織網，陵坡耕田，如是外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眾**，若風之過蕭，忽然而感之，各以清濁應，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

「說之者眾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離叛者寡，聽從者眾」，為局部元素重複與論述形式重複。

〈文子·守弱〉：

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三者傷矣，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其生**貪饕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知，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拒，即無由入矣。

〈文子·上義〉：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將以存亡平亂為民除害也，**貪饕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

「貪饕多欲之人」為重複的複雜詞彙，非一般詞彙。

〈文子·道原〉：

老子曰：……**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大堅固不能與爭也。

〈文子·精誠〉：

文子曰：……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藏也，**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

〈文子·微明〉：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聖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強，**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睹物往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之無所困。

〈文子·自然〉：

老子曰：所謂無為者，非謂其引之不去，推之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挂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舟，涉用舄，泥用輻，山用橐，夏瀆冬陂，因高為山，因下為池，非吾所為也。聖人不恥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窮也，故常虛而無為，抱素見樸，不與物雜。

〈文子·符言〉：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眾人不勝其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

「**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重複使用兩次，「**因資而立功**」重複使用四次，「**循理而X**」重複使用兩次，「**隨時X**」重複使用三次。其中多處複合使用了這些重複使用元素，以致於雖然並非每一次都相同，卻仍在單一作者重複使用的特徵範圍之內！〈文子·精誠〉：「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藏也，**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則是文子引了老子。

〈管子·霸言〉：

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彊國眾，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彊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眾，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

〈文子·微明〉：

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相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

老子曰：以不義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為善，則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則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荀子·正論〉：

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眾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

〈淮南子·人間〉：

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

「**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相鄰……禍福之門戶也……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同鄰**」為「相鄰」之誤。「禍福」與「門戶」的譬喻搭配方式重複使用，「利害、禍福」的搭配方式重複使用。但搭配上有些許差異，或是因為口述緣故，或是因為文本流傳緣故，也可解釋為重複元素的不同搭配組合。

〈文子·下德〉：

老子曰：天下莫易於為善，莫難於為不善。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也。所謂為不善難者，篡弑矯詐，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也。今之以為大患者，由無常厭度量生也，**故利害之地，禍福之際，不可不察**。聖人無欲也，無避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志有所欲，即忘其所為，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

〈文子·微明〉：

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人（之），害之乃足以利之**。夫病溫而強食之，病渴而飲之寒，此眾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為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道所利，有道者之所避。聖人者先迕而後合，眾人先合而後迕，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

「利害、禍福」的搭配使用一如上例，因此重複使用達三次。「**或欲之，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人（之），害之乃足以利之**。」為相同的論述邏輯。

〈文子·守虛〉：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哀樂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累，喜怒者道之過，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即與陰合德，動即與陽同波，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即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無所疏，無所親，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神則以求無不待也，以為無不成也。

〈文子·符言〉：

老子曰：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為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華榮之言後為愆，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

「**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一作「**不為福先，不為禍始**」，為重複使用。只是「始、先」與「禍、福」的搭配有異。是文本訛誤還是口語論述的靈活性，難以確切判定。但兩句從使用詞彙、論述邏輯順序都一致，卻是可以肯定的！

〈文子·上義〉：

老子曰：臣道，方論是處，當為事先唱，守職明分，以立成功，故君臣異道即治，同道即亂，各得其宜，處有其當，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

〈文子·上德〉：

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可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於本，枝不可以大於榦，上重下輕，其覆必易。**

「**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末不可以強於本，枝不可以大於榦**」，重複使用，至於其間的差異是否文本流傳造成，已經難知！但兩者都與「輕重」的概念相聯繫，也屬於一致的用法！

〈文子·微明〉：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則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發一號，散無競，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謂之道。**

〈文子·九守·守樸〉：

老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治其內不治其

外，明白太素，無為而復樸，體本抱神，以遊天地之根，芒然仿佯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機械智巧，不載於心，審於無假，不與物遷，見事之化，而守其宗，心意專於內，通達禍福於一，**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不學而知，弗視而見，弗為而成，弗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影之效，以道為循，有待而然，廓然而虛，清靜而無，以千生為一化，以萬異為一宗。

「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句式一致，「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論述邏輯與順序、使用元素都一致。差別在於一是否定、一是肯定。

〈文子·上禮〉：

老子曰：上古真人，呼吸陰陽，而群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領理隱密，自成純樸，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昧昧懋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煩而不一。及至神農、黃帝，覈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於是萬民莫不竦身而思，戴聽而視，故治而不和。下至夏、殷之世，嗜欲達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真。施及周室，**澆醇散樸**，離道以為偽，險德以為行，智巧萌生，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脅眾，琢飾詩書，以賈名譽，各欲以行其智偽，以容於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喪性命，衰漸所由來久矣。是故至人之學也，欲以反性於無，游心於虛，世俗之學，擢德撓性，內愁五藏，暴行越知，以譏名聲於世，此至人所不為也。擢德自見也，撓性絕生也，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通乎榮辱之理，舉世譽之而不益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道之際也。末世之禮，恭敬而交。為義者，布施而得，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土積則生自肉之狩，禮樂飾則生詐偽。末世之為治，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醇，散天下之樸**，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燬爛，人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論。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贍則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不能禁也。

「**澆醇散樸**」分開使用即成「**澆天下之醇，散天下之樸**」，兩者用法一致，可以視為是分離式使用的範例！

〈文子·道德〉：

文子（楚平王）問道。

老子（文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情）；不能盡其精（情），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虛心清靜，損氣無盛，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尊精積穡，內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夫道者，原產有始：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於短寡，成於眾長。**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退者所以自後，儉者所以自小，損者所以自少。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

〈老子·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為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亂。**合裒之木，生於豪末；九成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其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根據竹簡，此句出自文子。「卑、退、斂、損」都具有「收斂」的性質。是文子對老子相關思想的概括與歸納！其「**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也化用了老子「**合裒之木，生於豪末；九成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文子·道原〉：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窈冥冥，寂寥淡漠，不聞其聲，吾強為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涿涿，「**沖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萬物恃之而生，莫知其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忽兮恍兮，不可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詘兮；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俯仰兮。……

老子曰：……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故一之理，施於四海；一之嘏，察於天地。**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其散也，渾兮其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然若大海，汜兮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

〈老子·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故彊字之曰道。彊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彊為之容。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靖之而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而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而不成。

〈文子·道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等與〈老子·十五〉、〈老子·二十五〉都是老子的重複使用。雖然局部小有差異，但這種差異與劉安引自眾多來源的差異有明顯的不同。

〈文子·道原〉：

老子曰：……**故兵莫憚乎志**，鎡鋸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於山，小寇遯於民間。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老子·四十六〉：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播；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憚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故兵莫憚乎志……寇莫大於陰陽」與「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憚於欲得。」句式一致，符合重複使用的狀況！

這種作者重複使用的狀況，我們不僅能在《老子》、《文子》的對照中看到，甚至連其他古籍記載的有關老聃的言論中，也能在兩書中找到對應的部份。而這些部分就是重複使用的客觀證據！詳見下表：

表格 8 老聃語彙對照表

歷史記載	《老子》、《文子》相映處
〈列子·黃帝〉： 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老子·四十一〉：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媮，質真若輸。 〈文子·上德〉： 兇兇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

歷史記載	《老子》、《文子》相映處
	辱，廣德若不足。」
<p>〈列子·黃帝〉： 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 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p>	<p>〈老子·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強者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處下，柔弱處上。</p> <p>〈文子·道原〉： 老子曰：……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強則裂，齒堅於舌而先斃，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強者，死之徒。」</p>
<p>〈列子·力命〉： 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p>	<p>〈老子·七十三〉：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p>
<p>〈莊子·田子方〉： 孔子曰：「請問游是。」 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人。」 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汜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p>	<p>〈文子·九守·守樸〉： 老子曰：……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俱生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此真人之遊純粹素道。</p> <p>〈文子·道原〉： 大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知其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p> <p>〈文子·上禮〉： 賢聖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為一，子孫相代輔佐黜讒佞之端息未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消智能，循大常，隳枝體，黜聰明，大通混冥，萬物各復歸其根。</p> <p>〈文子·精誠〉：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p>

歷史記載	《老子》、《文子》相映處
	<p>月照，列星朗，陰陽和。……文子曰……夫所謂大丈夫者，內強而外明，內強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無不覆載，日月無不照明。</p>
<p>〈莊子·知北遊〉：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 老聃曰：「汝齊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跡，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肢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醞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袞。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p>	<p>〈孔子家語·執轡〉：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虫，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 介鱗夏食而冬蟄，齧吞者八竅而獸生，齟齬者九竅而胎生。 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 無角無前齒者膏，有角無齒者脂。 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 孔子曰：「然。吾昔聞諸老聃亦如汝之言。」 〈大戴禮記·易本命〉： 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虫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行，而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矣。 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 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冬燕雀入於海，化而為蜃。 萬物之性各異類：故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夏食冬蟄。齧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嚙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齒，有角者脂而無後齒。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 〈關尹子·二柱〉： 關尹子曰：若碗若盂，若瓶若壺，</p>

歷史記載	《老子》、《文子》相映處
<p>所務也，此眾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p>	<p>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蓍，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牡一牝，胎生。</p>
<p>〈莊子·應帝王〉：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強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嫠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p> <p>〈莊子·天地〉：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宇。』若是則可謂聖人乎？」</p> <p>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眾；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p>	<p>〈文子·上德〉：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而知，不能以智不知，如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不可與廣應。</p>
<p>〈莊子·庚桑楚〉： 南榮趯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趯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趯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p> <p>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p>	<p>〈老子·十〉： 載營鬼褒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活國，能無以知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以為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p>

歷史記載	《老子》、《文子》相映處
<p>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噉，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挽，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瞬，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p>	<p>不宰，是調玄德。</p> <p>〈老子·五十五〉：</p> <p>含德之厚者，比之於赤子也。蜂蠆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媵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歎，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則彊。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p> <p>〈文子·九守·守樸〉：</p> <p>老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治其內不治其外，明白太素，無為而復樸，體本抱神，以遊天地之根，芒然仿佯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機械智巧，不載於心，審於無假，不與物遷，見事之化，而守其宗，心意專於內，通達禍福於一，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p> <p>〈文子·精誠〉：</p> <p>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唱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故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發而成形，精之至者可形接，不可以照期。</p> <p>〈文子·上德〉：</p> <p>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君子日汲汲以成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雖未能見，故見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苟向善，雖過無怨，苟不向善，雖忠來惡，故怨人不如自怨，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己。</p>
<p>〈莊子·德充符〉：</p> <p>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p> <p>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p>	<p>〈莊子·天地〉：</p> <p>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宇。』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p>

歷史記載	《老子》、《文子》相映處
<p>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p> <p>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p> <p>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以蘄以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p> <p>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p>	<p>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眾，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p> <p>〈莊子·秋水〉：</p> <p>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雜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汙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p> <p>〈呂氏春秋·離謂〉：</p> <p>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可不可無辨也。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為國之禁也。故辨而不當理則偽，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偽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p>

《文子》保留了老聃重複使用語句的早期版本

理論上，《文子》既然成書於春秋末年，那麼如果它引用了《老子》，那麼它就該保留著最接近於原本形式的《老子》，但也正因為《文子》與《老子》的產生時間過於接近，因此根據一般版本流傳的規律，兩本書同樣的文字在各自的版本中都發生同樣訛誤的機率非常高！除此外，那些歷來校對《文子》者也可能拿今本《老子》來改《文子》中相應的文字，反之亦然。所以，我們確實必須有足夠好的運氣才可能遇到那些今本《老子》已誤，而今本《文子》尚不誤的部份！

但兩本書的成書時間之所以這麼接近，也正在於文子是老子弟子，因此文子怎麼解釋、歸納《老子》以及老聃的思想，這些文字雖非引文，卻成了今日可以

用來檢驗《文子》成書時間的重要證據！

但這種《文子》保留了更早期版本的《老子》文字，是退一步的說法。依據本文以上的所有證據與推論，可知其實那些《文子》與《老子》重複的文字，是老聃自己的重複使用，包括對引文的重複使用，或對自創語句的重複使用！從這個角度講，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文子》中保留了一些老聃重複使用的語句的原始版本！

〈文子·自然〉：

老子曰：智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眾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眾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乘眾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無權不可為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名。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勝其事，即為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棄人，物無棄材。」**

〈群書治要·文子·自然〉：

智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同者勝，乘眾人之知，即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即無不勝也。用眾人之力，烏獲不足恃也。乘眾人之勢，天下不足用也。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勝其事，即為者弗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弃人，物無弃財矣。**

〈淮南子·道應〉：

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技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

馬王堆《老子》甲本〈道經〉：

是以聖人恆善救人，而無棄人，**物無棄財。**

馬王堆《老子》乙本〈道經〉：

善行者無達迹，善言者無瑕適；善數者不用算策；善○閉者無關籥而不可啟也，善結者無纏約而不可解也。是以聖人恆善救人，而無棄人，**物無棄財**，是胃曳明。

〈淮南子·主術〉：

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為之者不難也。毋小大修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

此句《老子》引文，〈淮南子·道應〉並非引自〈文子·自然〉而是直接引

老子弟子與老子

自《老子》。因此〈淮南子·主術〉引自〈文子·自然〉一句仍然保留了一點原貌！馬王堆甲乙本都做「棄財（才材財，形音皆近而誤！三字皆從「才」故可通。）」，證明《文子》中一些比較隱晦、不明引的部份，保留了《老子》早期的版本文字。

〈文子·道原〉：

老子曰：……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文子·道德〉：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曰：「夫道德者，匡衰以為正，振亂以為治，化淫敗以為樸。淳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則無淫亂之世矣。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凰藉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故以道蒞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治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為讎，雖欲長久，不可得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曰：「寡人聞命矣。」

馬王堆《老子》乙本：

古之為道者，非以明□□□□□之也。夫民之難治也，以其知也。故以知知國，國之賊也；以不知知國，國之德也。恆知此兩者，亦稽式也。恆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物反也，乃至大順。

〈老子·五十七〉：

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奚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王弼本〈老子·五十七〉：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老子·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多知也。故以知治國，國之賊也；不以知治國，國之福也。常知此兩者，亦稽式也。能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復至於大順。

王弼本〈老子·六十五〉：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郭店《老子》甲本：

以正之邦，以奇用兵，以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夫天多忌諱，而民

彌叛；民多利器，而邦滋昏；人多智，而奇物滋起；法物滋章，盜賊多有。是以聖人之言曰：我無事而民自富。我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樸。

馬王堆《老子》甲本：

以正之邦，以畸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也哉？夫天下□□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而邦家茲昏；人多知，而何（奇）物茲□□□□□□，盜賊□□□□□□□□□□：我無為也，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民□□□□□□□□□□。

馬王堆《老子》乙本：

以正之國，以畸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才？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昏□□□□□□□□□□物茲章，而盜賊□□。是以□人之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樸。

今本〈老子·六十五〉「故以知治國，國之賊也；不以知治國，國之福也。」馬王堆《老子》乙本作「故以知知國，國之賊也；以不知知國，國之德也。」正與今本〈文子·道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相同。因此可知今本〈老子·六十五〉「國之福也」是「國之德也」之誤！文子受老子影響而有相關說法：「故以道蒞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治天下，天下之賊也。」其中「天下之德、天下之賊」的對照與老子「國之賊、國之德」的對照一致！差異在於「國、天下」。而這兩個例子更是當前古籍中「德、賊」對照僅有的兩個例子！

「民多智能，奇物滋起」，傅奕本〈老子·十七〉：「民多智慧，而衰事滋起」，郭店《老子》甲本作：「人多智，而奇物滋起」、馬王堆《老子》甲本作：「人多知，而何（奇）物茲」，今本〈老子·十七〉：「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顯然〈文子·道原〉、郭店、馬王堆都保留了更接近於原始的形式，而傅奕本因經過傅奕校勘，可能在局部文字上產生「同化」現象，但依然作「民多智慧」，與今本「人多伎巧」，已經有本質上的差別！

此句老子以「故曰」引出，且其中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一句，「去彼取此」為老子常用短句（三次），但「天殃不起」未見其他用例！整段文字既然以「故曰」引出，那麼這些文字便可能都是來自其他古籍的引文！

〈文子·道原〉：

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

可名，非藏書者也。「**多聞數窮**，不如守中」，「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怵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夫情，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為。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即乎無垠，循天者與道遊也，隨人者與俗交也；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老子·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誦，動而俞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王弼本〈老子·五〉：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馬王堆《老子》甲本：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聲人不仁，以百省□□狗。天地□間，□猶橐籥興？虛而不涸，動而俞出。**多聞數窮**，不若守於中。

馬王堆《老子》乙本：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猷橐籥興？虛而不涸，動而俞出。**多聞數窮**，不若守於中。

〈淮南子·道應〉：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于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文子·道原〉：「多聞數窮，不如守中」與馬王堆帛書甲本、乙本相合，而與今本〈老子·五〉有異，今本〈淮南子·道應〉所引也作「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但也可能是「文本同化」的普遍現象所致，不一定是原本所引即是如此！

〈文子·道原〉：

老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為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息耗減益，過於不訾；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群生而無私好，澤及蛟螭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綽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綽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

〈老子·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王弼本〈老子·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人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馬王堆《老子》甲本：

天下之至柔，□騁於天下之致堅。無有人於無間，五是以知無為□□益也。不□□教，無為之益，□下希能及之矣。

〈老子·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故聖人之言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之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主。」

〈淮南子·原道〉：

天下之物，莫柔弱于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而成。大包群生，而無好憎；澤及蚊虻，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邇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盪，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紜，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淮南子·道應〉：

光耀問於無有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於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及其為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人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文子·道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人於無間。」與馬王堆帛書甲本相合，乙本因過於殘缺因此無法比對。而與今本〈老子·四十三〉：「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有異。今本〈淮南子·原道〉所引也與今本《老子》相同，但可能依然是「文本同化」現象所致，因為〈淮南子·道應〉仍引老子作：「無有人於無間」，保留了早期的樣貌。但不管如何，《文子》確實又再一次的保留了原始或更早期文本的樣貌，而《淮南子》又再一次的失誤了！且〈淮南子·原道〉引「老聃之言曰」與〈淮南子·道應〉在

敘述故事之後引「老子曰」，明顯是不同的作法，可能來自不同的來源，而後者為劉安主要的引用方式，可以視為是劉安所引。

〈文子·道原〉：

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容，道將為汝居。瞳兮，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淮南子·道應〉：

齧缺問道於被衣，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為女居。蠢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讎夷。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知，不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

馬王堆《老子》乙：

載營魄抱一，能毋離乎？專氣至柔，能嬰兒乎？脩除玄監，能毋有疵乎？愛民恬國，能毋以知乎？天門啟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毋以知乎？生之、畜之，生而弗有，長而弗宰也，是謂玄德。

〈老子·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活國，能無以知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以為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王弼本〈老子·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國治民，能無知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為乎？

馬王堆乙本「明白四達，能毋以知乎？」王弼本作「明白四達，能無為乎」，其「愛民活國，能無以知乎？」作「愛國治民，能無知乎」，皆刪「以」字，意義迥別，顯然王弼本誤。傅奕本「明白四達，能無以為乎？」也非〈淮南子·道應〉所引「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唯一符合這則引文的正是〈文子·道原〉之「老子曰」。宋·朱弁〈通玄真經·道原篇〉仍引作：「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今本〈文子·道原〉明顯被歷代校對者根據王弼本〈老子·十〉同化了。而〈文子·道原〉則與馬王堆《老子》乙的說法相符！明顯保留了古本的風貌！這一則引文由於〈淮南子·道應〉牽涉到〈文子·道原〉：「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等文字，因此可知即使古本《老子》此句與〈文子·道原〉相重，也應判定劉安引自〈文子·道原〉。

〈文子·精誠〉：

老子曰：……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強力致也。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地氣，執沖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出諸己，能以神化者也。……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也。

馬王堆《老子》甲本：

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也彌遠，其□□□□□□□□□□弗為而□。

馬王堆《老子》乙本：

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而名，弗為而成。

〈老子·四十七〉：

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不窺牖，可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王弼本〈老子·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六韜·虎韜·壘虛〉：

武王問太公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

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即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其去來。」

〈文子·道德〉：

文子問聖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聖人嘗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者嘗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無聞見者，愚迷。

〈呂氏春秋·君守〉：

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局，外欲不入謂之閉。既局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太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鴻範曰：「惟天陰鷲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故博聞之人、彊識之士闕矣，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為者，所以為之也。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

〈韓非子·喻老〉：

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韓詩外傳·卷三〉：

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

〈韓詩外傳·卷五〉：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蒸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逐，百意逐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群生寧。如是，則天道得矣。**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之至于晦也。

〈說苑·君道〉：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說苑·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淮南子·主術〉：

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濕，閨門重襲以避奸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眾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眾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

〈淮南子·道應〉：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鋟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此言精神之越于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

〈漢書·食貨志上〉：

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

〈鬼谷子·實意法騰蛇〉：

無為而求，安靜五臟，和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動，乃能內視反聽，定志慮之太虛，待神往來。以觀天地開闢，知萬物所造化，見陰陽之終始，原人事之

政理。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不見而命，不行而至；是謂道知。以通神明，應於無方，而神宿矣。

〈文子·精誠〉以「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也。」結尾，明是解釋前引句「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則此句恐非老聃原創。「不V於N，以知N」的句式，劉安〈淮南子·主術〉、〈淮南子·道應〉作「不VN，以VN」「以」一作「而」，為古籍中常見的替換詞彙，詳見《孫子兵法論正》相關章節。劉安一作「知天道」、一作「見天道」，再次表現出其取自多重來源的文本特徵。而這一點與《韓詩外傳》是一致的。此句「知天道」今本〈老子·四十七〉一作「見天道」，今本〈鬼谷子·實意法螭蛇〉、〈韓詩外傳·卷三〉、〈淮南子·道應〉皆作「見天道」，而其他呂不韋、韓非、〈韓詩外傳·卷五〉、〈淮南子·主術〉都作「知天道」，與馬王堆甲、乙本合。從文字前後文也可知原始作「知天道」，因「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正是用來概括前文的語句。此外當時人如孔子或稍早的單襄公、孫叔敖都作「知天道」，僅以「常識」來判斷也能知「知天道」的正確性！因為「天道」是抽象的，是一種類似於規律、規則的東西，如何能「見」？若要扯說「見」是用引伸用法，何不如直接用「知」？不管如何，《文子》再一次保留了更早期的版本文字，同時《韓詩外傳》、《淮南子》這兩本博採眾家說法的古籍，同時都收錄了兩個版本！至於其中一個是否「文本同化」現象所導致，已經不得而知了！

〈文子·精誠〉：「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與馬王堆《老子》甲本：「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規（窺）於牖，以知天道。」、〈呂氏春秋·君守〉：「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而替換）相等，而與傳奕本〈老子·四十七〉：「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不窺牖，可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眇。」有異！〈韓非子·喻老〉：「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以」衍為「可以」，但句型以及「知天道」的用法也仍保留古本的樣貌。顯見僅是這部份，今本《文子》、〈呂氏春秋·君守〉〈韓非子·喻老〉都仍保留了早期版本的全部或局部樣貌！

班固「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不僅改詞、混合了兩句，並置入了「王者」當主詞。而劉安改造諸子時，也往往把一些非王的詞彙如「君、主」改為「王」。可以說班固這一改也具有時代特色。

〈老子·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強者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處下，柔弱處上。

〈文子·道原〉：

老子曰：夫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毳安靜，藏於不取，行於不能；澹然無為，動不失時。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強則裂，齒堅於舌而先斃，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強者，死之徒。」

〈意林·文子十二卷〉：

齒堅於舌而齒先敝。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幹；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源。

〈太平御覽·木部一·木上〉：

《老子》曰：天下擲炁柔，馳騁天下擲炁剛。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柔弱，生之徒；剛強，死之徒。合抱之樹，生於毫末。

馬王堆《老子》甲本：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恆仞賢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曰：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微細，生之徒也。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恆。強大居下，柔弱微細居上。

馬王堆《老子》乙本：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恆信堅強。萬□□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曰：堅強，死之徒也；柔弱，生之徒也。□以兵強則不朕，木強則兢。故強大居下，柔弱居上。

北大竹簡《老子》：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倭信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苦蒿。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核。故強大居下，柔弱居上。

〈列子·黃帝〉：

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化之徒。」

〈說苑·敬慎〉：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為？」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為脆也？天之

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藝文類聚·人部七·鑒誠〉：

《後漢崔瑗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俗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身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硜硜鄙夫介，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老子·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而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其無死地焉。

〈老子·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稀及之矣。

〈太平御覽·木部一·木上〉：

《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柔弱，生之徒；剛強，死之徒。合抱之樹，生於毫末。

〈文子·道原〉這一則「老子曰」含有大量的重複使用文字。其中「**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強者，死之徒。**」今本〈老子·七十六〉作：「**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差一個字，「生之幹」，今本〈老子·七十六〉作「**生之徒**」、叔向引文的今本也作「**生之徒**」，是否已被文本同化，不得而知。但如果依照以上諸多例子進行推論，那麼叔向引文被同化的機率高。因為劉向之時的眾多版本已經都作「生之徒」了！而郭店竹簡此句缺文，無從比對。因此，「生之幹」可能才是最早期的版本！但「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也是老子的重複用例！因此這一句難以定奪！只是若確實是早期的版本，那麼正可再次強化《文子》為春秋末年成書的事實！

「剛強」，〈說苑·敬慎〉叔向所引正作：「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意林·文子十二卷〉、〈太平御覽·木部一·木上〉引《老子》也作「剛強」而不是「堅強」。一為《文子》的異文，一為《老子》的異文！屬於文本演變殊途同歸的案例！「剛、堅」近義詞，近義詞的替換為文本流傳過程中的常見現象！《說苑》的時間與後漢崔瑗相近（崔瑗死於漢順帝漢安元年，當142年。），崔瑗：「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也作「剛強」！至於列子所引老聃「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化之徒。」其「化」為「死」之誤，「化、死」形近而誤，一本正作「死之徒」。這個版本也作「堅彊」，被文本同化的可能性很大。〈老子

·四十三〉：「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太平御覽·木部一·木上〉引作「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也是「堅、剛」之誤。

〈老子·三十六〉：「柔弱勝剛強。」、〈文子·道原〉：「老子曰：……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老子曰：……反者，道之常也；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老子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俯仰。……老子曰：……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文子·九守〉：「老子曰：……剛柔相成」、〈文子·微明〉：「老子曰：……聖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強；」、〈文子·自然〉：「老子曰：夫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文子·下德〉：「老子曰：……喜怒剛柔，不離其理；柔而不脆，剛而不折。」、〈文子·上仁〉：「老子曰：……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正在於剛柔之間。」、〈文子·道德〉：「（文子曰：）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於短寡，成於眾長。」從以上眾多的老子用例以及文子的一次用例，以上《文子》、《老子》的相關異文，不難發現，叔向所引當保留了更早的版本！馬王堆也當誤！〈意林·文子十二卷〉、〈太平御覽·木部一·木上〉各自保留了《文子》、《老子》的古本風貌。

馬王堆甲本繁化了「柔弱」為「柔弱微細」而乙本仍作「柔弱」。這再次凸顯出古本只是具有統計意義上更接近原本的特質，並不能被「照單全收」！

〈文子·上德〉：

老子曰：……天之道，哀多益寡；地之道，損高益下；鬼神之道，驕溢與下；人之道，多者不與；聖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也。天明日明，而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有四明，乃能長久。明其施明者，明其化也。天道為丈，地道為理。一為之和，時為之使，以成萬物，命之曰道。大道坦坦，去身不遠。「**脩之於身，其德乃真；脩之於物，其德不絕。**」

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敘，天下定矣。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地廣厚，萬物聚。定寧無不載，廣厚無不容。地勢深厚，水泉入聚；地道方廣，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德無不容。

〈文子·微明〉：

老子曰：以不義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為善，則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則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

兮禍所伏，孰知其極。」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國，其德乃豐。」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也。事周於衣食則有功，不周於衣食則無功。

〈文子·上仁〉：

文子問治國之本。

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身亂而國治也。故曰：「脩之身，其德乃真。」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

馬王堆《老子》乙本：

善建者□□□□□□□□，子孫以祭祀不絕。脩之身，其德乃真；脩之家，其德有餘；脩之鄉，其德乃長；脩之國，其德乃丰；脩之天下，其德乃博。以身觀身，以家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知天下之然？茲以□。

郭店《老子》乙本：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

〈老子·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撥，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溥。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王弼本〈老子·五十四〉：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除〈文子·上德〉「脩之於身，其德乃真；脩之於物，其德不絕。」此句非匿名引用的文字之外，其餘〈文子·上仁〉：「脩之身，其德乃真。」、〈文子·微明〉：「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國，其德乃豐。」都是採用匿名引用的方式引出，其中〈文子·微明〉引文之前更有「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其中「修之身」與匿名引用的文字一致，更與馬王堆《老子》乙本、郭店《老子》乙本的文字相同，而與今本「修之於X」的寫法有異。因此不排除〈文子·上德〉兩句也是後人所改，屬於古籍流傳過程中文本同化的正常現象。

〈文子·道原〉：

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幾於道矣。故曰：「至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馬王堆《老子》甲本：

至虛極也，守情表也。萬物旁作，吾以觀其復也。

馬王堆《老子》乙本：

至虛極也，守靜督也。萬物旁作，吾以觀其復也。

〈老子·十六〉：

至虛極，守靖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凡物貶貶，各歸其根，歸根曰靖，靖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王弼本〈老子·五十四〉：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

〈淮南子·道應〉：

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中夜，夢受秋駕于師。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

〈文子·道原〉：「至虛極也，守靜篤也」與馬王堆《老子》甲、乙本句尾皆有「也」字。王弼本〈老子·十六〉：「致虛極，守靜篤。」其「致」與今本〈淮南子·道應〉同，與以上諸本皆異。今本〈文子·道原〉「吾以觀其復」無「也」字，朱弁〈通玄真經·道原篇〉則有「也」字，與古本同。

〈文子·上仁〉：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

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讎也。昔者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自攻其君，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群書治要·文子·上行（仁）〉：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

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讎也。昔日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氏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

郭店《老子》乙：

絕學亡憂，唯與訶，相去幾何？美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

馬王堆《老子》乙：

絕學無憂，唯與呵，其相去幾何？美與亞，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望呵其未央才！眾人熙熙。若鄉於大牢。而春登臺。我博焉未兆，若嬰兒未咳；纍呵怡無所歸。眾人皆又余，我愚人之心也，渢渢呵。鬻人昭昭，我獨若閤呵。鬻人察察，我獨閤閤呵，忽呵其若海，望呵若無所止。眾人皆有以，我獨門元以鄙。吾欲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老子·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美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眾人熙熙，若享太牢，若春登臺。我獨鯨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咳。儼儼兮其不足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

王弼本〈老子·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淮南子·道應〉：

成王問政于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仇也。昔夏、商之臣反仇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今本〈文子·上仁〉：「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已經被同化了！傅奕本、王弼本、今本〈淮南子·道應〉都已經同化了。郭店《老子》乙：「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與馬王堆《老子》乙相合，也與〈群書治要·文子·上行（仁）〉所引版本相合。因此可知古本仍保留了老子重複使用此句的原貌！從眾多比對中不難看出，傅奕本在很多語句上其實已經被今本同化了，並沒有保留古本的原貌！

〈文子·上仁〉：

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以無為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為，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墮於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以，「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死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賢（資）也。

老子弟子與老子

馬王堆《老子》乙：

若民恆且○不畏死，若何以殺懼之也？使民恆且畏死，而為畸者，□得而殺之，夫孰敢矣！若民恆且必畏死，則恆又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則希不傷其手。

〈老子·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如之何其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而殺之，孰敢也？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稀不自傷其手矣。

王弼本〈老子·七十四〉：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淮南子·道應〉：

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耳。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托于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常為蛩蛩馵馵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蛩蛩馵馵必負而走。此以其能，托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

馬王堆乙本「夫代大匠斲，則希不傷其手。」傳奕本作「夫代大匠斲者，稀不自傷其手矣。」衍「自」字。王弼本作：「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衍「有」字。〈淮南子·道應〉作：「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古代「者、則」常通假，其例眾多，可參考《孫子兵法論正》相關討論。因此，劉安所見版本與古本相合。而〈群書治要·文子·上行〉作：「是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也。」也與古本相合，顯然今本〈文子·上仁〉已經被同化了！《群書治要》版保留了古本原貌，也保留了《文子》保留了古本老子重複使用的正確形式！

〈文子·微明〉：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為強，轉禍為福，「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

馬王堆《老子》甲本：

……盈也。瀟呵始萬物之宗。銚其，解其紛，和其光，同……或存。吾不知□子也，象帝之先。

馬王堆《老子》乙本：

道沖而用之有弗盈也。淵呵怡萬物之宗。銚其兌，解其芬，和其光，同其塵。湛呵怡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也，象帝之先。

〈老子·四〉：

道虛而用之，又不滿。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王弼本〈老子·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老子·二十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崇（終）朝，驟雨不崇（終）日。**孰為此者？天地也。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淮南子·道應〉：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許慎註：尤人、終人，翟之二邑。〕。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者其難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能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高誘註：墨子雖善為兵，而不肯以知兵聞也。〕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

〈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勝〉：

《墨子》曰：墨子為守，使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墨子雖善為兵，而不肯以知兵聞也。〕。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有弗盈也。**」

〈淮南子·道應〉一段文字整合了〈列子·說符〉與〈文子·微明〉，因此其「老子曰」不該視為出自〈老子·四〉而是〈文子·微明〉中的「老子曰」。今本〈老子·四〉：「道虛而用之，又不滿」、今本〈文子·微明〉：「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其「滿」已經避漢惠帝劉盈之諱「盈」，其「不」避漢昭帝劉弗陵之諱「弗」，這些都是今本因為避漢朝皇帝諱的改動！但〈文子·微明〉架構上仍與馬王堆《老子》乙：「道沖而用之，有弗盈也。」相合。「又、有」、「有、或」古音近可通！根據〈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勝〉引〈淮南子·道應〉（誤為《墨子》）可知，某一版本〈淮南子·道應〉仍作「有弗盈」，與馬王堆《老子》乙本版本一致。至於王弼的版本不僅刪除了「也」，更改「有」為「或」。因此這一句的文版演變路徑當為：「又→有→或」。

〈文子·道德〉：

文子（平王）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蒞天下，為之奈何？

老子（文子）曰：執一無為，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執一者，見小也，小故能成其大也；無為者，守靜也，守靜能為天下正。處大，滿而不溢，居高，貴而無驕，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具於此矣。

〈文子·九守·守弱〉：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聖人日損而沖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眾人為之，故不能成；執之，故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為而成，弗執而得，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

〈老子·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夫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王弼本〈老子·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老子·六十四〉：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淮南子·原道〉：

故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馬王堆《老子》甲：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弗□□□□□□器也，非可為者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物或行或隨；或炁或□；□□□□；或坏或墮。是以聲人去甚，去大，去楮。

馬王堆《老子》乙：

將欲取□□□□□□□□得已。夫天下神器也，非可為者也，為之者敗之，執之者失之。○物或行或隨，或熱或坐，或陪或墮。是以聖人去甚，去大，去諸。

〈老子·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蕭呵寥呵，獨立而不改，可以為天地母。

郭店竹簡《老子》甲本：

有狀混成，先天地生，清寥，獨立不亥，可以為天下母。

馬王堆《老子》甲本：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繡呵繆呵，獨立□□□，可以為天地母。

馬王堆《老子》乙本：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蕭呵繆呵，獨立而不改，可以為天地母。

北大竹簡《老子》：

有物綸成，先天地生。肅（寂）覺（寥），獨立而不[彳亥]（改），偏（遍）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智（知）其名，其字曰道，吾強為之名曰大。

〈莊子·讓王〉：

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漢書·賈誼傳〉：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

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

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

本段由「執一、無為」開始，「執、為」都是一起出現的。〈老子·二十九〉、〈老子·六十四〉都是如此。〈文子·九守·守弱〉：「眾人為之，故不能成；執之，故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為而成，弗執而得，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也是如此。〈文子·道德〉這一段根據定簡0564、0870、0593可以確定原始是平王問、文子答的格局。因此，這一段可以視為是文子引用了「老子」或「老聃」的口語傳授，而其時間點竟在楚平王在位時期。由此可見，這些後來被老聃寫進《老子》中的語言，確實是早已口述過、傳授過的語言。

根據竹簡編號0870：「地大器也。不可執，不可為。為者敗（敗），執者失。」以及「執、為」都是一起說的文理，且後文「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明白表示前文當有「執」的相關論述。因此，不難發現，不僅今本《老子》脫了「不可執」一句，連馬王堆《老子》甲本也脫漏了此句。同時從竹簡「地大器也」的殘文可見，此句原本是「天地，大器也。」而非「天下，神器也」。「天下、天地」的互換失誤，在今本《老子》與古本《老子》中並非只有一例。〈老子·二十五〉馬王堆、北大竹簡與今本皆作「天地母」、郭店正作「天下母」，即是相同的錯誤例子！「天下，大器也」，今本〈文子·道德〉、〈莊子·讓王〉、賈誼皆作如此。馬王堆《老子》乙、〈淮南子·原道〉、今本〈老子·二十九〉都作「天下，神器也」。如此早期版本當作「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這一則雖然根據文理可以推知包含出土版本都欠缺「不可執也」一句，畢竟沒有出土實物證實，因此只能留待以後驗證了。

〈文子·道德〉：

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即國亡。亟戰即民罷，數勝即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即寡矣。主驕即恣，恣即極物；民罷即怨，怨即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文子·上德〉：

老子曰：……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脣亡而齒寒，河水深而讓在山。水靜則清，清則平，平則易，易則見物之形，形不可併，故可以為正。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璧瑗之器，璽璫之功也；莫邪斷割，砥礪之力也。螽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飢。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視於無有則得所見，聽於無聲則得所聞。

〈淮南子·道應〉：

魏武侯問于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疲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疲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郭店《老子》甲：

持而涅之，不不若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金玉涅室，莫能守也。貴福驕，自遺咎也。**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馬王堆《老子》乙：

植而盈之，不若其已；鍛而允之，不可長葆也。金玉盈室，莫之能守也；貴富而驕，自遺咎也。**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老子·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敝而稅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室，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成名，功遂，身退，天之道。**

王弼本〈老子·九〉：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也。

班固〈漢書·雋疏于薛平彭傳〉：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荀悅〈前漢紀·孝宣皇帝紀二〉：

（元康）三年春，神雀集泰山。……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止不辱，知足不殆。**功成、名遂而身退，天之道也。**」

〈老子河上公章句·道經·運夷〉：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管子·小稱〉：

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

〈墨子·修身〉：

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

〈潛夫論·賢難〉：

彼大聖群賢，**功成名遂**，或爵侯伯，或位公卿。

劉安〈淮南子·道應〉共23則取自《文子》，這一則今本卻與〈文子·道德〉結尾句卻與〈淮南子·道應〉小異，缺「名成」一句，〈文子·上德〉仍保留完整的結構。因此當句〈淮南子·道應〉與〈文子·上德〉補「名成」兩字。「名成、名遂」、「功成、功遂」皆各有用例。主因大概不脫兩者皆可通。〈老子·九〉傅奕本保留「成名」兩字，雖然是互倒的狀態。荀悅〈前漢紀·孝宣皇帝紀二〉保留「名遂」、河上公章句也有「名遂」。可見原始版本當有「名成」一句。郭店《老子》甲、馬王堆《老子》乙皆作「功遂」，也缺「名成」。則以此類推，原始所缺當如〈文子·上德〉所保留的用法，作：「名成，功遂，身退」。

〈老子·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文子·九守〉：

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趣舍滑心，使行飛揚。

〈呂氏春秋·本生〉：

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瘠，必弗食。〔高誘註：以瘠，故不當食也。老子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味實口，使口爽傷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焉，性惡得不傷？

「爽、傷」音近而誤，從「使口生創」以及高誘引用做「使口爽傷」，都可知，今本《老子》：「五味令人口爽」即「五味令人口傷」，「生創、受傷」意義相同。〈老子·十二〉、〈文子·九守〉這兩段文字非常接近，也都出自老子之手。其「色、音、味、心」的順序也是相同的！

〈老子·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芒惟芴。芴兮芒兮，其中有象；芒兮芴兮，其中有物。幽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王弼本〈老子·二十一〉：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文子·道德〉：

（文子曰：）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情）；不能盡其精

(情)，即行之不成。……夫道，無為無形，內以脩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為鄰。「無為而無不為」。**莫知其情，莫知其真，其中有信。**天子有道，則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強大，有道，不戰而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

馬王堆《老子》乙本：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物，唯望唯忽。忽呵望呵，中又象呵；望呵忽呵，中有物呵。**幼呵冥呵，其中有請呵。其請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順眾父。吾何以知眾父之然也？以此。

「請、情、精」皆從「青」故可通。〈文子·道德〉：「莫知其情，莫知其真，其中有信。」則「其請甚真」當作「其情甚真」。

〈列子·黃帝〉：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涪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聞，是以不敢。今夫子間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灶。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莊子·寓言〉：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聞，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灶。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文子·上德〉：

兇兇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老子·四十一〉：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媮，質真若輸。

任何早期的文獻都可能在徵引老聃的文字時保留了原始的形態。因此，《列子》這個主要記載老聃以降的道家重要人物思想的古籍自然也是淘寶的重點書籍。因此一併將相關結果列於此處，以供參考。〈列子·黃帝〉「盛德」，〈莊子·寓言〉引〈列子·黃帝〉也作「盛德」。今本〈老子·四十一〉、〈文子·上德〉皆作「廣德」。「盛、廣」是近義詞，「盛德」為先秦諸子常見用法。因此列子這筆是

否是未被「文本同化」的寶貴資料，難以斷定！

〈莊子·秋水〉：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昭明文選·羽獵賦〉：

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鎡邪而羅者以萬計。〔李善註：《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育，夏育也，已見《西京賦》。《說文》曰：「鎡邪，大戟也。」〕

〈史記·袁盎晁錯列傳〉：

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索隱》：「賁，孟賁；育，夏育也。《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兕虎。』《戰國策》曰：『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為申繻所殺。』〕

〈韓非子·解老〉：

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馬王堆《老子》甲：

□生□□□□□有□□□徒，十有三；而民生生，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夫何故也？以其生生也。蓋□□執生者，陸行不□矢虎，入軍不被甲兵；矢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昔其蚤，兵無所容□□。□何故也？以其無死地焉。

馬王堆《老子》乙：

□生入死。生之□□□□□之徒，十又三；而民生生，僮皆之死地之十有三。□何故也？以其生生。蓋聞善執生者，陸行不辟兕虎，入軍不被兵；革兕無□□□□□其蚤兵□□□□□也？以其無□□□。

〈老子·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而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其無死地焉。

王弼本〈老子·五十〉：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馬王堆帛書《老子》乙〈德經〉〈老子·五十〉：「蓋聞善執生者，陵行不辟（避）兕虎，入軍不被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今日眾多版本「避」皆作「遇」。尸子形容孟賁的勇，用的也正是孔子用來形容「勇」的兩個譬喻。若以孔子的譬喻來看：「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則是「水、陸、兵（白刃）」的排比，其中後兩者又正是老子的譬喻語句與喻依。馬王堆甲乙本「陸行」皆作「陵行」，「陸、陵」形近而誤。

《尸子》：「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兕虎。」此句到了《說苑》的：「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其中「兕虎」因為「兕」的逐漸消失，而被替換成更易為一般人所理解的「虎狼」。屬於常見的詞彙替換的例子！

這一則是《莊子》保留了孔子徵引老聃或《老子》的言論的早期版本的案例！

總結以上所論，則先秦諸子有一些仍保留了《老子》的早期版本文字，尚未被同化與發生訛誤！其中《文子》保留了《老子》重複使用的文字的早期版本，共有15例之多，有些今本《文子》也已經發生了訛誤或被校對者同化了，因此得借助於唐本（《群書治要》）、宋本（朱弁《通玄真經》）才能找到早期版本的文字。

《文子》中具有時間線索的相關論述

《文子》中具有時間線索的信息，大概有幾類：

一、人物：《文子》一如《老子》的風格特色，極少談到歷史人物與事件，絕大多數以泛稱如「聖人」作主詞而不實際舉出一個歷史上的聖人。《老子》由於只有五千多字，因此全書沒有談到任何歷史人物與事件。而《文子》的篇幅六倍於《老子》，因此出現了一些歷史人物與事件，但例子也非常少。除了文子、老子與孔子（二例後人所加）、平王外，計有：「赤帝、黃帝、共工、顓頊」、「神

農、堯、舜、禹」(引書)、「桀、湯、武」、「紂、箕子」、「伊尹、呂望、百里奚、管仲」(四人都是後人所加)、皋陶、倕、造父、「師曠、師文」(都精通音樂，與老聃、孔子同時)、「王良、伯樂」(都是趙簡子手下而精於駕馭馬車或相馬，與老聃同時)、墨子(僅一例，後人所加)、烏獲(僅一例，後人所加)。這樣的現象與《文子》中包含了眾多老聃的口述文字的情況是相符的！因為不談實際的人物與事件就是《老子》一書中最顯明的特色之一。其中「赤帝、黃帝、共工、顓頊」、「神農、堯、舜、禹」、「皋陶(堯舜時人，顓頊之子)、倕(舜時人)、造父(周穆王時人)」都是年代久遠的人物了，「老聃、楚平王、孔子、師曠、師文、王良、伯樂」則都是跟老聃、文子有時間交集的人物，也即老聃當時的人物！

二、器物：許多器物的產生是有時間戳記的，也是有歷史記載的。器物的存在時間一般比人物長。關於器物，如「莫邪」寶劍為吳王闔閭命令工匠製作的寶劍，因此具有時間信息，可以用來判定時間。「侑卮」這個周朝太廟中的器物，東周時代僅有老聃及其弟子孔子曾經拿來做為譬喻之用。使用人物或事物做為譬喻之用，往往也帶有時代的特色，譬如同時使用「羿」、「羿」來做為善射、善舟的典範，春秋戰國只得兩條，一是老聃弟子關尹子所用，一是與老聃弟子孔子同時的南宮括所用。因此，譬喻使用者所用的譬喻客觀而論確實帶有一些時間線索的信息。

三、歷史事件：《老子》未曾談及，而《文子》提到的也不多。「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後人所加)、「直而證父，信而死女」(當時發生的事件，但未談及人物。。「皋陶暗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師曠與老聃同時，師曠晉國為太宰一事僅老聃提及)。從以上關於《文子》所提到的歷史人物的時間範圍來看，主要以與老聃同時而有特殊技能者為主，如：「師曠、師文」、「王良、伯樂」都各有精通的技能！

四、詞彙：如「圜圜」是周朝的監獄，漢朝稱為「獄」。而《文子》的用法符合其時代特徵。又有不讀書的疑古者提出「兆民、朝覲(朝覲之誤)」始於或大用於漢朝的沒知識、沒水平的說法。事實上，「兆民」在《尚書》中已經使用了！而「朝覲」則是周時律法。老聃從《尚書》中吸收了許多的詞彙，如「含德、玄德、兆民」，其中「含德、玄德」僅老子使用。

五、概念：概念一般寄託於詞彙之中，但有時候詞彙改變了而概念沒變，有時候概念改變了而詞彙沒變。因此將概念獨立出來。「五帝、三王、五伯」這些都是春秋中期以前就有的概念，其中「五霸(五伯)」曾經有多種組合，除包含「吳王、越王」該組為春秋末年「五霸」概念終止發展前的最後一組之外，其他幾組的年代都在文子以前。而最早用到「五伯」這個詞彙的人，依據目前可見的文獻是國佐，其於魯成公二年(前589年)所說。時間遠遠早於文子而接近老子出生日期。

六、詞彙群：也即一些詞彙的搭配使用具有時代特色。如「三皇、五帝、三王」搭配著一起說。

七、知識：有些知識隨著人們對於自然環境與物理的認識而得到更精確的結

果，有些恰恰相反，是原有已經被探索出來的知識因故消失之後，後人無從再知悉原始獲取知識的方法，又因為知識在文本或口語中的流傳而發生錯誤，以至於最終使用錯誤的知識替代了原始的知識。另外一種則是，隨著一種知識體系的發展，因而改變了人們對於某些事物的看法。這些不屬於詞彙與概念的範疇，而屬於知識的範疇。譬如：「三百六十日」的天、人對照說。

八、文體：《文子》為語錄體，以當前文獻而論，可算是最早的語錄體了。根據〈漢書·藝文志〉：「《景子》三篇。〔說宓子語，似其弟子。〕」則與《文子》一樣都是語錄體的除了專記孔子言行的《孔子家語》、專記晏子言行的《晏子春秋》、記儒家孔子與眾多弟子言行的《論語》之外，還有記錄孔子第一代弟子宓子的《景子》。以及《關尹子》、《亢倉子》、《子華子》等。這幾本書的出版年代或所記內容都集中在春秋末年。《文子》是首創者，但並不突兀！

關於「知識、概念」的部分前面已有討論，談論劉安改詞時也討論了部分的「詞彙」問題。以下分別就「人物、器物、歷史事件」以及其他「詞彙、詞彙群」進行討論：

〈文子·道德〉：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伸，無常儀表，**祝則名君，溺則捥父**，勢使然也。夫權者，聖人所以獨見，夫先迕而後合者之謂權，先合而後迕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

〈論語·子路〉：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史記·孔子世家〉：

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論語·述而〉：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說苑·政理〉：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諸侯

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諂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相亂蔑資，魯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後漢書·崔駰列傳〉：

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崔寔）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為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

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弊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

〈論語·公冶長〉：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呂氏春秋·當務〉：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

〈韓非子·五蠹〉：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

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

〈淮南子·汜論〉：

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溺死。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

〈韓非子·說林下〉：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

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恆。曲為曲，直為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國語·楚語下〉：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置之境。」

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辯蓋人，詐也；強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也，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于楚，其心又獨而不潔。若其獨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俊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無厭，既能得人，而耀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

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新，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奸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眚！能者早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為之關籥藩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也。』其又何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晰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驪馬繻以胡公入于具水，邴歆、閭職戡懿公于囿竹，晉長魚矯殺三郤于榭，魯圍人羣殺子般于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之所聞也。人求多聞善敗，以監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也已。」

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不從，遂使為白公。子高以疾間居于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置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楚昭王二十七，當前489年。）救陳，王死城父。……（楚惠王二年，當前487年。）子西召建子勝於吳，為白公。……（楚惠王六年，當前483年。）白公勝數請子西伐鄭，以父怨故。

〈說苑·雜言〉：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

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鄴、武王處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為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況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諂諛常興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

〈說苑·辨物〉：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說苑·立節〉：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眾矣，夫子何為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為軾也。」

〈孔子家語·在厄〉：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

〈孔叢子·記義〉：

孔子使宰予以使于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彤，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麗，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直而證父，信而死女」與「祝則名君，溺則粹父」句式一致，同出於〈文子·道德〉，但屬於老子獨白而未被竹簡證明是出自文子的部份。〈淮南子·汜論〉改「直而證父，信而死女」為「直而證父，信而溺死」，已經喪失了精確性與完整性，但因為在此句前補出了完整的故事，因此雖然句式的對稱性消失，還是能令人理解！〈論語·子路〉記載了「直而證父」的故事，且是葉公對孔子所說，葉公說時是一件已經發生的事情。文子身為楚平王之師、老子身為楚人，早孔子一步知道這個故事，是非常合理的事情。而更重要的是無人可以證明這件事發生於何時，根據所有資料僅能推出必然早於孔子見葉公之前，也必然早於孔子死前。

根據〈韓非子·說林下〉，則孔子曾經想讓子貢去阻止子西「沽名釣譽」的舉動，但不能成功，因此預測「子西不免」。而這件讓子西「不免」的事情，正是子西把白公勝召回楚國的結果。那麼子西何時召回白公勝，就成了孔子派子貢勸諫子西的時間，而同時也是孔子與葉公子高最有可能見面交談的時間，而這時時間點就是孔子留在楚國的時間。因為如果孔子不留在楚國，如何會想要自己的弟子去阻止子西「釣名」？如何有機會與葉公交談？正是因為孔子正在楚國接受招待，因此於情於理不得不說！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可知，子西召回白公勝發生在楚惠王二年。這與孔子見「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以及楚昭王召孔子二事是相合的。

而孔子與葉公的交談，其中一次葉公問孔子為政之道，孔子已經引了《文子》中老子的話來回答。加上老聘為孔子老師、文子為楚平王之師，而子西正是楚平王的庶出長子。因此先後問題，已不需再論！

至於「信而死女」指的正是「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的事情，「女」指的正是「婦人」。而尾生即尾生高，又作「微生高」，孔子在〈論語·公冶長〉中就對此人有關的批評：「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尾生高的「直」正體現在「信而死女」這件事上。而孔子能提到，自然表示這個事件早於孔子死前而存在。這一點也是與《文子》一書的成書時間不相矛盾的。而這同時可以認定是一則孔子對時事的評論。

〈文子·微明〉：

老子曰：福之起也綿綿，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明主之賞罰，非以為己，以為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遺義之宜，謂之小人。通智得而不勞，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味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文子·道原〉：

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

舍，德將為汝容，道將為汝居。瞳兮，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韓非子·喻老〉：

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鍤，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登糟邱，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

〈韓非子·說林上〉：

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淮南子·說山〉：

紂為象箸而箕子唏〔高誘註：唏，驚號啼也。〕，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故聖人見霜而知冰。

〈淮南子·繆稱〉：

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諭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子陽以猛劫，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繩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

〈論衡·實知〉：

放象事類以見禍，推原往驗以處來事，者亦能，非獨聖也。周公治魯，太公知其後世當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齊，周公睹其後世當有劫弑之禍。見法術之極，睹禍亂之前矣。**紂作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緣象箸見龍干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禍也。太公、周公，俱見未然；箕子、孔子，並睹未有，所由見方來者，賢聖同也。魯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嘯，由老弱之徵，見敗亂之兆也。婦人之知，尚能推類以見方來，況聖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

〈論衡·龍虛〉：

《傳》曰：「**紂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有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盈，象箸所挾，則必龍肝豹胎。夫龍肝可食，其龍難得，難得則愁下，愁下則禍生，故從而痛之。如龍神，其身不可得殺，其肝何可得食？禽獸肝胎非一，稱「龍肝、豹胎」者，人得食而知其味美也。

〈論衡·薄葬〉：

孔子又謂為明器不成，示意有明。俑則偶人，象類生人，故魯用偶人葬，孔子嘆。睹用人殉之兆也，故嘆以痛之。即如生當備物，不示如生，意悉其教，用偶人葬，恐後用生殉，用明器，獨不為後用善器葬乎？絕用人之源，不防喪物之路，重人不愛用，痛人不憂國，傳議之所失也。

「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為後人所加，韓非兩次引用時都單引「紂為象箸而箕子怖」，而劉安、司馬遷、王充所見版本已經非常多，這些版本不一定都出自《文子》的不同版本，而可能是徵引《文子》的其他古籍，甚至可以早於韓非。只是韓非看到了不誤的版本罷了。以韓非的身分地位與博學程度，他能使用正確的文本是很合理的事情。以情理而論，即便文子可以稱讚孔子，但訓誡孔子的老聃毫無理由以此為例，遑論是一個普遍以泛稱「聖人」取代「堯、舜」的老聃。其他相關的考證請見〈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一節，不贅。孔子問老聃在《老子》成書之前，因此，文子即便當時已經不在老聃身邊，還是能藉由其他管道得知此事而加以記錄。《文子》既然記錄了「孔子問老子」的事件，表示整體成書在此事件之後，也就是前511年以後。但另一種可能是「孔子問道」為後人所加，其理由也非常明顯，因為孔子並非不重要的人物，他怎麼問問題其實是很值得仔細記錄的，此外這種簡化的形式與〈文子·道德〉中被修改的「楚平王問、文子答」的形式很像，如：「文子問政」，加上眾多引文時間的比對，那麼「孔子問道」為後人所加的機率非常高！如果把這四個字刪除，那麼〈文子·道原〉的發表時間自然可以大大早於前511年。

〈文子·精誠〉：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自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難矣。**皋陶暗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也，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故人君好勇，弗使鬥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家昏亂，其積至於淫佚之難，故聖人精誠別於內，好憎明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精至為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故君子者，其猶射者也，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理人者，慎所以感之。

「皋陶」是舜時的官員，「師曠」主要活躍於晉平公在位期間，晉平公死後就沒有記載了！而晉平公死於前532年。時間上與《文子》、老聃都不矛盾！

〈文子·自然〉：

老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之民，強陵弱，眾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為其懷智詐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一人之明，不能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為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天地四時無不應也，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息勞倦，無不以也。**神農憔悴，堯瘦癯，舜黧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賣，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事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四體不動，思慮不困，於事求瞻者，未之聞也。

〈淮南子·脩務〉：

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絕國殊俗、僻遠幽間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轉鬻，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癯，舜黧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體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聞也。

〈說苑·反質〉：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毳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定簡《文子》中，文子在與楚平王的幾次對談中，都引用了「傳曰」。而今本〈文子·自然〉的一大段歷史人物，在〈淮南子·脩務〉卻是分開的。且其中一段簡樸的文字：「神農憔悴，堯瘦癯，舜黧黑，禹胼胝。」被劉安以「傳書曰」引出。加上今本《文子》在已知的對照中已經確實發現了許多古本「明引、匿名引用」在今本中變成了「暗引」的例子。且老子、文子都沒有理由去稱讚「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根據本書〈老子與先秦諸子下·孔子、墨子〉一節針對此段的考證，可以推斷，今本整段從「則伊尹負鼎而干湯」到「墨子無暖席」的文字都不是《文子》原文，而是後代校勘者根據《淮南子》此文，或《文子》注文（〈淮南子·脩務〉所本）而「摻入」的！但即使有「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根據本書考證，也無礙於此書年代的推斷！只是這將影響墨子年代的推斷！以墨子可見的資料而論，這整大段也可以藉此推斷是後人摻入的！

〈文子·自然〉：

老子曰：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大者無度量，故天員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中而莫知其所，故見不遠者，不可與言大，知不博者，不可與論至。夫稟道與物通者，無以相非，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若夫規矩勾繩，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無絃，雖師文不能成其曲，徒絃則不能獨悲，故絃，悲之具也，非所以為悲也。至於神和，遊於心手之間，放意寫神，論愛而形於絃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此不傳之道也。故肅者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淮南子·齊俗〉：

故剗剗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爐橐埴坊設，非巧冶不能以冶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劘。何則？遊乎眾虛之間。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也。若夫工匠之為連鐵、運開，陰閉、眩錯，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遊乎心手眾虛之間，而莫與物為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為平者准也，為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准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弦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列子·湯問〉：

匏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絃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摠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鐘，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鐘，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摠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太平御覽·時序部七·夏中〉：

《列子》曰：鄭師文學琴于師襄，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鐘，霜雪交下，川池暴沍。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冬下〉：

《列子》曰：瓠巴學琴於師襄，當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

〈韓詩外傳·卷五〉：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天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

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思，戚然而悵，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為文王之操也。」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為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慤懃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

〈孔子家語·辯樂解〉：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孔子有所繆然思焉，有所睎然高望而遠眺，曰：「丘迨得其為人矣。黹而黑，頎然長，曠如望羊，掩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師文、孔子、瓠巴」都向師襄學琴，因此三人都是同時人。這一點與老聃、《文子》的成書時間也是不相矛盾的。

〈文子·上仁〉：

老子曰：非惔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并覆，非正平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條通，群臣輻湊。

〈文子·自然〉：

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眾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眾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乘眾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無權不可為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名。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勝其事，即為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棄人，物無棄材。

〈淮南子·主術〉：

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眾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

。夫乘眾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眾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眾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

〈呂氏春秋·用眾〉：

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夫取於眾，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凡君之所以立，出乎眾也。立已定而舍其眾，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故以眾勇無畏乎孟賁矣，以眾力無畏乎烏獲矣，以眾視無畏乎離婁矣，以眾知無畏乎堯、舜矣。夫以眾者，此君人之大寶也。田駢謂齊王曰：「孟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楚、魏之王，辭言不說，而境內已修備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眾也」。

〈史記·秦本紀〉：

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膺。八月，武王死。族孟說。

〈史記·趙世家〉：

（趙武靈王）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膺而死。

〈史記·秦本紀〉：

（秦昭王）十三年，向壽伐韓，取武始。左更白起攻新城。五大夫禮出亡奔魏。任鄙為漢中守。……十九年，王為西帝，齊為東帝，皆復去之。呂禮來自歸。齊破宋，宋王在魏，死溫。任鄙卒。

〈史記·樗里子甘茂列傳〉：

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前519年）〉：

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烏獲」如果不是一種泛稱猶如「扁鵲」，或者恰巧同名同姓又於同一領域有所建樹如子思弟子孟軻與子思門人弟子孟軻，則顯然只能指秦武王時的大力士「烏獲」。秦武王舉龍文赤鼎而死，死於前307年。任鄙因為事前勸諫秦武王不要舉鼎，因此於秦武王死後受封為漢中守；孟說因為與秦武王一起舉鼎，因此事後被滅族。可以合理推論，孟說先舉起了「龍文赤鼎」，於是秦武王也想試試身手，最終不幸而死；或者兩人一起舉鼎，而秦武王無法承受重量而「絕膺」而死。至於烏獲，雖然參與此事，對於烏獲的處置卻沒有任何記載！而烏獲的事蹟也隨著相關的古籍的消失而消失殆盡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前307年以前，烏獲還活著！如此，這便成為《文子》一書中唯一不符時代的標記。所幸，從歷代引文線索

、書籍著錄、譬喻演變脈絡、版本文字訛誤等證據，已經可以確證《文子》的早出，因此烏獲這一則存在於此書中的一種可能，即為後人所加！且根據疑古派的說法：《文子》為了害怕弄錯人物年代，所以刪除了諸如「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中的周文王、周武王這樣人盡皆知而遠遠早於老子的人物，而這樣一個被疑古派力捧的偽造者卻在同一段落中把遠遠晚於老子的人物「烏獲」「保留了下來」！豈不可笑！

實際上，導致「烏獲」存在的可能原因至少有三種，一是屬於常見的典範人物添加修辭法，二是註文被摻入了正文，但最大的可能其實是第三種，也即「文本同化」現象。也即歷代某位校勘《文子》者參考了〈淮南子·主術〉的文字而直接修改了原文。因為〈淮南子·主術〉此段確實在一開頭便使用了典範置入的修辭技巧，而新增了「文王、武王」。

「乘眾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眾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乘眾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從這一段看來，「用眾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乘眾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其實都是「用眾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的註文。而這個註文在〈淮南子·主術〉中作「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眾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不僅文字有頗大的差異，且「任一人之力者」與「用眾人之力者」是完全相反的事情。就〈淮南子·主術〉而論，如果劉安不是直接整段取自《文子》的早期註文，就是自己進行了典範實例的註解工作。從「用眾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眾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眾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不難看出，烏獲的例子確實就是用來註解「用眾人之力，則無不勝也。」一句的，同時是以一個反例的情況出現的，而其正例則是「眾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最後則是新創的結論：「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眾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因此顯然今本〈文子·自然〉此段確實被摻入了〈淮南子·主術〉的這段註解式創作，並且進行了修改。但這依然屬於「文本同化」的普遍現象，不足為奇！而其原因可能是校對者參考了〈淮南子·主術〉的引文而重出了「用眾人之力者」一句。顯然呂不韋「以眾力無畏乎烏獲矣」可能是劉安此句的原型，而不管是「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還是「用眾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顯然都是有問題的句子！明顯如果「任一人之力」則烏獲正是可以依靠的人物，而用「用眾人之力」則應如呂不韋所說「無畏乎烏獲矣」而非說「烏獲不足恃也」。

劉安「乘眾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乘眾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明顯重複，後一個「制」也當作「智」，這些可能都是劉安自己所創作的說法。「乘眾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校對者或即因「制」不可通而改為「勢」。就文意而言，「用眾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其「烏獲」顯得多餘，既然已經使用了「用眾人之力」，那麼「烏獲」的作用就已經降到最低！根本不足以成為可以「倚恃」的對象！且這一句的「烏獲」也就與「乘眾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有）也。」的「天下」被針對的意義不同了！

此外，魯昭公二十三年莒國「烏存」「以力聞」，如果原始《文子》確實有一人名典範存在，則「烏獲」更可能是「烏存」之誤！而烏存的時間點與《文子》中所記載的其他同時人如師曠、王良、伯樂同時。「存、獲」形近而誤。也可能原始作「烏存」，戰國時人不知烏存為誰，於是改為烏獲。此外，「存、獲」兩字符合見名知字的春秋取名字慣例，因此即使「烏存」字「獲」，因而與後代「同族」力士「烏獲」「撞名」，也非不可思議之事！

〈文子·上德〉：

老子曰：……**璧瑗之器，璠璫之功也；莫邪斷割，砥礪之力也。**

〈文子·道原〉：

老子曰：……

故兵莫憚乎志，鎡鋸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於山，小寇遯於民間。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闔閭元年（前514年）〉：

城郭以成，倉庫以具，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庸習術戰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為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也。

干將作劍，來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為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即山作冶，麻經蓐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燂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

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鐔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

〈韓詩外傳·卷八〉：

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騂牛之角，荊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邪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

。」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
〈荀子·性惡〉：

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桓公之蔥，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習，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驕騮、驪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必前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駛，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

〈韓非子·內儲說下〉：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邪？奚為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鬻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

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

「干將、莫耶」創造於吳王闔閭元年，是難得的具有確定時間標記的事物。但韓非卻在〈韓非子·內儲說下〉記載了兩個故事，一個發生在晉文公之時，一個發生在晉平公之時，兩者距離韓非都有幾百年的時間了！而其中晉文公的故事，其廚師竟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的說法，如果不是有相關的譬喻理論足以解釋這樣的現象，那麼一般學者不是認為這故事為假、純屬寓言，就是認為干將造於晉文公以前。但根據個人的譬喻理論所總結的眾多案例可知，這是典範置入的案例！從韓非「一曰」引出的故事，不難看出這個故事才是「原型」，其文簡樸，其廚師也只是強調「刀之利」，按照人情事理，若廚師口出「利猶干將」則嘲諷意味更濃厚，而更不似人臣之語了！且晉平公死於前532年，而此版本還沒有「干將」，符合時代特徵。因此可以推知，「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乃後出版本，「干將」屬於典型的典範置入案例。如此一來，干將、莫耶的年代再無可爭議的資料了！

老聃不提「干將」卻用了「莫耶」兩次，考察「干將、莫耶」這兩把同時誕生的名劍的相關譬喻，則不難發現，從老聃開始，「莫耶」更受青睞，齊景公時之弓人之妻也用莫耶來做為利劍的典範，直到戰國中期，尉繚子才一次提到兩把名劍，但也是分開來提的，而且仍以「莫耶」為最利之物，其稱：「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令如斧鉞，制如干將」。此後，「干將」、「莫耶」發生典範轉移，談干將者漸多，而談莫耶者漸少了！相關論述請見〈干將、莫耶〉譬喻一節。而其原因正在於「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因此當時人並不知有「干將」

一劍，而具以「莫耶」為利劍的典範之物！而莫耶的名聲之所以能遠傳，這裡也有了一個客觀事實上的交代，那就是「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魯國季氏是當時實際掌控魯國政權的家族，魯國在當時的國際聲望仍然很高。因此季孫的相關言論傳出之後，眾人便知莫耶之利了！

如果沒有原始文獻可供參考，《吳越春秋》的作者東漢趙曄如何能知這等譬喻上的細節？從而反推出這種「故事情節」？由此可見，《吳越春秋》並非趙曄所憑空杜撰的！這一點，從本書所引用的相關人等引用老聃論述或化用老聃的譬喻，以及同時人引用相同的話、使用近似的譬喻，都可為證！而老聃、弓人之妻只使用「莫耶」做譬喻，自然也符合了這一則記載了！可以說，這是一種互證案例！

既然莫耶寶劍的誕生日可以確定就是前514年，那麼〈文子·道原〉、〈文子·上德〉兩篇的完成時間也只能在這個時間點之後了！

〈蔡中郎集·獨斷〉：

四代獄之別名：唐虞曰士官，《史記》曰皋陶為理，《尚書》曰皋陶作士，夏曰均臺，周曰囹圄，漢曰獄。

周朝時才稱監獄為「囹圄」，漢朝已經改稱為「獄」。這一點，《文子》的用語是符合其時代特色的。不僅如此，漢朝人在引用《文子》時仍使用「囹圄」而不改為「獄」。

〈文子·道德〉：

文子問政。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加以力，損而執一，無處可利，無見可欲，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無矜無伐，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樸。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不敢也，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自安。**不下則離散，弗養則背叛，示以賢則民爭，加以力則民怨。離散則國勢衰，民背叛則上無威，人爭則輕為非，下怨其上則位危，四者誠脩，正道幾矣。**

定簡《文子》：

0898 則民苛兆，民離散則國執（勢）衰；民倍（背）

〈尚書·呂刑〉：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孝經·天子〉：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禮記·緇衣〉：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郭店竹簡《緇衣》：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道，豈必盡仁？《詩》云：「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呂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孔子家語·執轡〉：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稱之。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國必亡。」

關於「兆民」，疑古派把「則民苛兆。民離散」解為「則民苛。兆民離散」。且不管定簡的「兆」究竟做何解釋？通假為哪個字？句式的整齊性在《老子》與《文子》中都有高度的規律性與一致性。以句式而論，「民離散、民倍（背）反（叛）、民疾諍（爭）、民苛兆」句式一致，當斷句作「民苛兆」。但疑古派對這種客觀證據向來極為輕視，甚至多數是無視的。即便退一萬步，以「兆民」來解，莫說〈尚書·呂刑〉早有「兆民」，即便孔子〈孝經·天子〉引的《甫刑》（其實就是〈尚書·呂刑〉），也有「兆民」。郭店竹簡《緇衣》中孔子也引〈呂刑〉，與〈禮記·緇衣〉、〈孝經·天子〉相合。疑古派先誣指〈尚書·呂刑〉為假、偽造的，又誣指《孝經》、《孔子家語》為偽造的，於是最後「兆民」變成了漢朝時才有的詞彙，於是可證今本《文子》成於漢朝之後。其荒謬可笑之程度，已經令人歎為觀止！但這卻是近乎整個學界長期以來的「共識」，一個荒謬絕倫絕不講客觀證據的「可悲共識」！此句根據竹簡，則出自文子之口。

定簡《文子》：

2212 〔朝〕請不恭，而不從令，不集。」平王

〈文子·道德〉：

文子（平王）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無禍敗者，何道以然？

老子（文子）曰：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厚薄。天下時有亡國破家，無道德之故也。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縱欲怠惰，其亡無時。使桀紂循道行德（修道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夫顰蟲雖愚，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災何由生乎！夫無道而無禍害者，仁未絕，義未滅也。仁雖未絕，義雖未滅，諸侯以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仁絕義滅，諸侯背叛，眾人力政（攻），強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擊為業，災害生，禍亂作，其亡無日，何期無禍也！**

〈大戴禮記·朝事〉：

古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義，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謀，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眺以成邦國之貳，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教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會以補諸侯之災。

〈周禮·春官宗伯〉：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覲曰視。

〈周禮·秋官司寇〉：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謀，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邦國之慝；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禴以補諸侯之災。

〈禮記·郊特牲〉：

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禮記·經解〉：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禮記·祭義〉：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禮記·樂記〉：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

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早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蓟，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櫜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橐。然後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大戴禮記·主言〉：

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脩，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邇者說，遠者來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為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興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慢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主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

〈風俗通義·過譽·南陽五世公〉：

謹按古無孝廉，唯有貢士。貢士恩義，經傳無以也。**春秋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好。**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

，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集解：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

疑古派為了把今本《文子》打成偽書，於是把定簡《文子》：「〔朝〕請不恭，而不從令，不集。平王」說成是對映著今本《文子》「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由於兩句根本不同，於是疑古派便說這是今本《文子》的改造。首先，竹簡《文子》比今本多出了好幾組的「文子、平王」問答，因此這一句是今本脫漏的文句的可能性遠遠大於今本改造的文句的可能性，更重要的客觀證據是這兩句根本不同。因此，把本來不同的說成同，又把不同的原因說成是今本作偽者的改動，那已經是缺乏常識的表現了！

疑古派聚焦於此句的用處在於把「朝請不恭」的「朝請」「考證」成漢律，以此來完成其今本《文子》作偽說！殊不知，原來這又是疑古派不讀書的弊端。按照〈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集解》註：「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卻不知所謂「請」根本就是「覲」的通假字，而「朝覲」本是周律，漢律不過延續了周律罷了！而《集解》以「請」為註，乃在於其所註解的文本作「請」，並非原始便作請！〈周禮·春官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周禮·秋官司寇〉：「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都說得很清楚，「春朝、秋覲」本是諸侯對天子的禮儀的專有稱謂，本來就是周律。即便孔子本人也有「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的相關說法！是此律乃諸侯對天子之律。

文子所謂「仁雖未絕，義雖未滅，諸侯以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其「朝廷」也可知必是「朝覲」之誤，即便是竹簡的「朝請」也仍是「朝覲」之誤。「廷、請、覲」音近而誤。孔子、文子本都是老聃弟子，又都是周朝人，不知為何不能說「朝覲」？而這句根據竹簡正是文子對楚平王所說，其使用時機完全合理。而事實上，直到戰國中期以前，眾多諸侯向楚國「朝覲」仍是載於古籍的事實，如「魯酒薄而邯鄲圍」便起因於「魯酒薄」的緣故，而這緣故的背後意義就是「朝覲不恭」。疑古派因為書讀不多，不通訓詁，因此常常發出類似荒謬之論！殊為可笑！而學界竟然追隨此等謬論，而形成所謂共識，則是可悲而不只是可笑了！

〈文子·微明〉：

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

「伯、霸」古通用。「五霸」一如「五兵」，是一個春秋開始產生後便不停在變動，直到春秋時代結束後才停止變動的概念。但也因為如此，「五霸」究竟是

哪五位，曾經被提到檯面上「爭論」。從概念本質而論，這種爭論自然是多餘的。因為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一個不停變動的概念，在吳王闔閭、越王勾踐加入其中之前，自有其他五位領導者位列「五霸」之中。「五霸」就目前可見的文獻，首見於〈左傳·成公二年（前589年）〉：「（國佐奉齊頃公之命賄賂晉人，他對晉人說：）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國佐所說的五霸是指哪幾位呢？杜預註說：「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或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夏伯、商伯摻入五伯的說法，當其來有自，然而戰國時人的五霸主要指的是春秋時的五霸，而非其他時代與春秋合稱的五霸。因此，此一說法可以排除。至於齊桓公（前685年至前643年在位）、晉文公（前636年至前628年在位）、宋襄公（前650年至前637年在位）、秦穆公（前659年至前621年在位）、楚莊王（前613年至前591年在位），五人的年代也都在國佐所說之前，因此此一解釋亦無問題。

國佐說此話在前589年，遠遠早於《文子》整體成書以及首次被引用的時間。因此，《文子》提到五霸，不管是老子提的還是文子提的，都是沒有問題的。因為「老子的五霸」或「這時的五霸」本不包括「吳王、越王」兩位末代霸主！

〈管子·形勢解〉：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

〈文子·精誠〉：

老子曰：賑窮補急則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羈也。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摠要，取成事之跡，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

〈文子·微明〉：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為人所慕，為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霸）任力。

〈列子·楊朱〉：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列子·仲尼〉：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

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閒，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孔子家語·五帝德〉：

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有度**。汝欲一日徧聞遠古之說，躁哉予也！」

〈孔子家語·五刑解〉：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為至治也。」

〈越絕書·外傳記范伯〉：

昔者，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自謂衰賤，未嘗世祿，故自菲薄。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復被髮佯狂，不與於世。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歷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戶。子胥以是挾弓干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

〈史記·范雎蔡澤列傳〉：

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

〈漢書·王莽傳下〉：

二月，霸橋災，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莽惡之，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乏以成曆數，故其道駁。惟常安御道多以所近為名。乃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夕，橋盡火滅。大司空行視考問，或云寒民舍居橋下，疑以火自燎，為此災也。其明旦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聖祖黃虞遺統受命，至于地皇四年為十五年。正以三年終冬絕滅霸駁之橋，欲以興成新室統壹長存之道也。又戒此橋空東方之道。今東方歲荒民飢，道路不通，東岳太師亟科條，開東

方諸倉，賑貸窮乏，以施仁道。其更名霸館為長存館，霸橋為長存橋。」

楊朱為老聃弟子，與孔子交談之商太宰與孔子，與文種交談之范蠡，共五人都用到「三皇、五帝、三王」群組搭配。老子另一組搭配「五帝、三王、五伯」又可見於范蠡的說法，只是范蠡將「三皇」也囊括了進來。范雎對秦昭王所說也用到了「五帝、三王、五伯」的組合。到王莽時「皇、帝、王、霸」已經被與四時季節聯繫了起來！

〈管子·國准〉：

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文子·上義〉：

老子曰：天下幾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詳於鬼神，即可以正治矣。昔者，**三皇無制令而民從**，**五帝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末世之衰也，忍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故法度制令者，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制於法者，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必有獨見之明，獨聞之聰，然後能擅道而行。

〈孔子家語·正論解〉：

定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上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者貴於天下久矣。」

〈孔子家語·廟制〉：

子羔問曰：「祭典云：『**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

〈孔子家語·子貢問〉：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初有司為之乎？」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奪故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老聃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司馬法·天子之義〉：

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

〈孔子家語·公西赤問〉：

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

從以上的「詞彙群」用例不難看出管子與老子的不同，管子為「黃帝之王、有虞之王、夏后之王、殷人之王、周人之王」，老子為「三皇、五帝、夏后氏、殷人、周人」，孔子與其弟子則主要集中討論「虞、夏、殷、周」四代制度。〈司馬法·天子之義〉也比較了四代，這一點與孔子接近。老子、孔子以及孔子弟子的交集，則是三代的比較。

最後，就老子、文子談及的歷史人物部分進行統計：

表格 9 老子與文子談及的歷史人物統計表

朝代	人物	次數	原文
上古	伏羲氏	2	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上禮〉） 慮犧氏之王天下（〈精誠〉）
	赤帝	1	赤帝為火炎（〈上義〉）
	神農	4	歸神農氏（〈上仁〉） 故神農之法曰（〈上義〉） 及至神農、黃帝（〈上禮〉） 神農形悴（〈自然〉）
	黃帝	4	故黃帝擒之（〈上義〉） 及至神農、黃帝（〈上禮〉） 昔黃帝之治天下（〈精誠〉） 至黃帝要繆乎太祖之下（〈精誠〉）
	共工	1	共工為水害（〈上義〉）
	顓頊	1	故顓頊誅之（〈上義〉）
	堯	3	昔堯之治天下也（〈自然〉） 堯瘦癯（〈自然〉） 堯、舜以是昌（〈道德〉文子曰）
	舜	3	舜為司徒（〈自然〉） 舜鰲黑（〈自然〉） 堯、舜以是昌（〈道德〉文子曰）
	皋陶	1	皋陶喑而為大理（〈精誠〉）
	偃	1	周鼎著偃而使斷其指（〈精誠〉）
	契	1	契為司馬（〈自然〉）

	后稷	1	后稷為田疇（〈自然〉）
	奚仲	1	奚仲為工師（〈自然〉）
夏朝	禹	2	禹為司空（〈自然〉） 禹胼胝（〈自然〉）
	夏后氏	2	夏后氏不負言（〈上義〉） 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上義〉）
	桀	4	故桀、紂不為王（〈下德〉） 反讎桀、紂（〈上仁〉） 使桀、紂循道行德（修道德）（〈道德〉文子曰） 桀、紂以是亡（〈道德〉文子曰）
商朝	湯	4	伊尹負鼎而干湯 （〈自然〉）（後人所加） 湯、武雖賢（〈道德〉） 湯、武不為放（〈下德〉） 而臣湯、武（〈上仁〉）
	伊尹	1	伊尹負鼎而干湯（〈自然〉）
	紂	5	紂為象箸而箕子怖 （〈微明〉） 故桀、紂不為王（〈下德〉） 反讎桀、紂（〈上仁〉） 使桀、紂循道行德（修道德）（〈道德〉文子曰） 桀、紂以是亡（〈道德〉文子曰）
	箕子	1	紂為象箸而箕子怖（〈微明〉）
西周	周武王	3	湯、武不為放（〈下德〉） 而臣湯、武（〈上仁〉） 湯、武雖賢（〈道德〉文子曰）
	呂望	1	呂望鼓刀而入周（〈自然〉）（後人所加）
	造父	2	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上義〉） 造父不能以取道（〈上義〉）
春秋	管仲	1	管仲束縛（〈自然〉）（後人所加）
	百里奚	1	百里奚傳賣（〈自然〉）（後人所加）
	師曠	2	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上禮〉） 師曠瞽而為太宰（〈精誠〉）
	師文	1	雖師文不能成其曲（〈自然〉）
	王良	1	王良御之（〈上仁〉）
	伯樂	1	伯樂相之（〈上仁〉）
	老子	186	「老子曰」185次（每一篇） 吾聞子得道於老聃。「老聃」1次（〈道德〉）
	文子	18	（〈上仁〉〈上義〉〈精誠〉〈道德〉〈微明〉）
	楚平王	2	（原始版本當多於二次）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道德〉） 平王曰：「寡人聞命矣。」（〈道德〉）
	孔子	3	孔子問道（〈道原〉）（後人所為） 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微明〉）（後人所加） 孔子無黔突（〈自然〉）（後人所加）
	墨子	1	墨子無煖席（〈自然〉）（後人所加）
	烏存	1	（〈自然〉）（或誤為烏獲。）
戰國	烏獲	1	用眾人之力者， 烏獲 不足恃也（〈自然〉）（烏存之誤或某一校對者根據〈淮南子·主術〉而摻入。或者這是早於〈淮南子·主術〉的版本而被〈淮南子·主術〉所採用。）

撇除老子、文子不論，撇除個人根據證據判定為後人摻入的不論。春秋時期不計「烏存」，共提及9人（不含老子、文子），13次；西周提到3人，6次；整個周朝不含烏獲是12人，19次；商朝4人，11次；夏朝兩人，一個泛稱，8次；上古12人（赤帝、神農氏為一），23次。因此提到最多人物的朝代是老子身處的周朝與上古時代，這一點與老子引用「神農氏、黃帝、書」的特徵是相合的。

以上一堆「後人所加」的考證結論，除「烏獲」之外，其實只觸及二條文字，分別是：一、〈文子·自然〉：「神農形悴，堯瘦癯，舜鰲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賣，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其中根據〈淮南子·脩務〉引文則「神農形悴，堯瘦癯，舜鰲黑，禹胼胝」可以確定〈文子·自然〉原本就有並且可能是引書，其他的可能就是某代校對者根據〈淮南子·脩務〉而摻入的。二、〈文子·微明〉：「紂為象櫜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其中孔子的部分牽涉到摻入者所見錯誤的版本「唏」，因此留下了偽造的痕跡！這些雖被個人根據眾多證據判定為後人所加，但即使老子、文子提到這些人，也是合理的！因為這些人並沒有溢出老子生存的時代範圍。

完全不觸及歷史人物的有三篇：〈九守〉（〈守虛〉、〈守無〉、〈守平〉、〈守易〉、〈守清〉、〈守真〉、〈守靜〉、〈守法〉、〈守弱〉、〈守樸〉）、〈符言〉、〈上德〉。

觸及歷史人物的有九篇：〈道原〉、〈下德〉、〈道德〉、〈精誠〉、〈微明〉、〈自然〉、〈上仁〉、〈上義〉、〈上禮〉。

因此雖然觸及的歷史人物不多，仍散見於九篇之中。

就歷史事件而論「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其時間都與老子重疊，屬於老子可知之範圍；就器物而論，寶劍「莫耶」與老子同時，被提到兩次，「夏后氏之璜、明月之珠、隋侯之珠、和氏之璧」都早於老子，也為當時人所談論。其中兩組人物：〈文子·自然〉：「神農形悴……」與〈文子·自然〉：「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是在兩條排比句中出現的，並且都是出自〈文子·自然〉，而非散見於全書，符合老子不多談具體歷史人物的特徵！從整個統計的時代分布特徵更不難看出「烏獲」存在之突

兀，更有甚者乃「烏獲」一句不合文法，文意錯誤。

從以上的統計，我們不難看出，疑古派所謂《文子》刪除歷史人物的說法，純屬荒誕的猜想！而其原因乃在於疑古派對於文學修辭理論毫無所悉！其中何志華稱偽造《文子》者是因為怕弄錯歷史人物的時代而刪除。這裡僅舉幾例以證明這種說法的荒謬性，以及揭露疑古派愚弄學界的手段：

〈文子·自然〉：

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眾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眾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乘眾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

〈淮南子·主術〉：

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眾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眾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眾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

周文王、周武王是周朝開國人物，即使是把老子神仙化上託伯陽父，老子談論周文王、周武王究竟有什麼問題？難道這些疑古派編造出的偽造者連這樣一點歷史常識都沒有？遑論，既然老子早在其他篇中提到兩次周武王，究竟所謂的偽造者「刪除」「周文王、周武王」的目的何在？而且更荒謬者乃是，所謂的偽造者刪除了老子百分之一百可以提到的人物，卻把老子百分之一千不能提到的人物「烏獲」「保留了下來」，這是表示所謂的偽造者是個歷史白癡嗎？或者其實疑古派嘲諷的是整個學界！

「烏獲」是戰國中後期一位極為有名的力士，〈史記·秦本紀〉：「武王元年……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魏太子來朝。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膺。八月，武王死。族孟說。」秦武王死於前307年，因此烏獲的成名在此之前，而秦武王之死更使烏獲的名氣大增。烏獲在戰國中後期更可以說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這點不難從以下的譬喻用例中看出：〈申子·大體〉：「今使烏獲、彭祖負千鈞之重，而懷琬琰之美，令孟賁、成荊帶干將之劍衛之，行乎幽道，則盜猶偷之矣。」、〈商君書·錯法〉：「夫離朱見秋豪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金鈞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人；夫聖人之存體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可得者，法之謂也。」、〈商君書·弱民〉：「今離婁見秋毫之末，不能以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不能以多力易人；聖人之存體性也，不能以相易也。」、〈史記·張儀列傳〉：「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孟子·告子下〉：「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戰國策·燕策二·蘇秦為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蘇秦對燕昭王說）堯、舜

之賢而死，禹、湯之知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戰國策·燕策一·蘇代謂燕昭王〉：「（蘇代謂燕昭王曰：）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荀子·富國〉：「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僂搏也。」、〈史記·范雎蔡澤列傳〉：「范雎曰：……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呂氏春秋·用眾〉：「故以眾勇無畏乎孟賁矣，以眾力無畏乎烏獲矣，以眾視無畏乎離婁矣，以眾知無畏乎堯、舜矣。夫以眾者，此君人之大寶也。」、〈韓非子·觀行〉：「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韓非子·六反〉：「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

韓國宰相申不害，秦國宰相商鞅、張儀、范雎、呂不韋，策士蘇秦、蘇代，大文學家孟子、荀子、韓非，無一不以烏獲為力士的典範進行譬喻！因此即使從疑古派編造的偽造者的角度來看，這個偽造者要把《文子》裝扮成春秋末年的書籍，以至於連「師曠瞽而為太宰」這個先秦時代只有與師曠同時的老子有所記載的事情都知道，卻偏偏不知道烏獲這個鼎鼎大名而遠離春秋末年老子的人物？因此不管從《文子》是真書還是偽書的角度看，烏獲都不可能出現在這本書之中。烏獲成名時距離老子、孔子之死大約近兩百年，是《文子》提到的人、事、物之中唯一遠離並且晚於春秋末年的人物。但也正是因為烏獲如此有名，成為力士的唯一典範，因此後來被某一代的校對者根據《淮南子》摻入了《文子》之中。

〈文子·下德〉：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虛無。故知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目悅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治天下何？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故天下得道，守在四夷；天下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

〈淮南子·泰族〉：

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

，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周處鄂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

這一則例子老子「有南面之名」並不針對「紂」，如果說疑古派編造出來的偽造者刪除了「紂」，試問為何還保留「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

這一則的例子在同一篇的同一段。

〈文子·精誠〉：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自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難矣。皋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也。

〈淮南子·主術〉：

蘧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觀焉，還報曰：「蘧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故皋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於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無亂政，有貴於見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為師也。

「伏犧、神農」老子都提過，且〈精誠〉就有提到「伏犧」，疑古派編造出來的偽造者究竟有什麼理由刪除一個在同一篇中都曾經提到的「上古」歷史人物？且劉安的典範置入明顯有誤，試問「伏犧、神農」突然就冒出來「之所以」「為師」，豈不突兀！且「不言之令」對應於「皋陶」、「不視之見」對應於「師曠」，究竟與「伏犧、神農」有何關係？

這一則的例子既有不同篇（神農），也有同一篇的不同段（伏犧）。

〈文子·上義〉：

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齊輯之乎轡銜，正度之乎胸膺，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為治。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萬舉而不失矣。

〈淮南子·主術〉：

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於轡銜之際，而急緩之於唇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執節於掌握之間；內得於心中，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為治。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躄之奸止矣。

老子前後用「造父」，用詞一致。但劉安對第二個「造父」運用了典範轉移的修辭手法，換成「王良」，就把這種一致性給消除了。因為劉安改詞而造成前後文用詞不一或全篇用詞不一的例子，目前已經發現了三例以上。其中「唐、虞」這一個典範置入的做法，可以說具有劉安自身的特色，如〈淮南子·俶真〉：「遇唐、虞之時。」、〈淮南子·繆稱〉：「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故唐、虞之舉錯也……故唐、虞日孳孳以致于王（對老子的典範置入）……故唐、虞之法可效也」、〈淮南子·汜論〉：「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對老子原文的改詞）」。也就是說劉安的改詞用上了自己慣用的詞彙，而其所改的對象卻並不一定。譬如「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對應於老子的「三皇無制令而民從，五帝有制令而無刑罰」，「神農」只是三皇之一、「唐、虞」即「堯、舜」也只是五帝之二，是泛稱向特稱的轉變。且「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劉安以「造父」搭「唐、虞」，這裡卻改「造父」為「王良」，體現了其搭配上的不一致性。若論典範，則「管、晏」不算「中才」而應歸為「上才」。班固〈漢書·古今人表〉將管仲、晏嬰都歸為「上中」，比較符合客觀事實。畢竟把一個幫齊桓公稱霸的管仲當成「中才」，未免失之客觀了！且老子「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執道」被改為「執術」，降了一級。且「執道以御之」的主體可能就是管仲、晏子這樣的一國宰相，如今劉安一改，智慧全失！老子「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其中的「姦邪」乃主要指官員之中的「姦邪之人」。可是劉安卻以「蹠、躄」這些在外面做盜賊的人來進行典範置入，明顯也是失敗之作啊！

「蹠、躄」作為盜賊或負面人物的典範搭配組合，主要使用於西漢，〈淮南子·齊俗〉：「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蹠、莊躄之邪。」、〈鹽鐵論·力耕〉：「大夫曰：……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蹠躄之徒，無猗頓之富。」、〈鹽鐵論·孝養〉：「文學曰：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富貴，由蹠、躄之養也。」、〈鹽鐵論·世務〉：「大夫曰：……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寶，而信無義之詐，是猶親蹠、躄而扶猛虎也。」、〈鹽鐵論·刑德〉：「大夫曰：……故禁不必，怯夫徼倖；誅誠，蹠、躄不犯。」、〈鹽鐵論·大論〉：「文學曰：……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也，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躄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在於民。」以上涵蓋劉安其他用例，以及眾多大夫、

文學的用例。

在這個例子裡，劉安改換的「王良」，老子在〈文子·上仁〉篇也有提到，所以說疑古派因為不明白修辭學規律而編出的種種不合常理甚至常識的理由，都無法合理的解釋《文子》與《淮南子》兩書異文產生的現象。而要用這種不合常識的胡扯方式來達到疑古、證偽的目的，最後也只能貽笑大方了！

竹簡《文子》引文

根據以上的所有考證，可以證明。文子確實是老聃弟子、孔子同門，與文子對談的平王也只能是楚平王。而《文子》一書中眾多「老子曰」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是假的，僅有出土竹簡〈文子·道德〉中「平王、文子」對話的部份可以確定是今本被改動了！但竹簡〈文子·道德〉除了能在今本的「文子、老子」對話找到「平王、文子」的對應文字之外，其中那些今本「老子曰」的獨白並無法在竹簡中找到完全與完整的對應。而即使是「平王、文子」的部份，也是殘缺不全，其能對應到的篇幅甚至不到今本相應部分的一半！因此，嚴格而論，所謂定州漢簡《文子》其最大可能僅是〈文子·道德〉的節錄本，連完整的〈文子·道德〉都算不上，遑論代表全書！而這是事實，因為現實的證據就是定州漢簡〈文子·道德〉的文字量僅僅是今本〈文子·道德〉的文字量的一部分。

既然「老子曰」確實存在，而根據司馬遷的記載，老聃是在出關時被關尹強迫著書，那表示老聃在《老子》成書之前確實沒有著作傳世。因此，《文子》中的「老子曰」只能被理解為是老聃的口述，一如《論語》中孔子的口述被弟子所記錄一樣。而後老聃親自寫下《老子》，《老子》的地位瞬間凌駕於《文子》。這種「親著」甚於「口述」的現象，又可在老聃的弟子孔子身上看到。孔子親著《春秋》、《孝經》，其地位遠遠高於弟子記錄其部分言論的《論語》以及家族後裔記錄其部分言論的《孔子家語》。

「老子曰」的合理性還表現在其中許多文句、詞彙、譬喻用喻體與《老子》完全吻合或高度重疊一事上！其中又以「聖人」最為明顯，而有多數「聖人」在《淮南子》中已經被用儒家聖人「堯、舜、文王、武王、周公」作典範置入而取代掉了！

由於老聃也暗引了不少古籍，但能流傳到今日的已經屬於鳳毛麟角！因此，即便「老子曰」中以「故曰」引出了也同樣出現在《老子》中的文句，也無法便以此判定此「老子曰」實為「文子曰」。若要論可能性，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萬事皆有可能！但也萬事皆無效力！今本「老子曰」是「老子曰」而非猜想可能的「文子曰」還有一個重大的證據，那就是《淮南子》的引文與註釋全部集中在藉由竹簡可以確定是「文子曰」的〈文子·道德〉「之外」，而這正是疑古派傾全力攻打的地方。而《淮南子》所收錄的〈文子·道德〉篇的文字諸如「老子曰：

天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一樣都是「老子曰」開頭的文字而非「文子曰」開頭的文字。凡是「文子曰」、「（楚）平王」開頭的文字幾乎不見蹤影！其理由正在於那些都不是「老子」的東西！而這一點，《淮南子》全書主要都是在「訓解」「老子」，而不是「文子」，可以得證！且定州漢簡的下葬時代近於劉安的時代，因此劉安不把「文子曰、平王曰」的部份放入《淮南子》正好證明了他所見的版本仍是未被改過的版本！而這是整個《淮南子》不收入「文子曰、平王曰」部分文字的最大可能，甚至就是唯一可能！

定州漢簡的出土給出了以下一些事實：

一、《文子》的存在與班固的著錄相符。

二、古本〈文子·道德〉中的問答對象被竄改成今本的樣貌，但也僅限於問答對象。其他文字上的小差異都可以歸屬為不同版本上的常見差異！

三、古本〈文子·道德〉顯示原始的「文子、平王」對答次數遠多於今本。而許多古本〈文子·道德〉中無法在今本找到對應的文字，也只能確定就是其他對答中的文字，而非「老子曰」的文字。

四、古本〈文子·道德〉顯示，原始的古本〈文子·道德〉篇可能單純只有「文子、平王」的對談！今本〈文子·道德〉中的「老子曰」有可能是其他篇章的錯簡。而這合理的解釋了這篇被「單行」的原因！如此一來，古本《文子》當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屬於文子的創造部分，如〈文子·道德〉中的「文子、平王」問答，二是屬於文子記錄老子語錄的部份，也即「老子曰」的部份！

《文子》既然是文子所作，那麼首先《文子》中的「文子曰」就是後人所加或所改，譬如文子與平王的對談，就不會採用「文子」的稱號（而可能是文子的原名如文陽）。但「老子曰」的存在卻是順理成章，即便其原始形式仍可能是「老聃曰」。而那些原本沒有「老子曰」的地方，顯然就可以解釋為是「文子曰」的部份，但這部份的文字在經過幾千年流傳後，很容易被後人在分章時自動的加上「老子曰」。從而混淆了「文子」與「老子」的思想。由於弟子繼承師父的思想雖不是必然，卻是極為正常的事情！因此，在沒有其他證據證明的情況下，只能把今本的「老子曰」都當成老聃的話。

竹簡〈文子·道德〉以外的文字，多數不見於今本，但這些不見於今本的文字，卻依然與《老子》的文字近似，或者在思想上有共通之處。因此，這裡區分了竹簡與今本，分開進行討論。如上所言，這些文字只能視為是那些今本已經佚失的「文子、平王」對答中的文字！而無法證明是「老子曰」的文字，因為出土的竹簡全篇的焦點完全集中在「文子、平王」的對答過程與對話！

「定州漢簡」以下簡稱「定簡」。以下的討論，主要針對竹簡確切存在的文字而言。

定簡《文子》：

0595 觀之難事，道〔于易也；大事，道于細也。〕

「難事，道于易也；大事，道于細也。」可見於〈老子·六十三〉：「圖難乎於其易，為大乎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文字略有差異，但所要表達的意思相同。今本《文子》無對應片段。

定簡《文子》：

1178 之高始于足下，千〔方之群始於寓強〕

〈文子·道德〉：

夫道者，原產有始，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於短寡，成於眾長，**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退者所以自後，儉者所以自小，損者所以自少，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夫道者，德之元，大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

定簡：「千方之群，始于寓強」，今本無。可見於〈老子·六十四〉：「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成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但定簡殘缺嚴重，無法斷定是「多出」一句，還是其中一句在流傳過程中被「同化」了！以及這也可能是今本脫漏的另外一段的內容！

定簡《文子》：

0689 〔法〕天道。平王曰：「**人法天道**奈何？」

0871 **聖人法于天道**，〔民者以自下〕

0887 =道。」平王曰「此天道也。」

2219 〔道。〕平〕王曰：「**請問天道**？」文〔子曰：「天之〕

0780 无道。」平王曰：「**請問天道之過**？」文子曰

0766 此功者，**天道之所成**，聽聖人守道口

0912 卑、退、斂、損，**所以法天也**。」平王曰：

〈文子·九守·守法〉：

老子曰：**上聖法天**，其次尚賢，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尚賢者疑惑之原也，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虛靜為王，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為治，以動為亂，故曰勿撓勿纓，萬物將自清，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是謂天道也**。

〈文子·道德〉：

夫道者，原產有始，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於短寡，成於眾長，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退者所以自後，儉者所以自小，損者所以自少；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

所成也。

今本「聖人法之」上接「此天之道也」。「卑、退、儉（斂）、損」與「天道」之間的關係依然保留。竹簡殘缺嚴重，無法做過度推斷。難以判定竹簡原本是否沒有今本「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等句！且由於竹簡確定多出了幾組「文子、平王」的問答，因此不能因此便說「卑、退、斂、損，所以法天也。」與「今本」「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不同，於是妄加推論這是「今本」被竄改過的證據！因為「所以法天也」、「此天道所成也」明顯不同！無法被當成與今本相同的句子是一個明顯與確定的事實！

「人法天道、所以法天也」可見於〈老子·二十五〉：「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卑、退、斂、損」無疑是對老子相關概念的提煉與濃縮。如〈老子·四十八〉：「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則無不為。」、〈老子·四十一〉：「進道若退。」、〈老子·六十九〉：「不敢進寸而退尺」、〈老子·六十七〉：「天下皆謂吾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吾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是謂入死門！夫慈，以陳則正，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只是顯然，除非《老子》成書於前516年以前而非前511年以後，否則文子所據以歸納老聃思想的「內容」必然不是根據《老子》的「文字」，而是根據老聃平日的「口述、口授」的「口語」，只是這些「口語」最終被文子記了下來而成為「文字」！最後是老聃被迫著書時，在《老子》中重複使用了許多自己創造或頻繁引用的語句與思想！因此，我們仍得以從這些重複使用的文字中找到文子所歸納的可能片段與原典！

從竹簡不難看出文子、平王對於「天道」都極為重視！而平王顯然也是一個打破砂鍋問到底的人！其中許多片段顯然都牽涉到了一些具體細節的詢問，而非一味的聽教！這一點與上博簡〈平王問鄭壽〉的平王其特徵是吻合的！

定簡《文子》：

0694 古聖王以身先之，命曰教。」平王

〈文子·上義〉：

文子問曰：法安所生？

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眾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誠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己，不非於人；無諸己，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為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

〈老子·五十七〉：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靖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

民自樸。

〈老子·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不欲。不欲以靖，天下將自正。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孔子曰：「為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圓水圓。」

〈論語·顏淵〉：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論語·子路〉：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大戴禮記·哀公問於孔子〉：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

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

〈老子·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老子·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必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之上而民弗重，處之前而民不害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不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這一則「古聖王以身先之，命曰教。」講的是在上位者「身教」的做法，也即老子、孔子都強調的「上行下效」。具體而言是老子的「化」，孔子的「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以及〈文子·上義〉：「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這也是「古聖王以身先之」的相同思想！

定簡《文子》：

2466 生者道也，養口

0722 〔（文）子曰：「道產之，德畜之，道有博〕

〈文子·道德〉：

文子問德。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無憚，與天地合，此之謂德。」

「何謂仁？」曰：「**為上不矜其功，為下不羞其病**；大不矜，小不偷；兼愛無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也。」

「何謂義？」曰：「**為上則輔弱，為下則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也。」

「何謂禮？」曰：「**為上則恭嚴，為下則卑敬**。退讓守柔，為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此之謂禮也。」

故脩其德則下從令，脩其仁則下不爭，脩其義則下平正，脩其禮則下尊敬，四者既脩，國家安寧。**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則下怨，無仁則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無道不亡者，未之有也。

其中「生者道也，養者（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道產之，德畜之」，可見於〈老子·十〉：「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老子·五十一〉：「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蓋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產、生」為近義詞，「長、養」為近義詞。因此，「道產之，德畜之」這一則與〈老子·五十一〉是一致的。是文子回答平王時所引。

「為上則不矜其功，為下則不羞其病：于大不矜，于小不偷，兼愛無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也。」這一則又可見於〈莊子·天道〉：「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當是〈莊子·天道〉作者取材之處。

定簡《文子》：

0864 高而不危，高而不危者，所以長守民

0806 也，大而不衰者，所以長守口

2327 有天下，貴為天子，富貴不離其身

0593 是以聖王執一者，見小也；無為者

2246 文子曰：「一者，萬物之始也。」平王曰：「〔何〕

0607 萬物」。文子曰：「萬物者，天地之謂也。」

0870 地大器也。不可執，不可為。為者販（敗），執者失

〈文子·道德〉：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蒞天下，為之奈何？老子曰：執一無為，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執一者，見小也，小故能成其大也。無為者，守靜也，守靜能為天下正，**處大，滿而不溢；居高，貴而無驕。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具於此矣。**

〈孝經·諸侯〉：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管子·形勢解〉：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呂氏春秋·察微〉：

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惟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荊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為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

〈荀子·榮辱〉：

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執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穀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

〈子華子·晏子〉：

子華子曰：「**昔先主之制法也，有本衍焉，有末度焉。因而弗作守而弗為去，羨去慕，與四時分其敘，與寒暑一其度，不言而民以之化，不令而民以之服，是以能因則大矣，能守則固矣。**夫有心於作法之細也，作而刻其真法之原也。法也者，制世之粗跡也，而且不可以容心焉，而況於營道術乎？**於傳有之：『循道理之數，而以輔萬物之自然，六合不足均也。』**七十九代之君，其為法不同而俱王於天下，用此道也。」

〈文子·道原〉：

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則固，為即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

，苦心而無功。任一人之材，難以至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即六合不足均也。**

「執一、無為」都是老子的思想，「執一」可見於〈老子·二十二〉：「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老子·三十九〉：「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無為」可見於〈老子·四十三〉：「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稀及之矣。」、〈老子·四十八〉：「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則無不為。」

「地，大器也，不可執，不可為，為者敗（敗），執者失。」可見於〈老子·二十九〉：「夫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老子·六十四〉：「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形式近乎一致，略有小異。根據竹簡，這句話出自文子回答楚平王，其時間點落在前516年以前，早於《老子》成書。由此可見，這是老聃平時就已經用來授課的文字，因此後來老聃被迫臨時撰寫《老子》時便自然的加入其中了！

「居上不驕，高而不危」一整段與〈孝經·諸侯〉近乎一致，兩者與〈管子·形勢解〉亦極相似。誰先誰後難分，若以概率而論，孔子與文子同時，皆為老子弟子，兩人所說都出自老聃的機率是最高的，至於老聃之上是否還有源頭則已經不得而知了。「長守民」當誤，所有引文都指向「長守」「富、貴」，「富貴不離其身」才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

「萬物者，天地之謂也。」顯然是文子自己的認知，根據〈老子·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老子·三十九〉：「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則「萬物」與「天地」，老子是加以區分的。〈子華子·晏子〉：「**循道理之數，而以輔萬物之自然，六合不足均也。**」、今本〈文子·道原〉：「**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即六合不足均也。**」程本的引文保留了早期的形式，今本「天地自然」一本作「天地之然」，實則皆為「萬物之自然」之誤！

定簡《文子》：

0813 口曰：「何謂損有損之，下有下之？」文

「損有（又）損之、下有（又）下之」，今本《文子》無，當是佚文。「損又損之」可見於〈老子·四十八〉：「為學者日益，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則無不為。」。

「下又下之」，《老子》無直接對應的文字，但此概念遍見於〈老子·六十一〉：「大國者，天下之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靖勝牡，以其靖，故為下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於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於大國。故或下以取

，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老子·六十六〉：「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必以其身後之。」、〈老子·六十八〉：「古之善為士者不武也，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

〈文子·微明〉：

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下五有眾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聖人者以目視，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真人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行而從，不言而公。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所謂道者，無前無後，無左無右；萬物玄同，無是無非。

〈三國志·魏書·袁紹傳〉：

先是，太祖遣劉備詣徐州拒袁術。術死，備殺刺史車胄，引軍屯沛。紹遣騎佐之。太祖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建安五年，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太祖至，擊破備；備奔紹。〔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彊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路，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為固，乃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掩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而沃燐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執，懼其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此陳琳之辭。〕

〈昭明文選·為袁紹檄豫州〔陳琳〕〉：

「長戟百萬，胡騎千群，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李善註：「《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獬而右搏彫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子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

〈抱朴子·地真〉：

昔黃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効召萬神，南到圓隴陰建木，觀百靈之所登，採若乾之華，飲丹鬘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

，過崆峒，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受神芝圖，還陟王屋，得神丹金訣記。

一如《老子》引「建言、用兵有言」，《孫子兵法》引《軍政》，這些都是遠古時代的著作了！也是早已失傳的著作了！以致於連《漢書》都未曾著錄。《文子》所引「中黃子」，一如以上兩書所引，也已經失傳了！且其後人再引者僅有一例，這一例是戰國中期著作《尸子》所引，引作「中黃伯」。「中黃伯」可以稱為「中黃子」但不一定是「中黃子」。若兩人是一人，那麼更證明「中黃子」的著作到戰國中期還被少數知識分子所知！更證明了《文子》所引《中黃子》在漢朝前便已經失傳了！本書採用「中黃伯、中黃子」為一人的說法。按「中黃伯、中黃子」的形式看，則「中黃」當是氏而非名，按尸子、陳琳的描述，則「中黃伯」是一個足以與烏獲、夏育在「勇、力」兩件事情上相提並論的人物。按照葛洪的說法，則「中黃子」乃黃帝之師，至少這個傳說到葛洪時仍然流傳。

《文子》引文

關於《老子》與《文子》中的重複句子，是在解決了《老子》、《文子》的成書年代之後必然面對的問題。

《老子》中除了老聃原創的文字之外，還有明引、暗引、匿名引用的諸多引文。而這兩者，都是老聃可以重複使用的資料。在《文子》中的「老子曰」亦然。

《文子》中除了老聃原創的文字之外，還有明引、暗引、匿名引用的諸多引文，此外還有文子回答楚平王的諸多文字，這些文字本身又有文子原創以及明引、暗引、匿名引用其他文獻的部份，文子所徵引的部分也包含了文子對老聃文字的引用。而文子對老聃的引用，有幾種可能，一是文子引用了平常老聃口述的文字，二是文子引用了《老子》。如果文子引用了《老子》，那麼《文子》的「總體」成書時間便晚於《老子》，反之，則難以確定兩書的成書先後。

根據定簡《文子》，則《文子》中文子的言論部分主要集中在〈道德〉篇之中，除此外的篇幅甚少，只有〈文子·精誠〉最後一段。

今本《文子》一書共出現「老子曰」183次，扣除〈道德〉篇的8次（不計獨白部分），為175次。「文子曰」不計竹簡〈道德〉篇「復原」的幾次，不過兩次。其中一次在〈文子·精誠〉最後一段，一次是〈道德〉篇未被竄改的例子。

如果依照古代書籍取名的例子，一如《關尹子》，那麼這樣的充斥著「老子曰」並以「老子曰」為主要訴求的書便應該稱為《老子》而非《文子》了。但因為老聃後來被迫寫了《老子》，因此這本收錄了老聃眾多語錄的書籍，依然以其作者的名號而稱為《文子》。「老、文」兩字形近，因此這本書即使在流傳過程中

產生了部分混淆，也是極為正常的事情。尤其當這本書一開始未在文子自己的評論上加上任何標籤時，這種「空白」更容易被直觀的全部誤認為是「老子」所說！但原始的文本也可能採用類似「文陽曰」的字樣來進行區分，今日已經不可考。

而這樣的內容，當前僅能從幾點可能的形式上著手來進行猜測與判斷，而這還是假設確實存在這樣的情況而論，譬如段尾部分有與《老子》重複的內容，且其前文起著註解此話的作用，那麼這便可能是「文子曰」而非「老子曰」！可是老子也可以是在註解其他古籍，果真如此，那麼這些重複出現於《文子》「老子曰」與《老子》的文字，便可確定非老聃原創！而這一點是在《老子》、《文子》重複文字都採用匿名引用的情況下，是有客觀證據支持的。可是如果這是包含了類似註解《老子》中文字的段落是所謂的「文子曰」，那麼這仍然有兩種可能，一是這是文子引了《老子》，二是這是文子對老聃日常的訓誨的註解。論可能性，則前者為大。依照前者而論，則《文子》的部份篇章早於《老子》，但總體的成書時間必然晚於《老子》！

從本文以上的眾多證據與討論，其實已經可以確定，那些「老子曰」與《老子》重複的內容，是老聃自己的重複使用，包括自創的與引用的文字！而文子引用老聃而非《老子》的部份則主要表現在〈道德〉篇之中。〈文子·精誠〉的「文子曰」則沒有牽涉到《老子》的內容。雖然就統計概率而論，463（〈文子·精誠〉文子曰牽涉到的字數）除以39223（今本《文子》總字數，版本不同會有些許誤差！）為1.18%。一個不到2%的文字要在其中找到與《老子》重複的文字，概率確實不高。但也正是因為沒找到，更能證明老子重複使用文字（自創或引用）的客觀性！

因此，筆者的結論是，今本《文子》中的「老子曰」至少絕大多數的「老子曰」都是原本就存在的，其中牽涉到的《老子》文字，不是老子引用了《老子》也不是文子引用了《老子》，而是老聃自己的重複使用，包括自創文字與引用文字的重複使用。

以下為《文子》「老子曰」與《老子》一書的重複運用對照表。

表格 10 《文子》「老子曰」與《老子》重複運用對照表

文子	老子
<p>〈文子·道原〉：</p> <p>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窈冥冥，寂寥淡漠，不聞其聲，吾強為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涑涑，「冲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p>	<p>〈老子·二十五〉：</p> <p>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故彊字之曰道。彊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p>

文子	老子
<p>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萬物恃之而生，莫知其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忽兮恍兮，不可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詘兮；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俯仰兮。</p>	<p>〈老子·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彊為之容。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靖之而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而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而不成。 〈老子·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芒惟芴。芴兮芒兮，其中有象；芒兮芴兮，其中有物。幽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老子·三十四〉： 大道汎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之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終不自大，故能成其大。</p>
<p>〈文子·道原〉： 老子曰：……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救也，秉其要而歸之。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厲其精神，偃其知見，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文子·道德〉： （文子對楚平王說：）夫道者，德之元，大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夫道，無為無形，內以脩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為鄰。「無為而無不為」。莫知其情，莫知其真，其中有信。…… 文子（平王）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蒞天下，為之奈何？</p>	<p>〈老子·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夫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噤或吹，或彊或剝，或培或墮。是以聖人去甚、去泰、去奢。 〈老子·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不欲。不欲以靖，天下將自正。 〈老子·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下德為之而無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p>

文子	老子
<p>老子(文子)曰：執一無為，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執一者，見小也，小故能成其大也；無為者，守靜也，守靜能為天下正。處大，滿而不溢，居高，貴而無驕，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具於此矣。</p>	<p>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故去彼取此。</p>
<p>〈文子·道原〉： 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幾於道矣。故曰：「至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文子·道原〉： 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幾於道矣。故曰：「至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夫道者，陶冶萬物，終始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為外，析毫剖芒不可為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間也。真人體之以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至德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真人者，大己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隱其名姓，有道則隱，無道則見。「為無為，事無事，知不知也。」懷天道，包天心，噓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俯仰；與天同心，與道同體。</p>	<p>〈老子·十六〉： 至虛極，守靖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凡物貶貶，各歸其根，歸根曰靖，靖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老子·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乎於其易，為大乎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p>
<p>〈文子·道原〉：</p>	<p>〈老子·十〉：</p>

文子	老子
<p>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容，道將為汝居。瞳兮，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p>	<p>載營鬼褒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活國，能無以知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以為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p>
<p>〈文子·道原〉： 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知時者，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多聞數窮，不如守中」，「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怵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為。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即乎無垠。循天者，與道遊也；隨人者，與俗交也。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p>	<p>〈老子·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所徼。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p> <p>〈老子·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詘，動而俞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p> <p>〈老子·十九〉：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而未足也，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p> <p>〈老子·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美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衆人熙熙，若享太牢，若春登臺。我獨鬼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咳。</p> <p>〈老子·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必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之上而民弗重，處之前而民不害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不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p>
<p>〈文子·道原〉：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p>	<p>〈老子·五十七〉： 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p>

文子	老子
<p>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故不聞道者，無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原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於其若性。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為樂不忻忻，其於憂不惋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眾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所以然者，擊於物而繫於俗。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清靜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淪於無形。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無心合於天下也。布德不溉，用之不勤；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實生於虛。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故一之理，施於四海；一之嘏，察於天地。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其散也，渾兮其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然若大海，汜兮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p>	<p>下。吾奚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智慧，而衰事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靖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p> <p>〈老子·十五〉：</p> <p>古之善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彊為之容。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靖之而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而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而不成。</p> <p>〈老子·三十五〉：</p> <p>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p> <p>〈老子·四十〉：</p> <p>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p>
<p>〈文子·道原〉：</p> <p>老子曰：萬物之摠，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准循繩，曲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p>	<p>〈老子·七十八〉：</p> <p>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故聖人之言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p>

文子	老子
<p>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暗，驚怖為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神明者，得其內。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強；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逮。</p> <p>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為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息耗減益，過於不訾；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而成；大苞群生而無私好，澤及蚊虻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綽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綽約潤滑也，故曰：</p> <p>「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人於無間。」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太宗。真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如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p>	<p>之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主。」正言若反也。</p> <p>〈老子·四十三〉：</p> <p>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稀及之矣。</p>
<p>〈文子·道原〉：</p> <p>老子曰：夫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毳安靜，藏於不取，行於不能；澹然無為，動不失時。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p>	<p>〈老子·三十九〉：</p> <p>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蹙。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p>

文子	老子
<p>，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強則裂，齒堅於舌而先斃，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強者，死之徒。」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夫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即？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所謂後者，調其數而合其時，時之變則，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日迴月周，時不與人遊。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功大靡堅，不能與爭也。</p>	<p>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是其以賤為本也？非歟？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碌碌若玉，落落若石。</p> <p>〈老子·七十六〉：</p> <p>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彊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彊者則不勝，木彊則共。故堅彊處下，柔弱處上。</p>
<p>〈文子·道原〉：</p> <p>老子曰：機械之心藏於中，即純白之不粹。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壞（懷）？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即飢虎可尾（蹶）也，而況於人乎？體道者，佚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筐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則固，為即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任一人之材，難以至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即六合不足均也。聽失於非譽，目淫於彩色。禮亶不足以放愛，誠心可以懷遠。故兵莫憚乎志，鎡鋸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於山，小寇遯於民間。故曰：「民多智能，奇</p>	<p>〈老子·五十七〉：</p> <p>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奚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智慧，而衰事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靖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p> <p>〈老子·六十五〉：</p> <p>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多知也。故以知治國，國之賊也；不以知治國，國之福也。常知此兩者，亦稽式也。能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復至於大順。</p> <p>〈老子·一〉：</p> <p>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所徼。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玄。玄</p>

文子	老子
<p>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夫無形大，有形細；無形多，有形少；無形強，有形弱；無形實，有形虛。有形者，遂事也；無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者，樸也。有形則有聲，無形則無聲；有形產於無形，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全也；儉薄無名，無名者，賤輕也。殷富有名，有名者，尊寵也；貧寡無名，無名者，卑辱也。雄牡有名，有名者，章明也；雌牡無名，無名者，隱約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下也。有功即有名，無功即無名。有名產於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夫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復歸於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根本，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為利，無名以為用。</p>	<p>之又玄，衆妙之門。</p> <p>〈老子·二〉：</p> <p>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為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處。夫惟不處，是以不去。</p> <p>〈老子·三十九〉：</p> <p>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是其以賤為本也？非歟？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碌碌若玉，落落若石。</p>
<p>〈文子·精誠〉：</p> <p>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死生同域，不可脅凌，又況官天地，府萬物，返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者也。精誠形乎內，而外喻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也。聖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君臣乖心，倍譎見乎天，神氣相應徵矣，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夫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能有之。故卻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p>	<p>〈老子·四十六〉：</p> <p>天下有道，卻走馬以播；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憯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p> <p>〈老子·二〉：</p> <p>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為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處。夫惟不處，是以不去。</p> <p>〈老子·四十三〉：</p>

文子	老子
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 是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 ；唯同乎大和而持自然應者，為能有之。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 ，無為之益，天下稀及之矣。
〈文子·精誠〉：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 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也。	〈老子·四十七〉： 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不窺牖，可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文子·精誠〉： 老子曰：大道無為，無為即無有，無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即處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形，無聲無形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是謂至神。 「綿綿若存」，「是謂天地之根。」 道無聲，故聖人強為之形，以一句為名，天地之道。 大以小為本，多以少為始。 天子以天地為品，以萬物為資；功德至大，勢名至貴。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不可不軌大道以為 天下母 。	〈老子·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 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老子·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寞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 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故彊字之曰道。彊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文子·精誠〉： 老子曰：賑窮補急則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 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 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故 「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 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 羸也 。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摠要，取成事之跡，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	〈老子·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所徼。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文子·九守〉：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渾	〈老子·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文子	老子
<p>而為一，寂然清澄。重濁為地，精微為天，離而為四時，分而為陰陽；精氣為人，粗氣為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骸根於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之者死，順之者生。故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骨骸者，所稟於地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p>	<p>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侯以自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彊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學父。</p>
<p>〈文子·九守〉：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脈，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形。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外為表，中為裏。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為雲，肺為氣，脾為風，腎為雨，肝為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為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天地之道，至閎以大，尚由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燠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寡，嗜欲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則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p>	<p>〈老子·四十七〉： 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不窺牖，可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老子·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老子·七十五〉： 夫惟無以生為貴者，是賢於貴生也。</p>

文子	老子
<p>，以視無不見，以為無不成；患禍無由入，哀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搖而安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愛而不越。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何足見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生生之厚」。「夫唯無以生為者，即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摠而為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為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至樂極矣。</p>	
<p>〈文子·九守·守弱〉：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為家，以萬物為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凌下。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是以，聖人以道鎮之，執一無為而不損冲氣。見小守柔，退而勿有。法於江海，江海不為，故功名自化。弗強，故能成其王；為天下牝，故能神不死；自愛，故能成其貴。萬乘之勢，以萬物為功名，權任至重，不可自</p>	<p>〈老子·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者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惟道者乎？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邪。 〈老子·二十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崇朝，驟雨不崇日。孰為此者？天地也。天地尚不能</p>

文子	老子
<p>輕，自輕則功名不成。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為主。故聖人以道蒞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天之道，抑高而舉下，損有餘〔以〕補不足。」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溢者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暴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奢驕，不敢行強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奢驕，故能長久。</p>	<p>久，而況於人乎？ 〈老子·四十二〉：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侯以自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彊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學父。</p>
<p>〈文子·九守·守弱〉：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聖人日損而冲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眾人為之，故不能成；執之，故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為而成，弗執而得，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冲即正，其盈即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斂）；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成。」</p>	<p>〈老子·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彊為之容。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靖之而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而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而不成。</p>
<p>〈文子·符言〉： 老子曰：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始於無形，</p>	<p>〈老子·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p>

文子	老子
<p>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為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華榮之言後為愆，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p>	<p>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蹙。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是其以賤為本也？非歟？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碌碌若玉，落落若石。</p>
<p>〈文子·符言〉： 老子曰：時之行，動以從。不知道者，福為禍。天為蓋，地為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為軫，天為蓋，善用道者終無害。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無不稱。故「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也。」</p>	<p>〈老子·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吾病。</p>
<p>〈文子·符言〉：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為禍。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為故無敗。」</p>	<p>〈老子·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為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亂。合裒之木，生於豪末；九成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其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p>
<p>〈文子·符言〉：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以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脩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為治者必危；行者未免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剝。故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道不可以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故嘗無禍，不嘗有福；嘗無罪，不嘗有功。道曰：「芒芒昧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無思慮也，無設儲也；來者不迎，去者不將。人雖東西南北</p>	<p>〈老子·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裒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侯以自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彊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學父。</p>

文子	老子
<p>，獨立中央。故處眾枉，不失其直；與天下並流，不離其域。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內無奇福，外無奇禍。故禍福不生，焉有人賊！故至德，言同輅，事同福，上下一心，無歧道旁見者，退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向方矣。</p>	
<p>〈文子·符言〉：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脩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p>	<p>〈老子·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蹙。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是其以賤為本也？非歟？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碌碌若玉，落落若石。</p>
<p>〈文子·符言〉： 老子曰：人之情，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德在與不在來。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先貴於人；欲尊於人者，先尊於人；欲勝人者，先自勝；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重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為取、後之為先，即幾於道矣！</p>	<p>〈老子·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必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之上而民弗重，處之前而民不害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不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p>
<p>〈文子·符言〉：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眾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為利，利之為病。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掘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為</p>	<p>〈老子·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衰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侯以自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彊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學父。</p>

文子	老子
害，天之道也。	〈老子·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吾病。
〈文子·符言〉：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德，得道則心治，失道則心亂。心治則交讓，心亂則交爭。讓則有德，爭則生賊。有德則氣順，賊生則氣逆。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以自奉。二氣者可道已而制也。 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生，禍積則怨生。 宦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瘡。 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	〈老子·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為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亂。合裒之木，生於豪末；九成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其幾成而敗之。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文子·符言〉：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隋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雖安，好戰者危。 故「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勿用。」	〈老子·八十〉：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文子·道德〉： 老子曰：天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使人雖勇不能刺，雖巧不能擊。夫不敢者，非無其意也，未若本無其意。夫無其意者，未有愛利之心也，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懼然皆欲愛利之。若然者，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莫不願安利之。 「故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老子·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默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文子·道德〉： 老子〔文子〕曰：若江海即是也。	〈老子·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

文子	老子
<p>「淡兮無味，用之不既」。先小而後大。「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效其歡愛，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眾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蜎飛蠕動，莫不親。無之而不通，無往而不遂，「故為天下貴。」</p>	<p>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p> <p>〈老子·六十六〉：</p> <p>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必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之上而民弗重，處之前而民不害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不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p> <p>〈老子·五十六〉：</p> <p>知者不言也，言者不知也。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p>
<p>〈文子·道德〉：</p> <p>老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非去邪也，去迕於心者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疏而謀當，即見疑。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若與俗遽走，猶逃雨，無之而不濡。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於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為。</p>	<p>〈老子·六十〉：</p> <p>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p>
<p>〈文子·道德〉：</p> <p>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即國亡。亟戰即民罷，數勝即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即寡矣。主驕即恣，恣即極物；民罷即怨，怨即極慮。上</p>	<p>〈老子·九〉：</p> <p>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敝而稅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室，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成名功遂，身退，天之道。</p>

文子	老子
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p>〈文子·道德〉：</p> <p>老子〔文子〕曰：……夫道，無為無形，內以脩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為鄰。「無為而無不為」。</p>	<p>〈老子·三十七〉：</p> <p>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不欲。不欲以靖，天下將自正。</p> <p>〈老子·三十八〉：</p> <p>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下德為之而無以為。</p>
<p>〈文子·上德〉：</p> <p>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欲觀九州之地，足無千里之行，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上者，難矣！兇兇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p> <p>君子有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人之性，便衣綿帛，或射之即被甲，為所不便，以得其便也。「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善用人者，若蚘之足，眾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p>	<p>〈老子·四十一〉：</p> <p>上士聞道，而勤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而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曰：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黩，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媮，質真若輸。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p> <p>〈老子·十一〉：</p> <p>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p>
<p>〈文子·上德〉：</p> <p>天之道，裒多益寡；地之道，損高益下；鬼神之道，驕溢與下；人之道，多者不與；聖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也。天明日明，而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有四明，乃能長久。明其施明者，明其化也。天道為丈，地道為理。一為之和，時為之使，以成萬物，命之曰道。大道坦坦，去身不遠。「脩之於身，其德乃真；脩之於物，其德不絕。」</p> <p>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p>	<p>〈老子·五十四〉：</p> <p>善建者不拔撥，善裒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溥。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p> <p>〈老子·三十八〉：</p> <p>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下德為之而無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p>

文子	老子
<p>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敘，天下定矣。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地廣厚，萬物聚。定寧無不載，廣厚無不容。地勢深厚，水泉入聚；地道方廣，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德無不容。</p> <p>〈文子·微明〉：</p> <p>老子曰：以不義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為善，則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則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國，其德乃豐。」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也。事周於衣食則有功，不周於衣食則無功。</p>	<p>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故去彼取此。</p>
<p>〈文子·上仁〉：</p> <p>文子問治國之本。</p> <p>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身亂而國治也。故曰：「脩之身，其德乃真。」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故</p>	<p>〈老子·五十四〉：</p> <p>善建者不拔撥，善裒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溥。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p>

文子	老子
<p>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p>	<p>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p> <p>〈老子·一〉：</p> <p>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所徼。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p>
<p>〈文子·上德〉：</p> <p>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君子日汲汲以成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雖未（離朱）〔弗〕能見。故見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苟向善，雖過無怨；苟不向善，雖忠來惡。故怨人，不如自怨；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己。聲，自召也；類，自求也；名，自命也；人，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於人！故君子慎微。「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實生於心，草實生於英，卵胎生於中央，不卵不胎，生而須時。地平則水不流，輕重均則衡不傾。物之生化也，有感以然。</p>	<p>〈老子·四十二〉：</p> <p>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衰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侯以自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彊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學父。</p>
<p>〈文子·微明〉：</p> <p>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苞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麤，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為不知、不知之為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p>	<p>〈老子·二〉：</p> <p>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為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處。夫惟不處，是以不去。</p>
<p>〈文子·微明〉：</p> <p>老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p>	<p>〈老子·七十〉：</p> <p>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人莫之能</p>

文子	老子
<p>乎！夫知言之調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去為。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夫「言有宗，事有君。夫為無知，是以不吾知。」</p> <p>〈文子·精誠〉：</p> <p>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伎能雖多，不如寡言。害眾（周鼎）著倕而使斷其指，以期大巧之不可為也。故匠人智為，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p>	<p>知，莫之能行。言有宗，事有主。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知我者稀，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而懷玉。</p>
<p>〈文子·微明〉：</p> <p>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邪軒，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p>	<p>〈老子·五十七〉：</p> <p>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奚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智慧，而衰事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靖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p>
<p>〈文子·微明〉：</p> <p>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為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為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無達其意，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p>	<p>〈老子·十四〉：</p> <p>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一者，其上之不皦，其下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芴芒，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可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p>
<p>〈文子·微明〉：</p> <p>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為強，轉禍為福，「道冲而用之，又不滿也。」</p>	<p>〈老子·四〉：</p> <p>道盅而用之，又不滿。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p>
<p>〈文子·微明〉：</p> <p>老子曰：以不義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p>	<p>〈老子·九〉：</p> <p>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敝而稅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室，莫之能守。富貴</p>

文子	老子
<p>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為善，則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則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國，其德乃豐。」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也。事周於衣食則有功，不周於衣食則無功。事無功德不長。故隨時而不成，無更其刑；順時而不成，無更其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為而民自化。」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旋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寶也。」「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為不善也！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與民同欲則和，與民同守則固，與民同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p>	<p>而驕，自遺其咎。成名功遂，身退，天之道。</p> <p>〈老子·五十八〉：</p> <p>其政悶悶，其民僂僂；其政訥訥，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祲。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p> <p>〈老子·五十四〉：</p> <p>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溥。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p> <p>〈老子·五十七〉：</p> <p>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奚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靖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p> <p>〈老子·三十一〉：</p> <p>夫美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憺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也，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則以悲哀泣之。戰勝者，則以喪禮處之。</p> <p>〈老子·七十九〉：</p>

文子	老子
	<p>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p>
<p>〈文子·自然〉： 道生萬物，理於陰陽，化為四時，分為五行，各得其所；與時往來，法度有常；下及無能，上道不傾，群臣一意。天地之道，無為而備，無求而得，「是以，知其無為而有益也。」</p>	<p>〈老子·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稀及之矣。</p>
<p>〈文子·自然〉： 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為主，道為之命，物以自正。至微甚內，不以事貴，故不待功而立，不以位為尊，不待名而顯，不須禮而莊，不用兵而強。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也。夫教道者，逆於德，害於物。故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智者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無德，死者無怨。「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以為極，是謂天德。</p>	<p>〈老子·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詘，動而俞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p>
<p>〈文子·自然〉： 老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殊性異，各有所安。樂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悲也；安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故聖人之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所能，周其所適，施其所宜。如此即萬物一齊，無由相過。天下之物，無貴無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故不尚賢者，言</p>	<p>〈老子·八十〉：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p>

文子	老子
<p>不放魚於木，不沉鳥於淵。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其導民也，水處者漁，林處者採，谷處者牧，陵處者田。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皋澤織網，陵坡耕田。如是，外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眾。若風之過蕭，忽然而感之，各以清濁應。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未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鮮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p>	
<p>〈文子·自然〉： 老子曰：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條暢（滌蕩）之。故因即大，作即小。古之瀆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物必有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性而為之節文。無其性，不可使順教；有其性，無其資，不可使遵道。人之性有仁義之資，其非聖人為之法度，不可使向方。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威行如神。因其性，即天下聽從；拂其性，即法度張而不用。道德者，則功名之本也，民之所懷也。民懷之則功名立。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為以成其大，窾下以成其廣，故能長久。「為天下谿谷，其德乃足。」無為故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不行故</p>	<p>〈老子·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大制無割。</p> <p>〈老子·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正；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聖人裒一，以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也哉？誠全而歸之。</p> <p>〈老子·四十八〉： 為學者日益，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則無不為。將</p>

文子	老子
<p>能至。「是以，取天下而無事。不自奉故富，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處不肖之地，故為天下王。「不爭故莫能與之爭」，「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江海近於道，故能長久，與天地相保。王公脩道，即功成不有，不有即強固，強固而不以暴人。道深即德深，德深即功名遂成。此謂「玄德深矣！遠矣！其與物反矣！」</p>	<p>欲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矣。</p> <p>〈老子·五十七〉：</p> <p>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奚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智慧，而衰事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靖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p> <p>〈老子·六十五〉：</p> <p>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多知也。故以知治國，國之賊也；不以知治國，國之福也。常知此兩者，亦稽式也。能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復至於大順。</p> <p>〈老子·六十三〉：</p> <p>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乎於其易，為大乎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p>
<p>〈文子·自然〉：</p> <p>老子曰：……為惠者，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即守職懈於官，而遊居者亟於進矣。夫暴者，妄誅也，無罪而死亡，行道者而被刑，即脩身不勸善，而為邪行者輕犯上矣。故為惠者即生姦，為暴者即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也。故國有誅者而主無怒也，朝有賞者而君無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生於身，故務功脩業，不受賜於人。是以，朝廷蕪而無跡，田野辟而無穢。「故太上，下知而有之</p>	<p>〈老子·十七〉：</p> <p>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其次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哉。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p> <p>〈老子·二〉：</p> <p>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為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處。夫惟不處，是以不去。</p>

文子	老子
<p>。」王道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任下，責成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過事，言無文章，行無儀表，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p>	
<p>〈文子·自然〉： 老子曰：知（智）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眾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眾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乘眾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無權不可為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名。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勝其事，即為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棄人，物無棄材。」</p>	<p>〈老子·二十七〉： 善行者無微迹，善言者無瑕謫，善數者無籌策，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人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物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此謂要妙。</p>
<p>〈文子·自然〉： 老子曰：所謂無為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挂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舟，涉用蹻，泥用輶，山用橐；夏瀆冬陂，因高為山，因下為池；非吾所為也。聖人不恥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窮也；故常虛而無為，抱素見樸，不與物雜。</p>	<p>〈老子·十九〉：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而未足也，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p>
<p>〈文子·下德〉： 老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即重生，重生即輕利矣。猶不能自勝即從之，神無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強不從，是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謂玄同」，「用其光，復歸其明。」</p>	<p>〈老子·五十五〉： 含德之厚者，比之於赤子也。蜂蠆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腹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歎，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則彊。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老子·五十六〉：</p>

文子	老子
<p>〈文子·自然〉：</p> <p>道深即德深，德深即功名遂成。此謂「玄德深矣！遠矣！其與物反矣！」天下有始，莫知其理，唯聖人能知所以。</p>	<p>知者不言也，言者不知也。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p> <p>〈老子·五十二〉：</p> <p>天下有始，可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彊。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p>
<p>〈文子·下德〉：</p> <p>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不如「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人之性情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願賢己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爭生，怨爭生則心亂而氣逆。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則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p>	<p>〈老子·五十六〉：</p> <p>知者不言也，言者不知也。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p> <p>〈老子·三〉：</p> <p>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為無為，則無不為矣。</p>
<p>〈文子·下德〉：</p> <p>老子曰：雷霆之聲，可以鐘鼓象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至微，神明不能見也。及至建律曆，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即樸散而為器矣」。立仁義，脩禮樂，即德遷而為偽矣。民飾智以驚愚，設詐以攻上，天下有能持之，而未有能治之者也。夫智</p>	<p>〈老子·二十八〉：</p> <p>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大制無割。</p> <p>〈老子·三〉：</p> <p>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p>

文子	老子
<p>能彌多，而德滋衰。是以，至人淳樸而不散。夫至人之治，虛無寂寞，「不見可欲」，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循自然之道，緣不得已矣。漠然無為而天下和，淡然無欲而民自樸，不忿爭而財足，施者不得，受者不讓，德反歸焉，而莫之惠。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求由出，謂之搖光。搖光者，資糧萬物者也。</p>	<p>。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為無為，則無不為矣。</p>
<p>〈文子·下德〉： 人之言曰：「國有亡主，世無亡道。」人有窮而理無不通。故無為者，道之宗也。得道之宗，並應無窮。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其窮不遠矣。夫君人者，「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積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眾智之為，即無不成也。千人之眾無絕糧，萬人之群無廢功。工無異伎，士無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惡，職事不慢也。夫債少，易償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居日久而不相厭也。</p>	<p>〈老子·四十七〉： 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不窺牖，可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尠。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p>
<p>〈文子·下德〉：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虛無。故知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p>	<p>〈老子·三十三〉： 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勝人者有力也，自勝者彊也。知足者富也，彊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亡者壽也。</p>

文子	老子
<p>不憂命之所無奈何！目悅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治天下何？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故天下得道，守在四夷；天下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p>	
<p>〈文子·上仁〉： 老子曰：能尊生，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先祖之遺爵，必重失之；生之所由來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貴以身治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治天下，所以託天下矣。」</p>	<p>〈老子·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苟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矣。</p>
<p>〈文子·上仁〉：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 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讎也。昔者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自攻其君，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p>	<p>〈老子·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美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眾人熙熙，若享太牢，若春登臺。我獨鬼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咳。儻儻兮其不足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皆昭昭，我獨若昏；俗人皆訥訥，我獨若閔閔。淡兮其若海，飄兮似無所止。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且圖。吾獨欲異於人，而貴食母。</p>
<p>〈文子·上仁〉： 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以無為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為，則智日困而自負</p>	<p>〈老子·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如之何其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而殺之，孰敢也？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稀不自傷其手矣。</p>

文子	老子
<p>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墮於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以，「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死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賢也。人君之道，無為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為即議，有好即諛；議即可奪，諛即可誘。夫以建而制於人者，不能持國。「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唯神化者，物莫能勝。</p>	<p>〈老子·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溥。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p>
<p>〈文子·上仁〉： 故雌牝即立，柔弱即勝，仁義即得。「不爭即莫能與之爭，故道之在於天下也，譬猶江海也。」「天之道，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欲名之大而求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已」。而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者，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即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殺傷人，養而勿美，故曰：「死地，荊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喪禮居之。」是以，君子務於道德，不重用兵也。</p>	<p>〈老子·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正；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聖人裒一，以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也哉？誠全而歸之。</p> <p>〈老子·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也。</p> <p>〈老子·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必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之上而民弗重，處之前而民不害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p>

文子	老子
	<p>不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p> <p>〈老子·二十九〉：</p> <p>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夫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噤或吹，或彊或剝，或培或墮。是以聖人去甚、去泰、去奢。</p> <p>〈老子·三十一〉：</p> <p>夫美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憺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也，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則以悲哀泣之。戰勝者，則以喪禮處之。</p>
<p>〈文子·上仁〉：</p> <p>古之善為天下者，「無為而無不為也」。故為天下有容。能得其容，無為而有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凶。為天下有容，曰：「與兮其若冬涉大川，猶兮其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其若冰之液，敦兮其若樸，混兮其若濁，廣兮其若谷」，此為天下容。與兮其若冬涉大川者，不敢行也；猶兮其若畏四鄰者，恐自傷也；儼兮其若容者，謙恭敬也；渙兮其若冰之液者，不敢積藏也；敦兮其若樸者，不敢廉成也；混兮其若濁者，不敢明清也；廣兮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恐自傷者，守柔弱，不敢矜也；謙恭敬者，自卑下，尊敬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不敢廉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不敢盛盈者，見不足而不敢自</p>	<p>〈老子·十五〉：</p> <p>古之善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彊為之容。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靖之而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而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而不成。</p> <p>〈老子·三十七〉：</p> <p>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p> <p>〈老子·三十八〉：</p> <p>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下德為之而無以為。</p>

文子	老子
<p>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人，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盛全，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無為而無不為也」。</p>	
<p>〈文子·上義〉：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劘，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於人以力，自脩以道，而不責於人，易賞也；自修以道，則無病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夫眾人之見，位之卑，身之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富即觀其所施，窮即觀其所受，賤即觀其所為。視其所患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振以恐懼，以觀其節。如此，則人情可得矣。</p>	<p>〈老子·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僂僂；其政訥訥，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袞，正復為奇，善復為祲。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劘，直而不肆，光而不耀。</p>
<p>〈文子·上義〉： 老子曰：為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即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遂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逐煩撓以為急。事為詭辯，久稽而不決。無益於治，有益於亂。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無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強，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p>	<p>〈老子·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為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亂。合袞之木，生於豪末；九成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其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p>

文子	老子
<p>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錯其威。</p>	
<p>〈文子·上禮〉：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為民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因時而變者也。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即著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而不制於禮樂；制物者，不制於物；制法者，不制於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p>	<p>〈老子·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所徼。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p>
<p>〈文子·上禮〉： 老子曰：為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以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趣翔周旋，屈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澂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圈獸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p>	<p>〈老子·五十二〉： 天下有始，可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彊。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p>
<p>〈文子·上禮〉： 老子曰：世之將喪性命，猶陰氣之所起也！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p>	<p>〈老子·十六〉： 至虛極，守靖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凡物貶貶，各歸其根，歸根曰</p>

文子	老子
<p>德滅而不揚，舉事戾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遁而不言，群臣推上意而壞常，疏骨肉而自容，邪人諂而陰謀，遽載驕主而像其〔意〕，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田無立苗，路無緩步。金積折廉，壁襲無贏，殼龜無腹，著筮日施，天下不合而為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悖拔其根而棄其本，鑿五刑，為刻削，爭於錐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太半。舉兵為難，攻城濫殺。覆高危安，大衝車，高重壘，除戰隊，使陣死路，犯嚴敵，百往一反，名聲苟盛，兼國有地，伏尸數十萬，老弱飢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此之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樂其習俗也。賢聖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為一，子孫相代輔佐，黜讒佞之端，息未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消智能，循大常，墮枝體，黜聰明。大通混冥，「萬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至而不失也。是以不得中絕。</p>	<p>靖，靖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p>
<p>〈文子·上禮〉： 老子曰：「鄠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蛟龍莫之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敗大裂之道也。『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p>	<p>〈老子·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惛惛；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祲。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p>
<p>〈文子·上禮〉： 老子曰：「以政（正）治國，以奇用兵。」先為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p>	<p>〈老子·五十七〉： 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奚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p>

文子	老子
、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為奇。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飢奇，逸為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則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	滋昏；民多智慧，而衰事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靖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根據上表統計，《文子》中與《老子》重複的文字達**103**次以上（以篇章為單位來計算）。觸及的《老子》章數有**51**章，分別是：一、七十、七十一、七十三、七十九、七十八、七十六、七十四、三、三十一、三十七、三十九、三十五、三十八、九、二、二十、二十七、二十九、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八、五、五十七、五十二、五十五、五十八、五十六、五十四、八十、六、六十、六十五、六十六、六十四、十、十一、十七、十三、十九、十二、十五、十六、十四、四、四十一、四十七、四十三、四十二、四十八、四十六。

由於孔子徵引次數以及孔子弟子徵引、春秋末年以前一大堆的知識份子徵引的次數，都能證明這本書貨真價實就是春秋末年的書籍。而當這本書籍的成書年代確定早於孔子卒年前，自然更能證明《老子》一書成於春秋末年、成於孔子死前！因為即便退一萬步說，不顧客觀證據而把《文子》中的所有文字都當成是文子引《老子》的，那麼既然《文子》能引《老子》，而孔子又能引五十幾次《文子》，那麼不僅《老子》成書於《文子》之前可以確定，《文子》成書於孔子死前也能確定！但依據本文所進行的眾多討論與客觀證據可知，即便原始《文子》有可能存在本是「文子」的文字，卻由於在流傳過程中被混淆為「老子曰」（因為一開始並不會標上「文子曰」字樣，而只會標上「老子曰」），但實無從辨別，也沒有證據支持！今日僅能從出土竹簡確認〈道德〉篇中的對話人物原為文子與平王而非今本的老子與文子，但此篇中非對話的老子獨白部分也依然無法被證明是文子的！

從這張表的原文比對結果，我們可以發現一些重要的事實與線索。值得研究的地方很多，具有巨大價值的發現也不少。譬如經由文字的比對可知更早期的老聃實際語句文字應該是什麼！經由差異語句，尤其其中一些匿名引用、類似創造式引用（《文子》「老子曰」與《老子》有重複的句式，重複而又不全等的句子等）可以確定非老聃原創，而是引自更久遠而今日已經失傳的古籍！這些只是這張表所可能提供的寶貴線索之一二，其他的就留待有志者繼續探索了！

小結

以上各節，筆者以豐富的實際案例舉證：

一、先秦諸子對《文子》的改造是普遍的現象，並非僅僅《淮南子》如此。

二、《淮南子》對《文子》的改造案例，其所用的詞彙已經遠離《文子》創作時的語境，也與春秋末年諸子的用法有異，而春秋末年諸子如孔子、曾子在相關詞彙的使用上與《文子》相同。凡此可證，《文子》抄襲《淮南子》純屬無知之論。

三、《淮南子》對諸子的改造不僅有加入註釋的部分，有創造式、改造式引用的部份，也有典範置入、增飾的部份，同時這些並不僅僅針對《文子》，同時也適用於其他諸子的作品。同時《淮南子》對古籍的許多註釋並不切合所註釋的文本，更無法藉此抽象出其所註釋的文本的思想內涵。

四、《淮南子》所保留的《文子》文字與今本《文子》互有優劣，是用來復原《文子》的良好素材，卻無法以此來定兩書的先後。其因在於《淮南子》收錄了多達80%左右的《文子》文字。

五、《淮南子》與《文子》的差異文字，除了一般的版本流傳因素之外，尚有《淮南子》因雜抄百家而間接引用了引用或改造了《文子》的古籍等因素。

六、從歷代徵引實例、譬喻演變脈絡、版本文字演變幾項證據，都能證明《文子》確實就是春秋末年的作品。

七、《文子》中的「老子曰」，除〈道德〉篇部分可據竹簡而確定是後人所改之外，藉由孔子多達五十幾次的徵引以及歷代徵引者引用老聃、老子而實出《文子》可知，「老子曰」不僅合理，更是無可證反的事實。

結論：《文子》為春秋末年老聃弟子、楚平王之師文陽所作，已無可疑。而此書以既載老子口述語錄為主，而夾雜文子與楚平王問答記錄以及部分文子個人思想。

從定簡《文子》引文可以確定，文子在對平王傳授道理時，《老子》中少數內容已經被文子所熟記。由於文子身為老聃的弟子，因此這有兩種可能，一是文子已經看過《老子》，二是文子直接從老聃口中獲得了這些語句。但從本書所舉的例子與討論，已經可以確定，由於「老子曰」是載明的事實！因此除了文子與平王對談的部份以外，其他的非標明「文子曰」的部份文字都屬於老子的重複使用！也就是說，老子的這些重複使用的事實無法為《老子》、《文子》的成書先後提供判斷的證據！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文子》記載了「孔子問老子」這件事，那麼至少可以肯定，《文子》的整體成書時間晚於文子見楚平王後頗長的一段時間，其最窄的時間區間為楚平王死時的前516年至孔子見老子的前511年。由於孔子見老子之後一段時間內，老聃才完成了《老子》。因此，《文子》整體成書時間與《老子》一書的成書時間依然難定先後！但可以確定兩書都完成於前511年之後。

如果以今本《文子》所牽涉到的與《老子》相關的引文，以及《文子》中所提到的具有時間線索的部分綜合判斷，則以《文子》整體成書時間早於《老子》的可能性最大。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文子》中絕大部分篇章的發佈時間都早於《老子》的成書時間。如果考量到《老子》的成書時間，以及司馬遷的相關記載無誤，如果再考量到《文子》被叔向引用、被孔子引用達五十幾次，也被孫武引用一大段落到《孫子兵法》之中，那麼這一點完全是可以確定的。其中文子與楚平王的對話可以推出時間上下限，其被叔向、孫武、鄧析、程本、晏子、孔子以及子路等引用，都可推出相應的時間。由於孔子徵引《文子》除〈下德〉篇之外，都引到了。〈下德〉篇，前519年沈尹戌引、前512年左右孫武引、前501年前鄧析引、前500年孔子引、前494年范蠡引。綜合考量之下可知，一個完全可以確定的事實是《文子》的成書下限是孔子死前而必然早於此前，也即前479年以前。

以上所說《文子》中的篇章並非同時創作的情況，既是一個自古至今所有作家的自然與普遍的寫作過程，也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許多作家的常見作法。譬如《吳子》開篇的〈圖國〉篇就記載了吳起與魏文侯的對談的過程，而往後幾篇主要與魏武侯對談；《尉繚子》開篇的〈天官〉篇記載了尉繚子與梁惠王的對談，而往後的23篇都不再談到梁惠王與當時的其他人物；《商君書》開篇的〈更法〉篇記載了商鞅與秦孝公等人的對談，而往後的篇章直到最後一篇第二十六篇的〈定分〉篇才又記載了秦孝公與商鞅的對談，其他篇章多為闡述理論的文字；《韓非子》前兩篇〈初見秦〉、〈存韓〉先說當時與秦國的事情，往後的篇章主要在進行論述，僅有少數如〈五蠹〉篇可以推出大略年代，其他篇章誰先誰後已經不可知！《荀子》早於《韓非子》但直到第十五篇〈議兵〉才記載了「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的對談記錄，與前面諸書的例子雖有不同，但〈議兵〉這樣的對談記錄只是《荀子》中的一篇或少數篇章卻是與他書無異的狀態。

因此，由於文子身為老子弟子本就能直接從老子口中獲得相關知識，且按照通例，他依然可以在見了楚平王之後繼續創作。更重要的是老聃自己重複使用，完全沒有任何時間限制的問題！因此，可以推知《文子》的整體成書時間必然晚於文子見楚平王、孔子見老聃時，而早於孔子死前。因此其成書區間可以暫時定為前511年至前479年。

《文子》不僅記錄了大量的老聃重複使用的文字，更被同時人所大量引用。以一個作家的生存與創作時間來衡量，不只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甚至是極為自然與正常的事情。因此，對於《文子》一書所透露出的種種信息，條列如下：

- 一、文子為老聃弟子。因此文子關於老子的知識，可以有三種來源：一是文子直接從老子口中獲得知識，那麼這發生在老子出關隱居之前；二是文子從老子留下的《老子》中獲得知識，那麼這是發生在老子寫書出關之後；三是文子與老聃重複的文字部分，尤其是那些「故曰」開頭的文字段落，其實是兩人徵引了共同來源的文字，也即更早的古籍的文字。而文子由於是老子弟子，因此三種來源都是可能與正常的，且同時擁有三種來源也是正常的！

- 二、古本與今本《文子》並非完全相等的一本書，但每一本古籍的古本與今本都是這樣的狀態。這是版本的問題而無關作者是誰！有些「訛誤」也只是古籍流傳過程中的普遍現象，連「竄改」都算不上！今本對對話人物的改動主要發生在〈道德〉篇，主要的改動是將原始的「平王問、文子答」改成了「文子問、老子答」。至於其動機為何！不得而知！
- 三、《文子》中那些標明「老子曰」而與《老子》只有微小差異或完全相等的文字。是老聃自己的重複使用。而那些標明「文子曰」或可根據古本復原為「文子曰」的文字而與《老子》的文字重複或近似的部分，可以解釋為是文子直接從老聃口中獲得，或者是文子徵引了《老子》，或者文子與老聃徵引了共同的來源。
- 四、文子與楚平王對談時，《老子》、《孫子兵法》都尚未成書（俱見《史記》與本書、《孫子兵法論正》相關篇章）。

因此，關於《文子》所提供的時間線索，在承認《史記》關於老子的記載為真的情況下，我們能推出的結論有：

- 一、老聃部分的思想早在前516年九月庚申日以前就已經傳授給文子了。
- 二、《文子》全書的寫作時間超過十年以上。其多數篇章發表於孔子見老子前，最終成書時間則可定為前510年十二月魯昭公死亡前後至前479年夏四月己丑日孔子逝世以前。最終集結成定本，當是文子逝世之後，由家人或弟子所完成，或者在文子生前就有了定本而不再改動，這些可能今日都已經無法確認。因此，僅以通例而論可以確認絕大多數在文子生前完成，主因是這本書中的主要腳色其實不是文子而是老子。

〈禮記·學記〉：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

儒家經典〈禮記·學記〉將「博喻」當成一個人是否能「為師」的重要條件。以老聃（《老子》、《文子》）的譬喻之精湛與影響之廣泛，以及孔子的譬喻之精湛看來，顯然都符合了這個要求！

楊朱

楊朱，又稱楊子（〈列子·力命〉、〈列子·楊朱〉、〈孟子·盡心上〉），則楊為其氏。〈莊子·應帝王〉稱其為「陽子居」，則「子居」可能是其字。

關於楊朱，其思想主張「貴己」，〈呂氏春秋·不二〉：「聽群眾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陽生」依照高誘註即孟子所說的「楊朱」。〈金樓子·著書〉正作：「老聃貴弱，孔子貴仕，陳駢貴齊，楊朱貴己，而終為令德。」、〈昭明文選·序下·豪士賦序〉：「陸士衡。臧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罔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廖、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然機猶假美號以名賦也。」、〈昭明文選·詩甲·述祖德詩二首〉：「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李善註：「《呂氏春秋》曰：『陽朱貴己。』高誘曰：『輕天下而重己也。』」也引作「陽朱貴己」，〈容齋四筆·卷六·王廖兒良〉引作：「楊朱貴己」。「楊、陽」古通，「朱、生」形近而誤，非另有別稱！唯「孔子貴仁」又誤為「孔子貴仕」，「仁、仕」也是形近而誤。

從目前可見的資料可以得知與楊朱有過接觸的人物先後有：老聃、禽子、梁王、季梁。

至於楊朱與老聃的關係，只有三則相關記載：

〈莊子·應帝王〉：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強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嫠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莊子·寓言〉：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灶。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列子·黃帝〉：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子不答。至舍，進涪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

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孔子家語·王言解〉：

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摳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歎息，顧謂曾子曰：「參！女可語明王之道。」曾子曰：「非敢以為足，請因所聞而學焉。」

子曰：「居，吾語女。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取道里；雖有博地眾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

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中，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鄽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

「陽子居」依照文本對應關係，當作「楊子居」。「楊、陽」形音皆近而誤，若以列子所記「楊朱、楊布」以及孟子也稱「楊朱」等等眾多例子來衡量，則應該以「楊」為正確的寫法。楊朱與老聃的關係，目前僅存此兩例，其中一例重複。「朱、子居」很難「見名知字」，如「朱」無誤，則「居」當為「樛」。兩者都是一種樹木。〈說文解字·木部〉：「朱：赤心木。松柏屬。从木，一在其中。」、〈說文解字·木部〉：「樛：櫝也。」、〈說文解字·木部〉：「櫝：樛也。」、〈詩經·大雅·文王之什·皇矣〉：「啟之辟之，其櫝其樛。攘之剔之，其櫝其柘。」「樛」的木料可用來做拐杖給老人使用。這一點猜測，可能得出土文物出土相關文本之後才能斷定了。至於關於楊朱的其他相關推測，可參考〈亢倉子〉一節。

老聃對楊朱講述「明王之治」、孔子對曾子講述「明王之道」，都是當時頂尖知識份子所關注的議題。其中孔子「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也是化用自老聃的話語。

子貢之世父

楊朱除見過老聃之外，還見過墨子弟子禽子，與禽子有過交談記錄。

〈列子·楊朱〉：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